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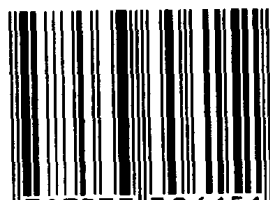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四〇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二十卷
（二）

〔明〕楊時喬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天啓楊聞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端潔集無卷數》提要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二

男聞中聖疏輯　孫德獻刊

尺牘

啟陳心谷公

喬至鄙陋早不向學日遂無聞時光荏苒行誼衰薄誠所宜然今雖欲追圖力就莫能矣獨惟一念懿好所得于初不敢自昧佽幹勉立不敢隨時苟同則有耿耿者尚自持耳以是于門下豈惟神交蓋亦有心企而躬及之者矣顧往者地時遠隔不能一侍今駐境上不得一修摳衣執蓋之情匆匆而別卽後晤有約而分緣未知何似乃憶昝道今人附此寄意且以代別言也生嘗見乎今時之所稱鉅公聞人者談學術以立解頻釋談文藝則飾章藻句門戶特立途徑竝開崇居皐席廣延游道名流爭集幟下而海內亦重之爲通達爲弘大而視夫履孝弟抱廉節愼交承端舉動若孟子所謂守先生之道者出則宣忠猷有仁澤敦儉朴冣功效若周子所謂處事精詳務名道理者皆以一節視之且鄙之以爲迂濶爲襲爲不達以此爲言卽以此爲行可知是以當

此時文飾勝敎藻繁鮮實吏行鮮治者由此也生素無所知識而又智力不能前獨居暇時思欲得前所云處則守道出則盡道者以正之維之而又不爲異論搖奪流俗移易者以鎭之定之未之卽得則以所處者陋鄉僻壤所安者離群索居者也嘗聞門下道養二十年乃得見于今前此占守先生之道今此撫治江城則所謂處事精詳務盡道理日見之行矣海內方有召入中樞之願而權遂歸處之志顧門下之心可以對吾君吾民而履道爲學則又可以自信而信不肖者不肖不足言

而道在人人者則可証也今歸矣生未敢他有所言惟望加餐自愛潛修勿替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吾弗爲之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則前此所存曾弗爲索隱怪行以徼名當世自此以往愼勿已遵道初志是則鄙生安陳之微見也卽以功業而論門下在銓曹業乎忠盡而今以救民飢溺而歸其歸也民依之望之聖明在上群賢在位昭鑒古之所指而加時惠民孰有過之者若淸操播于寰宇召環在于旦夕餘事耳奚容言語曰百尺竿頭相期並進生是啓本意如此言冗不次幸惟炤原

啟孫質菴公

生以陋跡早引甘自弃于聖明之時昨者癖居重違大人長者推期眞雅鄙心方媿而顧迂滯碌瑣諸態益集動成疎暌簡率極蒙心愛原我于形骸尺寸之表游我于春風和氣之中令之活潑蕩漾無復拘束此其情感之深矣領之厚矣方以目前之別眞有戀戀于思而不能一念置者顧可得而以言語謝乎乃仰承隆稿之頒俾蔀蓎暗室頓生彩色至榮至幸沓賢之大隱于朝小

隱于野喬病夫豎子也不知其坐立安知其隱仕卽日隱蓬蒿草茅間硏樸處爾安能曰大乎而又何敢當大隱在朝之隆名乎業承大君子之賜則承施實承教矣謹時時代紳爲羨璃以申如覿如邇之懷也敬此專叩門墻爲啟以代入面之意統祈鑒衷不贅

與樊友軒公

儒者論治謂功在救時而業貴官成敉郡舊本習俗淳僩十餘年來吏治稍偷殘戕舊風遂俾强橫肆行務爭不安當事者復處之以平易苟且姑息置强橫于不問

蹤日長厚近民實則令其得志肆行豺貪受凌凡所謂
豺貪者皆無告之民也竊嘗謂不得賢者易政而攺舊
轍則將來斯民有不知所處雖有貪者無能拯之也茲
承台政慕意甄別時施之以勸懲之法至于士試傳送
換易日甚令貢才之好學者不得進取其弊尤有甚于
民均術乖正此其于治誠當乎救時者今績罷政成之
時乃勞視篆小邑安民息爭極殫神焉合郡自舊冬前
米價踴貴民且無食今深沐膏潤米價平民得食耕種
且時窮苦鄉民咸蕺澤矣夫以官成之時而勤勞撫字

愈見大賢爲治規模次第其效如此民間相傳皆曰使
舊歲而得此則民皆樂安焉得有嗷嗷廪廪然如昨夏
秋事也頃前已著感後尚翁望即新代者至召命即下
輪爲北上在邇其所以望庇者又重願台仁爲民一終
籌也前承翰問多多未復因便附此數言并泛非謏統
惟台裁如祈幸甚

與陳恊齋公

奉雲治教數月于茲其道政所惠德風所動舉合郡而
安養生全之即喬鄙士依賴同之而仰懷教範則尤加
倚于此顧自春來日擬洗心潔志敬治市沽奉領雅誨
爲身心益尚以分緣浅薄誠意未積小冗後即以微痾
因仍梳篦棲滯藥餌間凡數月至今未趨爲是之由既
蹤趨承且違下悃不啻鄙吝萌生真有鬱然方寸莫能
自解者矣所恃台仁俯炤之耳念惟計事更新群賢召
用而一時爲楚公所抑者簡用咸當而赦邪尚勞名賢
俯蒞竊以道計之想特命且至矣喬不鄙時時望之至
朔定當仰求俯教也顒俟顒俟自舊冬來郡内米價踴
貴日食大艱乃首荷垂軫閭閻彰之明禁而又不限價

不强民是爲王道順民之情是以二月來遂見稻粱溢
市强衆不得如舊者侵漁米價日減窮民得餐耕種且
時爰秋將奏自此後倘得雨暘時若氣序平和其所徼
于臺下之恩澤爲何如哉喬山居無他營念維若邵子
所謂願王政平五谷登爲祉耳以目今所見誠當爲民
一謝并致終而頃滯病如前所敘者暫耳未能容日稍
可即當叩踵也

與樊友軒公

數月仰勞視篆今且成績大著此世道所藉以爲表儀

者也生不敏爲吾道敬慶之承諭義倉之舉自古救荒
無策凡名賢君子皆欲爲之而有未及卽爲之而不能
久者則皆賢所稱得人之難且無始者無無承致之也
我翁垂念及此誠爲久大之業鄙生數十年里居嘗宛
心經營及人情地里所宜皆嘗言之今屢鑿于無始之
無承者止此念耳且目前未有可談及者况舉事乎今
得我公留意其間竊念自甲申之春隨蒙須示成式而
又不煩臺駕行他部又得上下同心意見不撓其事次
第而舉五年有成效矣今召命在卽時有不暇意者台

駕榮行後後此者未必能承此所以生有眞惆而未敢
請也然亦謹領台諭藏之心曲志之簡端見大人君子
遠猷大謨如此

與王秦關先生

久懷道範葢二十年于玆矣計之地里則西北之于東
南相去數千椶之出處則門下高尚丘園堅辭貴餙喬
以犬馬微疴竊祿未幾頻嘗引退殆量力綿薄不堪振
勵然耳蹉跎荏苒卽欲爲明時之所容與而捫心自揣
不克努力于强壯顧藉言于衰鈍恐非人情亦非道策

惟有林野甘分爲宜耳緣此之由是以于門下會晤未
曾此心缺然何藉天之幸門下以訪知南游迂道敝境
首承賜枉此在潛谷丰埢兩公爲過信而在門下爲循
交厚誼高情益然前修哲人道度風趣喬媿菲薄何以
當長者之隆懇如此顧匆匆多簡而風雨僝僽侍送三
日間殊未盡請教衷曲又以門下[illegible]之重不得扳留
爲之如何鄙意未申欲言未暢爲之如何較之傾葢之
情則已見其端矣維纜牽將僅能數里別來殊深戀念
寤寐展轉不能自懈然飫聞清論親炙雅容令人興起

佩服而一段精神意氣有溢于言語面貌之外者則固
可想見而不可道也所願前途順神養和以需天祉實
所懸切敬此耑伻護將懷玉以見嚮往惓切統惟亮之
諸侯闕厲有便定當貢音再啟不既

與徐孺東兄

三十餘年習靜山中此兩年在舍雖欲入山不可得塵
勞駐足鬧處亦定皆人有是言詎謂虛語哉若來諭則
未承矣唐凝菴高誼長公得第誠世美也第仕路意見
不同想兄所深知者此兄謂得青城令與傳或探及此

乎李克菴丈學誼直節一時鮮儷時之進者皆有所當而然而此公中流砥柱誠知其不耐于此也難言哉閩郯南皐公夏仲必召召即京卿矣張洪陽公行否倘知示我二十五年鄉居好與人爭地方時事屢以此見許于當路而祗以無求不能撼動非[illegible]力言之于民未甚有濟竊意前此强壯時人猶望其用世今衰老不堪自當知止然亦戒之矣近惟友軒公相許可耳弟亦敬羨之其他未敢也條編馬事每十年郡公一至弟必首陳之欲改更弟必言之至于向年貴邑曾有舉此者弟

力阻于前守道公之面遂得中寢他邑亦如之聞兄有此論地方大快春間不俟兄教曾與敝邑養馬家許其調停節省以慰之未可效尤鄰溪也此段事難詳容日道之不盡

與徐懐龍兄

今春一得侍範隨以臥痾未入城市尊節北上緣此未得于郊亭申餞送之私別後殊深仰想聞榮授四明之命此巨邦借台範以鎮之即見政成譽隆台垣之席方虛以俟此其常然亦必然者乃其地素稱難治亦稱易理惟其難而易是以前蒞此諸君子皆兢業堅耐以處之及其績著秩進譽望無窮而吾鄉先達徐東溪公亦其一也門下弘才博蘊視此繁務有如庖解計今數月譽問宣著協于上下生荷親愛之厚道誼之雅大有屬望于門下者今以兢業堅耐之日惓惓于側席聽斷之際宋人有語云萬丈高樓從地起蓋爲士大夫初筮爲郡邑者言之夫筮政郡邑有聲譽則實地既崇而厚行見入爲公卿進爲名臣皆從其崇而厚者致之所謂轉盼而上爾前宋諸鉅卿賢哲皆自爲郡邑起家者以此

也生嘗惟吾鄉舊日諸公聯翩朝著最稱盛今仕籍似希泰運未回所頼爲鄉邦重者實惟門下此在初筮之時得所謂難易之地又當東南荒歉之際百惟勞神盤根錯節始見利器此皆門下夂養緒餘生謹爲洗拭慶之也匆匆修候不揣鄙劣謹以所屬望微意謬陳簡端統惟原亮

與王介峰公

曩歲得一敬候案案日久乃聆者因便越中率爾奉椾殊未悉所私顧以地隔千里而浙上與敝壤江鄉往來

若日日有之緣此俗聞德政日施日大而荒歉稀民所
藉以全活者甚衆此仁澤所貽可謂裕時傳後者也企
慕何如顧念佳績久在當宁敭歷日深定當簡在綠綸
之地此非漫言誠輿情屬望同然顧借節臨江省之望
實時時訊期焉者遠勞翰教隆儀高誼厚雅溢然分表
附此申謝并佈候私綄惟炤亮不盡欲言

與鄒定宇公

江上奉晤匆匆分袂殊令人時時動思也此時慶知尊
太母老夫人福壽益樂庭下麟趾鳳瑞想斯集矣便中

幸示知快我懸切生處山中日久心意慵惰以自適爲
是卽游塵世網眞夢寐念慮之所不入仕林愛我者厚
之而未嘗有眞知者乃猶有牽引之說茲者幸有識其
無求聊自足懇衷曾止其前意信然則縱我山林安矣
竊嘗謂士人不肯以平生遂出處孰得以出處累平生
顧嘵嘵所爭虛名細事耳今欲以不爭爲高人亦以其
不爭爲是此意難以言悉惟門下道義貴重乃敢畧布
一二也何欲求遵撰爲先世光彩葢得鼎章卽可代三
階之貤所謂一言華衮者也非羡乎彼欲借此以爲之
代也鄙意正以彼爲虛榮倘得此荷垂允則微實惠于
門下其榮當有過于彼者矣容冬杪專請也近者敝鄉
荒旱百年所無未知將來何如京華春來時事上下詳
門下至交者古人一笑功名而乃紛紛若是然非野人
所望風而得聞談者也偶便附此候問移侍幸鑒之敬
具新茶一簍共五封因行者速甚聊以寄意統惟晒存
洪陽公聞得允疏此龍潛之會豫章兩公出而復處卽
日大人利見幸惟精覽皋夔書無曰雲笈內典可以頤
神養眞專留意于此也何如

與徐玄度

前忽聞尊翁有計令人驚痛而猶覺其妄傳次日則人
不敢言矣竊爲疑之來翰見及眞有淚難禁而嘆叵測
物忌如此柰何頑功業久著名望獨隆卽嘗壑之志未
大遂而功名則標之百代况山陰之血食無窮廟堂之
汗靑永在此之朝聞無憾特以交朋之誼規未交修于
歲晚君相之倚毘未顯用于他年尚抱千古之憾者爲
何如也得足下靑年玅質所望于有賢子者只繼述先
往志事爲大以不肖後死有深懸切者願足下勿志翩

翶佳公子只作瘦癯朴儒生即可以紹聞家德于不朽矣權此爲慰幸諒之聞欲卜地襄事此目前最大者第堪輿家陰蔭之說不可深信惟得水土之宜以妥亾者勿久停爲是其地當得明白之山不可尋覔入祖壠侵損其枯體則彼往者既寧而今者亦安矣所謂心術之正即天就之存塊土尺穴未有能勝天主張造化者也此皆公家世德乃敢及之本當即專人奉奠承諭權待秋季萬惟珍玉勿過傷亦勿外飾遠游以光先德實惓惓者也

與孫質菴公

溆鄉素叨菹鎮六年歲穀豐登日被安養可謂熙和矣乃自舊冬乏霜雪春少雷雨季春厪能耕插自五月至今不雨連遭亢暘重遇狂風以致旱稻空花不實遲稻焦草無蒙民困甚極隨處亦地有無一粒者即有低地近水于十分中或有一二分者然亦有殼無實不足療飢至今冬交春又不知作何狀是爲貪富皆窮矣目者荷我郡邑諸公祖父母叢實上申合郡萬姓士民皆以我翁德政在人素需恩養今在臺端視此爲封疆之內其稚恩施仁即與在治同幸借卑言道此極困實數首年所未有萬生所繫命者幸煩兩臺老公祖早賜題請粮税悉免征實爲翹首若貧民單戶以農畝爲生者既無稻穀目今沿坵乾土莊種雜布冬收必乏即有秋雨難以挽回其旱暵之氣而復甦乎既枯之菜蔬兄粟麥乎鄉氓難以相保力役條編無能追征粮税之免惟有田者受惠未始及于鄉市窮民惟減窮民力役之征乃有所益衛愚悃欲乞諸大公祖請減粮税外再煩于窮民條編之錮誠知粮税自來有錮例而條編無之目今

窮民事勢迫蹙即不錮而追亦必無有然與其追而無不如錮之爲是以安民也生又知條編力差乃公家之用度不可缺者然亦在諸大公祖設法以處或于庫藏他金權處或權借支應公家之用以俟來歲豐成日追抵補亦草茅一策也生誠知人微言輕豈敢出位爲言極恃我翁德政嘉賑窮困前此明效昭著四境斯民感誦是以竊有所焉茲因舊部士民萬口之委遂敬附陳誠知僭妄不敢輒以書請亦非生之素守顧閭里燃眉之際乃恃仁心仁政浹洽常然故敢及之不莊不恪幸

俯賜詳覽轉鄙言于諸老公祖之前倘得如所則斯吏
生皆台恩也臨楮懇切

與王信南兄

兩承翰示備見愛念且聞官履清祉令人慶快吾地自
春少雨至夏猶然凡亢暘者三月壓能抑秋種荒遂枯
槁間有傍水者亦以含花之日連旬狂風城郊内外求
嘗有寸粒而入秋尚旱稑種難布目前無食貧富皆同
此誠百年未見者一旦遇此困苦饑饉不獨衆人即不
肖躬耕力業農畝非多乃今不能數斗之收枵腹可待

未知將來何如計所欲聞乃及之茲因樊公祖奉欽召
行附此代意向者奉啟隨勞轉達于謝養和公具見知
信之誼此度所取江省獨多如樊公祖之賢人品學行
心體治政誠一時稱最于吾郡邑最有功德所稱濟民
救時蓋實語也今此入都必得省垣大拜乃爲稱其功
德而于吾郡邑有光尤士民所同籍以爲慶者也惟我
翁丈舊治懿好倘見養和公一贊成之尤至幸者生不
敢以書入都恃愛力陳衷臆如此其地方荒歉之甚即
數日内民情皇皇思欲借公祖而不可得扳臥之際係
戀之情何其入民之如此不盡欲言總容別布

與吳悟齋公

喬早荷知愛前我翁養潛之時則存注至隆今居端揆
之時則推轂至慇其所以俯垂特拔見于交游之所傳
述翰諭之所誨示者可謂有嘉不已顧喬本以劣陋不
堪昨夏緣困疴瀝陳乞假蓋其實情亦其本分宜然豈
其敢自弃自外于門墻之後哉隨蒙聖明允俞俯遂初
服榮幸倍常小伻旋捧傳珍教佳頒面領溫諭令歸示
之語益見至德弘愛有眷眷不忘之雅感之藏之有一

刻不能釋念者矣屢欲修啟以謝以癖居荒邈不宜瀆
以書通所藉以爲慶者惟頼衡軸大諸政本尊居以彰
久大乃其惓切下衷爾生久處山鄉力耕自給心所期
頼惟邵康節先生所謂王政平五穀登窩中得康寧爾
乃今則有不能者以前昨兩年旱澇相仍穀粟半收民
家亦既空矣今入春少雨夏乃亢暘連三月有餘復遇
狂風禾稻枯槁幾于赤地不得一粒此其災變實敝鄉
百年所未有而一旦遇之事勢極爲窮迫將來未知何
態近撫按公祖方採民災患之實欲祈聖明頒寬恤之

恩所望于達民窮宣天恩者實惟我翁是賴焉且聞敎省閩楚亦然而敘郡接壤貴鄉今亦若此偶因敘郡推奬君以職事北上萬姓嗷嗷待哺乃敬陳于臺下誠知草茅僭妄出位非分以我翁仁人君子在上萬物一體敢乞俯惠允納于議得賜主裁早蒙蠲租寛役之詔下于九重民得更生再甦皆洪恩之賜也敘郡之感戴其寧有窮哉語次不恭統惟台炤

與曾見臺公

弟久山棲跡遯心鄙荷台範以三十年道義之知鄉水

一脉之雅時時垂念推轂既登進之又從而護其短採其長鄙生以寸長尺短不能當特達之知而在兩情則可謂周且密矣舊秋以沉疴歷疏極知有負至愛而自揆微分弱質當如是耳非有矯也小伻旋深荷俯注徐屏山丈歸又道之令人感激無旣生以僻處鄉山卽敘郡城市鮮接簡與是以懸情倍切而衷願未達以此也遠瞻德業日盛士望夙歸勳庸日臻聖眷嘉薦衡鉉銓軸仰賴端秉所係于蒼黎吾道者旦夕倚之玆者大工奏緒見之而爲不茹不吐無激無隨之美所節約于營

虞水屯錢者甚夥而又兌致海內征需增賦功德實在社稷海宇共誰不知然亦當旌常永識之矣弟以按野至久力農自給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則所謂無事此淨坐一日當二日者可勉幾也乃以今春不雨入夏旱暵爲災禾苗立槁間有近水含花將實之時又遇風伯峻厲盡數飄削入秋亢暑益烈乾土漫坵秋種難布萬姓啼饑將來事變難言況敘郡界瀕之微處閩之建延直之池太閘之諸所旱傷亦如此則艱食之民流移嘯聚敘郡實其江鄉上流倘一搖動則全省可知也此

誠白年未有之變今忽遇之邇荷吾省諸公祖將以實上聞然未必其卽得請也幸惟我翁表儀當世德譽素孚所願于達此困態贊助于諸老先生之前以祈恩宣九重悉蠲常賦又別推廣以賑贍之庶幾其有瘳乎因便附陳誠知冒分統惟嘉念桑梓胞與鑒此惓切不鄙狂率幸甚

與陳心谷公

㬥勞節鉞俯鎭江城弘濟鎭定令業炳炳今此道隱行修維範善俗遂令海內稱躬行者首門下此其較之言

詮禪宗而徼名高一代實則眞僞純駁當有辨之者顧
時方尚彼縱質而純亦將以為跡為外而視之士君子
所以潛隱不求人知不徇世好者此也門下可以自信
矣前具啟方申未發而俞公祖臨部承枉鄉間始得首
詢台祉則道有隆養東山儕光旁及益見文明之兆彰
大君子清修苦節空囊薄廩也見間匆別未悉許的殊
令人懷切因知貴鄉旱荒偏野其在清範誠有處之惟
難者第聞召命在即則祿仕為貧在嗇名公鉅卿為然
大道遇時其皤然可知也顒望顒望敝鄉忽遇數百年

未見之旱幸值俞公祖諳良清政下車數月賑救之策
次第皆舉誠名實蒞事亦昨者姑蘇有成效誠敝郡萬
民倚幸者也附此以聞

與鄧潛谷公

違教日久思欲一侍晤者其素心也亦積誠也緣久痾
抱滯未嘗出門即地同湖東里不五百一力一舟可行
者乃亦寥寥如此往歲荷敬菴公為之兩約亦未能遂
所謂蹉過良遇至今歉然前此數書未通惟有懷情耿
耿逢人道吾鄉有隱君子斯道有宗依主則固未嘗一

刻不翹切于左右也昨歲因貴郡林公人便得附一箴
隨蒙翰答眞如覿侍今夏忽蒙王秦關先生見枉許示
乃知門下推愛俯嘉者眞切并致其深信門下者而亦
信鄙生顧生樗櫟荒謬何以當斯心契當其時適兩水
連旬秦丈貴體違和歸情又速未悉傾倒欲言得見其
篋間所存翰札鄙心欲效言于秦丈并欲堅速其早歸
者翰札備陳之美國器公德器雅定才猷鍊達發言處
事動有條理其得于家學庭範者深也敬慶別時面約
歸途過此得敘心曲兼附戕候并知秦丈行次消息數

月尚未聞前旌想從江饒間錦旋矣殊為缺情近諸公
間有見示者謂部議蚤上則門下即日有召命至奉候
請教實惓惓之微悃也茲因便附此奉候萬千欲言不
盡其一

與吳景山公

敝鄉至邇德里異省實為比隣且以夙有懿好斗瞻在
念數十餘年未嘗懈也屢欲追趨武夷聽教敘益時意
晉違加以賤恙為梗即尺素觕投兄會晤乎昨荷垂念
佳教先施既因翔具謝隨蒙[illegible]札雲箋種種心畫妙刻

頫台伻遠臨拜使登壽祇對即得專謝遙春闈煙雨修
阻遂不能致下情惟有望蒲雲勞寸思爾頻詢道養尊
邃徘徊怡愉邁跡往哲願廟堂虛席蒼生賜願卽此東
山詎能久居生以癖隱未揆非陋亦爲猜疴藉此稍攄
非能眞有恬然足適于此者也獨以異地未能一談心
曲徒抱想像于時時焉耳茲敬介伻少佈候謝言不旣
情時又後期未能修儀聊以見素心于㦎㦎者如此

與吳景山公

承教諭異同之旨極見厚雅曩者張陽和公游于武夷

聆淸論後過葛陽遇生語及游所與門下合併與未能
合併之意生謬荅以心本合併而意見與議論不合不
併乃所謂大同也奚在于拘拘必欲同哉茲荷愛謹以
前語張公者復猶惜乎張公之好遽爲古人往也權此
奉謝種種不旣總俟另啟詳之

與許穎陽公

第藉天之祐得附藉而進奉違二十餘年樞侍未緣茲
數年者恭逢聖明在御勳德在位俊义盈列推讓讚濟
偏于穹乎第自揆鄙劣不堪效役桉林亂早乃在林間

亦惟安其常分守其癖趣不敢有所冀慕營求門外而
實未嘗稍效奔走得尺寸樹立分毫砥礪以荅聖朝恩
遇以副門墻期許荷我翁掄拔之仁矜容之度昨歲幸
再側名濟班步趨群材甚爲榮幸第仍自揆不能屢乞
歸假旣而勉步滁陽隨卽南歸一還舊服沉疴如舊奮
夏再乞仰蒙聖明賜告實荷我翁甄培曲成之德感激
彌深益以進止遂平生之微志出處成禮義之大分尤
至榮幸舊秋小伻自都旋奉領我翁綸教惓惓于雅斅
之推澈簪之顧儼然大易九三文辭之占其爲天地之

仁愛無窮展誦開時時銘刻敬當具啟上謝以申下私
輒以微藐野踪不當以書上混尊嚴惟有鄙心時時爲
懷耳乃所自慶者目前同籍在職事者似辰星獨賴我
翁德盛體尊爲同籍重卽初上瀛州之選今亦似辰星
獨賴我翁德盛體尊爲瀛選重然此則以秩位言之若
道契明諧績成鞏固其休休好彥容材至量所以孚信
于善類者超邁等常然此猶以勳庸言之第碌碌無知
竊讀舊史自來居密勿者時皆數公自虞庭周室諸君
子一心共政協恭和衷外至宋則若韓范富歐諸君子

所謂上殿相爭下則不失和氣爲當代所稱顧考其當時所行事其意見其謀猷亦未嘗盡爲大同夫在諸君子迺然若其後至今大都兩賢相聚則各欲自行其意見兩材相識則各欲自展其謀猷而終不能以大同往往爲然上俾廟謨難定于一是下俾群寀嚮往難適于所從治理由之岐趣者以此也今幸我翁本恬淡惟一之性敦中立不倚之操日同諸老先生端居政本一心共政恊恭和衷視前所謂欲自行其意見自展其謀猷者一如太虛無纖毫此念此其在我翁道由素蘊而行

初非有意爲然在海內仰望樂見則以爲至難至美者也是以數年而來主德純一天運泰和其志大行其業不著此又其至難至美者也弟遠聽之[illegible]有仰衷而爲此說者非敢有所頌規于其間也因此想見我翁一段忠誠純至最爲古今至難至美者是以妄附陳之惟冀永肩如一將益隆于虞周諸君子而仰裨聖朝得以媲盛二代其爲慶企當何如哉弟不敏洗拭嬉游于太平其願慰又當何如哉弟在山夙覩農畝杜謝達衙門戶絆入絕踪城市今倘値歲歉支吾甚艱矧復年力遲鈍

歲華荏苒然猶不敢自怠卽兢兢秉燭繼晷將以不負所學所知其如力不從心乎何稍能怡愉歲晚淸適自裕如蒹葭伊人順昌山人以卑餘生亦其願也久未嘗見客昨歲聞鉛山少尹君得民譽而賢之今秋遇經鄒公祖來得見雅美之詢之二君皆爲我翁大庭名裔卽重二君而益重大庭家教淵源之自也茲因便使修啟申候誠知無昔政府自是士人常分實以我翁道義肉骨之愛有在于聲氣形神之外者敬齋沐修此以謝至教惓念之厚且以見二君推愛相存之殷者也統惟炤

亮

與孫質菴公

數年荷我翁德政弘著嘉惠生輩至慇乃未嘗申一言之酬殊爲抱歉而乘時平暇理修郡乘尤大君子觀風立政彰之久遠生卽不文不能當採述而折枝之役出于長者屢命萬有不當避者所以避者則有說焉以十年前撫臺行續增通志　臺檄令庠博諸生成稿美旣而委生稽實考正生卽于建置山川畧潤成之尚未及于人物也而稿中人物雜然混陳且多當時有在

役諸生欲入其家世而爲輿論所未與也業已闃然兢
之遂令諸公皆不敢承生亦退避不敢前矣然此其往
事耳至于前歲恭承台命而述作之任賴有名賢主之
是以生敬承之不辭者以其易易也况屢聞鄉先達言
敝鄉舊志主裁于一二達者多視爲泛常假手于其家
一二好事者筆削不公不明俾賢者尚遺否者多錄當
趣此時一爲修削庶幾前哲不泯否者不得倖存乃爲
實錄即未必一一皆當亦見後進表揚之心耳前孺東
丈同有此心雖舊歲未得竣事以應尊委而其不欲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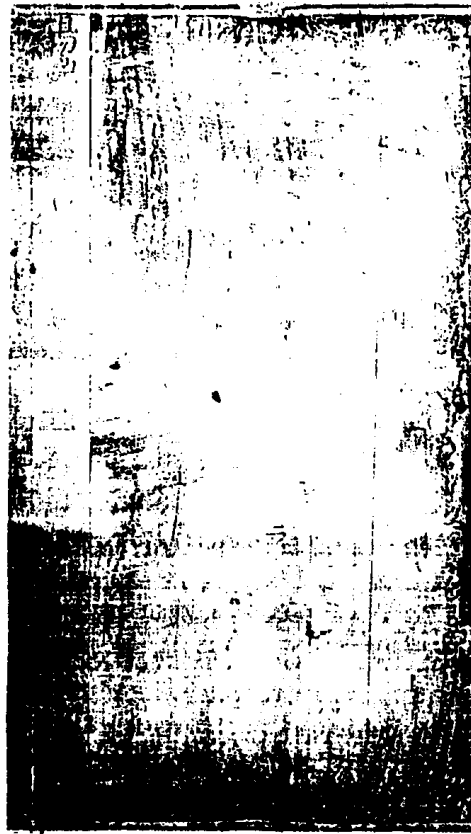
不敢虛之心則惓惓也生曾如前歲所請力稽諸宦游
興産于此土者詳錄之篋中俟與孺東丈訂成之以獻
不期多務侵尋而孺東丈舊夏因薌溪有一二士人其
先世爲輿論所未足恐其見遺而亦闃之如往者是以
孺東丈未即前者爲此也生嘗稽實往哲近見吉安志
辨別失是南昌志尤紛紛衆意未平即紹興志之公嚴
而亦多口蓋時事遷徙衆情不古凡叨士列皆欲著名
美傳乃爲孝慈本分不然必歸咎于任事者多口之憎
難于免矣此獘今時悉然昨聞紹興志先定人而後檄

取事實以爲傳此猶省于紛紛求請之獘今敝鄉人材
以三十年前爲斷充生誠知不及此奉命入之于志則
世遠見遺何以徵信是後學之責也昨見諸邑採訪已
多皆係邇者富貴家子姓自爲之而賢哲者多未登錄
如此即書亦賢者遺而否者進非公正之道苟辨别其
間則彼之子姓將以見錄上矣而遺之者誰歟必致閧
而爭之如往者即勉成錄必致紛紛之口如吉南事將
任志事者併其人品不足議矣是以生心欲奉尊委而
逡巡未敢者以此况孺東丈已爲古人則獨見不闇于

理不得公是雖勉强效顰竣事亦將如吉南任事有不
公明致紛紛以負兩邵公祖初命盛心生又有不敢以
是其爲易易者業曾領雅命考舊志採新蹟以地方要
宜待病體稍遣與時有暇述爲信私志用傳將來庶幾
見鄙意而亦以彰道政于有永也顧此就新志未成時
言之耳容俟訪得敝鄉有可祇事不負臺委可竣役者
旁求其人言于何公祖俾受之事生則謹以前所採事
蹟付之酌成之庶幾藉此役之竣以仰荅大人君子下
委之初志也言誠縷縷蓋述其不速之由非敢有所退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三

男聞中聖踐輯　孫德劻德獻校

尺牘

與許繼峰公

聖明在御群賢輔理世道清平茲者特召元公于撫江之上生處遠鄉久未聞邸音而翰教台併至時始得郵人之傳慶見大道之行善類之願朝野鄉邦顒顒爲快甚知德重東山靜適怡愉眞境原不待此爲榮而戚時明良聖會當必幡然爲上下蓄望而起竊覬我朝當銓

衡前此若寒公若鹽城三原王鈞陽馬蕙實許蒲陽皆炳炳朗宣掀揭宇內一段忠誠精神器度咨詢搜取收拾不疾不徐勿疑勿遺眞足以信巳信人居今傳後至今不朽當今之世海內所徯望于臺下者至重其于諸公何讓殆適之矣生叨至教又叨同籍今同籍甚希所倚光重實惟我翁生至鄙野實翹企願至矣辱賜珍刻三種再拜領誦歷陳聖門絕學不啻爲後進矜式依歸志存闕闕大功竊今學者只以講便爲學以學便爲道以道便爲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卽知以知卽

物一歛視邦聽便爲心正心正便爲知致知致便爲物
格物格便爲道爲學其詞儱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
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揑爲一團其流之
獘令人空寂枯槁祇成一箇頑然之物謹覩來諭謂統
合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數十言又謂知非空
知必有一事事仰是物知中有物物見于知雖有知物
二字之名實爲一齊俱到之妙數十言可謂辨析至精
遠宗聖門論學論道致格之旨而陋乎世儒之言者生
不佞素不知學皆自謂空言無益不如訥訥前此小刻

請益眞綴拾前脩腐言爲之今覩賜誨仍領教言益心
識之乃敢忘其訥訥舊態權書以荅并爲之謝匆匆立
馬待報不能評言備述諸容覓便另申對峰老先生㑹
間一道數十年想慕微意

與傅仁泉公

弟惟士君子居而求志出而有爲有爲者貴識體又當
相時乃謂之道我翁丈夙著正直忠厚輿情同孚十年
潛處儼然端居之志茲者聖明召用乃當荒歉之時弟
久在野嘗思惟乎秉憲司牧者當太平之時民情易于
玩法則當用嚴以齊一之當事變之時民情難于存生
則當用寬以安集之此時所爲不同而識體者所以同
之也今全浙荒歉時事變極萬爲難支民生且不能存
何有于法是在寬以安集之乃爲急爾台節鎮浙數月
虛懷石畫治體丕振凡所以保安勞集見之于疏請蠲
恤賑補者其言朗朗炳炳隨蒙聖主嘉納閭閻生色已萬
姓安悅且一切平常整齊法紀之具暫爲恕施薄治之
用然舉全浙之民而綏養衽席之乃爲快爾竊意人事
旣和天意可回數月間可以必于豐登昇平無疑矣浙

來士友傳述如此及稚兒自浙旋備述彼中樂依感誦
之詳喬山間聞之實慶浙民得所又慶信民啓通鄰壤
遠霑河潤又如此也顧有爲斯民終祈焉朱子治荒東
浙單車存問而撫䘏鋤强奬廉斥貪節宴會減厨饌其
數十條彰彰尤著皆我翁丈方行而生尤惓惓伏望其
大成以爲彼民深慶者也豚者稚兒仰荷俯念以殊禮
厚頒重勞遣人護之出還舍姪爲新昌小吏均承賜檀
此通家之誼至隆以弟陋劣簡率誠不知何修得此又
不知何以爲報也因便附此申謝并及于地方倈庇御

願同然之衷統惟台涵

與王華巒公

庚午初春都門杯酒遂爲闊別自是南北脩阻鴻陣且遥何况而對乎乃神思所在其于門下殆惓惓矣此非待今日爲是設語也春間知借節來鎭大邦偹封河潤實切快仰以吾翁丈碩才弘猷視此誠若庖解同道之慶愜之心曲閙矣近者弟久寓山鄉旻水侵旬擁門絶踪忽數日外小僮捧到翰札知台駕自蓟門取道兖徐吳越而過敝城因雨懃駐兩日殊令人悵悵于不蚤知

而疎迓又不得一勤小敬俟侍行旌盆之歎愧承諭勉蚤出圖報此其常分亦其微情何敢獨緩緑弟自請告伏制復勞憂成瘁心血殊減鬓容漸非其舊雖不敢便以衰老爲言自覩此態非食祿當任之器明矣豈若人言棲隱山林堅學栘臥者類蔑極感知己難以言語間便足爲謝祗領淑湖公寄聲庥歲不知秊命雲中是以官役往來于淑湖公者未及附候計亦原亮茲因便翙附候統惟亮炤

與陳雨峰公

奉遶道範頃刻十年前曾脩數啟奉候不知皆上經炤覧否然心與書俱馳則固頻頻如斯也生負知愛自請假入山憂病相侵歲月且虐驅馳仕况固其所難欲一輕行甬中以請教益觀雨花牛首諸名勝遂平生積懷亦有未能者近屢詢台祉勝常喜慰爲甚因便附此先候斤道惓惓

與楊培菴公

生鄙小子不足教策獨自昝少時知名世鉅公則褎教先公大人時以屯困及濫側士流又自執泥不敢以無

由遽求登于長者之門既以奉役告歸自度無能馳驅不復敢望台光借談末席矣已巳之夏忽承召命强病遵趨至都始有言其詳爲此乃虞翁老先生異常之知破格之推因之以風之意竊念蕎小子至劣至陋不足以堪匠圖之一斲顧荷甄採遂令腐朽得前殊爲意外乃所謂風尤非所宜據而安者莫感于知己莫愧于自鄙蕎方以劣陋自鄙何以致大人之知如此邇宿濟班循煩薦違終始惓至雖語終日而不能以述竭平生而不足以報者感足盡乎哉歲甲戌不肖以不學不孝苫

居次年傳者謂仙馭大還卽當奔走一展吊奠分所宜
然亦情所自盡者緣苦病難于跋踄欲遣小伻以僅足
薪水不能遠行遂使百惟頂衆無能一致而神情飛越
未始一日不在蒲山大河上也近諸翁丈禮制既吉先
後入朝涖政鄙生尚未一献微情何以為心有愧有咎
而已昨因敝知友成南兄曾託先容幸荷垂念乃敢具
詞奉上將之以粗帛極菲極薄甚不足以為禮然古人
有隻雞束芻為物者雖不成享所以存特誠而瀉此心
也生荒野之人安敢比此然萬一之誠心亦假此以存

瀉之耳鄙詞不文不恭而彰至德無可託代是以草率
妄陳道遠不能附軸代以小冊便郵轉上神道之下庶
見曠地知已懇懇不倍之誠總俟他日匍匐展拜以傾
倒平生感憶也言不盡楮統惟炤亮

與蕭全吾公

喬幸交于門下幾二十年曩者京華一晤浙上一遇萍
梗不能恒聚自是若參商矣言念之私未嘗懈去獨念
曩時少壯今且强老光陰如飛聰明精神不逮為之如
何昝人覽鏡而自嗟功業不建道德不聞于已無得于
時無補者誠為恪言亦為徒言云爾所謂徒言者則弟
喬之謂也弟以庸才病體請假歸林日事藥餌杜門山
居一切外事未之聞問而庸臥日高未起閒似山僧顧
維摩之病亦減心力不覺如所謂且强且老無得無稱
者矣若出處一節自請假後未嘗毫髮再念蓋自度懶
病不勝職業惟有早自引去為當然誠不敢有所冀于
時亦不願時之知乎我非泛非漫遠惟我翁丈浙邑撫
郡俱著令業今尚留滯外地謂之何哉茲者滑時公道
大明行見大拜矣俟之慶之茲便附此奉候幸惟光炤

與趙寧宇公

喬以朽質羸痾日就荒遯不敢交承當世大人君子久
矣前得便游粵中者敬具啟候卽蒙翰惠下頒生誠不
知何分而當長者嘉厚如此仰領至德益之感戴時時
不能去念隨續脩布謝既行而知節鉞鎮閩此聖朝為
東南保釐倚重責蒼皓所同夙望者也年餘恭瞻德政
風教綏被全省譽而安之喬敝鄉實為儕封得道路傳
頌萬心同然竊為世道慶為吾道慶而平生仰宗期願
之私亦深快矣顧知全閩重鎮然以中樞政本為尤

要郎見綸召秉樞揆本以宣太平令業以彰掀揭弘蘊
當在旦夕間也獨愧生山林病夫未能奔走効勞吏役
而竊于觀聽日深翹跂其爲厚幸又何如哉弟未知自
今而往可能有分緣得一執鞭侍側否因便肅此奉申
候私悰怖前者謝恍統惟光炤

與陶雲谷公

十八年未得晉面自乞假歸山今且十五春矣抱病獨
處〻然無與之孤蹤而濫附乎山間日高未起野僧之
態于門外時事皆置不問惟于我翁丈則念之不置久

未有書問真與令神馳前者承玄台錢公祖曾附敂縷及
想至日便爲轉上記炤覽美畨近日病體雖可以强起
而懶惰如昨出處之計昨啟亦曾及之弟鄙性素僻鮮
游道又執滯不敢有一毫干瀆求進之意是以只有引
去便爲本分十五年來抱膝而居擁几而坐不出門不
入城見客可謂至易至簡亦視之爲甚難甚勞者況能
奔走道路肩持職務乎若曰行道第實不知道爲何物
何以行之若曰積資今羸病昏昏衰朽在前何資可積
而況舊署事事既非所能勝爲我翁丈素知又況性宜
氣粗言語衣冠多不循理常與時忤入方以此見誚而
或以才識不逮鄙之以此數者雖欲强出不可能也倘
有知己量從外補縱不能久居亦爲一時報禮之計免
致以隱自高之疑且可隨時自爲卷舒此其冀上者也
倘得同地又可以領我翁丈聯席並騎之教實出平生
至榮至願顧時餘相知難以語此而行藏時遇鄙心素
强自信亦不敢憧憧于此者惟有山林終老爲當然爾
竊念海內知愛獨惟門下及之旨此之外未敢一談也
日念榮召在邇如內召或樞晉方岳敘省尤幸郎他省

則敘郡亦爲取道必由之地萬惟俯允借重一日先期
知我庶自山中奉迓也望留神紓我懸想

與梅鶴洲公

喬以鄙劣自初入官幸附蘭曹得朝夕侍範備聆教益
隨以外役兼請假南旋庚午秋續晤都門亦緣賤攝再
請自是鄉居十有四春歲華荏苒地勢脩阻音問皆希
惟有瞻仰時時不懈焉爾數載間遠聞駐撫重鎮屢揚
佳績上爲聖明隆安攘大計下爲斯民陟奠麗長策郎
者榮奏璽隆樞府斯闢便當綸綸首召以調中郎以尊

兵本此其可計指待者顧相知久要心期有在惟願弘
濟丕著忠沃益啟庶愜簡在爲世名臣爲我同籍耀闢
不敏實惟日懸慶之矣生從歸林後十餘年抱痾深居
未出門户一切禮務慵癈近始可强延然尚未脫然也
加之衰朽侵尋馳驅報禮皆非所能殊負知己未卜把
袂領益尚有分緣否又未知在何時何地也茲因便翔
肅此申候兼志積私統惟光炤

與邵梅墩公

奉慰鄙意許之端東而無辭不足以達情非儀不足以

爲敬褻陋之至惟我翁鑒其一念曲存不咎則至荷矣
敬戒使而以薪水之僅不能遠走又恐褻陋之儀及致
仰混敬因余廵司人便弁拜具附萬惟長者心原幸甚
令親家雲龍年兄舊曾同署雅知必爲時大用近以不
遇賜始知其所自頑公論著于明時計亦漸次召環想
會晤間幸慰之揚之至祈周成南于生同里同進數年
留滯外郡深感門下國士之遇蕭允嘱兄亦爲生道之
此其均感者也數年間生以山捿音面皆稀未知近日
所爲何如敝郡侯林考吾公在官濟慎有猷偶以忤時

因之裁革乃不得補遂爲吹毛所及至于供用紙一事
貞分毫不預而得以仰成臺計裁減額價此節省緡及
民實惠也昨聞荷台仁力爲辨明得彰公道地方之幸
此君之幸謹爲申謝非以二君私厚之故也余廵司于
生爲舍親生嘗見近日風靡小吏多不肯自愛屢戀之
是以屢官卑末皆能謹守法免咎今在名地不知其能
謹守爲何如兄問萬督教之實彼此之感也因其人速
行不能脩芹幸亮之

與喬純所公

奉違治範忽然三載屢欲具啟而未能得遂夏初以舍
親潛江王令來謹附候秋仲伻旋捧傳翰惠下頒既深
感激而舍親仰沐教顧造就此其實出于懿好至誼加
之推分益隆誠彼此同感者也日惟望栽培爲達得以
少進爲快爾生久未出城市接見日者聞邸報榮拜岳
鎮即開樞府實輿望同然非獨生以夙文舊部之情爲
切者荷翰示難處之說誠如台諭生遠憶間眞有懸企
第一番風雨原不終朝而青天白日昭然爲人人所共
見者亦安得爲此所揺撞也茲聖作物覩濟明太平藹

然有道氣象行即見召命矣寧不謂之材與時值也哉顯侯生抱病如前慵怠益增昨啟曾略備之幸惟心亮茲因人便附此候謝行者甚速不能詳叙統祈心炤

與徐孺東兄

弟自賤攝居里並未敢一字入都近以舍姪行附一二書特祈其引誘後學爾他非所冀也聞其在都多勞培植至荷近者徐兄北上惟專啟門下計此時到矣九月中陜藩幕劉子歸帶至翰教喜聞道履爲快乃來翰中猶及于彙進之説此即曩者所謂在兄則爲厚而實非

所以爲知愛之至何者以弟與兄以心脈相知以道義相期茲惓惓於名位之間甚于平夙之望有未愜者別弟近時慵病如舊衰朽日侵必不能奔走報禮此其自知之明人亦知之明者其前啟與平日之言備矣惟翁丈知之信之勿再及於諸公間可也弟且自少問學老大無成深切自鄙近者于山間稍得所謂中流自在亦頗可喜只今志向歸一不爲外務所逐克養此段稍熟亦庶幾不負此生亦不負知我耳承教荷定宇韞菴二太史中齋諫垣公諸公之愛實皆推尊愛及之向得舍姪書備傳克菴公至雅見諸公時幸爲統道深感知誼不敢啟謝亦以山林分隔不當遽達名姓也惟留神致意荷荷

與朱鎮山公

曩者甲戌之冬敬於敝城幸得承侍台範隨擬召環有命便得摳承而時勢參差東山未起竊爲侯之顏生臥痾鄉山經年未入城市接見甚稀是以不得其詳稍後因楊贊戎使旋荷翰教下頒捧誦時事祇當默識之諭則知我翁之婉而忘矣然猶未得其傾危如此也前歲

一二友人問道乃得群枉傾危之態我翁于此其爲難處之境何如哉乃幸仰以社稷脩以綱維所係竟不能行其忿復之計彼徒於今亦安在天下方誦聖明治化之一新而道重爲之大光也相麻綸旌旦夕且到可坐卜矣喬蠢體多病衰朽將期奔馳不勝出處之計非其所念此其實心爲然非泛非漫茲因便翔附此奉候兼申十餘年積意以山房聞行者速發未能詳叙統惟台炤

與徐南孺公

奉違計指倏然三易春矣言念之私未嘗少懈日者聖
明在上公論大明我翁丈以實政佳績允孚上下郎闕
中領袞之贍誦而海內輿情歸仰可知此之謂河流以
九折而增深泰華以百峻而增高自舊春日切仰憶遣
有舍親爲獨鴒驛吏者之便顓啟附候鴒以弟他游未
得寄至今惓眹者以舍親陳爲四會簿華在屬下爲此
介之代上用申積候之私統惟光炤郎日榮召取道敝
境會晤在郎且以訂此盟也人行甚速萬不盡一

與徐孺東兄

舍姪暨劉憲幕旋首正元宵前一日翰使旋得開台祉
諸吉深快我衷乃一見便行未詳之也荷諭蜑局消簡
而所歷大未易勝者則恭捧耳弟于十五年之前濫冐
職此輒以不勝仰辭而歸今羸病衰朽其能再效勞乎
又安能復萌此意乎前承數書足訹勤諄而不欲于山
林老此樗櫟尤荷存念爾非弟本心人重相知心弟此
語聞于吾兄者蓋亦十五年矣可能爲我一深照之否
向荷諭以復菴定宇克菴中齋順所諸公之愛而玉槐
里丈母來東亦道定宇公推獎厚誼此皆推吾兄之好
及之也極感知己匆卒未能具書容從容申意然神交
道契其情尤有甚于書柬之言者數時曾校同進暨舊
同事今在尊達諸公書知推讓甚厚願望甚切而皆以
弟自度初心未能奔走仰副是以亦不敢具荅書惟黙
感之焉爾鄉中知好若念庭洪陽惺菴諸公計頻相晤
頻併及鄙意可也又荷諭南中之說凡諸公來東俱及
之然弟自歸林即知不能再出是以不以關達爲事此
其心所謂自明之自知之者也而于人何與哉茲對高
梧兄暨國器秋元陳之想見間必爲我備述之也敝鄉

時事前書曾及之未知到否此其人待弟可謂極厚所
難爲者困窮爾難言哉此爲志而猶有此啓實吾兄同
心是以縷縷且欲兄知我信我前諭所謂未足爲輕重
旨哉其言之也承問孫太公亂近履此公問學深邃心
地德度光明政事有經緯眞爲儒者之吏郎初治甚宜
十士民三年政成如一日眞信之福星也自下車初弟
首以尊先公大人鄉賢爲言荷其首唯蓋其先有表章
嘉樂之心是以言未畢而領美樂成之舉巔末遂槩兄
矣弟向日舟中奉別時已領必在郡詞之諭而公亦謂

當如此秋冬間郡内有舉者未蒙批允春初已允行及
荷公書來速云遣遺邑申請文方至公待郡學先申遣
弟臥病敬勉具呈稿偶見貴邑所具乃套語況近者學
臺查覈必要實事謹據實行一二入之雖未必盡得先
公心行亦所謂書其實不虛不漫者也幸郡博張君舊
受兄愛諸生皆鄉後進其宗慕先德羨仰兄範人人同
之小兒輩皆在郡庠尤便于趨事今于此月初已轉申
道附此奉聞諸容覓便再報所諭國器公多讀古書而
爲文好古此皆質超穎所爲其機括只在轉手之間至

易易者何見伍容菴公曾以此意達之此公亦謂其然
近孫公祖及王麟泉公俱再三稱許此皆有卓見者也
來諭弟舊實坐此病今以語人尤爲親切茲者國器公
趨侍庭教北上取道出此幸匆而晤未盡所欲言計入
都家慶聚樂必有授受于膝侍心傳弟實企願之矣諸
凡咨陳一二高梧兄前晤問想許悉弟茲欲覽六書故
甚切此書乃篆文爲元人溫州戴侗父子所著近少刻
板書店及家藏者惟京中或有之敢勞一問此書三十
餘本紙多價貴未易得亦未易寄敢煩留神圖之尚容
弟寄價至京並待此完一種小刻也萬金之託惟多方
圖之或問之諸公問顒俟

與蕭允嵋公

長安附籍回首廿年江城分袂未奉教範通音問者亦
且十年歲春恭聞鎮浙之報喜動顏色思欲兼求教敘
悃爲長日之談乃以榮代速期王程惟謹一晤遂別臨
岐數語殊不盡胸臆也別後入山中如國器公暨令親
諸公過此皆悉不知未能額候此其簡情益鄙野素癖
當然特心知不以禮數問答山人也顧所藉以仰慶者

則我翁丈論學而至於明心見性宣業而至于弘濟時
難前持繡斧浙上隨著績邊關今再節鉞蒞鎮旌來凱
聲洋洋海山何其偉也昨聽傳者則謂臺省首揚聖明
方以調燮安攘重計專託此其得時行道無所不宜者
也仰願執加于此先正有言韓范富歐勳業皆自一片
忠誠中來喬敬爲誦之以矢達到期永譽也喬以庸資
陋才病體慵惰素無甚實加之執泥守株不能通融甚
非世用所宜況近衰朽益復其不當復言進止明矣年
來于臥病偷閒中竊見古人爲學次第而以遯世無悶

不見是而無悶之旨潛脩之不敢謂其有得較之逐逐營營舊態則殊覺稍有定持焉者獨愧年力不逮聰明不逮有負初意徒成話柄然于獨立不懼獨行無愧之道則固不敢自以爲時日就衰而遂怠乎勉循者也竊謂士君子共生一時其或出或處或語默或相信不相信或相知不相知亦各行其志而已何在同哉如必欲強之以爲同更有不同者在未之可也喬于門下正所謂不强其同而志之各行是卽同耳未知高覽肯見許否喬處林園日久素不敢通問尊違此非慵怠道宜爾

也茲因徐孺東兄乃郎奉侍北上取道武林以乃公舊爲屬于門下荷知與必當求見長者此生名之洪有美質不愧乃祖父謹爲先容倘可求見幸俯教之彼此有同感矣極知淸範不敢脩儀草草借具不盡欲言

答邵圭齋公

鄙生初脫禪心緒未爽方擬脩候未能乃承長者賜枉先之感激曷勝匆匆具謝不恭容另申也計大召在冬春之交或取道敝境當圖恭侍預期預期向在武夷山間遇劉道人乃禪宗也當亦未究厥奧然大約其苦心堅性可嘉餘知其非能超脫者今果謝去可悼我翁丈於政事之暇留心方外眞有翱翔塵寰之意然政成卽新民之感與登仙覽勝同也不肖舊雖同方外者遊亦因賤恙寄此爲傲情非有所得近頗悟其旨亦於禪玄二家書縱玩粗知之未能從事要亦有不必從近頗聞先儒之說略得其槩乃知儒者作用眞貫大於二氏而二氏之說皆其範圍也特自異其學縱橫時說榛蕪乃遂晦蝕然不肖雖言之實未有得權因下問并及之且以爲異日求教之地何日得遂傾倒亦平生大快山間獨

處敝鄉人朴陋多好文飾翁講席下有英才可以同志者幸命二三人過我山間一談且俾之以復尊教也然敢以講帳自任哉

與馬適菴兄

日者承枉顧匆率未盡欲言之一弟懶而好靜不喜聞外事卽親知中亦必其素可以相諒相益者乃敢見之萬一無出於非意亦必其人相信相好其機會適投或爲之與處不然則寧得咎於鄉戚不敢自取外入內出之尤悔是以一毫不敢踰越亦恐傾不易持或墮於非

吝也每託相知者凡事須豫爲議論之不必下問討將
問之則何以應之是貽之以多事之誚也承枉正此意
非敢於前聲各兩對也顧其事勢有不可以口舌盡者
雖問何益哉幸吾兄諒之遠煩翰使匆匆數字且暮夜
宿草萍倦甚來伻捧翰話其間甚實不虛乆已言之人
人矣即如徐兄東翁向時亦曾力道之其何得於今此
偏聽失言非所盡心曲哉內尊意大約主於償負而家
用不足欲應例而仕未知曾果有此願否即有之又甚
不合前者引退初心或事體有齟齬難行之處此其本

意也且所謂堪與商賈條畫皆其剩語非所諭本意亦
因其不得已道於濟高者則有之豈其誠所取必如是
哉人常言出處去就譬之冷煖皆人自知不可强亦非
人所能强弟惟有勸駕及晤于路時一力煩其中意久
取信耳若云償負之說弟當時士夫相知者論士人不
欠債非廉士欠債而負人亦非廉士蓋飲食日用粗淡
不厭禮節省儉自是當之未知其言果何如然大約或
不遠也卽以弟所處數年來就友家假三百五十金前
年毫不及措高約收首會銀一百該十兩會雖陸續而

償亦嘗至於三百五十者當初約時令逐年相償今數
年當以千計夫彼雖不取而外人亦不知之彼尤我不
出而又分毫不敢受非義豈無移合疑忠於閭者乎然
是當室弟惟以必償爲心則亦徐徐圖之顧此心亦不
免不勞也乃若此行鄙意積久自婚嫁不得已左右稱
貸至親者甞應及數處徃假三十金前日得之次早卽
行若是者緣五六年前浙上曾借一士人十五金又欠
布價且欲爲路費也嘗見近時士夫不受上司銀遺惟
羅管二公然二公不受此而羅則一僕開緞鋪管則僕

開當鋪士林初言之不信輒有謂其矯爲高而徼廉潔
之名隱爲俗而甘貨殖之實者言之適以爲妄承諭示
不必文墨婉曲則亦有一說來諭僅有租數百則城內
外自富室貴家可數者哉自幾姓外四百至五六百者
亦少庶民得此當爲富矣但士夫若是誠不可言富向
者曾林公自言云向時無鱗趾產業則有所難保置之
度外及有子且預如見其難處則悔却前日置之度外
之心而欲爲富之則又老矣此公又自言但是消善不
可言貧吾兄今日正是消善萬一不當言貧今之貧者

惟是堪輿之人買地之勞日用之不足月計乎日又不足矣月用之不足年計乎月又不足矣不足又不足必至於借債賣産不已也産有輕重價有多少安能於賣時悉如其時與合乎借債之數哉舊債未完而一堪輿至稱其處有山何如神之以奇怪莫測之說加之以指點不吝之形符之以蔭庇不朽之應必之以窮通吉凶可坐而定之事其人之未來也先度測乎吾兄惟是言乃聽推其意乃可逢合于是齋戒而俟進其果合也則待為上賓不合也亦飲食酧謝之而去至於問其事實則今日如是前日亦如是也我如是他人亦如是也信堪輿者無所加不信堪輿者無所損又何取於此輩而必欲竭財力以事之哉然鄙意非謾欲盡屏其人屏其術但敬其人而不狎信其術而有節所謂致遠恐泥今吾兄泥之矣不趁此時而節信擇與弟亦不信之至謂二公之集宴則固自著於書而未嘗掩嘆以為一也高行之士尚如此甚矣計功謀利之心雖賢者不免然二公生前為學泉如虛齋氏所謂莫先也哉脫然無所愁悔而嚴為忠清仁之辨殊聖門之良徒矣程夫子云貨

殖此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復為此矣夫性道何關於貨殖貨殖何有於老少此其間若儒者誦之固常語至於知好則固有至難而不可易者聖人豈吝語哉此非有實工夫實聰明者鮮能之此顏子所以簞陋而不厭其樂夫子所固窮而大舜所以若終身也夫是之謂廉潔而中庸鮮能之者正謂其若終之耳若謂其易能則今之智術若計登壟斷之徒皆將貨殖而為子孫千百世之業盡出其聰明料量不差將視夫子從吾所好之說為不足據矣又若貨殖而來廉潔之名貪婪而為清約之事苟談理學便取聖賢色取行違人誰信之豈知命樂天君子之道也哉弟年來鹵莽粗浮深愧無所知識然於此處頗有一分見處頗有一分得力處視向年所可不但悔之甚則耻之及讀文清公往往非不可常留在胸中為心體之累但勿萌可悔之事再於終未實有猶之隔靴爬癢何益於身是以欲為猛省之功而年將壯老且我知識未得勇進方擬求助友朋不卜肯許來日得不負否承來教麟雛聯生自是吾兄種德殆天之所以彿善人豈盡出此不信天而信一術

之士甚矣不敢爲兄取也此亦一事耳若節儉實治廉
潔實行則固無俟過論者弟常聞之先君有言多角深
齒付羽兩足此其天道冥冥之表良祿料合有定數又
云來多去多之說此其人事天道如此爲又何以當之
也哉幸吾兄酌中此言可也乃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
此理易明居市則市居鄉則鄉此事易處在自擇自愼
而已草草店間夜倦且答書倥偬頭痃意懶言不文字
不恭意不悉惟高明裁之如不可亦希原亮

與徐孺東兄

來此祇圖閑散豈期再未入城而往來酧應如昨殊非
遊客所樂誠悔之矣湖山之間未一往恐人以爲浪迹
安敢渡江而趨門下之會乎大負初心何如來諭以謂
部使者不相知之說豈其然愼勿過疑近見上下咸以
兄政爲淛上之冠而前此所稱者甚不愜人意似負盛
制至於吾兄政體脈蘭亭論之尤確可謂知信者矣倘
比上幸一任其所處而勿以此爲念當必有超常格以
待之者卽或擬議未定然終不至屈衆之說此等當行
藏炎凉自有默之者爲之主張何俟於懂懂也哉弟年

來見此頗眞若得數年山居倘不强我以奔走食祿之
計或有進於昔日所處者此其實意不覺效于吾兄之
前亦惟吾兄入朝時勿謂我可出俾我出處難定此心
搖動至祈至祈如是乃見眞知否則是泛泛之交豈以
望於兄者哉

與徐孺東兄

兄政自入常便得之傳聞弟處湖山八日雖未見貴客
而人咸稱矣其口自非彼間人以實傳實何以能此特
賢者所行異於衆人人便以矯激沽名議之然天下事

立之自我今日欲做好一分舍却矯激二字實無頭手
安足處甚爲賢者之所不辭但反之吾心實無爲名爲
善之心乃是眞誠爲己處果或不眞不誠所謂欲蓋彌
彰銷沮閉藏之狀非獨自欺不能欺人淛中多智士彼
豈能爲吾輩欺乎卽能欺之彼豈肯以矯激字加之尚
有他說從而二三夾雜以名之矣此今日所以不當辭
其名而願受其實也惟吾兄可以自信日久自當有歸
美之者將可併視之爲循賢勿疑矣若榮進位望自有
素定而非愛者能助忌者能止如前言者惟深信可也

蘭亭所論堪輿弟實未之深信何來所嘗與念老不相合者惟有陰陽拘忌之說獨柰其癖好鄙意不以為然耳他餘固可謂契合無間者今以效之蘭亭只仍前說幸面時致意以早襄事為上不必拘忌也至懇

與鄭湘溪公

數年間闊一朝奉晤既快心情又愜遊賞稱甚樂矣顧行又辱厚貺且連日重煩枉駕何其高情如此真令人感激而有言謝不足盡者愛之鄙性褊俠而吾丈德量敦大包容趣見雖不相同竟承曲愛益見厚誼別後令

人感仰無已三月六日抵舍遂得會敘同年兇嗎兄談論半日知曾避晤此兄極深注慕門下可謂非泛然以須特疏乃能破此尊意度此甚熟將等之浮埃而在人情則不能舍然暫以尊體有所拘繫而止如何如何趙方泉今果承薦而尚遺門下幸辭以需事體之定可也冊中接翰諭示以聖人出處之道敢不承佩然此事在人為輕言在吾丈則肯哉其語之也若喬自知之明久矣初非矯然為高取于負明時者大率始於多病懶情既以無功冒此榮名揣其分量似為太過若復冒昧而

進是自處以安也人其有不以妄人目之乎且朝廷為官擇人未聞有以人擇官者前此濫竽清曹官閑至其繞有一職如前所謂教者至易之者也後以力弱不能豈能為內外南北衛煩簡僻惟其所使者乎弧矢不能分稱疾此禮示人以善處不能之道而免于藝不若于人之耻今生自知其不能若復昧而進得無耻乎安得愛我者一一為我擇其職而處之乎既在人者不可擇而在我者亦不當受人擇祇有知止求去以俟賢者才者為之乃所以為分耳此則為之所以為心也前者一

前輩云此心甚真慎勿後悔詎知不見知而無慍不見是而無悶此易之道中庸之教于此而未有得則身雖在山林而憧憧其意擾擾其夢爲若蚤出循資積日待遇之為尤得哉昔儒者有言隱其多是負性帶氣的人竊為安心于退者負性帶氣則有之謂之怨悔知必無矣若生則自知其不能而加之以病不堪何有於怨悔何有於負性帶氣也哉又安能若來諭所稱聖人用舍行藏之義當如是也哉昨歸幸得一友相亮謂鈞衛之地已知生不可任事則出處可得自由請勿他疑閒此

鄙心甚快愜所謂乞休詐假之疏皆不必上矣恃愛附道聞講席弘開當時以歸計太迫未能聽教竊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而以湖南公爲之擇爲之倡使國人有所矜式之意此其意甚美任甚重待吾丈禮甚隆其間雅鎮樂育固以下餘事然功養成得數賢才于舉業間立得脚定從長者識見裕涵養不落世途俗套又不入近時講學空虛無實影響杜撰之見則師道既尊文才兩就此淅上之光三衢盛事也何其進退皆得孰能全哉

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三終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四

男開中聖踐輯 孫從懿德獻 較

五言律

先天

先天本太虛虛中只自如未能容擬議安得有乘除千聖傳心處群生立命初孜孜能默識方是見眞予

後天

後天本至神神用若無垠放失郎千里遮迷只一塵勤操常在我猛省自當人更識幾分處滿腔都是仁

和陳在璞南岩謁文公祠

虔理名賢祠公餘上石臺輕風披綠樹和氣遍蒼苔雅有滄歌發眞同舞雩來乾坤多自得隨處是蓬萊

送陳在璞入覲

暫時辭郡篆乘傳入金臺階下曾留犢庭前暗長苔只有琴書去還當駟馬來殊方能念我何日起蒿萊

贈孫禪江

獨識閒居者炎途仍是寒委蛇操聖域淡泊只儒餐自欲恒吾道那能藉一官莫忘肝膈論投我此心丹

送廖郡丞陞任

循良曾宰邑治郡此風流通藉從南省論鄉自楚州音
雲原奕葉白髮上喬修報績㢮恩並榮闡暢道周

又

琴鶴三年侶令携帘里遊書㠶共寥寂行橄莫淹留驛
路霜蹄從林鴻雲翼悠飛鳴即遠到不獨譽南州

柬徐緇東見枉南坂即歸

思君不得見倏見別何忙隔水迢千里還家共一鄉長
楊知有賦游子幾牽腸何似東籬菊無人亦自香

和李懷所太史同諸君過衍法禪林

梵宮開僻境並馬列仙過天迴風雲好秋深雨露多計
日趨金闕閑情傍薜蘿登臨携袂袖倡和繼虞歌

又

法自林中衍言邊孰可俱疑來皆色相定後半跏趺星
海長盈涸雲山若有無此中知妙旨何地不平途

送潛齋督學河南

水部文章盛惟君自脫穎掄魁當弱歳著績在漕防鑒
賞燕臺重聲華梁苑香藉言桃李秀舊署有輝光

又

都門擁旌節去矣河之湄正學賢關士清風洛社師伯
樂憑眞識歐陽却麗詞因文浮士習吾道倡從茲

歸山

臥病長貧日門佈車馬過人猶傳薦草吾欲向煙霞聖
域徒瞻望空門學隱蘿滄浪眞好濯慷慨爲君歌

石門小桃源

避地石門者誰爲心遠人桃花不指路漁父已知津半
畝耕犁足一番煙雨新流年閑更度安問市廛塵

登接筍峰半嶺望鄭生聯奎館館對精隱若鄭生
舉筆索題遂書此以應

巉崖何巇嶮茅茨幾年開欲向天台去因過谷口來聯
奎懸劍戟精隱絶塵埃大道非遼曠冊梯即是階

癸丑春下第出都門

書劍出都門行藏自此分還家須玫月處世似浮雲驚
亦知求侶蟬惟重得君自歌春興曲難與路人聞

二旬誕日庠試得首自警

行年吾二十稚態尚因仍聖域徒瞻望賢關幸著名青

於不自愛自首幾人成彌佩吾親訓矜矜道上行

壽李三峰六十二首

佐邑知慈愛吾民識母儀自膺順考德幸遇太平時夜

夢齡仙鶴朝香祝壽箕他年見家慶携得誥封隨

又

守官勤乾續件椽養重闈海山佳氣盈水國令名輝江

又傳冬舜安陽奇綵衣君親原一體忠孝兩無違

漫興

洙泗源頭水涓涓流更長觀瀾曾有約登岸是[illegible]頭

倒江湖具飛揚禁院香園林雖窄小此地好相將

贈傅南峰

舉首相看處憐君已二毛又淹滄海溺多種碧山桃杖

國曾存問通尊可羨髦悠然山水趣眞陋世風濤

送鄭印溪

垂髫承許可弱冠學猶荒雖欲乘時勉其因此志狂溪

頭今送別雲表已知長倘有汀洲鴈音書寄一行

贈別

一別玉河堤垂楊送馬蹄有懷難去國抱拙負當時稱

好事明主吾言贈舊知莫爲溫飽計勤讀幾行書

東吳少卿

隨處春光好萌芽露舊乾自然生意合何必羨雕蟲追

琢原非事狂何不是功道原只如此無用講言玉

鄧生輓卷

秋水盈江碧應知淚與深儀容何日見風雅已傾人和

順供三紫風長憶一蘋生務吾未獻有淚濕紅塵

臥病

臥病倚窗紗幽禽矣雨花只因羈世網不得物情賒養

鶴猶嫵語偷閒境自佳邇來無所往只戀讀書家

書傳卷

種柳袪塵俗臨流羨物華魚龍新雨澤松栢舊雲霞形

老衣冠朴心澄夜氣佳平生飛動趣壽樂與時賒

又

溪邊有佳客尋樂倘消流答附仙郎會曾爲御苑遊往

事有黃鶴閒情狎白鷗浮名不入耳流水共悠悠

市中懷古八首

蜀市隱君平君平無處尋日中自爲市賣卜可稽心楷

石原無悶塵埃迥不侵當時泣陳實終古幾知音
又
嚴灘隱子陵漁竿一縷横石崖自磅礴風浪不須驚非
將簑笠戀豈以餌綸營加腹忘尊勢天文占客星
又
荆門開龐德壠上不知名蒼龍有深穴鴻鵠羨滄瀛丈
人扶杖立處士映星明鹿門師採藥原不為長生
又
隆中臥諸葛悲傷梁父吟不過潛龍願空勞佐命心七

擒南國服六出比人欽草廬今尚在風雨聽龍音
又
五柳陶淵明歸來三徑濟菊花非俗物杯酒是平生晉
室懷杯土江東念世卿翛然無所累日用見眞情
又
洞庭老志和風霜滿笠簑只探源所在不為得魚多欲
去憑舟楫閒情寄薜蘿錫徒今已重萬古一煙波
又
雲際思和靖孤山木石中湖邊歌舞伴雲外牧樵空鶴

頂原非假梅花自不同錢塘有濟夢江上只微風
又
湖畔寓蘇公徵書物色中心神寄艸履踪跡類飛蓬君
子長于辦吾身却自空飽觀西漢史理亂在胸中
贈人
踪跡知相近心期迥不差幾能依澗谷未許伴煙霞負
笈關西客懷人夢裏家西風歸興急相賞又桃花
箭岩
縱横川勢古半月簇岩中落霞穿薄暮點雨度斜風鳥

過驚投鑑煙籠欲亘空路人連野望疑是廣寒宮
寓雲洞葆光上人過話
雲山最深處池塘得趣幽參禪聞鶴唳觀物見魚游塵
事風前葉浮名水上漚偶逢談警句飛錫願為留
山寺
山寺藏踪跡塵寰事若何不知憎愛至那問是非多地
淨飢顏樂時聞和杜歌光陰虛八九未許再蹉跎
又
野徑三秋後風來徹骨寒行人傳母命念我問衣单色

羞庸無術懽承獨有顏讀完書數卷定省即須還

送周見野之汀洲

蚤得文章價蹉跎尚嗇酧佳珎猶自愛藏器待時求及入亭闈險舟行九曲秋懸懃對家慶未可說沉浮

過南岩訪葉季岩不遇

非觀山水勝為覓故人來芒鞵從後發星駕已先回漓瀝泉聲縷斜横暝色催禪居眞寂寂何日再沾醅

與宋生

經術承家舊文章報國頻雖居台鼎地還頂紫陽巾學

貫敦天秩行宜率素眞儒冠今悞我爾莫負青春

對卓煉師小仙

江海久羈棲松蘭繞舊枝飛騰千里意修注萬年依皓髮如何換丹砂似可揮此心知有主不與世人違

對吳人葆光

池邊開學舘城外是居隣車馬聲中坐詩書案上陳論教渾三代談心更幾人禪玄均有得我獨老風塵

歸自雲洞夜雪

三月拋書史終朝苦病昏風寒欹布枕雪凍想雲村映讀將開卷思賢欲立門高堂無可慰聊寄此青樽

雲齋

雲齋病中居低徊想道輿艸玄無一字省日已三虛禮樂攻吾短衣冠結契疎霜寒上松柏猶自滯樵漁

寄台州常別駕

別去蓼花洲悠然度一秋有為傳近事寧不愧前修海國波氛靜天台雨露流定應虛席召輪蹔游東頭

贈桂州監教廣州

太學領陽城郊門又送行年華新物候文采舊方旌驛

路冬徧煖鄉山早自晴横經門下士日望太微星

書星士卷

斯世我應愚風塵任物居寧甘尚白誚不作太玄書野渡有商楫東山豈謝廬了心非爾識雲澤自為需

柬徐孺東

長夏炎途遠何因到艸堂相逢財數語遂爾發歸航豈厭顏瓢陋徒憐點瑟狂貧交吾自適不必問河魴

寄方高梧

久慕君才美今聞意氣雄浮名不入話杯酒喜相逢微

服早儒者怠惰類寒翁飛騰原可必無事嘆窮途

題僧扇

未學隆中臥東山幾卷書太平無一藝時日已三餘默坐非玄想長貧豈俗如飛翔天壤濶吾道在頑愚

聞警

遠遠西湖水蓮花見去年雲山藏數寺金碧隱諸天今作干戈地誰知豺虎眠越王薦歌舞回首是風煙

送蕭廻溪赴黃岡

宦水萍逢日知君行獨清不求鄉里譽愈見古人情文

價從來重眞才騰有成分岐吾係念春草寄江城

京華別月川胡丈二十年昨歲冬仲自浙榮晉便道蔦陽邂聚淵浹匆匆分袂未盡所私聊此寄意用答臨岐諭言

維舟對杯酒白首此為期旅路匆匆別吾心耿耿知風塵高驥足煙雨長蘭枝歲晚滄江上瞻惟報聖時

又

論交京國日回首廿年期縱有赤心在無令蒼鬢知絃歌雜牧笛酒影瀶花枝豈謂田園樂躬逢是盛時

送邳吾王父母之南都

為儒本世業游宦應郎星大雅非羣響醉鄉此獨醒仁施及枯骨（鄉俗惑風水不率者規奪人祖瀧以受其先乃致有棄前骨者公廉知惨恍及此乃云）政暇誦遺經部賦聲名起天南兒召旌

寄侯鄧潛谷

驅車薊門日極目盱江年眞隱逢時顯潛修得聖傳紛紛甲利祿兀兀下禪玄孰測先憂志虛疑著述篇

又

多口今儒者言知不顧行只誇腔裏是猶羨世間名王

道儀刑遠聖門繼述輕待君為砥柱本論幾時成

又

聖世崇高尚清時道不孤崇仁曾幣聘魯國有安蒲學任何今古心知只爾吾艸堂塵久掃有日對村酤

雲洞歸夜雪

風花萬頃白終日坐蒲團志憤自怠倦吟成未覺寒泉石甘滑味虀鹽供薄餐荆南吾是主俯仰一天寬

又

茅屋足衣食寒來亦畏人未愁侵骨髓先念及孤貧尋

居無牖土聚衣乏炎薪不見長筵被吾胖觸淚頻

又

臘月極收歛來春昜發生天工張翁妙農事乘除明何
故人猶恨因從歛大橫文王西土政舉首惠窮氓

又

入夜狂風發長空六出舖揚揚嬉乳犬啞啞拍饑烏海
上兵戈起民間瓦石蘇鑾輿臨趙第早議給邉帑

懷玉出城

日午出郊墟和風滿面吹鳥音如有約柳色若相隨緩

舉芒鞋步親為薄米炊遊悰此最便何用擁車為

舟次龍游夜雨

瀟瀟風雨勢亂點破舟帆語客先遮漏呼童好着衫何
堪心欲睡猶覺夜非黯忽霽開蓬望月明方在山

蘭溪候徐魯源

漫擬青春伴相將到錦城憑誰傳驛報數日是歸程漸
近江州節先聞壠聲得師盆與起豪傑盡諸生

訪陶念齋太史至錢塘因所羈不果行意寓悼辭

京國交從日公家聚樂年彈冠頻在省促席一談玄萍
梗雖分水鴻飛本各天時來相憶慰咫尺有書傳

嘉靖丁卯予奉使武林公丁外艱家食予乞假巳
巳補官公復入遂南典文衡會於揚州故先後及
之

城館開樽日維揚解纜時叮嚀勤握手笑語每開眉勢
逐雲泥遠心應高鳳知苫廬曾比信大化巳悽其

又

十載居經幄兩朝司講筵沐齋尹訓意敬沃傳巖篇衆
屬調元望人為大寶憐輟朝傾聖席卹典巳須全

又

久起雲仍第猶留積慶聞沙堤將策馬地下竟修文勅
使開新隧華標樹里門生芻未親獻投賦緩招寃

東江陽泉督學

祗因時未合遂爾賦歸來風月長相待冠童可與栽鄉
評推舊學世路羨眞才畎畝無忘意紅葵向日栽

又

西粵需行部東門早掛冠無心樹桃李長自種芝蘭憂
國頻加食憂時一據鞍門前車馬客莫與較溫寒

旅寓五雲山

峰拔五雲坡舉眸自碧阿湖來流水轉雲去遠山多鳫鷺猶飛絮帆檣似亂梭長空實無碍絶次下平波

又

緩步出峰頭乘閑續舊遊綠雲天外路芳草水中洲樵唱亂僧唄漁帆混客舟本來同地處經歲不相求

又

嶺雲蕭寺準連跨越中州伏虎前朝迹心香今日酧佛歌長夜偈僧飯未曾休靈語南山在庇民惟有秋

又

一宿繩床曉眞空萬刼心誰能閱機事又得散煩衿過欲須防隙凝神只却祲夜來思此妙不寐到而今

又

山頭雷雨至煙霧遂瀰天聚散忽飛定暸明豈本然樹搓生意動蟻避識幾先有急吞杀者未晴蹙卜籤

又

斜風飄細雨點點在窗紗庭竹新滋節園茶漸長芽僧家無俗事客館絶紛華人與眞相合陽和儘自賒

又

絶頂獨觀處城圖盡目中飯依五雲塔形勝兩高峰鷹舍浮煙綠湖波浸日紅年年見歌舞人醉太平風

又

寺在深林上僧閑無外譁迎神頻擊磬禮客一架茶技界空焚火隨緣且自過夜來談物理亦悔早離家

清明江頭遇雨

春雨連朝下空煩待霽心松花將滿瀑秧谷急含針新水生潮勢輕風發樹音遊人愛閑步無奈濕衣襟

又

朔正逢雨水遮莫是清明人喜三春煖物宜二月晴憶親雙下淚哀慕未爲情客旅憐時物悠然對佛燈

挽高文端公墓

扁舟千里至一束有生芻敢謂南州士來遊北海途典刑雖云遠吾道豈應孤涕淚交頗處萋然對碧蕪

又

聖明思宿草番拱問坩盤夜半壽中使飛符下玉鑾遺園增貢采幽室起珊瑚台幽飛禾處千年華表巢

又

本是凡常品何能千里驤一經伯樂顧遂列冀群良識在驪黃外名超櫪櫪行媿無絶塵報惟有此心傷

又

遺孤托詩句盡付與滄瀛墓雖無宿草奠已覆烏縷野鶴長爲伴林松自有聲他年觀史冊正直著香名

虎跑寺

寂寞荒山寺平遮萬樹林泉源雷虎跑字畫宋碑陰從來少俗客亦足遠塵心僧閑無生法機微不可尋

衢州謁李襄敏公祠率爾書壁

昔誦生祠記曾知慷慨心蔣才非百里謝志豈山林淮海無生意留都轉凱音天才授豪傑奕世紹餘馨

又

歿杼祠郎日舉家此謫居爲金應百練試劍必重嘘典海無勞論膚功盡有書聖明秾公是褒典賁山閭

取道常山歸別徐郡博

談經氷水上別館正三春鄉語原非異羈情久舍親儞煩東道主尚滯北行人同話溪頭宿音書自可頻

宿山房

野庄冣幽僻曾稱踏柯人有酒抒情素深更入話頻秧田方厭水花檻欲留春賞意雖非愜欣逢葛氏民

荅王槐里父母

大道恕鴻濛天心正位中百王俱此意萬物自無窮領略從先識致知第一功莫將門戶異千古太音同

秋夜

長空多爽氣秋半更清高皓月如珠掌銀河若帶腰地看風露潤林覺竹松饒閑適吾情況疏觀敢自豪

晝恕

素不善詩酒餘情只好眠日高猶懶恕晝靜未成篇無用書爲枕誰言暇似仙浮營暫外物無事浪周旋

中秋同鄭周二生夜論

幾歲中秋月無如此夜明列星希可數暮靄廓然清蟋蟀有遺韻流螢無限情漫勞談節序涑燠正相平

又

閑坐正更闌清談已足懽爽風吹葛袖明月照闌干抱酒微微醉有琴緩緩彈賞餘一臥看幽趣動林端

又

愛月遲眠意悲秋覺强情寰中許大閟胸次誰能平月自缺而满秋當雨又晴欲從探景物紛緒未堪評

又

三更夜正子明照在中庭霜下星增潤雲開漢自横高吟須有興獨樂且常惺㒟瞞聊存瞬鷄鳴至妙彤

同方仲儀話舊及論學

羨爾才高逸原非任俠流鵬程應有待鶴羽尚堪修舊話如前日相看未白頭吾行惟信步豈月老滄洲

又

吾心最憂者聖學久荒蕪其說卽心是誰知斯道孤世儒混同異諸子岐有無幾欲逢人語猶慚自養疎

和詹和庭霜降日觀諸生入庠

霜降連重九風光兩日遥炎蒸猶夏半草甲近春朝逆興需同賞幽情厭見招郊田頻望雨粟黍待成條

又

浮詞逃士習大道有誰傳古朴歸前達英名屬後賢風雲堪着足歲月不須鞭喜有明師在疑經定釋然

示祿光上人

結廬三閟歲惟爾一曾過此際思雲洞還當臥舊窩無須頻促駕那識㝵煙蘿疏水原吾樂歸儒柰爾何

送蔣東華郡師

江亭頻送遠此度倍傷神藉爾清寒地深知素履人滇山凝秫露黔水長青蘋轉盻風雲際聲名在紫宸

得王槐里公書報代東奉復

志隨年共邁身與事相違只信成眞隱何能戰勝肥掛冠原太早報禮已全稀惟有昭昭處應無媿獨知

又

素有侵脾病奚關避地深不爲聞達事應少怨尤心當路猶重借相知自足音將何答明世吾道在山林

泊廣濟聞盧荆山博士與徐雲江發舟自溪𣲖而下予舟泊岍行不遇

思君日如渴不晤孰爲縁因醉柯山酒相違廣濟船差遲曾半日笑語是何年旅次頻追戀深更猶未眠

又

風檝東西異客程南北分爲何覓消息遂爾不相聞欲

寄鄭無便追隨路若勞提驅徐上馬重綮一論文

讃司馬涑水先生

質辭本近道道在力行中不雜畢禪學存誠陋霸功四
朝惟赤日百世有清風程邵居同巷潛虚竟未同

讃程伊川先生

蚤由踐履入時不懈操持天巧從今奪性初未始涵養
心專主敬進學在眞知理到精微處都傳大易辭

讃周濂溪先生

首将造化秘模寫入圖書萬象此爲宰一眞常自如幾

分有無際性立形氣初這段傳心訣今猶在太虚

讃朱晦庵先生

洙泗淵泉水無人肯遡源汪洋憂學聖直逴怏拨禪動
處功須猛幾前話不傳獨爲距放語析理萬千篇

讃程明道先生

自從尋樂後領畧孔顏心定性無凡聖躬行有淺深鳶
魚率飛躍風月偕天吟過此幾非我虞庭總一欽

讃張横渠先生

孔門説仁體顯語事爲中珍重訂頑意陶鎔造化功細
縕形野馬變化總神龍勇徹皐比後精思並易通

讃陶靖節先生

日用皆爲道無勞費講談一塵何自染萬慮不相關建
業空留社尋陽蚤掛冠歸來誰識賦只作等常閒

讃邵康節先生

裏中有至妙一動一静間千聖皆歸極二機此轉環無
忝禪伯語不斂俗人顔縱展經綸手鵾鵬巳度關

同鄭湘溪冏卿遊柯山

夾路青青樹斜穿度野林屏除山作障環曲水當門姑

簇千年地仙人七日村閑遊稽世綱虛實未須論

又

山勢相聯絡懸中此洞開淡雲常自在斜月有時來喜
得尋春伴行持献壽杯抱柯憶王子世外一輕埃

送居省心尹弋陽

初上南宮日相將捧德音自慚非抱璞吏羨獨懐金乃
荷天恩重均叨雨澤臨從茲界歲盟四海是知心

送十嶽還新安

仙令南閩路吾廬正道中江湖神契晚家國見心同彩

筆江生夢高談晉室風新詩遠有憶翹首看飛鴻

應調閩兵經過騷擾有感五首

武卒南閩至風霜滿面哀綵旌臺上擁鐵甲帳前堆攪盡民間業殘残驛内杯長途吾惜汝天遣幾時回

又

滄海數千里瀕濱億萬家林間愁婺席城上聽悲笳冊揖爲廬舍田疇止豆麻莫論荆棘地何計作生涯

又

海島擒妖寇汀漳借客兵竹竿權作技沙岸亦安營食

粟虛雙眼橫戈始奏名天能俾汝勝我亦慶昇平

又

夷命闔元氣東南擾擾中三吳皆赤地八越盡蜂叢主帥提黃鉞荼誅蹲紫驄茲茲煙海上何捷報重瞳

又

遠看東海日如昔上蒼天無奈塵沙霧翻疑碧海煙比極星惟斗南江淚欲瀝閭閻空杼軸加賦自徒然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五

男闆中聖踐輯　孫德懿 德馴 較

七言律

癸丑春日京館志喜

高堂今夜燭含花旅館椒盤春色賒且喜稚兒承膝下不妨遊子在天涯家貧欲藉三時祿年少嘗乘四海槎帝里東風今倍爽太平吾已幸年華

十七歲書懷

十年醉戀利名間徒令吾身不得閒心上有天原不昧

日中無事便爲安學求窒慾爲尤切行到推誠最是難千古眞機尼父得只從脩省轉機關

許墅別玉山陳丞

懷玉相逢意已親彈裝俱是遠行人獨煩旅舘催行急每對扁舟接語頻君到金陵將歲暮我趨北闕正初春遥途會晤眞難定敢謂猶能問漢津

又贈蕭鄭二同年

薇省同升俱少年如何此日尚駢闐鏡中未老班超鬓江上應攀祖逖鞭北雪已過春漸煖南風初動月將圓

定知此際樊籠脫羽翰相將何日邉

渡江望金山寺

毎望招提便欲登舟人一路速前征金山若送南來喜爪步猶迎北去旌海汛不生雲侶集河氷漸觧布帆輕長途去住春爲主不必堤邊問幾程

高郵遇徐孺東飲其舟中

君發鄰溪半月前如何猶戀五湖邉長堤久纜非無意客邸論文亦有緣行望帝鄉紅日近頻瞻親舍白雲鮮東風一路驅寒陣即見鶯花到舞筵

大計後辭促者

已分煙霞滯隱名漫勞當宁採虛聲官辭魏闕緣多病身倚慈闈本至情名姓那堪垂竹帛經綸何以荅弓旌天恩倘許終林壑釣艇漁蓑亦自榮

和陳在璞韻兼呈劉覺吾

謝交彌月閉禪宮臥見窻紗日巳紅病裏懷人多夜雨悶中爽我有淸風高僧榻下心塵少傲吏山前蔓艸濃寂寞何人相問訊瓊瑤都在一函中

和唐二守

魏闕初容一疏歸尋醫兦月閉柴扉閤門愧未通名入蓬户頻勞枉駕輝選勝冇虛三日賞識荆坐使寸心違獨知耿耿生平在風雨何妨節序違

送臧汙菴奉許冊封

封藩賫冊下重鑾即見仙郎發綵鞍行路早聞天使到分庭備問聖躬安江鄉斗氣連星劍府館宮花盍客冠府及陽春還過里壽觴相對北堂歡

送萬合溪祭蜀藩

一自西方傳法來至今吾道爲榛蕪漫言當下尋迷悟

安问幾前論有無韓愈未緣排佛骨楊朱奚自泣窮途闢邪獨望能言者何事寥寥學聖徒

又

夙聞佳會訂疑團多病無能一到壇實際獨知成領袖實聲此度起飛翰封章慷慷郊圻邇車馬轔轔棧道難尊俎論兵仍論學微瀌從此易衣冠

東楊總戎

錦幟高標漢將營許身曾比亞夫名戎機將兩行全越樓櫓衝風下八閩勇氣直驅山岳動雄心默讓澗流淸

邇來南北稱多事坐見軍容奏凱聲

秋日邵古愚見過

長空滴氣逼人秋初見天西大火流暑意新從林木換
涼光猶傍禁薇浮官齋無事琴書潤佳句初成物象收
故國萱花頻在念空將行色問交游

金山寺夜宿

江心滴蓊泊扁舟鐘鼓浮雲傍水流山外微茫懸落照
寺前出没對孤洲萬家煙火逢東徼四海帆檣集上游
觸目煙波何底極憑虛不覺暗生愁

歸山

歸來此日正林廬樗櫟看前已不如敢謂明時輕印綬
即無政府寄封書情深烏鳥戀彌切義重蟬群報久虛
多謝故人勤薦達那知吏事已難除

初入武夷宮

二月陽和入閩春春風吹雨到江津群烏逐逐循迎客
柳色搖搖故傍人萬壑千峰原赴楚兩山一水可逃秦
忽來松徑逢童子指點仙蹤恐未眞

謁文公先生書院

隱屏山下水環流洙泗淵源在上頭誰認博文為俗學
獨憑禪語作儒修千年堯舜心猶在一世儀秦說未休
覽勝不勞頻感慨青天今古有雲浮

登接笋峰宿院中八日

接笋山巔獨養翁白雲縹緲下層巒渴來持缽承珠露
醒後觀心醉玉團一線通天誰闢路十年養火已成丹
匆匆未盡無生話攜得金針暗裡看

贈院中道人

微雨連朝為客留不知身在碧峰頭遠園嫩竹猶含濕

入望飛泉不斷流杳杳青山今有主飄飄蓬世已無求
細看道氣將浮紫何日憑空曳杖遊

夜登天遊峯一覽亭

一覽亭臺近太荒縱遊吾已盡微茫鍾模靈發三山秀
仙洛流分瀑布長月入竹林疏放影風來松蕊暗生香
孤舟明發桃源路只緩棲遲雲水鄉

贈宮中張道士

入山猶欲遠塵氛只爾清齋自不群濯髮坐臨石鼓月
採芝深入幔亭雲昨來消息從何得此去風聲更可聞

曾道芰荷衣已製桃源淨處好修焚

寄謝郡圭齋太守

輕輿來謁武夷君太守風流早已聞遠使爲貽陶令酒
長途未獻陸生芹論交眞在形骸外會面何因岐路分
春仲好將施發令明時無忝北山文

睛舟謁湛王鄒唐四子祠

諸賢祠宇俯溪濱祠外蒼松老作鱗只自西方傳聖訣
遂令東土效禪顰延登道岸誰爲主砥柱中流合有人
雜物任心稱易簡六經久矣受灰塵

贈鄭翁二生

遠煩載酒到宮前復向山亭一論玄幾日春光常作侶
百年吾道未忘詮鴻群落落知人意花雨絲絲點客船
且向寰中尋樂趣他時自識詠歸篇

五里亭寄朱景湖

計偕曾憶昔年同忍爾萍逢閩道東好散愧非傲吏意
締交知有故人風煙霞薇蕨諸天外雨露桑麻四境中
成邑獨高循令傳飛鳧卻上五雲宮

分水關

迢遞萬里下閩關二水平分一徑間雲近不知林鳥度
風高若縱曉花開隔山便覺鄉音異路遠應憐馬力難
光霽獨宜尋勝客年來年去此時還

冬至

一氣陽生天季冬風霜花木盡溶溶人意宿馮雙足徙
髩毛無那故人逢女工漸覺增長線壯學常慚倚病筇
翹首日瞻春有信看兒戲舞正從容

又

閒對寒檠冬日偕破寒墻角欲開梅未明禪理休逃物

獨認心宗不死灰田園久蕪淵明菊江海誰逢袁紹杯
老我無情天地外吟風美月正悠哉

丙辰下第出京

驅車幾度薊門來自識原非萬里才獻技豈能歸漢發
上書安敢伏堯階稻粱惟願濟時足車馬何妨世路猜
但願紫薇長拱北蓬蒿猶得借餘輝

別呂太史

將聞旦夕有徵書驛路閩山萬里餘最喜泥金歸上客
更傳青鎖待名儒包藏遠效冀師德客勿高追陸敬輿

此去窮通還努力絲綸端不負心初

送友人上任

秋風拂袖楚天寒策馬驅車強入官鄭向久能爲舉主
宋郊合令叅壇燕臺今夜思明月鄴下當時憶染翰
此去風雲新試刃定將名策上臺端

寄傅邑博

衙門長日鎖雲煙鶴鼎今藏二十年家國曾來存問禮
羔庠每具養顏醴山中歲暮惟松柏野外何人獨管絃
幾憶論心緣未遂亦煩先寄衛生篇

代書晚歌

遊子無端別去頻暮雲遥望路間關他鄉鴻鴈沉消息
故國園林猶待間鏡裡玉容悲暗改雲間白鶴杳難還
遥知縹緲魂歸處多在桃花流水間

贈卓山人小仙

莫怪幽居是僻鄉門前流水似滄浪解鞍已足高人濯
清詠應知孺子狂九里望雲何日具武夷天月幾時怴
考亭亭上多來景願得隨風寄草堂

口號柬胡元白

桃李春風半已過誰知說者尚傳訛因材却是教中法
行禮須從心上和三老不知空太息二生尚在事如何
丈夫要做樞機主莫聽譏言與俗歌

送友人

薇官六載寄芳程天際文光映翰旌榮國詞章唐代選
鎮時聞望宋耆英桑麻麗日濡鴻澤桃李春風列絳屏
莫謂賢人能泯滅蘇湖千載有遺聲

送沉古塘之匡廬

幾年祿養隱清閑門客談經夜月輝天上有懷論世脫

海濵多難與家違春風偕浴匡廬水朝露長餐白鹿薇
回首東山思舊士少微耿耿映晴暉

對客

俗事難將口說憑過言即見好戎興反躬最在檢心急
容衆還須廓量弘好誼自然疑易畜正心何畏怨難懲
莫言爲上憎多口總是師資之準繩

和吕巾石太史韻

臥病東林避世心囊琴流水愧知音掃塵因悟前生事
待月聊爲一醉吟凭地佯狂聊滯足有時行樂孰爲尋

滿懷春意何人識不落先天半點塵

贈邑令

作令惟君最勵精一時物釆煥然更瘡痍處處思安業
饑通時時誦蔣征河内何緣留冦恂道州自合須陽城
頌言停大方成裕術吏原閃萬古名

客至戲占

風雨梵宫長緑苔山僧報道客軒來敲鍾似攪陳摶夢
作賦空疑鄴下才伯牙絶調千秋少范叔高情萬古猶
漫爾焚香相對坐欣然笑口為君開

勉弟春併自勉

中夜難眠為爾思自慚身世苦奔馳歸功須記三冬足
為學無令一簣虧世事愁人皆分外時光去我自難追
丈夫須作雄飛事莫效紛紛無所為

觀傳奇

浮世茲茲一競奢偷閑終日是生涯慎行須服吾親命
馳逐無令王父嗟富貴自來常分定貧窮莫放此心差
時時當急誠身計無徇人情失自家

寄張太史

山房燈火共誰隣獨有沙鷗長與親愛國久懷揮鉞急
側身不記典衣貧成才久荷陽春澤仰次重沾大化仁
念我頭怠形跡外感情猶舊北溟深

端陽

幾度端陽此更懽高堂今日喜加餐菖蒲酒熟香新泛
榴子花開午未闌客氣久消如對蔓浮名盡謝似狂瀾
今來古往年年是不用笙歌亦自安

張公枉顧答謝及門投刺即行因其見訝再詩以

謝

曉來投刺即山行敢向交承漫任情壁上未曾題鳳字
閽人應為記吾名荒蕪野徑惟新竹寂寞柴門有舊鶯
珍重子游知我者莫將禮數苦相驚

東豫章諸友

搖落音書寄朔風故人千里此情公江山風月吾為主
天地鳶魚物亦同望極楚雲鴻雁侶想深南浦菊花叢
蠡湖今古東流水咸有朝宗一派通

過山莊

黝冠談經學未優復從借吏上鄉遊濟時信我無三策

執簡先人豈四愁學問不成悲日壯馳驅相逐愧名浮
歸來莫問多岐路放失良心只自收

贈諸生

倏馬紛馳未易收苦將帆影駕虛舟夜深門戶人多識
坐裡干戈衆且咻歲月久遲身體髮書章常廢此生浮
時來不是初從志莫使王良詭遇羞

送胡公子補試學院

獨向西風發書航文光一路映書囊授經曾繼先人業
裁續旋爲公子裳善刻定成飛鵠象齋心莫看野鴛行

蚤須努力青雲事未可遲留煙水鄉

和黃水南春元韻送別歸廣州

歸舟萬里半陰晴順道娛親卽去程豈是風雲難住足
祇因歲月輒關情行邊劍氣輝煌動到日蘭叢次第生
未有煙霞宜俊傑行看鍾鼎著聲名

又

南粤山川列翠屏聯生髦俊地還靈曾聞草櫪淹良驥
可見青氈隱德星燦燦桂花雙璧第依依蕙草讀書亭
誰知夜半談經處春浪魚龍出水聽

和江霞石山人

杯酒初逢卽別筵隔江相憶兩綢然已煩綵筆揮新律
更啓殘篇究學淵歲晚論心誰地是時危報國在何年
心期不作西京頌漢主由來自重玄

聞鵑

馴鵑高棲倚竹林一枝窗外洞雲深境寂任從風物換
雨餘無奈野花侵輕飛兩兩知人意對語頻頻快我心
爲報高堂雙髮健懷思先已自知音

溪上晚眺

初秋江上蒹葭望裏關河可一家返照挾溪帆影動
重陰結地柳枝斜星明雲洞敲鍾鼓日落南岩鎖靄霞
景色江南茲獨勝紛紛何足羨京華

登樂歲樓

病起初登百尺樓倚欄遙望暗生愁層山北度空千里
曲水南來隔一州樂歲未聞餘粒食省農誰肯到田疇
由來聖主虛藏廩好爲蒼生握算周

與呂巾石太史

昨報天南勸駕來文華應向盛時推荷香已謝三秋細

杵子翻從八月開題柱久需司馬筆抱琴同重子雲才
艸生南浦舟空紫史傯行將㝠上台

送周表叔貢士

桂天風雨豫章秋儒傒初移泛畫舟南浦應京花色淨
西山嵐捲舺衣浮雲宮今日承新露滄海他年續舊遊
其道良工應晚就恩光拭目下神洲

挽費見湖公

晴雲朝捲萬峰開山勢遙觀壯玉台滴老未知天意定
堪輿誰爲地靈培除菜已見新封土名世誰過作賦才

薄俗不堪酬厚德百年信史尚堪裁

又

厚脈由來鍾太陰員緣不負十年心金蓮池上秋風寂
靈浦溪西暮日沉遊館晉時明燭訣薄途空召奠舟忱
臨風未效恭嘗祓感德徒懷淚滿襟

中秋後一夜

昨宵待月三更後可奈浮雲萬里侵佳景漫從愁裡過
好懷猶自暗中尋補天手赤心尤切愛國途窮壯益深
滿淨山中無所事焚香且爲理瑤琴

和宋新菴先生見寄

滿秋野寺早光寒虛淨端居喜自寬鳥去鳥來天外沒
花落花謝日中看經年熟坐春風帳遂道時開化雨蘭
佳麗明年中夜月一枝高映五雲端

又

一枝棲息洞雲深誰枝壁章到梵林廊廟江湖千載事
文章道德百年心門前流水凝澄色窗外幽禽送好音
只願秋光片相信露花風月任蕭森

夜月

空庭待月已更時深夜微濛月上遲楊柳陰中蹤度影
芙蓉煙裏別生枝人間倚待緣何事天上光明信有期
始識虛靈原湛湛向來雲霧盡浮迷

臥病

塵襟頻豁晚風涼臥病終朝似楚狂燕語畫梁春已去
雞鳴草屋日初長時殘幾抱瘡痍泣世變難憑皓首傷
願得太平身亦健萩泉差可慰高堂

初過林塘小館

十築林塘小搆成初來天氣正晴明自然一段雲山趣

不負當年隱逸情僻地豈宜棲僻性浮生何必問浮名
暇來塵累消融盡蟋蟀年年詠太平

又

小屋穿茅次第成歸來今始遂閑情天邊稠疊層峰秀
溪上潺湲流水清五畝躬耕期足養幾年不出患徵名
牧童沒矣騎牛宿隱隱前村度遠聲

用韻康節先生對酒吟

日長對酒不勝閑獨坐山房更熟來秋水久晴猶行足
麥秋無雨幸今收夜臨蚌鼓喧池內晝起鶯簧在樹頭

林野日長多穩臥塵勞誰問幾時休

閑適

幾度歸來爲病身閑關今此謝交隣每當對境猶知我
纔到開懷亦近人内外兩忘何所事是非相雜那能眞
昧逃今悟誰爲得天意分明只自珎

雲洞寺

何年飛錫指南來一振懸空地脉開山聳白宜無暑到
洞深儼若待雲堆幾層塵宇虛僧榻半壁松陰寒客杯
誰道人天長縹緲獨憐鐘鼓響蒼崖

贈常君陞蜀川

幾年獨向野廬居相慰頻煩長者車方擬菊叢沾社酒
忽聞驛馬下除書安許不欲爲時吏寥寂偏宜尙素儒
棧道只今非舊險早將春雨誦行輿

發常山憶先慈潸然淚下

親奉慈闈到畫船計期已隔十年前乞歸屢疏心猶戚
追憶當時淚欲漣入夢尙牽烏鳥意傷神徒廢蓼莪篇
運朝風雨將寒食曾語廬人掃石阡

延武林東徐孺東於山陰

客路頻聞越上風何修頻致譽聲叢賢勞正在三年後
孝養都全一日中媿我不登循吏傳逢人惟説此心同
盈盈江水如相念莫謂音書有使通

寄徐東山公

千里輕帆乘順流特來原不是閒遊幽尋湖上黍稲榻
便覓山陰訪戴舟造膝可言微命下歸心難爲綵衣留
君家縣譜須許載持向行途慰所求

衢州訪鄭湘溪夜入舟中

微雨黃昏繫客舟閑情到處可淹留溪頭林圃春容淡

城角樓臺暮靄浮久見幽蘭偏着眼纔逢杯酒且銷愁
瀾柯勝槩非遥道不爲求仙也一遊

夜過釣臺

子陵何事苦相尋一自同游識意深仁義本歸王者事
利名原是世人心石間廟貌終天地臺下波紋自古今
年去年來風物好敢云吾道在山林

又

會逢九五見飛龍特向桐江理釣筒豈是狂奴仍故態
祇應乏鳥厭良弓封侯有分非虚報輔世無心學太公

隱者自來多負性相時攸往是中庸

夜宿吳中舍江上書院

幾年寂寞在莒廬尺素無由覓雁魚池上鳳毛眞世美
庭前麟趾摠誰如孝思已見劉因疏心學曾許黃幹書
清夜草堂頻促席何時仍得侍公車

歸上五雲小憩半雲亭

昔年曾此滯歸航此際登臨興未忘山色千重頻送目
江流百折似廻腸桃花夜雨相須下柳葉春風不甚忙
非是登高能作賦崎嶇無用嘆途長

夜宿五雲次辰將發歸舟留侯允嵎蕭大巡且以
道情并爲歸日葛陽之約

屢枉衡門未面逢此心隨處自相通喜聞欲駐徇中節
是快能清淛上風選地五雲聊旅寓漸遲明日是歸舸
時來杯酒鄉關近預擬江亭一駐驄

聞旅報

愧來入彀十餘年幸遇明時屢曲全誰謂龍珠頻自護
曾如燕乳爲人憐久違報禮因憂病乞假歸來學醉眠
惟有寸心長捧日安然石隱溓林泉

錢塘館閱立聞蕭允嵎視操

幾年前濯錢塘水計指光陰類轉蓬十里湖山仍勝槩
六橋桃柳此春風漁郎未識重來面射侶猶懸別後弓
偶見城旌頻閃日共言豸節早臨戎

慶張約齋給諫以冊封便道壽太夫人六袠

使君持節下丹霄因向吳山渡越嶠戀闕長如紅日近
憶家非復綵雲遥暫來河内懽相迓猶念文園渴未消
一謁藩封便歸省北堂壽酒正秋高

謝求薦者

只爲求售一抱琴夢思徒苦爲知音公孫阿世猶需愁
孟子揆時肯枉尋進退實關消息運窮通曾景顯微心
亦知自有主張者何用蒼陰入念深

舉幼兒書答和淳叟拜謝

久矣閑愁不上眉尚緣婚嫁費支持偶同康節生男歲
將和淵明誡子詩厚薄總由天命定賢愚誰謂自心期
承家未善培文種敢向燕山數桂枝

送周成甫仲兄補官北上

攜手變林踰十年相逢相憶倍相憐乍從錦水欣萍聚

又使鄉書覓鴈傳蠅玉久看終是白鹽金須練益爲堅
長途偶值京寒候轉眼陽春在日邊

徐東山翁附其姪孫用夫見寄附此荅之

蘭菊齊芳木石居邇來就祿返鄉閭茲中盛頌嚴君道
里內爭迎大老車邸次歡懽連夜語懷思猶守百行書
論才深爲文孫慶家學相承有孰如

秋夜獨坐聽蛩語砧聲

入夜微風萬籟寧明星四五未更闌蛩聲依壁相爲和
砧響誰家急自攢閑覓詩篇勤盡記病來藥譜細加看

群花沼畔鬧將遍淡泊秋容儘足懽

九月九日

山中此日喜重陽花外何人送酒觴鸛鵲枝頭閑鼓翅
芙蓉沼上暗生香老農伴語聊爲樂細事關心徒自忙
散步林園秋興逸涼風淡淡入輕裳

送余都閫之廣東

校藝當年入鵠中久勞虎旅楚江東聖明拊輯思儒將
督府懸符待世功陣法總歸心上妙詞鋒眞自筆端雄
從今嶺表欃槍掃南海應聞息颶風

謝九日王槐里見招

久甘閒寂小山藏憂病無緣對酒卮偶值公車催宴日
況逢重九好晴時籬邊嫩菊頻從蕊谷裡幽蘭故戀枝
自分高情宜醉飽獨慚無以償心知

山居聞陶雲谷憲副過信枉顧不值匆匆即行書
此寄懷

忽聞旌節過江鄉王事兼程自合忙祇是十年疎笑語
曾無一字道肝腸遲迴獨信愁難破想像徒令淚半汪
欲向江南擄使節早貽消息到荒庄

山中自勉

如箭光陰日逐過半生孟浪竟如何瞻天未練補傾石
惜日誰揮轉照戈百慮暫經銷去後一腔曾是湛然多
纔言勉力猶輕勉好稱雙雙鬢未皤

釋服三月拜先公墓還艸堂時陰雨和淚志此

一自堂前杳令儀何堪墓下倍凄其籲天莫解劬勞罪
對卷空藏怙恃詩雨木蕭蕭和淚墮風花片片帶愁飛
閶門望斷征雲復悵見松林獨鶴歸

又

爲念勤勞自不禁那堪愁病苦相尋嘆聲似逐游魂舊
花色曾留物態新雙恨動增徐積泣短衣猶負辛于心
夜來燭影如如在誰炤當年白髮褋

又

三年廬臥倍勞形不覺居駒去自頻春雨幾爲膏土淚
秋風偏使鬢毛侵枕衣尚有雙流痕日暇何曾一展褋
最念恩深無以報息來猶動林然心

寄龐惺菴都憲時寓鉛山

曾從制上瞻風教到處人傳濟溺才千里剩留滑想在
十年未附尺書來鵝湖忽報前旌駐鳳闕重聞敕使催
三暑好乘河朔興獨緣多病未追陪

又

新從閫上開樞府運量原歸將相才濱海旄頭今盡掃
自天華衮日方來萬民時瘼頻爲念兩鬢年華尚未催
佇見絲綸諧彩黼自慚樗櫟不堪陪

江荊石公祖間山中所述詩以答之

愧慷當年袖裏書今來潦倒愧誰如何言東壁勞分照
屢聽南薰欲借嘘纔弄齊音終濫竽縱追曹步亦虛車

閒中病後心無用聊取遺經較魯魚

寒雨

朔雪連朝冷帶雨西風入夜霽爲霜江湖老上數莖鬢
歲月愁消一草堂捫虱懸誰談世務齋心亦自養微陽
門前懶見招搖寄吾分須知合退藏

中秋望月

客對山農問今月爲言此度有餘輝何來片靄迷銀漢
只見三星傍紫微把酒且爲長夜待賞心安肯晚秋違
更深忽值中天照已是遲眠又攬衣

中秋寄子姪輩

相憐不用苦留情到處人同玩月明既刻于今分晝夜光陰從此定虧盈鴈鴻天上相將起蘭桂堦前次第生吾老好談知命理凉看濟世已忘名

滁陽王公祠和韻二首

縱橫微語下經幃自喏堦前不可違無已無人終著有是心是佛總歸非客來户外空傳屐僧到齋中好掩扉借問當時豐水業風花猶自傍門飛

又

兩字良知口上傳倒持鐵杵論彝賢悟迷不出西來意同異誰為合一篇絕學何人求是處爭端此際起言邊祠前蹤跡吾難擬忽漫揮毫記歲年

滁陽醒心亭後重熙洞和諸公韻二首

一上危亭闢八窗基隆帝業此鄉邦繞城古樹斜穿徑隔岸群峰曲抱江賦急愁看農子病馬歸喜報虜王降壽時未借當筵箸聞咏南薰解阜章

又

秋杪環山草色寥雨晴何處不岩嶤卅成仙子封空洞雲散真官到玉霄望入北辰天亦近歸來南浦路非遥慰留默會相期意樵牧鄉閭苦見邀

遊鶴林寺與錢翊之論學

春雨微濛江上寒江花山寺未留殘竹林幽邃聊來與霙景蕭條合滅餐論學何曾窺聖域談禪真自媿儒冠能言辨者今誰是千里豬毫亦自難

和沈見心公祖韻

翩翩雅調出清宮氣槩高凌萬丈虹自課已多良吏績相推真有古人風染衣青紫今將換翹首蒼黎望已濃

曾念荊山留滯客懷思特下鷺鷗中

又

年來初謝紫薇宮傍獨依山似隱虹商鼎媿非調味手邵窩聊咏弄丸風衡中已枉公車駕稽上新標翰墨濃多病獨憐難自失何堪强起野廬中

小齋

南去流水共悠悠几上琴書物外幽向日葵花盈檻赤乘風蓮葉帶根浮慇懃禮數輕歸馬淡薄浮生伴白鷗卅載不知何處是應知吾道在滄州

禪林

入夜猿啼何處聲山空人影伴秋燈洞深物爽風長到
石淨僧眠月自明幾欲叅禪超世刼還從先夢罷身營
深慚我被浮名絆欲共虎民頌太平

閒望

遊塵度嶺翠微間坐擁柴扉盡日閒簷滴空岩前夜雨
林陳宿野九秋山黃雲帶濕農徐刈金粟香飄客遠扳
無事倚欄終日望獨遺救水尚生顏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六

男聞中聖𣚂 輯 孫德猷 較

七言律

再過偃巖

兩度尋幽洞裡來山花何意向人開佛宮短袖時還濕
信步芒鞋上翠苔偃如衣鉢今曾在靈鶴巔砂日幾回
留得乾坤爲勝跡忘情君道可徘徊

野寺

路遶山城十里寬崚嶒頑石步行難望衷鳥聲三兩韻

盡頭峯勢幾千巒天高雲片層冥轉地閣松聲水道寒
自是乾坤多勝槩令人心地有餘歡

郊行

夢裡奔馳幾許年好峯雲樹自高巔風橫艸肉渾衣帯
露滴山花合澗泉去路怎如歸路逸今時還有幾時緣
山僧長問當年事比會登臨始見天

聞海寇

吳越風塵千里航征東車馬若爲當幾回出沒旌帆亂
先後平除策算良氛淨捷聞神氣振塵清凱奏聖朝香

不知幾許淸渠骨何日恩波下廟廊

九日

秋爽登高幾日閒天空地遠盡層巒千年事去憐吹帽
百里人登羨掛冠山木雲浮今古變水溪波起芰荷殘
江河無復明朝眼何處花前菊酒寒

舉目

舉目雲霞景物新風淸閣道淨娟娟松高無鶴枝長動
池邃遊魚水自旋簷際飛烟山氣合竹干流影葉光鮮
何時任意逍遥去不向紅塵漫結緣

石房書壁

原有烟霞三月緣桃燈秋夜伴僧眠山空雁度聲連野
塵淨花飛月滿天萬處蕭條憐造物四峯聳寂映豐年
他時漫解尋幽隱行取淵源酌淡泉

又

二十光陰虛壯年上方淸夜思茫然靑天艸木浮雲裏
碧海魚龍淺水邊淨後乾坤俱物意閒來情性會心淵
齋居且盡塵寰想直遡源流一派泉

送葉斗間還溫州

負笈宮墻三度春授書時接令光頻花生講院來芳蝶
水滿萍池潤化鱗車馬越山鮮艸木衣冠淮海壯朝紳
衡門雪夜知誰立應羨游揚拜後塵

岩居

石洞高虛只漏烟雨聲山外淨閒眠偶因身病成心病
轉見今年異去年水曲山顛行處樂竹爐茶竈靜中緣
茫茫天地俱無礙何用浮名苦自纏

心谷卷

一念靈瑩即太虛天根不動自如如鶴飛鐵缽松株古

烟細銀盤柳線餘涸涸乾坤觀物小遽遽夢蝶覺身虛
閉戶閒居無一事人間應有太玄書

又

崢嶸喬岳上滄游土壙通天立大丘九節杖橫雲氣走
一瓶淸瀉往雲柔收聲萬里明風夜守璞無時皓月秋
丹鼎不知何處所獨憐吾志在儒修

宿皂頭鄭舘寄諸表弟

借寓衡房候夜長十年懷舊倍淒凉溪聲仍送窗前響
燈火如留卷上光玉露初飛衾漸薄朝霜乍肅鬢將蒼

東山伐木人猶濶莫逐群鴉噪夕陽

和王十岳白鷗圖韻

閒日池亭泛畫舫望窮萬里倚高樓共擬游天東補衮
豈知灘曲好垂鈎西風露艸盈階碧早雨堤楊四岸桑
梲李當年曾動色白鷗今亦過沙頭

寄吕巾石先生

幾年供奉帝庭居翅草仍傳太史書宣室去時天上賦
南陽今日野邊廬龍章九綳誰能補衮闕脩書獨自儲
倘問平安四夷使乘竿白髮致文輿

和前韻

歸來未擬碧山居風雨時時檢舊書好鳥枝頭閒對語
煙蘿墻外滿新廬星辰北極心逕愛桃李東林手自儲
見說齋心予獨愧執鞭願得在先輿

雪夜

長空飛片點寒鴉六出紛然至後花朔凍極收陰氣入
青陽漸發物華時於答無計遨寒閣玉燭難移照萬家
靜挑相思和靖樂雪深誰掃古梅丫

雪夜憶碌光上人

莫想深山木石隣風高地僻少煙塵濟世不須多問路
人天隨處可安身誌公此日空庭偶摩詰當年只悞真
句手執看書幾卷悠悠舞雪坐溪濱

又

久美禪居亦絕倫肯將經衲過離人林疎夜靜猿啼雨
巢小冬寒鶴去雲明月一方清思逼浮陰半畝薄言新
淼淼年華誰憐汝風雪煙波已近春

送李[illegible]丹陞遷江

楊柳長堤貞䑺煙條桑難繫早行船帆高風便人千里

流淨宵寒月滿川竹馬欣迎遮百里簡書相伴計三年
春風為問西來使應說桃花又滿阡

寄徐孺東

獨抱殘經閉艸廬不禁多病似相如原無車馬來詩社
慚有芝蘭獄故居曲學素慚阿世策解嘲久廢太玄書
東山伐木聲初長定有椎文一起予

贈朱檢校

直道人羈氷水邀素心真可質蒼天郡中咸頌尊師德
海內曾聞魯仲連尺牘南來經兩月好音北去自殘年

蔚州未許淹朱邑若廟仍須藉世賢

又

清晉歌管列瑶筵買樂無緣到酒邊岸柳千條離繋纜
煙花一路正持鞭鮑叔可能爲薦士黄卿終不改初年
帝鄉此去天將近佇見朱輪召席前

正月元日

昨夜東風解劇寒侵晨湛露上春官禹曆正元須祖廟
堯蓂一葉映金欄飛揚自古衣冠道揖讓眞同禮樂看
共視閶闔長此日歌成一粒太平餐

寄呉學愚

莫訝江鷗獨避群懷人有意在青雲蕉鹿未來淸夜夢
山家惟淨四時氛海空焉翼能相比水淨龍吟孰可分
逃世自如河上叟煙波深處下絲綸

又

江左風流只晉冠馳驅却在利名間不如赤子無知者
未損天然自有冊煙霞盡變天猶濶草木相依道素安
幾畝郭田如借我躬耕猶可爲親歡

送新菴赴試

溪上仙舟帶錦箋鹿鳴南浦桂花天劍氣漫疑星路動
文台懸接斗光鮮江湖何處非民瘼捍禦如今有幾全
庭對若論經世事好將流涕獻君前

深若書懷

山河遠隔更多風迷道猶其澗谷中六月衣綿天不暑
半若懸石氣微烘楊花飛霧諸天淨楓葉凝煙萬樹蒙
隔水漁樵相問答幾人來坐桂花叢

又

弊衣糲食一閒人每對山僧笑耐貧只有經書常作伴

未聞車馬日相親煙花灑落千峰雨岩草長生四季春
已愛茂蓮西沼緑武陵遊客莫教詢

習忘

習忘養病卧僧間不是玄門坐閉關流水浮雲無定所
烹茶研墨有餘閒豈應久作山農嬴還欲長存炎藥册
知已平生眞落落獨能沉寂對青山

登三台

城闕雲開雨乍晴山中流水寂無聲病將不禁鐘鼓鬧
心閑頻聽鳯鳴鳴天懸八表横虚閣人望三台似化城

野鶴自憐雙翮倦夜深喜誦太階平

賀醫者

曾爲柱史侍周官就寂中年獨掛冠沉默半空飛白鶴
逍遥長日坐肯湍雖聞一寢長生訣不爭三遷掌上册
欲傍鹿門隨採藥只愁方脈對人慳

送鄧宜亭之同安令

射策曾偕到玉堂分符暫見往江鄉兩士新傳裁錦製
邑人先誦衮衣章秋風天上旌旗遠曉露廷前珮綺香
指顧三年應有召歸來應及見甘棠

水漲

灘溪水漲抱前洲對柳鶯啼興自悠牧子並馳歌笛鬧
漁帆輕泊網羅收亭南日海山農慰慕北風生驛戍愁
聞說征平聊大息望雲何處是旌樓

憶唐荊川

可惜荊川古史才久逃方外絕塵埃只緣戲拾黃公履
惟恐天書碧海來鶴駕逍遥將日遠蛾眉迢遞幾時回
嗟余共縱東山臥質地根基猶未培

送陳心谷公祖二首

孰憐此道久荒蕪口說躬行半有無獨障狂瀾煩作主
不求流俗好從吾生香粒粒庭前桂樂事飄飄水上蒲
見說先廬經燼後田園數畝自耕鋤

又

濟操能使鬼神欽節鎮江城撫字深三疏欲辭焼造賦
單車誰識罷歸心蒲輪適際塵埃靜釣艇無令歲月侵
牛女德星難使聚霞天鴈字渺相尋

暑月江纘石先生見枉山間別後寄憶

薰風清曉到茅廬不動游塵長者車饒採野蔬供別語

國聞驛馬擁行閭三朝世好奇麟鳳千里心傳喜鴈魚
歲早功名高渤海轉眸天北下徵書

贈焦成吾比上

搖落江城木葉丹飄風無嘆路行難獨緣塵外滄多病
遂令尊前阻舊歡好聽管絃盈葛水暫將琴鶴上長安
臨岐未忍分袍袂轉盼南鴻慰擢官

舟中望白沙

白沙望裏信南寬水水流高盡是灘百尺後溪愁嶺峻
兩篙抵石挽舟難花殘徧覺秋光簡露泛猶疑晚氣寒

舟次獨眠誰識爭荊南齊鎖草欄杆

過武林江陽泉吳小江高中舍見招遊西湖以輕
行不敢往因慰陳錦江買小舟泊湖岸行時久雨
天霽記事
湖船交槳棹滑波明媚春光趁霽過泛泛鴛鴦真慣見
閑閑樵牧自高歌春深桑柘叢林熟日煖菱蓮泊水多
曾負故人樽酒約忽來堤畔一輕哦

閑述
四十五年何所事時光不覺暗催來悔尤寄檢真成襲

迷悟循環再似猜此際若非關要須平生卻是滯泥諧
敢將歲月仍虛度人一能之百倍哉

落葉
風前黃葉陣飄颻忽復高低不見勞自合歸藏成沃土
別培生意長新標輕盈乍值嚴霜到洒淡初經早雨淘
時物化機真不爽誰疑松柏後時凋

憶姚華麓吳山雲居
遙看上築倚雲居城市山林任所如旌節昨來移信水
桑麻隨處是吾廬有時猿鶴窺朋竈長日煙雲護道書
微命卽知朝夕至擬從花下駐巾車

樵圃
不用心勞祿仕間誰言未老便偷閑蕭蕭兩鬢曾看鏡
娩娩群花只戀山床上看來書卷亂隴中偶話牧童還
暇時頻起稽康興亦借瑤琴獨自彈

春日偶題二首
趨朝班侍殿西頭日見天顏喜氣浮想像幾經歸病後
偷閑坐使歲華流玉堤自長春來草金屋重添海上籌
致郄太平吾素隱洛江隨處似瀛洲

又
鼓吹江城夜若希風光略異少年時群動豈堪消索久
蒼生當有治平期蕩浮下見陽和藹大化原從斗柄移
黃帝只今居左介早須燮理佐皇禧

代送李鹽運幕
都城冠蓋喜相過遂報驪駒度玉河千里鄉雲同越望
一尊荊酒自燕歌閩垓幾月新除火海竈頻年亦減醝
近荷聖明崇實政好將撫字代催科

客傳京華有以為關時事語者詩以自解

世態波靡未可方只將心事對蒼蒼游塵不到淸虛境
寸楮無枝大政堂祇擬萋菲成貝錦豈知水土鑒歸裹
何來交遊原何意安得風聞在廟廊

送友

鄉國棲遲日已多非才早媿入賢科獨來京館逢心話
無奈鄉關送別何分袂獨憐難佩解幾年相憶有書過
般勤危酒未成醉忽聽驪駒空谷歌

御溝新水

滾滾源泉天上來御河淸徹繞蓬萊平沙無漲由連雨

輕浪層翻不待雷萬里朝宗歸浩渺百川會合近城隈
凝思願進湯盤頌日日新功藻聖挨

臥病看靈山

我愛靈山絕頂居怡情終日閉僧廬浮營不入淸流耳
僻地何來長者車易過百年重自愛難窮萬卷莫遺餘
振衣此上眞堪適天地茫茫見太虛

送弋陽尹居省心

南州久矣見文呂今日驅車下弋陽淸愼舊名循錦里
循良新望自江鄉朩溪一曲當城外驛馬多岐出道傍
豈爲薄書成束縛亦知山吏善徜徉

五言絕句

張家埠

張家源古渡野岸一舟橫芳艸萋萋處幽人獨自行

又

弱冠計偕日淸宵宿埠邊征途幾回首彷彿廿餘年

又

狂風頻帶雨舟楫似搖搖獨有中流者端居意自饒

又

昔時聽更鼓只此埠西簷音響今猶昨人曾是少年

中秋

一輪正中天淸輝燭萬里靜坐見心源湛然安後理

又

試問方寸心亦如此月否謙斯光日新滿則虧隨後

又

萬里靜纖埃一輪獨皎潔今夜共看人蕭聲何處徹

又

有容無不照纔隔便成昏同在靑天下暗明應自分

又

蟾光此新滿秋色已平分多少茅簷裡呼天欲扣閽

又

月色秋更佼世情境所臻既多邀賞者不少何喁人

又

一點無瑕處光華耀九天君心願比月長照徹窮簷

林塘樵圃

野鳥啼偏緩山花晝自紅不須尋舞雩此地有春風

又

池靜荷香細簾垂日正長深林無酷暑嘯咏傲羲皇

又

爽氣入庭除苍堦鳴促織研硃滴露花靜坐看周易

又

早梅三四點寒圃不蕭條靜對看生意嚴凝喜漸調

田家

終歲事耕耨猶難完逋錢帝閽萬里遠誰爲趣顚連

又

東作須嘗早西成方有收如何幾布穀便趣隔時愁

又

肩犁畊前村大雨忽驟至簑笠未曾携衣衫透如洗

又

耘田日當午汗濕田下土嗟彼襲飧人曾知稼穡苦

七言絶句

示諸生

萬代詞華誰最工莫將才思逐飛鴻渾然一段天成理

只在靈明此念中

又

詞藻于今作者希祗將纖巧競芳菲形容自有生生妙

太古無音筆下微

又

今古人豪一樣才百年身世命安排只將名利先推破

自有先天富貴來

又

自有吾儒命脉存一圈卽是萬歸門初乘昧爽調元氣

養到忘言悟本根

觀斂由來義可精原從心上運神明動靜無端非浪語
眞能由此再全成

又

可嘆英豪見未眞都從玄佛誤其身禱心不是森森理
鬪倒成時猶是屯

山寺論話

戒機發岐逃徑路至今南北漫無從何期方外幾言下
直舉相知此道中

書所慰人

酌酒勸君君自寬心寬且自强加餐試看風翦從何起
只在人情反覆間

諸子不讀示警

猿馬紛紛未易收獨從陸地故行舟三年日月寬圈圍
一傳何能勝衆咻

題畫

淸江隨處泊漁舟叢木陰中隱畫樓讀罷金經一橫笛
春山草木自悠悠

又

一點先天畫物理生生却似渚蓬英半開亭上炎難到
時有風光水上行

又

歸來獨望水雲鄉水檻沙鷗任往藏江上西風歸棹急
舍開籬菊對時香

又

長空六出蕊瓊柯行到山橋險路多東閣梅花詩興好
任教物色更如何

觀菊留原白

籬菊新將一手栽好花故作後先開化工對此非無意
獨使凌霜伴老梅

盤魚

來往濂溪幾夢中盤魚生意見天同育物不知杯水隘
此間潛躍亦無窮

放魚

盤裏游魚有折餘生生物意子親傍淸池山下泉時出
任意風波性自舒

與徐生

棲遲塵事十年中野外今朝得意螞天地自能容我傲
清風明月竟誰同

龔丈語及白鷗園意感

棲屋千行鎖落聊故園松報昔時非莫怪白鷗飛不下
主人原自未忘機

贈黃中巷別駕擢守福山

黃覇功名世絕倫清風雅調出人塵十載棲遲爲隱吏
兢時幾識有官貧

又

漢庭仙吏判儒臺琴鶴相隨自蜀來下戀春風聊一拂
頭令擾道息塵埃

又

江南征課歲頻催國使重煩購巨材民力此時方告竭
因君撫字慰顏開

又

漫說江洲粮稻盈滿貧已慣不須營又信侁香能化俗
更於政拙重陽城

又

叁年壯氣掛弧弓美政由來易處同莫道文翁能化俗
我邦亦有質成風

又

滇中地產中西南萬里奇珍入篋函能是賢良爲至寶
誰將前席借君談

又

帝側無人爲賈生東煙北火尚衝烽寒前欲繫單于頸
須是分符處重城

又

萬里滇南路不同楚山隔盡又黔中今日郵亭送君後
南來端擬有飛鴻

又

臺省曾楊條吏名天臺須救下賢旌遷官佐郡原非僻
吏隱猶然見徹清

又

帝里忽傳千里詔懷人坐使寸心狂且吾山徑迎漢使
坐令此地失龔黃

又

百里水溪一綫清論交誰似使君平知君獨酌一杯別
明日山南增一亭

又

萬仞雲山杳靄孳離裾猶染淚痕斑別來思念無消息
獨把瑤華靜裏看

又

我航寂寞臥林巒五馬頻過意氣歡不謂于其名位薄
太玄原自不堪觀

戲語對僧

欲了浮生自是難殘經幾卷且相看莫將身病成心病
只看青天無限寬

又

世界自來多缺陷一身之外總爲空只消幾頓家常飯
何故滔滔學富翁

又

心身原與太虛同一息綿綿不盡空修短衆除都有數
何勞採藥到山中

周梅溪鄉試

昔年曾共繡文囊旅館清燈盡夜長今日楚帆江渚去
濯纓先我到滄浪

又

鳳凰歌侶對雲臺日聽笙簧舉鹿杯鄉國有聞回首看
于人應自上天來

贈周乾 鄉試

曾記當年共鋤犂幾時風雨滯高賢論心山館有餘樂
好把天人獻淡筵

閑中偶占

世事從來有是非是非還自每相違直須忍得一時忿
撒手回頭是福機

又

爲爭名利鬪機關用盡機關事好還曾見一番雷雨過
青天依舊在人間

壬戌同藉石城過楊村遇風雨大發泊舟七日時
成甫攜來竹實振所與爲重過漫記

記得波濤湧峻灘輕帆迅速便到湖鄉棲野店聊沽酒
衣濕余單五月寒

又

隔溪把酒共論文不任風波散客群此際升騰俱異路
漫憐羈隱獨無聞

又

旅途零落是孤村斗米盈錢尚閉門忽見遙山開白鷺
不聞窗外喚丁孫

又

滿家煙火近江滸常在舟人指點間白往白來名利者
幾人仍是舊時顏

和吳景山詩韻

新聞優詔起名賢懇疏辭榮海內傳登晚聖朝虛左席
吾猶無着逸民篇

又

寰中方外兩相賢百里懸情得雁傳頻問武夷蒼翠在
春風欲和咏歸篇

又

鄉關耆俗白居賢未面先將夢寐傳猶念滿時同薦艸
逢人惠我月明篇

又

絶學從前藉後賢先天有訣口難傳如何別向禪關入
爲有當年道一篇

又

悟來何必苦居山縱任風塵亦樂閒顧見潛龍從地奮
徧施霖雨到人間

又

杜門斂目玩兼山萬法歸心總一團便何聖門當一貫
翻令疑信在其間

又

久攝精神隱碧山有時打破此疑團做依萬劫不磨處
肯落逃途指點間

又

棒喝他年出寶山神光到處結爲團能將敵面機鋒對
曾似拈花一笑間

送許葵陽歸歙

江城旦日候招旌何意狂波忽地生衝雨鶩湖賦歸者
觀風誰採去思情

輓徐孺東六首有序

公與寒門世好自少以心相許日者余以處爲是公將出而有爲期展所藴不意天不祐材忽仙遊去將走哭而夜夢爲輓詞篇將歷記初絶木二語那堪入夜猿啼處難向西風寄楚騷因詢之爲詩者皆曰可耶抑亦偶得耶皆曰未嘗見此于是續成五首以爲輓兼代莫誄乃若心之悼之辭有不能述者矣

數世論交勵所操相邀相念若爲勞那堪入夜猿啼處

難向西風寄楚騷

又

未知彭澤歸來意豈爲南州孺子名錯向當樞輕薦補
遂令出處兩無成

又

四年越上首循良三月鑾坡諫省郎廟貌汗青皆不朽
莫留遺恨在泉鄉

又

功名垂手在幽燕無奈風波起目前聖主行將思趙過

踵開遺跡盡粮田

又

傳家惟是積書多肯斂浮華就琢磨共快青雲看有子
王家指日禮爲羅

又

六經無故受禪詮後死斯文尚可傳不復過逢相印證
臨風有淚獨潸然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七

男聞中聖踐輯孫德懋 德彝較

五言古

送勺溪兄之魏令任

海內論奇士誰是明時彥非天不生才乃人自棄置江鄉獨鍾秀之子璉璋器家在菰湖邊風神挺然異汪汪萬頃波昂昂千里驥文章登漢壇詩賦立唐幟舉筆數千言動發前賢意一日蘊玄奇壓衢價未利更築勺溪廬樂處尋洙泗淵源推世學朝野聞高誼須以盛才猷

雲霄首自致遭逢鏖戰林泉擬登先技未列鳳池仙但拜桃園吏不是數還奇本為才高避茲者戒輿夫別我臨行騎我本迂腐者未聞乃道義先後側賢書君家兄弟契昨來京館中肝衆每相示後期今尚遙握手難言離為擬古梁都百里民之寄牧養一時勞循良他日記行徑卜高儒談經無剩事頌德盡邦氓薦達逢天使兄聞潭河境水繞山巒聳乘暇有述作用廣潛修志始知儒者流經綸不擇地

競渡歌

忽聞端陽鼓龍舟吊前史祇因宋玉悲那識離騷苦嗟彼戰國雄汝固甘蹈此不為平也悲溪為宗社恥厥志正初行讒用邪人毀寘身輕羽毛雲無先人誓麻秦焰正張湘水沉烈士人謂忠而過我謂行如砥不從此時意徒蹈亡國軌嗟嗟千古心照鑒在此理湘水甚無情淚滴亦到底去茲不百年長沙復如是兩賦真不磨讀之令人泚年數又千載心踪若相契精魂曾未招往事不知几徒聞端陽節年年鬧此里聲名振古今人生誰能似我欲將此心保之無自委不必論窮通但須求素

履

上京作

昔日祥符夜今朝淮道中雲移千里外山隔萬層重白馬思歸跡黃鸞絕去踪侵衫細濕雨聒耳打斜風勒轡心良苦提鞭情轉濃素心成獨往此意許誰同

雲洞有感

岩虛漏不滴況復時亦熯獨意游食徒滿身無寸縞家居之榱椽臥地幾莖草當此風雨平冬深吏難保吾為稻農懽又恐秋亢老馬有太平時膏澤常槁槁嗟予惟

此心兩霽心亦藻願得黃昏月溥炤長安道

送黃羅川之官青田

君家世儒者君才時更服自昔弱冠時詞華耀明旭一戰江鄉場遂上藝文局曩來金臺中屢蔽荊山玉頻置復經年遲回俟賢祿大情尚朴眞明時志猾昜誰謂才數奇終不展驥足乃謁選曹門爲親冀斗粟遂令括蒼中去鄉幾山曲民業習躬稼禮讓賢其俗念君志儻徉翹身卓㲋蜀三年玆小邦弦歌武城績即見奏新勳簡命先諸牧玆執筆先者爲君記文敼

二江子來持其寄高溪丈書至

弱冠傾交誼章門曾衁鑾舊遊紀歲華二十今餘四潛見偶殊時聲氣原非異顧盻頻勞情荒睽弗酌意何當二妙來尺牘親裁寄迂鄙適山棲勤展見貢義久聞誇禮名茲覩珪璋器鄭州古有傳眉山立文幟日看波汶滑滑深有源委愜此夙心期縱迹堪相治欲貽不勝言發我中懸企

桐廬夜宿東金省長

自發錢塘與心期到艸堂那知避人意因遂歸客裝甚東知深念濕途煩遠將素心雖暫語慰意未曾忘天隔非千里地轄其殊鄉魚鴻儘可免袂袖眞難張交情淡若水技氣傾如篋新社結道義舊署生輝光我終守滯泥君即橫翱翔行藏問爲異德業良可匡何以報天子儔能負上蒼凡此背心盟力願其志償今日薄言寄他年成信章匆匆解行娩疊疊道衷腸倘有郵符便無吝書數行

寄送張約齋公祖

公才本巖廊郡節三年駐樹績若性能清脩仍布素漢

庭有釋之千載眞續步克無欲害心令聞徧寰路今亦剩棠陰傾我與情慕

又

佳質比冰玉追踵世賢躅青瑣起美儀直聲振都閭君實在諫垣即動群辟矚好將惇大言仰爲明廷昜公暇強加餐慰我眞衷曲

又

曩自備病居迂滯實碌碌畏通政門書備履公庭足自緣禮數疎惟藉心相屬感君道義深彌久好彌篤今此

遊林園憶我尚蹉跎

又

榮軺昔在道戀別未傾倒時獨柰廬居至今違夙抱矣上屢懷賢將度雙京燠隻字缺魚鴻交情晚堪保求以副相期惠我垣中草

偶興

吾長思顔賢瓢巷歸悠然孔門水渴飲齋心遡其源旣受天所命豈戀負郭田欲平過不二躁去怒不遷儕闘且閉户誼從塵俗便洙泗上流居雲集高三千仁者云

不憂顔哉心獨傳嗟爾賜貨殖營營志稍淹意者富貴徒太穹有宿緣弗達又弗安滄溟徒自經世途今紛面難爲俗人憐位分依其素行久勝于天莫因貧賤故遂使心情遷古有大丈夫明君當後先靜坐凡滯眞觀化同魚鳶一旦輪壁加行義何翩翩致世堯舜上歸來臥蒼煙行止各因時不爲物所牽若夫知未灼高臥樂丘園不見是無悶終身將訢然潦倒風塵間朝暮惟養玄冑彼嗜利者胡能與比肩

和夏東巖先生田有與韻

昔謂天無心始聞田有脚氣運實滄桑人情類城郭百計徒經營一意長遵莫欲奪造物權反令無捉摸恁地且隨常恒哉勿自薄

感秋作

長夜苦不眠早起秋風肅幾希辨舜跖毫釐分理欲擡首看青天長吞歎菜竹近思此靈臺起捉未盈掬今言致良知吾學慎其獨汲汲學問刪未能得歸宿自昔豈勝言詞章豈云十勿迷宿覺迷不復當誰復自閑戰勝肥猶暮顯然觸操持豈易能非但功不熟余將益孳孳

雞鳴踐芳躅

七言古

心谷吟

古今時代何落落吾心靈明誰主張不有主張心亦物知覺運動何從彰借問主者居何鄉爲道不遠在一腔體乎萬物爲之幹泰宇定而發天光機緘妙塞三極中浩然與氣爭剛强化理成形皆此物人鬼神帝誰可當放之則溥卷則藏存之則性發則情自非應迹爲土苴觀之淨谷眞能方丈夫氣槩冠天地豈顧任物爲迎將

始得所之克外氣終由自處知吾良彼響此應聲寂寂
其行其止常昂昂間爾技機身血肉幾希與者今將亡
君不見千金之家厚積藏垣墉堅固防強梁料理營謀
大憝懃固守四周仍加詳又不見萬衆之將嚴號令步
伍誰敢纖毫傷我自弱冠稔所聞逐聽聖賦眞自怡倏
爾微存倏爾合屋漏常愧爲猖狂反觀吾心未如谷懷
抱至今皆退退此同三敬趣精能何當一發齊升堂

發雨

人日陰雨天濛濛春光不覺到簾櫳今朝穀日主生物

陡然金烏登長空歲占自古可爲據冶水日合且八龍
坐卜雨露徧壤足蒼黎共擬今年豐楊桥罷中營行語
時來時去山之東天地有生人既貴痞瘦何俐愁征戍
去年邊鄙有捷奏胡馬不知曾北走居庸野鷄哭如昨
關門既閉誰嚴守海濱倭寇皆屯田江南郯地爲滸瓣
相臣舉賢薦天王如何英才不入彀江河下變征農分
邊率長驅海運貿大將如有克國武當時血戰輕家售
且耕且防春夏交臥薪設法併妖寇我也閉門成傭人
田園荒蕪慮茸春仰憶頹巷樂自裕浮營不用無鸝身

下此惟有陶彭澤賦時飲酒無懷民世事是非絕采巷
悠悠日用皆人倫丈夫有心自豁達豈能拘束爲世蠅
時行畢竟天福澤窮抑原亦人素眞閒居悔過日不給
應同春物俱精神

書二陳卷

聞說人間有二龍車輪動處春風從明明夢卜現禎瑞
洋洋協氣通寰萃桃源人家百順備果說生兒是奇器
石渠勝蹟今復生况是傳家亦載記少年意氣眞軒昂
皆腹發經照十行姓名欲出日月上夢魂不下琳瑯傍

豈知風塵不足據來忽來今去忽去旂旌不動人不攻
玉杯那記停驂處蕙香自燒宵自銜楚國老人言何僥
王樓初成天帝召沐浴而寢山可攜吁嗟乎越珠燕石
一時寶掩忽塑沙何太早華陽名去歲摧殘豈爭淚盡
梁西道

又

天邊有鵾鳴雲霄形影翩飛翩遙遙瑶林壞封已枯折
清涇空流事寂寥長才未作濟時用危途先春失梁棟
壆垙就傳才質高泉林絶許聲名重徽南品物古來奇

山川風霜今不移何此明珠亦見鈌化工高冥太難知
試覩興亾一大猍消長興亾毎相倚花謝花開人不歸
古往今來誰能避滄海桑田今幾番玉樓木倒金錢會
吁嗟乎夾門三號非人情河西一泣徒喪明時望秋風
頻酒淚吾見蘭芷今又生

郊行

村居時行過山郊人生物態何蕭條牧童夯走採梨栗
倚夫穿逕舉蘇樵野農旁午耕赤土漁翁泛舟輕飄搖
老叟乘屋度新臘老婦冶衣頻尺刀幼婦汲水侯乾飯

徘徊家務眞心勞度早抵暮念愈焦閤門妻孥何嗸嗸
朝夕勤苦食猶艱慔然爲我言嘈嘈豈期凍餒諸既極
雛眉長呼皆僅遭色殘言抑心如荒遲回捫膝多後防
忽報督率催科至妻兒見𠅨相狂怯母雞爲黍𥽞爲餐
無錢典酒尋衣裳當中危坐如虎狼恣餐酣飲肆猖狂
豈念室内口皇皇無男可賣物可方屈指富室之何鄉
乞哀行假旦相當延門百計訴衷腸思爲窮冬免折腸
倘然如意猶天將餓膚凍骨奔嚴塲明朝霜露歸故鹿
廳前妻子淚盈眶君不見幾度滿野聲崢嶸夜來雞犬

頻相驚賊戈戍皷不畏禁東西南北時何傾梨園蕭皷
五更急正供不足加外征軒官艶宦力酬給輕裘肥馬
遥相迎凍苦災荒無與告逃亡既去尋復盈識心横計
相遇談撫字從前浪有名酷令嚴威箝平民横怒時發
民何聲上下相來推此術焉得仁者憐孤煢又不見古
者風平道不遺民感德業無所虞衣冠之盗今滿堂欲
來惟恐遺錙銖祁寒暑雨民怨咨思艱圖易頭扶危持
將何如帝闕萬里不可抑無錢瞬息誰爲支務者展轉
枕溝渠强梁嘯聚緑林徒豈想民窮到此極予爲流涕

盈襟裾我昔北行過淮徐見民菜色愁莫攄民居十室
九已亾今春流潦秋何望復聚氣艱勢亦阻盡收江南
粟莫補河流食田民食土無牛難耕飢難助仁者智士
守名堅聚蓄誰肯慷慈度獨願聖明簡賢良發帑賜賑
下明光小心軫恤單遐荒剏盡貪饕布俊彦出作入息
如陶唐悠游帝力冥相忘余將衡泌歌先王

贈鄭宜亭出令同安

南宮此日同鳶書西省辦事同署君論鄉都是江之右
好尚語言皆相如自夏徂冬幾閲時論心談事無暇期

獨笑迂疎無可取惟君補救多得宜一日除吠及名賢治邑眞才未有先銓曹嘉其可理劇剖竹將行閩海邊宦途䇿不求善方如君意氣眞高昂行見文經兼武緯爲民父母邦之光

代送萬參藩

靈濟宮中談學日長安路上送君時聚散一言倏息晝更道離合詎爲期君行行矣西南陲非漫雍容珮玉隨軍旅之寄雖未學以講爲行何不宜內臺外調流俗忌井以君心爲是移展哉忠謨夙所抱抄畧奇勳在幄帷

獨憐此地能仁會此後星稀誰可追轉盼夜門宣室召入輔台垣出講闈

壽李三溪公六袠

鄉國人文素推𢧐公家奕世眞超𨗳科名宦業淵源長百年樹德尊鄉評諸溪有水來徵眉盧山當陽結綺綉老哲樂之因卜築遂起群鳳鳴清時維公含德不肯耀早來造勝承家教步趨未出鄉閭門爲家日習君陳孝當時遺有素書囊而今新舉授僊郎闈中齊有柔和德螽斯美澤長發祥躬耕田畝履逢歲潔粢隆師先王稅

闈門翕循萬石風晨昏喜氣盈簾幌衆賓連壁初筵籌正計梅花一度周累髮王顏從耆者壺開豈讓列僊流昨秋歲星入牛斗今秋女宿明照臨近散清光若拱辰人寰相映歸黃耇我聞在昔重大椿素攬奇稍合元淳深根八百誰同植蟠龍棲鳳恒圍輪又聞靑品貴萱艸厥種原移自蓬島堂前相對一忘愁傲帶風霜偕不老萬承理永感延闌曉露分甘入酒盃可續西桃千載會鶴髮有曲時飛來一歌緇衣擬章綬爲賡南山盃岡阜歌之不足暢其情永看矢德需天厚天將申祐步履強

芝蘭繞階産異香無俟方外覓五石還應錫養尊膠庠禮聞耆齡只指使貽穀于今盛如此聯見齊雲庭下生轉盼綸音書太史此去六日是秋中桂枝散馥乘清風會遇熙怡豐裕際加餐行樂心情融百順令聞美里閈多福自求人共讚稔知漸積成精華燁燁直上騰雲漢

送藩參趙緝齋鎭陝西

公自臺端持節嶺表既而直道外補壬申冬來鎭斯境甫下車嚴旌別咸愛無修之政而居以愼靜許容卽一言動不輕發一蔬菜不苟取人

人恱而賴之數月以入賀　萬壽我人士日俟
其至今年春還節旻初遂有鎭陝之　命人人
又咸爲陝慶而實深爲公慼也然而行且大拜
矣雖陝豈得久留哉喬于尊節初駐乃先在制
居俱謝候承之禮曾荷慰我山削茲雖脫禪而
情緒尚未解未即并趨覲忽成遠違曷勝爲情
念相暌之甚易計會晤之何時敬託短章聊申
素好且訂後期云
齊中人文素推重冀郡曾見牛刀用直聲聳然供奉班

馳車嶺海眞風動昨煩節鉞鎭江洲竝有威恩隨地流
白捧瑤箋慶　魏闕攜到陽春布道周分陝忽聞移舊
節遂使閭閻情若缺雖然連袖起歌聲安得叩閽留去
轍方當北門無事時況爾經綸無不宜趨庭一待寒温
色即遣車轔向西陲日徒邊氛成淨土旌旆瑞集新樞
府克國前聞今紹休絕塵僊行追鄒枲應知原是柱石
才坐看岩廊運化裁功成調燮輔王兆惠澤還當江表
來

豈不懷思行八首寄錢淑湖兵憲

豈不懷思各一天參商自昔分星躔相望河漢非渺然
樞府新開紫極前風霜有候頻行邊極目雲中苦留連
薊門不見生狼煙

又

豈不懷思各一鄉燕北吳南道路長回首葛陽思舊棠
本行曾有鳳翩翔音書勞寄三兩行加餐自愛日自強
尸樞流水西極方

又

豈不懷思各一時昔秋祖餞城西楣寒蟬欲鳴馬自嘶

山廬困我虛酒巵指下光陰歲屢移交從亟詢寒燠宜
驛使無由寄梅枝

又

豈不懷思各一山莫全天設爲重關輕步將從險且艱
結廬偶在靈博間時共樵夫往復還淺香小桂誰共攀
翹首佳人在中寰

又

豈不懷思各一川滹易風生自漪漣木溪溪流仍蜿蜒
將爲利涉殊舟船長言計指里五千可遂過逢御河邊

寫此心情琴上絃

又

豈不懷思各一官聖明有道長治安封疆列守皆范韓胡馬遠避烽火寒務㸔清晝無須看貢市頻年墩臺完上策還當擒可汗

又

豈不懷思各一心交知重照肝膽深形骸安得相尺尋鬓上銀絲猶未侵壯齡功業君獨任病軀媿我滯山林敢謂偷閑輕朝簪

又

豈不懷思各一尊與誰酙酌度旦昏獨醒獨醉非所論沽來曾記江上村獻酧隨地為溫存何日解貂向江門一傾數年情盆敦

別陳在璞以避籍移永州

使君翅家嶺之表文章發跡當年少藴瑰懷琦一生輝幾年抱獻游燕道闡說詩書暫振鐸徽中遂紹蘇湖矱教成績晃政可移江城借埋深民瘼淵源濬發由家學二蘇在蜀程在洛譬則龍泉夜有神雙飛雙合眞卓犖

明時際遇適逢時偶爾分符萃一鄉省心方喜得明師股肱深喜逢循良通籍上方有明例拂袖釋符心無滯寰宇原來共一家有道何妨權易地扳轅臥轍舊子民人人爭道為官終可憐芝宇無緣晤時對璧章若素親岐路風塵別非遠天涯此地頻相勉賦來招憶惠山中月翅聲名遐心羨榮擀徵書早計程饒有清風在客旌若到君門先獻策前席還須問賈生

西風連夜歌

西風連夜聲嚎啕展卷山中塵累消美人故國今何在

夜深惟見燈花凋有懷反復停思惟念我原非傲漁樵從容曾入漢庭發清時寄跡亦逍遙琴書東北隨風飄逢茲壯年未努力時光際度紅蕭漂老大從娛有薄祿高堂菽水頗能調侍養深知心所樂但願雨露滋蟠桃利名控縛無可驕為溜人才何太視風流冠古誰雄豪執鞭道左吾先馳拂衣欲採南山薇金冊不老事總非鶴飛羽化如何為百年天地吾誰歸端居澄我天成身從天分付吾守適氣仗直須明泮泮斯文命脉吾儒覩嗟乎往者莫可迈依稀來者猶可追江山泉石盟此心

宇宙無窮揚春輝

昔年行贈鄭湘溪太僕

昔年走馬徐揚道風餐露宿時光好鬢間相看各青春
奚囊挾冊頻傾倒塵沙濔袖霜濔草我愛朝眠君起早
戶外輿夫慵喚行樽前曲藉開懷抱卸鞍解轡坐都門
短鋏無由遂叩閽相將拍手歌歸去長途回首勤溫存
君獨焚膏著萬言仍爲學究採藝源策成直射光明殿
親聽臚音侍長韃拔郊別我談數奇揮琴再調何親故
弱年不肯嘆升沉殘經鋭氣期能悟毗陵出後偶葬聚

自是分飛各脩羽山林深遠好終棲追隨豈擬雲霄路
側名濫得附公車繕胥竊祿常趦趄纔脱詞章便土木
灰塵西直露衣裾步趨賈生欲上書病懷愁緒何自如
僧居拂我清靜風誰知楚楚情難語何辭欲歸不得意
一麾南浙爲閩吏自憐虛曠負明時日豢敢復親脂膩
懇疏歸來廿頃棄寸楮不向京華寄漫勞廉訏得虛聲
封章屢上干清議蘭省偬階轉擬安高堂菽水兩同懽
誥朝報到金馬夕聞君特疏亦辭官水溪我去理釣竿
柯山有侶歌考槃窟達殊時亦殊境園林容邇同燠寒
所傳省垣謁風雨天回日轉欲何爲得失有命尤有義
心身何羨亦何窮坎流艮止隨所至君不見物忌大過
人忌名浣汚噉鉄無定情吾心衡鑑平且明賤士昧勢
終日營違人知義其誰爭太虛一任寄浮生又不見惠
吉逆凶若影響頻貧蹶富假相娶莫識風波本不常譬
之舟楫由吾掌閱生啬貧皆安生仰扣俯察皆易像一
爻一理散兩間進退存亡非所游花間花謝即令曩日
短日長忘來往花日相輝萬丈[illegible]逍遙人在義是上我
何溪頭一架舟鴻群鶯友原相守眞知莫作形骸語相

期歲晚宜交脩門前衮李春光稠庭邊桂子定有秋年
來一遇風雲會麟煙勳業終可酧

偶讀

吁嗟今湖塘菽肥可充饑氷溪水清可濯衣高堂樂兮
酒滿卮有子在傍堪解怡是非得失窮通榮辱天所之
釣徒漁父詩翁吟友早曾至至則沽尊酒樂無棄毋呼
小童踏青翠水山艸木天不有化工與我爲市利淡糈
凝神補從省慾不踏重泥坑常在青天裡漫勞看我初
一舉勻勻直上臍郄思此是玄脩非聖門所言君子所

鄙不如日用尋常事茶羹豆飯心所嗜擊壤閒人羲皇高侶遠却夸波遊俠徒行樂者眞脩者都好過蓬門共向林泉媚時固不同心不異依稀風月濂溪味早訂筆硯詞莫使年華去

偶讀

忽忽乎生愁腸悠悠乎如猖狂嘆塵因之未斷安得巨翼如鵬巨甲如能登九天而翱翔既知世莫可以奚事乎猶猶然偶讀陶彭澤今是昨非之語吾于是亦有感而皇皇

送蓀九上人

行行兮送汝居山築道基思思兮一錫空中何所之説到無根兮長種芝鍊魔兮曾夷猗潛龍起雲兮架裟衣

詞

行香子　柯山道上

一帶平陽変坂松岡渡小溪斜步石梁鳥𠹭鳯塘道院僧房閒爛柯誰處是洞裡春光　千年豈短一日何長意昏昏世事都忘語恐傳疑類亦荒唐且沽杯酒從君酌任徜徉

西江月　送張邑博升楚藩

昔遇膠池春草今別江洲秋蓼豈緣今昔嘆離筵轉盼人歸楚嶠　仕祿不違鄉井出入無脩忠孝莫將京燠困胸襟此是長沙舊道

憶舊遊　送唐古野邦博遷長沙王府

久就儒雅趣夙重鄉評一策賢名守官仍泮宇携得絳帷來開集群英簾內勤標經史坐欲道重明更厚德宜人薰陶有漸士習靡爭　忽聞郵吏報暫借傳長沙王事兼程朴素原天性隨處任吾眞豈厭官清曉發水溪

柳色行李一囊輕無心談薦達塵途眼就青江館相違無限情

木蘭花　答諸友論卜試事

經書子史平平語記誦詞章聊待舉一將字句苦求奇難達胸中眞意緒　儒生自少趨時譽得失叢間無定據點浮崇質愼低昂喚醒人心精實處

又答論文

文風自昔隨運轉江山秀發人中選水上風行自有章日來石耀王堪辨　隨處掄才原非鮮誰足三冬窺墳

典目下妍媸且任人夢覺關頭討關鍵

醉蓬萊　汪君木菴辭廩于郡庠督學使者給儒
官榮之照常復其家其高節可嘉故贈之

憶束髮彈精二戴齊名旁搜列史門下諸生凛凛皆才
子屢廠塲力耕且養不見顏喜猶謝浮華葆植天真
躬行踐履　稀髮非衰世心未巳蝇字燈前從容頌覩
歲薦將期偶與辭廩意引韶承恩一鄉咸羡晚節先知
止肥遯何疑養庠校國增齡盆祉

行香子　贈周黃二生

記昔年夜月談經恁粗浮安足儀型歸來幾度衡困伶
傳終前非覺今是醉初醒　方將來日相隨豪英勇來
持好趁年齡山間適暇逢爾叩庭暫時傾倒仔細叮嚀

賦

雲洞賦

嘉靖甲寅月維無射楊生避俗門居于雲洞山房山僧
咸進于而啟曰肅氣正巖岩居聊落不可以居大人乎因
護焉紹夫雲洞之山最稱西勝乎淹日隱几縱月懸觀
群峰叢瓚拱抱挺立奕氣逼人頓忘塵思翼日攜諸生
幽洞之南倣于僊岩極于石城絶巘聯目郡西名觀矣
地勝槩未有逃吾度者掩映不倦歸則暝黑未竟其興
隨端衣冠坐岩下徐撫綺琴待月上時潺飲二詖金鳳
搖落翠林竹疎半空嘗照四壁森然矯首青天若無限
界躅躅獨吟興既乃寐翼明大霽峰上日高時及將午
僧徐詖吾門而呼予振衣起視第見瞻光縹緲群動俱
作物態自適欣欣然相鼓舞予然後進曰魚川詠而忘
深鳥雲飛而忘冥悠悠乎山之修長與煙霞木石而忘
勝是知向者紹慮予自與道中或并其情乎嗟乎吾聞

學乎善養量乎識充吾方碌碌羞營之懸瞻聖域與登
天同吾于其中猶不暇何暇聊落之計而舉達之崇僧
不解予言而告我曰遭際聖明行將仕矣語未竟傍有
顏相告者問其故則相謂曰催科者至矣予正襟避席
曰爾之憂喜因乎吾予之進止相乎時蓋如太古之民
食飽棄餘用未試而滑君若與乎何必懷絕覬于名利
歟僧乃撫掌三然于是樂甚舉酒數行酒半酣予漫歌
兩作而罷歌曰雲洞幽幽兮若空懸洞山高高兮蒼雲
連洞水涓涓兮清風緩四山無人兮猿上巔柴門無鑰

兮花木芊懐人寄傲兮松筠鮮閑登山巔兮如升天渴飲氷池兮見淵源海山文藻兮羅胷前風雲翳歳兮將壯年饑採籬菊兮三徑妍愛耕廣陵兮五門所爲樂簞瓢兮心爽然世微斯人兮孰開先嗟嗟吾才鈍兮誰策鞭人生忽忽百世兮庶幾乎由後之視前再歌曰天地洋洋兮幽相枯人物擾擾兮無止期心爲形役兮徒深悲事隨日非兮將誰追翺翔千仞兮覽德儀洞雲幽欝兮栖半枝萩水葵花兮蔵世怡鵝鴒鴻鴈兮清秋隨芝蘭金石兮閙宏觀江山風月兮吾素依漢文富庶兮備

優以游宋仁教化兮歸民無咎載歌康衢兮心醉熙時非斯世兮誰與敷施都俞順治兮未遽拂衣丈夫烈烈百載兮庶幾乎予行之不述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七終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八

男聞中聖蹊輯　孫德懿 德獻 校

祭文

祭鄭篁溪老師

嘉靖甲子府仙季春故宗師篁溪翁鄭老先生方起官于朝而考終于家明年乙丑夏六月之朔江右門人彭共凡昔在門墻而今仕中外者始聞悼音動悲乃心愧茲遥途莫能與臨乃合金致使脩以游生芻于黎山酌醴水于海濱具帛陳香爲辭以將其辭曰兮街間濟淑

瑰奇之氣欝發于名邦而不閟于遐方乃禀氣而生之士不覩于昔而特盛于今者惟德化所暨與聞道自強故也茲惟瓊州茫茫天南一海洋至昭代而德化始昌士生其間者咸負所長乃瓊山暨師翁兩公者又褒然稱良道藝文名並璧而光而我師之誠純擴大得之性成者尤出乎其常獨瓊山台佐乎嚴廊師則自分曹而入補諫垣自諫垣而督學江鄉志業稍施阻時勢以參商朴忠未究竟山林乎徜徉歸去十年蔽水環堵若與世而相忘邈者聖明拔舉幽滯遂復參司政于河藩奈

何有才無命旅報未聞道竟終于海涯人之知與不知
固爲邦家之人惜亦不能不爲此道孤立傷况吾徒身
經知教其何能已于徬徨嗟夫人所恨者數命所餘者
心師之進而世程退而孝名誠于心不負雖歿其寧乃
若雖遇而位不顯今將顯而時不成者亦限者之適値
而師之道無意于營營者也嗚呼五曜或隱巨岳亦傾
何若斯人身往名榮念茲著鑑潸然淚盈詞不盡哀惟
鑒其情尚饗

祭汪遠翁老師

嗟惟吾師兩間儲精四明特出挪我乾龍珪璋黼黻登
託風雲諸軸廟堂人文際運奎纏應光宣室承鑾石渠
染翰司綍司綸爲楨爲幹論思密勿以贊皇猷講言得
綰正叔其儔穆穆辟雍祁祁髦士吾師師之標立景附
誕陟太階秩宗咨典夙夜惟寅邦禮攸闡鼎鼐其梅川
俟以楫身許南金字補衮闕兩都金式六館咸甄欽亮
天工簡在帝心翊賛賈陸跡侔旦奭膺勳徹譽旂常赫
奕佩玉歸休風高三徑鴻翥冥冥弋繳何慕矧其令德
靡隨靡滯身固遭時道弗阿世矜細敦大外夷中古于
道誠合于俗寧忤學羽聖真文黜茁札聽竅妙解淵停
川發程家若國義方式穀于繼孫仍永綏臺福胡天不
憗大星告殞奪我耆龜模範安準長沙悲鵩曲阜悼麟
聖賢恒厄異世同塵奇也夙叨藻鑑幸闈絕墨勉貫薛
門驥揚孫側羡蚤林棲函丈疎謁光霽依然瞻企徒切
寸心既湫千里無將俄報訃音愴克悲傷秋陽隱矣太
華摧乎相忤過墾款薤帷塗遠追典刑涕泗横臆思深
道長仰天怵惕聖明悼念鄘典光賁原泉盛承永垂庥
庇嗟乎身歿名立道在聲施百千萬禩聲有遐遺哀詞

不盡負土無從薦言弔之希鑒微悰尚饗

祭丁郡佐

嗚呼惟公産自淮甸名流在先世承其緒游藝務年數
奇不偶迺竟就銓趨曹侍事諳律名傳彼都人者咸讓
其前隨分思效需次京塵歲纂寂久寧耐而堅際遇名
卿扳授官聯從事蓮幕州書稱便識數守分勞績翩翩
筮仕踰月遭遇不祿奉倉長途衰無一錢風露殯宿艱
苦顛連當路賞能促考盈篇勞事孔多倅桃若懸日將
顯擢足慰所天胡然攖疾坐而神捐當事共悼聞者潸

然嗚呼㩲秩未遠宦達空躔幼嗣岌嶷佳埏英妍扶旄
北歸程舍遥綿曾聞浮世缺陷難全某以洪都隽識冶
誼亦專撫昔感今淅淚涓涓為致痛私寫此雲箋載酒
陳殽卿與几筵靈其有知恍惚鍳焉尚饗

祭司郡惇

嗚呼篤生名材蚤冠羣英醖釀藝府棲志玄庭著聲黌
序昌娓明經驥足屢蹶命也不兢乃謁儒銓敷教梓郡
型範周肅有似規準誨我文學不秘誠悃眷鬐咸奮湑
論惟允厥有成績薦剡交躍內傺可禰專城可托帝命

將臨佇見寵渥云胡一逝九原不作於戲白玉樓成赤
虬駕去夕陽西飛頹波東注桃李繽紛春風非故獨有
文碑久而不斁某詮伏林泉久知教雅夙也兒曹執經
門下天何弗憖伊人難假一息已矣萬古長夜薄言誄
之莫展斤斤有肴匪馨有酹匪深臨風灑奠慰此素心
翩然來格庶幾其神嗚呼尚饗

祭孫竹山

嗚呼惟公心行淳朴學博有聞忘情榮進樂泌衡門𠛬
廣諄誨模範雅存羣蒙有造負笈續紛乃惟先世許可
不易夙知懿誼特為交契延之館賓委以子弟公亦𢘓
心不負知己如用喬等齠齡荷發顓蒙于姓始學𠀋文
得宗緬惟教法今昔居功三世契誼末俗誰同公以頹
齡辭還故里若子若孫克寧幹止耆德上聞有司推美
詔命是加冠服偉矣顧神悅志林壑優游俾康而壽安
期可求大化有盡泡影終收乃棄塵域蟬脫弗留似公
享年全歸無媿夙好殷情惘然失恃里道阻修未能躬
致薄奠一觴臨風揮淚嗚呼尚饗

祭勞縣惇

嗚呼惟公毓江發秀廬岳孕靈篤生碩彥卓犖才名養
潛龍德江國著聲賢科蚤擢掄魁是膺公車屢上大巃
晚成屬以銓推典教梓里型範允端風節首厲課藝敦
勤淵修純至師人師經衿珮雋起程門湖學繼軌吾庠
髦士有造譽命遠彰重自珍琢行薦圭璋養齊六翮九
萬翱翔擬聽庭臚金閨通籍展錯宏猷明時敭歷不旻
彼蒼胡靳厚植一疾捐賓行藏𡵚迹某以林卧屢枉文
軒瞻度偉爾論心洞然稱孫粗學多所策鞭鄉訪道雅
積契有年忽聞訃音悽楚殊烈士失宗依鄉摧俊哲不

志者存士論碑碣薄奠一觴寫我衷結尙饗

祭藩叅李雲河公祖

嗚呼維山川之瑰奇兮睠才賢而挺生賁秀出以發祥兮踰弱冠而蜚英探墳索之玄竅兮窮百氏之芳菁覃華實以彪炳兮騰藝畹而先登通士籍于南宮兮筮出宰乎神明蒼赤霂其膏濡兮致聲聞之鏗鏘紛推轂于兩臺兮欣簡命之首膺載簪筆于青瑣兮振直聲于彤庭偶抗議與世違兮廼出麾于專城雖蠖屈于修途兮何撫字之愈貞歷鹺運于閩海兮釐宿蠹而却羸績望

日隆隆著兮將崇陟乎台衡暫奠藩于湖東兮靡不慶綏澤之霑盈胡臨涖之未朞兮遽遐舉而騎鯨豈厥世之溷濁兮卽真宅而習淸寧吾民之無祿兮亦彼蒼之所命死爲萬物大歸兮生則暫聚之形惟令蹈其不昧兮貽此身後之名喬昔娩未對光儀兮玆礿叨治教之惝聞靈輀之將駕兮亟臨風而涕零綴荒詞以陳奠兮冀來格乎微誠尙饗

祭周石菴姊夫

嗚呼惟公初誕有夢鹿之祥旣長有騰蛟之志而賁以平頴質以朴實吾叔鶴峯先生與令先翁同庠交也遂擇之爲婿然令翁直質善不事家人產惟守先業可以自度授書于公公發憤忘貧專一肄業方長游庠補增也而孝事兩堂乃意以治生爲急不能純一于藝未得廩試尊公仙逝而公送襄有禮事尊堂撫令弟孝友有常可謂才矣顧游庠旣不遇復就吏途猶冀其得升斗之廩寸尺之階以謂榮身足家養尊堂慈令弟計也何間關萬里奔馳道路者凡數往復留京邸者凡六七年績勞令長嗣同往耐辛苦忍衣食而皇皇孑踪乃得冠

帶省侍而還將俟期就銓可以一官償夙願也而何命數之奇令長嗣卒于京邸旅櫬未歸而公亦酸醎倫胥始得冠帶如卿竟遭家事難支鬱然成恙自嘆無成矣生等與公爲姊妹姻好又嘗相知契同館舍之好近以南北分途萍梗難聚睽違未合殊爲缺情之甚玆者日將擬走書勸公無自苦慰須自寬以待時之成而忽聞訃音則公賫志歿矣令人洒淚爲泣而莫能起公于九原之下也嗚呼痛哉世態如夢浮生似漚公所未足者冠帶之事所不盡者孝友家產之心皆人生難以所取

必者也而尊堂年高家姊之依父天倫難以自申者靈
䰟有知可以大數寧神無過愴也今即當走哭而偶有
採薪謹嵩具辭侑以絜酒爲奠于公公神在四方亦須
暫寧一刻髣髴來鑒此情嗚呼痛哉不罄于言惟神格
之尚饗

祭鄭淑人

嗚呼吾妻爲女而端靜言不出口足不履戶人已知其
能爲爲人婦爲人母也乃十六而歸于我我方少年抱
病家世清貧以讀書頻年在外及得庠舉後亦然乃荷

吾妻保持吾病忍耐凍餒以事吾父母俯育子女而無
一毫芥蔕尤怨之色此其志直視婦道毋道克家成立
在身乃然也及吾得官稍足植立而吾妻猶衆門舊風
潔修勤儉如常惟是子婦孫曾滿前雲仍百世乃其願
也乃以連年家食日衆家用不足實繁爾心偶爲長婦
亡第三婦亡名孫又亡實傷爾心吾計十八年歸林而
恥蒙恩召補一官又非所宜舊春勉支隻身携數价出
門意即歸來與吾妻吾子爲偕老計而又未遂實違爾
心乃出門僅一月而妻亡數月後吾且移官歸來今又

辭官疏准在家矣吾惟日夕痛吾妻者不專在于祿不
足以充爾用官不足以榮爾德壽不足以永爾年而所
痛者惟吾妻幼年寧靜處廩養不足高堂二親怡養不
違吾身多病調侍適宜方于婦成行朔望永大此數者
爲人婦爲人母所難而吾妻獨賢今想前追後令人難
以爲情也顧事已終天乃言之不能起吾妻而聽之矣
即今以此月十三之吉卜地一都霞湖將葬爾于此嗚
呼吾妻常有言願先我而歿庶幾得吾以視爾歿之事然
猶意諸子諸婦內外無所綱維必兩壽乃可爲家之主

俾子婦孫曾有所依賴今其言在耳而子婦孫曾失主
吾誠不知將來何以爲處特吾今視爾歿之事如爾言而
猶自念乎吾亦老矣安能耄耋目前惟煢煢隻居日後
考終即與爾同穴而歿是吾爾之志然爾其他皆當俟
命于天而非人可爲者吾爾亦安能取必之也安之哉
安之哉今當永訣棺槨在途有酒在尊爾其嘗之尚饗

祭焦戚吾太夫人

嗚呼惟靈毓鍾懿美克慎婦儀雞鳴允矣麟趾宜之助
內啓後光裕本支乃有冢君翡翠天達文聲蔚起飫浥

令古嚮命出牧蒞茲疆土曰士我儀曰民我怙政有餘閒萊綵欣舞祿養不替褒章寵榮便錦暫旋趨侍日寧遐齡永祝德福荐駢何天不吊鸞馭僊京古木風吟空粱月昃芳韻堪聆清輝猶飾蘭桂芊芊春秋邁植凡茲所遺詵非毋澤共等夙聞豕君遠慕蒸名邇承治誼屢枉逢衡且余子姓佩教實深有懷彌耿積之盈盈千里忽訃臨風悽惻誼當走奠阻此修域薄言致誄侑以束帛靈斯未泯沛若來格尚饗

祭坤十表兄

嗚呼公家世業詩書行積厚德故家善俗邑南稱先而自公之尊翁配先姑于蚤年潔饋祀于閨闥修勤儉于力田承先習乎孝睦植柔慈于心源乃得公爲冢嗣擬書香之有傳公童齡負美資雅度雍和可賢曾游庠之有聲期雲路之必前獨奈何乎弗偶遂終滯于丘園竟陸沉而莫起致家業如空櫞惟繼美乎前人得克善而完全外莫能乎他營內未有乎賸錢古稱爲儒而貧公則彌寬而堅乃忽躋乎六衮視世務而飄然幸有子之代耕顧牽裳于遠韈既不遂乎懷資何病勢之沾纏頻千里之徊還倍辛苦于車船何蒼天之弗佑亟作乎其逝僊慨浮生之如夢冀一侍之無緣禽以分則爲兄弟以情則爲友朋常知公之處艱雖慰言而未行祇期公之壽考可少致乎平生忱聞自徐初旋亟傳逝于几筵殊傷悼之不已即一哭而難焉瀉微觴而致奠倪衷意之未宣惟神靈其有知幸鑒此之素衷尚饗

祭李門鄭孺人

嗚呼惟靈賦資淵靜嬪于名門幼習婦則孝敬克敦事無攸遂賢淑共推相厥夫子文望日歸是宜履祜共益

秋春是宜昌祚篤生鳳麟何數之艱中道失天失節不渝歷茲歲年既艱厥嗣有繼其良亦云蚤逝此心何將幸有懿親秉仁植義以序嗣續世祀永貽閫範足傳祝嗣若生慶祚日長貞志益堅褒章以待德澤以延天胡奪速仙游箽玄素閟書閒玉釭夜捐喬以長幼二男忝屬姻聯前忽聞訃臨風愴然茲者靈輀將宅吉阡薄言致奠瀉此微虔酹觶飄馨列肴藉燕靈斯未泯沛若來歆尚饗

祭王二尹公母

嗚呼惟靈肇迹名家伉儷華族婦儀夙愼毋範素淑篤生賢胤振起家聲藝林推首蚤薦明庭並仕敝邑循循見飭硎發棼解縛有令式民宜士與績布廉能當路褒推紛奬交旌晉擢伊邇所躋未禦愛日承顏峨峨冠帔誦宜延歷壽介無垠胡天不吊鸞馭仙京嗟乎古木風吟空梁月杳芳韻堪聆淸輝猶飾芊芊蘭桂芳馥階楹凡茲所遺厥自淑令生等久仰賢儀遂慕慈則邇承冶誼屢枉蓬蓽有懷彌切積之盈盈茲値計聞臨風愴情薄陳與言侑以束帛靈斯不昧庶幾來格尙饗

奠王心齋親丈

嗚呼蕎流濬涵靈嶠秀起天寔爲之篤生君子少馳華異蚤廼條理孝友族推謙和里與月霽風光澗停川迅寵心索丘騰声藝林利鋒硎發逸足雲振倬彼先進嚴廊致身出宰百里爲民父母樸棫桑麻春暘時雨薦剡交躍公論乎舉二仕烝烝聲輝全楚湘波共潔衡岳增長遺榮解組陶韻疏香厥用來謐厥志寔邈優遊林垧怡豫葵觴祥發在裔鳳毛麟趾振振繩繩將賁閭閻宜享遐齡覩茲福祉云胡不憖儀刑忽替喬也夙佩交誼仗締姻聯感今追昔寸衷懸懸薄言瀉衷薄與告虔惟靈不昧臨風鑒焉尙饗

祭林瀧橋

嗚呼慨惟太倧鄉行漸寥苟能美鮮萬石風流而獨閨公原行以貽祝善足訓詩禮並標振宗雷水騰譽閨嶠昔軍里評曾試鉛刀肇厥之聲家訓以饒曲裕令子儀羽翔超吞飛黃省灰際靑雲蔵彩待時署篆公韜實賚孝養川懌一朝殊方迎綠闕路迢遥鐸音方動賢俊斯閈楸梘敝邑吏才陳趙翰苑用鼎弟中朝登料巖靄

樁枝告凋訃音忽至恐覩顏銷惟奔辰道喬雨西飄嗚呼惟公年登八十惟壽稱高誼表諸昆惟才稱髦親濟世澤吉流日滔綸封有佚九原可韜逝矣長夜神爽其翔恭等雖儀音之末覩幸令子之躬遭拜膠庭之有年傷大雅於賢勞聊因風而傾淚灑離思於行觴倘有靈而堪俯鑒少伍乎非耗嗚呼尙饗

祭張明洲公祖

嗟夫公飆穎發之淳性經術産於名家妙齡擅稱梓里胄監藉乎聲華既列名于仕版能屏棄乎紛華慕郡甫

盈數月厲謙實象所嘉當路方馳褒檄訟牒如雲其加
登云矯飭初事將撫有永不暇孰知昊天不恤倏然禍
福僭差茲撫素旐西去道路咸相爲嗟嗚呼慨浮世之
如隕悲大造乎奈何彭殤歸于一度信逝木而無波靈
憑踪而歸祔展風神而游眠泣胡山之常在限命數之
難多某等偶萍梗之幸値憶儀容其尚蹤酌輕醴于一
奠慰遥途之離歌嗚呼尚饗

祭巖後溪公

嗟夫美門發乎秀異氣數種於環絏惟公家亶世德振

宗業於光前早淹洽乎經史宜雲路之翩翩爲魁奇於
絕藝含仁種于心淵起中朝之峻望接溫綸於御箋晉
官階以密陛時中使而傳宣尤藏身以厚德遂貽穀于
後賢勤授經在官族得文獻之直傳甲第巍然紹美敷
榮問於都壓後望踰乎派輩聲譽登乎官僚持節有光
使命秩宗載秉曰乾褒封惟乎所自綸音丹錫自天公
遂力辭清瑣歸閑優裕林泉就祿養於散歷覩恩澤之
派延風裁弘著臺省莫非庭訓周旋即見管樞大召忽
以承歡求便夫何紅塵不任一旦容[illegible]報捐傷令儀之
難作盡閭覩以嗚咽某叨嗣君之治誼奉德音而未緣
感孝慈之可述表世俗而足先嗚呼緜祿極其迎樂色
善得于倩兼外賢勞以王事內將侍而躬專此仕況所
難致而公獨享其全是惟天錫其順抑亦理所宜然神
必九京自慰飄然浮世何牽聊此憑旐一奠惟冀俯鑒
其虔尚饗

祭李二溪先生

嗚呼先生仙去浮踪二十五年宿艸靡靡已蕪舊阡昔
曾持紼展趨行輇續語卜者未獲妥全經勞令龜卜此

牛眠惟此伊何黃坂之巔實惟初春秉吉啓遷越我三
生執禮何遑藐結寸衷有淚若涓追懷先生奇能碩賢
耀偉手澤載宣梓篇可以潤世可以永傳獨以短數年
弗遠延遂使屯膏勳業未宣九泉不作此道昔湲靄濟
予姓經術駢肩是皆家學垂裕之緜某等舊受教育義
奉周旋形影常吊夢寐眞然昆吉風霜鬓毛非前學不
能力徒負惓惓亦有係我景行在先茲選晴辰載酒冶
鮮薦具一奠告我之虔嗚呼尚饗

祭邵越翁老先生

嗟夫古齊魯今姚江于斯代生儁賢世濟雲仍其美學
惟公家則然惟公天挺奇質毓秀涵淳爲仝克繩前修
懿武允踐孝弟力田銳志專精六藝獨擅戴記眞傳早
發賢書薇省登壇作者之先門聚朋求爲樂羽儀雲路
翩翩意本敦復古雅其如世鮮尚玄嗟哉良工弗試遂
仕祿以爲權歌政明而成績稍晉秩于司塵著淸能在
水部文章政事惟兼偶來一麾出守勤撫序以承宣坐
息閩方氛祲兩域保障以堅忽賦倦遊歸去舊邦俎豆
管絃守從天人義命金章黃耇稱仙日投趨庭詩禮造

育可謂精研燕桂荀龍僉起人誦學海心淵篤生叔君
令德侍繡補衮御前道本正直忠厚風淸江海淮甸新
持章江節鉞便錦絲而南旋申色祿之兩養捧紫誥而
歸懸喜承權雨踰月德星占聚華筵俄報大數欲窮寂
桒劬而坐捐親視正簀永訣是謂孝感自天家邦失乎
耆舊後生問業難顧獨惟斯文不泯將期燕翼千年喬
以儷陋末品少嘗歸法璟篇旅寓之一識荷期許之
周專旣參商于形蹤倚山斗而無緣聽世好而思企偶
聞訃以嗚咽欲輕千里走哭聊寄辭于短箋慕神爽之

有赫靈寔淡而鑒虔尚饗

祭姚心亭太夫人

嗟夫惟靈賦質柔順養德幽貞閨閤之範笄袟之娛克
勩厥良婉婉有荆蘋蘩潔俎定省持誠事無攸遂族有
賢稱篤茲令哲爲國珪楨魏科奮跡藝苑騰聲中曹筮
仕卓犖不羣絲綸懋理儀鳳翔鳴直指簡任繡斧發硎
視校淮甸鑑照衡平士佩其訓氓栽其情中外敭歷炳
炳琳琳再儀雛鳳試翰于黌設先繩振奕世光騰賓惟
夫人啓佑于成爰錫寵誥冠佩衮榮祈之康迪耋期永

膺胡遘艱閔華馭上升海籌奄嗇儔杵減侍嗚呼靈有
賢徵婺睞如明靈有懿行蕙朽如生恭辱交命子比玉
居馨懋仰慈範倍切愴神生芻代奠詞侶磬情靈斯來
泯沛若來歆尚饗

男聞中聖踐輯孫德懿 德猷校

墓銘

上舍魯村李公墓誌銘

魯村公葬乃冢嗣穀偕諸弟來請銘公同先君世好公方介矜謹動不欲踰尺寸先君惟故相合則又以亮語和趣融怡其廉峻而而無回互退不後言乃其好晚益堅余自守先慈廬不候公者三年初閑聞公病難起走庚之公把袖零淚而出日自子先公弃我子跡鮮與鎖門扶几而坐辭語方寸開暢無期身世殆矣末命有言敢藉之子踰月訃至走哭之夫不命且銘况諄諄乎按狀公名一夔字大章號魯村曾祖參以子奈貴贈吏部郎中祖奈仕至廣西叅政父環以次子一寧貴贈知縣毋楊氏五子公其末也十歲孤自學親師十六入庠補廩毋楊患牙毒氣惡甚延醫朝夕洗祛交非類亟絶夫所好則兢兢有倍中年病腸風將辭廩偶有開河上貲例部議許凡上百人會其師楊司空友歐陽虞部在南都力招公就其例監事畢歸耻叅有司家故隷戎籍不

得異戶邑有墨丞井稅族受累者將及公郡察其素行得免公恐後累以末子盡貨其產以償金留篋量出日食既子度邑惟地不稅託所親貿之其親或以已地僞契受金而不償其租不便則又貨他地以貸金五十千一生牛後自訟其貧于官以荒田償公寧不受生計日無從出惟饘粥自給蓄一蒼頭事薪水而終年不出門戶矣銓資過期堅不肯就嘗書慵惰觀國云云于壁以見意郡推姚公以因其從父教邑庠與交強見不往約期以士服一揖郎出強之仕不荅公貌修長翹然立衆中若不能下物者顧其中則平簡無偽也舉鄉飲預辭不甚工詩琹聊假以自適而已五十餘始子配周氏順行宜室勸納二側室一陳氏生女一適周臺子一馨娶某氏一王氏生子穀府庠生娶王氏次穀娶某氏次蘇娶某氏公自課約以故皆可立云嗟夫世寡遁願公寧貧賤而潔不肯俛仰以趍時或以爲滯儒世尚衰遡公在市廛而矜不欲綽違以踰戶或以爲野老雖滯而得知止之明雖野而幾固守之貞其所不諧者世借其所獨全者真心嗚呼魯村公其亦借是以遂其恪行也歟

即以是爲之銘辭亦似無愧也已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年八十二葬于某地某年某月某日而銘之日則萬曆四年季秋朔也

李門丁孺人墓誌銘

自古野居者習朴質市居者習浮誕然有不可方論者習不能移其性也上饒俗最淳市居人不能盡去浮誕乃李氏家于市敦朴尚質有睽于野居者豈所謂習不能移其性者耶其家有老而謹欽率子孫其子孫以孝養事其姑恭家德然矣與祖論由浙杭仁和判信州僑

居上饒越數代孫文芳生彥貴彥貴生久聰貴弟勝無嗣聰承其嗣十七娶孺人孺人父上卿丁文顯母余氏丁富于貲李方在婦奉養周至凌則貸產厚埜及稍裕勸其夫讓產義兄處隣族飲食財帛有求必與無少吝者年八十餘尚佐二男掃新其宇迨老甚手時紉敝衣口不厭硬食言步不差精神若壯壽九十六期有五年竟以正終終日猶諄慎不錯毫末蓋天厚之也其亦積福致之歟子十二長杰娶黃氏繼童氏次杰府椽娶徐氏杰生子十二長葽娶方氏次英娶舒氏次徐氏葽生子十二長煐娶顧氏繼毛氏次煸娶汪氏英生子繼閣杰生子二長芬縣庠生娶丁氏繼費氏孔氏次趣娶徐氏芬長子燁娶徐氏繼龔氏趣長子繼犖次繼菲女二配西陽江必深幼配虞橋應昊孺人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六丑時卒嘉靖辛酉十月二十九始以嘉靖乙丑年冬六十四都田西岡之原側卜者謂其未足以安體魄也二子皇皇焉欲改作之既奪十杰之變未果續得考塚之右名外園坐亥向巳庚稱家藏杰與從子英即營遷之表事以萬曆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告成嗚呼神

初異道矣乃復得與其君子偕壙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庸非孺人之志而天終默成之歟奇哉李與余爲姻屬來請銘余嘉其家德及孺人高壽爲銘曰 維壽康維齊昌維廼澤永不忘維斯言允可當

李華亭公墓誌銘

居于城市紛譁機變閒而恒能弗變者乃性真也李翁居邑之驛前父故治生邑嘗以其家備邑僉爲役長翁少亦爲之壯得辭去尋肉子翁鄭公來邑交于翁而好之主其家二人性淳良相若尋稚齡間出經驛前翁見

而歸語其黃孺人曰楊氏子視端步昂他日有用卿公
至語汝可與女即符汝夢以内子孕時卿公有冠珮之
夢黃孺人自内曰楊氏舊名家十世善必有大其後者
姻遂諧予倅翁冠得舉屢過翁家翁與黃氏孺人治酒
食書席假貸相勞不厭予有所未能其心必直爲之語
翁家勤稼居積以寛廣故不乏不儉老年稍倦于人交
尚實或有急忿散釋之不起其閒日又不以瑣細聲氣
取鬭鄉曲相善予將三十年未嘗將意外事相干予
性執滯鮮至公門所好人在厚義薄利順家睦鄉平生

親戚知故鮮相技獨校好翁晩見其恒而弗變深羡之
謂其乃性眞非泛語也其病將革適予聞之乃曰止庵
耐窮堅立始何難也今實修予信神亦欽之嘗在儕伍
間足貴耶副揣老早知之明揣老可瞑矣迄今衰之翁
號華亭生弘治戊午五月二十九日卯時終萬曆甲戌
年十一月葬以今年四月初九甲申未時地在本邑六
十四都尤家山翁配六十一都黃堂女先卒生二子繼
娶童氏無出長學娶方氏生子煥娶毛氏卒次爚亦卒
娶汪氏生玄孫堦次坊次子即英娶徐氏生孫即繼蘭

也其銘曰　鄉之舊風尙惟淳良乃今漸異亦有不忘
故曰性眞爲翁之長舉其眞者著銘以彰

先姑傅孺人墓誌銘

嗚呼此予伯祖女楊氏孺人之墓也予伯祖孔敬公惟
一女少時甚敏慧甫髮即能治女工趨事善謹孔敬公
甚愛育之堅擇配必得名族良婿文本欲其遠去益當
是甚難其選也時傅公仲幼善讀書屬文邑之先士大
夫皆奇其可大就孔敬公即以孺人娶之且倚爲吾邑
望族居鄰都與吾家相去不越十里及公爲庠生有文

名考輒上列當道有司皆楊之公亦感勵益進每會友
遠笈而孺人專昇事舅姑主中饋治田業紡績事不暇
惟欲内助成其業以成其長者之志以副我伯祖之望
也而公數竟奇不遇場屋廼二十餘年得以例貢去孺
人方見公之貢得二月餘遂遘疾不起竟以此終公明
年乃考貢京師將三年當就選得授校職而竟以風土
不投致疾不月而終于客邸嗚呼孺人之嫁也方望其
公之顯達而僅見其一貢之出身傅公之學也亦望其
祿壽之薦臻而不意其三月之不待豈天之不欲成其

志歟不然何遽奪之速耶孺人五子次子覲在庠學已
著聲而又先孺人以早世四子學儒業亦早世夫家之
盛衰不常固氣數爲然而亦何若是也歟雖然盛衰相
爲循環而衰極盛來固將有所待者也然亦在乎後之
人有乎其餘慶而已矣

東之鄭公墓誌銘

自昔論吏流者鮮修行檢名義所爭刀筆好錙銖人財
物自無厭足而以其身嘗試乎法紀不免則甘心焉氣
象律識弗敢悔幸而免乃竊冠裳貲貨椎閭里苟得職

事膏脂索不已世嘗以卑下視之者謂此顧亦不盡然
余見郡內二人曰陳鄭二君同時在嘉靖初年人皆謂
吏流之好修鄭公余婦翁也公名川字東之邑東沙溪
寨後人世占匠籍曾祖惟觀祖得椎父福環娶余氏生
公資可業儒以里內鮮習儒多從吏籍公少承父命爲
之畏法紀顧行檢名義門外有以財物至者輒頻眉指
手曰財爲人心彼以是與者有爲也有爲而與人心之
嗔怒隨物而積以入所嗔怨之物授之子孫子孫安能
長享哉故公在邑二十年卒終役空篋歸而里人之得

貲幸免者皆笑之不願就微職順事其二親力農頗足
父愛其弟公益加厚而析產推先平常家居兢兢視鄉
人若恐傷之族鄰有小鬪公挺身解之其視鄉有相鬪
亦若恐其相傷之故其性情常若畏慎不少放鄉人內
外無論知識皆聽信其言而曰善人云晚歲爲邑僉部
粮衙都貲大產始落乃諸子皆能耕亦足立者脫余孺
人賢而內助有孚公憂有愧絲玉者覺而生女授余室
余少舉於鄉公及見之乃知余迂滯不能干人以公私
而公則以此爲宜然非過也喬先君嘗曰吏流而士行

公其人哉公子孫耕讀克家實其可見之報云三子長
子昌次子成子敬任陰陽學正術女一即余婦也昌娶
童氏生國安繼程氏生國寵成娶胡氏生國完國官國
宗女一仕玉邑庠生詹克家敬娶陳氏生國彥郡庠生
國憲國容安娶童氏生爾賢爾哲女一許玉山祝氏寵
娶婁氏生女一完娶童氏生爾順爾熙官娶祝氏生爾
文女一宗娶徐氏生爾良彥娶李氏生爾吉女一憲娶
徐氏容娶葉氏生爾惠公生于弘治戊午四月十七日
時卒於嘉靖甲子七月二十九日茲卜今年四月初

一日庚午葬于祖壠年勝山期追乃不俟狀而爲之銘
曰縱彼士類言濟行溷爲世所鄙反心亦怍公世醫家
朴耕似學偶就吏籍愼心畏法內槖雖空外義亦舉居
常所珍和睦然諾孝友所踐勤儉自若遺胎常存音容
不作塋之年勝松楸是託據實爲銘鄉評詡確

龔門程孺人墓誌銘

吾邑東田程氏鉅族也程俊公生孺人爲長女[illegible]
配得邑之塘東龔見湖公漂璐字用華時爲邑諸生文
望盛著程故以孺人歸焉見湖父守齋善行素重鄉曲

毋周氏善治家見湖習舉子業終年會文于外孺人實
龔家婦承歡舅姑常先諸娌日夕理內事惟恐累公業
不專見湖屢屈場屋年五十以例貢授欽學訓導在任
五年丁內艱去服闋當補以守齋年邁不復出孺人持
身治家謹慎和易斂時俸祿柴薪之入費用不顧問或
分挐以去亦無少惜畧不爲纖微留意處家鄰婦有來
塩米柴果輙分給與不計頻數多寡有甚匱乏則銀布
遺送而不憚娣姒或勸以節省不應門內親戚待之如
一大抵天性然甫余幼以姊姻讀書于塾塾去宅數十

步稍衆閒夜稍晡問食諄諄然推兹以撫而始終不懈
也見湖簡言愼儀多所感發而二子汝立汝成在教養
問學時已成庠序推服見湖先孺人一年終終時二子
自外計奔明年孺人終余兩年皆赴弔不得少致訣別
其能已於涓埃之懷耶二子以今年月日將附葬于見
湖墓桃源之右致書來請銘余乃次第其事而因以識
吾之不忘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終某年某月某日子
三長汝與早世孫子拔次汝立廩生娶傅氏汝成庠生
娶余姊孫子椒子運子藍女二長適某次某銘曰桃源

之山山有穴艸木芊芊卜幽宅左端夫夫居右安孺人
魄嗚呼生同育兮死一穴還造化兮心無缺懷人德兮
我爲戚刻言藏土萬年石

李孺人墓誌銘

里內有李子芳芬負氣豪爽而嚮學壯歲始從余游耽
禮恭而信甚深郎一步語若謂其皆可作法者是時余
學術淺昧不能大有啓裨于子獨心媿不能當其過好
額亦心加其在闠闠弗用其習態以爲才云習于其所
聞其毋修內饋肅而辨則又善相創家日督李子學問

顧其不染于市俗浮誇故李子得如吾前所言乃時過而學工行尚勤竟沉滯庠校十餘年不出穎而毋視之猶常饋督之者愈至會毋以疾故李子持哀未闋將襄其葬弗果亦以疾故里人傷之余尤傷之而及于其毋又三年美亭君得地將葬毋向余乞誌銘且泣語曰此于芬之意也余念李子厚許之將以復李子于冥冥也以其期且速遂不敢修辭毋爲徐氏西隅徐隆女而夫卽美亭君也君名杰而其祖某父某皆力善治生居南隅道觀山下自子始文文弗逹不壽豈其數爲制歟乃

徐氏之能毋則亦足述者矣生正德二年丁卯六月十四日申時卒萬曆二年甲戌九月十八日未時葬萬曆五年八月初六日寅時其山則六十二都石鵰塔下也子二長卽芬邑庠生娶丁氏生子焯繼費氏孔氏生子羅壽次子趣娶徐氏生長子繼萃次繼菲俱幼焯娶徐氏繼龔氏其世系當別載其銘曰有子之教饋則亦修不見其顯惟澤之留石塔之山爲土一丘吁嗟乎毋是藏于幽

胡碧峯公墓誌銘

鄉必有淳行乃其業本執實修之以愛親讓兄率妻子浹師友雖微言細動矜飭弗怠卽不言道而日用循習可無咎無譽此卽夫子所貴乎鄉人之善又深致惡乎愿者恐其長僞譽而賊淳不足爲鄉重也余鄉俗故淳往自虞一齋汪石潭夏東岩諸君子倡道力行流風被人至今興起時乃有爲道者曰知聚其精神爲致而行師在是不俟修治行而不修是謂外行龍虎懷玉大會以後此說甚侈未暇獨異其人操趣頓殊顯行乎公私利欲鄉愿廉潔忠信之似者無之下逮庸人豎子賤吏

末卒咸鄙焉猶儼然自居爲道同事者亦譽之爲道不好修者曰非道時人信耳遂趣將謂其果賢而相率以從余惧本真之日散也仍幸夫知鄙之心良心也此誠崇邇一機余友原白子銳志向學凡以學名者至斯皆與之游旣心亦加疎得鄉先生巾石呂太史深契其變化氣質之論師事之惟勤其能勤也以翁碧峰公督責家教故公蚤訓原白子學業庠試必高等漸以所學語爲文悉去時調稍坎坷不前今年夏巾石公終于石塘書院秋公亦訃終原白子遭戚父師皇皇窮途若無歸

適禮三月而葬卜地得吉哀毀持公門人馬君適菴所
爲狀走吾山廬且泣且曰先公終壽奄卒異常孤初旋
自省試一夕而即代勞于外控終天永訣未能之恨茲
傷貧薄葬惟此片石寄心其憐孤情詳誌之知予苦緒
久不忍言惟喪事得言亦禮也余少同原白子授經宋
新菴先生嘗過家侍公義不可默敬拭淚覽狀狀云胡
姓出舜後陳胡公漢末有胡貽者避亂信州安鮮鄉之
大濟至國朝克明生志謙徙居城西天津狀元坊生子
次質安生銘由郡庠首貢兩任縣令銘生浩仁爲公曾

祖仁生晭爲祖晭生雍爲父生三子伯朝陽仲瀚季郎
公名泮字思樂號碧峰公孝順天植毋殁甫七齡哀號
已踰成人初引手書曳莫及家人慮變防之別室既殮
啓視則昏仆矣亟救之始甦父初以伯兄積學覬大就
晩生公不爲意淹病公獨侍湯藥述亟猶從外求鴨以
養父悅其弗倦對衆頌將後第與公既喪力盡其誠至
分爨尚缺食勸閭人脫簪珥易米共二兄飼產物悉三
兄先取雖剩以悶微欣然資生訓家束修常不足自給
伯兄嘗以居址陰契陪價窘公公如數貸酬仲兄徙醫

在省歿㩦襲命子扶歸禮葬先壠伯兄歿亦如之有從
姪貧孤棄于路抱歸育如已子居常布衣蔬食雖至窘
敝數十年不爲恥一遇歲時節薦奠祭即遠祖必竭力
營辦嘗草一小譜欲立小祠以安合遷祖見旅骨輒瘞
暨思欲埋之限于力聞錢郡守吕太史爲之大喜鄉人
聞其禮教善造小子往往紛毅託以發蒙殆千數有一
家祖父子孫尊卑長幼咸在者訓子來自閭人姪娠必
諭以内則寢處必正之戒兒童弄玩書翰外無他物能
言授以三字經五言神童詩間有越矩隨朴懲不假借

先吳李諸鄉達後𨚗錢王諸英碩會講郡内慨然命往
曰斯會便未做聖賢然約束心身不入于過比之佚遊
言不及義者遠矣或以前宋僞學黨惧之曰恭謹自持
何禍之有晩年以子業儒總家務植園圃陋家人栽花
者自治蔬以助饔飧子諷代勞曰士農異業吾安吾勞
力之分也子乃務之不亦自小乎柰何年暮力衰憩息
溪澗水濕之氣乘襲公弗起矣諸皆狀語謹因以誌據
是固昔業本執賓修之以愛親讓兄率妻子來師友事
也謂之淳行其亦可歟公亟望子得試所業原白子亦

顧早得升斗祿中情願養乃弗能讀其招魂哀與諸詞
言言發自抑鬱真思嗟夫學者處常裕利達無難惟坎
坷抑鬱能不怨尤進于達天知命斯爲學之成原白子
將必奉命終之訓曰嘗真修求進于成使鄉黨稱之曰
至孝是則養之大者已矣公配桂氏先公卒繼徐氏生
子一即采字原白邑庠廩生娶徐氏公因未見孫六十
餘置一妾廣嗣七十後育子始遣之于是日待舉孫云
公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陽
爲之銘曰古行貴淳惟實之務今華其言問實則否吁

嗟乎公以詩書爲田畝以蒙養爲耕耨豐鼎于前貽種
于後約失既鮮是爲大有誰則知之茲銘不朽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二十

男聞中聖踐輯　孫德燦德獻較

雜著

通誌議

議得通誌關之國史所係匪輕要貴嚴實庶稱褒揚除
鄉賢另稽鄉評外其名宦一節邑牧至于治蹟超卓教
職至于文行兼優今各邑所開或有只舉迹顯而遺徵
晦者或有只存目前而遺年遠者或有只書見祀而遺
未祀者或有只書姓名而無事蹟者或有見在仕路而

竟立傳者皆于志例不協抑亦徵信無從想時或倉卒
或只憑一二人親見所爲而未必慎加博採周稽公論
今將後開各邑原呈者冊內名數即公同合邑鄉耆士
民自嘉靖乙酉以後不分年之遠近人之顯晦不謂衆
口同辭稱善者詳具實蹟前來如其果無不妨開格如
其未當不妨刪去如前冊內尚有遺漏即搜羅增入原
不在取數之多要歸于惟公惟慎惟精惟當庶幾不敝
先美足風後來而已若其人品政績果優只今見在仕
路及官政家食者志例不書用俟將來亦要開載明白

拯荒議

瞻惟數時德政弘布風教宣動慶惬士珉頹以道範遂修雅恬茲者爲聖明簡公特勞借責即見綸命惟茲親區雖欲借寇有不可得者生伏櫪病踪頻歲杜屏屢疏摳承重荷長者教言慇惠感激在衷依戀彌切凡此部珉其情同然且深拯𡨥之望第以蓟蘑勢卑難以遽達屢欲生言之又自度野鄙不敢遽上其情真有迫切而不容已者敬恃我翁至愛乃冒昧具焉惟敝郡舊志土嗇民貧自五穀外無他出產又各戀鄉土不肯遠游貨

貿故無厚積而世名之爲家裕俗淳者實以日用衣食嗇儉禮節簡薄所以孜孜蓄聚惟以待公家賦役不敢後期得名也即往歲稱豐年亦必需南省楚贛之穀麥豆菽之半以濟乃得稍充近前昨二年較之南省浙閩畧有半收而爲諸鄰郡亦荒歉既不能取之以濟此又不免運此以益彼以致境內告匱民間空虛極矣不意今歲旱暵赤地盈野實爲數百年所未有之災嘗坐籌其故一在天時亢暘加以狂風損苗一在人事鑿潴丈時肥瘠不分陂塘不開乃致如此稍幸秋末遠鄉高山水源初出之所尚有微粒亦以清丈時强爲一則諸在高山瘠闊之田難勝一則之稅遂棄而不墾是以所入比數年前甚微不足以濟又如此恭荷　聖明俯念窮民允撫按兩臺公祖道郡諸公祖改折蠲免之奏只今
　明詔初頒而蒙我翁施仁必欲覈實以致之民于是民樂更生蓟蘑有色其爲感真隆施哉若稍遲數日則敝地本色之米一入倉廒閒闊米價踊貴當此艱難適値冬沍凡此啼饑號寒莫知卒歲之衆不知爲何狀也然而改折蠲免之恩惟及于有根者敝鄉田少民多泥

窩亦多其無糧者居十之七八在　聖朝頒之賑濟正所以及之者也此其爲恩誠爲浩蕩乃以目前之急言之昔人有言賑濟不如寬征寬征不如免稅何者賑濟未必皆得得未必皆實惟寬征則可以省追呼徵比之擾免科則可以無借貸典賣之苦如不寬不免而惟待于賑濟昔人亦有言左邊賑濟右邊征科不過將左手所得者右手交付且左得三右不過二而已此不如之說所以雖俗而亦趣也是以自昔救荒者咸曰必賑貸必寬征必免科並行而後可也今敝郡蒙賑貸免科俱

行而獨寬征未蒙議行乃所謂寬征者則以寬小民力
役之征非謂寬糧稅之征也然而小民力役獨惟四差
條編內半係其所出而四差者又皆公家應役之費日
用不可缺者自來未有蠲免之例生伏閭野幸聞初旱
時治郡俞公祖甫下車公嘗守蘇備親荒政之事是以
即有請改折免稅之議以惠乎有糧者又查郡庫有積
年餘夫廩各色剩銀三萬餘金亟引今時代征抵補之
例請以此免征窮民條編以惠乎窮民者嘗其日生未
嘗得面承申文之教而聞見此議一傳于外凡此窮民

欣然徯志而顧旦夕領在上諸公祖德意之頒也乃數
時未聞有成說生以山居未嘗候賠俞老公祖音問亦
未之通尚未知何如或者諸老公祖之意有待于明春
抑亦議未定或以此爲公帑不可輕動者耶生鄙賤素
無知識竊以此數萬金者乃倣郡窮民胼胝勤儉以上
供當事諸公殫勞積餘以待今此之需者也即以此爲
窮民代納明年春夏條編免其科派似爲以民之力還
乎其民亦爲損有餘以補不足之天道且以默勸斯民
後此力役早完庶幾乎他年有賴或亦可也又或以業

已輸之即爲公帑不可輕動須留之以待緩急不時之
用是誠一道生嘗見數十年前嘗有因事借用公帑後
日征補兩得其便上下稱美者今不蚤此之議一入春
正公家即以編銀常用竟不可缺則必追呼徵求民孰
能應其役其勢必至于瘠塡不止而況農家今無秧穀
又乏耕牛春夏之交穀種難植明年農事未知何態生
乃敢懷杞憂謬以謂目欲拯乎此莫若寬征而寬征之
道實在于前俞老公祖之所條議者仰知申文尚在幸
我翁仁人君子在上加撫窮民有素望乞賜之覽行允

之王裁鼎言于撫臺莊老公祖新按臺老公祖巡臺王
老公祖諸公會論頒行則其德澤豈啻陽春即枯稿回
生同之再造矣然豈今所祈者又不敢遠謂徑出爲民
盡代納明歲條編耳惟是于有糧者猶可支持照常征
納獨窮民力役一項量借郡庫所積一二萬分派各邑
爲春夏四差常用之數暫寬斯民春夏當納之數直至
秋八九月豐成時乃始追征如數令各邑以其所入補
還今所借郡庫之數如是則公帑如舊而民得數月緩
征畢意于農免于借貸追呼是于公帑不失而在民

一分卽受一分寛一日卽受一日之惠其爲感更何如
哉愛之此卽新近借貸償補之例若又或寛恩得如部
覆所議與浙今歲漕南二糧十八年十九年分派帶征
其爲惠又大乎然非生所敢言也且前是諸公或有言
借支後償補甚難其在南昌湖西郞見年不肯納况征
補舊銀乎生則謂敝郡淳民也自昔未有逋負凡逋負
者皆非良民且有說也且凡遇額外加派敝郡若敝邑
無不先供完皆無難無後者况此特暫寛于春夏耕耘之
時而償補于秋冬有成之際只數月之計耳又况前十

餘年嘗行之令可踵而舉也生仰知諸公祖仁人在上
當必惠然慨允可知顧其事未有主裁之者千載奇會
萬姓咸賴幸惟我公祖酌而成之則感當爲何如哉如
肯俯察鄙言非僭非誣卽以秋間俞公祖所條議薪賜
覧之見間再一詳叙之幸甚又望鼎言命之諸邑如所
擬議暫寛窮民力後編銀以俟秋成始征其感激又何
如哉生素不敢出位陳事茲目擊心維乃敢顧懇誠媿
不文不雅不知當否惟以汲長孺范希文勲業乃我公
祖道政之常是以敢啓如此如言不可尤望台涵曷勝
顒俟

養用議

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
有苑囿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有芻秣焉若吾民之有
廩囷也有羈靮韉薦焉若吾民之衣被履舄也至于人
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
穡焉者其備如是當是時歌於皇華則云駪駒駰駱田
於秦則云駟鐵辰牡牧於魯則云驪黃騂騏延至於漢
猶曰閭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何則養之之日多而

用之之日少也養之之多則力有餘用之之少則力不匱故
神歆其祀民受其福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於
人國也亦大矣

練馭議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平日必時加按勒鞭策
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芻秣安佚則血氣凝
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不足騎操戰陳
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爲是爾近歲庚寅春本
寺唐冏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

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揺手舉足之間故所習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得乎晉惠公與秦戰乘鄭小駟慶鄭曰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騎嘆髀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也而況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轡鞍有禁鐙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况其不能禁也徒為下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邇者本寺議依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京

塞群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王馭專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謂能克者庶幾兵强馬健實爲安攘良猷烏容不講也

調兑議

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旌又言春花紅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爲交接孳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爲馳牧練馭之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夭札頗乘者即霸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仲夏炎暑薰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劑制疫氣諸疾悉愈群驥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能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月後馬爲不時乃

國制依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依寄調取寄養馬兑給京軍謂之調兑依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兑則定于秋間此遵于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邊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大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寄為兑結團

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　陵寢征討入衛應援勤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閫邊傳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行又疏暑途千里跋跣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未得行卒遣馬王山海乃調于養民兑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適久暵並得霖雨疫不作而猶日曬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斃巢有溝壑者亦有提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强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視兑冏丞君回語之特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慎勿調馬者甲午六望日又議

作文說

文辭之弊至于今甚矣昔者文辭之士以實筆書實事人稱其言言服其人毋敢以爲譽者而今不然矣先正薛文清公有言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而文辭尤甚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巳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譽求此以譽應文辭之弊孰有甚于此乎乃若識者則周愼之而不爲矣然何以應人之求也耶無已而致于道則亦實筆書實事以存古之意而已矣我不諛人人不悅我又焉敢計哉且人之求者必以

其言既以其言矣而其人書其人作必借盛位者以爲之重則是又重其位不重其言也夫重其位則當就有位者求之何乃循卑愚者而請之耶若此以處巳則比于欺以處人則比于慢慢與欺雖夫人之不量而言之者亦傷于輕輕其言又安能取信于人乎然則求之者無乃勉强以命之後者也雖然吾其敢自愼之哉故爲畧說將爲之辭

悔過說

予志常在正巳而不求於人前鄉里有衆踵門謂予曰共以事訟貪斷不公求解之予固辭而彼衆不諒予乎日心曲數數以里公共爲辭予變色而彼衆又不察人顏色既而辭去又轉親客人求解膚受浸潤之辭雜進吾耳目吾性柔軟無剛直嚴毅辟人氣相不得已第爲問之且亦信以爲貪之者過而橫之者之非也事去三日即大悔以爲是何不敢不與之鄭朩足信人故人擾之如是乎悔之不巳追之不得又踰月反而思曰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救之仁乎曰非仁也狥人之情也又思曰虎負嵎攘臂下車而援之義乎曰非義也求人之

悅也求之仁義無一可者是何爲狥人情求人悅而爲是歟予誠不自知其何心乃惴然大悔重自咎者兩月嗟乎衆惡必察防偏聽也親客莫信戒近僻也鄉鄰閉戶重自守也改行不再惡士笑也而以正巳之志視之乃不免一者何如由前觀之謂之不明由既觀之謂之不信由後觀之謂之不毅過莫大焉非予所深訟者乎訟之不釋愧見于色客乃來慰予曰顏色不懌予心悔矣予曰悔之晚矣客曰事始于橫徒之所結成于貪夫之所縱人不諒予而强于求予不能辭而强于應其

所求求其所公且事弗遂于予何咎予愀然不樂曰是乃吾之咎也不公于至公之事而公于人之强不强于可强之人而强于人之衆且是不在衆人而吾爲之從是黨衆人之比附横徒之奸而啟貪夫之諂也事之遂不遂弗論也然則過將非矣容安得文吾過而遂吾非耶客乃曰責人無難惟自責俾如泒厥惟艱哉予乞不艱不可再矣惟子勉之予謝曰敬受教因作悔過說自此求我者常知我之悔無重我罔終之非也今年戊午六月十五日

李氏三子字說

李翁魯村邑隱德也晚誕三郎伯郎桂近蒼翁定名敎字詔孫仲郎徐南麓翁定名袞字仲綱季郎祝來渠翁定名龔字德卿禮男子生父名以命之名必佳著義也冠字以别之字必賓以尊名也相見長者以名輩者字幼者字而益之以先輩稱以是稱于天下足矣乃又有號者何古無號號起于後世托物比巳明地識景因時竊惰漸闢書與大翁子尊其父與師稱之爲某地某人某先生之類云耳未有人必號幼而號者也人必須幼而號其皆然之靡文之勝乎魯村翁以父師之道假重之敬既以三翁所定即字不相輩欲余一之余因見其有號非所以教之讓也且不古之道乃駁而定之曰長名敎字仲詔敎者善積也必有詔者仲名袞字仲綱袞者文之著也必有綱者季名磬字仲德磬者美之發也必有德者如是而後名與實相符他日諸郎君初長讀父書繩祖武顧定之爲之哉顧名而思義可以措之行聞字而重名可以播其實吾意將有號之者矣豈必如是翁復出生兒識喜佳什四章示余既不揆鄙拙强犂

成韻乃以祖業諸篇俾余題其名予讀翁句有初心未悟充閭慶夫翁不悟其慶而人悟之是以咏之者有同美和之者有同聲即此度而謂慶聽之無何有也喬以遠大相期敢著字說并題其卷曰充慶集

林塘園上梁文

身裕德滋論者所以奠定厥契地勝人安聖門用以大弘其道乃遂高擁蔚生之園居世高其詛樓閣空邵于之胸臆人仰其風雖云不擇地而燕實亦求所止而安喬本信州野人明時末學發跡賢科入微官原無寸補

乞身假疏懶　聖主忽遣兩春毋愧買山無錢飄飄然
來往靈傳之間靡由定止深嘆羨墻不啻頻頻乎寤寐
洙泗之上莫得依歸近賴　帝天之默佑頗聞聖道之
大原尚以粗心浮氣之爲累加以病態紛情之是拘實
欲卜築以求習靜祗緣鳩工而乏名山偶得林塘小勝
遂搆甕牖閒居非敢以百工居肆之心將以植五枒當
門之拳拳窗散傚作堂入室以爲期　壯闕贍依持戟
叩闕而有待册書方捧白鹿聊攜勝茲吉良時日全藉
從美工師砥礪切磋想惟日其進之句咏歌誦讀適同

入于野之風
上梁東青雲萬里路疏通只爲聖門傳與育藏修壽向
此山中
上梁南層峯石棟與天參常有春風解人意義和之侶
四時酣
上梁西淸風一曲自天倪潤世至文從此出波光直射
晝眉齊
上梁北望入五雲增瑞色強歲方堅報禮心暇且躬耕
勤食力

上梁上太虛無形亦無障悟來只有這些兒還須游衍
與出相
上梁下錦繡珠璣積臺榭誦讀須收上達功稍得之間
戒滿假
伏願上梁之後游塵不到吉地永宜端坐嚴神明之對
踐修郎大道之由儒言儒行而儒衣求不忝于厥居之
美王義王道而王路期非得于五福之降愼文節以重
藩籬俾主人翁常自惺惺感交承以輔基本於大丈夫
日進昂昂身在户庭道通天地等功名富貴如浮雲百

年之身無負格綱常事物似皎日萬古之望不虛統祈
神祐默藉山靈不勝恭頤之至是贍是祝

信州春茗

信州茶經志自昔高品之尤著于陸鴻漸氏醫家者言
茶有九損一益乃信茶食久則滌心明目辟煩滌穢時
或庸以洗目精能令倍光爽斯其益之大者歟林塘樵
圖識

附刻澤塘公茶說

信茶滌心明目滌煩辟穢久服延年通仙益茶中聖品

乃食于夜闌醒醲酒後損胃陸羽晚僑居信遺址後曹
茶山叢林羽于此種茶蓄新食陳烹用西郊重定第四
泉既而僊昇以是信人尚陳茶新者歲多積之待陳澤
塘山人好同陸羽尤精辨物理譜云信茶桑幹修修根
叢生新則木氣旺木生火火勝故醉解損胃陳則木氣
平火氣消性漸并和冲淡久之質色成土蓋始土還土
此歸根復命之理以土克水能制濕性所以清心明目
滌煩辟穢而夜食不醒醉凡寧神思酒食不損胃且解
麯毒謂之延年通僊聖品以此第新者氣味質色濟絜
楊端潔公文集卷之二十　末　二百五十七
香爽嗜者多好之陳者顏質色漸類土其氣味并和冲
淡不若新者顧此庶幾哉大羹玄酒謹俟于知味君子
信州澤塘山人一芳記

新刻楊端潔公文集卷之二十終

楊端潔集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時喬撰時喬有周易古今文全書已著錄是集爲其子聖踐所編江右之學惟時喬一本程朱故集中大學周易諸序及孔朱二像碑皆力闢心學之謬云

王侍御類稿十六卷

〔明〕王圻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王思義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洪洲類稿
四卷》提要

王侍御類稿序

王先生來督楚學不浹旬
而序蔡林二先生訓故語
梓之曰吾不欲剌經者之
務危言而不務理解也已
又梓魏秦國所爲古今孜
曰吾不欲綴文者之進孰
而無所揚摧也蓋楚之人
士彬彬矣於是二三子從
諸縉紳先生以請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曰思
孜孜爲不可幾及迺謀梓

先生所為詩若文若干篇蓋不佞讀先生所論馬芳疏而深有慨於嘉隆之際先生故坐是落言官罷闕臺不勝其坎壈者幾二十年嗚呼奈何以一武功爵

傷賢者意乎且微聞時有所諷而先生不應也先生大節凜凜在人耳目所為詩若文亦酷似其為人夫誠不欲以文自見終日言而近道則理道資焉教化

興焉由今之道凢為詩若文者靡非七國而下西京而上建安而下大曆而上顧其所由入以為解而所信以為獨造所黨以為同而所自喜以為已有肴則

遠之北地信陽近之海內所稱七先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諸君子為的而後進之士射聲焉未有能中者也畫脂鏤冰落其華而質則鮮矣嗚呼今其

爲繁聲矣乎凡先生所爲詩若文大抵黜其纖巧者而本之自然謝其奪靡者而歸之實際去其叫噪者而由乎冲虛盖抱璞而玄覽矯志而獨行悃愊而婞節不俟文章而無行不與矣昔者桓譚善鼓琴漢世祖悅其繁聲鄭司空召而訶責之不欲以鄭聲進也它日司空在坐而譚色沮神喪失其故常偉哉大雅之令人愧也讀先生之文而二三子之興起者其不復爲桓譚之琴矣乎

江夏郭正域撰

王侍御類藁序

替學大夫上海王公蓋在先朝為名御史直聲動天下予竊心壯之屬抱牒海濱不及還見諸章疏已潛之則凜然骨鯁之風即正

色立朝如孔父通達國體如賈生面折廷爭不畏彊禦如汲黯未之遠過蓋令予竦意寢色頗為公執鞭乃公非久坐直道忤權貴人去國而服州郡矣頃還

朝政清明公稍遷按察僉事入楚視學政予在田間聞之大喜曰正人登用楚士先得師世運文能其相待而興乎已又得公所為古今政敘讀之大旨嗟剽

剝而尚探討薄藻繪而崇典章知公直言敢諫陳古諷今非獨以氣節勝而得之博學明辨者深也古之儒者類能備先聖之術明習當世務以待論辨為天

子使而今也不必盡然以
公嘗之予知其不忝矣孔
子曰學所以益才也不亦
信乎故以為人臣必正必
直以為人師必公必明學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公

居楚且四年所樹士多
上國所材亦既有成效矣
始出其類藁若干卷以示
內翰郭羨命羨命大稱善
以為可傳傳之因寓書屬
予序予受而卒業焉則往

時所見諸章疏然列在
首裒而次若詩纍纍其後
有如編貝貫玉夫章疏無
容贅矣即文成一家詩具
三體率多取材於腹笥而
脫迹於風斤不落筌蹄不

涉蹊徑惟意所適一無所
猥襲皆足以塏倫物而抒
性情蓋所謂博古而不盭
於今綜今而不倍於古也
不朽之業其在茲乎夫章
疏見公經世之大略而高

風勁節先之文若詩其緒餘也昔者穆叔論三不朽而以立言次功德公寔兼有焉必傳何疑第予生晚未嘗一日從公遊然海內士多知公而予亦不敢自

淺矣張子嵩不云乎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予之託於公也亦然善觀公者其毋以立言盡公哉

晉

萬曆十有三年歲在乙酉

甔甀洞叟吳國倫譔

續刻王侍御先生類稿

序

我雲間雖稱才藪諸先達以學術事功著者豈不彪炳虖肩背相望彬嫺文章者或潤畧於應世抱經濟者或漫遠于操觚舉文章經濟兼擅異晨者自昔不多接耳目所習則王侍御洪洲先生其選矣先生首萬安令推治行高等徵拜侍御史視鹾長蘆抨權相出僉閩臬還左遷州邑歷卯五任而晉督楚學政所至見德所去見思楚大夫士蓋迄今誦王先生風節橋矯而獨惜其壯歲懸車不及大用于世彬讀先生所條上封事凡二批鱗皆關繫社稷要領則先生經濟已露一斑矣方先生象命分陝督秋甫艾耳念尊人奉政公年且老遂乞終養自定省外日惟究心竹

秉上下千百家窮寒暑不
少勤識者羨先生擁書萬
卷有李杜味之窮邃縈勇
追胥兩晏容之達陶情詩
酒間有彭澤之致飲人以
醇不覺醉有公瑾以懷濃

不濟淆不濁有辨度之量
故其中廓然泰然超於塵
壒之外而發以措性形
以歌詠直攄其胸次之所
自得不雕琢而工不擔拾
而贍不抗激而高文則粹

雅類曾南豐藻潔類王臨
川其正大和平要不失歐
陽公矩矱詩抂大曆貞元
之際晚所感託一寓以詠
述夷曠冲遠人陶韋門與
祛近代綺靡浮誕以習而

還先正之典刑不抂蕤乎
然世直以文章名先生者
非知先㞢以大也而間惜
先生以亢節忤時不盡究
其經濟之用則又非知先
生之文章也者先生識洞

而菴邃出處寵辱兼幾微芥蔕于衷而自壯至老編摹刪述幾至充棟纍一非博古綜今青稽問學政事闡幽敫而游以心者今所行世而續文獻通考稗史

五

彙編兩浙鹺志洗冤錄海防誌青浦誌三吳水利考凡若干卷種種皆當鍼石畫語先生經濟孰其大恰叭者則又安問先生用不用也余故曰文章經濟兼擅其長者先生乎先生仲子允明君克世其家學而孫昌會方以孝廉步武先生而起業且光大先業之緒繩繩未艾也是集以類稿名第詩若文耳謂陽等

六

知先生潤不可辭校讎以從乃受而卒業僭為之序竊自愧其不知量矣

萬曆庚申秋日通家後學

陸應陽頓首撰

陸氏伯生

續刻先侍御類稿引

先侍御自為諸生時即好為古文詞所著史論有學有識每以是試諸生高等既登仕版一切酬應多託之子巒客卿在西臺復有袖中之彈故篋中所梓有洪洲類稿先奏議次詩若文業已膾炙人口矣林居廿餘年徵大之容踵至風晨月夕又與社中諸公更相倡和故詩若文特多往昔先侍御嘗自裒其稿

彙為帙題曰明農蓋四倍於前刻云未付殺青屬罹大故竟為無賴者匿不得義恐久益散佚先侍御奚囊之業遂至漫漶因搜故簏尚存殘剩命小史錄出鋟諸梨棗併前類稿共為一集題曰王侍御類稿為卷凡十有六此前稿多誌狀尺牘及雜著十有六卷而未復附倡和集及誌狀行實倡和集雖不盡出先侍御然亦一時風雅之會故特存之耳刻既成既謁同社伯生公為之序而義復隣一言先侍御少時嘗為敵樓賦弁向兒曹云可比吾家文考魯靈光惜其稿失傳不得令子孫一窺作者之興時為悵怏此是編所繇輯也若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則有愧斯言矣

男思義謹識

王侍御類稿目錄卷之一

奏疏

王侍御類稿卷之一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薦舉邊材疏

為薦舉邊材以備推用事近經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兵科都給事中張鹵各具題要行九卿科道等衙門薦舉堪任邊方官員吏部議覆奉

聖旨允行臣等仰見

陛下憂念邊陲拊髀思賢至意然竊謂川嶽鍾靈人材遞出自足以周一世之用而今邊境缺官移東補西動稱乏才者非天下果無才也非臣下果未薦也隱蔽之弊十焉一二拘攣之害十居八九也臣嘗見夫植楊者橫而栽之即發倒而栽之亦發斷而栽之亦無不發生何易也然十人植之而一人拔之其不為枯楊者無幾植人亦類乎是一才一藝縱橫顛倒靡用弗適然懼其植之難而搖之易也夫天下人品大約有二有矩矱之士有跅弛之士矩矱之才動循繩墨或少拮据跅弛之士不飭廉隅類多瑕疵孟明

不免于崤函之短而秦莫之捍故破晉之功僅成武侯不免于街亭之閼而漢莫之捍故摧魏之績更著使當時以三北而詆孟明以一詘而攻武侯則二人殆秦廷漢室之枯楊也是以齊桓定射于檻車管子取人于盜賊皆欲破拘攣之見以求濟時之畧耳即今海内矩㦸之才見膺職任者如雲如雨
皇上自有鑑照銓部自有權衡何容置喙惟才堪戍受而或以微眚落職行與衆違而或以小議解官歲月已深懲創已久投老丘園不無可惜此等人才舉

有遺于耳目之外者臣敢謬舉一二用備采擇原任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今養病楊魏有偏風望如脈經綸韜略籌邊志中機作于力正強邁以疾告歸當亟用以備總督本兵之簡者也原任巡撫甘肅等處右僉都御史今丁憂石茂華嚴明之政敏達之猷推堅撫順具有成績此一臣者俟服起復仍置甘肅寧夏榆林經畧西陲可長無事也原任順天巡撫今爲民徐紳韜略風閑風裁慨當日住謀誤已荷
寬仁此一臣者

皇上假之再生彼當效以捐死復其原職付厥戎機前愆詎可盡也原任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今聞任故梁久雁甕備而戎務才能出衆人所共服設蒙仍置方隅久任自成未必其於長城也原任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今陞用汪道昆文事與武備兼備勝氣與才猷並茂闖中起偷狩者失終使滄降木任員可嘆也原任山西按察司副使今養病周逢節才高識達素熟邊情今之閫府帷旄獨當一面綽有餘也見任陝西按察司副使張守中備兵雄略已試

寄雲難經政調公論已白如若移置關塞破格推用其効可歲月計也已上諸臣乃亦得之風聞未必十一目睹而平生戰績詳記於吏兵二部者尤有的據然此外或有才兼文武而高臥山林如楊魏等之類或有抑塞之才一經指摘終身廢棄如汪道昆等之類出於臣見聞之外者尤未可數計則固不可謂天下無才也伏望
皇上弘使過之仁擴無棄之量將楊魏等
勅下該部再加查覈如果可用一體甄録勿以纖瑕

而掩其大善勿以小過而棄其全才則邊境得人安
攘有賴
隆慶二年八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論中官孟沖罪狀疏

爲懇乞
聖明亟斥奸宦以逭　刑憲以正刑章事臣等接見
邸報該科道等官劉繼文蕭廩等各以滿戶王印等
所犯事情具奏已蒙　仁慈采納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嚴懲刁惡法在必行之盛心但劉儒等罪狀多
端尚有爲孟沖欺蔽而未明者臣等待罪言官又不
得不續鳴于　君父之前也臣等以爲奸人竊柄
起于微漸上輸忠蓋防其漸何者閹宦恩貴　朝權
非假　傳奉以爲欺罔之階則請　中批以爲壅蔽
之地自古及今宦中可鑒故宋之慶曆內降初頒而
杜衍日死封還仁宗和顏聞納無非爲防微杜漸計
耳今據王印等所奏固未必皆實而盧淵等之侵漁
情怨劉儒等之擬罪復勿錯雜傳聞已非一日太監
孟沖身爲提督既不能發覺於先又復爲掩護於後
熒惑　聖德紊亂　朝章怨歸　人主權入私門此
其竊弄之罪豈能逃於　聖鑒且臣等伏考　照朝
設置三法司專理刑名而十三道部帶管在京衙門
凡內官御用司禮尚膳等監亦隸焉則事無內外皆屬
法司審問具明而後無可職于判審強盜妖言亦必
參送法司擬罪則鎮撫司不宜問理他事又明矣自
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擅作威福一有睚眦小嫌輒付
該司鍛鍊成獄　祖宗之法于爲少變　先皇繼統

洗滌一新
皇上踐祚三年于茲未嘗有一犯輕下該司而孟沖
明知此例乃收朦朧　奏請并跨劉瑾錢寧覆轍一
罪也又按王印等奏稱革役馮守人劉儒等串同苑
官盧淵等侵用新戶所上銀兩盜賣草束私開草地
微收花利盜伐官樹盜造庄房私立抽分詐財動以
萬計一詞一事具有指實而孟沖乃收賄囑該司不
行拘對止將日已擬恰之詞令捌成招以致上下
延怒二罪也臣等又視　先帝御年熱戚大獄前後

望與其皆發送法司究問不當意亦比會同多官
獄審未問定擬罪狀徑出　內批令海戶之事未甚
重大而孟沖乃敢仰勤　宸斷傳　旨重之聽決遂
一已之陳乞三罪也三者之罪關係匪輕　皇上
之聰明後　國家之綱紀罷細民之怨搆抗官府之
職司沖之自為計得矣其如　祖宗法度何哉
其如　朝廷大體何哉然孟沖之所以敢于為此者
藉和一事啟其端也曩者罪犯打死人命既不付之
刑曹而付之司禮監今者王印奏訴又不付之刑曹

而付之鎮撫司　布令不信操法不一似與　祖宗
建官分職之意少不相侔而天下臣民將謂
陛下以內臣之故致移刑名于別署所謂法一搖動
人心靡所適從臣等誠惜之也昔漢文帝欲重處犯
蹕者而張釋之免冠固爭唐太宗欲殺冒選者而戴
冑犯顏堅執何也刑法所有頗例則　聖德因而虧
損故也今以
大明律條例考之劉儒等所犯果真則下剋民脂上
干　國紀其罪當干於王印主印等所犯果實亦不

過縣避差役侵漁財物其罪在海戶劉儒今王印既
係重法而劉儒等雖而不問在所司今猶狐疑而閉
狎也假令釋之與冑復生今日必當斷絕　朝廷恐
求　稽正此諸臣所以仰　天顏而冒不顧身誠不
恐負
陛下與負　祖宗之法也伏願
皇上仰體　列聖立法之意俯察言官忠懇之情謹
履霜冰堅之戒防陰邪寖蔽之萌將孟沖重加究
治仍行兩廠別選廉幹中官督理海務其王印劉儒

盧濟等不法事情再下法司從公鞫究明正刑章斷
後內外刑名等項務祈
聖明勅下閣臣計議　上請定奪慎重　內批以防
壅蔽中官有犯仍乞查照　憲典與外官一體送問
則上全　成憲下厭群情刁惡可懲奸欺永杜臣等
幸甚

請復召問午朝傳典疏

爲　聖孝吉除而格　祖制循　召對之曠儀復
午朝之　舊典上光　帝業下釋群疑事臣念

皇上踐阼實行節省財用整飭帷幄勤御經筵日慶
朝奏今幽戚寡之民庶不再見行端刑太平可立
致矣惟　召對之儀廢缺未行　午朝之典因循未
正遂令違近臣民傳相疑畏咸稱咫尺之間　君臣
隔絕　殿堂之上泰交未彰而名科道等官交章疏
請
皇上軫端懿辛楚之懷進行石渠閣之義姑且沿用
近規未遑修復　祖憲卽今禮例已終事當更始乘
政復之期樂紹新之政艮又千載一時無容再誤臣

竊惟堯舜至聖猶咨四岳唐虞極治尚總萬幾蓋不
以寧輔時接政事日親則聞見由茲而廣壅蔽無自
而生雍熙悠久實從此出是以　祖宗列聖靡不率
由以　召問言則殷開謨門問非其地公孤卿貳酬
非其人或以咨訪賢才或以宣謀時政故能身居
九重而明見萬里也以　朝事言則常朝之時親漁
綸音退食之後再勞　臨御或對衆親裁乎奏章
或當　廷處決乎疑獄故作權不上王而威不離身
夫　召問之儀累　朝術舉而如　先皇形消尚

拱一遇大事時宜悱然從容　賜對此又衆目所瞻
班班可覆者今
皇上視朝之暇尚未與卿輔交一談日滿千朝尚未
於經史發一問　朝內大臣賢否何由畢照日下軍
民利病何由盡知臣故曰　召對之儀誠不可不脩
者此也至於　午朝之儀曰　太祖　成祖　仁宗
宣宗四聖咸備未之或息　英廟臨御年甫九齡
三楊諸臣念幼沖之弱懼酬獻之煩勞權創　朝
儀通司奏事內臣傳　旨鳴鞭即退不復　御門遂

致　朝是結於左右天憲出於讒脣威福下移滔天
禍作至今忠肝之士未嘗不追恨三楊欲起之九原
而是正之也我
皇上春秋鼎盛磨知神弘少貴指麾旋成練習而乃
狃是故常睽茲簡便　廷臣見之尚生怠玩夷衆窺
之寧免嗤非臣故曰　午朝之儀亦不可不復者此
也再惟　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則陰陽交而為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陰陽不交
而為否故人君和顏色以下問人臣披肝膽以上陳

接週滋久情意玄通謀之所勿施之海宇相待成務
悉中機宜太平之治斷焉可致及是則情由分隔蔽
以疎生欲有　召對忠意精明欲其謀猷得展而功
業有倚焉可得哉臣願自今以後雖人人不能徧
親覽惟取其一二有關系要者每日一二次　召對大殿商
確批行機務不能事事　躬親惟即其一二有干軍
國者每日一早　御時　親傳德音使其行之既
便然後直發古例更改
皇上勅下禮部令將宣德以前　召訓臣下與　御

門親政儀節逐一查明開列具呈取自　上裁刻期
舉行勿搖浮議則明良喜起復見于今遠之步武哲
皇近之媲明　烈考　帝業永光群疑洞釋
隆慶二年正月　日具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劾總兵官馬芳疏

爲將臣陵視　典法妄意干請乞　賜究治以肅
國紀以振邊功事臣念自古將帥臨敵應機退亦須
身弗惜者非貪重賞則畏嚴戮二者之用稍失其宜
雖聖者亦難使其臣矣故斬獲必賞失誤必罰實然
祖宗立法爲今中二百年來未之有易邇者進行
既久法例漸弛或有濫血之勳而抑遏不報或有敗
衄之迹而百計求全或假立功之虛名以逃誅殛或
掩彼掠之遺黎以盜恩尤朝覆甲於北部夕調任於
西陲前作後師沿習成風遂致邊事日非病患日熾
釀成石州之變賞罰失格具之也恭惟
皇上御極之初洞知積弊　大奮乾綱將石州失事
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總兵申維岳等各寘大辟

邊臣聞之靡不惕然震恐恥於退縮近因總兵官馬
芳禦敵有功賞以銀幣廕以千戶邊臣聞之又靡不
欣然作率思赴敵場一誅一賞不濫不僭中外大小
臣工咸謂
皇上此舉足爲　聖子神孫世世法矣今按馬芳疏
意欲辭幼子廕官求脫田世威劉寶二犯重獄舉
朝聞之甚爲驚駭夫世賞獲罪積且按法行誅馬謖
失律孔明揮涕立斬此豈非貴馬謖之才不及二犯
而稷其孔明之愛才不若馬芳哉良以所重在法則

所輕在人也況馬芳功猶渺小實蔑世延誠者尚謂
踰涯至欲以一已踰涯之實易他人不貸之誅玩
國典於股掌之上恣肆不已太甚哉揆彼二犯忠勇可
用臣又訪聞招案始末一則曰畏怯逗遛一則曰不
行救援夫李陵遇敵徒手轉鬬僅至矢盡矢窮然後
陷虜漢法猶然不必假借馬遷救之竟受腐刑今二
犯見敵進趄隻矢不發閉城受禍名爲忠勇又誰欺
乎原其按兵不舉之意將必曰進而迎戰恐罹危機
退而就械終有生路馬芳之請適中二犯之初計矣

[illegible]
天朝寧少二犯而顧欲枉法以徇之耶設二犯情罪
可憫才誠可用亦宜斷自　宸衷　特恩原宥決不
當使威福之權爲人所竊也今詮釋之條不出於
皇上而出於將官之干請獄訟之法不由於　廟堂
而出於遠塞之要求以武人而輕議大政以邊臣而
還預　朝權此端一啓漸不可長與世陵息之階恐
自此始耳況田世威劉寶申維岳二人同爲分守之
將同爲僨事之臣在申維岳已奉

旨處決在田世威劉寶獨貸緣倖免罪狀同而行法
異何以服天下示後世也夫赦了之　命既出而後
反謂之賞不信失事之獄既成而後改謂之罰不必
賞不信罰不必是進戰者有的死之處退怯者無必
誅之禍　王法漸以不行士心因而離散臣誠不知
其可也恭照總兵官馬芳身爲大將職荷　殊恩不
思奮身以酬　明主輒敢恃功而營救人徇昔年同
事之微情撓累世不刊之　大典事或由於冒昧尚
有可原情若本於商通豈容輕縱伏願

皇上敕下該部嚴加察訪如果本官不諳事體直述
請求姑且量行警飭以爲輕舉妄動之戒設有嘱托
私情故相拯援即當如律究治永杜倖門仍勅總兵
諭邊臣今後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
失陷城寨者即如田世威劉寶申維岳等依律處斬
決不許假以戴罪立功名色希圖倖免則賞罰大明
人心警服知進之可生知退之必死而軍政可期脩
舉矣
隆慶三年正月　　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脩政弭災疏

爲遵 舊典崇實政以弭羣異事臣歷按邸報本年
六月内不等日期順天巡撫劉應節一本爲地震事
又直隸巡按劉㦤一本目擊地方災異事閏六月内
不等日期湖廣巡按雷稽古一本地方異常災患事
又宣府巡撫王遴一本申報地方重大災異事又山
東撫按官姜廷頤等一本地方蝗災水患事又山東
巡按周詠一本地方蝗災水患事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竊惟異不自兆兆異由人災
不自弭弭災在德王者父事天毋事地而中統人群
則天之責成乎 君猶父之責成乎子也子雖鉅賢
嚴父不因其賢而廢戒辭 君雖 元聖 上天不
因其聖而弛譴告故災非爲禍遇災而不脩斯之爲
禍瑞非爲福見瑞而克懼斯之爲福殷桑未嘗不產
于太戊之庭而伊陟之言一用則祥枝立槁彗星未
嘗不耀于宋景之世而晏子之諫一行則妖芒坐滅
此際存鑑將上借災咎之感下來熙平之應鮮不由

茲道也我
皇上寶祚初基淵默馭世虔禮 郊廟祇薦百靈精
意所彌宜中和駿致禎祥狎臻矣然乾異坤災屢形
尺牘人妖物怪疊見封章而 朝宁之間未有同心
恐懼者罪在臣下不能稽 舊典以 上聞也屬者
畿郡之間大水成川禾草腐爛 京師之内陰雨
連月垣屋傾頹且計句止于四五告災至于六七而
元旦日食之變又已形于監官之疏即此仰見
皇穹仁愛有加無已而今之所以應之者庸可漠然
而弗留意乎又庸可務虛文而遺實政乎往代舊[illegible]
之矩未足論列請即 祖宗 列聖所以脩德弭災
者歷歷陳之 太祖因六月不雨而減膳素食免民
田租 成祖因二麥遇災而 詔求直言 勅尚書
給事中循行天下安撫軍民 仁宗因 畿内河南
等處春夏不雨而 大赦天下戒勉群臣 英宗因
京師雨潦而分遣部府大臣存問被災軍民 憲宗
因地震星變而屢敕 恤典 孝宗因大雨水溢而
詔審錄重囚百官各陳時政闕失至于南京守臣奏

報災變而　勅諭修省遣官巡視賑恤者則嘉靖元
年之事也因災異疊見而　勅令部院科道各陳興
革者則嘉靖六年之事也因雷火入　殿令各
衙門大小官人各陳　國家大計者則嘉靖十五年
之事也因風霾大作而　諭臣僚會官集議遣防者
則嘉靖十九年之事也其他遇　災儆祭祈　天告
廟蔑美良多不可殫述夫遠而　列祖之訓謨近而
先皇之貽典載在　典冊彰彰可考而當事諸臣未
遑稽　請每遇中外奏　聞大小災異

皇上不過付之該部該部不過形之類奏未嘗下一
求直言商時政之　詔未嘗頒一清問繫謹防微之
令適于祈禳小數修戒辭章亦且停格不講則爲
并彌文而盡去之而欲求轉災爲祥爲可得哉況以
今日之勢觀之災祲所見非止一方事急民窮且憂
不測若但以修省之故事爲弭災之良策臣恐上不
足以慰　蒼旻下不足以解群下之惑伏願
皇上俯采一得之議仰倣　先世之規　惕然警悟
于淵淵沉思之際　惕然戒省于深宫獨處之中奢

與竿執大臣計議災異之來將何消弭多方之困將
何賑甦或求直言以盡群情或商時政以闡興革或
清因繫以消陰沴或講防禦以杜陰謀或勅諸闡于
日講之終以究天人之微應或廣咨詢于　召對之
際以知四海之疾休崇實念以答天心修實事以回
神意則百爾庶府皆風飭勵多尊化爲繁祉鴻禧軼
乎往初輝後光前端在此舉而惟在　延大小臣工
群然束手受縻咸謂治且太平侈游燕喜臣愚以爲
謬也夫未形而先兆者乃所以爲已形之徵無事而

勤備者乃所以爲有事之備猶之人焉四體未病而
內中邪膚腎診之且謂之康當此之時雖有倉公扁
鵲盧扁歎方靡不掩口稱迂迨其發也不可復療覺
思時變殘或類此近而　微陛之間　君臣隔絕泰
道未彰遠而閭閻之下十室九空迪貧無筭司農無
踰年之積蓄及則曰計將安出隣寨有剝膚之憂談
至則曰勢莫誰何聞
皇上之盛見孤神人之歆望而官方漸廢泄泄沓沓
功行崇坐鎮之風者能懷收爲之惟歲月虛拘事功

邦振夫事之未至既不能思患預防事之方來將必
至倉皇失措自古及今具有明鑑而開日太平無事
臣實惑之更望
皇上勅下大小臣工各宜洗𥘿滌慮易轍改絃乘
天心震動之幾布人事更新之化如司 國計者務
求所以空虛之故而悉心綜理職本兵者務求所以
削弱之原而銳志剛斷徧及六曹更相求 务以無
爲爲持重勿以鈍結爲老成勿以府寺爲投閒之地
以委悔爲養望之階則精神畢舉 朝政克脩而
百興可錦珍符亦至保邦長策無出此
隆慶三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劾中官黨昶疏

爲 請嚴罪狀以昭 憲典事臣於本月十四日接
見邸報巡街內官黨昶等題爲 禁地倒卧醉人擅
扶出外身死今蒙法司參提懇乞 天恩辯明屈枉
亟救生命以勵後效事奉
聖旨黨昶李進着司禮監查明具奏欽此又本月十

九日右少監李璋等一本爲遵 旨查明具奏事奉
聖旨黨昶等既審無干免提問王政等法司問明發
落欽此欽遵外臣竊按 祖宗成憲內臣有犯許法
司奏 請提問蓋恐閹寺有所黨護而以公道付之
有司也
陛下新旨令司禮監查明具奏蓋恐昶奏有所欺蔽
而以耳目寄之監官在內在外均有深意爲監官
者正宜查考 祖宗提問事例訪究各犯打死緣由
從實 上陳聽候 處斷庶幾仰稱 宸旨俯慰輿
情今據黨昶所辯李璋所問與臣所參送法司情辭
大相背馳臣既待罪言官又且職叨巡視知之頗悉
敢不條其罪狀爲
陛下陳之臣伏讀宮衛律內有云凡擅入
皇城午門東華西華玄武門及禁苑者各杖一百官
貴所犯正合此律昶等既係巡街則當禁止譏閑
防出入設有誤犯報告送問便爲稱職在
陛下必不欲其擅殺亦予以顯職業也今始焉稽察
無方縱令深入繼焉違 制謊言打死假非辜而本內

乃謬云不惟此時既往月後過有此事就背用力攙扶尋爲掙詞以解　此亡其罪當冤一也本内又云智貴生前醉酒行走不動爲此就若嘉欲見智貴未入先有他故而欲嫁殺人之禍于外人也殊不知智貴飲酒在人門外亦臥在人門內既係行走不動之人當時已能步入　彼光毆後其罪當冤二也本内又云檢驗色有青紅屍傷接連經過數門豈無跌磕所致今查本屍頭顱手足腹脅傷痕遍體夫豈盡由跌磕況跌磕之傷血流皮破痕迹漫衍與棍棒之傷

絶不相同今其屍骨尚在識一毆棒痕迹昭然乃敢遂揑虛詞妄干　天聽其罪當冤三也本内又云毆甲王政將本門軍人方洪等四人捉解到院撥打只憑王政一面之詞夫相視傷痕則有該司兵馬成時身死則有方洪証佐屍親執命則有智貴的弟智進至於相毆證審則小張兒張平劉大學楊保焦寶于王英陳雲秦保等數十人同聲稱係出門之時受毆氣息將絶方始抄供送問刑部覆勘相同何謂一面之詞且王政不過原呈人役而挾讐濫及迹同面讒

其罪當冤四也夫登和罪狀大略如此而李璋奏内又稱登和李進並無毆打情由已蒙

陛下批免提問外廷諸臣非敢不避但傷人抵罪律有明條刑官執憲法難遷就下手之人終于不出則死者之冤終于不洩　都城咫尺法且不行又何以示四方哉且是獄之興當以登和等爲元凶而王政等爲干連元凶已屬免提而干連獨經查問揆之法體尤覺未安臣謂登和等自歸司寇俛首聽理而理官罪之不當則不法之官

陛下從而斥之宜亦未晚此則上不廢　祖宗之令下不撓法臣之守政體官聯似爲兩得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弘昭天罰將登和等押送法司與方洪等面質果無擅殺情由即與虛心問結設有關礙刑書許令依律問擬奏　請定奪則官府俱爲一體内外無復驚猜而　憲令大明人心允愜矣

隆慶三年七月　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

議復[illegible]八事宜疏

爲議處僉商未盡事宜以弘　德意以垂久遠事臣
等伏讀　聖諭近聞京城百姓爲僉報商人牽累困
苦朕甚憫之戶工二部便議處來說欽此欽遵盡指
合城商人困苦而言非止謂黑豆商人一項也隨該
戶部題奉
聖旨這所議都准行商人名數既已裁省着五城御
史悉心查審殷實人戶僉當不許勢豪阻撓影射以
致累及貧民欽此臣竊念商人受困至此已極必須
加意改釐方可稱塞明詔今據部臣題覆一一切中

時弊除臣等欽奉遵行外至於商人所以致困之由
條列猶有未盡
陛下所以憫商之意遵承或有未周臣等待罪言官
職司編審苟非或徇於目前則法難垂於永久爲此
將應行覆議事宜開坐具陳伏乞
勅下戶部虛心酌處惟祈仰副
宸慈俯據民力言有異同不嫌牴牾則臣等幸甚商
人幸甚
一今日畿內商販之徒半出豪門貴族而商人所
以漸困者凡以富室求附而孤貧受累也今若於
監生員之家非免餘丁納級官校之數亦免本身
則上戶俱得影射詭避而下戶不免仍前點及商
困猶初覆編矣臣等欲將舉監生員參照歷年
優免事例止免本身其納級買充吏官人等一槩
編僉庶殷實之家無計脫免而單弱之戶少得息
肩伏乞
聖裁
一竊念自來編審商人所以責成五城御史者蓋

欲以公道付之臺官而臺官亦不敢避怨以徇人
也若該城編送戶部戶部從而放免是任怨屬之
該城而市恩歸之該部矣假如京倉黑豆商人總
計各城先後編送一百五十餘名今止存應役者
四十八名其餘則俱係部司審放舉黑豆商人一
處而餘之放免者又可知矣使其所放皆公則商
人自當輸服若使所放而少有阿徇則商人之偏
累者安得不相率告擾也臣請自今編審商人則
選殷實上戶而免費又華估價又優給發又早則

商人必樂於承造應役似不必拘一年一僉三年
一僉之例但中間萬一偶有上納貧難該部遂名
移咨都察院行令原報城分巡視御史審果貧難
方行僉換如有詐偽請托另行劾奏如此則編僉
之援可以少甦而京民永得安生矣伏乞
聖裁
一方今商人之所以告困勞逸不均此其首弊今
御馬倉天師庵并各處商人咸稱省易之差皆
勢豪有力者謀充盤據其京倉黑豆等商人號曰

繁難繁難之役上戶巧于規避下戶因而累及傾
家蕩產市民告乏實由于此今欲甦商必量輕重
均搭勞逸相兼庶可少濟艱難假如
御馬倉等處商人不下百名悉係殷實上富之家而
御馬等倉買辦草豆銀兩比之在外各處買辦草豆
銀兩多寡亦略相當為今之計莫若將今各城見
審黑豆商人與陞遷二年審過
御馬倉等處商人相兼搭派買辦或將一項從公閘
撥班歲輪換充當如此則勞逸均而貧紓自絕矣

伏乞
聖裁
一查得戶部編商事例一年所估商人銷若其少
爲緣商人買料料完然後將估時估然後給估固
有時估踰年而不給估者況其兩估而更藏商人
之心實能帖服臣等查照光祿寺舖行近例假色
一月一估銀兩一月一發每月定以十九日爲期
不許任意遲速則戶部商人猶之光祿舖行將人
人爭趨之矣如再不然通將各處應買草豆等料

均爲四分分作四季上納仍於每季二十九日議
部會同科道等官時估一次就將已完物料撥算
明白即日當堂給發銀兩則商人亦不苦於守候
之艱而該司亦可免於扣除之議矣今據該部題
稱納過通關一日即給銀兩大物料之輸納無將
通關之出給不齊之日發價爲太數一年一估
似爲太疎惟按季按月銷則估給減爲甦商急務
伏乞
聖裁

國家分遣科道等官巡視專以稽察弊端故相
號之設非虛文也錢糧之完欠給發之遲速皆可
攷而知也今據該部題稱將科道部司照部冊號
盡行革去照舊　蓋欲假為緊要文冊之用當至欲
並用號而盡革之則道關之給與不給該部之既
給道關而不發銀兩科道等官何由與知而劾奏
之耶此於法體少有未當仍懇別議伏乞
聖裁
一禁投充之下紀綱之地慨下百凡群聚詐叫省大

乘致禮況商人一役非人情所樂從貧難者會有
鳴訴情尚可矜富豪者逞肆阻撓法當懲戒近因
商人得志驕尸乘之遂為故事沿襲成風漸不可
長臣請自今以後如豪強勢要之家仍前率衆號
呼希圖倖免者許即拿送法司從重究遣庶刁頑
有警而法分無虧伏乞
聖裁
隆慶三年閏六月　日具題奉
旨戶部一併看議來說

劾欺蔽邊臣疏

為懇乞　聖明嚴究欺罔大弊以振積弱以奠永安
事臣竊攷自古邊政不脩禍連　宗社皆由疆場之
官互相欺蔽以致功罪不明紀綱頹廢日積月累竟
不可救今日之患大率坐此不可不懲臣按本月十
五日宣大總督陳其學題為虜賊大舉官軍奮勇拒
堵驅逐出境事十八日大同巡撫李秋題為大勢虜
情分道並侵仰仗　天威官軍協力迎敵退遁出邊
地方幸保無虞事據二臣所奏咸稱堵截有功至于

殘破寨堡及殺掠人畜全然隱匿不報二十五日宣
大巡按燕儒宦題為大虜入境殘害地方乞　賜究
治失事官員以傷邊防事內開攻毀堡一百二
十餘處殺傷人民三千餘名口擄去頭畜以數萬計
舉　朝駭咸謂虜入侵所獲至此在彼已志得
意滿在我亦損威傷重較所失亡蓋不在石州下矣
二臣絕不一聞何其欺蔽　朝廷一至此哉前此
稱功則張一而為十者有之[illegible]敗矣不支而曰奮
勇拒堵矣前此退收則敗十而為一者有之今則殺

揚至千至萬而日俱賴保全矣全 主上之耳目而
不顧令清朝人之耳目而不顧九邊 皆有二臣則
他日爲蹤跡跡掩矣 邪哉
陛下亦何從而知之大喪收之除也千一方收圖之
綢閤係不小朱寧逆事可爲明鑒以臣論之則收罔
之罪殆不可與退避者同條也近使備官之奏不至
則本兵又將議賞格而 臣者方將策勳上第揚揚
日首功而自得矣有罪者當甲出命捐身之士又孰
肯升心自奮哉夫邊事 一惜大升撫臣觀望溜溜者

是又何貴焉許經以下不必言矣惟其學與秋值晉
品之崇階荷一方之重寄且當營報効傳
聖諭馳飛不許沿習故套正慮諸臣猶坐前弊耳而
二臣親捧　綸音視如故紙始爲虛張虜衆提動
九重終爲謊陳功伐覬覦　恩榮吏溢故套之外萬
萬爲使三尺之法尚在二臣豈宜免于士師之誅哉
此又釋而不問臣念　兩堂之上今日有失事者明
日有敗蔽者　寬仁之在臣已得矣其如法度之陵
夷何哉況宣大邊防較之他鎮十壞八九及時振刷

猶可挽回因而循之大事去矣臣又當論二臣素行
止皆繩趨尺步之才並無敵推遷之技一旦畀以
邊方重責是猶資燕裘而走越市用將焉遂臨經有
言治已病不若治未病今勞川特已病消且渙倒尚
可付之庸醫如其學亦哉臣念邊事等失事諸臣或
待覆勘定奪至于二臣之欺蔽與否則
皇上參詳二疏自當畢照亦不必假查勘之說以稽
延歲月俟逃天罰也伏望
陛下振獨斷之威行必誅之令將欺蔽重臣　亟賜

處分　特勅吏兵二部速推才望素隆者乘傳往代
其餘失事官員候勘明之日如律擬罪庶故套可革
邊務可舉若曰某也蔵罪某也策勵此乃姑息之故
事間一行之則可慨犯慨用恐邊境因而解體矣
隆慶三年十月　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請止廠衛踏訪公疏

爲懇乞　聖明慎政令以崇　國體以安人心事臣
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

接列 內閣等衙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
徹受詞訟呕宮干民敗傷和氣着廠衛緝訪來奏欽
此欽遵臣等仰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但臣等待罪臺端
於諸臣政事不調上干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
嚴命儆惕有位臣等媿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廠衛緝
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竊念天下之政備之一身 天子元首也

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illegible]
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
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 人主從容
高拱鏡鑑自得 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
輸赤以奉 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比時
廠衛之設止令盤詰奸宄譏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
政事之得失竟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蓋甚善也
後因奸璫肆横刺詗百僚漸移成弊流毒縉紳 先
帝御位首將此弊一洗更新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
府莫有敢欺亦莫有恐欺者共相孚相與之情真可
以媲都俞吁咈之盛矣設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
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日侍 左右自
足備 顧問資鏡照奚必以咨訪之權畀之廠衛哉
且訪曰暗訪則事必寘秘恐以是爲非以無爲有何
不可爲往日兩廠之事可鑑也況廠衛既得以訪部
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而輔臣之忠謀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則
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上下之情沮信既獨則

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爲寒懍方今 聖明在上
如太陽當中群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未必敢私作
喜怒仰負 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廠衛廠衛以耳目寄之群小群小
之中萬一有若媒孽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强復生
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中外諸臣所以敢慨易聽而
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群臣本太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
不調則加 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參奏下閣臣

計議奏請　裁斷其當否　以消變
陛下明詔可否施行如敕衛諸臣有兼捧收置奸徒
妄生事端希覬憑陵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群疑
自釋群職無備　明良交泰允在於斯
請有言官公疏
爲懇乞　天恩俯行言官以彰　聖度事本月十六
日接見邸報尚衣監少監黃雄一本爲辯明誣枉乞
賜究治以正法紀事奉　聖旨楊松奏事不實降
三級外用其馬看爲民黃雄私出禁門致惹事端降
三級發南京當差欽此職等竊謂楊松歷任方新驟
多未諳假奏前事仰干　天怒苛責　聖慈不加重
譴職等又復何辭作御史爲　朝廷耳目之官而巡
視有地方法守之責言官之去留　國體之輕重攸
係法紀之正否四方之觀望所關誠不容不慎且重
也恭惟
陛下英武聖神臨御二十年虛心聽納縱涉狂戇不即
擯棄是以言官得以持法盡職　輦轂之下奸徒斂
有怙勢以阻撓者皆

陛下優容所致也今黃雄既係內使人員法當奏
請而傳其元手批紙票口稱　駕帖事係詐偽松司
巡視在職守有不得不參　諸若今所論之事未荷
施行而論事之臣遽膺斥逐職等恐中外傳聞將謂
陛下亦深近習非罪法官則言路自此而緘法守自
此而弛矣況遐方絕徼中路聞觀方以建言獲罪不
決何問又復有此　處分豈惟於松不足深惜所可惜
者　國家之大體耳且十數年長養其難摧抑其易今
以一小故而即行降調恐中外聞風希　旨相率以

言爲諱凡
陛下耳目之任類多全軀保祿之臣而他日有大利
害大奸其又孰敢爲
陛下言之者哉昔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不採今有
爲
陛下張虞羅以驅猛獸者非雯山也且將持利斧而
睥睨於松栢之旁矣況蔡官于職守故不得不披瀝
愚忠以仰瀆　天聽伏願
陛下廓乾坤之量弘使過之仁將楊松收仍令復其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日具題留中不下

擬馬政疏　□試首卷

竊惟法之立也其初未始不良而法之行也其終不能無弊惟良于初也必率而循之遒可以縣久長之治惟弊于終也能變而通之亦可以裨軍國之謀營之服官衣者必在于埽除積操者必在于䘏獘埽補缺用斯不匱故以善為政者必求其極弊大壞者而更張之然後治理可圖也謹按國之大事莫大于戎而戎之急務莫急于□故用人以六典建官而司馬

一職下至圉人獸醫處置至詳且密則馬政為國家之至要而馬政之在今日誠又極弊大壞而不可不講者試以國初之政言之有皆馬焉而營馬則養之于內者也有牝馬焉而苑馬則養之于外者也有鹽馬焉而鹽馬則資之于商者也有茶馬焉而茶馬則資之于番者也四者之政不同而措之以供邊用壯軍容則一也然養于內者官軍十萬養馬二萬內壯京師外備邊徼營馬之法何善也養于外者地無乾沒可供牧放軍無空乏可給餵飼苑馬之法何善也資于商者引直必平撈辦必時上無侵討下無守支鹽馬之法何善也資于番者互市有期金牌有額私通既革良騎日來茶馬之法何善也夫　國初立法之善如此故以內則番息無窮以外則毛力畢致東征西伐曾無寧歲而未聞有缺用之憂如今日者以法立未幾而自弊不滋也厥後遵行既久積蠹漸生芻草招趋于軍□月柱侵漁于衛官而法之為營馬者弊矣尺籍淪于豪右行伍役于私門而法之為苑馬者弊矣引直漸高上有厚征撈辦不時下無厚利

而法之為鹽馬者弊矣金牌既廢私買公行此以濫茶彼以羸馬而法之為茶馬者弊矣夫　國家之願恥足四者四法俱弊而欲太僕無告困之時邊塞無請求之日焉可得哉為今之計必也是折銀以復逃亡之業清招趋以裕牧養之資而京營之法復其初焉則馬之出于太僕者不可勝用矣査牧地於豪強之家以杜侵占禁私役於武弁之門以備行伍而官牧之法復其初焉則馬之出于苑監者不可勝用矣平價值以開中納之途督撈辦以省守支之苦而召

謹按京營之設分營隸掌分營教習振古如斯豈特
我　朝爲然哉以我　朝言之分而爲五爲三者
藝祖神孫之所定也合而爲一者權臣奸將之所更
也以　藝祖神孫之所定行甘百年而權臣奸將易
之如反掌以權臣奸將之所更行未二十餘年而
明君賢相爭之如探出此其故始不可知也請以古
今京軍制度言之周制天子六軍每軍以一卿將之
是在周未始不分也漢制京師有南北軍而南軍衛
尉主之北軍太尉主之是在漢未始不分也唐制畿

內有府兵十六衛每衛各有折衝果毅都尉主其兵
而京軍復有南北之分南衙領諸衛兵北衙領禁兵
是在唐未始不分也宋制禁軍分隸殿前侍衛馬步
三司而更戍出邊又以文臣爲經畧使者統之是在
宋未嘗不分也夫成周以來有分無合載在史籍人
人可得而攷者　太祖立國之初雖嘗置大都督
府節制中外諸軍尋即改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
府分領之所以爲萬世慮至深遠矣永樂中分立五
軍營以教馬步神機營以習火器三千營以備宿衛

名曰三大營而每營設一提督是永樂時亦未嘗不
分也至景泰三年于謙建議於三大營中選其精銳立
爲十營每營萬人別爲操演名曰團營仍於六提督
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仍就五府莅事而三
大營提督如故是景泰時亦未嘗不分也天順年間
團營兵仍散歸三大營成化三年各營軍馬號令混
淆一遇有警撥調艱難於是言官建議復立團營選
取內軍八萬與班軍四萬增爲十二營而內外揀存
號老家兒留備營造差役者不與焉每營仍以侯伯

都督等官爲坐營官是成化時亦未嘗不分也厥後
承平既久團營浸失操練之舊又於團營中摘選官
軍分東西廳操習名曰聽征且內官監督多所掣肘
先帝銳意革去止以文臣一人協理是嘉靖初亦未
嘗不分也迨庚戌之歲猾虜內窺權奸攬柄遂議罷
團營而三營共設總督戎政一人以昌國公故宅開
府給戎政印因循至於今日而戎兵之匱弱營政之
廢弛甚矣夫五軍變而爲三營三營變而爲團營團
營變而爲東西廳又東西廳變而爲戎政是設戎政

而革團營者乃權奸之誤今日所當議也革監督而用協理者乃　先帝之明鑒萬世不可易也夫營操官止管操練不爲開設衙門不爲增置印信五府三營十二營不得互相侵越出征必選三四將同行不得專制軍務臨行掛印必由兵部題請不得擅自干預事寧之日將還府兵還營印還朝不復有昔年信越序祿之叛故營分則勢輕而易制營合則權重而難圖營分則事簡而中才可稱營合則任大而上將難勝營分則競相砥礪而其威可振營合則疑畏因循

而軍紀日弛營分則有事而調發易行營合則調撥而抽取難就此今日分合利害之大略也或以爲其之強弱不在分合則又以往事驗之　祖宗分團之時南攻北伐開出京軍一二枝卒收底定之功何今日分營已二十年而將率無一人可用哉此又事體彰彰較著不待辨者惟人辨其度勢酌古准今或盡復五府之規而分統各府或稍增三營之制而各主一營或春止統官德故事分歲調遣一二枝巡邊以習軍務以省遊兵或效先臣于謙查理京營遺蹟以實行伍以杜虛冒此在議定後方可條例　上請亦非尺幅所能具述惟　執事者擇之

王侍御類稿目錄卷之二

序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賀定宇馬公擢豫章藩伯序

國家建侯樹屏以子元元必立覩察以糾繩秕慝渾官之邪者赤垠之嘯號莫控者有所彈壓而平反諸稱彊幹不骫法得叙爲牧伯當一面寄俾登降錢谷調劑而節汰之毋竭痡乃乘然其道率以廉能勝也彼嵬瑣者鷙武以峻法則汩民脂韋以徇民則汩法

縉紳編萌交嘖之矣我　定宇馬公之臬楚也指三尺接六條其所綱紀群吏不斤斤爲擺斧張尾廨舍若水鬲鍵峻嚴卽飛鳥不度山藪鷙鰒不寒而栗曾莫敢怙勢而維行日中之市按堵如故絕不聞有爪牙之使繹騷于閭閻其掯揚扞程少有澀辭輒得宣洩卽驛馳之牘無壅滯焉蓋法不汩而民滋見德楚人方神明公政喃喃願借公秉節鉞也歲當卿薦公以長憲當監試則憮然執余手嘆曰天下事更有重於此者乎而務令蹐轅若是可慨也將與若共圖之既入簾矢公矢慎數年頹規伏竄剗刷殆盡楚士吐舌以爲奇覩會公率計吏入　聖天子嘉乃丕績擢拜豫章藩伯而豫章之民欣沐齊流者跂踵在望獨柰楚氓何哉夫任官之任鉅任也民之齊血悉躋于斯一念而鮮肥潤涂下朘上民有沸燗之虞一念而節汰卽視[illegible]良氓有噢咻之慶當事者非廉且能溺其職矣公起家郎出爲二千石政主伸寠弱抑豪右漢東之民口碑迄今如一日已鎮江陵適多事旁午之會籌應方略纖纖若流毫不爲薰灼者撓比

總憲則所稱神明政益張楚矣夫豫章界楚南厥風壤不甚相遠以政楚者政豫章猶莫邪發新硎陸剸水斷靡用弗周寧不大副　新命所以惠元元意哉頃報至楚楚之士民恍然如有所失嗟而諮余采謂奪我型範莫不呿呀動色謀所以識不忘則排余而進之曰而嘗官青齊受公知有日矣今復從役旦夕侍步武不可謂非習知公者可無言以識之余逡巡應曰公之去乃所以爲留也人何必識公介行強幹[illegible]

戊孔孟之幽官報周召之役媲其[illegible]
皆至今猶有存者以公端重持平之[illegible]
殆復見孔孟周召之遺參酌而衆之[illegible]有公矣孟姑
試之乎哉

送副憲梁新齋擢山西大參序

馳傳之典自古帝始經見古仲也者在　天子所以
勞使臣日有六轡沃若之咏他可知矣追周禮掌候人
道入懷方士要者令治送將須今委積之設其具故
四方賓旅六服侯伯以會同聘覜至縣次續食如家

來聞以修貢故數之者重朝宗也哉　朝倣古十道
置承宣觀察使實有大賓之重而其職儼然古諸侯
也往或假之符驗以資調遣詎有身勤王事而顧念
倩與僕傔廩舍如今日所云殆不然矣衛郡梁公以
進士起家爲健令召入瑣闥[illegible]所論別待以都
諫擢外藩王爵者猶然紲公[illegible]遍以歷官右岳會
有妒者言則自山西調楚中急使騁方奉　新令禁
馳傳而公先師計吏行蓋不聞禁也復爲希指者所
撫左遷湖廣少參兼領荊岳江防事居頃之科官建
議謂　天子降禮外藩等臣不宜毛舉苛細凡前所
紲者俱得超資敘錄首陟公山西大參甫踰歲而辭
楚矣山西古稱三晉地北通馬邑西遶雁門爲紫荊
冀蔽而公駐節冀南實神京之保障尤是職者所開
府階授服秉鉞可張髭待丈夫　天子之寵靈與造
物之篤眷常不可測假公嚮時馳驛廩群或假他途
速化則世之重才未必若是曾以彼而易此哉三晉
公所涖也漢史稱郭細侯再爲并州老幼相攜數百
騎竹馬拜謁道次公素以恩信得民今之奉迎者又

不知幾千萬人并冀燦觀古今奚少讓耶且晉與燕
壤地相接公再遊其鄉非獨治歷王風而駟馬錦衣
輝耀閭里類古不越疆而仕此則細侯所未有者其
司馬長卿建節邛蜀將耶先是公以入賀　萬壽趣
行中途聞遷報同寅諸大夫求賤張祖中餞而屬
余爲序公君楚不久政績已翕翕在人耳比余有事
荊岳公所駐地口碑猶旦夕也孟子曰大賢所至無
論遐近均有惠澤及人矧三晉姚姒遺風在焉公行
踐阜夔之列即舉二典弼成　聖治又將霖雨天下

其波及楚者則公之餘也毋謂公有遐心哉

贈少參馬春臺擢滇南憲副序

余覩西蜀山川秀拔其鍾于人也淵達而足智乃鳳麓馬公者蜀人士之翹楚哉公少抱卓犖蜀之縉紳多奇之弟未舉進士爲部郎名已籍籍重海內蓋非特末見也者居數年春 命來僉楚臬管飭兵河北云下車次歲大能振滯理冤鋤豪絕梗故今有不便民者一切報罷維時郡縣百職亦罔不祗肅聚奉指使以祈當公心部使者奏事言臣按南中登吏治無

若馬臬僉最遂擢少參仍守楚之湖南公即以治湖北者治湖南境內盎帖然稱乂安衡湘父老無一不乎不願久借公者將滇南莽酋弗順騷動境上宰執大寮討惟公可屬大事銓曹以名聞 天子察言者非阿遂有是命報至楚潘臬閫諸大夫既喜且愕爲楚方倚公爲長城柰何遽令遷之滇將方隅安所憑藉寮采安所倚恃也王子逡巡而進曰諸大夫奚隆楚楚曾足以盡公之才哉而亦覩夫神庖者乎依大理批大郤𠞰然游刃有餘地族庖弗能也公始爲郎知職在勾校即文采英英動人繼守兵備知職在訓簡即以兵略靖西陲已爲少參知職在撫綏即引大體不拘文法殆舁世所稱方節士已稱今得當滇南一面固知枝經肯綮所向無前公作非楚才楚亦安能私公也諸大夫謝曰王子知人[illegible]述公與余同爲楚僉不期年而之永又[illegible]而獨余執埶守舊業携管走四方踪跡[illegible]然不用投心相許固自有交[illegible]者在哉公將[illegible]南別矣余復以職事行湖岳間不及同諸大夫祖餞於鄂渚昔人

宦轍然銷魂誠然哉岳伯賈公走使屬余序余曷敢其事而復申之詞曰公之才神庖也滇南之役枝經肯綮也古稱庖割而刃無缺折者非獨其器犀利亦善操故耳公今得所當矣無亦淬風斤養鋩鍔紓徐四顧一揮蠻酋首再揮而六宣慰傾心向化然後善刀而藏之以後民 明天子仰廟堂永鎮南徼之憂余于公有厚望哉

送少參田芸野擢臨清兵憲序

國朝暫具並建陝西置輔從易唯 天子命雖四海

其所受耐先後無慮二十餘儲之可旦夕既耶
今上踐祚年久益明習朝事時時傳王曾大臣謀所
以儲官材曰毋信資傳曰毋崇標木曰毋長銜翼諸
所瑰瑋若淑克有非重者庶之培之遂必致之彼奇
舉者斷弛者悼名高而淵當世者亟及或蘊崇勿使
滋蔓大臣懍懍奉 德音毋按漢儀鏡中外流品而
公夙負瑰琦若淑卑業者亦交章薦公宜遷鎮遂疏
請為南京光祿卿客頗有為公少之者大抵言留都
地重務簡光祿所掌雁羽卯上方一七箸尤南中諸

曹局之閒遠者用以使駕余應之曰自昔官任大臣
法不得與府衆者伍中外治吏勞逸迭遞轉此所謂儲
養者也公起家戊辰進士為縣令為省閣者一為郡
大守者二為滿泉大察者五凡所制劳苦之區則邉
鄙煩勞之任向所言風濤當事有 之不偏當耶乃
今以留寺使要亦庶受宿息而收[illegible]倫居之有俾將
作當次而北用則循在資格也胡少然哉 高皇定
鼎秣陵迄今二百年所置留寺諸司佐氣雖旋復為
根本計耳其之寬訪嚴穴[illegible]官一二三衙正伏佚

之士絕絕起補內[illegible]以休威亦為根本計耳奈之
何獨少公哉吏稱孫淑為光祿也亦有許時論以
配周澤[illegible]然爾 雅公為政尚簡要勿有古大臣風
格爾 切緣儲今浮之言與人必謂要服絕不與說
服向來者何余許為部民即令周旋漢上復與越絵
常并仙耳而已也有[illegible]二雅使生自下能與公
較伯仲哉漢何[illegible] 旣觀光祿事[illegible]日慨歎
司空乃公挺然[illegible]然[illegible]操不任何[illegible]國家豈
誠愛尊官厚秩而不以俊瑰尚若淑者哉余又以儲

官材之道卜之也

贈大參湯鳳龍擢廣東憲使序

今 天子更新國是嚮意樹人主曾大臣殷殷成德
拔幽振滯靡格于浮議蓋一時縉紳士稱奇遭云新
都湯公官湖廣大參明年晉廣東憲使憲使昉古提
刑觀察制實兼國使監司位祭矣公寧渉此哉嗟乎
公先是憲使[illegible]矣茲復官憲使耶先是業出憲使
以廣東[illegible]矣茲復以憲使往耶夫以公所挾之奇
勞[illegible]行不當者所[illegible]行不斤斤循檢押乃武

銓司多其才疏名以請得當　上心遂有脩其安皆
之　命而石城與固諸郡縣隸焉我　國家承平日
久民間罕覩干戈猝然有儆䜩䜩不能伸一喙展一
籌彼守土者牧民禦衆之略向置弗講秖令張空談
博橫草功匪徒罔績適啓侮耳大夫美秀多文彊執
有守所至揚芳香采礽仕爲縣以健令稱選在倂臺
以名御史著已而出僉越臬益有嘉聞超從守楚之
荆西瓌意琦行發爲政事藉藉須宜乎矣客有自滇
南至者曰徼外民俗與漢郢殊大夫而塡郢毛舉耳

若彼鵰摩國可以塡郢者塡之耶余竊以爲未然夫
騏驥異于凡騎謂可以騁康莊亦能馳峻坂也莫邪
別于鉛刀謂可以斷輭泥亦能剸犀兕也藉大夫能
文而詘武長于撫循而怯于兵策則亦凡蹄鉛刀已
耳何以稱才余辱在寮采未然未得侍晰夕往校士
郢中始克交大夫驩大夫說禮樂敦詩書類古脩正
士而老成質重曉暢軍事又類古倜儻才茲奉　簡
書至部以所爲荆西者爲安普用昔人臣出彊之法
一切便宜從事向化則爲懷來不則艾薙蘊崇吞犇

張胆螺蝨西粵行之　闕廷是聽驟獲底定
邪利用銛也彼跛鼈小醜方將然效心歸責之不暇
而戈戟熊羆亦于復荷耰鉏安田甲技之所謂維
屏維翰者大夫誠足以當之卽無問日功錫爵如往
代李懷仁尚乃安邊特士之烈亦足銘鼎冊旂
常較彼委瑣歲猶葦徒以文墨吏治片長都通顯者
不啻霄壤且南人方引領翹首望大夫來生我卽大
夫之勛名業已知眷眷門而中起大夫第速往慰之
哉毋令荆西人十指來喝　天子所更有借寇之請

因書以勸焉

贈大參馮見峰擢浙江憲使序

今歲甲申秋見峰馮公以入賀行間得　新命擢
浙之按察使旣入賀事竣玆且發矣同官例有贈以
張祖道余又叨參楷言知公遂屬之言余惟大夫夫
黃英賸茂丘鄉之人皆哉卽四海九州瓌意琦行
之豪時不馳聘結縣顯貴矜先驅者鶴鳴鼓鐘貴實
勝也彼夏后氏菜茨夾惰慄行不求奇者艾薙來
者于公孫人傑也公以文鳴當内文章吏治貴條則

同家居時余已欽抑矣歷試諸政所涖厥聲烝烝
煌煌一從經術誠有用其文者耶方 今廊廟咨
讀黃德爲地擇官計天下咽喉脊背勢重難及莫楚
越若微通才畀之必雜閩俱付矣越若水與山浩瀁
峻拔厥產英俊琛奇甲於天下號一大都會也最難
治楚有洞庭瀟湘之勝沅澧其中浩瀚瀰貂當爲繁
莫制亦一大都會也其號難治不減于越執秩者嘉
惠茲土云非公不可公嘗出行人入司青瑣忠貞不
避論事同天有古諍臣風其在楚風著矣頃之以少

參守湖南安輯鋤抑無蔽朴吁嗟之音復轉浙憲臬
秉紀肅度百職以貞公之德亦章矣又頃之徙鎮楚
之鄖陽鄖中貴人怙侈莫之誰何公毅然持正罔或
撓奪而狥民不怙危鄖人德焉公之威亦足懾矣左
右隨施輒效執秩者又畀以今□□不謂適才其人
與辟之歷都過闕則清奏鳴鑾抑[illegible]山坡追風電
而銜撅靡失斯稱天下馬也此適材[illegible]也公今入越
寧有他莢哉舉其前歷試者一一錯綜轉移不吐剛如
鄖不茹柔如湖之南浙之東西更念東南民力太詘

與司會諸君子上下論議覽一分賜惠在如青瑣時
以造福於生越之德公[illegible]在邦民下那公今行矣余
且與諸僚友縱一葦臨高頃起黃鶴于寥廓賦蒼
於芳洲凝眸東望翩翩然有餘思夫二邦者治素稱
難而卒倚公爲重他曾足以難公哉具目人矣然
卿青陽召復露冕旂功勸稅尚又當爲天下[illegible]匪直
楚與越已也楚越士若民將津津喜相告語曰吾明
公爲 天子卿相龐恩鴻澗必先我二邦人余斯時
益冒有用之文庸操觚大書之

贈憲長沈玉陽擢山西岳伯序

余嘗讀離居愍志篇而深有慨於玉陽公之行也先
是藩臬大夫以遷行繩繩獨於今乎有感云何蓋執
分綢繆聚散悲喜繫焉此人情大較也公爲[illegible]辛巳
歲官參政總楚糧儲余適來治武漢與總[illegible]分道
之四方者率年更代歷省[illegible]一聚首其在省者即久
不逾歲輒徙去獨余二人守官如故落落然有參辰
之慨矣已余改視學政公由大參擢視察使迪所而
居稍留燭光情況若然[illegible]所向往輒振衣與命

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聰聽不忍去公今肅然岳牧之尊携母夫人選勝並游母夫人親見其子敷政宣化聲教訖于西南夷不尤愈於近周家爾者哉且今制藩帥之職爲外臺極品 之中朝有重望者始膺是簡不欲使之久滯往往驟遷數徙自右轄而左一瞬兩自左轄而部院又一瞬兩去歲東齊馬公亦以楚憲長入 覲尋再陟江右左藩駸駸乎內拜矣公即踵之固知粵之不能久稽公也夫以公之爲憲夙夜勤拔綜理微密人擬之陶士行吏胥震

讋莫敢骫法人擬之柳子寬康仁著聲成母夫人志則又擬之李金鄉善果云 天子嘉公偉績銓部上公異能當有不次之擢保安畿輔方倚公爲重矣論楚與粵哉諸大夫聞之甚遂相率爲公勸駕

贈牛丞庵兵備徽寧諸郡序

牛使君分轄楚藩之二載備[illegible] 慶闕下行河南道中被 新命憲徽寧寧以武備從南都之政夫今四海一家天戈歛耀豈猶有所重圖於湯沐地迺亟以使君臨之哉蓋之神臂之弩百發百應用之輕重在人所使非無選事而授之者 國家並建[illegible]制寰宇形勝相維以爲磐石擬事雖總隸郡縣而控扼要害保釐猶土將校佽飛之士以備叵測窺伺潘省則不啻十百重蓋天邑也別姑孰新安而境天門牛渚諸險密邇 京畿石城烏道地陋土瘠頗有習豪悍激之風焉吏汲以秋浦屹以皖城其濡洞揚舉之士撫摩則馴恭飾則絲約束非其人孰理哉方今平恬歲久兵事漸弛懸衡之勢必有偏者以楚兵觀畿輔之兵奚啻驅市傭衙挺皆非能日就幕府夜執

刁斗習武而投距者令之左而不左右而不右則兵之謂何而以屬農夫之粟爲第茲 熙造隆赫餉而弗用姑無煩碩畫耳設如寓內有警以大蒐卒乘俾操衣適四方其將能乎饑將者百不當一而驍從亦猶不可使驟而馭制之日有旁睨偶語者創聞者是安得不屢使君哉余與使君共事茲土使君治楚之政耳而目之已非一日畿輔兵民寧不可以楚治治之乎夫楚多崇山大川而湖爲巨浸剽勁輕心者多怙恃爲不靖而狡猾猶恐未易以[illegible]使自非使君服

示訓昔成命董正之奈安能使數澤以旌之
昔漢罔弗欣欣沾被哉故奇此以與彼川懼是也將
車幾輔而俾爲四鬥戈也若獨分兵馬奇之周禮司
馬法之治民也與司徒兵而振旅茇舍治兵大閱雖
以一簡軍實而實示之教尊卑有序凡伍乘聽則豈
徒戎旅之治而已文武二術妙在並運使君惟能用
此典也故當此秋也昔井吉甫帶大原之役而詩人
稱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昔之治兵者獨武也哉
今有司以驕虎視天下之兵而以秦士視天下之士

武實弱而似強文雖強而實弱強而弱之弱而強之
治天下之道猶治兵也使君固自楚往矣詩曰共武
之服以定王國殆庶幾吉甫之烈也夫

贈許觀察藎齋擢赴晉陽序

古之所謂渠黃綠耳者何以稱哉渠黃馬也綠耳亦
馬也縶之幽閑寄之淺棧弭耳而棲垂尾而長嘶埒
凡馬耳及乎陸重較騁莊衢控引鞭策之下不一息
而致千里然後知渠黃綠耳之果異乎凡馬若藎齋
許公者非當世之華騮綠耳哉公總篛歲與余同舉

進士丰儀爽朗有節槩中負匡勳之猷間與語經略
大計輒掀髯鼓掌劈肌分理語娓娓不能休蓋無待
轉采錯事而識者占知非凡調矣既從汴理爲民部
郎爲浙晉分臬所至孤操自將風格稜稜動人注措
安閑而事自辦時莫不以才多之然公之才尚不酬
一以未有所當耳已而調晉嵐復補大同再調陽和
歷三官皆不能積有歲月而遇事無不立斷擬若運
斤即才名隱隱動公卿矣會閩寇交訌當撫當事者
僉軍民重地必得聲望茂著者使爲守巡以督撫之

寄寄之衆咸推公公于是乎有下荊南之命于肅整
撫方行人情洶洶且虜多故公至自陽和則北鄙備
防以固南陝南鄙脩脩以扼荊蜀期月之間百　攻
具舉而洶洶者堵安則猶督撫在也無何以脩邊功
晉湖省觀察使分守陽方脩公爲長城而晉嵐以
缺請于朝朝議咸以爲非公莫可使復更山東秩理
其事是舉也疏未上而海內已預指首公疏既下而
後交口慶公公益得所當哉重較康莊一息千里始
于是矣余嘗按諸邊圖籍一關實太原門戶鴈甯猶

在大同邊以內而偏頭孤懸外境藩籬單薄地勢衍
平虜騎馳騁甚便茲其虜所以難乎自講市來虜鮮
貳心第寬之則重費帑藏苛之則孤納欵意漸停而
剩並焉西北可長無慮也抑又有說也夫三關者非
北虜出入孔道哉乃昔虜當其西北倚狼窩背山而
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倚爲正統間東勝失守河套始
非我有壯士扼腕有遺恨焉且今日市馬固大利然
亦不可不早爲計往歲虜人矜入市邏夫執戟吏入
辨答酋長靡敢仰視凜凜惟約束是聽迨其久也器

械不設出入罔敢詰符務要求禁物莫敢誰何至靈
諜細入京師而莫覺者慎之哉慎之哉雖然備邊者
公之重較故所服也三關者公之扯衢故所習也由
此展倜儻之志奮排奇之精涉流沙而逝崑崙躡浮
雲而遊閶闔則亦公之故步耳余誠倔伏楚澨者又
安能翕偉而論塞務也姑識之以塞諸君子徵言之
意

賀大郡伯䍧海張老公副榮擢徽寧兵憲序

周官以十連総率屬國而唐宋之有觀察　皇朝之
有分巡皆仿于此也[illegible]
剌群吏之不法所關係豈淺小哉矧宣歙池陽一路
江山襟帶控馭有城寔留都之保障而淮右之名區
也且租賦沿狠既駱難接而腹心爪牙之任一日不
可缺人適吾郡伯䍧海張公三載考最當受奏
留久任　聖天子以爲賢默異篤于移鎮茲土蓋聽
舉察實知公是提憲焉故二閣大臣疏朝上而　命
夕下亦異數也吾於士民間之既喜其遷轉之在梓
里而又悲其行之迅速服誦于野貴頌于途予矜游

咏于宮牆而馮廣文徽囊宇下嚮戀尤切乃偕儕友
徵言于余以爲賀余惟公之治吾松鴻猷駿烈皆洽
天下之政也又何有于宣歙而公以北部郎恤錄江
藩大著才名術裕出守人人自謂得公之晚而公之
襟量移如溫如公之器宇亭如嶠如望而知爲黃潁
川龔渤海也者秣馬之始偕天大浸百萬元元莫必
旦夕之命公即露冕郊行議蠲議賑又檄下諸令長
平糶設粥雖飢饉荐臻而十[illegible]虎攻須吏畢舉窮簷
部屋之下旋且慶安瀾而脈救粟所[illegible]父柱[illegible]無少

議也飾治之暇旌懇章綻季試川渠悉佽二酉以開
美後進又按堪輿言拓大漾亭而新之一時飛翀霄
漢者皆公所矜勲士也他如濟渠築堤興利祛害諸
費緣城社爲修者不事蹟而發摘磨道又所部徵
發動以爲□而出納寬平隨時盈縮一意與民節養
自五馬建節以逮報政同寅無一不爲附郡禔福而
懷岐□發之□歷四載如一日矣今 天子徵公爲
觀察非但以經營深而敬歷久大亦謂寒泉之操朱
弦之韻彈壓紀綱之度有蹤能黄而上之持此以整

飭畿方糾繩百僚當使士皆于城吏皆鷙鳳翽右
爲長城化戈矛爲俎豆何止攤霜施理儲峙緡板幹
固封堰而已哉余嘗讀唐史見路公應爲宜歙池觀
察歲值飢饉出廪窖之積下其半估以活流移而雀
符竊發復置義男爲餘爲左右軍地方賴以奠安宰
相権德輿聞而善之令有司鑱其政于響山之石以
標示將來今攷其治行皆公之所嘗試于吾松者舉
此加彼誠何適而弗宜公今往矣第將訪耶明之故
館吊太白之幽宮然後遡宛溪而陟響山尋路公之
遺事次第設施則琬琰之傳並與天壤同不朽而猶
未也自是搖樞秉軸霖雨八紘又將紛祈常銘鍾鼎
以垂範於無窮響山片石曾足爲公重哉

贈大御理孺份巳老公祖榮膺內召序

不佞圻自開府以攺辰授祭復奉教於郡司理公
祖若凡四若沛城撿吾徐公及太丘中石李公淄川
白陽畢公陽城□陽孫公□李公仕爲名御史畢公
參大藩孫公□召□而徐公則開府江南矣四公
皆以惠政爲□盡□尸祝于別守□皆以內召行

行皆拔臥河橋前旌爲軹所過綴絲裝名香轎軒
錦繡氤氳中過古稀 登仙非漫語也追思此景
猶在目前而今復於遂安□公見之公以甲辰進士
筮仕吾松爲李官同一郡之爽鳩氏也其道在秉之
以法法一不乘無論肥於份者將有鵲亭之呼即白
粲鬼薪亦不勝冤憤矣公爲人開敏博大嫻于法比
而又不事□削諸所讞刺必娩娩附于情與法之中
故强悍者莫能抒文罔而單弱無不揚眉吐氣與縉
紳交秉禮無失聞有關說亦未嘗□阿□徼以是益

松幾六載大小學斷不知凡幾而人人自謂得情無
捬心棘木之下者歲作大侵公為條議虛收亦不擧
然中窮民用全活無算而口不言功此豈有意自適
者則會計之外毫無染指故士庶畏之如神而視之
若父母方倚公為廉服大衆而徵書驟至一時黃童
白叟直若不離襁褓莫不求于加額曰安得借持平
如衡者再三大為吾民解疏偈乎又莫不曰安得有
字民猶子者臨行偽為吾民解倒懸乎然不獨矩正
民俗又善陶汰士類聽斷之暇時與青衿談說執文

至執耳詞壇動稱得士故為士者又莫不曰安得且
暮秉南國之鐸以發吾新鋼乎蓋公丙午分校禮闈
己酉復分校留闈故云而不佞謂今日之所以用公
者未盡是也迩年以來朝政多闕彌漫生心國是譸
張人情杌杌而甚者之選幾於廢格識者方抱杞憂
乃　主上惕然易慮驟聽銓臣條上大徵中外資望
名賢而公名實俱首列倘知是行不在瑣闈則在蘭
臺而要之皆有言責也夫言官矜筆承明與　天子
爭是非其所關係天下理亂豈渺小哉而公以官　吾

松者官之朝凡國計廟謨匪止言所欲言且為所欲
為則何負　廟廊側席璽徵之意耶抑今又有所焉
松固江南劇郡而今之松非昔之松矣物力凋敝甚
于二東此公所目擊而疚心者萬一　明主虛前席
問東南利病公必濃數以對以究今日未竟之澤則
公之所大造于松人者殆不在去留間也願公無忘
不佞與二三父老杖目竢之矣

賀明翁李老公祖加銜久任序

皇朝兩都並建千里之內分布郡邑不統于藩臬重

幾輔也惟要害阨塞之區獨簡憲大夫以節鎮一方
而兵戎錢谷刑名水利諸大政咸隸焉信瑩轄之崇
階而保釐之重寄也矧蘇松襟江負海直據閩越上
游島夷窺伺往往竊發暨南北供需水衡少府金錢
十倍它郡憲大夫調劑其間有一息晏坐鈴閣不為
左支右傾者耶是非深沉慨慷之才胡能有濟誠才
矣非今久任責成朝奉檄而夕徙官猶之傳遽臣無
為貴才矣我明翁公祖沉思博度得於天授而先尊
人以正直忠厚流聲瑣闈攸故家學材名甲于江右尋

癸巳丑第筮仕新安晉擢春官一時同舍稱少郎推
守吳門與尚西馳不減黃山白鶴問爪期前及蘇之
黃童白叟日夕走繞車前惟恐賢刺史不能久留而
備兵之摺適下百姓又皆歡呼若更生公益自淬礪
以求無負于簡用區別堅瑕差次興革計圖兵民所
便所不便不畏焚溺之及而蔚為直枉曲突計自是
法益肖事益集黎庶益倚信而百城庶寀兢兢受矩
矱雖屢值災沴而群不逞之徒又皆抱首屈伏而罔
敢恣睢捍文罔者則預之道勝也蓋自公備兵吳中

而民和物阜己酉始穰庚戌再穰四境殷殷露積矣
且申飭要束慎固封守任事五年戢生耳大生警操
戈之士幾與田夫桑婦相仍和而刁斗寂寂無聲矣
其抱功俯職如是後當報滿昇松士民舉步呈虞其
他轉始有甚于昔日蘇郡人心而兩臺加銜久任之
奏驟聞于　朝　今天子恭默踐阼闓慮周萬國而尤
軫念東南特可其奏俾莊軾哀衣假然再轄三吳詎
非海畔蒼生一大愉快事哉吾松為紳叨沐大芘乞
余一言走慶于下以余為嘉定編氓實執鞭弭趨侍

下風而得以窺公之愫也夫公本體國之亮而抱經
世之猷有所施應也必捐襟相示溫然若素既開有
緘芥罔弗晰而入成妖過不覺鄰各融消此其弘度
具有大過人者成發之改事惟務敦崇風教刻削煩
苛取為一切秋荼凝脂之法而和風甘雨在在蒙福
無論藩臬遞移即不時迭牙開府縮朒從衡亦不過
舉此以轉移劑量之勢若承蜩何所弗辦第念敭歷
日深勛勞日盛旌功懋賞國典具在蘇松邇尤惡得
久私之哉昔韓魏公屢歷大鎮所至恩威並著人人

繪公像事之余老且耄無能當鉛槧之役忒劾魏人
圖繪朝夕瞻禮此余深心所不能已已敢以是復諸
薦紳之請且為興謌者獻

贈鵬翁韓老父母榮轉長洲序

國家推擇長吏凡治有異等效者必召補瑣垣及御
史甚之缺間未及奏最之則則移於盤錯以需後舉
此功令也我父母鵬翁韓侯實符斯典因自青浦更
蒞之茂苑是歲大計侯當覲　闕下而以水儉問士
民皆加額相慶無何忽奉檄攻勝邑則又不勝駴

且疑咸謂方待侯歸興衣何遽奪吾侯以與茂苑茂
苑奚獨德焉縉紳暨父老子弟爭上書監司及中丞
府訴冗侯行然業已有成　命不可得因競醵酒餞
名香祖侯行而王觀察陸孝廉諸公意猶不能已已
復以筆劄之役役不佞圻圻亦嘗為清江令移宰萬
安雖自謂疲竭駑力然何敢一二仰望侯侯真方今
第一循良也顧今之長民者大都精明與渾厚不能
時沛其用而振刷與嗅咻鮮能兼試其長蓋比比然
也侯自丁未冬令東昆邑中賦役兵戎農桑水利催

科其間事無鉅細靡不經紀中肯竅邑故好訟訟者
率多譎詞侯片言立折庭無宛滯新造之邑吏胥貫
四方流徙多舞文自便侯于六曹利弊洞若觀火視
事彌月輒慄慄捃戒莫敢犯歲當編審弊孔百出役
者逞逞嘆不均侯精意綜核剔尖所至默識物力低
昂臨審之日呼名定等無不俛首帖服侯之精明大
率類是一稅故事官民分甲而輸者三十年相安矣
乃姦民鼓吻欲令官甲盡輸金花而存留輕省者悉
歸民戶以為鼠窟侯燭其欺不動聲色晝坐堂皇把

珠墨夜則手自握算剤量輕重均攤二甲于是縉紳
驚服而鼓吻者亦無所抵其却一縣以為神至借支
乃一時權宜而積猾遂因緣為利侯曉暢勾股明庭
簿籍隨借隨補數十年積蠹一旦刻除吾青漕粟歲
不下十余萬往時軍民派充名曰糧房交斛之費動
至千計公廉知端倪親自標判絕無假手而又正身
絜己嚴拒贄餽因與其長約曰軍民一體誰敢阿徇
壹稟精規從事米不中程者罪有司米中程矣而誼
譁無狀罪衛所遂皆懍懍奉要束罔肆咆哮遠近閧

之莫不驚詫以為二佰來所僅見請者為令侯之釐
剔又大率類是然侯置法甚嚴宅心甚恕豈弟樂易
不欲效蒼鷹乳虎令人呼為淵中祭以故姦止患流
地方蒙閭閻醇醉之福戊申大浸民幾魚鱉侯當沐
而呼臨食而噫孤艇巡行所至灑淚曰柰此數萬生
靈何緩征平糴發廩動分百計思起焚溺其它扶顛
持危鋤強翼儒更不能殫述侯之為政真所謂精明
渾厚振刷嗅咻兼備而時出之也者且風流儒雅奕
世濟美而澡身浴德矯矯乎觴飲冰茹蘗之須記稱

廉生威公生明又侯之所以懾伏羣邪表儀百職者耶侯今行矣茂死故壯縣與青溪實壞吏民將執功令之說以爲侯賀余獨慨然曰侯豈擇地而官哉侯豈能一日忘并州哉頃之較功程能微補甚諫恐茂死亦不得長有侯也異日者侯爵紳縉筆給事螭頭相與論奏天下郡邑利病必以青溪凋瘵爲稱首是不特都里殘氓徼大惠于方來而不佞山林癃老亦得藉二天之庇含飴弄孫詠歌　皇澤于無疆而又胡以兹行爲欣戚也

贈學博望冶洪先生權尹宣平序

世之稱說善教者咸首蘇湖善治者咸首卓魯然獨惜蘇湖不剖符卓魯不振鐸遂使薪槱與製錦不獲兼見其長兼之者惟望冶洪先生乎先生慷慨負氣見義必爲事無細大能立剖雖在逢掖時巳祭酒諸生矣既以制舉需次選人得司華庠訓朝見諸生即明示要束曰分署爲約禮請以禮爲諸生約由是人人自好鮮軼矩矱春秋俎豆少年月玠以駿奔走爲耻多不赴祼將之會先生以爲此　國家大禮士以與　國家大禮爲耻乎厥爲之罰自是鮮不[illegible]已改署博文先生申飭如初往時月試季試壹切廢爲虛文大都掇拾豆飣以塗耳目先生督課作勤始無敢以虛文應者先生有熱腸自爲諸生時即爲人排難解紛即署廣文學宮弟子以急抵者鮮不立赴廉知有究抑者[illegible]其冤先力爲湔洗其趨義類如此蓋先生之於教固不啻蘇湖矣今晉爲令令分竹而居一方非昔一文學掌故而已豈無以武犯禁扞我文網者乎豈無茂弃仁義好爲飲章者乎有之將何以詰也豈無鰥寡孤獨之可憐者乎豈無下戶谷聲而側目者乎有之將何以拯也先生雅意德化殆將以絃誦爲文三物六德爲慶賞刑威爲憐約此其必然矣無告者有養賦斂者有中以休息爲膏澤寬恤爲肺石此其必然矣是先生之分治又渙然一卓魯也有其薪槱而不獨以教[illegible]而民而不獨以治顯蘇湖卓魯合爲一人[illegible]有之無不宜之有之有之無不有之[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今官[illegible]時氏休份公說新行於前大中丞臨川周

公後疏闕於後一廣文未宛厥施尚推轂不寘況令
紀播利弊焉 天子牧養元元興特謀治行第一用
卓異入司耳目又不問可知也然余有說焉方今權
使爲政如虎而冠先生故觥觥得無難爲中治下乎
余雅知先生能不道汝治即中治且望風心折又何
足難先生或謂官平故搖茶地多高山藪礦盜以是
爲先生難余則謂礦盜亦與閹監先生不難閹監而
難礦盜哉先生謝不敢曰此非不穀之所能也然請
事斯語以爲嘗經逐書以爲贈

贈後岡牟先生擢教靜海序

後岡牟君齊文學也起家賓薦筮仕開庠凡五載而
教化大洽于是有靜海之擢夫靜海登之戎部也學
雖以文教設而諸生技自行伍宜未即彬彬章逢者
乃以爾雅都穆如牟君者蒞臨之寧非銛𨒫而小割
乎客有求多于牟君者間爲余言之余曰是不然我
國朝綏猷底績衛所棋布建學育才厥制並懋顧介
冑之士不必皆出于新踐尤當畀之悅禮樂敦詩書
以作其貞亮勇敢之氣而所爲典教者尚非宏博沉

毅蘊有大抱者不可往淡尋已久吵爲開秩而來銓
衡者又從而低昂其間繼令舉之洋澤之中系之冠
組之列亦祇見文飾備名數而已肆今 聖天子在
上考文振武振甲重熙 祖宗舊制而彰明之務
臻實效如長吏計久近破常格以待超異之材至於
教化基本造士作人立之楷模以收全士頗獨漫焉
循習故調已乎舛浙海控扼東陲吞吐溟渤屹爲登
萊重鎮尤不可不擇人以畀之則牟君是拜也有遺
會中機責成之意而非徒授以闕秩爾也余方爲牟
君重客願可以靜海少之耶牟君行且有期余輩恭
有一日之知歔欷不能爲別而復有感于客語因書
之以爲牟君贈

贈李少峯擢慶陽照府序

少峯李君倅開市踰年開人頌之謂君故儒家子年
最少而明習吏事周知民隱數之政事不䌽不絿動
中肯綮何穎而夙也乃君幼從其家大人佐仙居則
視有成法初筮爲開封尋丞吉州三署而後即開其
得諸諳練素矣何疑于得民之易且深也今擢慶陽

人君貲威不逮式其雅意則固聞式之風而興起者
余故因同峯柴山劉君之請而以式之事告之庶以
廣君之志而並令永垂無窮云爾

王侍御類稿目錄卷之三

序

王侍御類稿卷之三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賀念山羅堂尊榮滿序

昔有論才績之法云錄長補短則天下無棄人摘瑕合瑜則舉世無材士竊以爲此但可以泛語百職而未可以槩臺臣乃若臺臣非挾全長點纖瑕者弗稱也彼臺臣者內之伏閤拜章發攄純悃外之持斧揚威表正一方其事較他曹局特異故秉觚稜者或矯亢太過脩苑合者或廉隅盡弛崇大體者或巨細都捐工委折者或兢兢尺寸吾見稱職之難其人也即是以計廩程能其不爲大庾之碩鼠無幾爾念山羅君負犀利之奇而又渾然天成不事淬削誠所謂天下士非獨冀方以賢聞也早歲筮仕邑庠尋遷大學並有異聲簡授清近之班其平生節槩可概已已而遣視城務視滄河雄才種種懋著識者不待輶軒四出而占知紀綱風俗終必賴之今　天子即位之元年治穆三象志寧八荒思道直拮之使紫諸垣肅侯度

省則會試屢次第北舉已而與大利革大弊民什壘作既則與淑勸良策驚磨鈍吏治亦蒸蒸起歲甲子例當開鄉闈錄計偕士先生矢公殫勤蒐煩碩以裨世用前是省解得中春官第僅五六輩乙丑與　延試者幾三倍戊辰再試亦如之是科得人稱絕盛焉先生爲政持大體類若是頃之以憂去鉅今歲又四更士民謳說不休今年秋服闋至　京師御史三載秩適滿臺部大臣若諸藩狀上之　天子嘉其勞錫以寵章令復職於本　爾命監豢轄都諸同遊者榮

之謂宜有言以彰厥懿余謂先生之榮豈斤斤在秩滿哉先生輶軒方兩出迹所敭歷計所表樹乃能爾爾雖他人數十年勞勩莫或過嗣此登再考躋華膴勲名其可量哉傳稱懸黎匪耀干將含鍔先生道蓋是也彼閒居負奇好露更相張㗊一當事權迺寂寂寥寥靡有表見惟計廩食歲月以爲滿其能與先生方駕爭驅也夫

賀劉紫山侍御秩滿序

余謂懷鉛之士遠引古先高談禮樂則班班者矣至[illegible]務之務簡臣攘之籌即修啓來者其能當間綴[illegible]出數言又若聾叟辨音跛夫競步言之非可行也腹背曰壁壘四周未足爲憚烽火百擾未足爲憂惟士人遂心莫月從中牽制天下事始十去八九矣夫胄子可但讀乎乃紫山劉先生以制科顯泉然爲當代文人追策敵情商戰略獨昇首信眉無一不當人意謂之兼才非耶先生舉嘉靖丙辰進士試爲理官爲歷姑蘇上黨二剌郡瑰意琦行所至輒多表見晉擢御史聲音益九門重矣轂下民若僉商弗均畫之

憲臣實肇如故先生量資分等立法明良實加於往又奉敕監視重綮大稱　先皇指使特令視臺秩進二級蓋隆遇也壽受　命出按雲南雲南古梁州境民夷雜處叛帖靡常經略者弗中竅理率類養癰長疽省下六衛尺籍空虛弱形大見武定酋鳳繼祖因而狂易謀據新城鹵掠圍奪驛傳阻絕實倚建昌東川諸夷爲保納緩則擾境急則亡抵經略弗能殲先生至愀然疚懷者久之具悉事狀飛騎以聞大都主殄滅之便抑招安之誤以明心矢力之忠責之其府

兵莖大臣而以安災其患之誣責之蜀省諸臣烈然
雄斷毫髮皆周未又請發衛兵虎賁爲國本計疏上
先皇覽厥論亟報可已而諸夷塞心銷志夙酋旋亦
束手就梟一符疏中所指識者謂叙勳當首先生猶
之漢室論功不以被創者而先發縱者其然乎其然
乎先生被部時食御史祿已三越歲故事臺臣在外
秩滿不得書列先生抗言于　朝武爲助請竟得即
任所考考更晁綸音賞錫如在內廷士大夫舉稱先
生吐奇决勝功將不次超擢　朝廷固亦破凡格寵異之

宜寵光先生溫其粹美如良玉芳潔明爽似秋宇澄
外踐敷儼懿篤狀不能具紀紀其大略以見先生遠
奇逢被異數酬不浮德非他人藉標末之功輒博慶
典武無勞被遇者可屈指並數爾

奉賀大中丞寧宇趙公考績序代

古稱天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百官之要不貴矜
已勞人以養佚而惟清靜寧一之是寵故大臣奉
璽書而撫四方也咸率是道內志機智外泯張弛官
府若甚暇功令若甚省而寓內靡弗仰上指則中丞
趙公之治江南是已夫江南固　高皇帝較下地也
所稱大府若而郡繖邑若而縣文武大吏若而人錢
穀若而萬蒼頭夯擊若而指名爲東南一隅實足當
中原半壁公之至也機務甚繁而執術甚簡嘗按牒
而講規畫曰其所爲要其所爲害其所當急其所當
緩其所聚有幾以備餉其所裁有幾以節帑其兵勇
之罷羸者汰亡缺者補可因而因不爲深府可革而
革不爲智王日夜務拊循以明訓任使而一切操切
束濕之令棄去弗用然治官緩民料餉防汎不須將

爾監砥無瑕漏人或諷之曰盍少有所興革以自顯
公謝曰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法者弗獲已而飭之始
不爲累今江南幸無警諸屯戍芻餉區畫甚設務有
所更始於民未習不便天下自治人耳苟郡國師帥
守職無廢足以自治胡用屑屑建豎儀傳譏閱哉且
邇來旱澇頻仍民幾不保又何能數煩汪措以易一
方視聽也蓋公之所最軫念者不在利鈍毀譽而在
國脈民命丙申丁酉游遇災侵立亟條上曰是損暵
者是損潦者是當賑是當貸而是當蠲者大司農難

之以爲中丞不見　國家孔棘乎哉避左未獲息甲所爲士馬費者日無筭大工驟興所爲將作費者日又無筭它諸供億姑未易持籌而數中丞知有民亦知有國乎公聞而嘆曰焚林而狩必多得獸後必無獸江南即所仰給地冇如取之太勤一旦皮去而毛無所傅亦曰不江南不給也必江南乎持矜議卒不少貶夫歆之而有所不爲沮之而有所必爲惟其不爲斯能有爲此雖不事赫赫炫人耳目而月程歲計蒼赤殆有陰受其賜者謂清靜寧一之政非耶方今

[illegible][illegible]諭丞採金之使相望四出惜無以公之鎮靜爲朝廷言者公食三品俸期當奏績　皇上知公撫輯功高嫓于忠靖文襄諸君子旌書且旦暮下特加褒典爲在位勸彼矜曲政而忽上理者懸足與公較殿最哉王盛二臬使以公同年生偕諸縉紳乞余言爲賀余惟家弟中丞同乙丑榜則余與公亦辱通家故摘公之所以治江南者爲文以授二臬使二臬使因請書之以詒於百執事

賀贊宇許公祖榮滿序

嘗讀尚書禹貢至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一時厥貢蠶絲厥篚織文之利莫不並興每嘆古今治水美哉禹功明德之遠千秋爲烈而子輿氏則一言蔽之曰行所無事已耳夫灑沉澹災非可坐策而名無事云何曰善治民者不激民善治水者不爭水此無事之說乎今於吾郡別駕許公見之矣吾郡地居下流洞庭三江之水日夜奔騰震蕩下注而壑之小民耕蛟龍之窟歲供大司農漕粟無筭司事者非吳越視之則紛更益之擾耳民何賴焉乃公以江右鉅賢來佐

吾郡天賦冲和政崇惇大律已廉以恭事上敬以[illegible]而恢恢游刃綽有餘地名世之望重三吳矣下車未幾遭戊申水變亟令諸齋邑毋輕徇好事口驅吾飢民與此滔天者鬬惟濬畎澮固圩防俟其定而圖之親往來相勞其間民是以不勞而有備今夏水復暴作勢幾陸沉沈不及堤且得有秋而公之治水効海濱廣斥故饒漁鹽陽侯爲灾熬波利息又猾商狙賈關出浮額之孔多法必核之郡始得行乃艘艫鱗次易於稽幾而推肌剝髓者又好爲淵魚之叢故多口

易騰於道路至盜販出沒尤爲法梗皆未易理公驗
不踰時案不宋瀑上完法下完貲三四年來鹺賈無
不以松爲樂郊而走爲鶩矣治盜司餞巨魁溝遣夾
青即鬼薪城旦之獄不便輿也刑清民[illegible]務[illegible]解散
而公之治鹽教 天子山龍華[illegible][illegible]中官
中官方横[illegible]魚肉[illegible]吏不恤上供[illegible]未
死於是益挑其怒而民遂重足公[illegible]蕆無
桑華者吏之奸飽工旅之脂腴輸納以[illegible]絲必笄中
官始無所肆其毒而公之治篚又効夫河渠底績澤

國賴奠平成而鹽筴纖文尚方不乏貢篚神禹所奏
相因而成者公亦次第循衆號謂古今人果不相及
哉宜督撫直指以下無不人人賢公江覘溝書多暇
檄公攝理旁郡繁劇如淮揚之椎[illegible]六州縣之
兌運輒借公往彈壓之公所至事治民和無不歸心
一如吾郡也噫公治水治民誠如傳言恥勃亦傳子
輿氏之論豈不千古大驗哉往年忠介海公開府東
南講水利纔纔明悉其治吳淞及諸浦港僅三越月
耳民俎豆迄今用昔嗣此溝洫絕譚而吳淞且爲平
阜滂相仍率由此矣公往報政闕下 天子知公
熟於東南也異日者以尺一命公循忠介遺蹟東南
其永無[illegible]乎此則兩郡士民所拭目翹足計時而
待者也敢書以爲今日慶因以爲他日券

賀大中丞檢翁徐老公祖榮洊序

今 天子倚毗重臣經理方隅則惟鎮撫之任職綦重
矣江以南隸在留都寔爲開基定鼎之貢[illegible]財賦
當天下半爲西北邊圉所仰給撫茲土者其職爲尤
重云我 皇上英明獨斷眷念根本重任下[illegible]簡畀

比者督撫遷去廷推大臣多不報獨公以忠惋駿烈
夙葵帝衷且又以公數歷仕路久於南中不特公習
吳吳亦習公遂授公以撫吳之節我南國人之得公
報也爭扑舞謳呼曰是昔司理茲土代持斧以霜肅
列郡者也是昔專城茲土樹非常以噓殺吾民者也
是昔典衛南國溥新樹之化以造我士者也是昔鳴
珂陪署游歷九列清華以冰壺風百職者也茲且開
大府建大纛以全撫畿甸知公之所以紓造我吳
而天之所以紓憁東南者乎不兩哉而治化翔洽方

內又安民慰福尾之望　上亦以紓南顧隱憂然而公之拜是職也寔由佐納言式門寺通之前秩例得補四品考奏疏於天曹闔部縉紳大夫僉謂侯公宇下先後倚公如奠淳既幸覩公之政成也相與屬不佞一言敘編氓之頌竊觀自設撫臣以來功無若文襄高任亦無若文襄久今輿論稽猶靡不以公之才猷德望趾美於文襄文襄自右史陟司農身不離吳者二十有二年公自佐部歷至中丞身不離吳者亦不下三十載况由此借撫方殷而仁單豐芑得民之深且久

者不既與之後先接武邪頃處　章皇帝時以吳會文襄易而以文襄居今日則難居今日而欲為文襄則又難文襄當熙洽時物力全盛江南久離湯火而安錮鑄遂得以其充盈之運王輕徭減稅之說并從事於溝渠刪汰開衙圖籍以議因革時蓋上不廣朋下不廣壑循事勢參合而澤易流何異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也若今之江南視昔徑庭矣財賦竭于屯宵旰殫起于奔命征繕之困也軍儲至耗竭也胥儈逋亡推埋作奸者窟穴根株甚至嘯侶號澤思亂不

逞之徒至閃爍狡獪也夫以波靡之俗而當無饜之征求以剽悍之人心際胡澤之景象所謂極敝難支莫有甚于今日者迺公甫下車撫襟而攬轡赤縣馬岡越數千里於掌上歷察其土地風謠則三吳患賦浙江諸郡患漕宜徽之間患民流浮而易為亂惟是隨方按俗規畫便宜進諸父老與賢士大夫參稽得失若何而蘇凋瘵若何而省繁苛若何而清逋負若何而達下情若何而防保伍日注其精神以流通於百執之間亦凡所不便于下者悉罷之所有利于

民者則舉之抑或不便者寡而利民者多則調劑緩急而通融之怠則振厲則吏蠹則法賓則塞緣所繼以為操而一一取衷於法法之所是飆激山屹怨可任而繩不撓其纖政之犂然具脩固難以僂指數者試舉其大如處在籍軍實則申嚴將校毋以恬嬉忘武備處在籍吏治則明教有司毋以撫字後催科為之集鶩俗也則作新械樸與舉孝廉而戔戔束帛賁相望於岩阿為之遏亂萌也則條禁僭奢毋令奸冒之濫充法嚴汰葦毋容狐鼠之憑倚如是而保障金

余言以贈豈訶余不佞諛公者耶憶昔公以度支
使者督儲於吳余嘗屬對上采甚已竊窺其宏材
雅操宜民宜人爲令德君子也會常州守闕上軫念
東南根本地詔銓曹推擇其可者而海若乞靈得借
公臨治余則色喜曰松父老子弟何徼有厚幸哉嘗
讀漢詔太守吏民之本二千石賢則汝于吏治時和
年豐而民有歌謠家穰之樂不者動掎民宂蠹降稽
痒黔首且不得腰臘此西京循良吏班班哉籍而大
要在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上不煩而民不擾夫廉者

多刻激而難於平平者多寬大而短於廉故破觚爲
通之吏一切弛文罔戒苛責而從容飲醇一時見謂
博大然其究使人玩法舞文漏吞舟而莫覺彼裡身
清白者或孤立行一意懔懔操下如束濕一時見謂
風裁然其究使人股弁而待息弛張制刑兢兢救
過之不暇嘻斯二者均於循吏之指未當也余習蔡
公氷蘗之操率先諸屬吏者三載猶一日而孜孜問
民疾苦務以寬大喚咻薄海嘗曰吾聞澤虞衆涸馬
駭輿危乃慓悍者好煩其令石壞潰行騷及雞犬安

用寡雅[illegible]去煩苛禁胥吏不得持牒四
出俗故善訟日抱牘而進者蝟如也公片言立決一
一坐照微曖即部屋向隅並見雪於肺石以故人無
隱情庭無滯牒通者青襟倪達至汙白簡公誠心造
士日暮接諸子弟貝披襟降色愉以禮讓而簡拔其
儁延譽之即一二詿誤觸文罔者亦曲爲調劑示以
矜全暇則從鄉薦紳咨訪利弊興革雍雍都雅飲人
以和絕不樹城府而諸薦紳皆退而誦義曾未聞以
陽鱎涸公者余嘗一再過公部中問之諸父老問之

都人士問之薦紳大夫莫不宜公廉宜公平宜公以
廉平愷悌噓春風而沐膏雨刑清訟簡時和年豐屆
登薄海於大造嚐至是而驗余疇昔所謂宜民宜人
令德君子不若左券也耶說者昔公廉靜類龔渤海
寬和類黃潁川教化類文西蜀亦庶幾概公之大矣
乃嚴延年之守河南發奸摘伏驚若鬼神海內大者
守小者令咸內遜居下風而潁川守淵然平訟息爭
利用不擾耳而黃金璽書乃不之河南而之潁川此
淡庭循吏所由盛歟公今晉[illegible]計日果　天子加意

二千石脩元康神爵之典黃金璽書欲湛露而睨彤
弓行且以不次起拜如穎川守舍公其誰哉

奉贈曙海張太公祖入覲序

余嘗讀兩漢循吏傳往往改詠卓參者輒棠茇寵其所最若清約莫如羊興祖撫字莫如黃次公教化莫如文翁稱曄史策班班可考來歲庚戌　皇上負扆而朝岳牧吾郡張公祖率偕覲者　闕下先是郡中諸大夫業以徵余言為公祖道越旬日華亭諸令公上海李令公清溪韓令公復儼然造余欲乞一言致

負弩前驅之意余惟今之郡守即古之侯伯而三令公則附庸也其分有君臣之誼其情有父兄子弟之親今之奏計　王庭職守靡一廢實辨均精令上之非開誠布公下之非虛懷受領安能協恭和衷以共成懿美如羊如黃如文翁乎哉然無令公與郡公同城而治朝夕步趨郡公之一政一令靡不與指而望鵠李韓兩令公[illegible]郡公之待三令公[illegible]肺肝相示[illegible]勉勇

公和門故雲間縉紳三老居常私相語曰以三茂宰相一良二千石預知它日課最必為江以南第一流矣蓋郡公嚮以經術著四明從守丑高第累晉秋官大夫　上念東南重地廉公有幹聲者簡守吾郡郡方大侵赤子嗷嗷待哺斗粟百錢流移載道郡公前下車亟請當使者捐貲啓困為賑役檄四郊炊糜以供老稚市肆朝夕騰為之平物價遠近量衡如出一轍越歲再遭淫雨殺幾不遺種為之露冕賽禱歲始大穰役與三令公矢心吸水而治務養和平

之福而杜紛更之患致臥轍生耳臥犬生氂之燕安枕而厚郵其匱乏乃今獲雋南都者大半出公甄鑄此之為政奚啻彷彿興祖次公文翁諸循吏乎方春上御東朝按五花册嚴差次萬國長吏必將曰松郡朕幾輔也比年患水今何漕遞定安集果何由而得全活方沃壤已化瘠土今國[illegible]度支猶然罔缺果何由而得均停千里為壑民若魚鱉今雨暘時若萬寶告成果何由而不至汙萊士習流濁奏牘踵至今松庠斤斤奉令甲無復有跅弛之夫收群之馬果

何由而得轉移夫非兩刺史一手一足之烈而又率
三縣令忠勤勞勩以贊襄之者哉在唐虞有車服之
賜在成周有加地進律之賞在西漢有選補公卿之
典有臣若此亦宜詔太守循掌故以三事九列超等
擢用風勑有位夫郡公既以奏計受知周知吾松之
不能久借郡公而郡公不有其勞將必推轂三令公
而當之同升爲名給諫爲名侍御此又必得之數也
三令公起而謝曰某等遭逢郡公無異藉足入孫陽
之囿社櫟長匠石之林而于大夫能以數言輸寫深
心是剪驅者裁定有賴焉足爲我郡公前著矣謹書
之以爲左券

贈邢汾張太公租入　覲序

夫自有虞輯瑞以朝諸侯以彰明試而周官租之春
王覲帝牧于明堂圖事獻功迄於兩漢微列郡上計
亦遣邅庭請誡者　明興做古　扺濟某大吏各率
其屬請天安隱　天子考內命太守御史中丞嚴覈
茂伐縣加藏養滿代今甲也我郡侯邢汾張公涖
官兩期乃歲甲人和來歲庚戌復當輯瑞之期遵
制戒行同官諸大夫念以七事獨勞無由及等矢先
五馬造不佞敝廬以重其別不佞避席曰公以入計
行非自爲計也吾介　郡三邑僚宷之績而獻之
大庭諸大夫所以程功績者在此行不佞願聞
其概于是朱大夫曰某代匠戍防雎鳩氏之職也自
鳥或殄没往得時乘即今川十無間海波安瀾使某
不得罪于雎鳩氏者皆公教也其何功焉馬大夫楊
大夫曰某某代匠租漕祝鳩氏之職也頻歲大侵度
支不繼即今饑民粒食歲穰課盈使某某不得罪于

祝鳩氏者皆公教也其何功焉許大夫曰某代匠木
衡鳲鳩氏之職也潮汐既入旱澇爲殃即今河流順
軌艫攻疏通商民稱便使某不得罪于鳲鳩氏者皆
公教也其何功焉毛大夫曰某代匠士師爽鳩氏之
職也松民善訟獄多留滯即今圜扉息棘木風清
使某不得罪于爽鳩氏者皆公教也其何功焉不佞
聞之曰旨哉言乎諸大夫咸以庶績讓之公公亦推
赤心而置諸大夫之腹怡怡不啻昆季友于固知異
政所由來矣而未足以盡公也郡俗奓靡民鮮蓋藏

徂謝百出久疲奔命公能滌去煩苛刻意垦養民之
所入筦庫司之不一問羨贓鏹所輸守藏職之不一染
指管蔍所入閘入隱之不一及門廊廡足稱守矣而
猶未也士風不競請謁公行公能剛絕干請獨行一
意訐公者待命扈從程材者待命宮墻即有神姦其
之爲鋮慨慨足稱才矣而猶未也方公之始至也或
憚其過嚴而公且務與民休息久之平易益可近巳
又廣其稍寬而公且務乘三尺不吐不茹一稟于莊
嚴正直其他恵利及物猶之泰華滇渤高深不可數

計是又皆出于諸大夫職守之外而　當寧所眷矚
者諸大夫何以賢勞爲戚哉諸大夫瞿然喜曰信哉
學憲之知公也今公奏計東朝下之天部天部評騭
茂品實列上考必倣虞周西漢故事賜金增秩留補
公卿之缺其等脩俟于一札受成事以倖迦于吏議
足矣而又日覩升常之慶典大澤餘滋潤及庶寀爲
不有余荣哉請即書之以爲公于征道

送邑侯鵬翁韓七父母入計序

今上御皇圖之三十有七禩坐明堂而獎群吏蓋十
有二舉矣歲庚戌復當蔥岡輯瑞之期青浦邑侯韓
公例當行士民愀然相語謂吾邑值災沴之後周黎
靡遺尚未甦息方藉吾侯撫摩嫗伏何可一日去相
與伺伺詣院臬乞留直指使者憐而許之馳奏　闕
下四境欣欣若更生而不廣奏之不果行也仲冬之
朔侯且治車從郡長吏北上于是鄉紳三老群子弟
復皇皇驚悸若赤子之離慈母而瞻恩奉德之意不
能自遣於齒頰間乃謂余言以祖餞之郊余惟侯蒞
青浦踰期月而懿美種種多端殆非更僕所能盡而

余又不能如班馬之傳循良以鋪張其萬一則學且
之欲頌侯也不幾于執短綆而汲脩囦持寸莛而擊
巨鍾乎無亦第言余之所以知侯與夫侯之所彰灼
于耳目者已耳侯鍾龍山濱海之秀崛起三輔登丁
未上第筮仕青邑視篆之日即逢歲侵先是霪雨害
稼自至無秋民以子女易衣食者十之五六以骸骨
踣溝壑者十之三四侯至惻然憫之發帑藏遣寮案
從他郡市米谷菽麥歸平其價以轉市老弱故市價
閭郡縣不翔貴焉壯水蝕岸陂田無限民不能從波

浪中耕耨也侯又憫之量地計工築土增圩庳者高
之缺者補之不踰旬而四顧始有南東畝矣方春民
將有事田疇而耕儲懸罄侯又憫之設廪飼飢令之
且飽且耕而倉廪不繼復捐祿入以易青蚨手散諸
老稚之不能赴其所撫循又如此其勤也爲政務從
寛厚不設鉤箝以肱察察而奸竊亦自屏跡其所持
衡又如此其平也少承家學擅博雅名溥書之暇每
進諸生講藝不怠其敦風教又如此其切也夫是以
期月之間政通人和雖不要赫赫名而所至褆福太

都與漢之何武同而其推誠待下輸寫肝膽[illegible]
民靡不傾心向化樂爲之用又大畧與頴川之韓[illegible]
荀淑鍾浩陳寔四長類也夫何武與四長豈不誠[illegible]
漢良吏哉史稱其所在無異所去見思今邑中父老
提稚携幼舉號不忍舍與漢諸吏何以異假令長卿
孟堅在今日寧不大書特書以詔將來哉雖然吾輩
所不忍于侯者一邑之私也侯之上計于 朝以聽
考績者天下之公也矧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政
事足以經論邦國四海蒼生所倚望者益非平之柔

肉而塞年之纖纊也茲行也銓曹差等百縣治行必
爲天下第一行將錫燕賜賚不次超擢爲名給諫爲
名侍御固知吾侯不能以天下忘一邑九里之澗行
將先及是不必借寇而宛若尸祝一侯矣

贈淵泉何君膺旌典叙

頃者島夷弗戢憑陵我疆圉 天子怒興兵誅之于
是有遼左之師大司馬因檄東南瀕海諸郡邑俱繕
城郭以備非常諸郡邑各下教所部如檄而吾郡何
君淵泉固義士中翹楚也始得基命即慷慨趨赴爲

諸募義者先日諸工所量事期慮財用揣低昂[illegible]
薄晉勤惰甫半載而還望赤城如霞舉矣長吏無[illegible]
民傷財之名而閤郡有泰山四維之慶即令夷[illegible]
官帶受約束計必無警雖有之可爲墨守矣何君之
功甚鉅當事者上之臺司臺司賢之沾沾喜謂所部
有君人耶即上大夫奚先之遂承制賜一命之服嗟
乎何君之所效于上與上之所以報何君不足相當
乎吾觀今之饒于貲者往往叨竊寵靈烜赫閭里然
至公家一旦小有徵發非藉請託以希免則有跳而

匪他所耳此與何君度長挈短寧可同日語哉何君恂恂有醇雅風而遇事勃發若弩之赴機版築一役特以義重無所見長假令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一從大將軍吾豈憂薩摩種哉是知兩臺褒賞意正在此雖然此猶遠言之也屬者吳淞麈揚瀕江之地悉化爲斥鹵夫國家歲仰東南粟有如此者憂獨在城哉更得好義如何君者數輩吾又何處江也何君有子美秀而文足當郗氏一枝有何君宜有此子乎余故因某之請書以爲慕義者勸

贈郡功曹施克甫再考績序

夫國家之用人與人之自效於國家豈必途轍之盡同乎哉余經惟夫當世之人率右明經而左吏道然及其當官涖事則往往有明經之士趨其下風而不敢望者故漢世如蕭文終之爲相于西平之爲理發子高之爲京兆至今談者猶云未易逾之無暇遠引明興後乂雲蒸所号旌者若而人所奏對者若而人然如萬常伯之敏達況吳郡之嚴肅不以号旌奏對而其勛業行誼卒更相伯仲則吏道何遽不肾于明經哉往者南北多梗需材甚急余從田間嘗竊自云云而今於克甫益見之克甫余姨子也大王父八峰公起家瑞州別駕父龍岩公仕東昌從事奕世以儒顯克甫少攻帖括已更念我與朝而經夕而史兀兀窮年白首北面廣文先生而無所短長何如鉛刀一割之爲用乎哉且丈夫何所不可遂棄去受郡署爲功曹王郡中計吏已獲考再受署再得王計吏此與數也克甫年少白皙又故衣冠子弟前後二千石如常山詹公今蘭谿柳公皆親之與等自府從事而下

爭持謁造門舍中屨恒滿所餽遺克甫一切謝去無從事者賢之郡中諸公以吏事受牒者自旗檄而外即緡帛亦不敢關受故郡中諸公亦翕然稱曰施某曹廉真施氏家兒克甫曹事具脩間撫他曹事事稱辦又一以廉平處之又人人多克甫亡容即諸曹亦亡不人人服服也以故先後皆課此得再考滿滿之日使君立克甫堂下勞之曰功曹事事二年矣無曹稱績以徵功曹之敏也且事事二年矣無一人能言功曹也者又無一人不言功曹也者以徵功曹之賢

也仲尼有言□□而於不能則撫太守職在勸課其
子之治以撫功豈而併爲諸君撫也可充而何以稱
此于使者哉余是知充而之不誠有大過人與日國
家所藉充而以爲用如萬況兩君子其下於今日矣
書之以爲祭

贈觀察大使山西堯化張君疏渠榮獎序

漢時循吏多以穿渠溉田致民尸祝如鄭國白渠往
往形於歌頌至因以名渠而上之人頗亦重其事疏
瀹有殊效者嘗賜爵及金金多至百斤蓋非泉流潴

漫所以育五穀乎海上素稱澤國東南又阻海然或
去海遠者不苦汙而苦乾水旱稍不時高卬之田立
見龜拆往時觀察豫章許公初令上海適旱幾爲電
嘗躬服親往其地集春東治之所濬支川無慮是歲
旱不爲災今人許公歷一紀而遲其所□□溉者
幾陽東海之群邑侯李公聞之亟又請命餘得白
公其人一二華無慮東南群邑因討觀大使張君敏
且才檄君領東南春東如觀察公故事君曰不穀盍
官也其令徒衆無滋殊於牟歲之罰則惟職無臣額

無詘課以復治賦使者之命則惟職此固有郡水在
也不腆指官不嫌於越尸祝而代之庖乎雖然則固
有使君命在門如檄受任往時受任者於水工輩不
無色首之嫌則惟稍飾其故上聚如蟻壞錯落兩涯
間而其中不啻坳堂之上不容芥舟君集其衆誓曰
倘以杯水累若者有如日且損其積埽鍬钁雲集兩
年間南北所濬八十里東西二十餘里皆河水清漣
足資禾黍夏秋適又亢旱並海百里幾於不毛惟君
所濬東西南北頗皆稱稔東人上其事於侯侯因旌

之以額君之功固不減鄭國白渠而侯之旌倘亦猶
爵賜金遺意乎君絜廉爲政不事催科而嚴課太難
聞王爵者欲移君一尉余訝以君之才卽畀之數里
民社不足難君而何以尉爲君徐之王爵者必爲君
剖河陽之符矣君先後所事上官如喬中丞錢太僕
許光祿郝直指諸公皆見推奬乃知君左右無所不
宜而侯於君非獨私也孝廉來陽王君太初陳君皆
家東南以稻田受君溉而余姻中翰敏齋喬公伯仲
亦君所波及者也爲余縷陳君事甚悉因詮次其語

爲之序聞大中丞周公欲疏治吳淞君即未行後以
水衡相煩余嘗繼班史爲君裁溝洫志矣

賀文學見崖高君以世孝膺奬叙

文學見崖高君者君郡故孝子旭崖公夫子也旭
崖公生嘉隆之際其行誼多所可稱無論爲高氏祭
酒即郡中無兩矣然尤以孝顯事父南坡公志體之
養俱備往余嘗爲誌其墓詳可睹也而文學君實克
世之戀戀郗丁蓋循其色無不愉也致其養無不虔
也禀其出入無不告也謹其起居無不如在側也至

沒而哀若不勝其喪俎豆而思若不勝其慕凡文學
君之所以事旭崖不必其侍亦不必其不侍不必其
生亦不必其不生總之若常見之者此所繇爲見崖
也王子曰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夫旭崖之所以事
南坡公備矣其志豈不欲我子之親其親猶我之親
其親哉假令文學君之所以事旭崖視旭崖少有遜
焉即無以慰旭崖而又何以云繼乎以今觀於文學
君抑何纖至而曲全也縱無論事事合諸旭崖顧一
念之羨墻筱不繼矣武王至聖也而下武之頌武不
忝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然則繼豈易言哉故旭崖
公難文學君益又難矣漢時以孝弟制科馴至勝國
代更百世而往往選舉以此得士至有旌其廬而賜
之粟帛者豈非是難能也而欲假是勸天下乎乃文
學君之父子則不待勸矣然用勸則又上之典也余
謂若旭崖公者當請於　天子表其里居文學君固
行以明經致身雲霄無用以孝弟起家藉第令以此
制科又何能先文學君哉文學君與余子思孝爲兒
女姻借藉文學君爲紱爲章幸不媿其名矣頃者兩

臺暨剌史守相俱下教褒寵有聖朝曾閔與儒門世
孝之語皆實語也友人爾復何君欲奏觴於文學君
而徵余言以比於南陔余謂其足以風世之爲子者
於是乎言

賀封文林郎思鈞姚先生序

永嘉君楚令金華之東陽可二歲所兩臺上其治狀
于闕　下以爲天下循良第一未報政而調令永嘉
歲壬寅春巳滿庾廷考則齋閑閱上考功氏考功氏
疏以聞　天子益心嘉之後　賜璽書階文林郎所

以褒寵者僑至而遂以其官官先生既配陳氏爲孺
人　恩綸煬奕光耀閭里於是鄉之人皆豔慕以爲
先生起布素一旦而彼章服非所謂山中宰相乎而
先生澹如也先生故名家子擁高貲困族有不逞者
灑埽而立長卿之壁鄉之人習見先生之美衣媮食
以爲此故長者家兒何能遂甘蔬藿而躬裎褐而先
生殊安之不知身之貧困也先生嘗不給甚有匄先
生緼若干者翁謂此阿堵烏足恩姚生且義不欲嘗
人之惠固謝不受里有夸毗氏貲不踰中產而沾沾

自以爲猗頓輒繫妻先生嘗覘金錢謂先生此不足
爲若一餐辦乎先生笑曰余以先君之有微祿少生
長膏粱誠不自意貧錢然即千金散盡何遽不若漢
乎昔楊子雲家無儋石之儲然蜀富人畜千金餉之
卒不顧豈謂乃公不足於茲也先生嘗設絳帳教授
里中諸生受經者戶外屨常滿即以課永嘉君永嘉
君甫成童而已跳梁秇苑負不貲之璧先生家庭燕
械閒輒欣欣色怍自謂乃公不貧也永嘉君十六而
舉秀才二十而既縣官稟二十餘而成進士方永嘉

君之初上公車而不獲待詔夸毗氏即嘻笑以爲青
衫穆穆伊吾老牖下者不知幾百輩安得人盡雲霄
固不如我坐擁素封居然王長鄉曲終不學窮措大
捫休文之帶徒詫服便便耳無何而永嘉君陡貴則
夸毗氏輒又扶服事之如子弟行而輒又假以驕人
先生夷然不屑也出而曳屣徒行壓一蒼頭自隨縉
紳輩或謂先生進士父不日　朝命且下何惜一筍
輿而輕身若此先生笑曰吾自便之手足輕適可舉
可躋馮高可輒過親朋可攜青山傲骨何能縣凝眉

輿中也永嘉君任東陽將先生操一輕舠往覘所爲
臥治狀輒又心喜自語曰兒庶其視官如家吾何憂
即趣棹還歸不欲以廚傳傷君之廉此所以成永嘉
君名而　璽書交美殆有自乎固知非是父不能生
是子耳謂今日之章服即先生身致之可也嗟乎當
先生之貧賤也而心則不知富貴及先生之富貴也
而跡則仍如貧賤蓋先生能生境非境能生先生此
所以爲先生乎余憶家封公兩叨　王命而又獲躋
上壽朱衣鶴髮三十年人皆以爲盛事以余觀于永

赫君名位既未艾而先生之德又配之其福祚益不
可量矣因不揆固陋書之以爲先生賀

送費懷石赴南部序

七月之朔金風肅途江右費懷石君以西臺幕寮擢
領　留都督府滑發臺中諸同遊出餞於郊因謂王
生圻曰予南州人也懷石君將從節而南宜必有以
語之余迺逡巡而告曰懷石非先正文通公之胤子
哉公正色立　朝凡三十年崇功偉績輝赫先後故
耳聞臺閣之故目熟　朝廷之章則君之所素具也

自典　符璽至陟儀曹吏猶秩稜者歲殆十有二迨
今長老有甘棠之思則留都山川風物之隹戎馬機
宜之務又君之所稔聞也余復何言嘗讀史見晋之
賢介唐之公卿子弟宋之廢曹姓名不可勝記其間
以功能自顯濟美象賢如古詩書所稱屈指屢幾何
人乃懷石君獨别去貴遊之習斤斤自飭居官淳謹
不示瑕瑜與衆謙和莫窺畦畛服事之暇讀書賦詩
條無所預一若起自布素而非役今之以地望相矜
衒者詎不謂賢哉昔宋江州夏子喬以父承皓蔭補

官自請未忝科第上書請待詔公車真宗嘉之後竟
烈烈自樹爲時名臣而承皓之聲益重蘇門今公之
文采風流豈在承皓下而懷石君蘊負瑰璞又非卑
卑與庸瑣者伍他日建鴻策茂以不墜先人令聞而
朝野稱文通爲有子如夏承皓其不在君乎然則君
之行余固當語之以四方之事與廟堂之略而區區
策府間計歲月靡靡爲勞勤豈吾儕之所以望君者
哉諸同遊騃然色喜曰王子之語惠而義是足以言
别矣遂授簡命爲識之

送中翰水心喬夾乞假南還序

余故爲諸生時與水心喬君翺翔藝苑二十余年至
余舉進士入西臺而君適拜新命登内翰則又同朝
踪跡幸不落莫豈偶哉君之學博贍古雅弗遘其所挾
固自在也已而入太學赫然有聲選詣中秘校閱
大典因受知　館閣諸元老　大典成　新天子甄
拔勞勤授君内閣中舍時　天潢蕃衍圖籍散逸諸
元老謂纂脩之任舍君莫稱遂屬焉舊譜視今帙不
逮十之二三董是役者往往積歲月鮮克就緒君矢

志編摩精敏君神居無何輒告竣事諸元老益大奇
之而君之才名顯　闕下矣語云玉剖知貴馬馳見
良君實有焉然竟以脩輯過勞幾成羸疾章一再上
乞假調攝于家諸元老慰留不得始聽之還令少間
輒赴職將別有任使于是君戒僕治裝而諸同遊餞
之郊適有繪圖以爲贈者余轉視不覺脉脉情動把
袂相顧曰余與君遊燕以甲子歲時則鄉之人並馬
長安者凡若干人至戊辰之秋蓋去者半矣迨今則
去者又半焉其擧盃執手欷歔祖道傍者一歲之間

不知有幾殆不啻圖中所寫也君今行矣明年當復
來而余則以職事走天涯其過于京師與邂逅於途
與相從于桑丘梓里閭皆未可知二者既不可知或
即尋君故事悟俯摩觴築未知余之行來衣送別于
都門之外者尚有幾人在也[illegible]曰清揚竿遐
短長消類吾子勉之[illegible]鳥投座去矣

贈少陽李君榮歸序

世有多拱[illegible]有如蝘蜓絡目[illegible]旋不能越堂皇
尺寸此其人何足算哉乃豪傑士則不然非藉盛雲
濃霧之勢而自能乘遊八表王長人群則何以故蓋
其孝友忠誠素孚衆志故不蹶而過歷九有無言而
懾服群情則古所稱豪傑也者而吾今于少陽李君
見之少陽吾滄洲篤行君子也鍾烏嶺欒泉之秀生
有令德將方稚齒即負壯志家故以冠裳顯而君獨
有志四方嘗曰小夫拘拘念念而藏諸家爲鍵不出
戶鋼守之猶之桑蚕作繭作自縛矣吾不願爲也于
是遂集里中同志儼然而遊于[illegible]間余始獲交于君
而雲間縉紳亦多樂與之交凡晉人之脩于茲者靡

不禀受約束且藉以爲緩急而少陽之名大譟于吳
中蓋不獨以貲雄長也居家以孝友著居鄉以孝義
聞有司亦加尚齒德奉　明詔褒給冠服以風厲一
方是豈沾沾爲蝘蜓桑蚕者哉君遊吳無慮三十年
行將以業付之嗣君而東身歸故里以畢餘景其姻
友常君姜君徵余言以華其行夫君朴素纖嗇得于
天授儼然陶唐氏之遺俗而孝友信義豪爽不群表
見一時則又超然出于山川風氣之外其嗣君又能
領受廷旨濟美象賢則君將坐享豊腴之祉黄髮童

顏朱衣象服逍遥容與以靈承玄貺又可燭照計數
也茲歸也三晉山河與將生色奚必假片言之華爲
行李重第余與君交三十年歡好如一日又重以兩
君之請宜有言以識不忘且令知虞夏治迹之所經
信有豪傑薰而善陶而化如史乘所紀哉

賀山西仰誠李君序

余養痾山中適一日晉客某某以幣詞余而言曰敝
邑李君客於上國不幸與𡋯儈之子某以詞相連五
年所矣賴天之靈郡大夫之明某伏其辜某等不勝

竊喜欲以致一觴而乞一言以爲寵敢以累下執事
余曰是何足觴乎夫訟非得已也不得已而訟則必
有不得已之情更僕難數者是何足觴乎且客誠直
孰與骫之其誠曲孰與直之曲直形而勝負分也又
何觴哉客曰子大夫之言甚辯而理其無以辭第傷
李君之志敢藉子大夫一言以慰李君幸終惠我夫
人情孰不愛其父母妻子此子大夫所知也割其所
愛而以一身客萬里至陸輕車馬水狎鼓龍則何以
故豈非爲財用耶太史公曰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

益貨也夫李君者猶之乎是而其亡賴甚適君嘗牟
後怒君索也而戕君傭其者更殺人以誣君投之以
牘自中執法以至郡縣幾不可枚數以狩獮對者日
旁午而至左顧則失右右顧則失左五年之中十九
在官十一在賈而又不盡賈也茲豈李君棄父母遠
妻子客萬里意耶余曰然雖如上客言不愈于行剽
者乎既盡攖人物而又戕人生今即逝李君貲直半
耳戕其傭而李君亡害也老子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即所逝李君者安知寘寘中不陰有以益之乎上客

以天之靈李君事得直余謂天之報施李君未盡暴
也于是客喜而曰惟子大夫其善喻也信身之不嘗
也能善解也言失而又徵之得也易曰訟有孚窒惕
中吉李君以之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子大夫以
之請遂授簡爲李君觴

又

仰誠李君晉人也挾筴遊吳之雲間主余家往嘗舍
其所會其乾沒其訾鳴之官官爲直之胥靡其諸同
賈者喜其詣余徵文爲賀嗟乎李君誠可賀也即毋

論勝顧于訟不甚難哉且夫訟之難三而其勝不易一訟者稍出片牘便日伺候於行馬之間近者月計遠者歳計更多諸不經費往往有破其業者即欲竟之難矣上官之威命倖於鬼神而喜怒轉於呼吸稍不如意小則桁揚大則罪謫欲脫然無事又難矣所訟即直也欲覩之輒與曲傳所見訟即短也欲庇之輒與長傳爰書一具背育莫挽是不高下其手又難矣何謂不易勝也夫訟猶兵也用兵者先謀後戰然我能謀敵不能謀乎以智遇智智將何施即訟亦然

則勝何容易哉勝何容易哉以我聞李君之所與角勝負者固桀黠人也李君操其三難而與桀黠者抗卒能獲其全勝是遵何術哉則於理優也夫訟者即無情不能誣於理之外聽訟者即鮮公亦不能屈於理之外其既朘李君以生而又漁其財物而又訟之而又殺人以陷之此其於理何如即微李君謀寧能不勝也況李君又饒心計者不與其角智而猶之矣一丸於掌中矣其何不濟雖然濟則幸矣然爲李君者亦難矣師久爲老李君訟可五年所則其中伺候於行馬之間而費不經者何可一二數也所遇上官皆賢明即無有輕肆其威而妄出入法者然幾有一焉李君將如之何且余又聞李君言嘗共殺人以誣時集亡賴惡少百余人將劫之以術即有天幸脫虎吻然亦危哉則可賀李君者又何止勝爲也

王侍御類稿目錄卷之四

序

王侍御類稿卷之四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壬午例當大比文武士于鄉侍御錢公既推選秀異錄獻　闕下無何以內艱行少司馬督撫陳公祗奉　命典舉楚材官士圻督學吏濫典監試之役錄成司馬授簡令綴言于末夫自昔以文爲武入相而出將所謂兼才非耶近世顓右文諱言介胄至所

稱彊鈴者世且目之爲駢枝即茲舉士騎射要皆議權畧嫻文辭匪是輒絀不錄是所推轂士[illegible]直以椎魯權健稱雄長哉諸士楚產也亦習楚故乎吉甫薄伐則文武爲憲子文治兵則社稷紓難兩人者不當爲天下士耶乃今微獨武弁之胄思世其業即民家子津津喜譚兵鳴劍抵掌拎石畫而闊步[illegible]然有請纓封狼居胥之志蓋翩翩盛矣迹者溪洞內訌蠻酋稱梗司馬不費斗鏃尺[illegible]幸其英發偉伐足爲諸士枹鼓又按　令甲侍御實司監臨上所錄於司馬而程品之茲諸士得由司馬進蓋所遭其奇[illegible]察用十月茲以十有二月待報也是時弓勁馬[illegible]者髮磔乃諸生引彊命中據鞍驍捷又何壯哉技文之日搦管如林持論炎炎步方窺王司以其[illegible]背之應無難色竊計所稱得士視昔相去遠甚圻聞之騰蛇乘于霧大鵬乘于風國士乘于時諸士所上技者如是其豪今　主上五材並用即海頃遐場往往廑　拊髀長思　國家需才又如是其亟稍一得志輒棄故業而盤資言壯夫爲之耶倘由此行制闢外登壇秉

羽俘名王而築京觀屹然任社稷之重庶哉不負于時且不負司馬公所策忠貞將非厚幸歟語曰春樹桃李夏受其陰語速効也勸者種之隋者釜之語稱報也諸士乘時脩迹策勲于國其受報不後矣夫楚自屈宋言風雅而鴻材麗藻至今海內無與競乃武功則百不一二見爾今繹前脩之緒感發于之遺躍然而起裒然爲時稱首俾軒輊古今者不獨以文張楚則爾固幸逭于周朴之試而王司者亦將以鄭賈多之矣

青浦縣誌序

自禹貢記山川風物壤賦而誌蓋權輿矣降是周職方逸地里唐宋州郡若邑靡弗有記以辯疆域稽建設存鏡戒誌可一日闕哉青浦爲華上二邑析地其始而爲縣也在嘉靖其既廢而復爲縣也在萬曆縣之初從爲石侯代宇先生相攸徙治築城浚隍設學造士制大備矣而誌獨闕者求于時也繼石而至如彭如屠如羅如鄧非不蔚然稱循良而誌尚闕者抵于故也暨　卓侯縈麓先生以八閩大魁來涖茲土

慎謙雄才鋭意興華首詢山川風物壤賦始末左右口噤莫能對動稱掌故漫漶無攷證則撫掌太息曰誌可一日闕哉而誌猶不果剏者百冗劻勷未暇也迨視篆踰期案無留牘庭無滯獄四郊之内政通人和於是始請循誌于　當路諸公祖而以筆札之役爲不佞圻且爲加幣授餐焉不佞既拜受而竊思之青浦者九州之一撮青浦誌者鄧林之一葉誌惡可繁也然上下數千百禩之人物政蹟之在境内若鉅若細無一可置猶其在九州也誌又惡可略也繁失之蕪略失之遺五壤胸臆奚以信後是所爲大懼也乃再請于侯曰蒐羅放失期于必盡刪抉蹟幽期于必真始稱爲誌不則猶無誌耳於是徵文獻於庠序徵簿牒于六曹徵殘碑斷碣諸佚乘于鄉老隨至隨發不踰時而畢集不佞始得以稱智畢力撫拾差次爲圖爲誌爲表爲傳凡八卷三十二門再脫稾而成帙遂以請正於　陸宗伯先生幸成一邑完書雖不敢自附于作者而綴衆腋以成裘鳩群材以搆厦往躅遺蹤庶幾可藉以不泯我侯之惠青邑也功不

在千百禩哉是役也提調總裁則縈麓先生寔司之商榷質訂則學博錫山陳君文龍吳陵楊君廷芳分類讐校則文學諸君子而削牘抽毫則不佞圻與有一日之勞云

龍陽誌序

余奉　命視楚學攷輪蹄凡再至[illegible]郡邑大都崇岙登翠巨浸泓碧風氣顓蒙俗習[illegible]有天地淳灝之餘釀焉頃之泝黃鵠亂長江登[illegible]望嵩衡霍訪冉帝冊禹門所在而問桃源故墟則蒼莽蓊蔚介禺城

星沙間有邑曰熊陽者尤爲佳麗因按縣集常武士較之人文乃復炳炳歎曰閩地虛人傑哉右數日邑令黃君持其所爲乘請曰邑故與區蒔多獻願非文安所徵信遍諸鄉大夫士謀所以載籍俾典而則該而正以垂遠久然卒未能當古法也今公車駐轂授藝之隽將登比觀之書而志適成謂非天幸耶秉耶余受之爲次第而閱則嶽拔備論議核採撫無遺庶幾信而傳乎又嘗論之志志也志心之所之也故天道地理人紀物則羣然輔者志之所志也順天道經地理協人紀和物則燦然化而裁者心之所之也錄文以章志章志以貞教居鄉者知土之所自生　我與有賴焉則不淫居官者知土之所由重我與有責焉則不曠不淫且曠地且因人增重矣志不有裨于邑乎夫龍陽據河山上游而鍾人地滨瀕居多余既臨而觀又按志而攬擷之乃知禮樂可興彬彬將風全楚矣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余重有望於寄百里者

禮記纂言序

余起家固業禮第於諸經傳尤樂窺一斑也嘗讀考亭氏易詩傳九峰氏書傳安定氏春秋傳各極章明較著泉然理解獨戴禮在六籍中稱浩瀚往陳氏若有集說行世之較他傳猶然避一舍於時說又何有哉然多者寡要尚約者漏萬聽見紛然互相有同異詎能關東學以齊不衍甲申秋余奉　新命校衡永士道出長沙會吳副李冲涵公亦以箴禮成進士往欲泉集群言發明宗旨未有屬也聞與余語欣然當心遂出所貯時說數十種臚列示余且囑之是繁證謬成一家言俾學者定厥獨往余因選取學官博士弟子員分卷編輯參互考訂慧凡數易始克成編而謀督校剞劂西蜀古見崖氏歐任之尋冲涵公以恭知去蜀余適間爲裁定付之梓氏用廣其傳即無能追跡先哲所注訓庶或免寡要漏萬哉業是經者無事冤雜群說而諸家指意灼然盈目則是書不無小補因名之曰禮記纂言云

黃安誌小序

攟家有言志猶史也志體筆於經則禹貢周職方是已漢以降不可殫舉譚者謂常璩之志華陽盛弘之

記荆州務右而辭簡要之言有枝葉　先民所不貴
也　明興輿圖開拓視在昔倍有統志外郡邑載乘
在在有之顧多繁蕪不根所紀山川風俗壞則民數
無裨省方實政乃今覩　耿師楚侗公所著黃安初
乘則彬彬乎文獻矣黃故楚衝在春秋爲江黃地
國初置縣所隸于黃郡者爲州一爲縣七而黃安之
建則創自　肅廟嘉靖間麻城黃陂之析壤也時我
耿師爲侍御方主其議先是茲土去三邑遼遠率多
萑苻之警逮今永賴爲桑梓利猶懼載乘缺略無以

信今傳后故我師特身任之近讀公所自敘卷目次
第條理血脉貫穿言言關　國計切民務蓋昉禹貢
周職方而體裁則良史矣即使常盛二家覩之退避
三舍而況繁蕪不根者乎或謂　我師道德功言並
垂不朽乃茲總肅百僚游登八座凡四方要害九土
綱維皆所規畫奚暇梓里折謂不然昔尼父操筆削
之權以我魯而準列國故曰今吾若[illegible]焉我師之黃安
獨非孔氏之魯乎我師將以一邑風天下俾有志作
述者倣而爲之文如其簡事如其核義例如其嚴且
詳此豈徒以邑乘名哉間又嘗謂我師所志在此書公
有盡觀無盡公之爲心遠矣茲卷凡二十日併于有三
有道者之言信不誣云

吾從錄序

按取士以明經帖括其業在趙宋以來尚理學易帖
括爲明義謂之明義者欲士之闡明四書六籍之理
義以模範後學也迨我　皇明沿襲不改然文章與
時高下自洪永以及今日帖括凡經幾變至嘉隆而
浮華極矣瞿唐諸君子起而力反之褎然歸于正萬

曆以來士子稍厭庸弱銳意規復先秦兩漢體裁又
一變矣浸淫日久騁奇者或流於軋茁誇悔者或涉
于駢枝余嘗視學楚中欲稍挽頹風而未能也歸農
之暇蒐檢故篋得先浙遺文二百餘首不矜于古雅
而讀之有恬然之色不斷爲尚不而詭之有淵然之
味雖近代經生學士或視之爲陳編而不屑觀之爲
商彝周鼎太羹玄酒況更之以[illegible]指揉又授之梓
以公四方而名之曰吾從錄夫吾從者何昔孔子斟
酌三代之文而獨曰吾從周至其從周也又斟酌于

世所統歸洙泗矣七十子之徒遵其教以遊列國如子思之居衛子張之居陳子游之居吳子夏之居西河而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皆受業於子夏雖其人賢不肖殊科而其衍洙泗之統則一也威顯之際孫吳縱張各立門戶惟代遺言幾於絕響孟軻氏接曾子子思之傳潤色孔子之業以長於戰國然滄中稷下八儒之眾漆雕黍谷名法兵農之流爭鳴並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道至於秦焚坑並作而六藝始蕩然矣猶幸斯文未喪于天而山巖屋壁之藏尚存十一

也漢惠帝除挾書律而後殘編斷簡稍稍間出武帝表章于前學士景從風嚮及昭宣元成之增置博士設甲乙丙三科以招延弟子業一經位皆至通顯蓋儒術始大行于世更始以降典籍散亡又道統之一厄也光武中興首訪儒雅採求闕遺而後四方學士抱負墳策雲集京師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明帝臨雍執經問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肅宗稱制裁決如石渠故事蓋之不替猶能並而儒正定經者刻石學門遠近卓移據而辟雍[illegible]石室

宣明鴻都所藏散佚幾半王允收其餘賸裁之以西猶盈七十餘車及遭長安之亂殘缺殆盡特少爲秦之焰耳三國分爭詩書絕講雖有王肅孫叔然輩勤攟陳言互相論駁第少延漢儒之一脈耳魏晉六朝風斯頹矣竹林閒里之典喜談玄虛之陋習選否道消可爲長歎時則有范平文立徐邈范宣諸賢並崇經學差強人意至南北分裂之日君臣日於戰鬭士庶意于橫經雖魏文梁武頗號知儒黃初建安天監中開館設學射策明經從儀何伏之徒前後互見斯亦

燼火之余光也隋文受禪銳意儒林所闢元善何妥劉炫劉焯房暉遠輩爭鳴於朝王仲淹輩教授於[illegible]質疑受業後進亦有賴焉晉陽啓祚文治蔚興太宗偃武脩文開館招延惇師秀艾負素畢至釐正五經勑立義疏貞觀開元之盛庶幾[illegible]於教化祿山之亂官緗私楮喪脫良多文宗用[illegible]等是正訛漏然去貞開遠矣後之談道統者惟知漢人羽翼聖經而不知隋唐以來如陸元朗顏師古孔穎達賈公彥諸人恪守師門討析經義闡明聖蘊俾斯文之統不墜

斬絶以竢宋室諸君子其功不可盡泯也唐末五代藻翰之士非不問作于吾道之絶續奚賴焉宋朝中葉文運肇興舂陵周敦頤氏得聖賢傳心之秘而河南二程兄弟及門受業益擴充其所未發迄于南渡新安朱考亭氏皆出接程氏之正傳而二氏門人各以其學互相發明然後孔孟遺言煥然復明於斯世元以蒙古入主華夏猶知崇重聖道而吳澄許衡諸賢力排異議其源流並有端緒固不得以出處之際槩少之也　皇明御極變夷爲華　太祖投戈講藝

朝夕不倦設科取士一以程朱爲正的　成祖纂輯經性理大全以開群蒙　宣宗著五倫全書以詔來學　世宗闡敬一微言以上接乎堯舜之傳蓋自列聖以及　今上靡非尊儒重道　幸學開筵而黜百家崇六典詔重脩十三經註疏及二十一史以收菁莪棫樸之効一時雲蒸霧合之士非周公孔子之道不道非濂洛關閩之學弗學如薛文清陳白沙陳剩夫胡敬齋羅一峰陳克菴諸先生其著述講論經濟皆粹然一出于正千百年斯道之統非斯人吾誰與歸先達諸公嘗著道學傳及理學名臣錄庶幾脩矣而源委未詳姓氏脫略覽者不能無遺恨故裒其世次之略採其統緒之全別爲道統考以少補理學名臣之缺庶後之學者咸有所徵據而不致泯沒無稽云

重刻詩林廣記序

詩之爲教也發乎性情止乎禮義焉耳矣聖人存詩三百篇章不計長短音韻不必押合措注不論美刺一切箴規憂喜叫咲怨罵之詞舉錄而不置何耶取

其性情之發而禮義之止也蒙齋蔡公集晉唐宋以來名公吟咏附以歷代詞人羣士所評隲彙爲若干帙廣諸梓以嘉惠後學余少讀而喜之曰是編所錄者雖長短不同章音韻不同調美刺不同體箴規憂喜叫咲怨罵不同意而其於性情之真得乎禮之正則一也惜乎校正未工不免魯魚亥豕之疑誦之者至或不能以句戊辰春余以計事覲　新天子奉璽諭令之復任于是辭燕山浙汶濟涉清淮經吳會武林而之江浙上下數千餘里歷覽江山之勝凡兩越

月暇則坐風櫩下展韻林一卷而讀焉訛者訂之失
次者序之入治境而繕閱周矣博士弟子劉君子田
多聞强記甚聲於時界之重加檢括蓋至是而魯魚
亥豕可十刻八九矣劉君造而請曰舊刻仍訛踵陋
今所經校正庶幾其爲善本矣弗寄諸木奚普其傳
余因鳩工梓之而序次其始末如右云

黃庭內外景經洎五臟圖說序

夫道家宗旨類多主於恬靜冲虛眇萬境而無猲而
方士羽人遞祖其說則又爲煉化昇舉之謬論愈傳

愈訛浸以誕漫儒者固弗道也獨黃庭內外景經本
自然之理脩自有之真返視內守却立浮埃之表殆
庶幾于道之正哉雖作之未必真扶桑太帝傳之未
必真暘谷神王受之未必真南岳魏夫人而上世高
真如務成子梁丘子白履忠李千乘尹真人蔣慎脩
輩咸爲注釋以傳人間朱陸陳文忠稱一代博雅太
君子亦决其爲晉魏道士養生之書迺删定永石本
而手自爲序是詎可以窈惚玄談例之哉惜當時並
行于世者有二景內譜中景經五臟圖五臟六腑圖
凡三十部五十七卷今皆不可得見惟梁丘注尚存
而五臟圖又雜見于養生書中余因表而出之以備
一家言至于導引補瀉諸法圖亦三十部中之一然
茹吸吐納易以惑人往往害性而傷生余則絀而不
錄學道者其審諸

長生寶籙序

余嘗讀內典諸書知世有六境曰人境神境夙境仙
境夢境佛境夫飲食男女叙倫昭則余既得托身人
境而神境則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余八十餘年升沉

榮辱莫能逃之若無古無今以天地爲春秋者則夙
境也吾弗知也彼夢境者魂歸魄藏緣舊習心毋想
晝夜之間有此景界雖生平一動一靜皆是境也惟
佛境則優游西土不生不滅不墮六道死生此西方
之曲說好事者往往尊信之而非吾儒之正論也惟
仙境則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走岩石無碍步日月
無影其言雖杳眇迂幻而其源出于老氏厥後授軒
轅于峨眉教帝嚳于牧德大禹聞長年之訣尹喜受
道德之旨事雖多不經見然其爲教主於滌除塵累

保嗇心神積行樹功乃至長生久視斯於吾儒所謂存心養性樂天知命之說頗相表裏余故遠稽仙傳近攷丹書取其有益於養生者別爲一帙名曰長生資錄令後之有志學道者焚香展誦式足爲卻疾延年之一助若裴休溺空門鄙譏之術李德裕術房中服食之功不惟點污名教且至促景戕生則智士所宜深戒也

香雪園集序

夫名花奇卉品類無慮百千計而皆不見經傳獨和

羹載在商書摽實紀於周什雖大聖刪述不廢則梅豈凡卉可例耶余先王父石泉公惟嗜梅嘗栽數本於庭除娛弄朝夕先大夫怡朴公復承先志於居第後闢園數畝栽可二三百本不數年蔚然成林時余方宦遊東西未暇拘究其間兒子思義能以誦讀之暇稍加培護而騷人韻侶徜徉吟嘯且搜集古今名家題詠若詩若歌若賦若闋詞漸次成帙因壽之梓以永其傳庶幾先人手澤樹以不墜刻既成余復爲校次數四訂金根之誤剔魯亥之訛始叢而聚復類而分隸長篇短什皆海內所共而槪俾見花嘆然以一編置之几頭瞥將撫節而對共枝朗吟數首暢我幽襟寧非賞心之一助哉

數奇錄序

數奇錄者宛平少府上海陸汝瑚梓其歷官之功次暨贈行之詩文若傳贊而擬賓戲之流也汝瑚少與余同硯席而風流儒雅後世其家克以數奇不克陞一第筮仕袁之宜春再晉京兆之宛平三晉參大寧軍事亡何而中中山之陵則汝瑚正守太夫人制也

王子曰功名之際不難言哉昔漢武不愛通侯之賞風勵將士下至裨校無不繫斗大印而李將軍卒不獲半通之銅然猶曰將軍故有假耳以汝瑚之博大長者雖專制一城不足爲侈柰何以一丞老也當其丞時何不得爲縣及得爲縣矣又何不及京丞夫丞一耳京與否又何擇焉且人收才難其才誠足舉雖筦庫不可遺況丞乎柰何卒以一丞老也君子所患在無知已故王彥深嘗撫心於能泉泰阿以爲相知令所稱汝瑚相知如它人恣論即王竹陽張荆江賀

文南三公皆稱慎許可而於汝晦推轂不置可不謂
汝晦骨鯁耶柰何卒以一丞老也嘗官無致而或也
丑自潤猶曰吾自有以致之汝晦歷官一十二載即
卷操不私豈不謂倜然無滓者今其所錄考詞具在
前後皆容而公不下三十條常然不曰奉公則曰守
自柰何又以奸利事相齕而卒不免於文致也功名
之際不難言乎哉日悔侮而以跋不得兩府皆厚其
足是謂其中有見汝晦之不宦達殆猶是耶此數奇
所繇錄也雖然以宦達易若以不宦達吾誠不負官

則雖縮銅墨猶之銀艾今觀汝晦之爲丞者一假爲
令長者五凡其捐謊穀清積牘疏滯獄隨所至而見
奇此於宦不宦何如又何論宦也公孫丞相不云乎
有功者上無功者下有功而下則官負人無功而上
則人負官今亦宦負汝晦汝晦又何尤哉蓋吾黨通
塞政不在官假令必朝脫羊裘夕紆金紫則傀陳留
不將曰寶武笑人乎且王中書之推車斃蔚南郡之
剗花草古今之不宦達者又何止一汝晦也余所爲
汝晦慰者以此

古今詩話序

上古陳詩考俗皆采之蒭夫村媼矢口成詞無非寫
性靈之運鬪發造化之秘藏不知其然而然者而又
安知其依聲合節與否追宣聖刪述且亦兼收並蓄
何嘗詮次其韻語之不中程才情之不應度者而少
有評騭也自四始變而爲騷爲樂府爲五言六言七
言爲古風排律等體鏤心劌骨格調愈嚴雖黃初建
遂至今昔品題競弄脣吻洸存中陸游陳德固高若
虎諸仁傑毛直方魏道明各以詩話倡於前而王貫

昌之詩考方醇道之詩史許評近世蔡持正吳虎臣
皇甫汸之解頤新語間見疊出而騷人墨士山臞野
叟譏訶抵牾又不可以數計識者病於甲乙人殊靡
郢代變仮仮乎莫可折衷余自楚歸農繼基之暇克
集累朝著述爲之刪繁就簡凡有關于世道之升降
詩教之職從者別成一帙名曰古今詩話即黃萬頃
所著五丸道意也編集所守閱何之例例氏以貽同
志明窗之下倘能置之案頭或就朔旭舒光或乘青
熒吐談展閱數則不啻以摩探索而古人操觚握管

飛錄夫中丞飾鎮一方勢至尊貴夫民近非若郡縣
近民易於見德乃獨戀戀公行如赤子之失慈母此
非湛恩濊澤固結於民心能有是哉公之撫吳可五
年惠政種種指無莫而北彰明較著者如猺獞征剿
剿冠諸奸充除妖黨申冤抑賑孤窮獎節義禮遺逸
風學校毀淫祠禁與公且分陝之政何以異而北論肌
浹髓使人謳吟思慕不能已已者無逾於救荒之二
十二事事詳三吳荒政中茲不具蓋戊申值罕覯之
災公亦竭多方之救其扎瘥民疾痛痾瘵者又無逾

[illegible]征而言者遂借以中公然人之中公者
愈巧民之德公者愈深此鴻飛錄所為刻也公旦暮
禍君東東人勉留不得賦鴻飛之什以見志予之成
王惓惓迎歸袞衣繡裳俾制府廟終成夾輔之勳我
吳民所禱望於明　天子者史有以於吳人然而非
公心也夫公所繫念者惟　國與民假令三吳無水
患幾輔安於稷高公彈冠作復久遊於臨汝之朋
何待今日始言馬道乎向非了作曰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夫彼以鴻飛望公公之往以之所以為心此

以鴻飛行已之志則又公之所自為心而不欲輕以
語人者余故并序諸卷首以為知公者告

四書指南序

皇明倣古設科首試士以義大要以程朱傳注為標準
嘉隆以降文氣頗尚新奇博雅自傲譎為談之陵弦
易調斯後有作文體变然一變矣清言既久後進承
訛以棘棘為格然以險怪為奇衍聲釋又為佛老莊
楊晒除以文飾沒陋逐自謂能為博士家言而有司
亦有傳其欺者遂令鼓篋升堂之士視程朱為糟粕

而傳註幾束之高閣矣吁可慨也清源黃先生蘊
世學碧教海邑談經講航悉根洙泗濂洛淵源而發
為古今文詞並臻淹中稷下知其信哉文則之宗匠
也會華亭李允功氏以尚書教授于吳淞之陰尤能
潛心理學究極指歸學庸語孟諸書靡不大遊神解
嘗手錄其所自得者與余孫昌介為印證更五六
寒暑乃成帙趣以就正于黃先生先生復加考訂
芟削繁蕪是正訛舛究乎成一家言遂命之曰四書
指南一日持以示余因見其文約而義該詞淺而意

暢真足啓學士之迷途貽臨文之捷徑上下四旁幽
隱無遁弗通殆不特越裳人之僅辨南征而已余因
念昔視學楚中見諸士所爲文脫然自詭於功令而
恣憑其胸臆乃梓蔡虛齋林次崖二先生四書粹意
頒之庠序爲後學楷模今觀是書大旨殆又會百家
之精粹而附以獨見若與林蔡著述實相表裏間亦
有發二氏之所未發者而總之于孔曾思孟正脈無
少牴牾第令持是書懸之咸陽市門果有能增損片
言隻字否乎因知其收名定價當不在文信遺書下
矣

四書證義筆記合編序

夫理道之與倫紀載典籍茫茫昧昧非言莫闡而尼父
乃謂予欲無言者何蓋學由心悟一落言詮即生蹊
徑蹊徑既別遂至分門聚訟言愈繁而理愈晦八公
目爲小學大迷所從來久矣他勿具論吾道之正脈
自羲軒孔孟而下無過宋室諸儒而析毫剖芒集諸
儒之大成又無過紫陽朱子乃鵝湖辨論紛然不能
相下至姚江王文成倡道東南復與紫陽相水火而
排姚江者又或詆爲虛談飾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今之學者終身顛倒於鴻濛之中而靡所折衷無
爲貴言矣然道本無二惟其入門不同故其見解亦
異猶之百川赴海支分派別而要其歸則一也彼謂
紫陽不必俱失也者其見固未廣謂姚江不必俱得
也者其心亦未融蓋訓詁非溺於支離超悟非淪於
枯寂均之足以證道而淺學寡識之士摩揣失真恣
行胸臆不能爲二氏排難解紛而反互相掊擊吁可
慨已肇陽先生資禀甚高聞道甚蚤雖舉制科而雅

厭功利之習嘗剖符蓬萊甫報成即掛冠歸歸而益
心大業爲日新書院偕四方從遊者講肄其間日無
息晷而又抒其所獨見著爲證義諸書既發傳註所
未盡又推演良知之教大有功于後學是直羽翼
聖鼓吹六籍豈止爲二氏忠臣哉夫門牖朱於閫室
倀倀乎一瞽子耳偶穿隙竅見天光則爽然而快況
闢戶發牖從耿耿見昭昭乎又況啓扃鑰適滄浪瀛
日月而覩天都乎余白首窮經未領先生指示何異
兀坐闇室既從杖履譚道過意猶然一隙之明也已

□翁觀先生所刻講義抽引經傳探測窮其六合之
月天都開我聾聵而自恨摭衣趨陽之一不足矣夫紫
陽當宋季而力遏僞學之淵陽明陸氏剏而獨啓不
傳之秘當陽崛起千載之後而毅然以斯文爲己任
異時譚理學者號爲古今三陽居非鄉國之盛事哉
是編初刻於金華再廣於閩中兩兹又益以師翁子
所論辨總而題曰紫陽文甲記合編大要印證紫陽而
又不悖乎姚江究然吾道正脉令人讀之寢食幾廢
昔賢人有南策賜古聖道之類間跋涉山川百舍

重趼而南見老子北面受教欣然七日不食如渴飲
季是編已爲里中家傳戶誦而尤未廣也設有好古
博洽君子取而獻之朝寧副在史館頒布與內俾經
生學士舉得以嚅嚌道腴則太牢之饗豈一魯人能
私之哉

筮徵錄序

夫占繇符架緯候鈐決之書用以□□□□信非一
端然不若神蔡靈蓍歷無窮時應□□□□造化于
掌上故帝王必建占人以司九筮而儒者多精于其
理漢儒分門剖類岐而爲七十二家其說汪洋浩渺
歷代星正莫能覘其端倪至于鄉代制龍之從往往
賈奇辟于宇內而象占遂從以後矣吾山王先生
少攻記誦長而講授異中於書無所不究尤究心三
聖之微言乃以其暇究其古今象占休咎之微卦列
而爻繫之積久成帙名曰筮徵錄余嘗取而讀之上
自春秋戰國以來數千年近之皇朝二百四十餘禩
凡后王君公以及士庶所撰災祥事應靡不具載其
間吉者凶者先吉而後凶者先凶而後吉者或甲占

國吉應而乙占以凶應者炳然著于各卦各爻之下
始知縣先所設神理攸存名言之外別有窺測非廣
探至頤之旨博覽酉陽之藏者惡能窮玄奧而渴蘊
載哉夫求遺物于暗室懷夜鑑者得之是錄也信稽
疑之夜鑑也昔王無功不喜讀他書惟以周易置
床頭乃懸解如章川者將不得爲昭代之無功耶

洗寃集覽序

先正云律爲法銓夫銓之言量也用量度情罪而致
其平也故國中無法胡以懼暴止爭法具而銓量兼

審則橈枉滋豐其弊又甚於無法是以仁律聖[illegible]讞鞭笞居官之施猶兢兢明允是戒矜蔽大獄也哉夫人命親乾坤真靈川岳一髮一膚何者弗保且愛即吱咋蠅嘬猶爾攢眉動色況銛刃剚斮動隕軀命師聽者少涉頗纇即上干天沴下戕王度以此靜民民無冤乎然重辟出入全由檢驗檢驗明則情罪當情罪當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奚秋荼凝脂爲也第檢驗程式其於洗冤平冤無冤諸錄備矣率多沿襲前代公規而國朝憲典闕焉未載且文義冗雜字畫訛謬讀者艮或病之余筮仕一十六載爲邑者四爲郡者二爲御史爲臬僉者各一然皆有刑章之寄焉故嘗搜輯古今圖說及當代令甲凡有裨於檢勘者欲第彙之久而成帙因摽其端曰洗冤集覽匆遽未遑輒納諸行笥與圖史俱用作[illegible]監守官司訊寔有賴焉筮仕者誠得此編而識之又[illegible]察彼辭色悉我聰明以破偏聽之姦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將使赭衣屛議犴狴息詞而淑問之遺風庶幾可彷彿萬一矣毋曰牛溲爲溺非齊法之大准也

龍江草堂遺稿序

龍江草堂遺稿者大參復吾侯先生所著詩也先生與余生同里閈長同硯席雖科第互有先後然後官同螢官同地出處不甚相遠獨先生罕言立行足爲世程其所撰述無論短章大篇得之者如商敦周彝即不常爲人用而咸知貴重先生既捐賓客其叔子孔鶴爲予孫婿持先生遺稿一帙示予藉燈讀之泫然下涕追思齠齔時以文字相印證凡經承口畫指示不啻如玉之就型金之就範俛仰數十年予已老而先生亦厭世恨不能起先生一爲商推今驟得此稿從容諷誦不覺心悚神依予昔視學楚中門生故吏嘗爲梓詩文數卷雖出先生指畫之遺然如吐果之核竟無當於人用昔夏侯湛著魏書後覩陳壽三國志已書悉就毀裂讀先生之詩則予所災木者皆夏侯氏所棄置者也因令授之梨棗爲序其大都先生者作甚富惜多散失茲所梓者十之一二也

熬波明農二集序

熬波明農二集者余友同年都使陸公所爲詩若文

也陸氏自平原振藻代有雕龍毋論往昔即我明肅
皇之際自京兆儀部侍御後先建標藝苑暨隆萬間
公及公之猶子君策暨四丈夫子復翩翩赤幟詞壇
夫世歷三朝而父子兄弟叔姪繼起即余家青箱亦
遜不敢望豈雲間山川之秀獨於陸氏有私鍾與公
與余同登甲子榜戊辰成進士仕宦至金紫所到為
天子布德意稱循良年甫指使竟中中山之饞公在
事嘗於督撫諸公小有題跋涵公見而奇之以為陸
邦伯不獨為才吏且稱文雄不意木天祭酒近在魚

扭由是名大噪諸公間以詩文詣者履滿戶外皆丞
簡中時作光怪因傾其所藏公諸同好在蓄髓時作
者命曰紫波鄉田時作者命曰明農刻成問序於丕
佞圻圻才謝公述其信如小巫之見大巫安能執筆
為公役哉雖然李谷見賓僚文章奇絕者必付雪兒
協律歌之余不佞請以枯管為雪兒可乎蓋平原有
言會意尚巧遣言貴妍而斐江氏亦云意有銖而成
字字有銖而成句故心牢落而無偶則意之累也顛
寒情而鮮變則言之累也明與作者不之然總不能

杳筏而竟許余嘗與公商推風雅以此相質公笑
謂食肉不食馬肝豈為不知味哉因泛論古今作者
大致文耶司馬子長而昌黎柳州亦許其足鼓吹詞
場詩耶中盛而於儲錢更多賞心今試讀公文伸大
亢爽恍如夙令而時出入於韓柳詩則清澹不啻
儲錢而縱而更駿駿偪元名家即不屑屑求合於意
言之間而程才可與咸知其瀟灑於巧心矣月旦之
家嚴於斧鉞陶字逸箝膾炙千載而竟遜於蕭統襄
陽隹何足配古人而論者猶以為句不出五字外篇

不出四十字外讀履素集者即令申韓彈射當亦謝
無擇言矣人恒謂文如其人公浮沉朱墨幾三十年
於宦甚拙而會意頗巧獨立行一意似鐵石人而遣
言頗妍豈文章德行固不可一途限與人知文於公
而余知公於文因序公集而并及之且令天下知雕
蟲不足以既公也

魏水洲先生集序

子雲有言世無尼父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惡
乎聞余初未敢以為然今讀魏水洲先生集始信其

不我欺哉水洲先生者江右新建人也在 肅皇朝
爲名給諫在南國爲賢薦紳在王文成公之門爲傳
心高足往余令清江去新建僅百里而遲先生之高
節清風亦既耳而目之矣自楚歸里以養牧之暇輯
道統考一書嘗纂先生行略繼國朝理學名臣後而
猶恨不獲見先生著述之全歲丁未豐城熊際華公
來令我華亭偶以南雍劉司成雲嶠公溧水徐令君
岩谷公所梓甫先生遺言示余不覺欣欣動色蓋獨
往於四十年之前者一旦快睹於四十年之後不嘗

異代珍奇復出今日夫文之爲道陸平原論之詳矣
而其大旨要辭達而理舉歷觀自古握珠璣工組織
如東西兩漢作者雕蟲之彥競推爲秇林孔孟而於
斯文之正印則高謝未遑非以徒侈於言而遺其所
以言乎今先生集具在其所結譔不煩絺削而辭達
理舉動合典則始知先生之文非鼓吹詞林之文而
羽翼聖真之文也先生嗜道不汲汲於噉名故其集
俱散漫幾同秦火自南雍溧水華亭三公闡揚與
收蠹殘於沉埋剝蝕之餘先生之集始賁若揭日月

而行即後之談道者亦得沾其餘溉則先生固西江
東國之流亞而三公者又先生之尼父也適熊侯以
先生集繡之木而余爲引其端若先生之立朝事業
載在史乘余可無言矣

皇明世說新語序

夫自典謨遞而孔策昭垂若二曜懸穹百瀆注海作
者之致雖爲儷矣嗣自百家競起純駁殊方稗下修
於談天建武誇其重席是人所非非人所是海內亦
同聲而共和莫不抑羽陵之殘蠹續嵩山之斷簡故

世說新語纂於宋代垂百千年亦稱文敎之宗焉厥
後丘旭之宴語張汝明之巵言黃鑑之談苑陳中行
之管窺胡以遜之補刪許元弱之新對皆得動之琬
琰剞在名山逮我 皇明五緯聚奎文詞輩出負殊
懐鉛之品靡匪吐辭爲經秇山笥而充河籍惜無有
裒聚而表見之如劉義慶丘旭諸君子者余姻友李
節之氏少承家學奮志窮經策闈屢躓探討益勤上
自廟朝耆儁下及山澤隱淪片言隻字舉皆貫捜廣
蒐至欲捐世業以授梓人嘉惠後學甚盛意也余嘗

者之世說所謂排存新警尚矣或因綺筆叢語病
其失之隘吾淞何元朗作語林搜抉亦云精矣或因
排夏兼收而病其失之濫今節之氏之所採摭有一
之非腴詞飛彩逸可驚人者乎或窮探性與或援引
道真而又皆耶必於熙朝碩彥之齒牙餘論一切說
恠談妖恍誕瀆津之語悉寘勿錄較之窔語卮言稗
剿新對諸帙似亦未易齊驅並駕它可知已是編一
出豈惟騷人韻客寓目解頤將使經生學士口誦而
藻思泉涌心惟而逸氣雲蒸其平日景仰先哲之念

不藉此少酬哉刻成名之曰皇明世說新語既非擬
美於異代無用擷英於非族隘耶濫耶夫誰得而病
之

雙劍稿序

夫今之爲制科家言者誰不期秦漢乎哉然刓方破
觚倏忽變換終難入室者何蓋思爲晉瀏則意不玄
詞寡藻績則體不妍肉不配骨則傷不王骨浮于肉
則氣不昌響不中聲則調不諧目之縣然則色不澤
索之洎然則味不永之表生之學所識不廣工宋人
之楮則天不足數者既怯徒竊莊列乘唔綴合爲文
鏤肺雕肝務工險恠至不能句因以秦漢自命此猶
頭陀學佛終是小乘入室不難乎哉余觀許文學喬
孝廉所著雙劍稿意玄而言妍神王而氣昌調諧而
色澤味永矣識廣矣天足矣融百家而爲儒化史傳
而爲經紛披揮霍惟所陶鑄而一字靡可增損昔人
謂鶴頸雖爲短鳧脛雖爲長殆茲集也夫龍泉太阿
非古雙神劍耶舉世不識則爲風掣電超忽化去埋
藏上邑一朝芒彩射斗牛遐悍物如張華遂出人間

爲希世寶則是編所繇名也余昔爲諸生時嘗以禮
經從孝廉先宪副公相切劘而宪副遂爲我　明高
堂后簪今孝廉復世其家學以與許君倡和成帙騁
秦而秦騁漢而漢雄奇横發古意自存蓋文之入室
也者而鼎英者極光且燭天悍物君子不將爭致之
哉許文學姚江人與孝廉同研席不知其人視其交
矣

董與叔稿題辭

國家以文取士士匪文即人穫槩而啖伊呂未由自

進然談者率多中命而詘文劉孝標至著為論而拒之
腕於閫令縣長然包胥不云乎人定勝天故維翰鑄
研以見志而卒以故所業成名然則文與命其詘申
竟誰居乎余友董典叔氏才情天縱弱冠憑陵藝苑
無論博士家言即兩司馬之語暨少陵青蓮之逸響
靡不纚纚毫端余孫呂曾嘗北面事為弟子時君猶
未遊鄉校余固以國士期之謂是當一日千里寧獨
以雕封逞技乎亡何而舉甲午秀才凡十餘年為今
丙午而舉南國先是君數試數不利以日皮相者輒

評之曰董生善用深暨其應他試則恒先多士輒又
曰董生善用淺君皆置弗省獨捧腹大笑曰以為董
生善用深者不知董生淺者也以為董生善用淺者
不知董生深者也不深不淺之間有神存焉此即董
生有不自知者吾惟斷神合而安斷人合哉鼓篋橋
精其業益進而君亦遂得意去無將行嗟乎董君此
豈徒委蛇於不可必得之造化小兒者假令造化小
兒可以為政則一董君何利不利遲庭如此且寧有
利於大而不利於小者乎談此以赴公車對大廷冠

天下士則猶損之也余蓋以君之文為左券也君為
人爽朗宏博譚辯咲敖旁若無人其為文亦頗似之
又不當專在淺深間求矣君與伯氏汾水君皆少有
才名後先皆起家於午然則士信有文安得獨詘為
也君歸自秣陵其群弟子請梓君文因裒篋中藏緗
諸梨棗而問序於余余惟君先江都著書推本事應
各以類從不藏其鋒而弟子呂步舒不知大相見詆
君文辟之米家書畫見者爭賞又何問知不知也

古今攷序

今天下鴻裁麗藻之士豈少哉然多略探討而事剽
摹脫能涉獵左國莊列剩片言隻字以賈奇操觚者
即群然趨之命曰才人間與商古今典度稽覈則舌
舉而不能下斯今之所謂士而非可語於古也余亦
自恧其弗類於古而思挽之久矣茲所刻古今攷者
宋魏鶴山氏所述而紫陽方氏續成之其學主於井
離經制極研理道即文詞工拙弗計也諸所考據非
遷固二史之牴牾則三禮傳注之駁縣大自郊廟儀
章細及魚蟲名義刊訛訂謬旁引曲證靡所繁複慨

然有復古之思至辨尚書周禮之真贋揭王制月令之非聖經類多發前聖所未發二先生遊思竹素良亦勤且苦矣較叔季剽摹爲工涉獵爲能者惡足與度長挈大哉顧其書自婺傳吳自泰定以及今日越兩朝三百祺竟莫有爲廣其傳者則此書不遇時好因可槩見乃予因授之梓寧徒裁木乎哉竊欲俾簡賢著述不至與長物同朽腐且期海内同志盡洗剽摹涉獵故習而相漸磨以探討實學異日者挾此經世務備顧問入爲真儒出爲上佐寧不發今士而豫古之哉倘令今所稱才人者目之必將曰是學究家謬姑以煙㷿焉可也余則所爲大愳也若其纂述始末則二先生　自叙洎郭内翰明龍氏首引已詳之矣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五

序

王侍御類稿卷之五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蔡林二先生四書粹意序

今之治博士家言者類採浮華棄本實當其討論書義時朱傳率置不問乜如諸家語益貿貿焉迷謬於蒼素一旦握管為文章匪勦則竊詞雖工無當也猶之画馬者毛跡非不彷彿肖似而丰神骨格超乎毛跡之外者未能傳什一也執此以羔雁主司奚售耶即幸而售奚以寫古人之神而楷模後學哉夫羔鴈之具　國家以明經舉士士亦以明經應一時理學儒臣各有專門論著以表章書義行世無慮數十種然能羽翼朱傳繼斯文之正印者惟蔡虛齋氏之蒙引林次崖氏之存疑在在家傳人誦何啻布帛菽粟也迄今文治漸新士尚稍異二書在或詆為學究家談且弁髦之等覆瓿焉吁可慨矣侍御徐先生按部閩多士文才高者過于閩肄學術者近于蠛蠓乃揆之理道往往炙盭而不經則攷宗跡而二氏之學不

講也乃出賈侍御肖泉公所刻四書粹意授之不佞令校讐付梓用廣其傳俾後之學者有持循以端趨向其嘉惠之心何諄切哉然爲吾徒者得是編而熟誦之聖賢道術由膚入腑直窺肯綮由是發之爲文章必能根極要領枝葉亦自華茂所謂寫古人之神而啓後學之楷端在是矣慎毋藉口蹄輪而糟粕之也

劉伯忠雲間百詠序

余寡兄弟有妹四長歸劉伯忠氏伯忠奇士也負才

氣恥事家人生產作業吾妹于歸未幾百忠遭外艱七喪相踵復厄兵火家故稍落然伯忠昂藏弗顧也一切柔背粃糈之費妹能拮据佐之未幾而吾妹去帷伯忠愈不自聊顧其負氣昂藏如故屢試於鄉弗售則笑曰此何足困壯夫哉乃棄博士業專工詩意所憂思感憤懶形諸篇什終不能爲牢騷語讀之者但見氣英英耳伯忠尤喜適於山巔水涯有志四方慕子長禽向爲人每酒酣耳熱雄談高嘯坐客盡傾余嘗拉之遊巴蜀間忠伯覽峨眉華嶽所至爲之紀

勝既而嘆曰丈夫好奇歷遠而目不識枌榆奚貴哉乃另古雲間郡乘所載名蹟𦖋䏶殆遍所至輒有題詠得七言絕句百首貽余楚中余方祇役鄖襄徘徊峴山習池亦訪古遺躅繼陟太和神區仙府目所未覩飄飄然有凌雲之思第探詠囊中曾無一二焉愧伯忠百詠多矣始恨不邀伯忠共賞俾盡吐胸中之奇也伯忠爲詩初不襲前人語然以窮也而工殘溼乎之唐巳余覩伯忠平生孝友俠義真有烈丈夫風其現意琦行所爲不朽者在是又不徒以詩者伯忠

嘗兩娶婦自失吾妹不欲娶每云我家二婦可比盧卿雙白璧其篤于人倫如此

重刻丹溪金匱鉤玄序

金匱鉤玄者世所傳丹溪先生原病論及治療諸方之粹者言其秘也若探囊發匱其試而輒驗詞理深且奥也如索之混玄而難窮此金匱鉤玄所由名也是編傳而未廣梓而多訛雲門魏先生司理之暇遊心方外諸家偶閱是帙則曰曩軒皇岐伯相與論說者非即此耶易今之訛且罕覩也遂命官校正再鋟

諸木而屬余序余謂古今稱神醫者必秦越人太倉公已乃秦越人以醫名也長桑君授之禁方書也太倉公之以醫名也陽慶授之脉書藥論也後三人復不私其有授之子陽子豹宋邑高期王禹杜信輩然終不能有聞于時與秦越人太倉公並著何者彼以神解此以方用也然則方書可盡廢哉曰傳醫以書售醫以方猶致鳥以媒致魚以筌也抱筌持媒將人人能矣良工用之十發十中拙工百不獲一蓋器用同而神巧異耳故得魚鳥而釋筌媒則可舍筌媒而

覓魚鳥鮮克有濟是書也何可廢也誌有之長桑君既與越人書復飲以上池水始視見垣一方人五臟癥結以此遂能死生人要不專在切脉望色聽聲察形間今之執伎者究此理于方書之內悟此理于方書之外然後可以已人疾寄人死生慎毋曰吾能讀方書遂嘗試而漫用之

彝好錄序

余嘗讀 大中丞幼溪陳公所誌陳仲子夫婦事而知林萊女之行蓋獨行也行獨矣或弗偶于時好乃茲哀者輓慨者歌艷恭者頌遍寓內如出一口則是所爲彝好也好以彝稱者何瓠巴之鼓能出游鱗伯牙之奏能仰秣馬夫音以瓠巴伯牙爲極理以天綱人紀爲至極至之感物情鍾焉誰謂人也乃不常厥好哉懿之爲言常也然萊女同女士也節義激發信由天植顧豈無所本乎彼照乘之珠必産於重淵耀夜之璧必生于荆岑言有本也八閩故多世族而長樂之陳若林尤爲著姓科第繩繩代有聞人其立朝以正直而刑家以孝友蓋節義之淵岑也彼萊女者

生乎林聘乎陳則朝漸而夕染之矣又竊惟焉萊女耳不聆保傅之訓目不識詩書之蔵而從容就義斷與道俱世所稱髯丈夫者類不能以正自裁紫[illegible][illegible]罪於名教則謂之何蓋彼遷于化而此獨完其真也若南陽荀媛書尸以待斃弘農呂衛墜樓以捐生二氏者較萊女孰少多哉顧南陽弘農事紀乎王勒名重乎金鏤將與天壤爭不朽而萊女之懿德烈行僅塵騰播于謳吟諷記之間君子有遺憾焉余故敘其大略以備它日太史氏之采擇云

重刻兩城靳公文集序

今之品藻人倫者言有二難政事文學是已兩者非卓犖士必難兼長門徒之代亦不數也兩城靳公固薦紳之卓犖者哉公少以明經起家累官至尚書郎其讞獄艮規在宛洛其賑貸遺愛在雲間其牧養宏猷在吉郡其底脊財賦在巴蜀其張皇兵旅在遼徼若其文追秦漢詩軼晉唐上攄忠悃下詧民物[illegible]游觀炳炳琅琅照耀耳目者固賢良文學之所莫[illegible]鞅掌王事者之所不嫻而公舊兼之奚憾公在專[illegible]

[illegible]歷南北閱歷中外固弗為鉛槧意由今觀之何[illegible]非訏謨石畫微言抗議所宜藏名山而垂永久者[illegible]令墓木未拱輒以湮滅而知公者又[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不朽之義謂何乃藩伯竹陽王公從其仲子[illegible]遺逸得若干卷委之剞劂訂不佞為公舊治民習公為人且嘗讀公所為文因屬之辭遂記其大都如右云夫文之材質貴中于理道而其竅則稟于神明稍滑之以人即其竅閼滯而不闢越裂而不舉雖皇質唐文舉無當於作者公方兒時工聲偶日咕嗶數千言翩翩稱為翩虎乃又操行孤介不以人沂夫其較著者道不拾金仕不自點者不可抵掌而盡以故其神王其精也益厚其理益其發也自妍文章大雅一時士人以為名家而推轂之且與赫赫政跡並垂竹帛無愧也東閩有遜廷實李子鱗俱以著述起家厥後操觚之士宗衆龍變吳可錯記乃其中亦有不可知者而吳然以名家自命不識其文視公何如也後之品藻者亦或有務于斯矣

北逝便民始末序

余嘗讀司農奏章至阜南陸公為都諫時所上民運兼責漕臣疏知公注心桑梓甚殷特以未覩全文為恨乃公既卒之明年其子彥楨君手錄遺稿及部院咨劄示余余亦爽然自失曰公以一言造東南無窮恩利而又絕口不稱功六郡民席庇幾廿載而竟莫知誰之所使公于是乎君子矣按　國初輓政自軍儲四百萬石外更于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派輸府部各衙門白糙粳糯諸米名曰民運亦大江南一重役也其大端枕贈既視漕運稍殺而軍伍之欺屠洪闊

之留難官司之抑勒船戶之陵轢漕卒困苦不堪
上倍要無他故彼此軍民一途不相關統經略之故
獨詳丁軍故軍逃俯可支而民日益然疲矣公在諫
垣深知其弊首疏請切禁抑勒上奏而久報可
大司徒疏格下公所為題覆其見施行且以其事載
之議單永為遵守由是廢之中以迄今日民不破產
官不煩刑且有撫且綸以佐公家費者余嘗竊論公
此舉有十利焉一兌有倍將部啓行皆綏協必守凍
今過江領之淮京過關總之漕司數月竣事所省不

貲利一壬申已前民執耕貼莫敢挨入軍隊自漕規
一定方艘並進同艤畢至利二往歲有司惟急軍運
白糧多派對支卒有守候月日挿和糠粃者茲奉漕
運儹運一體催督水次兌給前患頓祛利三船戶本
皆江淮積點目無部官賺盜百出解人吞聲頭屬漕
司總轄威令得行此輩潛消懍奉法不敢肆其故智利
四民運勢弱所過洪閘抑勒萬狀近照漕規給發印
簿遇有需索登記送查奸弊既塞幸挽有資利五舟
行既滯往必違限經所司官故多罪罰群小因緣為
奸不可勝數過既程期不爽止赴各衙門投送結狀
純無他費利六留城以下清淮而上遇值夏中黃水
泛溢漕船遂多漂失即今二運俱照議單五月過淮
全免風濤之驚利七漕河一帶乞八姐子挾白糧船
爲奇貨幸彼守凍縲驂檣下輕浮子弟一爲所中蕩
無遺粒至有鑿板沉河以欺官司者數年以來絕不
聞此利八額派水脚車脚本以資飛輓之用然或輸
時不發間有運回而猶久如故者茲奉漕司督促先
期而徵依期而給民克有濟利九民船漫息不能相

攝尾幫孤弱易召外侮近照漕規編次保甲心方既
齊氣勢自振群盜莫能窺伺悍戍無敢淩轢利十此
皆表表在人耳目者若他纖嗇利便不可殫述非公
卓識玄覽素熟天下國家大計何以有此真仁人之
言哉鄉達中江莫公暨諸縉紳咸謂公有大造于六
郡法宜家尸祝也者顧可令湮沒無傳欤余故即所
覩記詮叙于簡端蓋公豈功偉烈詎不盡此而此獨
詳其利害始末俾吾郡司若役受若惠者世世無忘
所自云

三祀公移序

我 國家崇祀典以彰激勸凡中外臣庶有功有法施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大功德於民者不得預俎豆之列故或有尸祝於鄉而月旦未協則弗以鄉賢祀或鄉人好之而政績寥寂則弗以名宦祀甚哉祀典之隆重不苟也余姻友顧受命以從事任楚傳遞官因得嘉魚令龐有台公所刻其先人弼唐公三祀公移錄寄余余始讀西寧南海諸牘不覺歛襟歎曰賢哉鄉大夫也既又讀白下滇南士民請祀諸牘

則又掩卷太息曰賢哉良二千石也夫[illegible]場天蠶掰易會結詩社種種足爲後學楷模非法[illegible]民哉闢卡墾田開民之利非以勞定國哉濬鑿滇池澤被一方抹荒議補倉活萬衆非禦菑捍患哉至孝事繼母友行昆季恤孤埋胔西寧式化某賊倡義乃其所施於鄉國者又未易更僕數也余昔視學荆楚每郡邑以鄉賢名宦請見有一事可當條例即欣然搬筆檄所司崇祀矧弼唐公豐功偉行無一非祀典所宜載其祀於滇祀於留都祀於南海西寧而門人又私祀於西樵於羅浮于新泉血食世世宜不宜哉昔考亭先生在官則立祠建寧在鄉則立祠新安而湘城而晋江而南安而尤溪而仙遊同安靡弗以春秋報禮祝弼唐公差相頡頏則人品因可槩也已矧其後有有台昆仲並爲賢守令清聲藉問方蒸蒸起要之皆弼唐公所貽而奕世濟美又當今海內所希覯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於弼唐公亦云

樞臺留澤序

江以南留都重地也歲在甲午公以少司馬假節開府句曲越五年徙以少司空還理部事公之晋爲少司空以 國有大興作非公不可執度也諸縉紳先生華其行賡爲詩謌而徙遊不腆之言於余余憶往歲公奏績書上考嘗有一言獻諸鈴下今公行矣顧獨可無言乎於是爲之叙叙曰大臣之以天下爲己任亦難矣當其無事上不知所發而下不若所將爲人臣者俯仰自得也一旦有故上多必不得已之求下有必不得已之應當斯際將竭民力以紓 國家

之急則虞民之爲碩鼠也即全民力以緩國家之課又虞太倉之爲鼠蠹也此非有因應善用抱忠偹職之臣未有不至公私交困者則惟中丞趙公爲得之夫江南在昔號稱沃衍頃自轉輸不時而又加之以旱澇百物凋耗昔所稱沃衍者十不存五矣公至度其所緩急申牖其可不其訓民嘗曰供上職耳暴府非不知民之倒懸第 國非凡轉輸報庶亦罔弗閔宜勉力以辦而每當會計時輒又拜疏以水旱爲請大都憂在竭澤而甚有以少蘇於是 國不至甚匱

民亦不至甚貧夫民不至甚貧此非諸留之公與孰也無論民即國不至甚匱亦誰非公所留者而公且不自有曰吾獨不得使十四郡復爲昔之江南行且疚心焉余竊以爲不然公之在江南雖江以南利賴之然亦止江以南耳今入爲少司空少司空亞太卿以啖觽 天子少有與除天下興利賴焉而又何以江南爲也夫江南亦欲私公矣第公不以少司馬召而以少司空召則 國家所重固自有在何者方今四火以來芻餉未安此臣子所日夜急者公誠急江南獨不急 朝廷乎公往耳江以南有公之甘棠遺政在當世世廕之無慮也

繡斧蜚聲叙

繡斧蜚聲者吾松人士詠玉陽孫公之德之才之美而漆校師彙之以寄遐思者也公鍾河嶽精純之秀完天然不涅之資英風發乎正氣貞志皎于日星信晉中之瑟琴寓內之文人也少與長君洪陽公以理學淵源自相師友蔚成名世大儒長君以壬辰進士守南瑩先生亦弱冠登 朝筮仕松理吾儕不徵有

天幸哉先生之始至也粹抱冲襟色温而語和望之者靡弗推爲麟之祥鳳之瑞曰此非中石李使君之儔庶耶居歲餘飲氷噬蘗苞苴絕門志行並勵是豈金石而薄雲天咸指而稱之曰此非白陽畢使君之雅操耶時而鞫大政決大疑類皆攄經執典毫髮不踰程品蓋既以其身爲谷爲谿善能下人而又以國憲爲繩爲削稟奉觧有骫骳故劈畫郡務可以鑑宿猾搬建宏議可以詘盈廷而抱牘胥吏罔敢弄狐鼠技于萬一諸所考詰非但兇薪城旦以上不欲輕

豈惟對即痕痏鞭笞之細亦皆期于辭窮情得而後已是以庭下無煩言而上官亦唯唯受成曰此庭堅之明允陳寵之持法良不是過則又非二十年來所僅覩者耶乃其酬應接遇一遵禮度凡卿大夫以及棧欵耶秩屏肛降色而交披衷而謀假手而培用是枯木朽株與荷生全之賜無不鏤銘而入之骨也茲及爪而報政　兩臺聯章奏留之縉紳暨經生學士復皆爲詩爲歌以頌美之而淥枝師感恩思舊又心神淪浹之獨異衆僚于是裒前冊所未盡及前冊既

賦而疊出者再彙成帙凡若干篇名曰續[illegible]甘棠[illegible]乞余叙其大略如此至於振藻攄英懸衡鑑士[illegible]家總總慕之若嚮以爲方今彝苑九方皐則又先生餘事耳

循政風謠序

夫自昔吏侯置守列郡之以良二千石稱者豈少哉遡太史氏傳循吏惟取楚鄭魯得之爲相爲理者五人而河南成都潁川有治理効者寥寥無聞何耶蓋傳之言傳也將以標獨行而詔來許是必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業而後可傳斯可傳也故一言而後郢市則書爲治五年而田器不歸士無尺籍則書見布逐婦以身徇法則書而煦嫗塗飾者不預也頃若吳中大浸稻天稻麥不遺種百姓伥伥待斃變且叵測信二百年來所未見之異災也幸四明[illegible]海張公奉璽書來守吾郡秣馬之初百務未遑首詢救荒良策飛章上請於督撫叩閽乞命果得蠲租發賑民始脉脉有生氣公爲經紀方略廣市糴平物價緩徵逋趣禁罔周官十二荒政次第悉舉而又倡率僚吏躬行

阡陌櫛沐風露冬而散賑春而設糜屏去服御廚傳親嘗旨否藹然不啻家人父子公帑既竭輒又捐俸易錢計口手授窮檐蔀屋老弱靡遺而復加意青衿周知緩急存卹之典視昔倍益隆厚信二百年來所未見之異政也賑事甫竣霖雨浹旬幾復懷襄之舊我公目擊心楚慘形於色徹堂靜素齋心虔禱惟是懇詞籲天端居謝過一切縱閑虛儀絕不施用俄而精志所積上格三靈陰沴潛消乾坤開朗菜麥畢登未和之役遍于四境茲又二百年來所未見之異舉

也然此特救荒大略耳若其守正疾邪好賢樂士鋤
梗扶弱所稱奉職循理之條莫可殫紀斯不謂非常
之人而建非常之業者耶一令之布一政之出有目
者咸稱側見不當與楚鄭韓晉諸君子並足而馳耶
于是縉紳大夫忡上弟子山臞野叟相與謳吟詠贊
揚德美而樂餘年雖村歈俗唱無足以預太師陳詩
之選顧不當存之方策與慷慨之歌楚相與人之誦
鄭大夫者共垂不朽耶文學邢顧兩子蓋瞻恩奉德
之尤深者講讀之暇蒐錄頌言漸盈緗帙遂捐貲壽

之貞珉以傳永久而余因直述所睹識弁諸簡端俾
秉筆螭頭者采入琅函以續循吏傳之後俾世世蒞
茲土者得以按迹而圖理焉若風謠俚什散在四方
一時輶軒氏所不能盡者則更有待也

甘澍來蘇序

昔人談天行者曰陰陽遞運冲和為雨天常數也而
管子論徵應之理則又曰五政苟時時雨乃來大有
關于人事之休咎此其說之齟齬而難通者以今觀
于臣大夫祈天之事而知管子所云蓋信然歲在

丁亥愆霖害稼民鮮生氣戊子之春農田莆播旱魃
為殃種稑百種焦什如焚賦稜者有隱憂焉適大夫
君巽行部道經百里如履炎風之野為之悽然疚懷
仰而嘆俯而思曰天地之運無過陰陽二氣乖行雨
暘愆候咎在有位仲舒不云乎德陽也出居大夏生
育長養刑陰也退居大冬積空虛不用之地故任德
而不任刑語調燮者當本諸此某方蒞雲漢之災是
謂謫見于天惡用祈禱小數為第惟竭吾誠辦我陰
陽之大分以和二氣庶可弭灾沴于萬一于是弛庸

調省繇罰省簿書廣賑恤諸凡任德緩刑之政一朝
畢舉而又率諸官屬徒步登壇爇香籲天為民祈禱
甚哀雖西華令之積薪自誓荊南師之躬親禬解莫
或過之精誠所格百靈效順禱未三日霡霂沾足是
日是宜闔閭之民咸戟手而呼曰此臣大夫雨也澍
澤既周稿枯立起秠禾熾茂芃芃向榮郊埛之民又
戟手而呼曰此臣大夫谷也它夫饑隸欣欣若更生
又各扶老携幼指而號于人曰此臣大夫所活遺黎
也由是邑之縉紳暨經生學士靡不為詩為歌式謳

且須其鳴登秋之盛而太學生吳爲寶倣繪爲圖彙爲卷以彰厥懿美此可以觀人心矣此可以觀天人之徵應矣夫西華令荆州師兩事漢唐史書然後之矧邑當饑饉之餘復遭旱熯之虐我大夫術德回天即所全活無算乃功德不在封井平戶文昌下詎可令記牒無傳耶余故因吳生之請而叙之以俟他日太史氏采擇

學博洪君鰓堂遺愛詩卷序

皖城望冶洪先生司鐸華亭可六年握括之宜平尹脂車有日僚友其其暨門下士不勝黯然各爲詩歌以當渭城之什壽積成帙復題其卷曰鰓堂遺愛而問叙于余余雖以老謝筆研然雅承先生愛又何能無一言弟請言愛之道以復夫人非有所甚德必不能生甚好故慈氏之言曰觸緣愛受緣愛夫德生其愛愛生其好而乃曰皆由於所觸此不獨談說因緣古今之言愛者寔本諸此是以風有甘棠雅有隰桑二詩可謂用愛之極而宜聖論次賢者夫獨稱子產爲古之遺愛愛誠未易言矣先生何遽得此於鰓堂

方丈間乎先生少工經生言又能爲古文章旡騷賦詞頌咸斐然有致蓋桃林芭鳳而學海靈鼉也居鄉則談經問字者屨滿戶外居官即郡國守相無不借重文通五花管儻以是有遺愛乎此固懷鉛握槧者之常而未盡也先生視弟儕素顧好施舍廣文齋前目嵛僅長闌干執經之徒往往謝脩脯不輕受歲值大祲不吝捐俸以貸士之不能舉火者儻以是有遺愛乎此亦抱功脩職者之常而未盡也先生薪槱洪來一經甄品無不成佳桃李即有躍冶之金亦徐徐誨令洗滌不恐借箸城以行斧鉞又善誘引後進務致忘倦不特鼓篋升堂者彬彬日就繩削即四方挾袂方屨之儒負笈而至者莫不北面願爲子弟此乏爲愛何止聲音咲貌蓋愛之所獨深也善哉隰桑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假於詩歌其愛猶淺然獨不曰中心藏之乎言以宜愛愛從心生諸士所愛於先生者良非淺鮮今之視棫樸爲甘棠假歌頌爲蔽芾永失弗諼固有自哉且先生剖符爲令尹令尹奉天子命寄牧一方有父母之責焉知先生之所以師

師吾庠者即知其所以父毋斯民者宜乎黎庶不能
積有歲月又將以五袴之歌兩岐之詠頌先生先生
為當世子產無疑矣於是諸僚友作而謝曰某等與
二三子之愛淇君不啻閔两夫子淇君之見愛於學
憲公視某等與二三子更有進焉請遂書而弁之簡
首以昭我官墻一時之盛事且令後之來者展而讀
之將欣欣慕道興起焉

仁聲揚[illegible]詩冊序

古稱親民之吏宜上德而達下情者莫如令令以父

毋稱謂其勢孔邇而情易通也其考最或以三載
以四善或以七十二條舍是則為李詳談笑之是所
係顧不重哉辛亥季夏我華亭聶侯將報政於　朝
吾黨二三者偕徵文悖史揭諸咒不思亦既美且愛愛
且傳已復以文王紀述僅可倫與日循吏傳乘擇而
頌聲則倣古來先生禁陽令諸樂府使人聽之洋洋
懷棠仰德咏念不忘也者遂聯綴為歌裒成緗帙題
曰仁聲揚聶而以齒先不佞乞弁諸首不佞環誦數
四起而謝曰令公真父毋也字吾氓若乳赤子而我

士氓戴之亦不啻久在襁褓其實茂故其聲閔冊名
揚聶非溢美也夫乾坤磅礴之氣不宜揚則壅鬱而
不能通而易之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又曰撓萬
物者莫疾於風潤萬物者莫潤於水無非以宣暢條
達運化工而凡炳為日星絢為雲霞震為雷霆濡為
雨露皆是物也為人牧而俾閭閻疾苦上徹　九重
則下之情無不揚而又胡患乎仁聲之弗揚公自下
車迄今矢公矢慎表裏瑩微接公率度若披烟霧而
睹瓊天日星炳矣聽斷不事威稜直本經術飾吏事

事暇延進髦士評賞時秇進逞根柢六籍蓋公以文
章旗鼓大噪錦江故吐詞譚道軼其儕偶雲霞絢矣
公庭剖決必命兩造各罄其情而徐以片語折伏群
囂即宿吏不敢上下手且爬奸剔蠹武斷屏跡雷霆
震矣凡歲不若潦輒若旱公為露冕賽禱凶為豐
歲奏九登萬口嘻嘻粒食至新郴役法里中方嗃嗃
驚擾公獨勞心焦思陰為調劑既不　咈上官指而
眾志翕然稱平雨露濡矣茲數者皆出公方寸仁慈
與民休息民心無壅而不揚之弊而公之聲日揚公

之最績日著方今賢路洊夷四門啓鑰正尚功需才
之會以是揚之兩臺兩臺曰韓最江南是可走傳題
留以是揚之之太宰　太宰曰韓最百縣是可疏請褒
嘉揚之　聖天子　天子曰有臣如是是可賛筆觴
頭傒補闕拾遺之之選公之之仁聲將藉藉動朝野詎直
揚於隆鄉閭哉余又思之聲者實之賓也不有大音
希聲者乎最者仁之成也不有至仁無恩者乎今編
窺公旁畫措置惻惻依于悃愊大抵不欲以虛譽建
勣自買其能自有其功信治古之希聲而保民之至

仁也器局益遠且大矣是錄固將以遠且大者爲公
揚不朽之聲俾得與太史之貢俗者並勸之最無責
之竹帛以風勸我後之人若光化穀城之謳山陰長
葛之頌又寥寥無足比數矣

贈司理吳公祖考滿詩冊序

昔公孫僑執政于鄭誨化子弟與刑書並行竟歿與
人之誦非以從風化道因有學校始乎我　國家
掛設賢科視昔隆盛培養其屬而檢亦甚嚴審士故
斤斤恭法惟謹邇來習尚豪舉入自爲政未免躍冶

流衍至煩悄學使者搜之如東漸而邦伯庶尹亦往
往法外過防極李培而荊棘視於我臨川茲燈吳公
則不然公以名進士司理雲間職雖專係爰鳩氏而
一切錢谷農桑水利以暨學校之事咸得參之尺其
間又得不時監察江南諸郡乃留心所遊隨事隨應
輒中桑林之舞非止讞獄平允肺石無冤而無屬意
肯於曲加撫摩者所在彈輒隨其分量投以鍼砭無
不人人悅服有里來不給于膏火者至割田爲廣文
世業門僚若桂王於此則哉夫士風浮澆古猶之今

而公之誘化優郵更過於僑仁人用心固如此哉昔
濮吳公爲河南能爲士公爲雲間兼能養士先後一
轍豈其淵源有自耶今之長民者愛士盡如吾公士
有不化躍冶詭銜爲敦詩說禮者非夫矣夫人情喜
斯陶陶斯咏今公以三載報政士人之切感頌翩然
相率爲攀挽計而兩臺交章奏留[illegible]知已於是縉
紳咏于朝　咏于丘壑士咏于宮墻農咏于畝畝商
賈咏于途夫孰非借片言以寫欣喜歡愛之情而文
學黃生麟金生聲揚張生士雅輩素以文學行誼受

知於公其深後爲哀集成帙將壽之梨聚以垂永久
因乞不佞一言弁諸首乃爲敘所以得士之由如此
若公之清操惠政足以羽儀百職者則又具述於鄉
紳與五庠博士所乞言可概也

吳歙紀美序

昔古人臣有德善勳勞慶賞足以範今而傳後者必
祇筆和鉛以讚詠之是雖山謳野唱本聖刪述有所
不能盡廢嗣後輿人之歌國僑誦人之歌尼父嘗其
時雖未得預太史陳詞之列而猶然採入樂府傳誦

今日所以示風勸者爲繁鉅不在茲耶迨宋劉雅有
守雍州有惠政百姓與歌名爲襄陽樂蹤陳述所載
得與白雪巴渝共採入清商府播之金石昔人稱誌
豈散誕信然哉我郡侯曙海公以比部名大夫出守
吳歙時值玄冥肆虐民弗堪命公爲焦勞拯救賴以
全活者無慮數百萬計而謳吟之聲遂徹四境自是
歲春九登千里熙熙如陟春臺間有秋茶臭目之令
自上下下公必委曲調劑曰不言功蓋公之所匡救
者大而惠利之被于士民者何宏也三載以內碩畫

鴻猷莫可殫述凡看甬我蒸土孺矜我子民治戎
宮墻子弟諸所興除擘劃一切依于惻怛若至奇察
按治必先德禮化誨輔愛書以行不專以聰察之學
賈能聲至當机獨斷則又若怒猊脫兜不爲旁阿濡
懦態故輶軒使者刻剡治行概爲南國第一乃今遵
制報政嘗具諸公剡上聞　九重南顧之憂于切萬
姓孔懷之念相與會疏奏留而士民怨頌謳更有
翹翹冀倖不能已於其嘆形容者于是農歌于野工
歌于市商旅歌于途縉紳于衿庠不操觚搦管爲詩

爲頌爲長行爲短章以揚扢休美體裁雖人人殊總
名之曰吳歙紀美殆與古昔鄭衆輿人之誦並錄雍
門勤旅常又不止如維州亦子咏謳道僑俚比于
襄陽樂收入清商府者可相伯仲矣昔趙宣子爲政
於晉國制其事典正其法罪黨其逋逃本其秩禮出
其淹滯政成以授陽子賈佗使頒行晉國以爲常法
乃今吳歙所揚扢凡數十萬言皆記公實心實政
何者非偷歲之救粟與年之絲縷足以準儀當世者
門墻之士將采合之以成案以昭示來許則公之所

羅露吾松也又且泯繩乎爲世子孫沾被無窮期矣
豈惟借發乎多士之口哉

任齋陳老先生榮壽詩冊序

往不佞承乏濟南獲從八閩諸縉紳游識閩合浦令
陳君世德而惜未獲禮于氏廬也又三十年而四遊
令君以辛丑高第補官練川則合浦君弟任齋先生
之令子也令君愷悌神明頌聲蔚起芸芸絃誦聯淵
源固有自哉不佞之謂向所欲識而未果者庶幾得
傾蓋以相從而晚若肺腑伏拱兩間未獲衛編堀之

禮于明廷此中耿耿猶昔也又一年而先生挾篋遊
長安耻道於吳來次令君邸第士庶樂于瞻承猶景
星鳳凰爭先快覩而不可得而懸弧佳節適與時會
于是邑中鄉大夫暨文學弟子咸推本篤生布爲篇
章咏贊盛美而孝廉陳君陳扁不佞序首簡乃作而
噫書稱象賢詩咏式穀以令觀於任齋先生不信
然哉夫先生少嫺經業與仲合浦君濂思翩翩自相
切劘甲子仲舉於鄉而先生守關棘闈一躓　廷試
居然爲鄉國羽儀則令君之搦管流芸摘詞散馥片
言隻字曠爲世程非先生其孰貽之先生早柄政資
計差溫合浦君無内顧憂俾入悉以婚嫁諸弟妹不
致世俗沾沾爲私橐謀則令君之居官若志氷蘖自
持孤高雅操矢同秋霜烈日非先生又孰貽之先生
橫經講藝條約肅然一時大雅之徒惟以不得入師
門爲恨則令君之訓迪青衿嚴程課會品題甲乙錙
銖不爽非先生又孰貽之先生正直不阿遇貴遊用
事纖趨即鬼物妖魔亦慴不敢溷則令君之拊循單
弱徂擊豪宗黠吏宿蠹歛手受戒非先生又孰貽之

至平居訓令君以俛仰無怍廉潔不苟以上報國家
下不愧父君仲則令君之經承指授奉爲蔵規操斷
不問細大悉有矩矱可觀夫孰非先生之教之所貽
哉即詩書所稱先生蓋兼有之矣先生雖滯公車乎
而令君之膏澤吾土孺稚吾民絃頌之聲傳播萬口
以及鄰封皆令君推先生之所未試者以大試乎天
下天下亦將舉令君之所壽吾民者還壽於先生天
之介爾景福穰穰簡簡享無量之筭可不煩照計數
哉乃令君猶以未獲即拜封章爲歉嘗按計績褒旌

朝典具在今君游歷三劇邑祥風甘雨在在蒙潤
聖天子將日之為端人理士冊出天外不與尋常奉法循理者埒錫之隆恩異數不在此哉即一世二世以及三世逝光玉軸分近冠令满者倘可超是帝也且先生是行也以博大之才膺治世之選御之鑾和在御觴即行律又將出所以貽今昔者甚武之一方爵秩並爲天下造福齊又惡可量哉顧不佞老且耄無能自接清卿以酬夙志姑即君陳之所述者以敘諸冊首爲先生祝

介壽卮言序

介壽卮言者余社中諸君子爲後陽王先生七裘誕辰作也嘗攷社飲之禮肇自枌榆盛於洛下至耆英之集有一人齒皆踰八而王拱辰以七十參其間厥後孝年獨來翕然爲縣盛先且思榮終始爲天下後世所艷慕今先生閱春秋與拱辰等而甫中初度復當孟秋七日諸君子懽忭皆說爲希覯相與締爲圖詠爲詩若歌以介無疆之算而余復贅一言於簡首以紀社中勝事夫社之有會也商山以四雅陽以五東都以七至道以九而香山以十二或九耆之數與者且英數略相當似亦奇矣者英之有拱辰五耆之有先生並皆稀齡入座望之不啻僊仙月集林宮斯又奇之奇者且懸弧之日適逢天孫河鼓聚會之夜而張粉席蓋天上之靈辰與人間之令節偶相符契豈不稱大奇也歟哉在昔東都之會樂天嘗賦七言六韻以侈其盛今余輩咏歌晃佯語誠不足以當兩谷之固有飛之祝然獨不覩上古之爲壽者乎彼春所秋社雖山農野叟猶然歌豳風擊土鼓以樂桑麻而息

老物況先生令節靈辰天人交慶而先生耽幽嗜寂不以世味汨其天和計所享受殆永永未有窮期其視樂天所稱除卻三山五天竺一人間此會更應無在今日亦庶幾焉無謂卮言之獻爲無當也術觴之月請遊歌一韻爲先生加進一觴且以彷彿乎豳風土鼓之義令七言六韻不得專美於香山諸君子以爲何如

觀成錄序

今上御寓之裔熙歲邵伯張公守松遊倒報政吾黨

薦紳偕耆老子弟爵公於堂且稱述先後政績爲詩
君文以爲公慶纚纚洋洋美盛脩矣文學張其雁行
聯翩屬公器賞尤深迺裒集篇章幾成細帙授之剞
劂氏而題曰覩成錄因公不佞弁諸首不佞唯唯謝
曰夫政之成也詎易言乎哉虞廷攷績期於咸熙熙
斯可以言成而究之必六府修三事和廼爲成之之
極周官所稱八柄詔王馭群臣亦惟有此成耳今之
郡大夫即古四嶽群后三歲上計闕下聽　天子攷
其職任等于岳牧而庶績未熙六府三事有缺焉乎

言成易不云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尼父自期其
成亦必需三年之久信乎成之之難也乃今習聞公
之政績班班可紀以旱澇則精誠所格天沴潛銷屢
奏豐稔均停新役不峻不阿而上下兩便絲無餘逋
是可攷其成於大司農以聽獄則片言立剖析揚之
下口不稱冤棘寺幾空是可攷其成于大司寇以脩
兵則謹于概廩訓練[illegible]士莅行伍嚴肅刁斗寂然是可
攷其成于大司馬以[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治以隧課滌局則肅
辦以城堡傾圮則完葺是可攷其成于大司空以膠
庠則月課歲試品題甲乙諸士嚮風而且以身帥僚
佐邑大夫及武弁歲斤斤稟奉法程惟謹是可考其
成于大宗伯及冢宰以茲庶政合諸錄中所紀夫豈
繁稱諛詞徒侈聲律已耶是即古形容盛德之章而
太史陳之以觀民風者也故詩頌兩伯而曰適觀厥
成王有督之亂復推本于辟雍作人蓋不特觀其成
于民而且觀其成於士也我公敷政優游所在蒙福
閭閻庠序有一之不傾心佩服者耶佩服不已遂咏
贊之咏贊不足因圖殺青以志不朽庶幾乎九成之

歌再歌於熙朝而吾公異日勛名亦與誥訓雅頌並
垂天壤矣昔袁滋守華州召拜異秩將行耆老遮道
流涕車軾不得進揚於陵代滋適至宣言於衆曰於
陵不敢易袁公之政衆乃逡巡釋去則斯錄也夫猶
寫華州之實政以準儀當代者也後之游茲土者寧
無於陵其人者乎敬書之以爲將來告

閔弄珠校閱

[illegible]滴得石而當湖實華亭南境之舊勝也余
[illegible]矣然飛動幾欲訪彼武之故墟

吊白沃之玄宮而終限此一衣帶水未暇及也歲戊
申冬姻友李節之以弄珠圖記示余余展而閱之右
連百雉左帶滄溟圓止叢林巍然而特峙者則湖中
之樓所稱弄珠者也天光雲影照耀軒楹四顧一碧
澄然而無際者則樓外之湖所稱當湖者也朝暾夕
霏倏忽變幻漁樵釣艇出沒于鳧澄雁渚間者則升
樓望湖之佳致也捐俸創建嘗以鳴琴之暇招攜騷
人墨士登臨歷覽徜徉乎茲樓之上者則漢陽熊大
令也余昔視學楚藩與漢冲昆季有傾蓋之好而熊

令又其從子也大令治行冠百邑乃能以餘閒遍廣
標奇俾余得於尺幅中覩昔日所未覩則又鄰封野
老之私幸也因書之卷末以識喜

唐氏族譜序

唐之姓實肇於伊耆云伊耆者唐之始氏也析而爲
上唐氏高唐氏已又省而從單則唐之所從來久遠
矣其在吾郡唐之望無慮三四族而叅知純宇公世
號爲金滙唐以所居里名也無論閥閱爲一時右即
子姓視他族特甚蕃衍叅知懼其綿邈散逸迴泉其

稽而爲之譜夫子孫千百千萬斯出不詳其源其流
將失故譜世系一傳再傳揭日而走再傳以往迨同
射瞿故譜世表手口遺澤孝者髣忘委靡所托可述
其藏故譜某圖家有世寶什襲藏之代彼匱書敢
俾其遺故譜王言逝者不作音容莫覩碑版如存猶
寄羨墻故譜諸表傳詩觀風聽樂知德與言非私懿
行可識故譜聯言譜成付之剞劂氏叅知與孟熙以
如椽序之復以一帙示余而問序焉孟熙與叅知之
論倫矣余復何言然再讀是譜而知其指有出先民

表者夫譜之言屬也屬可聯而不可絕雖豐嗇殊異
猶將其之而眉山之譜其族乃曰服盡則親盡親盡
則途人然而喜不慶憂不吊嗟乎由盡而遡諸未盡
之始竟何人乎譜之作欲求不盡於盡之中以別於
途之人將合是務而顧推而遠之譜何爲耶叅知所
譜自將仕公而下不知其幾世世各之而分之又不
知其幾派派又不知其幾人而人各譜之譜且詳焉
服未盡者詳即盡而若途人者亦詳即盡而散之他
里者亦詳即散之他里而別於族者亦詳凡眉山所

亟欲舍而豸知所亟欲書者何彼以盡與散而思別其爲此以盡與散而思統吾宗兩公設心正自與耳然豸知之意未已也上承草室公爲稿之初心下啓曾城公贊成之雅志則自將仕至今十六傳子若孫猶然一體也一體而其若同聯好惡同情寧直不以途之人視爲直若手足之被創而感痛之也痛之則思所以撫摩安恤之有家者循循然有位者分華割策勿令甘苦好惡別微介忝越人以自謝於做族薄倫之誚此雖譜之所未及而實作譜第一義也亦豸知所謂可起敬慶而賢之者敢以是復於敍諗於宗人

重脩龔氏家譜序

有國者不可以無牒有家者不可以無譜譜牒之尚蓋自司馬氏創編年以迄于今而家脩戶輯矣夫世代彌遠雲仍彌盛宗派日益繁衍苟非考信於載籍則族系何所收合昭穆因之失次有不斁倫背祖幾希此龔氏世譜所自脩也龔氏發源邵武析派臨川上有三世子姓繁與四民業具弗聚則離弗誌則逸譜可一日闕耶鄉進士挺齋公集羣彥討論之鄉[illegible]沙溪公訂証之皇穀徵菴公梓成之爲千百代宗祊計至深遠矣往余令清江沙溪公持譜屬余序適余曆內召倉皇未有應也已而徇在西臺沙溪公以書絡徵菴君思成先志走書爲請余讀徵菴成然重違泉下意遂勉爲之言昔史稱龔氏即古恭國稱書易而爲龔後遂因爲龔氏得姓名如此第江右多鉅族非不光光然大聞有一再傳而陵夷或至削籍此何以故宗法踈而家訓廢也余嘗就謁沙溪公於永泰里則布衣蔬食簡淡儉寒素風其子若姪率恂雅者[illegible]家兒余退而嘆曰龔氏盛而能久有以哉既而繼觀家乘有例有圖有傳有錄有志世次朗如法戒具在匪直視舊加詳信可以匹歐蘇二氏之藏矣言論後手書遺徵菴君令爲我語而宗人記有之溢不於物於其人龔之先多聞人余弗及見今所見沙溪公者國之柱石鄉之典刑家之矩矱也若曹恭之效之居則爲孝子爲弟弟出爲名臣斯無愧于龔氏譜殆非長世物也已

喬氏族譜序

喬之先蓋始於喬山云至後遂易橋而喬如湘州高鄆東陽皆寧諸派班班史乘而樞密公執中則高鄆派也是爲公家始祖自樞密公至大今奕葉遞盛聞人代興而更顯於竹溪公盛於贈中憲大夫春山公至於今憲副玄洲公稱極大矣憲副起家名進士官大瀋子姓俱頡頏郡邑挍季子俊舉公車將對大庭每四時之會群從咸集青紫相映鄉人咄咄咤 謂昔所稱王謝嘗如是耶遂以是望於東海先民有言曰

子才族將大不信然哉大而無統則離是譜所以維巴公嘗語余余曰者備剌上黨行縣至文陵想韓李之高風已治兵恒山於元氏企李知本之盛執安平慕崔光州之芳蹈李氏在隋大業末即東陵之徒稱爲義門相戒無犯韓若李則皆以同居受旌 憲副何至如吾鄉[illegible]齒其心大風其行一掛金門之籍軒軒自命爲貴人挾頭上進賢以嚇族而族有布衣欲齒之而不得不然家擅銅山鮮衣怒馬第自豪舉而族有齡原生之鶺決東郭之履者欲齒之而不得不

然輕薄少年拾淵雲之唾餘翩翩以文士自命 大怒搏帶曰龍鬚吾所友而族有手儀耜而服犁者欲齒之而不得夫族固不敢自前此三輩者亦無肯前之至再世而不能名其序三世而不能名其出五世而不能名其人矣嗟乎五世而上何人哉余實惡爲言未既余獵纓而嘆曰若乎公之言 其有隱情也翹然其有遐思也其仁人也其知 孝子也其不忘也如韓如崔如一李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公謝曰烏敢是余志也諸書以無忘可乎遂筆之爲

喬氏族譜叙譜始於竹溪公而成於公公名[illegible]所至有聲又不獨爲宗人祭酒矣

曹南王氏家乘序

余昔以遷待罪曹南稔曹南之王氏望族也勝國以前進不可知自左丞而降簪紱輻輳蓋有左丞而復有國子祭酒麒與翰林應奉麟也有四世孫御史大夫珣珣復有御史大夫崇文御史大夫崇獻與觀察崇仁也此皆用科目起家相繼爲大官它如以孝廉以封君以胄子以貲選以武功登青衿而爲諸生者

又未易枚數昔齊世衣冠之族惟始與公爲覓大郅景純嘗爲莚之嘗與淮水相終始君家豈其苗裔耶抑又聞之左丞入明興欲用爲大司寇竟不屈嘗自稱其官閑稱東村老人以比於柴桑翁然則其所可貴者又不止冠冕蟬連矣王子曰文獻之家不難言乎哉李之有陵也而隴西之言李氏者羞稱焉無論李㺯邪而有處仲也始與不㓾心平善乎子與氏有言所謂故國者非爲有喬木之謂也嗚呼誠然與誠然與余今觀王氏抑何與子與氏之說不符而契也

夫以　高皇之聖武天下莫不願爲臣妾而卒不能絀左丞明爵一級此寧可與身爲除虜者同日道哉至其孫德潤輩又率所至爲德祖豆於賢人之閒又何前後相蔭映如是宜曹南之稱望族必王氏爲首也蓋是乃所爲望耳譜始於德潤而維翰復加脩輯凡爲若干卷書成走使雲間問序於不佞故序其所爲望者復維翰而更諗於維翰曰天下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宗族其未雖九其始則一耳故敦睦之道常始於兄弟不宜於兄弟而能敦於九族余未之前聞也雖然善言兄弟者莫如常棣常棣乃周公之詩而曹之先固振鐸之所封與周公兄弟也必將聞其遺風者余又何贅德潤珣宇維翰其四世孫也爲名諸生將復繩其武王氏益未艾矣

家乘序

余家自嘉定遷上海蓋九世矣始祖士衡公之父姓陳以貲稱雄嘉定嘉定在勝國時尚爲州故邑人呼爲半州公言其產居州之半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籍富民以實京師而半州名在籍中全家遂徙獨士

衡以幼子抱養於毋族王仲華氏得免於行遂從王姓而占籍於上海邑西之三十保自始祖承王之後而仲華竟絕嗣豈天將借王氏以啓予族耶始祖生高祖孟璇府君家漸充拓人咸稱其有半州風孟璇生曾祖守忠府君則又倜儻好[illegible]仁義表于鄉邑然孟璇之業稍衰矣守忠生祖石泉府君業儒不就則以勤苦恢復舊業且又以詩書課子若孫而余得面受祖訓既兼怡朴府君朝夕督課始克從科第起家固先世積累忠厚之徵而祖父貽謀燕翼之功惡可

志也顧余歛歷中外兢業守官僅徼寵典以榮二親而王父母竟不沾　一命之榮此恨與天無極欲藉以勉成吾志貽美盛於方來者後之人不得逭其責也余今春秋八十懸弧之旦在王正二十有一日合族尊卑皆來觴祝自吾兄弟而下遂有能貌而不能名者亦有并其貌而未嘗接目者余恐歷世滋久子姓綿綿漸衆將有散軼不收之患故即洪宇二弟所常手錄授之吾兒思忠思義思孝重加訪葺補其遺漏正其謬訛以付梓人刻完人給一冊傳之綿遠俾

知世代徙遷之故祖宗創守之艱賢者教之誦法孔孟忠　君顯親次之教以孝弟力田全身保家總能不墜先聲天地祖宗將陰庇之設有險健不顧遺親幾族爲宗人所厭棄鄉里所不齒者幽有鬼誅明有刑章可懼也哉可監也哉是爲序

五賢濟美序

余嘗讀天下姓望郡譜而知關中氏族之盛甲於天下若韓城尤其著者韓城即古少梁左襟龍門右帶遞水靈淑所鍾挺生哲士類多奇偉特達有先王之遺風余平生所想慕而神遊者隆慶季年左官邛雅路經潼關渭南岐陽寶鷄褒中以出關道則龍門澽水儼然在望而迫于王程足跡未嘗及也又十五年而從楚臬量移關內分守自謂可償夙願忽以計事歸農竟不得踐禹門之遺蹟弔太史公之玄宮以寫胸中未盡之[illegible]歎默有余恨焉未幾而與寰馬公祖以丁酉鄉進士來倅吾松則韓城人也始接之儀觀偉然既[illegible]而[illegible]然居久之而操履凜然若氷蘗常俸外不[illegible]染指猾胥或有以往例嘗之者

則厲聲面叱曰爾何敢以例污吾耳于是狐鼠輩咸舌屏跡而公之清聲振動三吳秣馬未幾即有督運之委我　皇朝漕東南粟以佐供億有軍民二運軍運居有月餉行有口糧遞息吏胥猾獪繁苦民運則歲選良家子以充不煩官庾升斗出己力以供牽輓充者鮮不傾家公獨洞悉利弊杖奸剔蠹且潔己愛民民不擾而官無負事竣回翔席不暇暖而署篆青谿之檄至矣時青邑吏胥中亡以舉習爲詆欺幾無國法公至而宿猾引避垢穢爲之一洗士民方幸天

日再朗而民暫查參衛道檄公赴部簡用松之白叟童牙褰裳輓留不得於是縉紳父老群然為詩為歌為引為傳以頌盛美而名之曰五賢濟美五賢者韓庠所祀司馬公遷胡公尚臣張公升王公勝與公之尊人龍門先生也曰濟美者蓋紀公之清修惠政克纂龍川之緒而奕世載德將來復與五賢同垂不朽此又吾松士民矢歌之微意也

雲間獻略序

按成周春官之屬有小史以掌邦國之志而又有外

史以掌四方之志志非他也鄭康成以為若魯春秋檮杌春秋諸傳紀乘得達之外史上之　王朝俾得以信今而傳後則志乘之所係於邦國四方顧不重哉吾松襟江帶海濵以重湖九峰踦崎靈異天啓雖幅員延廣不及吳郡之半而人文挺秀自二陸以來賢良科甲之盛略亦相埒紀載可一日缺與乃自弘正迄今百有余歲郡乘久置不講則徒以人物藏否為之祟也幸吾文學李生澗氏憤典籍之殘闕懼杞宋之無徵殺然謀出其先世所貯群書而又稽之嘉隆萬三朝科第碑版及博訪境內藏書家蒐閱以脩揚扢且復叅之耆儒故老所口授共得人四百有奇畚臂摘詞擬事直書一人之下佳言懿行犂然在睫凡幾易寒暑彙而成帙命之曰雲間獻略余嘗三復讀之因掩卷而嘆曰近代若述家務簡要者若魏括之未週競詞華者病紫實之鮮副遂為史乘一大病今茲編也寸長必錄顯晦無遺苟可以勵風教存鏡戒者靡不兼收並採周官所稱四方之志閭里之史豈竟是耶夫當文獻久湮之後而忽覩記言記事之編

譬猶五都之市方物具集搜奇括異惟人自擇今茲邑賢有司方有志於稽古禮文之政將欲舉曠典於既湮則秉筆者武絲是以為權輿非百年一快事哉昔季札聘魯見魯春秋而曰周禮在是是書詳而不濫核而不浮觸目感中令人娓娓焉起見賢思齊之念信一郡三縣之春秋也世豈無季子其人者與是為序

侯廷之七十壽序

夫潢[illegible]今稱者莫不必以此為美

譚然商山一出識者猶然少之而香山之集雖商登
指使者亦得序乎其間信哉德兼全之難也乃今
讀侯延之氏所作龍九七老倚不覺慨然有一朝于
古之感因之以考其居第皆錦龍里人而居同地考
其年則皆踰耄耋而年同即及考其平生行誼則
又人人恪遵古道然後鄉俗雖乘車戴笠顯晦殊途
而要之皆耆英之流亞也若後吾先生又予少時所
嚴事而長同庠仕同朝已又同官楚臬燕然係朝野
之望者二十餘年假先生而生漢唐之世當與四皓

九老並足而馳而白村贈公龍田侯公守吾沈公亦
與余有姻婭之好他如小村侯公蟠溪王公伯愚侯
公雖未嘗以詩酒宴語相徵逐而皆習知其言動根
余以薄遊走四方不得與諸老結商嶺香山之社而
猶幸得其詳於延之冊中寶之高出其行之懷因書
[illegible]司風教者采入志乘亦郡國一盛事也

華亭高氏重脩族譜叙

夫人之本乎祖猶木之本乎根水之本乎源也世昧
一本之義者往往附會名賢華胄以為光耀不知自
陷于二本矣松栢於苓而綴芙蓉于其巔君子識其
非類汎水入河渾而為一其清濁固自可辨也人于
其祖而可二本乎一本者亦何益之有哉故蘇氏之
譜六世而上不復序列老泉學識絕人猶且缺所不
知而不敢誣其祖如此若高文學振聲之作譜也其
深明一本之義得蘇氏遺意者乎華亭高氏自存書

以來文章德行推重于鄉者益餘二百年矣其先蓋
典氏之裔少典氏次子為炎帝神農氏神農姜姓數
世而下有伯夷封于呂後以國氏商周之間有呂尚
封于齊八世為公子高後以名氏十六世為公子祈
字子高亦為高氏此高氏之發源也秦漢以來世次
莫傳至宋有仕于朝者自汴從徙臨安一支入松江
居上海縣此高氏之所自遷也　明興有存善者居谷
陽橋三傳至學正博以高才魁宿國族遂顯長子太
學國華崇譜其族家孫節繼而脩之今此而增輯者

亦代不乏人至其曾孫孝子承順復作世表十六篇
則燦乎文矣公既歿而公之子文學君以讀禮之暇
參訂諸譜徧加蒐訪高氏家乘遂爲全書其立例嚴
其考覈精自存齋而上推本少與氏系序不紊遡流
而源也自存齋而下或居或徙脩録無遺由本而支
也名諱字行各從其類所以辨昭穆也生卒塋娶統
著其詳所以紀始終也先之系圖著承傳之緒也附
之宗法申立宗之教也家傳記事行之實也則次之
婚媾嚴嫡庶之分也又次之綴以　列聖之褒寵

天寵也繼以名公之傳誌表卓行也其先之祏饋儀
神者祠墓也則祠墓有譜其後之聯蹤奉漁者宗會也宗會
有譜世表年表倣之太史仕進襃崇律之志乘家藏
所以存世實著述所以顯立言以攷証示有據以附
錄識存疑自癸巳迄庚戌削數稿而成凡若干卷余
讀而嘆曰嗟夫宗譜之亡久矣郊子以述祖見稱崇
韜以從祖蒙譏自古已然矧推後世文學君當宗法
既廢譜牒失官之後乃能推本其祖至子百世之遠
而其所譜又斷自存齋始致詳焉蓋賢于崇韜遠甚

而郊子不得專美于前矣此余所謂深明一本之義
得蘇氏遺意者乎抑余聞之根之深者其末茂源之
遠者其流長高氏之先在魏科者若而人秉介直者
若而人或以德行推重詩宗或以孝友馳旌　廟廊
其根源深且遠矣而文學君又以純孝世其德學者
推爲　熙朝所閱且能以文章淑諸令子方輝輝羽
儀所謂光宗顯祖而光啓後人者非耶叔子汝謀余
孫婿也得文學之命而屬之序士于叙竟進汝謀而
勗之曰所貴世家子者非能言其祖之謂能踐脩厥

猷之謂也子之尊人代脩譜牒兢兢焉尊祖睦族
之誼爲子孫者尚其式適乃祖化而登　朝也秉忠
貞之節隱而家食也脩孝謹之行斷無忝其先矣詩
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子其念哉言雖不文或有合
于作譜者之言故書以告凡爲存齋公後者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六

序

王侍御類稿卷之六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壽大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序

萬曆戊寅之十歲實少師存齋徐公八袠壽辰海內名卿學士咸歡喜忭舞爻相頌曰元宰而享元壽宜然哉閒居自其事於　上上融融喜見眉睫　賜璽書走行人存問禮又聽家孫符卿君歸壽于堂年千世百僅覯斯舉蓋異數也其方濫竽楚臬恭閱

邸報不勝雖次長跽頌手大呼曰聖哉吾　皇明樂注者偕湛恩汪濊若此已知其出閣臣指則又望上台再月日賢哉相君何爲念雅素屣遝若此先是宰臣罷朝而上下交哄之如道在或更相蹂躪絲少師得此于　君君相皆海內人士何以哉嘻噫其知之矣嘗聞君子德至于天則天爲定願德至于人則人爲持絡定願持絡師之孫也小師歷辨科哀然爲詞臣避偶生微文外補歷游宦其歷當日民間事直賜環爲卿爲相吼輔　社稷勞苦民物身當天下鉅重者幾三十餘禩所關甚皆祈天安人大政而潛攄默運如玉燭均調于宇內而世莫知即少師亦有不自知者洎謝之季分宜不戢十黠十黑盎德浹淪寰四海矣少師在事俊清約力挽頹波神運机宜卒伸天下回風向治則知之三殿助揚有柁重仍度支出納幾省頃矣少師斗忠之恢選司粉司空裁虛補訛存了操尚在于把若嘗是時南征北伐禱祀土木之窮文繁于而起而俗藏允然閭閻晏然誰則知之

秘廟能潛儲議未定綵文人而危疑生矣少師居樂調護不煩聲色國本屹然聳于泰華貽億萬年　社稷之安誰則知之大誌甫成復議南狩　密輸匪再至三　偽市且駕矣惟時人心洶懼事廣不測其適按是借師裴水災爲疏請止勞役少師旁從吏之叉察上封事極論利害旋奉　旨停止功不在旋乾轉坤下誰則知之諸皆有關理道世顧莫得而指述焉者若其奮命獻將變勛蹟載石室剛書造勝密替讀載世經堂集甚設則人人能稱之矣夫少師秉鈞當軸多歷年所特蘇世類遺之萬倚忘身以衛　王

而身全遺功以酬世而功業非有百鍊元精動與道
會焉能有是耶是謂德至于天而天定之傾可使平
也德至于人而人持之盈可長守也造化獨畀少師
哉厚少師以厚天下也福履之綏又可量耶今天子
思念老臣使存問者至常以少師强食耐事言之朝
較然有東山之召當如古大臣弼亮四世而後嗣濟
美保乂始足慰人心今乃與海濱泉石爲齊盟而忘
萬曆天子哉萬曆天子者　穆皇之聖子而　世皇
之神孫少師何忍忘也果因少師所擁護私人也乃

益大慶吉事不祝以私而祝以公無亦一[illegible]
志云

壽秦憲僉鳳樓七袠序

鳳樓秦先生壽七十仲秋某日其初度辰也新安秦
敬垣君將遊八閩先三月乞余言頌觴于庭謂余庶
幾知先生者而余實無能言也然皆聞壽之道于君
平子矣君平之言曰節性葆和能然可壽而不能使
人必壽壽皆在我也此非以壽界之天而實致之我
哉則先生是已余往來[illegible]俯先生北面事文學宦

閉門謝說罷事務翛然歲中校行藏見者必首推
先生無敢齒先生之所挾者我而人弗以也已而登
上第授大行藩佐爲　天子供奉臣出按屯政風采
灼灼動中外于時絕無所入先生之所得者我而人
弗以也在位負高節不苟爲柔顏曲體迭遷御之真
僉低從以當事者狀浮沈米鹽几數被險阻絜難格
當之矢而然[illegible]所驗皆先生之所信者我
而人弗以也迨[illegible]然投業年可五十餘耳
爲國惜才者長有余恨而公恬愉自得不苦也然固

所居扁曰鴻適日與二三舊故棲遲其中[illegible]一枝
榮利惟事關郡邑大計輒首抵掌談諍如守官時
故人益憐先生才美未究厥施不知先生之所全者
我而人弗以也夫世路險巇物情變幻終難奪其耿
疵不隨之擬綱時而動迷陽卻曲終難涓其蕭散閑
曠之真先生於人貌而大行者壽固不在我哉壽在
我者非世所稱經伸導引也先生[illegible]乎于埃壒之
中而超此心公埃壒之外[illegible]也慨慨乎
其道是也陶陶乎其天[illegible]淺則精不泪

而壽堪道量恢則氣不慴而壽格天和完則神寂而凝壽將川至而日增君平所爲論壽者先生蓋得之深矣嗣令優游燕喜躋耄期之慶夫孰非先生所自致也信哉壽常在我也君之僅能也盍以余所聞于君平者再拜而進之

賀大宗伯太宰徐公七十序

大臣之事君以道在致身而亦不必盡出諸其身出諸其身即其心長而終困於身之所不能致故其要無如爲國得多士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王之使

能得多士以備王之使而其忠廣矣余觀古之能士者唐莫如王師旦宋莫如歐陽忠文而明則莫宗伯徐公凡宗伯公之爲郡而稱名守爲縣而稱吏超擢貢而凌卓舉此無論即爲宗伯時其所得士與王歐兩公度長絜短何多遜焉尚書司喉舌爲天子重臣然惟冢宰宗伯之任則猶未易副何者冢宰握進退吏之權而宗伯握進退士之權士未有不自宗伯始進者方公爲宗伯時士正趨於靡不臧所謂採庶子而忘家丞者公既身撥衡鑑力自矢曰　天子不以臣不肖俾司秋宗而又董茲役目望臣亟有以反也乃浮華者汰惝怳者錄歲得人二百以爲之天子夫緩急之間得　使徒猶然如故則况公所得盡天下豪俊哉余不佞昔者以公推擇士於楚矣楚人士皆彬彬興起余所得　卿固不敢望公盡得天下士然且竊自謂無負於公而爲公所舉者乎則公之所得益何宏也公今即綠野而歲所得者或横經木天或分符郡縣自竭自獻雖公在位何啻乎昔人以桃李歸梁公而梁公稱爲爲國嗟乎大臣之用

心異世同符如此哉或曰雖然車之運以輪即公風人何如公自用公盡爲天下少借乎余曰然今北掠胡南警倭　廟堂日夜急才公腹中數萬既隱然摧强而折衝又形神俱王無異少壯時何知使者迎公不遂已過吳門乎此固南北之幸而非公之所以爲心也因公之壽并以爲祝

壽侯太母張淑人七袠初度序

昔大參復吾侯公年六十始成進士仕至大參[illegible]年復八十餘稱侯氏祭酒矣既十餘年公配張淑人壽亦

七十淑人於大參爲繼配春秋差少然槩其壼德於
大參實好逑云淑人歸大參雖貺然猶及以裘衵事
公公既久因公車家立長卿之壁淑人攻苦食淡椎
布操作而前不知其爲孝廉婦也大參既貴𨽻封令
稱爲三品命婦然猶綁木綿以佐大參廉生平無華
衣鮮食之好非上大淑人食歲時親戚相聚會未嘗
不啜菽飲縞蓋不知其爲大參婦也大參有毋童太
淑人年九十餘矣鞅掌王事日切白雲之思而淑人
婉轉獨善承其懽大參因得以安於宦既林居雅有

米汁之好而又喜與故人酧酢堂前之履無虛日雖
脯脆麥酒靡不自淑人手指中出者大參又得以安
於家淑人爲大參舉四子二女皆躬自乳哺而長君
學博固元配所出也淑人撫之若己子且今其子下
之日是供養之日長吾子安得以雁行進也夫伯奇
子騫猶不免掇蜂之讒衣蘆之苦而學博終始可四
十餘禩竟無間言豈獨學博賢於人遠哉嗟乎婦道
毋儀義雖同條事難盡善故雞鳴之婦不聞與斷機
之毋兼備一人其道蓋若斯難也今淑人爲侯氏婦
者几若而年而稱賢婦爲侯氏毋者几若而年又稱
賢毋雞鳴斷機盡在淑人一身矣既醉之詩曰釐爾
女士從以孫子淑人所爲婦若毋者奚啻女士得全
全月宜其子孫之多賢也即無論諸子文學君及孫
孝廉君雖曾孫數人皆美秀而文髫年遊校毋一統
膝可動人史之言豈始淑人所啓也是月二十有四
爲淑人設帨之辰[illegible]太淑人有令德以開大參年
幾百歲今淑人將又進於是矣異日者侯氏世世有
令妻壽母豈不爲里黨藍輿乎淑人之子曰孔鶴者

壻余女孫而石阡守三山陸公亦爲兒女姻婭請
余一言介壽故泚筆序其大都各即其子姓以爲世
秋觴侑

壽大參伯後吾侯公八袠序

今有木於此其高下齊其陰千畝而實後於庸又
有木於此高等也而實倍之則二者人將奚取焉余
謂人之於富貴子孫猶是矣夜世之縉紳先生業已
腰魚佩綬而猶欿然延頸詞庭日唯當繩武以爲愉
快而大都靳莠能得其名卿於伯祖氣短於子孫

今觀後吾先生非世所希覯而罕儷哉先生少爲諸
生有聲則人人曰彼年少而前今一日上第如順風
而呼矣既成進士則又人人曰吾固謂夫夫不爲後
人目皮相者疑以我爲不信也蓋先生成進士將去
舉於鄉稍隔日月云則又人人曰豫顧先生之宦沉
沉者即台端奚疑哉而先生果以諸曹郎行其徵爲
柱下史鐵冠豸繡隱然爲當道之瞻踐歷中外横金
曳紫偶先生倦遊思一返休泉得當諸故人於騷壇
酒壚之間未遽登台端則又人人曰先生殆遺榮也

雖然先生即無意天下天下能一日忘先生哉詩有
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方今天下又安而東南小醜
尚未授首政須尚父鷹揚日也先生方以是開幕主
又奚沾沾一台端哉余則謂是浮漚耳人亦有言傳
不盡尊以遺後人與其身享之而身竟之毋寧後之
人嗣之而靡竟哉是在先生之子若孫矣亡何子某
君果黑頭以次需南宫孫某以明經將今甲午而又
適與生甫之期邇近則其所須孰與先生身台端哉
雲間與嘉壤相錯不閒前太師華亭徐公御史大夫

上海潘公[illegible]二公其以名德元老[illegible]壽而子若孫
如今太僕徐君方伯潘君[illegible]其家先生之
名位視二公少亞而春秋則倍二公將[illegible]有所不能
算子若孫遂與二先生相當是而太僕君又先生所
樹桃李縣斷以渾先生之所收於後者又寧獨在家
哉余不佞少以[illegible]之拔受彈射於先生而先生之
季子某又將余女孫情至稔也介茲侍請即不佞在
下風能無颺一言佐先生燕喜故泚筆敘先生之所
重輕者爲壽後系之歌以侑觴歌曰印[illegible]纍纍若若

卓哉治行今逾[illegible]名位未易齊勳業更誰傳先生其
爲一舉觴則又歌曰卅穴產威鳳合浦生明珠蔚蔚
謝家樹灼灼珊瑚枝圓月照掌上仙羽翔天池先生
其爲再舉觴則又歌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冬夏青
青以其有極徂徠新甫亦何極朱顏閃閃倍有色於
是先生三舉觴矣余之子某某某[illegible]壽二觴是爲
萬年卮

壽太司理吳公祖序

今之司理即古幕府法曹之職也史所紀察獄縣讞

責于僚一郡紀綱悉其提挈自昔已重之矣故膺是
選者甫及瓜則遷登朝寧今吾侍御鷹立彤庭異日
敭歷禁近陞補袞裳絲綸十居八九焉逮我 熙朝尤
崇是職凡新貢釋褐者次應銓必予劇郡尤遴選閎
辨通敏兼人之才而不苟授臨川吳公以進士高等
出理吳閶秣馬之日郡大夫瞻望若寧成嘖嘖私相
慶曰是補敝之餘十年之毒宜即簡在承明交戟閒
而胡為區區以簿領煩公也余竊謂士從束髮受書
名天府豈惟以半牧所懸為愉快必欲稍稍見所抱

負俾下國黔黎得霑恩被澤始不負幼學初志彼冑躬
紆紫非不彪炳耳目然求其一事一令可朝發而夕
致之蔀屋者其相去何如也劇百縣之命懸于司理
在昔詔司理者不得預錢穀而兼他職惟欲其壹意
平反以稱委任而五刑之禍胎斯碎者動以百千萬
計奏牘訊牒紛至沓來吾以片言條析而厭伏之顧
不猶難哉公具爽朗闓濟之猷而才足以定事患足
以存于齊兼聽斷又參之以詩書六藝之指而不專
決於爰書即文案有所受成而不能狥僚案有所同

異而不能隨眾有力者有所要請而不能阿其以一
念之喜而輕為蹊徑不以一節之忤而輕為摧折文
暴刀筆之猾斂手股栗不得緣隙而起以撓吾政而
魚肉吾民故下車未及期月而貪端屏跡遠邇澤及
冤抑鬱軒所至靡非嚴之若雷霆愛之若沐膏雨而
就陽春即監司大吏亦皆傾心慕信之若四時而
人人稱吾郡有賢矣然又不特以吏事擅職業也
朱墨之暇更進青衿於宇下就經譚藝嶷嶷忘倦其
雕鏤鉤棘故習一經指授彬彬然悉還於大雅蓋公

故江左閩家誌所稱秀雅能文剛方有執我公其猶
臬之矣吾松司理自邯陽楚石公浦城檢吾公以來
無慮數十輩皆以文學吏治有聲南國前後累累名
賓筦樞楚石以南亞卿位總漕檢吾以留卿出鎮徽
南其他布列若省為時名臣又皆翩翩濟濟功名未
可預計是皆天祐敦厖純固之偉人以福我一方民
者也公今季夏二日適初度辰凡我薦紳衣冠靡不
欣喜雀躍戟手頌天私效岡陵之祝而諸生宋紹皇
唐造岡蒙公甄品感忭尤切儼然造余丐片言為公

須余方幸公之壽吾民且知公之祿位名壽文必將
與楚石檢吾諸公相徵應也故論著其概以爲他日
左券

賀滇關從事守質徐先生六袠序

守質徐先生者吳郡長洲人也徐固宦族先生稱奕
世名家子今年癸巳稱先生壽六十有質人質庵公
亦八十餘矣先生之內子倩周君[illegible]爲先生稱千
秋觴則介其弟抑以詞屬壬子[illegible]曰而不聞莊生
之言耶冥靈之春秋千歲大椿之春秋各八千歲今

先生方六十耳子謂壽而觴與周君曰唯唯余曰然
先生何以能壽周君曰先生代不乏簪纓先生雖小
不得志於司命然起家從事不媿祖武異夫老于布
衣耄毛無白見者先生以是壽乎曰先生位不配德
且先生豈以一官明得意者壽不在是曰先生爲吏
潔廉不問其家營以此移滇先生漸不往惟與二三
鄉先生日婦隱林木之場官一切塵鞅不胃諸處先
生之神完矣殆以是壽乎曰在之至人不以天下易
吾生先生誠得其解然殆有進是者曰先生爲人仁
急人之困保予已貲不中中豪而爲德倍之吾聞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此先生所以壽乎曰是誠可以得
天然而非先生之心也曰先生抉成吏之技而不竟
其施先生有子能成其志以恢揚中丞公之休烈中
丞者先生之高王父也先生以是壽乎曰子弟誠與
人事然先生不專以有子爲樂也曰先生生六十年
矣而尊人質庵公[illegible]壽尚無恙先生方日以鮮擊肥
手七箸而進質庵公質庵公怡然曰吾老不意逮爾
之孝養吾偭爾壽昔我爾子孝養爾若爾此子東氏

所稱君子一樂而先生得之先生以是壽乎曰至矣
此真先生所以壽矣夫以恬以愉長生可須而太[illegible]
可恬愉者孰踰於覲之逮事乎上有質庵公先生克
以有今日矣且十先生之爲冥靈大椿者在是先生
不睹老萊氏乎行年七十而猶得爲兒啼以娛其親
後皆聞其不老至今傳之列仙家先生其後身哉周
君以壬子爲知先生請遂次其語爲先生壽

賀楊母許太孺人榮壽序

許太孺人者侍御中峰楊君之母也侍御君弱冠失

怡迎太孺人養于京壽屆六袠會 聖天子建元儲
布德中外寵膺令典煌煌乎榮哉諸與侍御君爲同
年進士又同登御史臺者咸欲介余 言以表 殊
眷侍御君辭曰母氏歷春秋方六十家人劬欲觴之
母氏揮手令止謝以煩諸君耶余應之曰達人言壽
不以齒顧名永弗永爲名足以永壽斯爲上即名弗
彰雖期頤而進之祇爲長世物已第名之傳有二有
身樹勛業垂于古而不磨者有有所託而後傳者托
而傳與身自樹立者等皆壽之所可貴也太孺人出

自名族作嬪良士通大義達官理竟能刑家勅子翻
烈有聲蓋條山河水之秀實鍾之婦德母儀昭灼閫
內流聞于外蒲人久知楊氏有令母姑無容屈指數
余獨覘侍御君之爲子與其所以爲令而太孺人之
賢益有以徵其大焉侍御君才雄而氣平外慷朗而
中誠慤究其所蘊誠有滄海難爲深雲漢難爲高者
侍御君子爲賢子也乃太孺人之教哉初舉進士試
吏成安不三年政通人和雖古循良不能過天曹廉
其治行爲當時最奏 簡召拜今官侍御君爲今賢

令也乃太孺人之所貽哉夫能使其子爲賢子而又
能使爲賢令渥澤芳聲由家逌國此之謂毋豈止閫
閣者流將與齊姜曹媛相頡頏而名斯可永謂有所
托而傳者非耶侍御君行且持節按四方周遊台鼎
敭歷滋久勞勩滋深太孺人之名抑將傳播靡已余
聞天道遠人道邇人定則天可勝太孺人之賢有是
由今齒介繁禧爲百歲又若券授[illegible]無而無忒爽者
侍御君其何辭于是同遊之士舉手厝侍御君曰王
子言良是請于是日潔若堂奉太孺人以冠帔升[illegible]

兩持觴旅拜祝無疆壽此在同年同遊者[illegible]
等也

賀大封君綦雲李年伯榮壽序

夫天有熙明炳明之運而吾人際之斯能大昌厥[illegible]
有敦龎渥固之氣而吾人鍾之斯能承介繁釐造物
者持此以鼓舞一世未嘗輕與以畀之人而人顧[illegible]
有獲焉豈偶然哉必其大受之器足以仰當隆眷而
後造物斯無所愛也已太史李見亭氏余所同年進
者也則視其嚴君綦雲蓋父行矣綦雲伯以太史君

[illegible]清廟　封典又春秋高且强造物所靨得且
[illegible]擁增興矣然豈知獲此有道哉今世[illegible]少文條
理在內發承奕世詩書之教肆力究[illegible]既知[illegible]就則
傭已好飾出入於煙霞水石間邈至微[illegible]以雕琱亂
人亦間有纖悉微訴以及之藹然溫溫長者之風造
物所以嗇伯者不已厚乎歲甲子余與太史君同領
鄉書故往從之遊則色沖心虛世慮都融若不知子
舉于鄉已計偕北上太史君又同舉南宮　廷對名
第二授館職而余出知清江假道於嘉嘉士民喃喃

相顧曰李太史聯登上第驟列清階家中以爲清[illegible]
而翁茹苦食貧無幾微見眉宇若不知子之擧春官
史太史也獨者　皇上龍德御天覃恩無際布推首
講幄臣伯遂得拜冠服品第如子間嘗展梓宅過茸
城無間夾夫女子咸歡然侈談之謂吾郡隆貴家襲
固憑力藉氣倘一得志即衣冠車馬美好堅良進退
容與僕從妓罷習爲故常若翁持以退避矯以靚素
栗栗傴僂謙退似不勝若不知　寵榮之在躬也夫
起家儒素旋都顯赫舉于鄉不爲動舉於春官爲太

史不爲動身被[illegible]數不爲動此其中必有非常涵蓄
加人遠甚者太史公由金馬超踐端揆步夔龍之武
樹伊傅周召之業固知伯之不移其所與今日等庸
非大受之器足以仰當隆眷者耶然則熙明炳朗之
運以大呂厥徵通致龐握固之氣以永介繁發造物
者誠若縱之在我者實有致之而又安所詫異乎太
史君不逮將毋言及數淡然淚其純孝如此而今渝
渥所及二親並受誥非人子至快哉同鄉觴者數千
輩屬余言以張之余謂伯之美什百多難不能盡載

此獨舉其鉅以風吾鄉可也李雲門世模自[illegible]
伯之先大夫可雲始號曰慕雲誌念先且無忘故里
爾

賀瞿孺人七十序

王子曰夫閨閫之英不難于節乎哉然爲文姬易爲
共姜難爲令女又難若斷機之慈卓哉千古益未易
言矣何則彼所謂決慷慨於須臾者不過殉烈一時
未若送往事存雖閒關百折而不回者也余嘗持此
上下古今節烈而觀於瞿孺人即斷機奚讓焉孺人

名家子其事黃先生　爲繇室當爲繇室時姚乎一
季女耳未幾而安仁之寡賦矣孺人泣謂吾即不難
爲文姬以身從夫子如藐焉諸孤何子是寵安既具
撫諸遺孤如撫其女曰俱夫子出也勿令異時議我
愛燕后遂賢於其安仁焉孺人俾其二女而諸孤皆
非所鞠云至所以督課諸孤則又不純任慈焉而考
德問業佯爲收管而苛於煢煢孺人爲收雖子夜哉
而猶以機杼佐諸孤讀諸孤之視其繼不啻肯瘠之
在前也用是諸孤皆服視之忘黃先生在子炎以文

學有聲諸生間乃者志邑乘爲操班管而諸季亦斌
斌質有其文此詎非孺人烈與有如襄者孺人泉壤
如飴即無愧文姬而不三舍斷機之慈乎或曰然則
孺人當旌哉余曰然　聖主欲崇一二貞姑以風部
屋之婦將不遑文姬而況如斷機之慈者孺人固旌
哉然余又有說焉昔符秦之世韋母宋氏年踰八十
以通周官號爲宣文君就宋家置講堂立生員百二
十人隔絳紗幔受業余聞孺人熟于其書喜爲子弟
講說孺人之師於家與韋母之師於國又何異焉
異日倘以其事上聞何知不就孺人家置講堂乎孺
人設帨之辰劉甥爲索贈言故序其大者如此乃其
刺繡米鹽之工與佐吳將起家事則其小者又何贅
哉

壽歸太恭人暨長公叅伯明府序

歲庚戌仲夏七日爲予告叅伯張公六袠懸弧節又
數日而爲其母歸太恭人八袠設帨之辰夫叅伯之
壽與太恭人會異矣而兩誕辰同值朱明嘉候則異
之異者也諸姻友欲先觴叅伯而以次舉太恭人觴

叅伯謝不敢當曰禮親在不稱老吾母春秋高[illegible]
帥兒孫舞彩弄雛敢以犬馬齒累下執事於是[illegible]
澄永山公走書幣徵予言並觴於嘐城之私第余[illegible]
太恭人爲予中表妹而余女孫又爲叅伯長婦知叅
伯之世者莫余若惡敢以不文辭因聊述其致壽之
由蓋叅伯之王父曰守齋公而仰其歸公則叅伯之
外王父太恭人之父也並皆以敦德懿行表於里中
里中所稱陳太丘也者而其子春秋又皆踰耄望期
則所以開壽之基也將大夫東郊公樸茂孝友不以

貴倨先人太恭人性賢明知大義恪遵贈大夫遺言事兩尊人以禮待諸姑伯叔暨臧獲以寬馭馭獨行足爲内矩仰少公晩年舉子與太恭人子之年埒於巳出次子早世則又撫課孤孫知課孫伯今二孤皆裒然膠庠駸駸將策足天衢人知爲孫伯將勞之功不知太恭人所托以報二尊人也太恭人雖以子貴念贈大夫不得同御鮮好時腴脆猶屢屢輟食故素則所以培壽之源也孫伯少有至性自誦讀外目不覩非禮事弱冠能文意不可一世庚辰成進士筮郎

署禁獄兩浙一稟憲書行獨意絶不爲旁阿骩骳遂以資望出守建昌才諝大著自是分臬分藩所向聲烈彰聞而孫伯執處甚下不以能蓋其曹耦故上下咸切倚重而又不以高堂一日養易三旌之位毅然疏請歸侍今人一被金紫輒牢繫不可解脫幾有能爲慈親故拂衣者而孫伯謝紼紫若脫屣無少顧滯隨之暇灌園課孫絶不與戶外事日吾以有餘不盡遺後昆則所以濬壽之流也夫壽亦可倫視倖致也有抑必揚有沖必盈天之數也亦壽之道也二尊人之所以開先者若此太恭人與孫伯之所以培之濬之者又若此齯齒在堂班白在侍神既全福萃於一室太夫人之享無量壽固將以人事卜之若孫伯耽幽玩寂恭貞保合養毅龐醇固之休以需東山大召出爲蒼生柄梧作　聖天子八柱崇長之治則又在旦暮間而壽又不足言也矧今子姓曾玄繩繩濟濟若仁麟儀鳳並起而爲世瑞則造物之所以酬世德者又不專在於嬰壽將令食報於無窮矣請書之以爲左券

奉壽誥封吳太恭人徐太君八袠序

自古稱母德者莫備於詩頌稷禼則曰姜嫄有娀頌文武則曰太任太姒是皆發祥肇祉爲母道履端而頌母壽則僅見于閟宮之什蓋母壽若斯之難哉歷千百禩而後見於唐與徐太君蓋不佞所覩於中丞治狀而知太君之賢與其所以壽也中丞起家庚辰進士爲吾郡司理約己厲下不尚赫奕而奸止息流元元蒙福越五載擢度支郎以仁心撫恤不平無何　王上復再試於皖城聲績愈著遂超陟卿

佐歷銀臺門寺尋大中丞所居非一官所歇歷非一
地要皆崇功茂烈傾動耳目雖龍見豹變大人作睹
然乎而揆厥所自太君貽穀可勝紀哉然太君以
勤示而中丞奉之益鮮招結纖濫究太君以儉示
而中丞奉之益謹後不敢盈溢僭太君以恭示而中
丞奉之小心太法史畏神明太君以慈示而中丞奉
之煦保呵護出入什以及樹施秉鉞無一不可愛太
君懿教故天下德中丞因德中丞之所出而太君遂
爲徐氏姜嫄有娀任姒矣是天爲斯民而啓中丞復

爲中丞而先太君太君之獨厚于天者豈偶然哉明
丞撫吳之明年月屆孟陬爲太君設帨辰且稱八十
昔閟宮之頌魯僖公也獨以壽母偕諸聲歌而一曰宜
大夫庶士再曰爲民是若乃中丞作鎮未幾孜孜詢
民疾苦首舉均田平役大政諸所興革輪輪井井次
第畢舉且欲挽回上古淳風以垂千百年永利且以
其事聞之　闕下大司農趣其議覆奏報可因著爲
令於是縉紳士類洗心祓志窮簷下里靡弗謳吟稱
快此與閟宮所稱曰宜曰若何少遜焉夫太君所以

畀于天者若是之而宜其家中丞以其宜于家者率之
而暢于政事天下益信太君之有子中丞之有母母
儀臣勞並明宇內毋亦曰其宜與若皆象之壽母乎
由斯以往因知太君之志意日益愉快精神日益矯
健天錫純嘏又悉符以奉常壽母閟測之哉昔宋趙
康靖公以母郡太君八十有二願乞　封上嘉其孝
詔以爲例張文定公方升平章事　母八十餘封
晉國侯賜存問朝士傳爲一代奇遇今中丞班聯三
事以栢臺爲萱氾以豸黼爲彩服以熊轓爲魚軒以

蒼生粒食爲井臼行且應枚卜而調鹽梅其榮寵視
趙張二公更不翅倍之矣命其孫進上君受中丞指
拮據奉卮而南戲彩庭下諸鄉大夫脩余文爲
賀余媿老也不能文第聞龍川城有黃中冬花開三
彩結實几彩王母惜之過于嶠抵方朔亦未能以遺
漢武今太君抱黃中之德提海中丞造福東吳非此
何以服稱頌從吉焉使者覽之以從諸賢孫之後祝
太君無疆壽并以塞諸鄉大夫之請

壽陸母蔡淑人七袠序

萬曆歲在庚戌同年陸大參敬齋公元配沈淑人壽
七十三月之望實惟帨辰一時親賓其咸稱觴爲慶
而徵言於余以余與大參同僚且以史同聚刻知淑人之後
選入御史亦同侍繡帳已余從楚臬陞中大參亦以
江藩得謝里居相望又同洛社者數年蓋生平但企
慕蹤跡相鄰然未有若大參之與余則知淑人之賢
宜莫余若也初亂以不文辭淑人之異歲族子撰閫
範所從來得其實焉公夙擅人倫鑒大參于是乃稱
中以淑人字焉而歸之副室時封公沈公一意督

博士家言不事生產作業家用中落淑人捐簪珥屬
奉二尊人大得懽心大參未弱冠名大噪郡中賢豪
樂與之游淑人傾囊佐費靡不喜事稱辦婦德由此
益著既成進士數歷中外儆戒相成以賢弘郡不愧
雞鳴絺綌之詠大參艱嗣舉子淑人恒進賢媛之宜子
者且不難以身下之果獲丈夫子四字之成皆已出
綺有小星授衾之風舅氏見背大參行役四方淑人
承事老姑左極孝謹迨大參見背四子俱未成立淑
人煢然一身辦治喪葬靡不如禮尤可異者晚近風

湖閫閱世家恒以奢靡著淑人稱未亡人近二十六年
而大參圖史如新棐几若沐堂構不改舊觀蓋以婦
道而兼父道至天植儉素雖貴顯猶然攻苦食淡不
忘挽鹿車時于姓化之恪守尺寸則又以道妙而進
之師道即彤管所稱女史所列例可多見哉異日者
四君以三錫之光彰三遷之教是淑人所未盡於大
參者盡獲於四君四君不及效之大參者倂效之淑
人成大參之志者四君相四君之成者淑人天之所
以壽淑人者意在斯乎余又思之壽者受也造物無

常惟其所受泰華壽矣而其受也以鎮定河海壽矣
而其受也以容納淑人之朗節獨行與泰華河海並
其崇深由此自耄介則僊僊乎長生久視綿延不可
計量是又以淑人之素卜之也若夫金母麻姑靈桃
青鳥事涉虛誕不足爲淑人壽余又何以稱焉

壽都鹺使白齋陸公七袠序

公起家戊辰進士初試爲清曹長遷司空郎累官兩
浙都使遂懸其車時公春秋僅六十耳余初與公同
舉於鄉幸前公三年登仕籍然以拙宦又前公十年

而歸歸可十餘年而公亦謝事因相與懸香山之社
社中凡五六輩惟犬馬齒則視公加五旬而公之鬚
髮君赤須顏面若昔容貌獨有得而其術又非熊鳥
服咽如象外者流余幸斯夕侍公妄意積有歲月因
知內養性靈而外攝萬緣者公之術也夫性靈何物
總之在已已而外一切可喜可愕可樂可戚俱與已
涉非與已來者今皆擾擾於所以涉故得則熙熙焉
汩其中餘不得則頃頃焉使其平粹而不知神珠固
在已肘腋間苟其覺悟未有不悔罔象之為失者則

公之謂矣余嘗觀公之所以自號者而知公之所以
涉世因公之所以涉世者而知公之所以養生公以
自名其齋而因以自號夫自者已也公惟求諸自
故束髮從遊陸沉吾道之中而公不自名自作惡吾
自得之吾求吾志耳數歷中外凡可三十年而獨行
一意雖上官亦不可其顏色曰余何為金人它人
為冶在日守吾常耳所至有能聲頌神倍歎交游籍
籍然且於賢人之間而公不自功曰吾自盡吾職
耳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歸人以為未足究公之施未
能忘情於公而因以疑公之歸公曰吾自不能與世
浮沉耳歸而杜門掃軌左圖右史秩乎蕭然而公不
以為疲曰吾自適吾適耳造化不仁至役公以所不
堪殘命公所至愛人為公欲問天而公不役其度曰
我我曰若耳夫言境則盡乎得失矣言情則盡乎忻
戚矣而公之自不以境役不以情遷是真能養性靈
而掃萬緣者言之道也倘公有一不出於自則凌而
假天下之可喜可樂者為公之輪又凌而假天下之
可愕可哀者為公之馬日馳驟於胸中精神未有不

漂越者也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避虎兕得失欣
戚公之虎兕也公皆不避公之得於自者深耳公今
春秋七十矣守其自之說而不移雖與天地同長久
可也昔思文作因危丁之言得養生焉公今得其術
於自余又得其術於公是不止自壽且以壽人又不
止壽人且以壽天下矣

送孫管孺人七十序

自古閨中之秀以婦德顯者有無怨數自況然堤之
所之與不能有嘯而無排吹階老矣而之遠勝之賢

或逮勝矣而抱終風之慨故孟母以斷織流芳非不
爲女林標亦然第以斷織成名則其所以爲母者不
亦難斯乎碩人之詩備行其德而歪以蕪無矢音則
其所以爲婦者亦酸負矣訟息短鶴長斷造物故以
全術人而人亦不得妄冀於天者適吳母則獨收其
全母少婉孌有倍年之偕竊食而婦於吳君而廟見
無不宜母也者既總[illegible]而[illegible]日賴蒸網及雞豚無
不井然上白尚辛[illegible]不秩然家之人益無
不宜母也者凡所稱吳八婦可四十餘年而輿兩郎

君仲君以才遊太學與天下賢儁交長君亦彬彬儒
有其文欲倂尚書虎爪版而斷織之教母亦不少所
稱爲吳氏母者又可十年有碩人之德而鮮其終風
收斷織之功而忘其孤寡天所謂斬諸人適獨厚諸
母者也此何以稱焉或以爲吳氏有世德於吳隱
君乎而脩布衣之行爲閭里師率天生母以啓吳凡
所謂厚母乃所以厚吳也然母實具婦德云即今年
七十矣而米鹽絲枲母猶與閭日自吾爲吳氏婦勛
勛勤勸靡室勞矣雖今之[illegible]嘉足以甘食雍雍[illegible]啟

獲之餘見子背衣冠而招提幸不爲後人然何敢第
談曰年在桑榆日惟含飴弄孫而若罔聞知吾何能
一日忘新婦時也此殆所謂已甯而能儉婦爲吳氏
婦而天之所以厚母者與母閱世既高其[illegible]日加
北堂下有乳姑之婦然未聞母曰我嘻然懿德也步
履生塵不知其老爲何物由此以覩母於[illegible]何有
哉母家近細林今月六日爲母誕悅之辰里中某某
徵言爲青烏余嘗屏居山中稍稍知母一二遂探而
授諸副墨之子俾爲母壽

壽周太君七十序

余世居海上海上春申浦以東多甲族而汝南太原
兩家蔚然代興並若華閥故繼愚周公以素封委會
於王氏若周之尹姑皆之王謝其門第禮法相頡頏
不[illegible]冰玉輝映已也繼愚公[illegible]戍有丈夫子七
可方高陽所[illegible]悲女二可方班昭道韞俱太君所拮
据字育以臻成立者也居恒嘗手一經誡諸子曰汝
母不獲隨汝父于九京以有汝等在昔柳仲郢陶士
行咸藉母成名汝等攻苦嗜學使吾爲韓湛兩母幸

依習事所不可概義形于色性好施于意氣相當挪
千金散徒夾他如突煙寒者急難而無以自解者俱
視公如府而公又一一緩急之門下食客幾乎原之
半又人人令得所欲計公日費千緡歲費
益不可計矣然又無他子姓佐之惟自部署頃公嘗
呼平頭計曰某所產若干可供諸客某所產若干可
供諸請往者某爲人僉皆給緊然莫肯出半菽
相餉公於東西關獨日爲粥瘠之所費廩不下數千
活饑民萬萬事聞　水明賜書拜光祿丞更敕賜旌

作錢監棹楔於新第今公徙居焉此不亦寵異之甚
歟華亭賦甲諸郡役亦如之往往朝受命而夕報罷
公獨心憐適分鄉置產若干以授役者役者各以所
充賦次第兀給蓋其產幾十萬事達而大中丞朱公
朱公蓋心嘉之欲以　上聞嗟乎夫人有一錢猶之
汗出至視宗族子姓不厭照意而猶非手不與者
公獨貸爲佐給喜爲解饑爲粟而役爲出此之爲德
抑何鉅哉或曰公性自喜其鄉公佐第亦皆敞洞達
酷似公爲人所治園池置祠紆曲入者欲迷以公之

才人皆使領百貨小者當之一郡當必有可觀且然
生靈造無窮福今以其經營辦理者使見之于居第
附池而以其所福天下者俾施之於一梓里是何足
究公余則謂是遂不大乎使之門仁義作仁義在公
何論乎東城又何論乎天下一鄉哉夫久大一耳公
所授里人產傳之世世是福在世世福於天下與福
于世世又何異乎或曰然則公年亦如是永矣遂詮
次其語佐公觴

壽封公圖南顧先生七袠序

圖南顧先生與余爲微時交方其少年盛氣甞聲黌
校爲諸士與長余之弟若姪若甥若諸兒皆從受易
先生橫經講授如群飲于河各充其所欲余本下走
才幸先一日成進士先生以荊和之璞長抱中山神
情委蛇汪汪難量至逕逮爲戊一切委之造物軒然
自得也余昔遭內艱歸故里先生猶在師席相與商
略古今燈下說平生假吟咏爲觴政意甚狎也頃之
兩郎君踵相躡爲鉅儒伯也唱鹿鳴仲也旋吹太
學延津劍氣兩兩射斗間以先生宿老着戰豈不能

扼虎命中擲丸一第哉顧自解曰物有至人有歸大
化有舒卷與其浮沉研席爭逐於蜉蝣之天地為小
兒玩戲毋若息肩於𣎴死弛其不可必得之幻泡以
適其無拘限之委和即此較彼其得失孰少多哉適
奉　聖朝例起家為儒官進賢倘带儼然一命之榮
而優游勝之時方巳巾者與結社彷彿香山陶然與
開雲化日同其暢適無過一住勝慨擬伯儷仰其中
不曾獲高官豐禄蓋庶幾伯倫徵士之致至庭芝之玉
樹交柯競秀各奉詩書仗履為膝下歡則又陶劉之

所未甚慊志者也今行年且七十精益顯神益王編
惟往與先生同事相狀究猶旦暮夫亦隆施於壯盼
而厚發於遲暮以山原林麓之幽素坊綺紈鍾鼓之
繁喧其趣滋其意遂其天余先生之養昔已定之矣
大年遐齡不于此卜哉余兒思思思義思孝甥劉永
祚數十輩偕往升先生之堂因書此以侑觴

壽楊守趙鳳宇先生七袠序

始余之讀於嘗文也嘗從先生後云先生故長余一
歲余恒兄事先生情甚暱已與先生後先釋仕鞅踪
跡始落落余不佞歲在丙戌蒙　上恩獲歸田間可
十餘年而先生亦用二千石秩謝事歸歸之年先生
壽七十矣其名愛先生者則謂達人不忍以天下之
貴易其尊生之心先生之輕去金紫是殆以子之術
也其名惜先生者則謂先生之神[illegible]先生之用未
盡試願家以為[illegible]以一路之[illegible]以際其施而
今竟懸其車嗚假湖山間[illegible]其如蒼
生何余以為皆非知先生者也[illegible]不盡用者
是以不盡用為自壽也謂先生必盡[illegible]者是以必盡

用為天下壽也不知先生不競用而匪止愛其身與
盡用而亦匪止愛天下余嘗知之矣先生一再居丞
明兩試為吏所至人蒙其福先生亦自愉快以為庶
不負吾學是天下之恬愉亦先生之恬愉也暨先生
之歸其精神若與天下不相關而為德於己能使風
俗若自薄而厚人情若自澆而淳是先生之恬愉亦
天下之恬愉也蓋先生以天下為介劇以轉移世道
為導引不必自壽亦不必不自壽若第以用不用窺
先生又何以為先生哉或曰然則今宇北多故儻思

得老成人一旦以諸愉迎先生先生肯爲强起乎余應之曰先生固不必自爵者昔師尚父以八十而建鷹揚之烈粥熊以九十而爲文王師先生視二公尚在季孟之間其行事豈後於二公先生其往矣然此固先生所能而非先生之心也先是滄公承山瞿公擬以先生攬揆之辰獻千秋觴而授簡不佞圻曰子嘗有一言以佐洗濊余推二公之年與先生同而其所以能長年者亦在用世與不用世之間與先生又同故表章其說以復二公二公行且持以壽先生

矣儀滄當於裏得無曰敬舉君之觴乎

贈理問瞿養誠暨配陸孺人偕壽序

瞿君養誠起家閩游司李佐守西江之寧州所至有能稱當其司理時有林甲者以冤繫廿載歷數政莫之決君並訊川之其人德君甚曰囚幾盆之餘自謂必不免望天今使君實生我我何以報使君顧使君無忘于秋矣君性孝友多大節雅好施予有壯而不能娶者待君以室而炊而待君火者又若而人化而待君掩者又若而人人加額曰安得有瞿君者爾君千秋常綫忘我也里有趙滿久淤無以資灌溉君倡義濬之所溉田無算有貧而棄其産於君者貧甚其君心憐之遂折券蓋且三矣故貧溉者曰瞿君我自公耳折券者曰瞿君即我蘇仁山耳頌君千秋常我溉我私也任吏氏曰瞿君之千秋也宜哉瘁生家之言曰毋散爾神毋搖爾精以保長生故能爲倉廚一切桃中之術皆所以養其生以庶幾乎上年者然壽止於一身即倡浮屠而文洪其猶之殤子耳今君仁心爲質而令寃者生壯者室炊者火化者掩耕者

溉貧者田而其配陸孺人又能脫簪解珮以成君之志是不徒養一身而且養千萬人千萬人之壽皆君壽也瞿君之千秋也宜哉且君所謂以胞與爲懷爲以施濟爲倉廚者也不延而年乃爲大年何論于秋雖與天地同長久可也或者以爲東海之上十洲三島在焉其間有金闕玉田然以余觀君廣居爲居而青庭玉樹森然齊列即金闕玉田在君家耳今君春秋七十孺人六十杖履俱無恙每四時金谷之會子姓御以從朱衣白髮列者不知其非神仙也則雖浮

在洪厓又何以辭之夏六月為君夫婦弧帨之期於
學唐君先明俾余言代觴故為書其大都而俟他年
吏為君書非熊之事

壽分水令汾州唐公七袠序

歲在甲子不佞浙與公同舉於鄉余時三十有五公
二十有七昔所歲月犬馬之齒不覺幾耋公亦老而
傳矣仲冬八日時維長至適公懸弧之辰邑中諸縉
紳先生欲以言侑千秋觴而屬筆不佞圻圻與公同
舉兒子又與公之伯子為兒女姻即非諸縉紳先達

言能無一言之祝乎則請以天人之際論其餘事縉紳
類達達見於揚詩而備賞與善又雜見於盲史廣令
縣斯以譚則凡富貴福澤與夫子孫壽考皆天之所
以報施善人者也而以積善聞於海上有出公右者
乎海上俗淌一時競侈門廣田宅美輿服收召豪傑
魚肉里下公自甲子起家至今投簪已四十餘年公
之伯子又起家丙午矣而不治一椽南山一頃且都
傳之子錢家夏一葛冬一裘出一竹輿子僅見數輩
歷奉傳呼人若不知所謂唐明府者此其小者也公
自少至老竟不知城府人有紿公者公直笑受之不
怒竟其情床頭常蕭然一以緩急抵未嘗以無為解
此猶其小者也公之為人太[illegible]遂不脫
虎口公丹水一戰[illegible]數[illegible]之[illegible]即
令諸季俱從[illegible]安於上[illegible]而公友
不自知[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先都
事與先太學公之[illegible]不肯[illegible]何能為
嗟嗟此何異乾始以美利利天下[illegible]所利者哉
此猶其小者也公始奉　命倅長興[illegible]與上相授

士不約束而化即有貧者多謝絕其羔雁暨令分水
一意與民蘇息其治大都如何君之去後見思管子
稱為善於家不若為善於里而公且為善於邑宜天
之貴公而又貴公之子至子之子復負雕龍繡虎聲
稱蓋天人之際若是其不爽也然或猶謂似有所未
盡不知天之報施豈以一途限耶倫於此者必豐於
彼仲尼謂仁者壽余未暇論仁即以有餘不足之道
論知公百歲無疑也憶甲子之冬同公偕計行至齊
魯間適雙騂作楚勢既不能前而投牒之期又迫余

謂公幸努力往矣無煩顧不佞公曰即君不進余亦南轅耳余奉公書勉爲公先驅遂偕胄南宮公之篤於友類如此今年俱老尚徙獨公杜門歸輓不得嘗問齒牙餘論海上多耆碩倘公從此結香山勝會不佞雖老病請奉杖履以從因漆寄之舉而併及之

壽唐母金孺人六十序

上海故御史大夫　唐先生嘗顯於嘉隆之際有子曰自平用御史大夫侍御任爲胄子胄子之母曰金孺人初御史大夫未有子既晚而舉胄君大夫蓋極

濡焉孺人獨若有感者時大夫方負茲孺人竟以是爲念耳無何而大夫果謝賓客中外姻黨皆私相講曰彩顧見之爲業沉沉者何不先十年舉先十年舉即未勝冠帶用乃公貴貴顯矣今即有功令在誰爲請之者則又以謂孺人曰是當請之者邪惜乎孺人之爲人毋是未易毋耳而孺人竟能毋之小時即抗胄君以法既長而益督誨之雖杯盞從橫間輒使使立呼之矣以故胄君嚴事孺人業日富有聲華大噪孺人乃念兒如是足以不廢若父所撤手函蓋大夫皆手書其上下以授孺人孺人至是出其書拜疏以功令請　天子讀其書曰是有功於制詔矣功氏亟尋之如功令上之曰立孤之事不難乎哉程嬰公孫杵臼非但世所稱烈丈夫乎惓惓一孤卒全趙氏婺之程嬰則非閨閣之所能辦亦明矣乃若孺人之於胄君抑何能爲烈丈夫之所難也毋論上疏用考功令成其子以無廢大夫所授手函之爲難即撫胄君自始以至今後先幾三十年其勤勞亦多也嗟乎有言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方大夫提胄君

而屬諸孺人僅孩抱中物耳無論微孺人即孺人姑以爲此藐焉不可知者而惟胄君之所欲何能令胄君之視孺人不知其非爲御史大夫也又不然而峭塹之勢稍異如所謂儆羊可牧其上又何能令識獲人人視胄君如御史大夫時也文學君曰孺人故自有母才云方御史大夫之謝賓客孺人無一赤亦羸也門不膴求衍悉自机杼中出矣親自食淡而日膳舉此不見不鮮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孺人固見其大者乎文學君又爲余言孺人有異稟即喜怒不易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七

序

引

傳

王侍御類稿卷之七

太原王折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壽太僕殷所金公六袠序

語云人心關於世道以余觀之獨世道乎哉夫年亦係之矣故至德之世淳樸不散人懷嬰兒之心至與彭籛爭算馴至叔季澆漓詐僞習人遂變而年亦遞卑漢陰丈人之言曰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而何問年乎若太僕公

者因淳樸不散所謂懷嬰兒之心者也公爲諸生時背擁皐比課弟子或不給於夕然公處之自如不以機營家也既第進士歷中外曳金紫坐重較稱尊顯矣然皆以靜實得之不以機營官也既遷太僕即歸歸而坐一室披父有家閒與故所善弈棋把盞有勸觴者公笑曰若視我於諸生時何如而猶戀戀一官爲夫世固有以終南爲捷徑者公獨不以機營進也處已恬澹寂寞不知世間有美好事內不以機營已與人直披心腹視人皆如無愫葛天而外不以機營人機心則純白備純白備則神生定神生定而壽且考矣醉者墜車雖疾不殊何者以其酒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況得全於天乎公今甫六十不出此而七十八十以至期頤壽公之人太古之人故公之壽亦其適然之壽此理之可必者乃公顧謝不敢曰吾安敢如君言吾惟任吾天耳夫惟任其天而益能完其天也余不佞敢承教於公然猶恐海鷗有不下之色以此愧公故於公壽序公之所以爲人以備觴公得無以不佞之言爲知己之言稱一觴乎

賀懷梅錢君六袠序

夫壽考之道稱於詩書其來尚矣迨我　熙朝有鄉飲之典以崇德行求其冠帶之賜以尚齒所以尊高年者何其隆重顯異哉吾鄉懷梅錢君邑所稱樸茂老成人也少務勤苦起家日壯而老歷試盤錯紓攘屹然不爲動鄉人以此多之昔日樹是歲清和七日爲君懸弧辰甲周姻婭數十輩將奉觴稱賀先期乞言於余以爲壽余謂富壽康寧皆造化所以厚吾人者而獨於壽考則若有所甚愛而不輕畀此何以故

蓋吾人必有所稟粹美之質而天始以敷穠純固之
而不慼之是謂德厚祚隆而吾德有炳然有此也君幼
失所怙事母孝孝雖不復側名縉紳而野處林棲期
足自適言不尚深飾行不論詭表與裏兒處且有吟
域不爲戲狎且得天地所和粹美之氣居多故其體
氣貌且精純固春秋歷八十而神愈王如少壯時非
天心所獨厚哉昔丹溪有言仍乎有爲人良謹外絕
無他者有道士見之曰此仙錄中人引至金華山石
室中風馭實臥見得長生久視之術易名爲赤松子

君之樸茂老成不當與初平相伯仲耶安知異日不
有偓佺容成輩授以清修之醴沆瀣之種今君壽
如初平耶副此而登賓筵廟　朝廷東苑召飲之榮
又不可燭照數計耶詩稱壽考維祺書稱天壽平格
皆本其作德自躬者頌之而余之所以壽君亦謂君
之素履足以動天非漠漠乎不可必之數也賀客唯
唯以爲然遂請書之以侑觴

賀文學晉陽唐先生七十壽序

晉陽唐先生與余比屋而居聲欬相聞知先生甚習
先生歷春秋七十所矣而其興不減少壯時昔魏擊
稱徐君房年隨情少先生殆似之先生玩世如簡兮
之詩人諧謔如郭舍人東方曼倩里中居人採雜錯
處先生由由與偕工與言工商與言商人人得其懽
心而雅好從兒童游先生一出爭挽其裾從先生索
果餌先生一一應之不少靳以故人人皆知有唐先
生如洛中之於司馬君實邵端明云先生少穎異甫
期歲即能辨四方百試之百不失七歲工屬文逮
有所語焉髫補博士弟子員時先生年少負盛名意

氣勃發視一第可芥拾而竟偃蹇宮墻可四十年矣
生自循其髮笑曰頭顱如許堪復著天淫與新進者
少旅進旅退於廣文先生之前即廣文先生不[illegible]
以爲難朋恣恣乎哉已矣我以任吾子矣先生之子
四其三皆已遊鄉校擢綿虎之名先生既謝去故所
服青衿而課其子益力又以餘教及其孫亦補弟子
高等先生曰此不足爲唐氏賜詒哉而先生則更託
於泰越人以針濟世之心凡經先生診視無不立起
而又不責其報且弟以爲德之九秋之奕耳又安

能如買豎覺留馬瓦蠅頭之利爲雅善音律嘗度爲新聲僕伶傳唱性不善飲酒而極喜與高陽徒侶倡酬終日夕不倦今年五月十有七日值先生懸弧辰客有謂余禮稱七十曰老今先生神明不衰飲啖步履如昔嘗必有異術如淮南鴻寶之就先生求之以爲吐故納新吻可乎余應之曰是殆先生之外而遺先生之內者也夫人內不足者始有待於外試言先生自幼至今其人無貴賤無不出由與偕有待於外者乎調宮商而協律呂有待於外者乎入乎儒旋出

乎儒有待於外者乎芝蘭玉樹蔭映庭除有待於外者乎無所待於外而其神完始壽且孳孳焉曰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其爲先生之術矣余竊視先生稍與而其與則不逮先生遠甚方欲買餘勇於先生適文學李君節之胄子林君仁甫謁余言將壽遂爲先生序其大都且并以諗先生曰此道倘可相授請以廣成之禮禮先生

壽述菴馬君六袠初度序

述菴馬君者乃先太宜人之猶子而舅氏雲君公之季子也於不佞爲外兄弟云馬氏自舅氏南塘翁以尚書教授諸生有聲於是以經術重於鄉里則君之世父也式以書不讐弃而之農君亦從諸兄弟受田且得田間之樂有二子君亦任之耕嘗謂吾不讀書不能使兒子弄筆墨名能文章誇耀鄉里俾兒子欺我我又欺人然亦不能使兒子鼓脣吻習詐僞操無形之戈矛以戕人但力田逢年衣食裁足鄉里稱善人於我足矣故君童而治田白首而不釋耒耜將以是世其家余笑謂君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盍繩祖武故君子謂馬氏之經術孫[illegible]治之箕裘於是君子之子從游之學然君[illegible]曰勿第以登人耳目不然人且以爲三寸枯管不如夾二耰鋤也君初贅里人楊氏已攜妻子歸稍築室闢旁畝蓋皆力本所獲也君爲人多質少文與人不欺嘗爲余經紀錢穀雖凌雜米鹽毫不自潤於兄弟友愛嘗爲伯兄償子錢家之逋親故以私謁者未嘗令以愧去司馬德操有云柰何以財物令人慚君蓋有司馬氏之風焉桂史氏曰語不云乎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使君少言絀跡不彬彬乎禮樂之士哉然猶滋
公有言禮若忠信之薄也其論至於欲絕聖弃智君
之不欲任其子學者倘亦猶能公意乎然即令君嫺
於禮又何至薄於忠信則吾於君生平決之矣而君
之子又復彖賢自耕穫之外竟不知所謂机械變
詐事以莫不日進君君有子君固曰使鄉里稱爲善
人其言信矣夫子曰仁者壽凡此皆壽道也即由是
而耋而耆至於期頤未足以盡君年何云六十六廿
者大法之始也今月十有七日爲君懸弧之辰欲得

余一言爲壽曰不可當吾世而失子言余思君不欲
行乖於言而沾沾以余一言爲重豈以余言有當於
君乎故遂叙其梗槩俾副墨之子書之以侑君千秋
觴

壽居遇橋八十序

余謂人所深願而不能驟得諸天即天亦若故慭之
而不能驟與諸人者莫如壽聞有人獲其願而天不
靳是焉則天與人亦皆相關何者壽本天授而人之
憂虞催迫恒必係之故世之人孰不欲富厚與夫嫡
之相保胤嗣之濟美也是三者交得則喜交失則怫
即富厚矣而不能必相保相保矣而不能必濟美固
將媮快其所得而悒鬱其所未得誠如是則外有所
撼內有所搖縱天有意乎厚之而人不能善承其如
天何若兼所有而兼無所憂余屢屢于遇橋翁君見
之君自大父父世居闈中爲闈人家故饒裕君脩業
而息之用以自衛視窮簷蔀屋之夫終日矻矻而尚
不免戚於其中者略不足[illegible]矣君春秋八十高矣配
朱碩人少君三歲肅雍然惟然白首殆百年如一

日不聞有賦寡而悽惻者君僅舉一子而賢曰西埜
君甫弱冠賈遊江淮間觀百物之所聚左挈其奇右
把其贏規十一以寬君于徐年而無忝乎負荷則君
之所謂憂虞催喜毫無可嬰君念也無可嬰君念則
神怡怡則益王由斯以觀君八十正未艾耳余又聞
君在鄉里好行其德與人交直提心腹未嘗陽可陰
不以此稱爲長者自幼而壯而耆且[illegible]不嘗一入
公府曰君子懷刑吾即未敢然亦安能玩視法紀扞
當世之文網以獲盩長吏而跼促如轅下駒也故年

彌高而德益懋德益懋而年益高矣異日者天子用
高年賜爵必從息君里第無疑也余不習君而君之
子西城君與家大人臬憲公遊則知君者當於西城
君也明歲庚寅十一月為君攬揆之辰而碩人之生
為八月初八日蓋齊眉云西城君以余嘗為其邑大
夫乞一言為壽因次序其語授西城君西城君行且
歸矣試舉余言為君祝當必為余言進一觴也

壽光祿丞榮川王君同配某孺人七袠序

榮川王君者晋之北絳聞家也君雖生長乎晋乃獨

羨子長之壯遊曰夫男子生不出閭閻也者安能
四方志哉遂走四方凡延望風采靡不欽德而傾心
非其人長者能令人人慕若一乎先生既善博士家
言為邑弟子員已復思曰夫走四方而獨不睹京邑
之鉅麗此何異自大其跡涔而忘為北海若也又何
取一鄉之士為因負笈遊北雍與天下豪俊考德問
業諸豪俊皆遜避謝無能當王先生者才名遂重
闕下矣時　天子方欲遵顯輸邊疆圖如卜式其人
以風示齊民君因奉例為光祿大官署署丞然非其
志也竟一旦起登樓之想命駕歸田日寄意清泉白
石間簪紱之榮若無介乎其念者而元配某孺人又
貞淑慈惠佐門內政具有典則以安君心故能長御
六氣而共享希齡非偶然也君有丈夫子九人咸倜
儻不群克濟世美雖古稱燕山之竇潁川之荀良不
多讓而伯子毅軒君以文學策名于朝蓋竇氏之白
眉而荀氏之慈明也毅軒挾策遊東吳吳中縉紳大
夫樂與之交稱觴者若遊北雍時云茲將西歸為二
尊人壽既各為詩為詞而姻友某某數十輩貳繪為

圖以贈之且乞余言識之上方以余知毅軒君雅
厚也

贈前峯汪君夫婦六十序

余觀世人曰富而子與子而才而年此四者人情未
嘗無兼致之欲然大都人情所願不止若語河漢而
要之能無憾於其願或不逮躋涉故有不幸不獲一
者矣即幸不長約能必烝庶之慶綽綽乎即又幸不
長約矣綽綽矣能必其必如仲謀必不如景升乎益
無論年矣乃若得全全且則獨于前峰汪君見之君

故新安人也新安之俗率操徵貴徵賤之術而以府
轉居君少遊吳中已遂家吳中化居有無轉轂齊纍
門下受計出子者恒數十人人皆相得于當盛而毋
常不歇即無論雄新安賕程鄭卓嗣之徒遇君君亦
未遑多遜當矣而君且持之若虛一屬負氣擲千金
如脫屣其貧而資與息于君者君又能盡令厭飽去
覷世纖嗇倪倪一錢刻之汗出者大相逕庭則又余
之所未及道者也而繞君者又有二人君爲貽謀君
之子爲燕翼不然即於程鄭卓嗣之貲援之於不可

知之人假令汪君如此樂乎有子矣而君又殷然余
貴廊而衣冠之彧均之中濟濟如也即不廢計然之
書乎而彬彬然潤以儒術兄弟皆雍容守矩矱無六
博蹴鞠鬬雞走狗諸少年之戲此與他人纖嗇作之
筧泥沙蕩之者何啻雲泥乎而才矣是三者皆無慚
于汪君而又夫無伴倩之戚婦鮮安仁之賦白首相
莊俱躋揖使君冠進賢與某孺人儼乎堂上子姓俱
儒衣冠羅列堂下以次上壽君夫婦隱觀之曰二老
人幸強飯以暗爾歲歲稱千秋觴則又何計千年哉

夫造物者若或一之憖諸人君獨以全收之君以全
收諸造物後以挹損承之則後之何涯更于君可卜
也玄月二日爲君夫婦孤悅之辰親君者皆稱觴諸戶
外而不可無余一言故即君之所脩者詩若干篇授
兒子思忠並持爲春酒之佑汪君張之堂覽而笑曰
王先生當頌哉則又當爲余言加一觴矣

壽鶴溪張公七十序

歲庚子望後一日爲鶴溪張公懸弧之辰春秋七旬
筋力步武勝十健少年縉紳鄉老繽紛稱觴于庭余

弟姪數十輩屬一言爲祝余女弟歸公實惟姻婭者
公者無如余其能以文辭公本名家子倜儻自負少
攻經生言英奇勃發輒然酒間倚矣既數奇不獲售
退而以舍人給事兩京然非其好也特以在事無怠
見器上官比考發部選得長侍選公復倜志就之其
地往來多年當事者慨壯其談公才而出衆操履不
群而勤慎過之故能迎送惟謹[illegible]宿不戒而辦
賓至無不噴噴才公前後[illegible]指使者[illegible]以大事輒
中肯綮將特加薦拔會有者齮齕公公夷然不屑曰

機深穽巧者且將望塵而避舍則茲山之鎮定也長
賦庀徒不激不隨供輸以時有司才之里閈德焉則
茲山之裕國也賑窮恤匱如在其身割腴贍族無間
疎戚差次咸適則茲山之利民也從弱訓後勑朴是
閑若不逞寒疲不暇憇有子濟美肅然聽命罔敢踰
越則茲山之倫序也夫是鎮定也者裕國也者利民
也者倫序也者九華得此爲一隅之鎮而隱君亦以
是係一鄉之望信哉峭拔孤特之士外之雖不偶於
俗內之實是全其天者也其天既全則心寘寘而無

所眩神怡怡而無所攖氣熙熙而無所戕由斯以登
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長生久視之道不在隱君
哉舍此而吐納呼吸鍊形服氣以竊附於采真之徒
曰吾能室宅清都吾誰欺乎是猶處培塿以卑
岱華曾不得與隱君之論次且久隱君之壽詎可量也
昔詩人之祝尊上而必曰如南山之壽如南山今諸君
欲舉觴以祈遐齡也無亦即余言以爲之庶其可以
代南山之祝乎

賀淞南姚公伉儷八袠序

淞南姚公者吳淞之隱君子也少以俠聞里中里中
有不平者輒之公廬公撫循爲剖曲直人皆服無
論直者德公即曲者亦自引咎夫昔吾家彥方能使
人望廬而返公其儔矣邑大夫嘗選人充里正公爲
里中大中正差次甲乙若持衡然雖親故弗可私即
以苞苴規免者公嚬曰大咤何汚乃公故人益以此
多公公性伉直不阿所稱豪長者公務凌之即不如
公及爲之下以故德者半忌者亦半嘗以詞爲忌者
所中公笑曰若欲與乃公角乎閉目瞢瞢而已決勝

於行馬之間奚蓋公胸中自具五兵云顧又特龍[illegible]
彼已也其嘗藉父兄富貴凌轢閭里而以干公公乘
念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柰何與較一日短長人各有
邂后耳乃陽行成而陰伺其瑕卒報會稽王子曰蕭
南郡有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由此
以觀人在行其志也公能平里中之不平則以不平
加公公輒自平之爲邑大夫報獄賦又平何不行其
志乎大而效於天下小而效於一鄉但之爲所欲爲
耳闘智智勝即忌者無以中公至度所不可輒又遂

逖游養晦彼其志固自有在也且惟大丈夫能自
爲詘信耳公來夫子一人孫人皆有公風每顧諸孫
輒沾沾喜未既之壽復於後可十矣凱夫令人與公
白首相莊公之得行其志多令人左右之功公壽八
十弟平四月爲公稅賢之辰孺人僅少公一歲子若
孫以次上一二老人之壽騰行喈首臨乎其上何異神仙
哉公善語吸如十歲兒鐘帝衣常談天下大計以此
益見公志開及稱官野史悉有知皆余坐嘯裘嘗聞
折松枝爲麈尾聆公微論不可得故於公壽拾其

大者叙以爲祝并詢公後能言不

賀郡悟初尊太翁先生八袠暨配陸孺人偕壽序

悟初郡先生者余姻家見崖高公之外父而孫婿彥
開之外王父也少明經爲諸生籍籍有聲嘗受知於
郡伯姚江方公及郡佐悟齋吳公謂當一日千里而
數奇不售竟絕意進取惟耽沉于四聲之間興至輒
飽弁而哦以爲莪冠方穎與多士逐逐班行中何如
與二三騷墨燃須吟詠之爲決乎齋前有隙地多蒔
名株異卉藉以適志即金谷平泉不啻近在眉睫客
至啜茗論心終日不倦或風日晴暖一詣親友譚時
事舊餘惟探幽嘯詠詩酒陶情而已先生外溫中勁
抑之恂恂無忤少不當意即義形于色叱其剛腸毅
氣自詡下公大人無能難之而檢押實若庭于悅左
邑集古方書以濟貧寠人皆謂先生慈忠長者性尤
孝友敬從大爺事爺人少府公偏椒色已老疾苦之日
戚而有僧少府公備有所遺悉推與兩弟而身任其
整一宅無所推遜其所於叔而及其昆季若此俱人
情所難也又負郭若干畝相傳已四世族有貧不能

自振者先生捐其半資之夫世所稱善封殖即一錢
帑之汗出或甌脫棄地猶不免爲處芮之爭而先生
獨揮之無靳色此即古孟嘗范希文何以逾之而陸
陸孺人實能成先生之志孺人爲沈太僕鳳峰外孫
女素極憐愛其字先生定太僕公意也相先生勤儉
莊敬有孟光風先生短褐貧窶孺人惟布操作肅肅
雍雍自少至老如一日先生既謝去青衫遂一意督
課嗣君綺歲負異才當丙午秋部使者檄四郡英儁
棄考于鞠場僅拔十士吾郡得四五人而嗣君首被

遴選名噪藝林竟先生未竟之業其在嗣君乎近歲連舉二孫又皆岐嶷不類凡兒天之所以厚先生者尚綿綿未艾也先生春秋方八十孺人少先生二歲稱偕老子若孫暨中外孫可數十輩羅列膝下此亦桑榆最樂事且先生顏如渥丹神王若少壯從此而爲耆耄爲期頤未可量倘　皇朝尊古帝王遺矩令郡國延見國老庶老暨親饋食以風厲四方如先生躬行孝弟訓化鄉俗庶無忝于惇史將需老乞言之命旦夕至矣余犬馬齒稍長于先生又辱在葭莩末願

追隨杖屨效端明同甲之會適見崖喬梓屬一言以侑霞觴余遂詮次耳目所睹聽者托之中書君作短頌左券云

新安李氏族譜序

新安之俗率善賈挾筴而遊者幾徧天下齊魯江淮吳楚之間往往徙家家焉至長子孫其脫身遊者遠或數十年近亦不下數年有去其故而出至冠而不相識者嗟乎父子且然況族人乎然則此李氏譜所繇作也曰俾百世而後知其爲某某某爲某某裔也即有徙而之他鄉者溯其[illegible][illegible]以窮其源也然余以爲譜亦文耳何者譜第紀其世而其世之富貴貧賤靡能悉也詳其人而其人之賢不肖靡能悉也故必孤有邮寡有養死喪疾病有助而不善者有教如疾痛痾癢之在身務必人人之皆此者靡無靡可也不然持衡揣繩以其人之不謂爲某氏矣名雖宗族實則燕越若此者又焉用文之余嘗觀人聚族之指以爲譜曰吾篤我行者也然至急難罕肯落其一毛甚而小有利害雲雨輒在翻手間此又余所謂持衡揣繩之

不如者嗟乎李氏有序知其免矣李之先婺源人有十一氏者如徙休寧其居休寧也蓋已九傳九傳而後恐遂混於途之人故爲李氏譜而余序其大都如此李生名某爲李氏九世孫

九如同祝引賀唐純宇

蓋嘗詞古今稱善頌者無若詩天保天保之頌其君月受天百祿未既也曰如山曰如阜曰如岡曰如陵曰如川曰如月曰如日曰如南山曰如松柏其山阜岡陵言其安也川言其流也日月言其明也松柏言其貞也故善頌者莫天保若也而唐參伯寔兼有之公忠家名進士在內爲名執法在外爲名方岳所至持重引大體其所剌舉若別黑白其所與除若列眉目非徒務登耳目而可游移骫骳於其間者則山阜

岡陵之說也聰明天授目無全牛凡悲宿猾鼻息者問纖鉅人所凝滯而不能引決者公以片言立判者流而又無不中其窾肯則如川之說也堂上百里堂下千里故肝膽可成胡越誰能下惑於朱紫而公涇思朗照一切政務之得失品格之高下皆條分縷析若燭照而龜卜即有欲揜瑕爲瑜文慝摘姦如神則日月之明不踰於此矣持方柄者不可以方圓穿鑿糟粕醨世鮮有特操公耿耿大節日益勁至回居兢兢守尺寸如一日日吾寧骫骳負俗而耳耤欲令利方破觚喔咿嚅唲以佝僂好莊能爲則蒼松喬栢孰貞於此乎是詩之言九如者古以頌尊上而今以頌者臣非溢美也夫詩言九如矣而又終之曰無不爾或承者何承者繩也言其繩繩而不已也公之尊人杞家甲第爲 先朝侍御未幾而公後嗣之公嗣之矣而公之子若孫又皆翩翩蜚死有時名且綦問且將增嗣之是不帶礪而世盟也夫人兀兀窮經欲博一青衫不可得而公則朱紫璀璨前者未巳後者復繼此之爲承何啻圖中所稱九如哉公今壽

屆八袠孟秋七月九日爲懸弧辰社友數十輩謀所以祝將來無疆之算既授簡於都諫陸公繪九如以張之而又命余引其大端如右云

遊吳百詠小引

遊吳百詠者余同年進士醇庵盛先生遍遊吳中形勝而作也先生蚤歲嗜書六經百氏靡弗總覽以該博之學而發爲古文詞雖海內名家誰不遜避三舍乃今返初服栝私門奕飲嘯詠[illegible]肆志於長林豐草間如吳門之獅山支硎天平石湖芻嶺

上方背山諸靈異書遊夜息弭旬弗返所至輒有題
詠以攄恬愉爽朗之懷不斷模擬漢魏而語意自蒼
不真則獵李杜而格調自迥搜奇吊古之士誠得是
編而讀之將足不踰棖闑而吳中山川勝槩盡在眉
睫間矣第連城瘞影于荆岑夜光潛耀于滄海有美
弗傳後則何觀請鍥之板以貽同好

儲胥奏最冊引

大郡丞肖菴李公治松幾四年凡攝郡若縣上計者
各一董漕入　賀者各二一而皆潔已奉公隨事效職

方具最績上奏以聽　天子考而士民皇皇焉惟恐
及瓜而驟遷也咸謀所以挽留之兩臺廉知衆情亟
疏請以本秩調海防蓋假歲月以畢成勞耳命下之
日童叟歡欣抃舞若稚子乍還慈保塗謳巷相喧傳
四境其藏縱再纓之士則爲詩爲頌稱說希濶漸次
成帙具足鍥玄石而表厲功烈夜崇勛勤　國家定
典能章譽諸聽矣方來非一時盛事哉噫嘻公何以
得此於松人士而松人士亦豈有昵于公也公志節
論議卓邁流俗其才左劇右劇張弛不窮其守茹蘖

飲氷超然有抗[illegible]而事易集吏
胥莫敢賁緣爲奸而法[illegible]行且視郡理物一依悃愊
圭芒崖角泯焉不露故又能推赤心人[illegible]腹而濟者
若飲醇醪盎然皆醉以此數者居官[illegible]
何有于松松人士之所依賴切而[illegible]作同其所
也先是公令廣右雅操能聲震耀白[illegible]以是知
公而人亦以是信公送擢武吾郡秣馬未幾[illegible]條措
置炯然可槩不必瀉瀦而積氣潛消攝郡踰時稱康
平者爲口如一一切浮冗節縮幾盡公帑大裕已署

海邑監屏絜肖與民更始暇則進諸生父老談文藝
詢理道有便于民者次第舉行不浹旬而易視改聽
境內大服上官許其能檄董京儲郡例道[illegible]羨餘
人感悅時淮黃流斷水大涸公心[illegible]之[illegible]舟並
力星馳得亡[illegible]事往返[illegible]不告困迫
事竣回翔席未暇煖開　命再行[illegible]余于是
而知公之所以得民心與當上心[illegible]也若海
防之職尤與漕政與戎情之向背[illegible]置戈機
之利鈍海氛之紛息千里保障于焉是係以公之恩

厚素洽信約素明而文經武緯之才百鍊不渝之守又皆輿情素所攝服者茲且得以分符行事數千年之額網綱目必能旦夕振舉俾江之南海之西頭飛鼻飲之民靡弗回首內嚮則兩臺推轂之意　朝廷南顧之托兩無負焉斯罔即今日之所已試而卜他日之樹立者如此若其陳歌謠獻　當宁以備旂常彝鼎之勒將自有輶軒使者披閱而采之余姑叙之以竢

三才圖會引

嘗讀鏡渠堂書有云圖畫所以成造化助人倫窮萬變測幽微蓋甚哉圖之不可以已也自蟲魚鳥獸之象興而圖幾絀將經生學士争衡于射策帖括之間而圖幾絀嗟乎鑄鼎象物尚知神姦況圖寫天地之秘者哉余少年從事鉛槧即艷慕圖史之學凡璣衡地域人物諸象繪靡不兼收而季兒思義頗亦樓心往牒廣加蒐輯圖為大備友人李聞斯何振之皆博雅君子也相與讐校成帙又曰請梓而余因引其端夫玄黃初剖未有文字先有圖書今[illegible]可汗牛而

圖不堪作[illegible]彙其追何[illegible]外聖人存而不論此皆六合內事而可[illegible]其部[illegible]矣是編也圖繪以勒之于先論辨以綴于後圖[illegible]為印證陳之棐几如管中窺豹雖略見一斑於學士不無小補矣若曰揮纖毫而萬類由心展方寸而千里在掌余殆未敢以為然

曆府鈎玄引

結繩邈矣六經諸史尚焉降而讖緯術數之籍無異百家而陰陽一書尤不能一日廢者第泛濫多岐猶

舍筏而涉瀚海不免向若之嘆王君皞如即被討[illegible]故晚益博綜漁獵而最嗜陰陽家言適會諸家曉剞訂正剋定歲月日時備載吉凶趨避若貫珠懸鏡羅浩繁於簡約之中定千載於一覽之頃足以印證前聞標程後學其曆家指南矣是編也特豹文一斑王君所重者獨讖緯乎哉

續文獻通考引

余之續通考也蓋有感於孔聖之說禮也夫孔聖生知而其說二代之禮猶以文獻不足為歎則斯文與獻

魏水洲先生小傳

先生諱良弼字師說別號水洲先生江西南昌之新建人起家癸未進士累官禮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先生與宗良知爲王文成高足文成嘗謂諸曹世道力行所知將在此子既令松陽以學術治民遷忠之 世廟初先生在諫垣嘗嬰其所不可下詔獄廷杖者四其守之一經之一論者以時宰妖孽退舍居家孝友與鄉人處禮恭而言厲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教家至今其偶然者流爲方語深切者

垂爲法言父子兄弟有過則竦然自悔曰幸不使魏水洲聞之其爲鄉里所嚴憚如此先生嘗謂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照應故能使天同象者父易感士民讒思亦先生嘗與鄉東郭鄒念庵歐陽南野諸公相與往和於道德年八十四卒特祀豫章先賢祠劉大司成嘗微其集以傳而雲間令熊侯神阿文爲之序

羅大尹小傳

侯名朝國字維楨別號岸峨豫章之新建人起家萬曆癸未進士以是年來令邑侯中朗而外潤治尚寬仁顧其所以禁奸止暴則又厲厲若懷水霜矣事不便民輒與更始嘗若伍佰爲漁有所攜對即屬之質成者村中鷄犬於是獲寧青故澤國稱又水爲之灾而使者悉索敝賦侯謂無歲且當無民而又何賦焉縣官即急賦獨柰何不急民令爲民父毋不忍其潰然而泣之以藉禁今爲緩之更爲粥以食饑者有田湮沒積歲逋賦而歲洗故事非盜民皆逃徙侯白兩臺此故賦脫地所收不能當賦十之一賦何可與廢

等請損其逋更令得以錢代粟民始惟若更生焉後義而逋亦稍稍有所償矣大以新造之邑當爲館之介而閭閻得亡恙所嗔咻於侯者實在縣三歲翛然不滓曰吾爲民利也者令請得爲民從事吾爲令利也者則令義不忍以一介自饑請毋洞令以故庭如止水師諸曹掾亦相誡無犯累累如見使君監司下吏所過宅不旨傍厨傳所供過則令不召之而已臨司不以此少侯更善侯邑無朕茂之小人隣有之而以移爲青者侯力脫其誣曰吾不保奸亦不誣奸

銖皆稍稍振奏逮事封吏部公泰甯承宣常徵士證
心故在諸子舍獨稱孺人爲婦中曾閔屯日必亢吾
宗云已而孺人果舉男女皆三課諸子以經學暨諸
女以內事且戒之曰士庶之職明而動晦而休無時
可怠柰何懷居自逸閫教肅然子女各虔虔脩德業
有聲中外而仲子成進士官史局功在岳母下哉
贈公性喜客客至輒留孺人時仂其具以慰贈公未
嘗以煩數示懈且鞅掌拮据佐贈公施舍人莫難之
孺人父故清白吏子偶坐宪繫生計凋落孺人傾篋

倒度脫簪於厄輒復時時共其匱乏至歿身不衰諸
弟稍有不給不難割田以贍雖自與毋出者視之如
一日均吾父遺體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孺人儀度
峻整終日矜莊無惰容與贈公雖伉儷相敬儼若朝
典諸婢妾不敢以跛倚見非常在左右者往往尋聲
避之又勸敏天植質明呼諸婢前各受事去夕而獻
功捐浚發命能身先操作自首如一日子弟或諷曰
太夫人春秋高幸朝夕不乏胡不少休暇而徒自苦
爲孺人憮然命之曰孺子知學乎一日不學便覺舌

本閒強夫治家亦猶是也吾幸無恙爲諸婦子倡貽
汝後程汝遂欲我溺婦職耶孺子休矣吾自用吾法
孺人剎甚日用具有憲章至四序薦享尤加精腆不
爲限也孺人事贈公可四十年則爲處士婦歲辛丑
以上　慈聖徽號覃恩乍被副笄六珈貴矣孺人獨
歔欷曰乃翁尚布衣地下我何忍獨持章服爲泣數
行下其篤於倫[illegible]如此贈公爲吏部南州公仲弟吏
部公以獨行聞而贈公不愧難弟孺人亦不媿賢配
云君子曰淳于女亡女也而毋道則無閒伯宗妻賢

婦也而女德則無見文伯毋令毋也而女儀婦則[illegible]
無徵信三美者之難兼也孺人捐貲以脫父厄能爲
女矣相夫子以乘四牡人各以學著能爲婦矣貺課
子若孫翩翩成鉅儒是不能爲母乎兼三美而悉有
于身即往牒所稱淑媛奚少讓焉且子貴爲太史一
旦不諱在吏夫猶難自割而孺人第等之浮雲飛靄
此其識度已臻懸解何止閨房之秀哉孺人壻尚書
郎徐虹洲嘗爲余道其詳虹洲僕僕方嚴夙慎許可
其言故足信也余因述其說爲之傳俾後之執其杼

者式焉

劉先生小傳

今少司農沛齋劉公前以大中丞節鎮兩廣治軍務暇以書抵余走使數千里抵所而言曰傳先大夫之孤也實伯大父撫之非伯大父也者則幾不有先大夫又何有不佞操文哉不佞幸蒙 聖明爵上輸推恩再世而伯大父無一命之及即先大夫其何寧於夜臺是不佞大有罪焉不佞之第也少不知伯大父丁先人有恩所進御甲乙錄即伯大父之名

第及倫矣吁嗟乎今何逮也圻讀而悲之乃作劉先生傳劉先生者諱鋅字某先世靈璧定陵里人高王父某始徙邑西郭生曾王父通爲邑增廣生辟授潦州倅生二男子長即先生次贈大中丞公鎔是爲少司農大父生贈大中丞公貞貞生兩歲父叒見背先生抱子之時先生巳生子三矣或謂爾瞿鄉下繩繩豈不足君所乎且孤自有母公何爲者先生泣曰不穀有子幸諸君知之第其孤何依以吾弟之不祿不穀且怦怦焉懼莫㑹其發而更遺之以䩄然諸孤則何以慰存者而瞑亡者撫之愈篤間歸自酒所或抱諸果餌兒女爭相覓先生摘其佳者雜之手腕中以待公曰是兒可閒他兒女豈敢望也贈公年甫出就即延塾師授書既壯聘名家子爲之妻時人爲之語曰繼季有子公則稱之前有伯度公則方之先生家世孝謹至先生益得之天性事父謹聞公事母某孺人每先二大人意爲不佞制謂公之孝而知得諸先生者深矣公丁外艱太夫人哀適流涕劉六江甚靈璧且幾爲人指摘先不暇公獨襁太夫人至而後去

其矣贈公之事伯兄前先生者深也待其弟極友愛自次公爲世諸兄內外事無細大咸以身肩之一不煩發婦先生性不能悲人困故家無餘財貲恆砥礪[illegible]布衣之行自謂作人須如河上洪陰丈人不者海鷗有不下之色爲二君子所嗤嗚呼是可以概先生矣先生娶某氏女有淑德克稱先生先生卒子三曰元亨利孫某某曰繼文者於先生孫行所爲司農公也與余好於史氏且程余與司農孟弟交也爲安云時來司空穎山公用推恩例贈其祖若父後念伯祖

有養父功請於　天子贈伯祖如其祖[illegible]
彰厥寵今劉先生之撫孤愈於朱公獨未所　帝命
視朱公有異此司農汲汲欲以功令請成贈公志也

上虞丞周君繼配董烈婦小傳

董烈婦者吳郡令閔庄也父大化以能詩聞今孝廉
君中立文學君中行烈婦從兄弟也兩君常為余言
烈婦機鋒特穎所刺繡輒以意出之無不詣精妙頗
讀書更自了了生十六年而歸周君時武方娸氏之
議也父母辭以齒不相偶周君聞董氏女賢則固以

請遂許委禽焉時周君方為博興簿烈婦從之博興
已從上虞丞又從之上虞周君為丞廉尹獨不善也
以他事中丞氏為遮道訴上官得免亡何尹罷去烈
婦謂周君可歸矣與前去以尸毋寧今去以巳耶且
尹歸君何能獨留若亡何果左[illegible]烈婦賢明大
歸類此周君以遷歸貧益甚烈[illegible]弟
子書亦足現稍以食周君逆[illegible]子書三年而
疾作不可起乃執烈婦手訣曰吾死矣夫第念兩少
子貧柰何爾善事後人矣烈婦泣謂生幸侍巾櫛
死即兼之即犬豕寧食吾餘君無憂脫不諱遲吾子
夜瑩耳然家人猶謂婦言非果獨以覺夫子眾未之
信居三月果投繯而死死之時尋冰清玉潔字於所
御鏡蓋自志也王子曰嗟乎死生不亦大哉夫人始
皆為所欲為而卒至為所不為政重死耳何如烈婦
之死為烈也或猶疑為激激起於須臾居三月而死
斯所謂從容就義者或之說為勉勉出於不得已
彼烈婦惡有不得已者且居三月而死其於死生之
際豈不已審雖烈婦亦言吾豈不自惜第吾事死有

了耳嗟乎此寧勉也或又謂死特慷慨於一決無暇
身形影而心金石者之尤難則烈婦亦自言矣烈婦
謂即不死而老即老而祇一旌然知為白璧知為青
蠅吾固欲一決異爽然能自明耳嗟乎此非獨于大
義明抑亦於隱微灼矣夫君臣父子夫婦俱為大倫
然試觀古今之臣死忠子死孝者有矣而謂於夫婦
不難哉將世之重死者而信死之為重也余則若皆
拾忠孝節義大者為書未就若烈婦者亟欲書之
矣　贊曰人寧有生者惜其死烈婦惡甚而死

輕者紅顏耳者黃、爐厭厭不啻光於三吳嗚呼烈婦女中丈夫

上虞陳節婦傳

陳節婦倪氏上虞名家女也父環川君為世氏節婦性凝靜不苟言笑長歸陳君其婦道具備事姑孝時俯色而進日言亡何陳君病死死時以其老母及二歲之孤為託曰使孤亡恙母老得終天年雖死不恨節婦飲泣受命時在側少言欲以身殉念業已受治命於陳君死而背之是負死夫雖殉陳君弗喜也遂日夕謀所以治生者家赤貧屬又歲儉竟日不能舉火族人諷更嫁之節婦灑泣指姑與孤誓曰苟不如陳君治命者有如皦日已度不能兩全以姑委諸季而獨携其孤歸環川君蓋家於環川者幾　十年經歲掩扉雖戚黨子弟亦罕覯節婦面節婦雖家於環川君乎然居恒以織紝自給又剛易肥甘饋其姑姑歿喪之如禮孤長能任讀雖外有嚴師傅所以督課之者無少怠節婦稱婦凡若而年稱未亡人凡若而年卒成其志以環川君能為文也子志孟邑諸生負能文名以節婦能為母也　柱史氏曰余[illegible]產瓶昌與余有故備知節婦之賢節婦少時嘗[illegible]君嘗為說節婦事節婦撫心嘉之[illegible]曰節婦之為節者天性也且又孝於姑孝之知禮則又閨幃中丈夫矣世有須眉男子動言無行不可為訓是不足與節婦巾幗也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八

碑記

王侍御類稿卷之八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雲南道題名碑記

國初倣古置御史臺自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而下有侍御史治書殿中侍御史諸員並皆革去改爲監察御史而分道按中則自洪武十三年始然有北平而無雲貴也迨永樂元年則去北平而雲南貴州兩道並設矣事由始斯自制未備故自永樂季世以及洪宣三朝人自道者姓名既逸琬琰不傳惜哉弘治中太和蕭君祥曜乃搜括成化以後諸君子登之石以示厥後然歲久跡湮缺訛相半而下方復盡續者病焉已兩河劉君肯崖劉君與余相繼登臺每俯視摩挲慨然興嗟者久之遂各捐貲命工別加鐫治缺者補訛者正而虛其後幾半以俟將來勒既成二公顧余曰姓氏具矣歲月可無徵乎授簡屬余識之余按臺記始于唐開元以來今則在在有之謂歲月姓氏托石以永固矣余竊以爲去留者人不朽者蹟禁

如此建儲而東封二事然不具錄錄公功在東南者
公爲人忡大正直不能婀阿取容至憂國愛民慨然
質生之流此公之節槪也公守郁榮斷性甘澹泊居
恒食蔬糲衣浣濯蕭然不異寒畯毋戒舘下無通問
遺自持馬以至受代郡縣王纖吏未嘗識公容大一
纓豫顧公陵偉闊大收粗冗萬縷之風自是懍然
水而飲有職此公之清操也然不具錄錄公功在生
民者公與類行義尚禮遺逸高人韻士式廬表墓者
首相望于道是功在廉頑立懦而未也公究心名教

常師友耆碩尋討微奧尤善獎拔士類品隲輒爲
雋官牆有頹圮輒稱觀美往往捐俸葺新之若虞山
東林諸書院皆加意作興而雲間之群玉陽羨之明
道則公所倡興成之者是功在表章儒術而未也公
初下車時值大旱徒步往禱山川戊申夏霪雨庚戌
春又淫雨禱皆如之而精白能格玄穹有祈輒應是
功在斡旋造化而未也公心存泣罪庭鮮冤獄每遇
冬夏必檄郡邑隨時寬䘏犴狴幾虛是功在勝殘去
殺而未也東南力詘杼柚幾空先是權璫竊發嘗事

者屢議加稅以充軍興因循遂爲故額公斟酌劑量
應征應汰公私俱賴往年大工繁興中使奉旨征榷
織欲勞澤公得請免三之一又稱民困罷織作內使
復奏留其半以甦民而上供正派又減鋪墊扛價不
下萬計河決妨漕突費至百萬而猶不給河臣因請
加賦江南公曰是爲江南作俑民將何堪抗疏力爭
因括羨稅以充得不爲例至傳造皇磚費復萬計計
浮歲額者二民益大困公移檄將作留三歲部銀以
足之始獲少蘇歲災奏蠲停諸歲額逾二三百萬所

免徵積逋更無算語具三吳荒政中是功在惜民財
而未也民運白糧專供六宮百官最稱艱鉅公議去
弊成法行之先儒本戶未粟數不足者補以鄰區大
戶令得從冬月分辦賦歲於發集限運舡無過五月
者使與漕艘並而得舒隔歲守候之苦迎陽告急
滯折徵解不前司道快快建議令所司徑解遼鎮公
疏言不便遂得如往例與江南將吏無徬之害是功
在惜民力而未也金花係上供首賦而豪猾以出入
爲利藪舞先放勞濟貼役諸不急之輸以盈谿壑而

焉此可以觀人心矣公雖拂衣歸然東山之席未煖舊姓復有蘇雨舟秤之思昔人云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則東南輿情之謂乎祠既成郡中父老數十輩汲余門請以前事余俛首聽之心怦怦不能悉記姑識其人端鍥之壁石以詔來許

松江府學義田記

皇明養士之典至隆渥也廩餼以供朝夕學舍以便藏脩齋膳以資薪水其為士計何悉哉承平既久人文日盛吾松廩士之外爲增爲附鼓篋升堂者動以

千計士子讀書談道拙于生事遂有雖饑不給歲時不省者鶉衣不煥罏居不佐露櫬不封者雖挾百縣以號于人而人莫之應及仁人義士捐田以濟廩餼之所不繼蓋下以周士困而上以通　制額之窮其意甚善郡庠自相國徐文貞公蠲俸葺學廟貌鍾虡視傳如新而次公司寇復割腴田陸百有奇歲徵租九百以備賑卹又捐學舍傍屋數十區以待寒士之不能僦居者至嗣公楚雄守復捐田三百畝分贍兩學一如司寇指說者謂徐氏好施奕世不倦津津侈美談今司丞應惠君又遵其父尚寶兆齋公[illegible]捐腴田三百以助郡學司丞蓋文貞之孫而楚雄之從子一家先後凡捐田千有二百而其孜孜又肯畝一[illegible]視猶沃壤嗟乎人情寸尺土視如金埒門骨肉相爭怙不顧乃不惜數百畝半而授之素不盡識之貴士如司寇者可不謂難哉以是文學董君傅善其友徐君昌貽王君元亮張君復本李君元白數十輩謀伐石記其事而徵言于余余按有虞氏始立學名曰米廩而成周易之曰庠庠亦以養爲義則造士必

先于養士也明甚自養士之典專于額制而學校之俱為義舉四方響應俾不黔不當不燠不佐不封者食士咸有所賴藉而長肘襟立之徒咸以鬼方爲者知出俊秀封桑于黌序于以肄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以需大用其功之有關于天下國家豈其微哉其人爲善門宗而鄉而國與皆有以被其澤然罕有及於士類者士之獲被大澤自司農一家始語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司丞祖文貞而父尚寶俱貴其所固有乃不以資鮮衣怒馬而以資于衿襟樸學可槩與

長者家兄同日道耶司丞少爲諸生又補太學上舍
皆負一時聲稱今且起家甲第通籍帝臚凡可以廣
其澤而畢其志者何可量哉余于擠田之舉得之因
書其事以勖來裔

遊鶴鳴山總記

霧中開化寺者古大光明山普照寺也山脉發于崑
崙其上常有紫雲瑞氣故曰霧中寺脉于西漢之永
平唐宋以降旋毀旋興追我　國家　宣宗時番僧
晋造令耶釋哈以重建請于朝始更今額山距大邑

治四十里而遥鶴鳴傳不著自漢張道陵明張三豐
俱由此昇真而此山遂與霧中並顯然鶴鳴以入深
隧窈寘遊人罕至者慨役其所得以爲寰中諸勝
地第若也歲隆慶壬申之夏會余以公事入其邑邑
候胡心谷君知余素有登臨之興乃預戒約徒爲薙
荆榛塞坑坎以俟且延郡真士木盡野君與之偕余
遂以清和望前二日由拱極門涉田石坂以北踰五
里陟馬台山坡坡上新建一坊曰天台坡之盡爲望
仙坊坊後遠見北山烟雲掩靄孤懸君漢左右曰此

老君臺也出此則新芳綠樹交蔭馬首脩然有桃花
流水之想去馬台十有五里至鶴鳴觀觀即古延祥
也中有黃冠三四人守之觀前有迎仙閣延玄都三
坊入門有亭偏門聖壽天齊日大子爲午亭內有四
聖殿偏門鶴鳴仙蹤皆　世宗所遣使祝釐處也殿
後有室曰白雲深處室後稍東躡石以登遠可四十
餘武有張三十祠祠上爲玉皇閣祠後有三丰臥榻
一後爲中貴扶以夫先是我　文皇帝聞三丰名遣
道士吳伯理馳書即鶴鳴山招之遂赴後山岩下隱

爲今名其處爲訪仙岩岩中舊有石床竹枕其所留
以示伯理者觀之左有院司行堂右有州縣聽事皆
辛酉歲所建以棲諸發之攜香者觀負太坪山山勢
旻衍如鶴背觀前有小山兀立少偏而左林木挺秀
撩人幽意頂建太清宮居七子陳啟又謂之老君臺
是山後廣而高前銳而卑絵類鳥喙人遂以爲鶴頭
觀址頗隆隆起似項左天台峯右[illegible]然崖似兩翼
爲羽太坪山之陰棲冠于山峰凡三中峰少突似尾
遂總名爲鶴鳴山或云是中舊有石鶴羊馬張道陵

得道于此鶴及羊馬皆飛鳴山遂以名今岩㟁有飛羊舖昔竟是耶老君臺之左澗汁能洞受紅岩池一帶諸水二澗環瀉而前滙成一川衝激之聲[illegible]指人耳邑景有鶴鳴雙澗即此柱腰崖下有李陽氷篆鑱爲壽字及陳希夷草福壽字余讀張溟崖碑云此中有希夷祭劒三山顏間道流嘆莫能對意陽氷所篆歲久見鶴山龜山而偽題之者非與太坪之巔有二十四洞洞口廣可二尺深莫能測中有雲氣時時吞吐歲以爲應二十四候一候至則一洞啟闢餘皆弗應最

三手脩煉之所曰天谷洞即其一也別有漏香[illegible]今皆迷其故處矣一統志又謂山上有七十二穴蓮七十二候更詳之余與李君歷覽既周日亦告晡丞時風雨交作遂宿于撫治行臺詰旦別去騶從僮輿數十人俱出行臺渡龍洞澗而東入徑穿隴漸北漸窄懸藤掛刺時牽裾蓋者十里許有橋橫于溪上曰兩河口橋之陰爲接引寺寺[illegible]由[illegible]漸作巷趨大州扁曰九關復淨益自青霞嶂以上兩崖千夾如關隘者凡九而此寺居霧山之麓若爲內地拱護云

兩河以北龍窩以南方數十里內棟宇錯落皆編舍絶無民居雜之僧人植茶樹棕坐而待給耕以富饒真淨域哉然過此則鳥道盤屈輿騎不復可用矣余乃少憩寺中易藍輿令僧徒舁之以走走入鉢盂冠子夾山之中大溪之側緣一里有僧詣而前曰此青霞嶂也棧廣不盈尺宜步不宜舁遊此乃可復舁是中舊有青霞嶂三字碑歲久沒于澗余爲補書令心谷君勒石識之入嶂里許有峭壁居澗之西高幾五十丈其上隱隱有跡爲文曰此冠子山崖海馬石也

凝眸視之果脊又里許經石磴左崖右瀑僮可[illegible]曰此碧玉潭也潭故泠然清淵然深聽其流其聲璁琤頗艱于涉嘉靖癸酉歲一夕風雷大作潭失其故今善侶法強董伐石爲梁行者便之自青霞嶂至此以里計者凡三兩山岳立崖鬼捧天不可仰視灌木叢草附石以繁葱靚亦漫雲霞之氣時時浮動余謂霧中諸景此其光作朱高士陸遊亦云獨恨無好事者相視山石隙地或構木爲軒或鑿石爲窩令遊人得以延佇縱目非欠事哉又一二里道者告以橋至橋

也深通西海阿耨達池正統甲戌僧人惠定重甃爲
八角形週以石欄中員如月或曰此中時有金光現
舊誌謂此山爲光明山疑以是耳池之上有寺寺後
僧新樓曰七佛扁夾江人毛青城題余書之從至此
乃入霧中絕頂矣徘徊四望因問老僧以山川委絡之
源則曰左而高者曰紅岩山山腰有大龐泥以昔有
獸飲其中也紅岩之麓有登口乾五里月池水流
經于此輒隱入地不見至五里外乃見故名紅岩之
南爲天台山即普達舍那所開山也其人坐化其骸

尚存紅岩之外爲九龍山山下有千佛寺又其東過
青城山足者爲伏牛山以狀如牛伏或呼爲佛遊非
也右而高者曰金剛山山上有巨人跡相傳爲金剛
佇立之處是山高與紅岩并金剛之前曰冠子山以
形如冠也其南接太坪山爲鶴鳴尾踰露頂而北有
寺在數里外曰龍窩池其池舊有龍降其寺界南岩
金剛二坡之間能窩之左稍前曰飛鼠洞洞廣二丈
中有飛鼠出沒視他所獨多故名按飛鼠即本草經
所謂伏翼又名蝙蝠是也龍池之右稍前有紫栢岡

與飛鼠洞略相對岡獨產栢青紫之色冬夏不改龍
窩寺之陰有徑可通六番僧人往來其間然皆步隆
慶辛未夷人乘隙而入寺爲所掠[illegible]勅[illegible]宜下
令杜塞之此有司所當知也前有[illegible]開化
寺之南者爲獅王爲牛心爲鉢盂各[illegible]而鉢盂
山尤爲特秀開化寺之東北近者[illegible]寺之西
北近者爲龍窟山今呼爲白虎山開山[illegible]此二
址爲龍虎云此即鶴鳴二山之大觀也至於幽心激
爾貫玉堆藍者山間之泉石也初能忽散作酒旋救

者山間之雲雨也盤蔬樅茗清聲脆美者山間之供
奉也唐碑宋礎泣鬼驚人者山間之紀籍也蒼松紫
篠鬱鬱陰陰者山間之蒔植也啼煙嘯月彩斷續聲
者山間之鳥獸也野壁溪堂依依落落者山間之構
結也午夜晨昏倏忽幻易者山間之寒暑也定位置
則霧居坎而鶴居離也析支派則[illegible]天台紅岩金
剛龍窩九龍冠子牛心獅王鉢盂諸山屬之霧而太
坪天柱柱腰老君[illegible]諸山則屬之鶴也原地脈則霧
乃鶴之北鎮而鶴乃霧之南關不可分也又按古或

稱此中有五關有九寺八院有一百八盤有
七十二峰以余度之五關九關者言其屏藩複鎖也
九寺八院者言其梵刹森羅也一百八盤者言其山
梯曲折也七十二峰者言其疊岫嶙峋也而今不可
指識者過半矣探幽摘詭標而出之不有俟于訪古
騷人耶戊戌日余中大勢當分三關鶴鳴山爲第一關
接引寺當改名鉢盂寺爲第二關霞嶂禪林爲第三
關斯其品隲未必皆當而意趣曠達言固不可廢也
續斯遊者其尚以質諸山靈

重修明道書院碑記

開之有明道書院以祠宋大儒程純公也公以熙寧
二年自邑令召爲御史裹行兩越職坐議新法出判
鎮寧軍鎮寧即今開也公在開有大造于民士去而
思之歿而祀且于別官宦矣歷宋金而元而迄我
明之嘉靖歷六百余祀而州守龍君大有始毀淫祠
撤書院肖公像而專祀之此祠之由始距今三十年
傾圯荒蕪或有撤其餘以他徙者噫是何成之難
而毀之易也某假守浹月過而有感喟所以舉之而
謀于力遂括公帑羨緡作以休役息材鳩庸程期命
日經始並作凡翠成施不十旬而工以成告計其溢
最後爲祠室者五室之前講堂稱是內外左右今居
生徒者倍之庖湢具焉匪以崇垣址仍其舊而嚴麗
有加三十年之頹廢一朝盡復觀官不告勞役不
告勞亦是可以徵人心矣鮮落既畢經生學士肆習
其中者謂宜有文以記之余謂世無元聖道將焉存
世無鉅儒道將焉明故二十六籍備而顯家開人統
天秩備而玄化幹日月萬古禮樂百王羲軒姚姒之

道尼父實存之爰尼父既往百氏爭鳴儒教作偽紛
紜湮漫千有余年而訓詁于漢又千有余年而詞章
于唐雖明哲輩出靡不儕命而耳之接諸理道槩未
聞也又千有余年而宋程純公以中山之裔挺生河
洛筮仕熙寧入侍諫垣忤逆宰執左判澶州排隄揆
惠講道淑人我開坻隷沐德深矣迺其稟承濂溪闡
揚洙泗派衍前哲學啓後迷其宗正也踐更三邑倅
州監酒不沮不撓作與倏然其養邃也立朝蹇諤罔
避排其新法一疏幾動人主其節壯也臣道克盡儒

理甚昌厥功所既窮古盡今因宜烝嘗百世侑于茲
光也爾諸士彼濂明之守供祝史之役䴡誄心儀蓋
亦有年如將繹其正宗會其指歸可以發我理與邇
其遠養我其大曠可以拓我沖虛得其未道傾其修
能可以保我終與嗟今日繕修之意也設若望先生
祠而不能入先生之閫域睎先生像而不能會先生
之精微則於濂溪新人將厠揆祈棟祀之矣於是乎
記

雲興書院記

雲興書院何始乎始于　今上踐皇圖之二年也蓋
無矣而新建之何所以萃衿紳集生徒講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兄弟之道闡孔孟程朱之旨以淑其鄉也
名之曷以雲興基故爲白雲寺又邑治號曰五雲扁
今名者識縉紳化而文教崇且以配五雲正學之肄
然起也書院工甚鉅費甚煩歷久不決而今胡遽成
之倡其事者某某協從而效勞者某某而有司各分
清祿以佐焉餘飭偕趨故工鉅費繁而成且亟也夫
築舍講學縉紳事也而有司亦預焉者何縉紳講君
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之道以淑其鄉有司請君臣
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之道以淑其治此理本同源而
利弊相考究善過相勸規仕而學以任是也然則基
若干廣而制安妨乎基南北三十丈東西二十丈前
爲雲興書院門爲儀門中爲講堂堂之後爲祠[illegible]五
楹堂之兩旁爲廊廡旁後有亭[illegible]　以過之此
草創大略而有俟乎其後也然則是舉也誠畢可致
乎嗚工于是年之十月十一日告成于是年十二月
廿七日而縉紳先生聚于斯講于斯燕遊詠咏于斯

俾民風日以還淳而邑治日以興起則又千萬世無
不可儗也告成矣役爲之記何邑令惧歲月之延久
而始末之無徵姑勒之珉石俾後人知所重而時加
脩葺也

故陝西提學副使衛齋滸公遺愛碑記

萬曆己丑秋提學副使衛齋滸公卒踰時里中父老
某某數十輩撫公遺事相率請余乞言銘之石語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公哉公諱允哲別號衛齋
歲甲子以明高堂經魁北闈進登乙丑進士第不佞

亦獲從公希見公之爲人恭定公以當世名德爲時
大官仲方伯公亦通籍　朝寧世皆艷羨好稱說之
公獨闇然不以此加人筮仕浙參令邑政蒸蒸公才
更任劇於縣無所事事改浙江之嘉興嘉興長難
劇號難理公至齊桉設弗用而粹守冲領　心折
爲不下堂而化如新察矣所至輒求　以與
區寅腳明鈐豐擬治行卓絕徵爲御史　制
凡乏自必中技經肯綮非苟爲申　久之
徙守齊安因誌所稱江黃地黠訟甲守內公洞見和

撫之而特摘其奸宄于理不少貸民翕之若鬼神而
親之如父母郡以大治余嘗承乏視學楚中至公所
轄士民猶能道公異時績効與狀甚悉久之遷別其
巳奉　璽書督關中學政晉者諸士習浮薄將來
不足爲國家用數上疏請加氏飭之體公曰是固然
夫士在埏金在鎔顧所鑄者何耳于教飭諸所部
不終朝而士輒改至公既風勵人倫鑑更謝一切請
謁稍出品評無不人人厭服亡論置高等即所錄非
高等亦自作謂負公平行部未至忽念恭定公春

秋高思歸而故事又不得以告訐竟解印綬馳還公
而恭定已捐賓客矣公哀號幾絕深以不及訣爲恨
云既服除杜門謝客惟作五色寫魚萬卷中足跡罕
至公庭事有與除闕細民疾苦則爲郡縣一緩頰他
君以事丐公爲地者立謝去勢家多嗜美田宅至與
齊民爭尺寸公恪守恭定所遺不益一椽一墣鄰有
貧而鬻其居及負郡業者公折券稍給之金錢不令
有老婦悲人盡詞今日復見蘇長公矣吳俗盛飾僮
僕張聲熖居則林立出則雲擁至有陵轢越紀綱者

公獨加意裁抑勿使盤里閈日惟一老蒼頭應門僕
剌鄉人以爲難至孝友天植視諸從情好有加所藉
公臣異者十殆八九居恒恂恂雖遇單門後進必接
以禮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忿爭至當是非利
害之衝則又獨立行一意不能與時浮沉市有專壟
斷病商賈者深絕之郡縣嘉公行誼則之監司薦剡
數上海內方延頸一出以鎮雅俗而德星驟隕矣嗟
乎此豈公之不幸抑吾鄉之不幸與公仕宦至金紫
家之特甚窶歲斗米百五十錢公猶不給時從仁祖

案食布衣踏拖日用僅持一案則又不腆監門矣是
不足徵公義父老之所以沒而思思而欲樹之碑者
夫豈其案之思召伯峴山之懷羊叔子也然二公曾
以服官有惠政而公獨得之於里居則豈惟長畢之
民好善乎抑又難矣余故勉為之言以塞父老之請
且跗後之居鄉者以公為楷模則庶幾哉

司理海川畢公去思碑記

從余自楚中歸適今少光祿淛徐公以憲秋官之屬
行通都之人臥轍而不得挽則相與徵言以為碑已

又法公容貌以為祠未幾而代者至則為求城□公
公以憲御史行所為挽公送公者一如徐公來□□
代者至則實我白陽畢公公司理可三年亦以憲秋
官之屬行通郡之人咸歔欷曰使君其遂舍我乎惘
惘然若赤子之去於慄簪士而士念之曰以吾曹之
屑為而青衿也無左右為之先容曾不得當觴木之
用惟使君其能剪拂我者民而民念之曰自使君下
車以來伍伯不識我我亦不識伍伯惟使君其能袵
席我者賈而賈念之曰使君始不知有物可市吾競

歲不見使君之市於市也惟使君其能裁我者今使
君行矣誰其胥拂我而袵席我而裁我也余聞而嘆
曰此所謂口碑也哉公之於士明論其氣節以振勵
一時所為陶冶而涵育者何如於民無擾乎蓋余
嘗讀公所判擬而知公之所以風厲守官者念深
矣公職糾風所司多忽聽與胥諸掾見謂法紀尊此
他曹掾多行張當禍威福以行其私公獨嚴御之曰
即乃公不敢妄有所天人視帝何為哉於是人人屏
息若懷冰霜矣以事撕對者朴立門庭罔有所關說

宜謝客曰吾終不忍以吾百姓求悅士大夫來謁者
公司理民以為不冤性堅白不緇夙論截直即五丑
父老俯跡彼之撤條舉數俯亦未嘗妄取嘗一視府
篆再視縣篆俟代者拿急急然去之惟恐不逮至視
府篆未嘗俟代竟去之矣衙齋日惟蔬食蕭然如僧廚
門誼不忍以口腹累吾民嗟乎此豈僥倖於一旦第
以溫飽自愉快者乎方公之視府篆小人咸曰庶幾
其遂為守以患吾儕君子曰不然使君不入為給事
則為御史守能惠一方之利害利在一方給事御史

果然侯視事五年絕不以脂膏自潤門吾欲附於
長養之義亦不可得衛廚蕭然日供餐錢或數日
纔辦一裔僕惟啖菜飯已耳居恒以節義相砥上海
有許生銘者故老諸生設為耶于顧以介剛侯而見知
之　日出自縣門此太守五十之餘閒于役故
以相助許生同謝侯問與之太史氏曰介卿之尺自
所長寸有所短則威逼而不細行過西山然掖一半
私送其子皆之不足又罷不對不傷之許乎侯瀰然
不滓有投錢渭水之操然陰寬然長者吏胥特不令

其受賕未嘗以縣獄輕下一枝日[illegible]書吏有犯者
還暫不過十寄者所[illegible]而遣之日行令者自新
冬月行獄閲囚者而衣之衣皆見枯骨則埋焉其
其仁心為質豈徒以清操自表見者乎行之日老稚
遮道與不得前門史所稱攀轅臥轍或不是過嗟乎
民豈私於侯哉侯能詩與古文詞詩可稱歷下中興
文出入東西京退食之暇皆側弁而哦雖與士大夫
謝絕筆牘然挾冊造請不知其刺之前也侯善敢積
指無筭余不佞受札於數千里外特書其耳食者云

賈侯名維新東昌之棠邑人中萬曆己丑進士

鄞侯絕齋許公去思碑記

是碑也一二三商賈所為侯志去思者也侯之治行凡
碑者再矣茲復為碑者一二三商賈德侯史非其為何
武之恩更切也茲商賈之言曰自使君至而舟無
虞於江于以滯宿貨吾曹之[illegible]維也迺[illegible]度以恐
喝[illegible]指於吾曹也日　天子方脩唐貞元之政
奉行者[illegible]為以吾曹為陸海而使君獨是額是
使無屬於白望以毒吾曹方言利者之始誠[illegible]

也使君以去就爭之幾欲問東山之白雲當路者
强起之以用斁吾曹迄於今日吾曹且老於雲水間
矣不幸而值此言利者之目睨而東溼我猶幸而值
使君以保其不與之宗也則又言曰使君於吾曹實
重有私焉吾曹民而賈者也使君於吾曹則司征於
民則司牧也使君之于民茂不至矣吾曹小人烏足
窺使君然試觀使君之他政若庶乎若明允若剪豪
强若嚴推埋若疏久淤若抑濫伍若正弊維風其所
為司牧于父老子弟者吾曹鮮不沾溉而以司征之

以鼗鼓鉦而訓其諸生爲講疑義蓋君於文學中見
政事又於政事中見文學經術經世交相顯設詩云
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君實其人
矣君今遂尸崇明而爲撫而今爲真既不難於撫而
又何難於真乎吒馭有則君之富足文學與君張君
某某求士大夫詩歌裝潢成卷納君行李而乞余一
言弁諸首余故序所稔於君者俟一二君俟君入爲臺
省吏當序君治崇狀俾傳循良者

送膠陽崔氏四世同春圖

世人之所甚願者莫踰于子姓之蕃衍而又能象賢
而又能齒相逮不蕃衍則孤而有一敗群者或隕其
家聲使家不敢名其宗人不欲名其氏毋爲貴蕃也
而不能齒相逮使子若孫徒想聞功德于數世之後
亦于我何有故曰得全全昌唐虞之際元凱十六族
尚矣王謝子弟並稱韶令然非必出同產荀陵八龍
稱同產矣然非必孫而又孫而荀陵猶爲人曾祖也
乃獨於膠東崔君眙其今崔自子真著爲政論顯名
漢季自是代有聞人而明之崔則由君家始大君之
上世昆弟論其諸季群從靡不書仕版籍祿輻輳門
君宦不得志亦以經術起家雲間府端蓋有子七人
孫曾三人雖不逮荀陵之數而孫曾則已過之嘗呼
丹青親已像及于與子之子而又子焉雍雍繞
膝雅之膝計其人則十而論其世則四無論子三長
者昔除于序浸浸乎角而上作摩天之遊即孫之長
者亦楚楚自形建標撓翹矣于三少者雖文弱乎然
含苞既暴皝皝欲作小英雄而于君孫之少者亦能
跳地作虎子狀矣三少子者俱受經今乞叔京氏

叔京昔習之叔京又言其長君之克爲長也常見其
所貽尺牘欲君官于官而已宦于家然又不欲其以
官之況易家之樂也此不可以蹊其忠孝大節哉顧
陵八龍惟慈明稱無雙然晚年竟反節于卓卓之草
其孫文若何顯以爲王佐才而亦終爲曹瞞子房君
之諸孫若孫雖長幼不偏而皆嬌嬌出群足世其家
聲賢于八龍遠矣君又諄諄以禮分衆分梨揪然一
堂之上左顧右盼如入蘭林蔚然春和盡在庭除矣
然特一家之春耳君仕吾郡有所聽斷寧過于仁毋

志空扞挌者哉何楚人之多幸也刑禮論不云乎禮生于讓刑生于爭讓非純禮爭非純刑刑禮俱與大道乃行大抵禮起教於微渺道化之本職此爲在而布憲倚令則所以輔之者也公京兆尹度身範物先黜草繆芟鋤猶足以濟治矧是編彰明較著乎其職秉司教嘗得事公爲楷模公拳拳以崇村教古相期待欲令士人同心興道爲齊民倡則亦古所稱刑禮相成之意也或言之化降上業教清中世非然哉非然哉

天運紹統跋

高唐王岱翁者我　純皇帝二葉天孫也惟緒擴索白首忘倦海內稱賢王云葉嘗演眞人受命之次推歷代五德之符欲倣編年者爲圖史以詔來許志斯勤矣偶見滿成于所著天運紹統書適會已意乃送捐去舊業更加校梓人端已見脩首所自序茲走介命余跋其後謂余故好讀是書也余既商訂疑義數條而復緊之言夫君之言皆也爲能稱萬物而除其害也故全體太上之謂帝法象陰陽之謂皇開闢四時之謂王雖稱名不同要皆命世之眞君也昔運季德衰內迷外荒綱紀陵夷宗社殄瘁名之爲君不成君矣彼草莽奸雄僞朝權近妄忘神明之祚飈起而爐滅者又何足比數然總之承繫天統法不得而遺焉願歷代其秩之跡厤數攸從之則亦班班可注下方自足備觀省而行將成燕王梓刻之徵矣　者宜□後于斯

跋文清公讀書全錄後

文清公少事冥搜晚造微詣窮六藉而見聖心玩百

氏而綜時變或撫古以喩今或感今而論古手著讀書錄與讀書續錄創意數詞無非以明理實踐爲主析群儒之異指成一代之緒言後之學者讀之可以滌綺靡之陋臻玄妙之歸此爲世補殆不在有宋諸君子下然讀書錄久行于世續錄有刻本流播未廣古青冀康川先生偶得善帙陳之棐几撫埜汝泉趙公一見悅之乃出先所刻前錄於楚中者授圻令集學博莊文龍方文光重加讐校并鏤諸木以頒示經生題曰讀書全錄全錄既出河津之學昭揭宇內所

以闡理教之顯當者不在茲乎抑是錄也有聖賢之
學術而後能著有聖賢之識趣而後能好彼務炫華
文而略本實者傳之未能泛窺竹素約之弗能玅契
之源流今對此且目爲陳編敗簡安望其好而思傳
以惠來者耶　撫臺秉虔[illegible]熙華懋實蓋篤信聖
賢而有得者乃獨于是錄好焉傳焉固其學術識趣
大過人哉先是有因義理之學至淵乎微如空尋聲
靡所底止者哉亦也善讀者當自得之

跋湖廣乙酉科齒錄

萬曆歲乙酉楚既舉雋士于鄉齒筵載張朋輩咸集
直指使者喜動眉間損辱嘉誨志諸簡首謂余僭長
一日當有言以勗其始余念操觚猶昔諸士素所辨
也若教崇樸茂趾美鄉哲則簡首已竟詩命之余復
何言第今夏秒　皇上從廷[illegible]親擢學官以德行
簡汰赴比士余既奉行不敢[illegible]申告爾同志
夫古者族師讀邦[illegible]考士[illegible]德行與道而藝次
之故申呼賓[illegible]至今有遺美焉
漢世崇尚推擇士所潔爲鄉里厭服者府寺交辟則
猶然古意也厥後士顓得官自效並試筆札之役殆
屢屢藝耳取士不以德行與道而以藝故其進同其
究異效用去古遠矣即士而以藝進也入無祁奚魏
戊之薦出無孔臣常何之感一旦飢布霈發聲光于
幽亥行丑登　奉常之第策士版而有治理當世爭
艷慕之乃不以德行與道高自激昂而卑卑惟藝是
多奚但負同進與負天下抑自負生平耳方今　聖
明御宇嚮意自昔之上循用往例　特命在庭文學
典司衡鑑士得由此以進所謂爬羅剔抉幸而獲選

非耶顧主司所搬最者藝而　廟廊之所招延銓品
之所斤銖則在彼不在此也爾九十士者生同鄉舉
同關蒸鵰同群於以技升權衆將不人人自挾哉藉
若相視以善相規以過相磨淬以勸業無事則游優
燕喜要腹[illegible]則有事則急[illegible]之義如左右手無一不
窮于德行與道則[illegible]淹速奇耦[illegible]跡或不皆齊而臭
味芬若金蘭志趣堅于脫石爲契分而無猜締世講
而弗替茲會不大有榮哉畤或身都上第口哆高說
始進雖同操術旋異彼盛氣以凌群此浮湛以自殖

彼騾焉可喜以求異此追趨逐嗜以踞名坐令錯薪之楚均蒙點染寧非自棄于淸世哉漢司隸何武常舉士士有盤辟雅拜者行可以爲詭衆竟坐左官夫盤辟雅拜非有大戾于德行與道而漢法尚爾誼之蓋藻繪之士類難售于綜覈之朝頗諸士諗余言若藏器無令天下以盤辟譏楚材則可矣

跋長水塔院集

三泖爲吾松巨麗哉在往時茂與[illegible]彭蠡奇而其所秀絶處尤在長水塔院院故當谷泖之衡機山之西宛在水中央僅如黑子之著面而即之則佛宮僧寮周遭布列一浮屠倚天矗立當煙波不驚蕩寂寞登頂四顧則澄潭萬頃光與天接恍如置此身十洲三島間乃或風生水涌則濤聲與梵聲相鞺鞳𩙪瀏瀏若從泬寥而下信哉澤國大觀也以故探奇客子往往凌陽侯而從之遊而能言之士復淋漓翰墨或寄逸興于流波或寓幽襟于法界咸能發舒江山之勝槩而歲代緜邈湮沒鮮存識者有遐思焉新宇俞先生嗜古博聞追逝摩表而存殁搜寘之好與

不淺擬悟之暇因掇拾漢魏以來名人偈什彼金石碑[illegible]次成帙付之梓氏以資臥遊要之塔院以詩少得而以文後以先生傳也往余[illegible]術方來亦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入抗文忘而塔院所[illegible]卜不得一方浪購[illegible]之未遑今得是編讀之[illegible]齊函[illegible]玄妙用覺無極象中物外盡在卷册間他日泖翔流瀨枝息當訓當與先生訓付其事矣

跋榮壽圖後

歲乙未之菊月太僕弘齋休公夫人壽六十日之十有九爲設帨辰而適與肖子大婚會諸縉紳先生咨爲頌而渴之至綸焉屬以侈盛舉余聞一披咏而知夫人之所以壽也太僕公始被選讀中秘書已給事黃門遊遷今官凡以身當國是者可二十余載而一毫無內顧闈已知夫人匡勷功矣其最鉅者則尤在能子肖子方其始娠則日祝曰天乎其幸而生男生而男矣則沾沾乎曰是國家公之嗣有撫之無忘時已出就傅則又沾沾乎曰是公之嗣有撫之無忘日至于今凡加冠矣而無時不聽其肖子復受國

屏跡私門窮研典籍一意著述尤究心于六書之學
埤倉廣雅古今字詁字統字林韻海韻集韻略及西
僧反切諸書靡不其搜廣引據古證今刊訛剔謬類
成一家言名曰字學指南琛藏[illegible]豈暇日購
而讀之則首之以審音辨體次之[illegible]音聲而復
分系之二十二韻以便檢閱[illegible]校文爲正
反切以梵[illegible]吻淳換之
失悉舉而釐[illegible]正丁部侯
繩齋許公復[illegible]加其[illegible]代完書

設有採奇好古之士取而付之梓氏行之當世豈惟
海内群蒙藉以開闢啓鑰即倉沮史李諸君子亦賴
先生爲忠臣矣昔之評書者有言華人從見入故長
於字而韻則跡梵人從聞入故精於韻而字則略若
先生者見聞並進字韻兩絶詎不稱華梵一大傑哉

沈孺休三刻跋

顔行體骨兼總衆妙又無轍迹可尋故入書家三昧
柳本師顔而所書西明寺金剛經又自謂偷鍾王虞
陸諸家似亦拘拘摹擬者今觀孺休臨章三刻海内
名公舉稱逼顔柳之真詎不以其骨遒逸適姿格道
勁耶然余細玩其避就穿插大得二十六法之髓與
要不止闖顔柳之室而已昔[illegible]氏觀蔡君謨帖而
贊之曰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余於孺休亦云

蘭亭[illegible]跋

昔右軍三十三而草蘭亭序二十七而書黄庭經時
空中有神人語曰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夫右軍書兼
八體種種超脱而禊帖尤得其爲然手跡豈不可尋
矣所幸存者褚河南臨本李公麟圖像及柳公權增

補詩章古今目爲三絶傳至宋景文刻于定武遂爲
世珍南渡以後竟復失之今名家所藏真贋俱不可
辨余左宦澶淵嘗于晁翰林家得所遺定武肥瘦二
帖筆畫遒勁迥異别册而[illegible]所藏暨益藩所
刻安圖又極工緻適都伯[illegible]八只皆有博雅君
子表于當代因持是以[illegible]謂當付之
貞珉昭示永久遂爲選妙[illegible]人石并爲搜訪歷
世名賢題跋其三十九章[illegible]同左氏將來談墨道
者知筆蹤興廢之由

跋高士遺言

高士之名始於齊魯仲連漢徐孺子晉辛勉謝敷數十輩而獨辛勉目爲貞高士非以其行[illegible]感動當時雖黃門與頫亦知推遜耶存松一分先生者乃華亭川訓覽之長孫也[illegible]高華於松科第蟬聯不絕而一[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所以文行甚聚成弘間世皆稱爲高士余與其裔孫孝廉脩明君有姻婭之好因得悉覽先生所著述如示子章勤以聖賢心法垂訓而詠史諸什於綱常道義

三致意焉則又不當與采山飲泉柴車菲屨者流相伯仲也吾鄉顧用衡張仲圭皆有志無時取重月旦一則私謚爲靖夷一則私謚爲貞孝而獨先生以貞靖稱兼用衡仲圭而有之此可以占一鄉公評矣即黃門所命貞高士何以尚茲先生諱年字公年他所著有梅翁類稿和漁集脩貧巷詠五祀雜誼勤學類編等書數十種行世

世德頌爲詹使君作

猗與總戎以啓常山尉公謀地舖者遐環付於介庵名德無間誕降寒泉少郎穎絶長而受易席隱不微因莊再生揚何不臧星子畏攻猶在人右銜孔兜魚樹木止决攉廬剖徐雪截餅張綠林就緋發薦絣桑仁齊釋兜廉擬懸魴肯居潢代行列孔墻慕嬈姚虞友踰三美字孤有恩事師無方既已厚施溥亦不望天鑒其德篤生道南遊於賢關鮮不盡替小用司城濊澤湛酬倉卒出奇易若囊探大璫易披三尺難欺

群貂就塵單辭以止有彼嬖人訌於城狐移檄豪貴不作棘駒若李破柱似董格奴九閽可叫一官奚靦朝辭　丹陛蔡門清泉絶口世務惟手簡編不識不知壹任其天書藏二酉家徒四壁禁門存亡焦鹿忻戚小鳳金聲大鳳玉擊人羨斗[illegible]二鳳軒軒開府嘉惠[illegible]稽怙河潤吾曹寧臧厎字[illegible]山甫先烈正芬因侯葢海我歌世德以告千古

滿之若徃者過來者繽從今荷利涉之恩了畢善緣倍增勝槩方內居人轉盛鎮中貿貨役殷萬家提福七衆岳麻豈非吉祥善哉其首事共事之人有不戮力虔心秉公持正者天地爲盟神人普鑒

福田庵募化疏文

福田庵者元至正間僧壽所建也其基舊在沙洪之北慈邑西一大叢林也厥後歲久寖廢者百有餘禩先王父石泉公惟漸大士堂殊敝址而以其地屬先世父怡默公爲祈嗣傳之子若孫又二世矣先大夫怡朴公憫廟貌傾不能庇風雨遂捐宅東地去舊基僅半里許別建紺宇遷大士像居之而山門而法殿而僧房緣垣百堵並作更成蘿草開山之業又三十餘年爲萬曆之壬寅余解組歸田臥病雲間夜夢异僧傴僂而進曰百年故第爲人占據七十年所爾當爲我復之不則將有大不利于爾者余覺而思之夢中异僧得非邑誌中所稱僧壽者耶未幾而世父之孫公私多難遷居他處以前事稱告于余余憶前夢不敢收爲己產復傾囊竭力庀工飭材舉先大夫所創悉徙還故基僧徒用命不踰時而告成第堂構雖已粗完像飾全然剝落既闕莊嚴色相均稱弘願慈城尚幸　四方善信同發菩提競捨淨財圓成勝事或範玉而裝金或繪圖而列狀大而森羅七衆小而拱衛百神秉此豐稷之一歲畢茲繕塑之功庶鹿苑丹青不獨快一時之瞻眺而鷲山金碧咸獲布來世之津梁功德無邊何可思議謹疏

王侍御類稿卷之九

宗祀議

庚戌孟冬四日余同倪公方覺王公後暘陸公古塘暇遊于漸菴錢先生之日新書院既至揖 先聖先賢遺像畢諸徒咸集遂講孟子性善章諸公反覆論辨既詳且暢余因舉孝經郊祀章疑義以問此章既稱后稷配天而又稱文王配上帝是天與上帝似有兩義此其可疑者一祭法有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文王爲不遷之祖武王爲不遷之宗乃萬古不易之定論而禮經既稱文王爲祖孝經

又稱文王爲宗此其可疑者二且自配天配上帝之說一出而后世六天與五天帝五人帝感生帝之說紛紛起矣自宗祀之說一出而孔玄義以之悞唐睿高宗與太宗並配矣錢若水以悞而唐宗特配矣禮院以之悞宋而太祖太宗與真仁宗迭配矣至嘉靖中豐坊復以宗祀之說 世宗而睿考配天祔廟矣是宗祀二字之關係大矣且非渺小誠不可以不辨愚意六宗之神既同在配位在月令亦有孟冬天子祈來年於天宗之一文然六宗即六宗也恐當時圜丘大祀以后稷配而后稷配位在東方西向北上與天宗並列故以配天宗稱而后世或者遂以宗字讀屬下句夫文王不稱祖而稱宗已與祭法相悖而漢儒鄭康成輩遂强以尊祖親宗之說解之而自註又云明堂所祀者五方帝五人帝及五官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外不祀他神夫以文武並配而文乃稱宗則其說又自相矛盾矣故賈公彥有言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則是祖宗二字在賈鄭亦各自立門

戶而聖經何獨沒無分別邪迨王肅駁鄭義又曰配有功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易之名常如鄭言則孝經當云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信斯言也似亦以宗字爲未妥也又考宋劉則禮儀注云明堂大祭止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及太祖太宗正配四位並無六宗以下諸神位而周在之祭並列百神則自天宗以及五天帝五人帝皆預故余以經意謂周公南郊祀天則以后稷配天宗而明堂之祭但有昊天上帝故稱祀文王以配上帝依此解之則祖宗二字既

所載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絶并不及一里者許歸
并當差餘剩人戶幷附近外里較畝編造言戶則田
可知是均畝均甲原係舊制又云田多者為里長田
少者為甲首輪年充當甲無[illegible]丁不役之人無一畝
不役之田亦舊制也乃今八十畝余畝咨之安册之
地而官甲餘田百畝即編糧長一名役[illegible]均乎抑未
均乎無怪乎冠裳之家叫苦不得為小民而役剝士君
子之林也况吾松官戶與齊當逆亞嘉隆以前官甲
不知有催比之若而今官甲自催比矣若畝民之所

催比者乃小户之田糧而官甲審屢不累也今今士
夫既自催比官甲銀兩而又代催小民銀兩役果均
乎抑未均乎嘉隆以前官甲不知有收倉之苦而今
官甲自收自兌矣皆畝民之所收兌者乃小民之田
糧而官戶類皆不[illegible]也今士夫既收兌官甲倉米
而又代收代兌小民[illegible][illegible]役果均乎抑未均乎况近
年官甲倉糧[illegible]數派[illegible][illegible]而南北運行糧月撒三
倉輕省等米又奉文輸派各畝小民而官甲毫不沾
惠官甲戶丁並無存留餘米在倉若南北運等糧長

所解者乃小民之存米與官甲全無累及也今今士
夫既兌官甲倉米而又代兌運小民倉米役果均乎
抑未均乎又按 國初分田定賦行之已久而每畝
又分為十甲百尺差役輪甲承當一甲分九甲故公事
集而民不稱疲也邇因催收解三色概派於吾法用
屢變遂有一年一編五年一編之例不分畝甲緊行
僉報而區中積猾遂視此為利窟攬充公正積融搜
括應肆冰求故僉役雖止五年而需索遍及十甲因
之放富差貧役日繁而民日困如之何不花分詭寄

以倖逃重役也迄今分催塘長總甲老人諸役[illegible]
輪甲充當舊制何嘗不善哉况年來正值大造推收
之歲若遵照 祖宗限年輪甲舊規盡去官甲戶民
圖戶名目除新例優免縉紳田畝之外餘田盡數歸
各畝與民田總計一縣畝數均分各畝[illegible]均作十
甲以田多者為排年田少者為甲首惟此北運布解
照依舊等原議或用官解或用民兌其餘漕銀收米
兌運輕解一應差役不論官民俱照舊規充如今年
編第一甲即于第一甲排年內僉並不許干涉他甲

則年輪一甲亦然週而復始各不相擾一年勞費九
年安逸永久良圖無踰此矣若一縣之內田有高下
則以役之輕重爲差上等則甲定以重差中等齒甲
定以中差下等齒甲定以輕差而荒薄區分爲甲止
令輪充分催總甲老人糧長等役若北運官布役之
最重者或以數爲朋充亦無不可若一甲之內田有
多寡則先儘田多承充而田少者計畝津貼或官充
而民貼或民充而官貼聽其自相推擇亦無不可若
區爲荒熟等第即以田價低昂爲高下則奸民亦無

所施其術矣每年八月興更之時各具應役姓名報
官親自僉點不必再用公正而需索買放之弊亦可
革矣夫官田既於優免外盡歸爲甲則限田之法行
矣以一縣之田分爲分甲仓無隱漏則田均矣各役
輪甲承當勞逸既同民力有節則役均矣以本甲之
田貼本甲充役之人役者有官患而吏胥無乾沒矣
至是則里中無重役之苦甲內無不役之田而花分
無所容其奸詭寄無所容其巧真所謂均平之政真
可謂百年永利而上庶有不俛首帖服者乎此法行

而各縣捐金之議田役田皆可聽作別項開河賑恤
之用帑藏空虛可少濟也第二十八年編審之時適
下應　命未服詳估故紳縉既有官甲之優免者又
自催自收自充至　用而二差兼守也民間雖皆編
役而兩戶之外閒田幾至八十餘萬　一而漏萬
非法也此非限田之不善乃因編僉者[illegible]永圖
而旁觀者遂緣此指稱限田之不便是[illegible]變而吹
毫非公論也倘蒙　仁恭不棄芻蕘通行[illegible]爲再加
酌議停妥另行　題覆允行俾久以裨　盛美萬分
之一　士民幸甚士民世世子若孫幸甚

復陸中復均田議

圻讀中復君所著均區平役書要以甦困息民懲前
慮後上釋　兩臺花詭之疑下杜百姓萋菲之口意
甚盛也然法有宜於官而不宜於民者有宜於民而
不宜於官者亦有暫施則似可用而垂之久遠或窒
礙難通者此須[illegible]而停妥乃可持久通行請借來議
而熟籌之夫議謂[illegible]區均爲一可守其法良善但
華亭田一萬七千五百頃隆萬兩次丈量俱照各圖

版籍爲定舊有二十四保六百八十畝此二百年來故額也今以一百六十萬餘畝以分作四十區又止分作四百畝則此外二百八十畝故額將遂削去之乎抑姑存空名乎且一分一升之間㝷多並寡況彼附此詭寄之弊已不可勝言至于版籍動搖關係匪細事于　遡請猝難就緒此其說之當講者也來議謂區畝既分就地充差此言極當但士夫圖戶田多之家有一人而星散數十畝者責之隨地立戶已不勝其煩若行之既久適啟奸民花分之漸又將何以

預選之中間或有軍灶與匠例不分籍者其所買欲畝之田并之不可析之不可又將何以處分之此其說之當講者也來議謂挨區照解每年止用八區約計五年一輪誠爲勞逸適均然查得華亭一縣南北進與金花粗細布馬價折麥等項照戶動以百計倒可耽擱於八區之中設或但戶不足又將何以調停之此其說之當講者也來議謂官田民田混派當甲按月追徵絕無逋欠但亦經久可行然查官甲之立起於嘉末隆初因言士大夫不納錢糧貽累小民其

呈　院道既府縣分別官民兩甲各自起科至今有司以爲便利設今官民其甲恐將來士夫之家依法繳輸者固多而豪門世族倚勢拖延此其亦難保其必無行之既久役役編累小民能保有司之令必行于豪右乎此與官甲另設之法既便既不便乎此其說之當講者也來議謂不論官民計產當役以爲永利竊恐士大夫應役必用親戚家奴隸親朋此輩少能體悉主心或將區中單弱恣意剝削至輸小民分稍則又高亢不理營謀暗昧閉門知更有明紳見

官借口例應優免時當輪役推諉不承反累區民有司能不論顏晦一概以法繩之否乎此其說之當講者也夫均區之說既多窒礙則役終不可平乎愚謂役之平與不平亦不係于區畝之均與不均蓋區畝不必動官甲不必廢其法不必更張而役自可平也夫今日各縣大役不過日催日解日收三色而已其餘均徭里甲練兵驛傳計畝出銀官與民原無異同也即如華亭一縣田總計一百九十萬畝官甲止占七十餘萬畝而民甲尚存一百二十餘萬以官視民

將[illegible]之一并以催役[illegible]之官甲既立則九十萬畝之
折銀倉米兵役等類一切自催自兌而小民之為分
催者不過催民甲一百[illegible]萬畝之銀米并官甲銀
米絕不累及其催役原無不[illegible]也以解役[illegible]之官甲
六十萬畝之起運倉米並皆自納自兌顆粒派無餘
剩比行糧夫船倉糧皆[illegible]民甲派微官甲
豈不沾惠而小民之所應役者 運及十級各役者不
過運解民甲一百 一萬畝之本色米并官甲倉米
絕不累及是解役原無不平也惟收銀一役尚專責

之圖催想亦官府假借上類少寓愛禮存羊之意金
若欲一一均平只將六十萬畝所派折色銀兩仍令
官甲各自收木户而以官甲所出役銀作為官甲備
銷津貼之費勿再干及商催是收役亦無不平矣三
役既平則官有官差應用而差亦不免又何妨于詭
寄民有民役用長衙役亦隨之又何辭于官甲在下
者不必起均[illegible]之[illegible]在[illegible]亦不必質 趙請之煩化
詭積弊久[illegible]一旦[illegible]盡[illegible]欠[illegible]止息合此而必欲
重定[illegible]不齊終阻
于三難之説萬一見諸行事不數十年小民飽巳之
累更有浮于今日者矣不識 高明以為何如

開濬吳淞江議

松江在上海縣北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
蓋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者北為婁江中為松江南
為東江而松江又名松陵江其源出於震澤自吳江
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
趙屯浦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
凡五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

將入海處別名滬瀆江東西凡二百六十里此東南
水利之最著者向與婁江東江並為湖流入海之要
道自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
長一百五十里沿海港口盡為堵截而東江湮沒無
考矣東江既塞婁江界在北境惟此松江一線關係
蘇松二郡民生國計故歷代治蹟獨詳于淞江宋寶
元元年兩浙都轉運副使葉清臣開盤龍滙以入江
慶曆元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滙浦以入江嘉祐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開白鶴滙以入江元祐三年常

論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上座師高中玄相公

老師出處係天下安危日者載道而南天下日何東
山動靜恐遂無意朝廷矣以夢卜召賚帷幄人人無
不謂社稷之福以爲旋決則何止門生故吏沾沾於
二天哉然幸者半而懼者亦半信者半而疑者亦半
竊意鈴閣舉動或有以窺其淺深矣頃聞道路之言

而有疑於老師者亦頗不自安圻亦不自信華亭之
犹攻幾二十年天下誠不無觖望然其人豈工爲陰
陽而不可信於士大夫者哉疑人爲含沙而其已爲
伏弩此蘇公所由疾張公也昔荊公爲相溫公繼之
其勢足以逞然溫公不過承變荊公之法至黜我
罪我絶不繫懷故司馬稍爲長者今華亭心事不俾
安石而老師德守更過司馬豈復以昔時介介乎
夫怨可忘而不可結韓長孺流名於甘田張京兆號
職於絮此忘與不忘之明驗也願老師宏司馬之
度折溺灰之忿消弓影之疑其爲相業光何啻日月
愉之華亭鄉人也　老師成我者也義豈以鄉人妨
成我者哉區區之心不過欲爲老師忠臣耳如門樹
者爲所以自伐則豈敢間命范司業附啟奉達因渠
衙門之人耳非所紹入

答王鄢陵泉阜

往見賢以味幾作以往前翁狀未乾瑤函又從天墜
者門寂寂倏爾半作僕者未厭復拜朱提江水雖深
比之淵情更淺矣門　下爲國司直方今　主上聖

明雖無專引倨槩樹然一片報國丹　心不益切灑
陽忠乎往者不佞承乏在下泯泯無酬故深望於
門下耳承念不佞以中中山之篋爲惜然此頭上幘
亦厭弃久矣今向時遊般川湖不殊飲酒詩詠又
何知非言者所賜第邇歲迹役已曰餘無復昔時
鳴琴吹竽鬥雞走狗之盛事又　閒食舊　門下
慘然東向自遣使賑餼而外几戶　尤望百爾爲
計則豈惟不佞一人賴之江以東若干黃門賜矣
悲念及此敢悉其衷惕使君世蒼承德意與之人嚴

霜長之而冬日就之郵便草復不盡

復王泉皋中丞

足下雄才鉅望出鎮西川豈　當宁將畀以鈞軸之寄姑假此以嘗經濟歟誤耶余日望之圻株守海濱目覩除書抵戟手忭舞焉　朝廷得人慶恨未能覔便羽通尺牘遡溜川朱令規及常熟顧比部二使至長牋大悲翩然並及足下之念舊其殷顧殘朽何以堪之蜀境民夷雜處風氣稍異中土當持之以鎮靜撫之以寬仁勿遽以規矩繩墨治之則西北一隅或

可晏然長無事矣杞見如斯高明幸辱裁之來役去速占謝不處統惟原亮

復江院林雲源

承示江防諸法靡非石畫隱然東南一保障矣圻東南人也敢不拜賜雖然其[illegible]遺者敬鬼三事以備采擇　長江[illegible]大[illegible]東通京口孟瀆西抵釆石蕪湖俱有[illegible]險要[illegible]有備差可高枕第河庄急港[illegible]鹽賊出沒之地雖已設官緝卒作控扼計然承平歲久官司媮惰又

尺籍雖備而武數多虛冒信地雖設而或離次不守五兵雖陳而武不堪持擊舢艫雖具而武不任風濤萬一潢池有警何恃無虞是與無兵同也今宜申諭諸司同心整飭務獲實効此來諭所未悉者一大江戍守分布聯絡緩急似已有賴而支河岐港防更宜嚴彼瓜儀京口係南北咽喉不必言矣他如常熟之之福山丹陽之曲阿金壇之東[illegible]常州之桃花港江陰之黃田港等處乃為出沒蹊徑亦當嚴保甲練民勇無事則彼此會哨有事則互相策應是亦當今之急

務也此來諭所未悉者二一沿江備倭官軍自國初以來星羅棊列然海寇猝至如入無人之境者以土兵不練故也厥後土兵稍稍練習而倭尋遁矣土兵之選曰沙島者民曰各鄉義勇者民編之於沿海義勇備之於腹裏其來亦非一日但行之既久不無廢弛者民尺籍廢缺不補浮海沙船脫[illegible]所募鄉兵非豪門之悍僕即市井之游徒賃供餉于緩急無益也今當嚴督蘇松常鎮四府廉者民之智勇者與沙船之堪浮海者[illegible]官[illegible]故即行僉補仍戒有司

毋得非[illegible]名衙庶務民壯務校强
有力而閑于[illegible]有司督[illegible]諸將嚴程教閱庶
城市村墟率多武備海濱腹裏具足兵防而東陲可
長無事矣此來論所未悉者三二事雖皆書生常語
然中之功令相守無變則江面肅清門外戶不閉可
也雖然有李趙郡則盜不敢竊其界之雅使君在事
圻又何過計哉設有警圻江之蔡可荅矣

與李年丈

淮陰奉別遞若河山流光迅邁不覺十餘年且各再

再老矣一在雲之端一在海之角欲如曩聚首秉
燭論心可復得耶 老丈經世宏才非掌絲綸則資
啟沃此轉特借以爲地耳弟自楚歸田日與偃蹇青
生挾冊相剝啄冀成一編藏副名山然政恐爲蕭恭
輩所笑海夷小醜 朝廷爲之旰食今雖請貢歸巢
然何如出吾 丈腹中君子六千人一掃而殲之哉
行以竢矣羽便附布肝膈奉祑未期臨楲於邑

與趙中翁

不肖圻歸田三十餘載洌去十有一年海曲殘人心
寧忞忞所欲號呼於 知已前者何限顧所居寥寂
之鄉欲求一羽一鱗之便且不可得矧雲泥異路并
自踈遠于 大君子更有可爲於邑也者想 高明
必能習而原之方今東陲多故中外洶洶能爲 國
家建大議紓大難者非 門下之直亮忠誠其誰任
之鄙人跧伏草萊恃此以高枕長卧矣跂竢跂竢

與萬安張見翁尚書

不肖圻承乏大方謬辱知遇已而偕肩楚臬又聨得
聚首論心迄今二十餘載高情雅誼無日不在左右

第海曲殘人不敢以汙穢姓名塵瀆記室恃高明爲
能亮之賤之恭念門下者才碩望朝野共切倚毗且
夷猶南國蓋亦有年釣軸榮遷諒在旦夕而東吳徽
有天幸得借棨戟撫循茲土則又二三之幸也不肖
圻跧伏海濱芻牧之暇無以消此長日近刻文獻通
考一書敢以就正有道仰祈公餘大展斧削非不肖
沒齒之感哉茲因便附致起居伏下溽暑方張萬祈
爲 國加珍不宣

與徐撫臺

不肖圻夙奉龍光逮今二十有六載茲幸節鉞撫吳
鴻施再被闔郡編氓咸得瞻承顏色獨圻以病廢城
不能扶藜一叩華塲承切慈臣矜悔徒以哀激無
聊纂述防海遺事彙成一編不過清標大略海防
朱二府命鋟之木以備納所使者便覽而所集
者皆二十五年前其忠靖所為欲不同者敘上
之記室乞賜刪改擲下以付梓守宜更行所責爲
棗梓計愿雖私而亦公也統惟垂察曷勝感

又

不肖圻自楚歸田尚荷侍教今有嗣是飛沉異路孩
望末由然緬維仁風慣未嘗一日不懷也追自法星
照臨以來於今三十年幾何下大夫仰承愛微新陰又
普於我雲間實稱天且專南十餘年而今又幸所臨蒞
者十有七八雖均之乎此州而今同處仕於地父
老之待恩澤者不啻如赤子之望慈而針砭益蓋
雲集不肖圻獨以衰病不能預行列之末負罪負罪
謹勒短狀代布下衷地分崇嚴不敢以貧賤唐突祇
具別後所刻小書四種呈覽并以就正於有道伏祈

俯賜塵鑒不宣

又

不肖圻負痾伏枕不能詣候崇牆聆領海防方切悚
企邇接邸報見台臺題請御倭二疏關鍵事在浙省而
蘇松兩郡海防較之浙中猶爲切近往歲壬子癸丑
之變可鏡也今大遺隙已一週倭奴情形復又顯露
此正思患預防之秋蘇松郡兩面海較之蘇州更
爲危急防松即所以防蘇也頃見廣東下文武百
職非不加意而沿海官民猶然玩愒目下道府缺官

朱海防復以計事當行海上諸務盡無統馭非老公
祖節鉞親臨大加整頓急忙補目未易更張萬一來
春有警果如兵部所題必致束手無策矧吳間係老
公祖舊遊之地士民瞻望實覓真不啻乳子之望慈
保誠何惜一舉趾之勞不爲地方預籌者哉杞人過
計不揣僭陳仰冀垂照爲幸

與許繩齋公祖

天恩松坻借我公祖撫綏五載汪恩溥浹淪肌浹髓
迄今士民追想越數年如一日乃不肖圻沾承德意

爲倍恒情者感慕更可知已恭念門下湖内之攉衡
脊簋轉未足酬勞勛之萬一而當事者尚曉曉求多
不已古人嫉讒口乎欲投諸豺虎非以是哉倘天日
開朗俾旦夕開開府江南敝郡遺黎再受二天之庇
是又可拭目俟耳別後捆載稍加訂正得乡之訛將
五六七今具一帙上之記室倘以公餘大加諦閱中
所未妥不吝開心指斥俾得以次鎸入則圻之所大
願也情殷愛敢爲漫亦惟台亮不宜

又

奉違嚴範荏苒數年清風渥澤淪洽心髓未嘗頃刻
忘也竊念商彝周敦自有定價不必具隻眼者能辨
之亦非懷纖芥者能訾之而睚眦之夫猶然巧爲飛
語以肆其中傷之計在門下固視之如浮雲合郡遺
黎競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矣人間林壑殆不爲我公
祖一人設百萬蒼生懸懸望濟門下豈能忘情耶歧
俟歧俟不肖僬忍一丘掛書牛角以凌餘齒是其夙
願詎意玄宜肆眚身幾不免窮愁無聊蒐集古今小
說家數種刪其蕪穢裒成簡冊但可供談笑耳過蒙
言公祖分俸梓成不敢不就正門下乃因陸君便羽
敬具一帙上之記室儻不猳疏棄之幸賜訂定情長
楮短惟有聮恋不宜

與周撫臺

敝郡守張公祖神明豈弟自戊申余活百萬以來羣
郡士民戴其湛澤謝恩者殆不勝縷勒矣幸台臺特
簡胤茲新命倉庚編氓實深忭舞正意焦勞猶領之
餘復以試事殫厥心力既侑三邑甄別復爲門恩遴
選雖士無留良而神亦太瘁遂以步趨蹉跌動履弗

和今雖賢勞少効而猶然覺覺支離秖以台機嚴重
感恩如天陛不收稍病以還家山又何能强步以當
遠涉所以受命閱月今逆叩瀾業已料理謝事東裝
宵征將就中道而託疾其暫[illegible]全之恩又何恐
不以苦情一一詳分台下而忍且[illegible]台臺也竊念台
臺以人事主將亦爲主惜人念[illegible]放門縱而後
受事故其智不自[illegible]而[illegible]請伏
懇台臺姑[illegible]而使之既釋政事又得[illegible]門而稱於
郡[illegible]此[illegible]之候稍伏作[illegible]丁門便當途叩謁

華群然後星夜趨赴池陽以報特恭且於台臺寵渥似亦有光仰與賜允以遂輿情

又

自老公祖作鎮兩畿撫循三載河清海晏物阜民安聖天子南顧無憂矣祇緣某管地方于民不能遵奉德化以致譴見於天自今四月以來晝夜淫雨如注浹日千里一望皆成巨浸長炎湖於田間不快鴻爛于田底鄉計斷喪失之種亦非絲毫溝滲之跡向來水患唯嘉靖四十年萬曆十五年為甚然四十年猶在禾

苗既長之後尚者間有收成十五年在東作已畢之時秋來稍有刈穫豈如今日農務方興遽遭渰沒東北高原蕩然一望花荳雜種纖悉靡遺誠從來未有之變也三縣黔黎携妻挈子入城哀控者填塞道路會郡縣長吏俱以厥謁公用督指申報非仗台臺繪流民之圖飛章特達恐九重萬里何由悉此時艱故敢為百萬生靈請命獨停改折與停兩火當此困極之時必須大破常格盡數蠲除庶有司不煩敲朴計部亦省督催否此而區區賑貸乃驅而之盗耳

至于省刑止訟薄斂緩征一切所穰諸事臺下以擬行百屬無煩多喋第惟一再申飭令以實心行實政災沴不足弭矣再惟吳中水厄歲常有之而今日特甚者良以吳淞婁塞浦港墊高容受之區既皆狹淺洩瀉之道復又斷流一旦恒陰久雨其勢必泛濫溢而不可收拾茲又探本之論也幸有忠靖文襄之遺蹟在倘仁恩垂念根本重地并達天聽爲一勞永逸之舉是又杞人過計也尚俟他日借箸言之

又

伏惟台臺節鎮江南問民疾而袪吏弊飛鴻碩鼠不見於謡實大有造於三吳功德巍我自文襄以後僅見今日吉城士庶皆沐浴膏澤而不肯忻承恩猶數佩德猶深乃無計復留公衮雖綠綸平原於三吳萬姓奚稗乎第異爲替生再起霖雨四國俾三吳首戴二天此日夜尸祝而求者耳旂旌西指板轅臥轍者填咽街衢而不肖老病使尋覓後苔那之步一念及此情思黯然復不覺黍稷之慨然也茲因令姪揹何爾復走謁託申下悃附上書扇二事語雖不工情見

乎詞矣伏祈不棄艅贄俯賜覽墳言不宜心投筆
嗚咽

答張公祖

日來仁臺垂念二陸墳塋欲闡伏良足盛也竊機
雲入洛被誅觸遊亦族故諸傳志並無返葬之文舊
志止稱陸機葬在此山絶跡而機雲絶無所見此不
肖修青浦志所得於搜索者如此今其稱崑山下有
機雲墓蓋必富人援詞方謀奪風水者造為此說
衆士夫不察因而附和之耳又查得松江舊志稱士
龍為清河內史被刑之日清河門生故吏收其遺骸
歸葬清河則雲墓不在崑山明甚而機以反叛被譏
或未敢有為之收葬者故志止載士龍葬所而不及
士衡若如舊乘所云陸祠葬在絶崗則祠墓且為僧
人所竊據亦未可知又安得山下有機雲墓也此一
方掌故所係況聞仁臺有修志之舉殆不可不致其
詳故敢據實上塵典記惟台察不宜

與羅操院

不肖圻跧伏海濱追念昔年雅荷鴻施過叨沾被載

厥之感越數年如一日茲幸　聖明軫念東南重地
特簡我公祖持節南巡并州赤子再托二天之庇誠振
古所希遭也鈞軸榮遷霖雨天下恐南國不得而久
私之跂踵跂踵圻自楚歸田二十有七載衰病相侵
不能出戶南望台雲惟有瞻戀且地分清嚴不敢以
匡儀瀆謹以舊業數種并窮鄉土物遣貢非菲聊
展野人獻芹之意伏惟麾茹不宜

答南昌翰縣尹

不佞圻頹齡適過八旬衰憊殊非故我似與塵世了
不相關乃辱門下念舊不已梅君東遊雲夢達及伏
枕拜讀不特念念淵衷兼以少慰中間殆有慨然疚
心者門下以瓌異之才始為朱衣冥士所愚矣今復
為造化小兒所損挫皇穹有知何顛倒[illegible]一至此
乎言之可為太息客歲陰沴為災喪家蕩業盡在水
鄉思欲為太平溫飽之民亦不可得役何足為知已
者道大兒以勞瘁而卒偶患足疾恐終不免為廢人
餘俱謀生不暇僅有一孫假籍膠庠亦不免為池中
物耳辱垂念敢為漫布并便附報仰冀台照不宜

與何[illegible]

巳酉冬乘貴門生討偕之便托於本湖兼具隻業請
正是稿分寄三舍親而倪舍親以患病不前幾逸其
半茲因舍甥劉永行以歲薦謁選敢再具 帙上之
記室幸賜命入門下茂以並降寵眷日淡人月非朝
伊夕滄海殘人尚恐有史以觀繇事何幸如之不肖
虛度八十有五他無足道尚能搜猶搜閱殘編遐來
妄効王次仲諸作以補所未備可望之幽稍加詮釋
以便後學誦讀俾學使者揚鏑水災之舉衷并求正

於有道倘以顧問餘閒大賜斧削則又沒齒之感也
臨緘無任惆悵

答毛孺初

新春台駕公出未獲祇領教言悵怏之甚病中忽接
手諭如奉眉宇且別諭爲正學先生訪求遺跡尤見
仁臺爲萬古綱常計不敢不振實以開正學幼子避
居華亭八傳而至教諭釆實係上海華亭庠生余繼
儒乃釆之胤孫而忠則釆之姪孫亦正派也不肖
圻所聞如此幸高明再加詳察餘不敢贅

答[illegible]

不肖圻衰年病肺遂成痼疾世味久不關情再辱遠
教欽于裁答諒高明能諒其夙昔而原之也門下棲
遲丘壑澹泊無營而禪林之建乃能稍費以率先植
越盟讀二記不覺神爽飛動恨不肖既老而耄無能
從渡瀟灘拜謁宇下更朝夕侍左右講無生業耳天
禍吳民歲遭洪水自春徂秋汜濫益甚積齡病骨際
此大侵欲求爲太平溫飽之民不可得門下亦恐聞
之乎新刻三才圖會乃不肖所藉以消長日者見華

績成遂爾災木敢就正於 門下伏惟賜頻幸甚

與蔡憲副

恭念台駕榮發適値倭冗紛沓殊闕餞別之私負舊
罪矣別後滔潦爲虐高原下隰已沒滔天至今未退
天之降殃吳民亦甚矣雖院道極力奏請蠲停而嗷
嗷待哺之民剽竊並作嚴刑不能禁邇冬春之交又
不知作何狀矣圻姚後山持朱[illegible]侍御書至詢知
道動康佳遂譽殷殷振江右鄉人私喜更復何如不
肖自令清江以至左官東土受福於侍御公良多會

閭乞爲致謝峽江鄭令亦不肖首選士也今幸倫員
偶下倘蒙推愛提携然德不在鄭生矣情愛并及惟
台督

與都下親知

某等跧伏丘園株栖壠畝日與苑大牧子相倡和惟
藉春耕秋穫爲太平渦俺之民不意陰沴見虐侵歲
洊臻有如今日之甚者自四月以來迄於五月傾注
四十六日晝夜點滴不停浸淫六百餘里花稻根株
悉腐追念嘉靖四十年災在禾苗既長之後高處間

有收成萬曆十五年災在東作已畢之時秋來稍有
刈穫豈如今農務方興遽遭淹沒低鄉固已絕望高
阜亦盡瀰漫近又蛟出鳳凰山嶺水勢益增氾濫況
松江爲諸郡下流即今宣欲泄湖之水以注蘇常蘇
常之水又復狂瀾東倒吾松且爲歸壑之墟至今出
郭一望千里滔天小民求[illegible]然[illegible]衆剽剝水
陸道路幾於梗塞[illegible]也即如嘉靖
四十年全淵萬曆十六七年大水松民尚掛骸載道
此門下所目覩而心惻者近日某等具控院道求其
轉濟天聽院道必能馳奏　閣下第念　君門萬里
當事諸公未能悉此危急情形即使有聞亦或視爲
尋常災異例以改折停緩爲拯救之策恐嗷嗷飢寒
之民不免轉填溝壑而拋鋤棄笠之衆或思流入潢
池東南劇禍且在旦夕伏乞門下憐念梓里勢切剝
膚具以此情轉聞閣部及司計鉅公求其破格處分
俾百萬生靈咸受　分之賜消災弭變有賴焉小
民幸甚某等幸甚

與按院

屬歲天禍松民受災最慘非台臺極力拯救安有今
日第百萬生靈命脈全繫臺端而奉行臺端德意以
宣布閭閻者又在賢守令守如本府張公祖令如華
上青三父母躬行阡陌宿水餐風凡平糶發粟分銀
散錢設粥諸務靡非竭慮經理老幼之羸而獲甦者
不知幾千萬口固皆臺下焦勞之賜但恐夏末秋初
青黃不接困窮無告之衆又不知將作何狀念今計
典屆期正官咸當循例入　覲黃童白叟相率徬徨
驚懼而海濱倭報適復交馳囂然思亂之人心無異

客歲被災之景象圻等目擊時艱心思佐事　朝覲
雖係　國家大典而今甲所載仍開地方若有重大
事情不妨臨期酌處今合郡遭侵僅什方起凋瘵萌
庶未盡輯寧且一府三縣在在襟江帶海鹽盜縱橫
有日海艘出沒無時一旦有警飢民且將投入以活
須臾地方之事誠有重々於此者乎某等近已勒狀
上懇院道倘蒙仁卹查照舊典速賜　題請借留一
府三縣長吏在任撫循鎮定別委年深佐貳首領齎
冊代奏如三十四年請留蘇松正官事例庶荒政藉

以始終奸宄藉以彈壓良善藉以無恐而其等栖遑
林壑亦得為太平含哺之民感非何可勝言不揣勒
狀上聞伏惟台照不莊

與劉與翁

門下倡道中州有年矣寔德作什倒然遠及又凡幾
矣乃不肖圻猥問闇然非敢自棄於人世益恐罪戾
姓名上之記室或謂其為不肖可以一高才鉅望每
見推於部使者則積資既久遷仕在旦夕若銓曹
欲以有可相煩或且遲之一歲月以需　簡注始未可

知也弟圻客歲勉襄大事室幾懸罄幸今海氛暫息
歲事可望日惟課督芸夫若子以畢吾生他無足為
知己者道賢門來索張泰二老書媿不能揄揚盛美
之萬一敢借為門下道賞重耳使中乞此名致之餘
不敢盡

復周監其

邇聞老公祖有金鄉之行正擬借前馳候敘念後
命在邇又未敢輕以清嚴逼聞之際忽辱款言鴻貺
遠自數百里外且承問亟佩一片有餘慚矣沈公之

變出自意外終養大疏固是至情不容已弟恐本院
差點乏人或未肯遽從耳擬稿命梓原止覆瓿殘稿
今復蒙賜大章弁之簡首自是增光不朽不日亦可
完工矣役旋肅此附謝西望台雲惟有悵恋

與楊侍御

不肖圻謫劣下品自棄　則時相知猶且按劍老公
祖不以圻為不類於編氓中獨加存恤且以賤名污
之奏牘此情此誼真可鏤肺腑而輕九鼎矣武林去
敝郡相隔盈盈一水乃不能朝夕圻新華拜以謝恩

滏非敢自棄于知己蓋衰憊病足力不從心耳惟是
公祖秉鑑持衡窮鄉置擢拔因緒上心近乃千百
爲群徵辭紀績勒石膠庠以垂不朽不肖炘支節蹭
拜則猶朝夕請業左右也炘歸田二十載銷牧之暇
搜輯稗官野史刪繁就簡彙成一書名曰稗史彙編
前公祖按郡時曾於席中面告叔以郡伯蔡晴符撫
臺周懐翁諸公祖從史途付之梓幸已竣事收其一
帙托庠生某　上之記史并就正於有道伏祈台詧
俯賜鑒存炘不勝翹仰之至

與馮文所

奉違數歲良切瞻承屬者榮膺特簡自楚移越計必
取道茸城頃倒有日忽傳台駕從姑蘇徑入臨安不
知何日得領色咲也東甌括蒼之間古稱多佳山水
輶軒所至綱目成文昔司馬子長之詞賦非獨天才
俊發而探奇索勝所助爲多而門下越吳要渡長江
而探禹穴不啻子長壯游茲進擔有所爲山樵野
牧發新鉶者幸勿吝源源牧之别亂有言并祈崇郤
不備

與秉洪溪

不肖炘以舊治子民且叨同官之雅受知門下有日
矣徒以雲泥異路不敢時通姓名於記室然瞻恩奉
德之念真有一日九迴者惡敢忘門下文章德業經
濟洪猷　廟廊需注已非一日鈞軸崇遷□在旦夕
南國不得而私之倘荷惓惓留心桑梓□□餘波以潤
窮鱗則大幸矣炘自楚歸田業與□□　□　而依爲
命時情世味不相関炘年六十矣　□□厚者
道茲因豚兒初赴南雍勒此奉候道□□　□□氣初

嚴伏冀爲國加珍以需寵眷不宜

與顧益菴

不肖炘衰病相尋百禮俱廢即知厚如門下久不敢
以尺素相問問他可知已惟高明以幾人口之嘗勿
與較則幸耳門下宏才遂養給事承明著作之富已
知爲朝野所倚重第木天清暇視草餘閒或遠覽天
人秘與或近探昭代典章爲他日燮和調鼎之地則
固門下餘事而亦不肖炘所願以爲芹曝獻者不肖歸
田幾二十載伏枕樓雲之下長日無所事事妄續貴

此情拂衣竟歸不肖辱在故知不欲養成其惡深爲之
氣稍加裁抑門下得無咎耶羽便附布區區

復朱鎮山尚書

肖垢穢殘人無所比數㸐然不即沉淪苟延餘息恩
華有自惡敢忘耶季春六日秩馬衡湘東望龍門如
在咫尺徒以世事倥偬未遑遣候尚與忽承教兩
頒慰藉殷勤有若加勝雖頂踵俱糜易足以報　又辱
垂訊出處蹤跡敢不以實對肖叨乏晉端稍與如山
固宜招尤速累而已已跡物篤考大爲時宰所忌既

而內江相公掌院謬相許可忌者乃益銜之自是遂
僉閩而倅邛而後爲縣令爲州守爲府佐徘徊十有
餘載及自開移青也則汝全趙老先生來山何老先
生二公左提右挈不遺餘力得至今日然皆門下平
日吹噓之賜耳數年出處大槩不過如此緬想門下
叅歲督學八閩至今談者猶若與承先馬肖也年侵
學廢徒肖茲簡如脊子奇遇俍俍不禁衛作門下哀
窮憐愍於不肖素加意念幸出緒餘以鞭策之隕陽
尚未巡歷別諭竹山生嫉至彼中處分畢力具復

與戚公祖

不肖肖忝列編萌有禮廢缺頃辱垂念世誼損俸遠
頒雖念尊者之賜強顏下拜而欲忱殘人受此不報
之施媿汗何可勝言敝郡襟帶湖海在苻時多竊發
伏自老公祖臨蒞防海防江兼資經畫東南百邑在
在又寧不肖所得以嘯遊泉石蓬髮鴻造中近日
承朱少府命集輯叅江海防志四冊聊備輶軒使者
一覽然日下曳筆多端未暇撫入先具一帙上之記
室倘乘公暇大賜刪削成書庶一展閱間而堅瑕瘢

俎盡在睫前無勞聚米矣不揣僭言仰惟台照幸甚

與許光祿

不肖肖忝違色笑幾二十年而高懷涯潔鏤骨銘心
常如一日惟是跧伏海濱日又衰年多疾無由吐露
肝鬲在高明或以陳人斷不然而有餘慚矣老
父母自秣陵敭歷名藩足跡幾遍而鴻猷駿業上
結　主知樞衙妙簡知在旦夕留鄉搢紳殆未足慰
士民翹望也不肖坼歸田幾及一世自分爲朝暮間
人第故鄉黃宜自叟戚頗慈君撫循區以丐更生

之澤故竊願俯沾須臾以図觀盛事不識聖君賢相
肯爲蒼生暫借頃刻否殘軀不任舟車遣一介代布
悃私伏冀破格麼存無任祈懇之至

與郭明蠑侍郎

往不肖折衍非大方垢裝山積有目者將共棄之獨
門下捲瑕藏疾開示肺腑真千載奇遇也蓬蘽朽株
叅見擯于明時門下猶然不我遐遺於舍親徐宗伯
處拜瑤華住刻之貺固知人間契誼不在同堂異室
也鋟刻何如何如門下載道而南三山動色春風化

雨朝野均沾豈止門墻士類稟承良規已哉折自塗
歸田業與芸夫荒子相尚和世味時情久不掛齒頰
無一足爲知厚者道茲因小孫綦鈍不前借附援納
令觀辟雍文物之盛伏乞垂情特賜少推餘波以潤
窮鱗則大幸矣辰下澤著方張惟冀爲道加珍以需
寵眷不宣

與殷海岱

來逆顏色忽已改歲門下供奉日邇弟折樓遲遠僻
遂致音問疎落門下固能亮亮之也屬者天路清夷乃
正人君子畢志之時別門下洪裁鉅識又執政素所
推服者一舉而陟青宾樹崇伐豈特鄉邦之光哉弟
折以寡陋之資叨忝此官真是力小任重不啻負之
負山惟門下垂念風誼開誠指示庶可少逭罪耳
昕夕引領望之茲値本司差吏赴京公幹肅啟代候
翹緒萬不展一統容嗣布不次

答林震翁年丈

睢陽一晤奄忽數年如弟垢罪殘人自分當與敝帚
同棄遂至訊問踈曠老丈不加苛討更蒙存記感交

骨媿次而矣貴治爲江右衝劇稱首旁觀者皆爲難
之然長才妙略非此何由自見弟又爲老丈賀矣楚
中學政夙難整頓先是膺此任者率皆碌碌舉之
士且多不能自免剔弟庸瑣陋劣者哉老丈寄邇郊
封罪過有聞希不吝郵傳開教此肝膈之懇也役還
附謝薄具不腆少將鄙忱惟鑒存荷萬

謝李冲菴憲副

昨道在星河叨領玄誨方卯陽竣事忽得因耗老從
城陵磯徑泛洞庭之約遂不及叩闕一謝罪甚罪甚

燕入省百事倥偬無暇一遣使奉布下悃更祈達演
不特余圻慚悚不能當諸僚宷感戢如出一口貴僞
生徒仗老夫指示苟完歲事然不公不明之罪横播
人口諒必有聞於門下者惟開誠指教以備韋弦之
訓則圻所大願也引領竢之

賀許頴陽相公入閣

黄樞協贊世宗上鉉之功柴柴其和近在余闕之選
恭惟相公閣下上台耆舊當國人倫霖雨鹽梅特荷
宸衷之簡在麟鳳咸仰允諧朝士之具瞻豈惟桑梓

增輝實喜蒹葭借色圻夢遊十載甘萍梗以俱零遭
值二天寧燼余之復熾鴻私莫罄燕賀有懷謹遣价
以陳詞兾推心而委照

請安節推

伏以蓮幕風清暫借途於南國栢臺雲静蚤振翼於
東吳旌旆光臨山川動色恭惟老公祖補天經濟震
世才猷接洙泗之淵源文成吐鳳際雲龍之期會才
裕承蜩高軒再涖于聿城勺水宜申於蓬舍謹詹清
和其日新展觴豆微忱委巷停驂須使九峯增勝靡

譌吐玉行看四座回春望刻期而命駕敬掃徑以歡
迎其爲得任祈懇之至

與周懷蘇公祖

不肖圻至愚極陋見擯清朝時當巽雪心灰甘作遺
黎兼屢荷延餘景逢說其他幸遇老公祖江右人倫
中朝柱石折簡而枯荄生華回眸而涸鱗增潤詎意
丘樊駑品謬叨剪拂鴻施收枯桐於爨下眄睞自天
拾鎩羽于塵中翱翔無日振挨豈同於萬乘銜結何
止於三生茲當移鎮吳江分宜匍匐稱謝若緣羕病

未任奔趨藉桃馳神望三台而遥祝流勝首慨亘
感以何申敬托中書代陳下悃噓枯拂朽之德無路
可酬戴山負海之忱有言莫罄倘不即塡溝壑尚期
請益門墻圻臨紙無任悚亙之至

請何府推

伏以彤庭虎劍推侍從名流繡斧持威南國被
巡行渥澤輶軒茂止士庶欣瞻恭惟老公祖臺下西
署法星中山間氣螭頭袍筆瑩開秸以生風柱下持
裘推豪因之姧息奉璽書而監百縣在在懈白簡鸛

飛握天樞以肅群僚人人奐朱衣獨步茲睨風幬事之日適高秋勝會之辰望闕蓋以陳辭瞻龍光之下接摘蔬論著其拔日下仙卿掃榻焚香依班雲中逸駕伏願俯鑒野人之片獻青然未已□□長者之高軒式燕且喜其樂無任欣躍懽忭之至

□奐湛露

恭惟稱何飛命序倡告成之候楓川舒錦天開鶯合之期良辰百倍乎從龍盛會宜何分附鳳謹占 即欣游飭歌泰舉蹶從文上 通臨於綺席瑞靄凝雲清商披拂於幸携歡聲動地惟俯從而命駕敢倒屣以

聖人一天人贊化育之道 甲午福建程論

作樂者其有所本乎得其本而功化神矣甚矣樂之爲道難言也而其所可見者不能有外於聲氣然聲者其迹也氣者其幾也不泥其迹不滯其幾而直求夫聲氣之元者樂之本也本也者吾心中和之理是也以吾心自然之理而寓諸器數聲容之間則器數者樂也而莫非此心之寓也聲容者樂也而莫非此心之願也以吾心之中而感中以吾心之和而召和則盈宇宙間皆無有鬱而不通滯而不宜之情而位

育之化在是矣其斯以爲一天人贊化育之道與請因蔡氏言而論之嘗觀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天人化育之妙也樂者器也而黃鍾者又樂之一也執一音而曰可以一天人贊化育然則黃鍾與天地參乎君子曰以黃鍾言黃鍾器數焉耳安得與天地參耶然窮其元識其情達其順而究其極則黃鍾之理一天地之理也何也天地當六陰極剝之時一陽萌動於地雷之復自此而歷臨泰壯夬至乾爲左行之陽歷姤遯否觀至坤爲右

輈之陰所以妙出入而神闔闢者後之一陽肇之也其天地中和之心乎律始黃鍾作樂者蓋亦以吾心之復準天地之復而制之中制之和者也自此太蔟至中呂為下生之陽㽔賓至應鍾為上生之陰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其律十二其調六十其實一黃鍾也蓋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於黃宮而萬物萌蘖於此也言中而和也故在律則稱毋在象則稱君一黃鍾定而樂之道無餘矣嗚呼天地養此微陽以成化育之功人心養此微陽以成中和

之樂天地也吾心也黃鍾也通一而無二者也聖人之心與天地陰陽相為脗合而或順而喜或拂而怒或觸而哀或感而樂莫非造化自然之中而一毫無所乖戾焉則天人化育之理既已涵蓄於聖人之心而聲氣之元自我而命其全矣由是以之候氣而氣應焉以之調聲而聲和焉紀之以三而天人化育之理洩於三也成之以六而天人化育之理宣於六也統之以十二分之以六十四而天人化育之理寄於律調也驗之以二變輔之以半倍而天人化育之理

有以通其窮相其不及也不特此也由是奏諸虞庭則天神降地祇出庶尹諧而莫非此心自然之中和感之也由是孚乎民物則渾噩宜遜恩洽(?)民無札瘥物無疵癘而莫非此心自然之中和育之也由是通乎天地則日月順軌雨暘時若無霜雹之災無童涸(?)之患休氣滂流於宇宙而亦莫非此心自然之中和順之也不特此也推此而大韶大部(?)以贊協和風動之化者其允執厥中之心為之而此心一中和也推此而大夏大濩以贊平成允殖之化者其祇台目蹟(?)

之心為之而此心一中和也推此而大武以贊四海永清之化者其敬勝義勝之心為之而此心一中和也樂而至是則乾元之所不能始者有以發其始坤元之所不能終者有以成其終熏蒸透徹莫非氣也欣喜歡暢莫非聲也渾渾乎雝雝乎而皆之所謂率舞來儀者亦自此而致之矣而聖人一天人贊化育者其無有外於此也哉噫於(?)是而知以黍求人以尺生律者之謬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豫也者言人心之悅也孔氏曰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

言吾心之正也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文之吾心而正求之
民心而悅而所謂[illegible]稍黍之制雖循器以求之可
也合器以求之亦可也否則罪伎后夔典吾太師審
樂斷竹飛灰尺寸矩度絲[illegible]不失古人之在而曰吾
能樂焉吾子猶以爲德之感也役妄意郊廟之音希
心參[illegible]之音者又烏足以語此

明王內脩外治 [illegible]

文武一道也人君兼用之以理天下而天下稱明矣
夫文綏太平武遏亂略而人君所以總持之也其道

不容以偏廢其理不可以逆施故宜懷也而以德[illegible]
宜懾也而以威加操之得其要投之中乎機則徼[illegible]
之下要荒之遠既沐聲教亦慴威靈不煩措施不勞
劈畫而皆順吾之所指麾就吾之所繩理矣若天下
方待德而懷而吾德不脩天下方待威而懾而吾威
不振則欲以治內而虞乎其外欲以治外而虞乎其
內內外異指威惠失宜而帝制疏矣又何以稱明乎
天下哉此吳子以內脩文德外式脩偃而歸之明主肯
哉言也夫主何以稱明也智周遐邇曆通幽冥中國

戴之四夷群起而望之天下共主也夫既以一身繫
天下之共主則舉天下之含齒戴髮與六虎窮微之
民靡不鱗集而仰流故靜之而經綸天地動之而剗
削兇殘邇之而清夷縣宙遠之而孚格荒陬無非明
主事也柰何騖世之闇于此也方且[illegible]趨侈安
于清穆狃兒持泥養成于廊廟恩晧所謂天下之理
道而闒之乃或偏于內者則曰經營講藝遊息弦歌
天下即此治矣而張皇六師非太平之所宜言偏于
外者則曰銘勛狠胥濯兵瀚海天下自此定也而禮

樂化則隆折未遑焉噫治內者廢武是遺其外而
[illegible]之也治外者窮兵是遺其內而以異日當
之也若此者聲明不足以垂佑裔法令不足以禁殘
人而况中威遐遠罔制無施乎此求其有[illegible]二氏所
縣家臧閔亡爲天下笑可鑒也[illegible]如堯舜非古今稱
明王乎雍容[illegible]中帝命叶怫于彤
車白馬之上[illegible]戎爲而
不知徂征之命[illegible]周宜提武南
服荆蠻北襄獫狁宜不[illegible]文也而早制要罷

勞來安集中興之績寔有頼焉則内脩外治自昔兼
隆而明王辨其機矣超然遠覽邈然深思身居九重
則憂内而曰不盡于内之治也心遊四海則憂外而
曰不盡于外之治也内之憂而文德不修外之憂而
武備不治是操刀者不割而日中者不[illegible]是故明
堂辟雍泰山梁父非以飾制騶虞狸首[illegible]棫樸非
以侈美表章謨訓弘奬道德非以宜聲[illegible]代之逸
制補百王之漏典皆所以爲修文計也畢弋[illegible]騁蒐
苗獮狩各順其時金城湯池戎衣汗馬各謹其備步

伐止齊坐作進退各正其法無事則振旅合圍而不
忘有事則血兵刃而不惜皆所以爲治武計也文
脩也天下莫不醲醱其耳目而内安内安而威嚴有
地矣武治也天下莫不淬厲其心志而外寧外寧而
順治益顯矣由是湛恩鬯澤離靡麾[illegible]萬庚咸登百
瑞叠見六府三事惟歌[illegible]叙世運日躋于升隆極盛
而函夏理矣由是奸孽[illegible]塹堙夷隨意指顧麾
將清寧慈嶺[illegible]堆降旛貢船責相望于山海之外而
戎夷賓矣由是地不削于鄰國兵不頓于諸侯仁掩

天紘義絶[illegible]后之稱敝天壤矣由是桃藉
于堂陛而無賊臣扼腕嗟嘖之患恬嬉于逸豫而無
虔劉齧噬陸梁之禍是蓮何德哉操之有要投之有
序合内與外而要其成也藉令君皆有危也曰吾何
以侈儒紳吾何以飾俎豆而文德廢又君皆承桑也
曰吾何以騷彊場吾何以耗軍實而武備弛文德廢
則元氣索武備弛則神氣沮索且沮而大事去矣其
能統一寰寓整齊人群而隆厥治哉雖然内外之勢
異而其機一也文武之用殊而其理同也岐文武而

二之者非也急於外而緩於内者尤非也夫治堀者
堂與穴隙之不繕而區區勞力於豬墨焱風暴雨必
摧之矣故井邑丘甸者治而伍兩卒旅自在也塹序
宮墻者飭而有勇知方自劾也張仲孝友者立朝宁
而方叔召虎自至也内治脩[illegible]之足憂云彼不
務固本安人之理而務[illegible]不謹脩睦蕭
墻之釁而勤遂海崑丘之役者其[illegible]矣俄焉
風雨驟至而貞介不及授戈發無所投[illegible]亦晩矣計
莫左於此矣此其機惟明主爲能辨之而吳子猶有

無紀孤則怠惰失利惕則生怯削則積弱設則叢脞夫王者之道如能首高居遠望尊無上矣無上則無爲而爲之將者復不知采納英雄與之戮力而共理奚啻踰無帥十犳無輔而天子者詎能一一而馳驟之故曰王者師師命將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夫天道一地道兩聖人操一法兩以戡定區宇和寧黔首奚必于七十二又奚歷于七十二象天數也是故爲腹心者一爲謀士者五知天文地利伏旗鼓者三曉兵法者九主通糧奮威者四而股

肱羽翼四之權士方士三之耳目七之爪牙五之遊士八之通才術士法算二之此皆非以奴隸指麾鼓力滿伏者也掄之選之不必先怨羅之網之不嫌敵國尊之貴之不吝爵賞斯豈天子人其能而大將故自貶損哉昔齊侯以唐虞之治刪其臣一人曰君之力一人曰臣之力而世並非之蓋君不能以獨運臣不能以獨理共之者也共之所以易海内也股肱羽翼非王者所以易海内哉彼其踐千聖之祚而偉人之美欲使威伸于宇内神照乎微外非善用人則

大事去況將也哉故君不自用而用大將者君事也大將不自用而備庶職者臣事也君行君事臣行臣事安邦定國之要也故吾欲闢恭制勝飲酌决機則俾之司腹心耳目謀士者焉吾欲仰測孤虛偷窺險易則俾之司天文地利者焉吾欲分布奇正轉輸糧食則俾之司兵法通糧者焉吾建纛破虜折箠降王則俾之司奮威爪牙羽翼者焉吾抱桴扛鼎横行百萬則俾之伏旗鼓任股肱者焉吾欲弄兵解鬪掉舌退　師則俾之司通才行權術者焉吾欲偵伺說秘

綜治會計則俾之司遊士方士法算者爲噫股者吾知其能行肱者吾知其能持羽翼者吾知其能飛行不能持持行者又不能飛病于獨也茲舉天下之抱微能挾片善者皆量材而授之任則既合股肱羽翼之衆通爲一身而持而行而飛無翰非應猶之天子建九筵之堂已命之將作大匠爲大匠不自爲也削壁者呵而左執斧者呵而右大匠只手四顧而工俄成者知所共也大將能與天下共功而王者之威神思弗成哉有腹心咨謀耳目者在而應卒圖安聽言

視變可恃也有天文地利者在而破風揆日趨平避險可恃也有兵法通習者在而簡徒練士通道衡軍可恃也有奇威爪牙材武者在而目銳攻堅陷主蹈敵可恃也有伏兵設任股肱者在而游諜司誘命負難持重可恃也有通才雅術者在而消患解結行譎惑衆可恃也有遊士方士法算者在而伺奸間敵已疾儲財可恃也願姿了要怡然之目勿用于群然然之項目不貫徇明而以天下之目爲已目耳不獨聰而以天下之耳爲已耳機發而迅驅雷擊兵[illegible]

而谷甸山壘九圍之內六合之外靡不回面而易[illegible]壘風而影從青龍進御飛黃伏駕戈廻白日劍薄雲天而兵容盛矣決策九重定計千里著[illegible]成算[illegible]手[illegible]成圖而軍謀秘矣技殫九攻氣凌三板偏陽懸布[illegible]城鑿穴而攻必勝矣能韜密運烏陣高張禽生斬馘奏凱獻俘而戰必取矣由是行[illegible]旅[illegible]庭搗穴地涵天地界溢海外而錢谷甲兵之請不至于殿廷矣乃天下見其乾清坤夷波靡不動則曰王者之威何其盛又見其功高破波力易走九則曰王者之神何其不測而要之皆股肱羽翼之士成之也雖然茫鉞盈墀蒲輪貴野在古今君若臣鮮有不辨此者然懸金而駿不來張羅而烏不至胡然哉[illegible]惟然　嬰其駕則士以開夫三人成虎十夫橈椎則士以逸去名令者缺分尊者危權重者所當崇者奪則士以忌去閒耶讒耶忌耶何者非妨賢之路何者非起于此心之蔽而所也者要以討古鑑今而攻其蔽也明此以爲君則銜鑑平而人樂用明此以爲將則癰遏祛而士爭附不則勇冠韓白伎殿由基君子[illegible]

自之爲一人敵小用則小創大用則大衂適足損[illegible]僨事耳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蔽蓋若是甚哉此又講武者所當知矣

三吳水利總論

吳中治水也自禹決三江唐築海塘始見經傳宋寶元間內翰葉清臣鑿松江盤龍滙號新渠沈諫議浚顧浦慶曆中知縣錢貽範重開顧滙浦即顧浦嘉祐間李兵部復主奏開松江白鶴滙名新江者蓋祖盤龍法也元祐中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之人濬青龍江

崇寧中都漕使豆宜和中趙提舉霖復浚白鶴滙紹
聖中轉運副使毛漸開大盈諸浦入吳淞江紹興乾
道又開顧浦紹興則於華亭之北門依舊基置閘啟
閉浦之東開行道石梁四十有六以通東鄉之渟濩
至隆興乾道間水害會有言決堰海十八港者朝命
漕使姜詵行視諸港其勢反高謂雖有神禹不能導
水使上宜浚通波即顧浦又即張涇堰傍增庳爲高
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啟閉元至元中潘應
武即湖田開三新港及浚趙屯大盈二浦大德中任

仁發開吳淞江自上海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浜通海
入海復置閘實啟閉　國朝設都水之官專治水利
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濬范家浜引吳淞入海正統
中命巡撫周忱循治吳淞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
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
段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
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用
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隆慶四年
巡撫海瑞開從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然自吳

江長橋壅於澱山湖築圍成田以致吳淞江湖沙湮
塞水不通復有溝承涂諸水所會即成一埜設旬日
不雨則旱熯[illegible]歎畝逾坼損田逋課無歲無之則
才智興除之策[illegible]者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十一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己卯科山東武舉程策

問自昔元勳名將顯奇功於當代者往往立言作訓命曰兵法彼介夫者用之則勝違之則敗可曰徒讀父書無益哉然書之存者惟七家而讀其書不知其世猶勿讀也姑遞捜與諸士商之孫子兵家之式也或謂武嘗挾此干吳吳止於霸或謂兵流於毒始

自孫武則是書豈真良將之法耶不然左氏何以不載也韜略兵家之祖也或謂其爲太原宫監所經書或謂其爲石公所依託則是書豈果呂望之自著耶不然漢藝文志何以不列也吳起悍將也而或謂起之書幾乎正司馬法齊書也而或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尉繚之條刻信矣而宋大儒乃爲之撰註李衛公問對出於阮逸所附益似矣而熙寧間又立之學官豈其書固不可盡廢其說亦有不可盡用者歟　皇朝倣古設武科策試以七書爲準諸生服習韜鈐折衷百氏非一日矣胸中必有耿耿者在其次第評之以觀預養之略　今之譚兵家法者豈不犁然辨哉然不可廢者法也不可泥者亦法也何則兵之用也有法有机法有成畫机無定形令人聚不得散散不得聚左不得右右不得左進不獨前退不獨後者法也若動之上乎九天潜之下乎九地深之入乎無象微之渺乎無聲若有神以存其間是則所謂机也法不得與矣故兵猶醫也世之托爲神農言者無慮千百種然不過寄理于竹帛耳

至倉公秦越人世所賴以命脩促者大有出于神聖工巧之外而非言之拘也藉令倉公秦越人亦執方以已疾而壽者鮮矣夫韜鈐之業著自尚父下迄近代其法七書備矣或述權謀形勢之變或志陰陽技巧之微或談仁義禮讓之道或詳縱横詭異之術治兵之要盡于此矣後之從戎者率而由之譬如中鵠達而叛之敗可立致甚矣七書不可不講也第聞之事非經國聖哲不書理悖典常學者不覧則七書之醇駮淆雜可使澒洞茫昧弗一攷核耶彼談兵者其

詐於孫武不曰兵家之戒乎然武嘗特此干吳王闔
閭闔閭用之使以强覇高氏子略謂兵流於毒始自
孫武　則宜敝帚視之矣何杜牧稱其精粹魏武親
爲註釋而戰國以來號爲名將者無一之能出其範
圍也或疑本無是人而辨士妄相標指故左氏不載
其說殆未可據也談兵者托始於韜略不曰兵家之
祖乎然周氏謂其爲用徒亦大原宮監所經出陳
氏謂其詞鄙俚皆世俗所依托則非太公所自著矣
何大禮明傳文啓諸篇龍韜以下四十三篇鑿鑿乎

皆帝王致治之遠猷而上中下三略雖周以來標題
勦伐者無一之能舍其矩矱也或疑篇中所載六賊
七害十二節率不類聖人問答語故漢藝文志不錄
是亦一說也吳子書多机權法制之說誠悍將也然
其言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則庶幾乎湯武
仁義之師故高氏謂起之書幾分正豈無見耶司馬
法者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法而附以先齊田
穰苴論誠齊書也然其論仁本論天子之義頗有合
於王者討罪之典故史遷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

征伐未能竟其義豈爲過耶尉繚子主于分本末別
賓主崇儉節欽右文左武周氏以窺見本統稱似也
然本章有門者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此其立論慘
刻較之孫子教禁逃亡諸篇殆又甚焉而宋張橫渠
嘗爲撰註詎非以威嚴亦兵事所尚耶李衛公辨奇
正立陣隊陰陽術數靡不具術太宗以不可妄傳稱
似也然晁陳二家謂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出於阮逸
家取杜氏通典所載之故其文詞鄙淺而宋朱服又
言是書未可遽廢熙寧中立之學官列於七書以試

士豈可遽信爲假托者耶夫七書也乃上世之遺制
武事之善經而論者或美或訾紛擾若此以予觀之
敵勝之辨咗辭爲誤鷹揚之武易亂爲治韜略不可
廢已其可廢者或後人傳會之過而非其本旨也孫
子奇矣而或失之詭吳子正矣而或失之疏司馬法
備矣而或失之艱深尉繚嚴矣而或失之苛衛公達
矣而或失之淺此其得失人較可而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則皆韜鈐之利器也而兵法亦不盡于此也兵
之大要不過奇正兩言而已故曰兵不過奇正奇正

不敢近塞蹤莽蒼石之編火陰符之策而成算巳在
我彼力不能以擐甲而托之乎緩帶輕裘智不足以
黎戎而托之乎登樓清嘯斯乃趙奢之流亞而當今
所謂名將者吾不知其然與否也竊又聞焉藏管商
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談治者衆也識治者寡也
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國愈弱談兵者多學兵者
少也然則七書果何益哉患在脩辨說者張空談而
罔究實用耳噫談何容易

壬午科湖廣武舉程策

問昔稱社稷者安危係于一將將固社稷之衛也故
必心乎社稷者而後可以語將武經不云乎將有五
才而忠為要將有八徵而貞居一將豈易言哉它無
庸論願借楚材當之楯舉一役楚不幾危哉當時稱
賴有社稷臣者五而以武功著者三莫敖子華所評
隲可鏡也曰有斷脰決腹一瞑萬世以憂社稷者曰
有蹠穿膝暴伏哭秦庭以憂社稷者曰有含圖浮江
反若復國以憂社稷者之三臣者皆不顧身惟公家
之急是狥此與子文子高功孰與多哉抑可以當忠
貞之選否也於漢得一人焉曰向都亭於宋得一人
焉曰孟忠襄向也曉暢軍事捐軀府借孟也撫守荆
襄志圖恢復較前三大夫者果庸相頡頏否與抑別
有軒輊于其中與數千年來　天大閔楚社稷名將
雲蒸霧集如康武襄之經略中原屏蔽滇閩不將奴
隸　今狄而伯仲漢宋也哉矧今　獻皇啟跡　世
廟發祥今日之楚一旦與兩都埒中間豈無忠勇兼
資志安社稷崛起特出如五六輩者哉且　國家設
科登儁屢諸士之攝衣求試意不在單車行閒也將

掄攬韜略忠貞之士以儲它日登壇秉鉞之用即䜟
生平所挾負夫固以天下士自待茲僅以一方之產
相折衷姑就楚人而譚楚事耳幸肆言之毋讓　國
家篤生名將以翼樞宣力贊成一代恬寧之治非偶
然也[illegible]川岳之英際景隆之運遭既定之期而能貌
不二心之士崛起於其間期材完而守固志篤而行
純其謀猷凝重足以拯世勁功其襟度忠貞足以持
危濟蹇專制疆埸之外而節自定兀立頹波之中而
意不靡此非獨茂建豎蹟通顯為一時稱首乃其人

品故足重哉而　執事所稱社稷將者必犖犖於此
者矣瑣猥楚材誠何足以當之雖然亦嘗竊聞長老
之緒論矣楚之有材非楚故多材也楚之山川寔式
靈之山則衡岳岷巫巢以宗川則雲夢洪湘澨以浸
關則銅梁石戶鎖以復天下所稱形勝者楚得十二
焉故孕於物則爲壯大豊碩劼輩幹固之品鍾於人
則爲弘廓謀詢絓麗淵達之才理可卜耳顧其積不
久其發不極必醞蜒磅礴之氣蘊隆苞絡歷千餘禩
而後鷹揚豹變之士翩翩出世軼古駕今亦理可卜

耳往楚僻在江漢沮漳之境當隱桓僖閔間曾不與
於歃牲圭璧之場間引領脊食中原則一二姬姓及姒
子嬀姜諸國朝東錦而好於東暮截牲而乞於西絡
介之使詎不旁午而楚何汶汶風馬牛不相及也方
斯時也天下且夷視之又安所覘將帥材也胥宣以
降楚子伐陸渾戎始得與於上國之好士之披戈執
戟稱說公卿將相瑰業者寖滿方城而莫敖氏始得
以劇論而次第之楚不恃以張哉粤攷古昔所稱上
將者豈眇耶太白之精雷泉之靈名應乎四七位列

乎微垣其所係誠隆重矣淮南子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身臨敵必死無有二心將不與社稷相輕重耶故
六韜之論將也有五才焉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
而忠實爲五者之基至其論選將也有八徵焉曰詳
曰變曰誠曰德曰廉曰貞曰勇曰法[illegible]八者
之要夫何故蓋忠則不貳貞則[illegible]屹然
如泰山喬岳而不隨世以[illegible]戎麾
鑿凶而出獻馘而還不顧一[illegible]國家
之危急則忠貞之發而大將之[illegible]華所

論寘人者殆皆有恥於此耳曰無其爵於其身以憂
社稷者令尹子文也曰崇其爵豊其祿以憂社稷者
葉公子高也曰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厭不知所
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也曰勞其身愁其思以憂
社稷者棼冒勃蘇也曰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
稷蒙穀也夫子文子高抑楚者也國存與存國亡與
亡分則然耳彼三臣者何以稱哉柏舉之役吳師入
郢社稷岌岌乎累矣莫敖大心獨撫其御之手深入
吳軍竟以身殉棼冒勃蘇陟崇踰深吟哭於秦庭者

七日夜卒出其援以報吳於濟水之上蒙穀結楚於
宮唐其負離次之鄖雩以僻遺孤至反國論功則郤
珪與田而終老磨山無悔也夫三子所効於楚者如
此較彼子文子高武遊宮以恤民武定難以寧楚固
皆一時之表表而奇功偉績迭見於國步艱虞之日
則三臣有足多也邵　之社稷之將弱少皆焉然剛勝
足以激壯夫而不能殄吳師于未至雄略足以定危
邦而不能昔倍流於方來則其功業亦卑卑者耳此
非求多於三臣也其積未久其發未極也春秋以降

數百年而宜城向寵以將材名于漢禰龐之敗曾[illegible]
獨完漢嘉之征糜軀弗惜孔明稱其性行均淑曉暢
軍事非誠然哉又數百年而襄陽孟珙以將材名於
宋矜知江陵屢敗金師繼守襄漢銳意恢復當時諡
爲忠襄而廟食百世名曰威愛非誠然哉夫二公之
才之德焜燿寓內當與三臣相伯仲矣然都亭值昏
懦之朝而閼於全身且爲豬驚所乘識者惜其不竟
厥緒忠襄閒關百戰僅僅保有南服議者以有志未
就少之又非求多於二臣也其積未久其發未極也

高皇帝箭判乾坤扶輿載淑一舉篳輅藍縷之陋而
新之於是昔之懸崖峻嶺盤紆鬱嶫者若增而高昔
之洪流巨浸瀰溔洸瀇者若增而深昔之重關叠隘
傑樹竦立者若增而固其閒驍材猛士如雲如雨依
日月之光順風而呼者有相摩也亡不具論若靳陽
康茂才者視五臣不尤烈哉𡺸義來歸經略中原從
定齊魯收復汴洛屏翰秦隴致位平章分茅靳國卒
謚武襄若而人也亭亭獄立比於碩輔矯矯鴻騫鵬
於上列用則爲才闕帥處則爲賢卿大夫存則流耀

簪裾没則遺榮俎豆庶幾哉社稷之將也譬楩楠豫
章桂椒木蘭何止楚產也譬三品之金能渠十民之
玩何止楚珍也譬鵰鶚孔鸞騰遨射于白虎玄豹何
止楚廷實也造化醞結以開名世乾坤煦育以翼泰
階漢宋二公且將負羈紲而從之況春秋諸臣哉此
非古今人才相去遠甚其所積所發異也夫天地洪
𢙯激昂之氣鬮於三茂于五三如初旭五如方晝春
秋其屯之會乎漢宋則日之高舂也胡元混沌猶長
夜也　藝祖創造鴻濛初啓不猶三皇乎哉惟風氣

豕而未洵故傑俊出而空群也矧今　獻呈事迹
世廟發祥今之堯非昔之堯矣光華其再旦乎則惇
大蕃碩之徒瑰瑋倜儻之能姚美武襄繩繩作乂何
疑也　今天子繼圖握宇注意武功開市貢以款遙
北之酋裂爵祿以旌遼左之捷雲龍風虎比類相從
斯之環人挙士應期而出如淮南子所謂社稷將大
公望所稱忠貞士將不快覩於今日哉夫社稷重器
也侍者奉重器少見欹露王人必怒而膂叱之懼傾
損耳社稷之重不啻珍玩呼吸之間安危所係不啻

隨損倚託可非人耶必敦詩書說禮樂者而後可以
語此必堅壁細柳持重金城者而後可以語此必感
信回紇保障睢陽者而後可以語此必下城不殺報
國盡忠者而後可以語此此豈淺中弱植所能辦哉
康武襄公進於是矣彼五臣者俾操一旅之柄其功
可覩也藉第令負天下社稷之重不曠則什耳何者
將非一律士鮮兼長受脈建牙分蕃寄命者重將事
屯列部積功累勞者裨將也彎弓跨馬風雲動色者
技將也拔矢斷屑血面轉鬭者勇將也號令齊明軍

中股栗者嚴將也摘敵料勢發机如神者智將也裂
續分醪恭下感悅者仁將也雅歌投壺文武旁綜者
儒將也此猶手不能步足不能握魚不能飛鳥不能
馳局於器也若乃齋壇命信盡旗指越精誠發而石
開志意作而虹貫非有忠貞之將孰與社稷其存亡
哉抑又聞焉上有怀絃鄧綱之君斯下有川[illegible]霧合
之臣內有張仲孝友之相斯外有方叔召虎[illegible]將感
召作率之机誠有在彼而不在此者故[illegible]分閫靡
軒受鉞不有委之以政者乎上殿入朝不[illegible]不名不

有崇之以禮者乎市租饗市不從中護不有專之以
事者乎轂下轅門有令無詔不有假之以權者乎書
之優重乎帥臣如此故將士感奮而無二志令之臨
衝赴難有不孜孜爲國者哉彼世此茂不明名震者
誇集功高者身危至有[illegible]用[illegible]因詰監軍以自
明者吁可慨哉故曰必勝之[illegible]不敢不前賈勇之天
非勸不奮則忠貞之將雖其人在所恤要亦有所以
作之者焉乃若訊詩今昔相悖功亂則斫常鐘鼎所
載可鏡也嚴主固存秋指不亦坎判圭璧之士也烏

示諭今茺諸生條約

爲照六藝殺才三科射士自昔迨今率崇茲道故臥
石有戒　聖書有欽由之詢非考言燦于備矣圻復
何說頃　皇上命部大臣校祭在省督役者惓惓
以請托條陳二端總羅而微嚴之其除學學政如此
大要欲人淑身軌物振肅綱紀爲興起斯文計耳圻
識非鏡鑒學媿鐘鳴吻吻之司殊切負山之懼
乃若自沒於人間不間自干司敗圻固能矢諸天
日矣乞如昏夜叢刺自貴造請則有　近例森嚴前
車可戒賢士大夫自能相體亦何待戒關人嚴驗
哉至其結納有司要獵聲譽或假論文以求進或托
親故以曲逼若等士人氣節委薾品格卑下異日縱
博一第將安用之茲寔本道素所羞稱並期諸生痛
加砥礪設有違犯生員定行該學黜退童生即行府
縣禁錮終身仍將父兄問罪追賍備賑斯盟等于金
石決不食言

明故大中大夫自齋陸公行狀

歲己酉孟冬十有七日余年丈自齋陸公以天年終
越庚戌三月長嗣元震帥諸弟屬余狀公履歷之可
書者將謁良史圖不朽焉余憶甲子秋與公同領鄉
書屈指四十六年所矣余視公稍長齒髮稍與公埒
而吞花吸月神情道上不逮公遠甚一旦棄余而去
余感山陽短邃瞿然若夢已念枌榆社冷則又憮然
若喪我形影又烏忍操管爲公狀顧念知公莫若余
諸年侄所爲重公幽隧者亦將藉手于余余何敢辭
公諱從平字履素別號自齋始祖樸菴公一傳而爲
守愚公再傳而爲可筠公公之尊人鶴江公領嘉靖
戊子鄉薦爲京兆理以公貴贈水部郎再贈中大夫太
宗伯陸文定先生銘可考也鶴江公元配黃安人生
贈大夫鎮菴公儀部實峰公繼配許淑人生孝廉玉
崑公暨公公生而朗捉異群兒弱冠爲諸生與伯仲
先後建旗鼓里中方之八龍三鳳鶴江爲廉司理產
不及中人命公出贅左山章公外家距親舍百里而
遥公每念兩尊人輒徒步歸寧居無何兩尊人相繼

先朝露公哭之慟以不獲從地下爲恨悉棄所遺產
襄大事浚室若掃矣自是集生徒授經以資饮汲遠
近執經問字者戸滿雖窶恒不黜而讀書譚道晏如
也服闋就試督學使者周觀所奇公文拔置第一爲
江南北諸士冠秋闈不售東海冢孫張汴南延賓西
塾講藝之暇登海雲樓日草制義七首如場屋更自
淬勵歲甲子院試會　新例議裁試額公名在額外
法不得入棘竟以遺才獲雋與仲子元量同榜榜出
人指而笑之曰此雲間二陸也戊辰成進士令[illegible]

豈餘三[illegible]若邑治故號難公治之寬嚴相濟不[illegible]
弛獨稱易民若保馬之役公調停使得息肩豈民[illegible]
若慈母嘖嘖稱陸令公云時勝谷王公爲大名守加
意校士屬公與其昆麓憚士閱卷若今季司馬霖寰
魏太常見泉[illegible]吏部太初皆公所品目士也三先生
俱掄魁以文章德業顯當世即元禮之識季野[illegible]
之拔盧儁易少讓焉解令既有年余左官開州時過
豈豈之父老生祠公與青霞沈先生儼然同俎豆如
一日非其勞來與罷大[illegible]志何以得此癸酉應

内召咸謂公且入諫垣竟還留都繕部未幾出司蕪
湖榷故事出納在司關不難染指公至矢寛矢慎矢
無兩心由是上供不絾額而商船稱便有巨賈德公
置金酒罌中爲饋公揣知其意正色却之亡納也丁
丑晋水部郎會　今上大婚御用服器恥用不貲内
璫憚公嚴斂手不敢濫請大司空暨二少益倚重公
先是以脩　祖陵及　大内有功　賜鏹增級褒被
異數庚辰冬擢守漳州辛巳大計適主爵者庇其私
人波及公公涖漳甫一月即馬首旋矣朝士莫不嗟

呀稱不平公絕不介意倘佯吾松之[illegible]湖[illegible]
京兆公釣遊地也朝夕觴咏不通[illegible]上片紙故事[illegible]
縣長吏赴部方得補公竟以滦州起自里中蓋[illegible]上
諸君子借此爲公白前冤維公道也公守滦首鋤强
梗俾不得善類狐鼠滦氓蒸蒸向風又增埤浚壍日
謹干掫爲禦虜計滦有昆季搆訟者公舉蘇明允語
判其牘昆季輒感泣叩首去甲申移貳臨江公謹戢
江防訓飭士伍令千里無烽警當路者益才公數以
卓異登薦剡丁亥拜思南守思南遠群峒刀畊火耨

以孫雜居貴竹一大都會也自公抹馬次第問民間
疾苦條陳十餘事如均丁賦卹里役禁流徙懲健訟
繩纚切中利病南中至今尊爲令甲至禱雨雨應服
民民甦割俸捌聽言樓從遠夷觀望而手梓維風編
作新笔士直洗虎場鷄卜之陋習是時[illegible]蕩應龍
方畜異謀公度變且起奏記葉中丞大都指應龍兇
猝不易制獨黔之安氏足制其死命應龍素憚黔上
官而狎川中公奉葉中丞檄往戡度應龍必不至黔
第嚴爲之備恩垠賴以無恐川中兩臺誤庇應龍力

詆葉中丞好名起釁并及公公方解綬歸禍竟燎原
靡救巳語詳余所緝文獻通考中巳丑罪車復之任
凡五易桀暑前後鷹剡數十上董董移兩浙轉運使
公聞　命嘆曰某浮沉朱墨首幾戴白無由分潘臬
半席迺爲駔儈子握筭耶仕路不宜於鹽官鹽官更
不宜於陸生行且休巳乃浙之兩臺日移檄催赴而
諸綱黨復從旁從臾遂强治行至則祛煩剔垢更新
要束便商不便民者安在便官不便商者安在一切
振刷無遺點胥窩吏皇怖不敢娓嬦又請于鹺院而

浙議司以課上考官爲封識授主藏吏商至昇以原
封諸商齊出望外而藏吏亦因收毫髮低昂煎辦之
丁戶苦稅入不均公酌其重輕而差次之今甯者不
得巧爲規避貪者不至凋離[illegible]今[illegible]碑陸
使者以寔心行寔惠豈虛語哉[illegible]渠者莫
若淮吏又莫若鹽官公視淮吏[illegible]也赤
裘皓表始終淨之不淄[illegible]共生[illegible]明猶
不失爲清白吏亡媿我家辯林太守足矣戊戌大計
彼伎憤子欲中公一語不可得而強以齒邁罯公參

欣然曰引年吾分也况吾道自有重豈獨天飛者[illegible]
而泥蟠者學耶先是公玫績得　誥封三世以外艱
三品裳　王恩與京　卿等公自愉快慰人子心此
外遜謝[illegible]盡餘事矣故策蹇出都門有生來[illegible]
誰青眼老去婆娑末门頭之句途中又調樂府二十
章爲吳儂小令以遺[illegible]御迄今傳頌爲嘉話歸里
後鍵關謝客日以文史[illegible]自娛間拉余輩結真率
社竟日栩栩觴詠閒門外事置不問也公性尤嗜書
架頭所蓄靡不手[illegible]校皆手錄左國南華離騷及

誥贈大中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參政近松張公

暨配　誥封陸太淑人行狀

贈中大夫廣東右參政近松張公者吾松惟亭人也其先自南渡從居郡西之竹竿滙曾大父獻[illegible]而有聞曾自言與給諫張白湖曾祖遊甚[illegible]世伯仲至今兩族敘家人禮云獻生二子[illegible]鶴南公宗義也鶴南從竹竿滙再徙[illegible]以方伯君貴贈如公官娶沈贈太淑人鶴南[illegible]長士弘號可松次即公公諱士毅字子強別號近松生而㥘[illegible]

有大度少同伯兄受學於唐思泉先生家塾中[illegible]火或弗給則曰四民皆男事安所不可見奇而從[illegible]乾研席間令父母拮据爲太史公有貨殖傳在吾[illegible]退而脩其意焉因請於鶴南公令伯兄卒博士業身自服賈佐家費然亦不事市估規小利第惟操奇贏耴什一耳太淑人賢有矩矱又能攻苦食淡相成自是稍稍具伏臘貲矣會鶴南公捐賓客一切喪葬諸具靡弗如禮而橐益空時公甫束髮即總家政人猶以孺子易之迨公矢志滌行營治劬劇不數年饒裕

視往倍半[illegible]云亡何舉方伯暨兵部二君皆嶷嶷見頭角其又詔曰丈夫何必行己志哉彔所爲術業而息之在君屬耳遂延禮名師刻意督課兩君往往視師言上下爲憂喜有游黨以論文過從者日爲延款無倦容夫婦從屛幃間竊伺之客與兩君娓娓剌剌論說詩書未嘗不相視解頤也太淑人又常丙夜手自篝燈操女紅佐讀辛楚更愈公焉兩君學既大成補邑弟子員甫試遞相甲乙誦其曹偶歲戊午方伯君遂領鄉薦公與太淑人喜曰乃今可

出我於賈哉越二歲辛酉而公卒卒之四年方伯君成進士以甲次授南宗伯屬又二年爲隆慶紀元覃廟恩贈公禮部主事階承德郎太淑人封安人又六年而兵部君復舉進士第又五年而爲　今上萬曆之癸酉方伯君守南天官郎再贈公吏部郎中階奉政大夫太淑人晉宜人方伯君轉徙灊臬勅勞懋著天子脩屛翰功錫三代誥贈以今官太淑人晉秩三命有今封食報差不薄矣近[illegible]公爲人依於長厚起家雖從纖嗇頗性好施與振難解急如在其身有召

泉公也生二子長世父煸季即府君諱焞字子韶别
號怡朴生而警敏不群幼從經師授詩輒通大義稍
坐家累舉業則又嘆曰丈夫含學士家言更無他書
可讀乎凡評岐總爽丼不諸記傳靡不窺見一斑以
故言動試試有儒者風壯歲挾策遊京師郡守述齋
何公邑令八峰張公召與語大加賞識欲郡縣學
正科非府君志也然亦皖皖守職乙巳境内大
疫攖車相望於市府君捐金調劑以活里民所全活
其衆間右有死而無所瘗者至身草棄骨府君憐然

救心曰埋胔之謂何遂起大塚以葬貧家葬吾鄉五
瘠民窮以漕役傾貲者十不遺一至聚室相泣曰安
得為吾儕請命者乎府君奮然倡義師境中父老詣
於兩臺立罷之且著為令石泉大父性方直子孫有
纖過輒嗔臥不語府君鵠立牀頭待罪或積至夜分
直俟色怡命退始趨出晚侍王母朱碩人尤極孝敬
毋上食身自操檻授匕箸二大人俱以上壽終府君
喪塋盡力所能辦一髮不以讓伯氏四時烝杖之祭
必夙戒衣冠潔供具悲悽愴愴如親見之暮年築室

祠堂之右坐臥其中出入必告動遵古則家庭孝友
真可為子孫世世法内外姻族無問貧富遇之若一
有奇窮不能自振者勿吝割己業以贍之[illegible]適劉
適何與番世所遺箱筐府君盡而歸之其[illegible]長為
宦帆與子皆諸甥亦忘其非子也庚[illegible]入掠所
過燔燬殆盡府君竊計之曰賊所欲者金帛貨財
固聚堀積埃吾何愛是而不為一方謀乎乃置衣服
布絹諸物於中堂而列米薪牲酒於廚扃戸而題其
上曰財貨惟所取小民倉幸勿加害翌日寇至果

大滿其欲不燬一椽而去府君亦絕口不稱功但謂
不肖曰吾所勉為此者豈可人知哉徒欲積寸分以
貽爾吾即不能而善待摘以其成吾志哉初府君教
不肖圻嚴甚四歲而課之句讀七歲而課之學禮十
歲而令果糗遠遊以究其學而成章而為邑弟子員
屢不得志於棘闈則又進之曰此果造化困吾兒哉
亦文不中繩尺耳討日程督如成童時甲子歲圻叨
舉於鄉癸登乙丑進士人蓋多府君善教云不肖圻
既釋褐清江令府君則戒以平操斷潔檢守洎改萬

安又稟古便民[illegible]之說稱於人人者數數然示
不肖折梟奉惟謹幸逃吏議隆慶改元蒙 恩拜監
察御史適 登 極覃恩例封文林郎爲安縣知縣無
何奉 璽書[illegible]長蘆鹺政因疏逸臣欺妄內江相公
掌院頗見構恐於江陵與內江交惡遂并中忻出僉
淛臬新鄭再相 特旨考覈省官仍以原職謫判邛
州不肖折歸湖[illegible]未敢無狀府君了不色慍湯應之曰
兒不悔 國法無所逃也亟令束裝上道君邛數月
並移進賢而太宜人計至矣後除曹已守開佐青再

陟武昌分巡 今天子尊上 兩宮徽號府君奉
詔例晉五品服色追不肖折提督楚學 三載報績
誥封府君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 天綸申錫
至再至三府君承之君固有遺榮養素淡如也不肖
凡八遷官九易地府君未嘗一日就祿養恐傷不肖
廉也居必仍先人敝廬身不御綾文刺綉又恥從郡
邑長有所干謁自是家益中落然鄉人謂府君能持
大節矣上世有不腆之田在吳淞上歲課僮僕習晨
事或言翁貴人也何自苦爲府君謝曰吾兒幸徼天

祿才人力[illegible]太平閑民良不苦也[illegible]
青衣林立門外巨張者府君心竊鄙之現處委巷蔬
然隻立至或時之應門者皂中非伏臘省客不二萸
蔵或諷之求田問舍則搖首閉目曰吾老矣先是縉
紳家多美田宅巡撫海忠介公有意督過之聽小民
相告訐衣冠之俗無一不受條禍者府君以產薄獨
免一日忽有悍夫叩門求謁面府君則長跽頓顙請
曰某誠犯封君然與封君豈有識且閒隙哉第詞非
及縉紳不理故假公銜以動上聽耳願受撻府君笑

而遣之責不與校人始知府君胸中無畛域者海公
之濬吳淞也採地成流役不踰時三吳大利府君曰
此禹功也可忘之乎率先鄉人側祠江上貌公像尸
祝之勝國時有額建福田寺在舍傍圮於兵燹鄉人
謀欲新之府君曰釋有用以奉無用非事也吾爲爾
立五穀神祠倣古春秋祈報之禮爲一方祈豐穰而
設祝鶖位於其後焉 今天子拜萬壽可乎鄉人各
各稱善遂拓地捐貲請於邑大夫而後舉不數月告
成儼然一大叢林蓋名仍[illegible]舊而意實非也府君

質生君君生有奇相即與群兒嬉遊絶無凡態年方
舞勺而陳孺人卒君哀號擗踊如成人雖爲孺子乎
而已嶄然露頭角既知嚮學下帷誦讀不輟寒暑歳
在甲申補博士弟子員初順静公以諸生久次應貢
會病廢常鬱鬱不得志君既蔚有文名及舉茂才以
爲奕世簪纓藉以接武可立待也亡何順静公病脾
君視湯藥未嘗去側走使旁郡訪能已疾者無不延
致不效搏顙請代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累日月病
竟不起君毁瘠骨立幾不免于死孝慶奉順静公治

命擇明師課訓諸弟諸弟亦廪廪奉教先後皆隸膺
文而君以家督獨肩家鉅且爲人坦易不設城府而
又好施無倦凡三族之親交遊之好緩急必與之共
蓋隱然有原嘗之風至排難解紛則又似魯連先生
矣自奉甚約而歳時伏臘及行觴召客不欲以儉嗇
爲封殖計也舍後有隙地雜蒔花果竹木結亭其中
客至焚香啜茗言談竟日退則抱一編振梧讀矣君
素肥白適以事走吳門歸色澤黧黑君之諸孤多私
憂之然猶以爲于役作苦不意竟以是夕一蹶而逝

君幼幾殤於痘幸而得生而又皆以爲名士識者咸
謂君夾才大抱非止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至第甲乙
而作司徒殆可俯而拾也而竟不克享中壽以故親
知咸爲痛悼是爲嘉靖丙午二月二十九日距君生
癸亥九月四日得年四十有四配沈孺人子男四人
長從禮邑庠生娶徐氏次從穀娶周氏次從謙邑庠
生娶沈氏次從年聘唐氏女二人長適顧芝園次適
趙景祉次未字孫男七人爲從禮出者茂慈茂
懋聘秦氏爲從穀出者茂思茂志茂　爲從謙出者

茂　茂　孫女五人從禮出者三從謙出者二俱幼
未字昔柳柳州有言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
其身豈真蒼蒼之無信耶要之脩短固有定數而尚
馳又言敘而不朽反貴於生君雖蘭摧玉折而其[illegible]
燠于鄉閭與可傳于後世者固自有在也余故誌其
槩而系之以銘銘曰其學充其遇窮其貌豐其享年
如日之方中豈天道之夢夢慶流後裔爲麟龍奚必
發於爾躬古阡鬱鬱氣葱葱曰冲如君之幽宮

明廸功郎浙江台州臨海少尹景蓮金公暨配

王孺人墓誌銘

廸功公者余先僉憲公之館甥也廸功故爲臨海丞先妹王孺人從焉未幾卒於丞所可一年而廸公歸歸又可五年而廸功亦卒卒之三年其子思稷將啟孺人之窆合葬於沙洪之新阡先期手自狀匄誌銘於余嗟乎余何忍銘公哉然非余則又誰銘公者按狀公金姓世爲華亭人七世祖曰寳孫寳孫生文華文華生克夫克夫生梅軒梅軒生[illegible]悔金先世多顯者獨三世隱德弗耀憶梅生研江研江起家邑博生

同蓮則公父也名憲周爲諸生有聲配王氏實生公公名大遜字謙甫別號景蓮仕爲丞階廸功郎故稱廸功云性机警善調笑毋一發語座中無不絶倒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已補太學上舍需次選人得浙江之臨海丞時令臨海者湖廣程[illegible][illegible]才公一切於公取裁視公如左右手公因得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又持冰蘗操不肯家於官時郡太守前公郡丞[illegible]公以廉名聞公廉交相得也甚使者下教褒美於[illegible]人人知有丞幾埒於令公亦自謂可遂爲令然性梗[illegible]獨不善媚人以非其道常訓丞則丞耳安能[illegible]爲所不爲以[illegible]丞司理其君嘗屬公治金意風公暮夜以之獻而公佯不解屢如其所治以上意不無觖望已又餉公腰帶公亦無所報謝心益銜之又所部勢家有與民爭海中山地者而山故民山也勢家多行金錢司理已陰右之而先檄公按覘欲借公以直勢家公按得其實竟歸之民由是意大忿而公又先以他事抶其伍伯雖外嚴憚之而中實怏怏以爲丞少余耶竟以蜚語中公解官歸公居官廉歸而[illegible]家至無以供伏臘費然

終不肯求田問舍惟蠹魚殘編斷簡中以送壯日而[illegible]公有至性居同蓮公艱晨夕哀號羸然鷄骨[illegible]可支床值毋王孺人艱亦如之與人交善揣人情人人得其懽事先僉憲公尤得當其心故以兒子畜之初先僉憲公以余妹字公固謂公能刑于而余妹事公亦極奉無違之訓事父母及公毋俱孝[illegible]臧獲有恩[illegible]獲至今猶思之操家儉而又不以儉見歲時賓祭極精腆矣父即先僉憲怡朴公毋封宜人馬氏公自余妹逝後意惨悽悲懐更介介有所不樂遂一病卒是

為萬曆之癸卯距其生嘉靖之壬寅得年六十有二
余妹後公一年生先公七年卒得年五十有五子男
一人即思稷娶太學生萬國彥女女三人婿為張士
鑑顧士珍沈寧一墓在上海三十保沙洪之原與先
僉憲公丘隴相望公先所擇也余既為之誌而復系
之銘曰　爾官則郎爾項則強安兒羊腸爾名既芳
爾配亦良是可不亡

高太母尹孺人墓誌銘

尹孺人者乖　肯旌表孝行旭崖高公之淑耦而文
學見崖君之令母也孺人以辛丑歲塟二里涇之新
阡越十二年而見崖君詣余哀戚如居廬手一狀跽
請曰先君蒙　今天子允觀風使者條奏表厥宅里
則既被異數而先母壙石尚缺敢乞一言以納之玄
宮俾我世世子若孫永有述焉夫尹孺人之賢茸城
老幼舉能道之而見崖君之叔子為余孫婿則其淑
質懿行又不啻耳而目之銘安敢辭按狀孺人姓尹
氏父處士柳庄公母曹孺人俱望湖涇著姓實生孺
人孺人幼警敏凝重不苟訾笑柳庄公口授古淑女

貞媛故事孺人即欣然領略少長教以刺繡織紝中
饋無不精辦若素習柳庄公遇疑事詢及孺人從容
劈畫咸中肯綮柳庄公夫婦甚鍾愛不忍令去左右
欲擇英兒為贅婿而柳庄公故與南坡公雅善講
夙聞孺人賢將為子旭崖公請婚第以柳庄公欲贅
猶為慮姑託媒氏往而柳庄公素聞旭崖公秀艾喜
曰得婿如是即遠嫁猶在室也亟許字焉由是孺人
心知為高氏婦會柳庄公之兄素與媒氏有郤思撓
成議為其姻黨強委禽孺人雖閨帷弱質義形于色
有截鼻剃髮之誓言者咋舌而退後孺人歸高內外
戚靡不周至獨與其伯不相往來其天性嚴整多類
此姑施孺人暴病孺人匆遽于歸甫入門而施孺人
長逝孺人撫棺椎胸曰天乎何奪吾姑之速使我生
不及盡一日婦道哀號欲絕者數四南坡公得人劉
姥抱持慰諭孺人亦自念舅氏春秋高漸漸衰頹何
所倚恃乃強起秉家政晨昏介劉姥定省南坡公候
其寢食為憂喜退而朝夕哭泣饋奠施孺人如初禮
暇則躬刺繡督紡織率先操作家衆自勝衣以上毋

設有怙嬉遊冶者自是家居稍暇則又時請靜餘烹
肥爲南坡公歡時旭崖公哭毋成疾孺人間以餘貲
爲湯藥費南坡與椰庄皆善飲孺人手釀醇醪內以
進其舅而外以遺之父二尊人均藉以陶陶適餘齡
也至門序悉皆粢盛醯醢必豐必潔戒饒事者毋媟
慢毋先染指蘋蘩之託實無負焉南坡公素貧質
屋以居期滿當還施孺人尚在縝孺人勉佐旭崖公
懽眉于祖塋而貸金卜居南浦家益中落孺人謂旭
崖公曰諺稱小富由勤吾當供汝其圖之外課僮僕

益肆力于耒耜室中机杼聲不絶耳拮据數歲家業
復蒸蒸起而南坡公得優游燕喜者又十有餘年皆
孺人孝養所至俄而島夷入寇烟熖張天居民鳥獸
散旭崖公奉南坡公避寇他所忒言寇退父子相攜
歸省故廬猝與寇遇亦且及南坡頸旭崖公痛哭腹
赦願以身代神祇默佑寇亦心動兩人並脫虎口初
有傳旭崖公父子死于寇者孺人拊心大慟如不欲
生尋知無恙儼然歸至孺人且驚且喜籲天呼謝聲
動閭左而南坡公遂病悸旭崖公故患心疾旋亦大

作孺人竭力調護親侍湯藥僅以稍延而此身疲瘁
矣不能支忽夜夢施孺人帕首呼孺人授以曆書者
七其一則五月而盡既寤以語旭崖公相與詫異不
能解越七年而南坡公疾亟作醫謝不治時正清和
節也孺人涕泣旭崖公曰前夢歲止七月止五豈竟
是耶亟治含殮棺衾而畢而南坡公易簀矣孺人與
旭崖公竭蹷襄大事始終一依于禮四方觀者無不
嘖嘖稱嘆菲畢徙居郡城時諸族多聯姻貴室競以
綺麗相高孺人布素自如惟高堂上壽及子女婚嫁

始一御統數又生有至性識大體初生一女或勸置
乳毋孺人曰省此足佐吾舅一歲甘脆竟自乳之
旭崖公與兄析產讓腴取瘠或以爲言孺人曰大丈
夫貴自豎立奚必專藉世資且矢存腴孰與失手足
歡也撫子女慈而能嚴閨內教以女紅婦德閫外延
師授經斬斬悉有矩矱爲子者女亦凜凜稟命罔敢
不虔諸友以會文至輒自勤已間有儇薄少年入門
必救令絶交乃已爲見崖君議婚必求詩禮名族曰
如是可無媿高氏素風耳及婦至諄諄訓以內則且

拮据彌力曰吾欲以[illegible]飭爲新婦先女二人各歸歷
中名家壹以儉素相規諸外孫績勝必以祇勞績學
相勉勗不作晌煦姑息態念劉姥守志不衰待之逈
出儕輩歷五十年如一日此豈凡女子所能哉歲壬
辰旭崖公寢疾彌留孺人扶侍累月至寢食俱廢竟
不起孺人哀慕幾不勝喪已復黽勉營窀穸事靡所
自愛於是里中黃口亦知旭崖爲孝子而孺人爲孝
婦矣越二載旭崖公以孝行被　旌孺人感忭交集
呼見崖君語曰小子志之爾其毋忘先德宜益自奮

勵以報　朝廷又三載孺人七十誕辰內外姻黨譽
上百歲觴孺人抆淚謝曰夫子歿且八稔獨享饔飧
猶且不能下咽恐進危酒乎會兩女適張與蔣者先
後不祿遂郁然疚懷漸遘脾疾見崖君迎醫診治亦
手揮之曰我疾殆不瘳我方以得從汝父爲幸何以
醫爲惟願爾勤儉孝弟無隕德[illegible]還報汝父于
地下我目瞑矣越八日考終正[illegible]曆庚子十二
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嘉靖辛卯正月二十二日得
年七十子一即見崖君振聲華亭縣庠生德器天成
文行絕俗閩郡舉目爲聖人娶郁氏文學悟初公女
女二一適張思聘一適蔣懷珍俱先孺人卒孫男五
長汝識青浦縣庠生娶李氏文學芳洲公女次汝論
亦青浦縣庠生娶沈氏文學方巷公女次汝謀華亭
縣庠生娶余孫女次汝諧府庠生聘俞氏文學雲中
公女未娶而夭次汝與未聘曾孫男五懿抱懿撰汝
識出懿杞懿則汝論出懿[illegible]汝謀出曾孫女三汝識
汝論汝謀各一以萬曆辛丑八月十九日葬二里涇
旭崖公之右余讀見崖君狀母氏事蓋詳哉乎其言

之也爲女則女爲婦則婦爲母則母亦既哀然樹閫
則垂式穀矣乃其侍高尹暨三族胞切懇至賑其貧
乏恤其孤孩歲時問遺相隔于道且皆終其身弗替
非人情所難之難哉若旭崖公榮被　錫典雖其篤
行致然而孺人內佐之力蓋十九也宜三族宗老咸
稱孺人爲女中偉丈夫是不足以彌彤管而炳女史
乎故樂志其實而系之銘銘曰　爾身且勤爾德惟
醇匪直也身慶道嗣人蕓草宿兮婉範如新嬰玉掩
兮百千　高介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十二

墓誌銘

明故侍贈果齋胡公暨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徐公墓誌銘

明故隱君張懷耕暨配楊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鄉飲賓次玉王君暨配楊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廣西慶遠府教授竹臞余公暨配薛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高孝子旭崖先生墓誌銘

明故冒峪衛經歷思庄張公暨配曹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太學生墨陽高君墓誌銘

明故處士樂耕張君暨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張配王孺人墓誌銘

明故文墨張君配王孺人墓誌銘

明故處士淞南姚公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處士孟田侯公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文學立然李公暨配沈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孝亭張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二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明故侍贈果齋胡公暨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嘗讀易損益之義而知天道消於此者必豐於彼人或詘于身而必獲伸於歿後蓋把彼注茲道固爾也則于果齋胡公見之公有子曰文燿來佐余郡以余嘗備兵漳南且與其弟旦文燿同舉進士稔知其家世因手自爲狀詣余乞銘公葬公固余太公祖也

義不敢辭按狀公胡姓諱天球字弘器別號果齋世爲漳郡右族國初有諱仁卿者始徙居漳浦之鹿溪橋仁卿四傳而爲確默公諱尊賢生三子其仲曰世瑞則公父也厥配陳孺人數舉子數不育最晚始生公文燿亦以是年舉其父承德公彌育則嘗後公父者也公生落落不能與時俛仰性慷慨負氣節事關大義毅然賁育不能敓果齋所繇號也公嗜學讀書非丙夜不休於諸子百家之學鮮所不窺常手自鈔書如我家元禮不覺筆倦留心譜學嘗質先世遺事

及世系源流彙爲家乘曰庶後世子孫無忘所自與文燿齊名文燿已第進士公一衿未青益發憤下帷素有狂嘗傷之疾嘗應府試目而笑之公慚忿歸治竟以是場時太公夫婦幾耄而侯尚未成童彌留之際呼其配陳孺人與訣曰以白髮黃口累汝蓋知孺人能成公志也孺人爲處士陳宗質女年十八歸公婉嫕閑婦道事姑能先意得其歡心處娣姒以和每喪祭人事身先爲倡歸公十年而寡泣不欲生以侯故忍死然竟絕歸寧至子弟亦罕見其面太公夫

婦相繼病卒喪葬皆如禮嘗侍姑病過痊遂危篤殆夢神人飲以藥吐痰數升遽起人皆謂孝感所致之後繼以烏冠饔飧弗給茹荼爲狀孺人提三尺之孤日夕以眼淚洗面侯稍長即戒勿嬉戲既就外傅朝夕督課歲時行俯莫不自手指山者學成弱冠補弟子員既廩縣官屢躓棘闈孺人泣曰汝父亡人且老汝勿不懷父垂絕之言吾何以下報逝者爲之廢食侯益自奮歲丁酉遂舉於鄉報至適值孺人設帨之辰始沾沾色喜曰庶可以報爾父矣侯久困南宮計

得及時以祿養孺人因筮仕德州學博甫三月餘而孺人之計至竟不克以祿養也胡公生卒皆嘉靖自戊午距其生巳丑得年僅三十孺人生以嘉靖辛卯卒萬曆甲辰得年七十有四子男二人長門侯所謂捌余銘者也次文燦先卒女一人嫁郡庠生許士選孫男三人宿廣宿庠宿序廣庠俱諸生與孫女四人俱侯出曾孫男四人登賓廣出釜賓庠出鏊鋆賓序出曾孫女六人俱幼未字初公卒時適島夷爲警葬埜鹿山之麓萬曆壬子始遷與孺人合葬於八都之

紫袍山禮也誌曰公之卒蓋以治瘻云方公欲治瘻孺人泣諫不從竟以是殞此與漢留贊割引其足事正相方幸則爲贊不幸則爲公當公易簀之時自傷其不遇冀得之於侯侯竟以賢科起家駸駸嚮用祿位未艾倘亦大易所謂損益之義與孺人一發婦脩皆囏辛卒能成侯下報夫子即斷機畫荻何以逾之宜侯請旌之疏遂得旨也是爲銘銘曰吁嗟胡公志凌長風胡瘻之攻遽殞厥躬遇也[illegible][illegible]而學則充孺人煢煢苦節尤熊劊倚崆峒嗣君登庸別駕吾松爲毋悲恫邀恩九重賁於玄宮紫袍之封千載爵慈人乎天乎食報果豐

誥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徐公墓誌銘

余昔僉楚臬奉　敕書督學政因得今徐大夫卷詞氣充秀出等夷因知其淵源之有自矣亡何而大夫舉其鄉之乙酉可二十年而仕爲吾郡丞因以所自爲狀及幣書遺不佞曰此先大夫遺事也先大夫雖布衣而行義實不𠤎古人倘先生不棄采而銘諸幽官實徐氏存歿之幸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有概

於大夫矣即不文何恐辭按狀公徐姓裔出五代陳建昌侯孝穆之後本籍越之山陰孝穆裔孫曰燕者嘗爲廣濟令因家焉遂爲湖廣蘄之廣濟人歷唐宋元簪裾不乏有樞密院使還朝公及御史栗萬立公平章軍國重事與公入　皇明而有七世祖太守公麟及六世祖侍郎公文顯侍郎公而下曰潛曰以乾曰仲崇則皆隱德弗耀至曰文者復以明經起家均州學訓爲人沉毅敦篤以理學自任人因號爲載道先生則公父也均州公娶於劉既生子勲巳又娶於

袁生公蓋季子也諱黙字直之別號砥石均州公甫得官而卒卒之時尚九齡以早失怙遂依舅氏袁公迨弱冠歸受業於從父將仕公諫壁太史公鰲貧不能卒業遁棄儒爲農又困於里徭猝廢張半倚益甚然獨有米汁之好不能常得輒從[illegible]成弗讐即大夫稍有腆䏶[illegible]性儻蕩不羈嘗自謂不能甲論傍[illegible]世肆志逡逡如魯連先生而又喜客客至輒留留輒卜夜嘗召一貲客無所得酒陳宜人脫簪珥貰之相對爲

竟日歡公雖遊於酒人乎顧其孝友則有大過人者事劉毋如袁毋劉毋忘其非已出也伯兄嘗爲豪家中以法公挺身爲兄白之至被桁楊不顧或謂公伯實私均州之遺公謝曰先均州一老博士固無貲可遺也其友愛不較多類此伯兄嘗割五斗邪公爲伏臘費公卽以歸其子遠若還曰以資膏火也里人益多公固窮且能履因心之愛云公爲人疎節濶目俯仰古先意不可一世雖酷貧絕不求田問舍陳宜人嘗從容諷公獨不爲一飽計耶公笑謂復何他須吾

將老於楮丘安事南山一頃爲哉然獨識大義能斤斤守先世並莢有族子年老貲以庚子應聘過里居公與大夫相易衣出揖大夫意不懟怏怏公曰衣無常主古人以爲美談且獨不聞范史[illegible]出入共一單衣乎而又何嫌於父子也居恒誨大夫以敦禮義衍世澤曰[illegible]無所短長於世兒即服一官幸無[illegible]名辱[illegible]之[illegible]焉猶申夙語今大夫忝爲世程所至有廉能聲皆公遺訓也公生於嘉靖戊子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曆丁亥七月一日

享年凡六十矜贈登仕佐郎國子監學錄再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配卽陳氏茹荼甘蘗終無怨尤萱毋也繼配王氏封贈皆宜人子一來徙卽大夫也同知蘇州事娶耿氏女三縣學生劉秉錄張輔堪胡士寧其壻也皆名家子孫男一甲獻庠生娶劉氏陳宜人出孫女二一適饒嘉五一字[illegible]外孫六葵松楊橋國公與之塋遵治命也公生六十年而卒卒踰月而葬葬二十二年而始誌其墓大夫意固有待哉嗟乎方均州公之棄公於養也實在長安邸均州意

未子當抱子之隱君遂來命立爲嗣撫教甚於已出
今孝亭君劉爲白樹駿駿光大先業人謂隱君有子
云配楊孺人出自名族少具令儀既笄歸隱君處儕
娣順內政斬斬有條事舅姑尤極恭謹凡隱君所欲
致於親者孺人已先意之終其身無有缺雖隱君
孝本天植而孺人之所爲多焉未四十輒勸隱君置
側室爲嗣續計居然有古人之風已而遭隱君
喪姑姊不自持也卒從隱君於地下豈
哉毋也隱君弘治之十年卒於嘉靖之三十三

年享春秋五十有七孺人先一年生後三年卒計所
享多隱君二年子一即孝亭君聞娶徐氏孫男三長
守道次守仁俱庠生次守義守道娶封氏守仁娶狄
氏守義聘朱氏女一適太學生萬國鈞曾孫男女三
俱幼孝亭君卜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啟隱君暨孺人
殯合葬于走馬塘祖塋之昭穴也余觀張氏奉
猗淡望族而隱君尤張氏之翹楚其舉止言動
咸足標準里閭有古人之風文色和氣
求故其生也一方倚之重其歿也雖行道無知

盡欲門而哭之何奪我張君之速令而後游於
何質成嗚呼若張君者非古王義方陳太丘之流亞
與是宜銘銘曰兩年不偕爾名則留誰謂非壽有子
似我家聲不墜誰謂無後與玉同丘鬱鬱松楸吁嗟
乎不朽

明鄉飲賓次玉王君暨配楊孺人合葬墓誌銘

王次玉者曹丁生錫恩之父也往余從御史左遷於曹
時錫恩方以諸生從余試爲多士冠已試二千
石暨督學使者亦弟冠也錫恩名遂大噪則競推余

能相士雖余亦私念生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可期
也暨今可二十年所而適走使雲間持其邑尹孝
廉君虔所爲狀句余銘父墓則生猶躑躅廣文間嗟
乎得無以失之肥爲余笑乎然猶不憚數千里冀余
之一言以余能知生也不知生之祝其子矣遂不辭
而爲之誌誌曰按狀君諱珽次玉其字也別號蘧塘
父畝字民耕先世鉅野人五世祖成墾田於碭固之
東遂徙籍於碭歷成而釗而洪而智而畝俱未有顯
者至君仲父南川公起家德慶州太守而王氏始顯

君少時其父所謂畝者皆邑名士徐松年期繼
德慶公代與亡何而父見背遂輟業流連詩酒迫有
子錫恩復督令學又不及視其成以暝君嘗不逮事
父故事毋猶竭其力與兄弟友兄珙歿無子所有產
悉遺其女君無私焉事嫂如事兄從兄珂以差役傾
官錢籍其產僞以君地抵之及珙没或謂君故地可
復君謝曰休矣即兄在猶不以是厲諸親況死邪且
臣不忍其孤君慈愛人鄉甫此爲人不排下而進上
即之恂恂若朱愚人其呼爲王佛子父畝亦脩布衣

之行人謂能世其德云嘉靖辛酉河决於曹君所爲
悉嘶於河一望洪濤竟獲一小舠以免王子曰余嘗
讀稗官見邵敬隨河事意頗怪其不經今觀於次玉
則知長者固自不死不然匈勤之際安所得小刀乎
佛說衆生能持善念當必有百靈呵護次玉其人邪
君生於嘉靖戊子九月十八日卒於萬曆丙申閏八
月三日得年六十有九嘗以高年賜爵一級賓諸博
士之階矣配楊氏狀稱其肅慎溫淑克相於君先君
卒三十五年繼張氏子一即錫恩楊出也爲諸生高
第既縣官葬要汪氏歸德衛汪某女十以丁酉十一
月三日啟楊氏之封而合塟焉禮也初君彌留時惘
惘涼涼與家人決行何時是盡之語計君亦無所憾
而猶云云豈謂錫恩未有以自見且不足於含飴乎
余憐其意而系以銘銘曰爾之年六十有九爾之子
錫心繡口不爲非壽不爲無後

明故廣西慶遠府教授竹雕[illegible]薛孺人

合塟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與竹雕公同事廣文先生已分剖清江

之符稍與公差池亡何公分教南昌以公事余[illegible]
宜懽然道故亡何而宦轍風馬與公了[illegible]幾二
十年意謂當從公於香山綠野之間則余[illegible]絕而
公捐館矣嗚呼傷哉公歿二十餘年而其孫繼儒手
錄所爲狀介公壻石阡守三山陸公謁余銘公墓余
即不文何忍辭按狀公余姓諱采字元亮別號竹雕
其先浙之天台人氏方八世祖孝孺方公世所謂正
學先生死革除之難者也初赤先生之族時金陵魏
尚書澤謫寧海爲匿一子令先生所親余學夔携走

松江之華亭依先生門下士俞公祠部允既長納爲
館甥遂冒俞姓已復氏余念其所自成也故烈德宗
公居濱海之白沙里德宗生友直友直生從仁從仁
娶郭氏生孟愷孟愷自德宗公以下雖多讀書然絕不志
進取至孟愷始復脩正學之業稱儒生是爲公曾王
父生珵及璣璣[illegible]以民間秀異應鄉舉是爲公
大王父生璠[illegible]與郡諸生廩於學宮則公父也
自白沙徙居郡東之[illegible]迴塘以醇謹稱娶徐孺人寔
生公公衆並娛邪好面折人過慷慨有風節遇事敢

言凡係世風植名教者不難抗顏陳說至以事有[illegible]
一言爲地輒面發亦嘗有高足弟子爲大吏視學[illegible]
中客贄金錢額得公一赫[illegible]居間公謝不肯爲諸生
時邑令有所親以司諫謫貳上海一時諸生咸長跪
請見公獨與講鈞禮幼有至性早歲喪母哀毀如成
人居文悔公憂幾不勝喪事繼母周氏如事陳孺人
周孺人卒年九十有五公亦幾八旬矣不以衰年殺
禮遇二弟篤愛甚而弟長而教能而室二弟者周孺
人所出也人以是益多公孝友生平皆義若渴嘗與

婺士黃某同舟道卒公割[illegible]裝殮之今[illegible]介大[illegible]
可近從者請易舟公謂生同載死而棄之是欺亡友
也卒不聽以喪歸其家旅寓京師有同寓者攫公金
公知而不問如其人無聞公頗異絕人皆學不厭通
詩及春秋所爲制舉義拉一時輩稱弱冠就試高等
廩上海邑庠逆[illegible]迴塘徙上海家焉公既家上海
時文備陸公[illegible]山[illegible]唐公龍江以翰蔡名龍桃花
皆與公善[illegible]公[illegible]師事公謂公於一弟如便傳
夫人承制[illegible]青衫壬戌以歲貢需

次選入得司南昌訓甲子以司訓應試江西幾冊參
秋舉上第矣適有尼之者竟寘不錄因轉一官教諭
晉江可數年轉陳州學正又可數年轉慶遠之教授
因太孺人春秋高不便扶養遂乞休致初公司訓南
昌適　詔籍分宜監司知先生雅望非常屬司籍錄
公未至不敢啓鑰爲憲臣推重如此已籍唐宋名家
丹青兩大吏持之民謂宜奏　上或謂此不足塵
御覽公從容進言此皆分宜所買禍者宜付之祝融
卒如公言廣文官冷而公於諸生羔雁一切謝絕羔

恭得古家術家言從之利先生謝曰然其柰何者何
竟不徙性慨慨不能隨世俛仰其於富貴茂如也曰
吾柰何以七尺軀皆蹈趣若等前故生平少所趨謁
貳人有謀於先生者盡智殫力如在其身諸所勾當
無問公私細大成有始卒先以輸熱水陸險易經費
煩約次第案為傳譜錄役者至今稱為揹南雅善故
某弾根自文學名耦孰傳即解不御曰恐見笑尤之
效也右所稱身為度者始先生乎先生名存願字予
理高贈君以先生多孝行改字孝卿旭崖其別號也

父即南坡公名節節父太學生國華國華父武岡州
學正博舉成化癸卯事具鉛山費文憲公誌博父平
平父琪琪父存善先世自汴徙華亭之湖橋由湖橋
徙東門自平始至於先生五世矣生以嘉靖乙酉十
二月十日卒以萬曆癸巳正月廿又一日享春秋六
十有九配尹氏處士公貞之女懿淑有聞子男一汝
祚縣諸生娶郁文學文懋女女二長適張思聘先卒
次適林懷珍孫男四汝識聘李文學紹文女汝論聘
沈文學[illegible]女汝謀汝誥俱幼葬在二里涇之新阡

王子曰余再讀太史氏誌先生曰吶吶不能煩稱而
其中則甚辯辯而能吶所以為先生乎人則不吶焉
所稱辯賢於人遠矣又曰仁心為質樸茂不華殆庶
君子之流夫精誠所格再紓父厄倉卒遇虜義動悍
類謠口嗚張不廢棠棣且遜於析箸而不遜於襄事
樸茂豈足以盡先生抑古仁人孝子乎先生之子文
學君復以孝聞居先生喪三年如一日甚矣其似先
生也因系之銘銘曰倚歟孝卿實副厥聲聚消百順
爰格三精秉德弘義式重里評其施不顯乃顯於後

更千萬禩斯焉景行誰克濟美有子曰宏死而不死
是為先生

明故冨峪衛經歷思庄張公暨配曹孺人合葬
墓誌銘

嗚呼此故冨峪衛經歷思庄張公暨配曹孺人之
墓而姻家王子為之誌且銘者也公世為雲間上海
人自道宗公三傳至公父南庄公昌娶倪孺人生五
子公出自側室吳孺人年甫少起家冨峪衛經歷為忌
者所中直走闕下撾登聞鼓白之立還公官亡何

奈何寘輕重於懷抱昔爲婚其不能娶者喪其不能
殮者白其非罪而縲絏者它如所待而火待而舉與
歌魚待而給者又無算也昔遇孺子泣欲死君詢之
曰兒貸布欲免笞於拘行過徐掠焉痛無奈父何故
求死耳君曰孺子休矣吾爲昕若父門弊金與之
又嘗以粟質錢數千緡其子甲過諸途爲子錢家所
迫窘甚以告君君即與以所質錢其振人之困甚於
已如此而於姻黨猶其細分晚而中落惘惘凉凉君
館諸別業一味之甘亦必馳遺胡公諸子皆一切倚

君胡公者卽胡孺人父也又撫胡氏之孤若女丕[illegible]
入其父早世養其母顧媪如母發[illegible]
翁晌以酒澆之不絕故太史楊公珙君五世祖
平婦翁也無子凡墓田丙舍悉侵於監奴君慨然太
息曰以其之得脩於彌甥至今私主之不保皇祖有
靈其棄余也夫乃白諸官悉反侵地是舉也高氏固
有慕義者然君之力爲多人都君居心仁行已恕下
至臧獲亦心相推許偏其堂曰存耕以自勗其於人
尤好[illegible]小善稱許之不寘後進之士皆傾心君

卒而聞者皆揮涕曰誰爲殲君玉我而殺我也嗚呼
夫人死而死耳孰有歿而哀若君者哉君善爲月者
言能豫知亡日遂爲長子[illegible]婚遍見內外宗黨時尚未
娶也因見諸董公謂曰余不逮見之婚矣敢以累公
董公惟其言以爲是何祥也亡何而疾作遂不起君
恒訓玠等以端心術謹言尚敦本原臨訣語尤加切
得年僅四十有一是爲萬曆乙酉四月十日距其生
嘉靖乙巳十月二十八日殮以布遵治命也配卽[illegible]
氏太學生政女多婦德子男四秉玠秉琦玠聘[illegible]

稽司理偁女娶府學生董見大女卒琦先娶縣學生
熊大份女繼娶府學生孫自道女其二子殤適縣學
生包弘霖者是爲君女孫男二汝行娶庠生何爾[illegible]
女秉玠出汝說娶沈　女秉琦出孫女四曾孫男
一懿與君葬已七年矣而窀中之石尚虛玠等以爲
請余故稍銓次其行事而爲之志曰人情亦重視
財矣纖纖嗇嗇不能舍纖小兒之撥然亦有能舍
者又不過縮結五陵之家耗諸六博之場視君用以
救急人何[illegible]施也夫能善其舍必能善其取

須氏鴻耀庠生娶何氏士元貞玉俱爲人後皆承恩
出鴻磐聘李氏承寵出鴻儀承聘出鴻逵承顔出曾
孫女五人承寵出者適嚴一麒承恩出者許字萬世
祿餘俱幼誌曰余槪今之君子一何嗜利而遺義也
競錐刀之末即父兄之不有居恒妄意室中之藏耽
耽焉如蜎之蔑腦且不辭擗踊不聞而後箭是鬪
至有攘臂其間者蓋習俗之移人久矣卓哉君之于
懷耕也一切畜產藏獲俱謝不受夫無論懷耕故子
君即一切內外事成倚辦君君不當少有利焉而李

君之者況君固曰吾鈍急鶺鴒耳豈因以爲利耶
厚利也而不以爲利又豈欲以空名市重公里間哉
宜其不應縣大夫之招也而孺人實克相成能覓君
於貧俾君益無慕於富貴君配也是爲銘銘曰執
是肯堂不私其發稍斯則昌厥胤惟良前無豈光乎
圩之傍裘有山崙崎乎毁玉之藏

明故張配王孺人墓誌銘

余兩女弟歸兩張君爲鶴谿文臺云兩張君乃同宗
兄弟故兩孺人又娣姒也後先凡歿余嘗爲文臺君
誌女弟墓亡何鶴谿君又狀行以所自爲狀謂余爲
孺人銘嗟乎余復忍銘哉傾狀稱孺人艱辛備極酸
楚言言實録則所不朽者在是故不辭而爲之誌孺
人王姓父即余世父怡然公諱焴母張氏幼失恃爲
先祖母馬宜人所[illegible]鶴溪大父懷耕君
與先王父[illegible]孺人賢因請於怡然公
[illegible]以脩束床怡默公許之
遂委禽[illegible]人謂新婦長者家兒不
諳井臼而孺人[illegible]以給饔夕而績以給飧

八口之供常在車輪間實家于孺人云曾鶴溪君孫
侗起家丞涇陽驛始有微祿得自養然孺人猶自奉
縮蓄而不肉即一錢亦不敢刪出鶴溪君之丞涇陽
也當南北孔道車馬雜遝廚傳餽牽取給於君如流
水且匀股出入更無毫髮爽孺人內贊之功寔多事
翁樂耕君能承其志樂飼佐之酒漿雖多召酒人爲
投轄之會孺人日擊鮮不厭鶴溪伯曾欲分其弟產
意雖孺人孫人從臾獨至盡鶴溪難而孺人尤難矣
孺人於諸姑姊妹家娣又尚小叩但孺人所撫而成然

為銘銘曰[illegible]精廢者復起公實有家弟私於
巳執蕤凡師政及厥子錮强扶弱任俠自喜鄉黨兄
推如果中李天作之合盤爾女士以守爲刼與公終
始之芬蘭茂田曾遠耳雙玉永埋千秋萬禩過而式
者比於長壘

明故處士孟田侯公暨配王孺人合墓誌銘

余嘗載記孝行如割股刲肝諸過中事勿論乜若浣
牏執褻事即甚細抑何愛其親之至也然猶爲子耳
至諸[illegible]就養而爲人孫矣約已以厚弟則爲人兄

矣嗟嗟孝子慈孫猶爲千里之一士而況篤友因心
者乎又何望於朋知故舊爲也今讀文學沖宇周春
所爲余姊丈孟田公狀而有感焉嘉靖中茉海上中
倭避冦者緃相屬也將公祖母春秋高不任步公負
而趨踵至流血不言鞅掌雖苍皇中恒亦若育爲供
且慰之曰幸强飯有兒在無虞冦也冦方劈午四出
竟兆與遺人皆以爲孝感父龍田翁傑際慨豁不屑
家人産公年十七甫受室即委以家棣曰兒好爲之
無忠乃公嘯歌公既受命一以幹蠱自任遂不遑啓

處經理生產而貲不中中產用鮮克給[illegible]子暨
理所之凡爲龍田翁婚三弟嫁一妹人[illegible]涂
妹如嫁女[illegible]爲人[illegible]居恒娛侍龍田翁[illegible]
不過絕不與[illegible]弟較盈詘[illegible]有
諸子也毋徐[illegible]人晚而衰明公[illegible]不息
然猶[illegible]恨無能起其廢以殉有愧盛[illegible]中進
舉三喪皆如禮竟亦黽勉獨前諸弟歷今裝脩辦
漏耳諸弟口漸繁所積幾指搦公後拓丙舍安之所
析產歷取甌脫餘悉讓諸弟仲弟暫又家徒壁立公

解衣推食周恤備至叔弟少而才公曰此吾家千里
也擇師課誦盡力猶自程其秩少不中程輒加譙讓
後竟名能文學季弟嘗困於鼠雀公傾身左右卒白
其冤亡何季弟夭惟是編梆所以耕幹者[illegible]於公
其所遺則又歸之叔弟曰留此爲育火資[illegible]龍川
公暨族弟伯[illegible]嘗售公產公謂無田何由得食立折
券不責其直公生平嗜義無諾責里人以急投者常
轉爲貸復代爲償所嫁妹寡而窶日夜灑淚撫其孤
曰所不玉汝于成者何顏以見泉下八孚是督誨不

歲巳壬卒藉成立有聲嘉庠如沖字君所自狀非溢
語也公自以數奇弗售日課諸兒業博上家言不以
貧故少懈卒皆成偉器素不善借交雖歲若里稱然
竟不巧庇於宗達配王氏余世父怡默公長女也性
亶貞靜言不踰壹笄而歸公猶然佗弱女婆也而聰
慧倜儻若蒞丈夫事翁媼以[illegible]事公以別待娣姒以
和字臧獲以恩尤能拮据治生[illegible]公之志且夫婦沒
商無間言大爲族黨所[illegible]公[illegible]別[illegible]孟田故
竟姓青浦橫泖人祖[illegible]爲侯氏執婦道

爲其後因氏侯家盤龍里則今公所居也始祖孝[illegible]
明興用人才徵拜海伯後坐事謫戍泰興靖難師起
棄官歸形影　文皇怒竟終戍所事載青浦志曾祖
葵軒公祖即齋臣公父龍田公名卓性爽朗不群名
蓋于鄉前後郡邑長數延爲鄉飲賓公亦[illegible]繼賓於
鄉先子海美人謂世德罕儷云公生嘉靖之丙戌卒
萬曆之甲辰得年七十有九孺人生卒皆先公生嘉
靖之乙酉卒萬曆之癸巳得年六十有九丈夫子三
孔學上海廩生配張氏皆早卒孔時上海學增廣生

配陳氏孔中嘉定庠生配凌氏女三長適儒官婁必
遇次適金机次適沈偉業必遇之子雲龍中丁酉舉
人孫男六萬甲松江府庠生孔學出萬里嘉定庠生
孔時出萬程萬齡萬鵬俱孔中出孫女二一適婁雲驥
孔學出適徐承穗孔時出皆聞人家余覩侯氏
自海伯起家忠孝[illegible]嗣多以孝友聞至公益教[illegible]
不識世俗傾佼態[illegible]人[illegible]然[illegible]亦有家學焉
不然何公之後既以文學蔚蔚焉起又無能不孝友
也君子曰公之有子若孫所以報公之能爲子能爲

孫夫亦以誓皇中負祖母而超夏人情雖耳字豪
猶以親故至振人之近則踈者也況特爲貸而代爲
償乎侯公之門仁義存自古記之矣乃孺人亦負公配
云當公貸不克酬嘗不能以賢之爲所而至傾奩以
佐又假令稍見顏色於娣姒間又何能始終無間
言也宜爲銘銘曰爲孫則孫爲子則孝兒也伊何
孟嘗比心緩急必赴然諾不侵行山若義羽毛若金
嗚呼是可推於孺人同德一酬一斟食報爾後蔚乎
同休哉其賦[illegible]尚其[illegible]

科第苛矜拾及以不過用琴書自娛尤嗜群書雖陰陽卜筮靡不精討遂以詩文稱里中尊酒非獨以其人也公故名家子然世守青氊家僅可中產晚遭回祿益見落莫然問字至者未嘗不接特也居恒循繩墨不失尺寸至禮可義起又不拘拘古文嘗見古人支子不祭之說而心非之因作支子祭議起祠堂其卓見多類此配沈孺人父即學博楼滨公也幼通孝經閨雅列女傳事公六十餘年相莊如一日處娣姒以和待宗黨以睦馭臧獲以慈勤儉孝敬號稱

賢善云公生於嘉靖丙戌八月二日卒以萬曆壬寅二月六日年八十有七孺人生於嘉靖乙酉十二月十五日卒以萬曆丙午八月十四日年八十有二先塋北浙莹兹啟其兆合而窆焉禮也子一即階泰娶庠生娶殷氏女二長適張一賢府生次適余子思忠鴻臚鳴賛孫男三康候娶郭氏康伯康成孫女二長適余志道次適王夢元玄孫女一　公雖不佞佛晚而好釋典至手錄金剛經成帙置之案頭以消俗慮至其孝友大節始終恪守不渝宜塋所稱羣期稱道不亂者公庶幾近之余故爲之銘銘曰　少而嗜書耄耋如初乃用於公東浚渠德譲鄉邦之望卒無人能上席珍可珍庶幾縉紳不欲於要津公之人乎古之人乎胡爲乎云孙膴膴崇原與下抑以其世有而年下

明故孝亭張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孝亭君者嘉定南翔里人也居與余聲咳聲相聞締爲三世交俄島夷起海上君適有締城之役余亦避兵至邑中輒以其暇相過從情甚昵洎余有世網浮

沉中外者幾三十年蹤跡稍落莫然每念未嘗不在左右也日者從楚中還庶其後以舊甫追君杖屨間未幾而君之子兩文學持余甥君睨狀屬銘君某嗟乎傷哉即不文奚忍辭按狀君諱問字希閔孝亭其別號也姓張氏高王父桂軒公錤錤生菊泉公清清生味耕公瑜瑜生懷耕公雍即君所後父也初懷耕老無子君甫生而嶷解炯炯如點漆懷耕遂奇而子焉稍長常坐膝上口授書義輒能鳴鳴成誦遂出就傅與君家先□馬公同事雲岡先生覺風氣日上味

耕公不欲苦以雕蟲之技困懶君業亡何而君有子
因劉世詩書此綫綫者見是任矣遂督令從學卒成
兩子儒大嘆服序間君之教也君常爲邑王進走稱
大儒忌者以中君君獨勾當了了又常充鄉賦長民
多流亡不勝歛賦則無以潔悉傾家代其輸爲者連
歲大侵飢爭相望日治席以哺所活無算邑令聞而
歎曰安所得長者如人乎亟下教獎之初君之子於
悽明也多出味明公忘味明公與配楊孺人疾君所
侍湯藥者君而月所不解衣帶者君而實殺而哀可

知矣君故善力田然半爲汙邪歲比不登君以意褰
其高卑收始歲視腴田卒耕以俱興胥伏服諸賢性
喜客客至趣呼酒留連杯勞無言上甚矣與人無分
爭脫有犯君君務以大義立折之不之官也故終君
身未嘗以姓名登吏胥足跡官矣配徐孺人邑文
學思甫君女亦望族孺人婉娩貞順生十八年而嬪
君閣以內肅如也事舅姑嫗嫗其欲中之務得其懽
心身自操作以佐滫瀡日且吾夫子好招致說一旦
不給於餼以簡客門無論無以稱投轄者意而令客

心錯中傾之謂何則亦不忍言孝亭君爲姑言以炊
賓從接姻黨有禮御臧獲有恩治家能以節儉綜紀勵
勵勤勤者四十載孝亭君雖數困大窘而家日以起
多孺人力也孺人生卒俱後孝亭君一歲孝亭君生
嘉靖己丑六月十日卒萬曆癸巳十月二十九日孺
人生以庚寅二十日卒以甲午八月九日得年俱六
十有五子男三人孫男女八人長縣學生守道娶封
氏□□□娶朱氏女　□嚴氏聘次縣學生守仁
娶□氏子曰圖曰□□□氏女餘俱幼次守義娶朱氏

女一適太學生萬國彥國彥之女許字臨海王金太
遜子恩涵則余甥也王子曰余究君行事見君之絕
急能善用也往者繕城之役君貲不中中產然朝奉
命而夕遂赴則可謂善用其無長鄉賦而傾家代輸
遭大侵而爲糜哺飢又可謂善用其有有無相爲用
君洵才者而又能處己於不競之地夫惟不競是以
能無競焉矣而其大者君以所後子能令二尊人忘
其無子日徐孺人復能左右之孝行並著有孺人益
所以成君乎宜君之德孺人深也遂爲銘銘曰而文

有餘誰奪而尊雖奪而貴而予嗇與義姚太宜然虛
子與卓哉孺人恭若措協朋只信與終與老俱偕茲
雙玉千古流與

王侍御類稿目錄卷之十三

祭文

文昌宮詹晉秩德業逾張　帝曰洛爾作我保衡益
揚丹掖是倚是憑惟公承之克雅厥心竭忠矢赤罔
或不欽波瀾之會羔羊自傷腥穢載途不腨其室壬
戌而往公也秉鈞芳猷光篩作率臣隣收錄遺賢保
惜自賊自駒不啖色變手色禮貌勞臣撫綏介士勸
司推明鋩拐作我人材政務斟酌調停罔希風旨以
吻誇情　世皇中葉儲位匪測公夾以飛黄甚咏息
速乎晚季思遊　滁邸帝蹤回天南巡中止八駿息
駕萬方色喜二事非公鳴能了此尚華草詔悲動摯

爽光昭先德孝治無虧　穆廟御宇風雲適際中外
嗎嗎快覩盛世功高望重忌隨以盈言止于玉有來
青蠅辭榮歸里筵維耆英八心怡然　帝眷故任優
爾傳餉異以安車送之里門榮則誰如公居吾鄉時
曰匪政孝慈友讓躬帥以正割股捐廩脊沾錢臏動
容自規言笑皆禮形如條風潤若玄醴朋而洗瓷亨
泰　天衢遊騁于野脊潤里閭傾茲令德宜壽而康
謂當百歲厭我與望胡遽仙遊翺翔　帝傍於乎時
稱有五誰遊其全　恩榮終始公獨備焉不朽有三
時克完止曰德功言公無愧矣其等鄉邦晚進風荷
眷知服官江漢計至遽而飼旬有誅周道俟遲天涯
爲位再拜陳辭展哀匆貽聊寫衷噫山頹木壞誰哭
吾私

祭劉培𥡴文

嗚呼洽漠雲渤哀澤烟濤鍾為美秀發為清標嗟先
生者誰其鈞陶冲儀悲質璽淑所交少事澹質長樂
爾遭軒岐妙悟有托而逃仮仁蹈誼身詘名高縉紳
延慕居然人豪廻旐賢子天挺俊髦髫齡弱冠麟華

鳳苞脊華炳蔚羽儀　天朝出入省闥矢謨寅恭
陟楚臬紀法明昭莫彼萑苻伊我江皐撥厥所自參
生之教惟　帝念功封章爵褒賁典方來翩翩在望
云胡弗慭遐以訃告家井典刑鄉乏元老嗣子言旋
同寅痛悼嗚呼哀哉吳山蒼蒼楚水迢遙神鎖意道
號任悲號爰潔牲醴爰酹重醪侑以蕪辭寫我心忉
先生有知鑒此涧毛

祭挂太府文

嗚呼哀哉　翁在西臺抗顏直道白簡彈騶特稱植

海渾毓秀賢毅儲精幽閑挺質貞懿蜚聲胄出名閥
歸于右族內訓孔良坤範宜淑拮据躬親以相夫子
莪粹含飴爲生哲嗣蚤騁庠序群蒙碎易南宮獻賦
策名膺籍由部歷省恪慎官箴嘯霜飲蘗尚在
帝心楚臬分符江漢比槳摧鎮湖南氛銷狐穴襄樊
戢陟務如清風峴首永礜再慨羊公揆厥所自杼教
如存祝彼尹母志衣洗存擬登樞膺勉樹熊左有斑
者衣邸第稱慶　貤章寵錫行且翩翩云胡弗俟奄
忽上仙嗚呼則厲之壽霞錦之封榮涯白鶴慶溢青

龍矧後勝下奕葉雲仍振振麟趾元愷之英身沉香
飛照暎圖籙生如宜人歿亦瞑目某里閈後生夙叅
母德誼托兼葭情均休戚俄焉訃至神魂悽惻維叅
之孟維辰之良輀車戾止於漢之陽悲我行役目斷
雲檣薄採汀芷酹以椒漿臨風寄酹江天茫茫

祭徐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亦丈夫母哉纂休明之洪胄締君子之
佳嬪賦婉娩之淑質備純茂於一身既在貴而能降
亦處逸而思勤信已受而智應匪斤斤於組紃爾慶
褚之互積育夾於所由秉端嚴以式誨倚玉樹之
崢嶸俄羽儀於雲漢標南國之人倫衲激揚乎楚服
望汪濊於時邺圖壺之遺澤溯漢涘與荊津睠神
麻之獨庇宜遐壽之來臻胡天心之降災忽慦憶之
沉湮日始旭而掩曙蘭方曄而零芬廷闈君之開誥
遄韜斧而廻輪紛哀號乎百屬聯祭哉以悲辛矧薄
臬之長貳暨戎閫之私人夙瞻思以荐德今撫景而
銷魂恨職業之羈縻限東首以悽神采靈均之郁芷
絜孺子之清醑望几筵而遥酹肅哀誄以上陳惟慈
爽其不昧鑒千里之芼芹

祭唐太夫人文

嗚呼婺次發祥坤儀毓秀嗟太夫人挺生華胄德幽
而靜行肅以貞惟金惟玉穆穆厥聲爰嬪于唐婦順
孔章乃育哲嗣功業文章文章伊何斐英天步功業
伊何西臺南楚揆厥所原于以母賢　龍書夙帳有
來翩翩種德食報大道之常賢哉太母介福宜長遥
化胡爲阼尚中闈帷燈掩耀娥月無輝某締交令子
定奈僚誼計報俄傳相視驚悸此身雖繫此心皇皇

祭許孺人文

嗚呼天胡賓夔忽隕江湄君子鼓盆孺人何歸有淑孺人出自望族許門陳詩婉嫻璵玉如許待年作嬪於上[illegible]與[illegible]佐瀚君子未遇發憤下帷漁獵六執家闇不窺丁時孺人黜腈丙夜拮据女紅無間冬寒已而君子小試民牧操比懸魚愛存留犢于時孺人委軒[illegible]用敝倚釜樂我篇綦已而君子爰賦歸來逍遙日月衡門可借于時孺人爆案怡怡琴瑟靜好偕伐合命令反壽母欣喜一堂承驩娛孫繞膝

稱觴是夫是婦皆天所授白首齊年何禍不茂人曰慈壽期頤可跨胡不百年浸假而化慨也吾儕辱知君子者英香山年十同里良辰結社文酒夷猶孺人中饋庖爨綢繆流切通家情深休戚慶者出廬吊者入室寒風朔雪慘帷悽其言悲孺人執紼陳詞依依落月蕭蕭白楊靈兮如在鑒此一觴

祭顧見豨文

惟靈鍾三岡之淑秀禀龍浦之精英性敦詩而說禮行蹈矩而循繩挽偈朱之岐路階從事以蜚聲初筮仕於三湘爰叙遷于五嶺既兼勤之懋著隨處聲而脫穎方瓜期之得代書上考于藩屏遂捧檄以北赴期不次之簡陞洎恥道而歸里偶微痾之是嬰乃廢悅乎軒冕并杜酒以陶情日課孫而訓子鄙貽金之潘巖矣清白以傳後擬芙蕖於[illegible]二豎之作崇繼[illegible]上征余等忝[illegible]腠至心藥悸以怦怦痛人[illegible]嗚呼傷哉兩地相去一水盈盈今我弔奠[illegible]靈風告酹

鑒我平生

祭李超然文

嗚呼吾翁人中杞梓蓋自翁生暨於翁歿其詳難述其概可紀翁夙以奇跌宕經史與至神來揮毫落紙若風雨集當者披靡亦有時彥如果中李翁丘易道日遊東家咸謂翁子驊騮騄駬躡電追風轉息可俟簡中有鬼竟毀其策謝去青衫立志白矢惟文與酒吾嘗沒齒一切贓京與夫成毀吾翁視之猶如流水采故四壁中又經燬天地為廬沾沾自喜性故耽醮

不[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方疾噫嘻宗伯公且服除促裝而見　天
子天子會誅罷相方熟視重厚遂節無如宗伯公者
一日拜孤卿乃公無太淑人憂以得安心慰意委身
而輔弼一人脩萬栽太平之業著社稷功維時百千
萬世皆太淑人之年也可不朽矣吾夫以生我為勞
若覩夙昔為歸人一指一馬適來適去皆過世之孤
談耳然哲之弘論也太淑人既通內則孝經方以忠
孝立家法皆後嗣某也後生何敢以此道焉

祭陳抱真年丈文

憶昔與公同舉於鄉愧余非薄先公朔翔公既釐仕
花封出宰治適中年旁碑口載膂筆內召旌下承明
寒直忤世見放群慳廣文偃蹇復組縣符循良美譽
捷於鼓抱中名未休奇徒賜玦公亦無尤自笑宦拙
桑榆收晚公庶其然天胡降割遽頭於遂嗚呼悲夫
以公之學學宜上第適僅坐鄉何可言遇以公之才
才優為轄適僅星郎何可言遜終然驅止縣長馬終
闈令自右如斯公亦何病刻有賢嗣足世厥家雖嘗
苦身身後無涯有酒既馨有肴既崇我來哭奠亦以
慰公嗚呼哀哉

祭曹孺人文

嗚呼天下之事始謝覆如滄桑門觀孺人終始無過
七十年抑何遇興遇廢不能必其皆戚也參軍甫十
六而孤孺人未笄而嫁固已悲造化之不偶參軍更
出自前兄不分一錢也即有美田宅又援不與孺人
始生理益窘十無儲乎升斗參軍故飢心計又有天
幸家著因稍稍起而不至於廢孺人乃始雍雍綰裁
甦之鑰而無虞於朝夕參軍繼以貲為郎孺人亦得

稱參軍婦享有其榮易拮据而宴息僅四十餘年而
參軍之纓已短孺人遂稱未亡人然孺人有子男三
尚亡恙也孺人猶自慰於縗服之盈前亡何而孺人
之伯子殁亡何而孺人之仲子又殁此之為悲又何
啻殞其天然孫曾不乏而業猶未替孺人猶足安其
奉而永天年也亡何而著畫廢竟如前食貧時即欲
再起而辰不逢矣嗚呼始之塞也胡然而通既通矣
又胡然而塞是皆幻焉靡可測識誰謂天有常乎雖
然孺人其賢矣即為婦少而人不以少易之能虔約

矣即既豐既殖而泊然無改於枋其哭參軍也以孫
哭其子也以達豈其東門之是師此宜後天而不老
䖏幾賓王毋以長存而胡為乎溘先朝露哉嗚呼悲
夫命雖不延賢乃必傳予即不祿孫則有穀季子即
出於小星乎猶孺人子也又何難去瞑目余子思孝
固孺人之少婦也孳孳之戚忽焉聞訃奈何不悽
然救心乎有酒在尊有肴在俎魂兮有靈庶不我吐

祭張荆泉文

噫嘻荆泉而今已矣少擢璘瑜人推國士試為諸生

甫弱冠耳才則有餘數也不偶謝去青衫流連詩酒
公家患違為龍為虎名與相埒不减第五世道目滿
人多回德惟公塞蹇人推司直當公障塵技巢横生
帳中所寶豈其論衡汝我鄉車將紉玉屑胡厭塵氛
遂爾永訣始隸學官叨附驥尾今奈陵爭不遺封垂
情之所鍾契分獨深猝聞公訃黯然傷心炙雞絮酒
附於高賢公靈不昧來鑒微衷嗚呼哀哉

祭南京通政使艾恒所文

嗚呼先正有言老成可惜吾邑耆舊後先削迹猶喜
先生過耜於朝胡天不憖典刑遐凋嗚呼悲夫先生
壯歲已擢内侯奉常學故典禮秦陵　天子曰才晉
列基端彈劾不避白簡霜寒山澤蒞名人歌杜甫副
臬參藩所功屢奏乃排擬祭實司明濟不大必得于
公而生節鉞[illegible]治行尤異[illegible]以佩尋
鄉[illegible]今當
內東西[illegible]先生是[illegible]黃河陡
埃言念公私何可為悵憶昔星從公[illegible]我了公
子俱埒於張金陶之誼篤錫之情勝青幼生余心怦

怦酌以絮酒介以無詞臨風一奠曷勝悽其

祭故太常張公文

嗚呼我公遐徵春邪良友既逝曷勝其嗟公登三壽
於位則崇公齡七十於齒則隆公子麟舉公孫鳳騫
仁者必後公後則賢以此慨公公無憾矣吾黨失公
痛何已已嗚呼公官以來公日鞅掌二三兄弟亦嘗
世網宦轍西東如風馬牛各抽簪從公遨遊交道
徃還非公弗列詩酒流連非公弗悅公於吾黨因心
則友吾黨於公如足如手為惟伊始公遐如斯香山

寥落臭味差池嗚呼悲哉蘭若須眉邈猶可即日與
幾何不可復識自今以往長與辭矣欲見何從徒詠
夢耳豈止亡歿耶將別前歿可憐兮有身何措嗚呼
悲哉絮酒之奠哀哭我私公其有靈彷彿臨之

祭顧尚寶文

公方髫歲于塾出藐長人問序先生士如麻試輒高等
曹偶靡辭既魁南闈爰將公車筮仕綠部才望稱雄
簡擢關稅孜孜奉公報成之日惟 帝念功尋從武
選銓衡介士公持以平弗任樂數海內能罷悉展厥

技令問上達改丞尚璽膴職崇階跂足可致公素戀
壑再疏乞已令 上御極思念舊臣詔進品秩恩遇
載新循年八十南國人倫天胡弗慭遽焉上賓嗚呼
惟公蘊藉自持一再翩翩詞翰淵停岳秀發爲詩歌
作者許右奕世濟美振振有後人誰無歿公歿不朽
以此忍哀敬奠卮酒

祭顧中翰文

先生大父起家五馬厥考御醫貲家長者先生嗣起
家蒞夏籤仕內翰稱其官也臨池特工右軍流亞
綸綍之出恆屬先生齊丘文華益矢其能 天子嘉
之進位廷評方期大任忽厭承明遂解塵紱烟霞與
盟築館玉泓幽石其前中列圖史左玩陶然棲遲於
此自謂永年胡期一疾奄忽上仙嗚呼哀哉先生有
子蘭玉競妍翩翩文囿濟美象賢先[illegible]哭九
泉

祭盛母太安人文

人亦有言天地不仁余不謂然此何所徵以宜人觀
深可信焉宜人始笄歸於封公當則克全既舉憲君

方毖孩抱封公上仙人狃於恃成謂宜人命何蹇
至論報施史相嘆曰奚可問大然有憲君稱憲君者
須宜人賢憲君既貴 帝念所自爰命再宜將母與
恩憲君解紱色養惟便難得者壽而躋於耄豈其無
年難得者後而逆之而玉蔚乎曾玄始雖指奇收於晚
者孰能比擬嗟嗟宜人固當含笑以遊重泉雖然歿
者不生譬諸東流注而不旋其在憲君言念手澤痛
切栝棬吾嘗視母猶之憲君能不淚漣聊伸我私爰
酌秬鬯薄羞豆籩依拜陳詞魂兮歸來鑒此微虔

祭徐母姚夫人文

毋寶須之淪雅俄懿哲之沉冥昔日太君之痊弃常旅酹于中庭胡居諸之不俟忽寒燠其迭更悠令子之純孝將歸覲於茶城當衣錘之應律卜期日于三靈乃癸巳之協吉乘幡車以啟行聆遺訃之首途悶蘭宇其凄清匪幽於之永閟宮禮魄之歸寧嗟霏霏而听慘日黯黯以收明吞仙魂其何適謝閭市以遐征慨泉關之夜扃撫鍠下丁于齡是功過家之未亟欽華闇之典刑痛逝川之不返惻風樹之長鳴發封牲

而酌醴遵祖道以陳情惟太君之有知鑒賤子之微誠

祭盛年伯母文

嗟太君之挺生鍾寶須之靈秀性貞靜以慈良總四教而咸有婺競德于清門作君子之嘉耦既上下其克諧復弱承夫井臼痛中道以分楡勵栢舟而矢守肆哲嗣之翩翩儼雲龍其矯首奉臚唱於大庭歷三朝之華袞荷　先帝之推恩儷芳聲於孟母享春秋其八十舞斑衣於左右暨闔郡之縉紳將捧觴而爲壽胡微痾之忽纏豈運際乎陽九聞哀訃而慨幸儀無間於識否矧契誼如吾儕敢駿犇之或後綦炙雞與生芻絜南州之醴酒望筵几以陳詞惟太君其登受

祭瞿孺人文

猗與孺人壺德寡儔惟分水公[illegible]作合譬諸鳴球陽倡陰和奉以自照於[illegible]好逑分水於時被祝懷玖孺人夾衛振聲一[illegible]錦鍛之闈人飲以醇與者交口無閒肆潮於詩有焉宜其家人

歷覽古昔善婦長齡賓莢仰鳩貽笑實多孺人洽以雍容而和下逮姬侍如潤大河於詩有焉小星江沱化行娟嫓豈似二南鍾祥厥徹人中梗楠長君標舉起家孝廉於詩有焉則百斯男敬通豪士制於閨帷伯鸞賃舂德曜齊眉談婦道者輕重可知孺人操家五十於茲爲婦則賢爲母則慈於詩有焉無非無儀嗚呼和風甘雨正可滋萱胡將祿養以慰寒泉二豎爲祟竟弃栝棬鶴悵其侶琴絕其絃嗚呼哀哉圻與分水畨同庠序同聽鹿鳴益敦世誼男孫女孫後繼

戚故竹忽撤高梧小學何[illegible]河[illegible]佐不[illegible]
壽年纔耳順壽彼何有絲甲㒷恒蓋訶是耳人定勝
天亦何爲矣吾鄉同榜半屬凋殘莫逆如公奄亦丘
山臭味差池香山零落百年契分今將誰託人傷公
者歿生之間吾所悼公黯然難言嗚呼悲夫編藤爲
俎刳椰爲杯昔以道故今以寫哀嗚呼悲夫

又祭喬年丈文

嗚呼吾丈今已矣耶誰爲豐丈之才而不究厥施耶
胡既嗇丈之施而復奪其年耶天耶人耶丈何罹此

酷耶人知丈之生也有縮厚之榮卒也有駿奔之眞
以爲無憾而不知丈之所不瞑者不在是耶嗚呼韻
天不仁其果然耶其少黍同庠長而同榜壯而同官
且同署倡唱我和爾歌我舞而今何可得耶試展故
笥手書盈積詞旨墨痕鮮新可即而今竟絕筆耶賤
息其以通家子爲丈僚壻受圭璧之愛至忘其寒暑
而今可復恃耶嗚呼哀哉皓魄頹光曷再圓耶赫曦
銜山幾復旦耶百折不廻真逝川耶朱絃絕響獨琴
亡耶爰酌清酤爰擷澗毛臨風一奠丈其知耶抑不
知耶

祭顧保御與竹文

數有所窮盛德曷免公之生平閉門樂善老隆後毋
羞必致腆爰有兄弟友愛不淺急難赴義於力必勉
行業台先而溥才湛爽快計決而耻釋阿濟水燕山
宦程客傳公也好遊興寄[illegible]像仁壽有徵期頤在眼
天胡弗憖乘雲[illegible]便鄉國聞之靡弗悲泫嗚呼哀哉
公年幾耄年亦不鮮孫何者子子皆瑚璉公雖奄化
抑又何戀某辱在葭莩私喪另展敬潔豆觴臨風告

其魂兮有知鑒此芹薦

祭陳母孺人文

孺人少淑重與論婚已獲隱君嬪於德門咄咄隱君
布衣之雄少喜任俠聞於諸公季心然諾魯連排解
人資隱君如挹渤澥嗚惟孺人我何知乎不知孺人
則視其夫亦既有子而子伊誰曰伯與仲其姿歲幾
口眉珠璣筆織纂組大兒文舉小兒德祖於惟孺人
我何知矣不知孺人則視其子嗚呼老可以偕緜可
以娛胡數之奇奄歸黃壚某視孺人猶之丘嫂忽爾

速彼停舂而罷市將哀動乎鄉曲矧蒹葭之末誼痛百身其難贖茲孟冬之吉辰奉輀車以登隴望几席以陳辭假生芻以獻縣慨音容之日隔寄悲風于宰木嗚呼哀哉

祭盛醇庵年丈文

嗚呼傷哉川嶽谷虛淵實丘夷歿生旦暮振古如斯聖達不免於公奚悲公第臚傳筮仕大理歲中改玉天曹是從出分楚臬恩流旋止徜徉林阜苟踰六紀天之厚公疇克有此公既康有悲後何為惟我兄弟

誼視連枝披肝析膽百歲相期二豎作孽一旦負[illegible]撫今追昔能不歔欷言念爾我少同鄉試挾策公車再同甲第長安並馬翁於垣虎服官中外人各天涯念載分暌迹遠心馳泊乎未路懸車歸里歿者存者殆相半耳又不數年相繼捐公風晨月夕詩酒招携屈指在座三人而已公今長逝存我如遺閱頻瀛島仙侶攸居公往從之其樂熙熙獨余二人冷落淒其朝而把臂暮已分岐談笑咳唾化為涕洟心酸目慘慎風淒此情此景痛何如之所可慰者公雖已矣

有子鳳毛有孫麟趾奕世象賢公歿不歿黯黯九泉泚泚二儀招魂何所奉袂無時馮雲駕霧聽我陳辭薦蘋几下淚雨交頤

祭郭芳庭文

頊德星之遥聚猗峰泖其增光胡昊天之不憖忽哲士其云亡斯其城之黎庶咸聞訃而徬徨矧通家之賤子能不撫景而悲傷若誼負之在漢援曲逆于擢藏卑侯高之處士識昌黎于文章世之品藻人倫者不曰二公之德業無負于東床則曰兩翁之玄鑒萬

出于尋常嗟哉芳庭眉宇軒昂曉暢經術混迹滄溟以鍾靈之佳偶屬稀世之圭璋爰撫孤而課藝[illegible]翔于岩廊既筮仕乎華邑遂並駕而來翔期祿養以酬報何短曆之遭殃遽壤泉之永隔慨冰玉其分張茲輀車之夙駕送遊旆於故鄉某等忝世講之末契痛長夜之冥冥向空筵而灑淚總百感以酸腸覩帷雲之慘淡聽簫鼓而凄涼恨儀形之漸遠奠桂醑與傲梁塵近川而長嘆終懷德以難忘

祭張隱君文

虔脩禋祀滌濯必親婦則姆範刑於六姻篤生明徵
玉峙蘭芬焜燿盛世爲鳳爲麟太君之澤流被九垠
厥聲上達有赫　寵綸龍章褘服以酹華褒便蕃渥
祉洊至方臻忽焉大耋　行路酸辛虞淵滌日宰樹悽
其嗟乎之月車墩之濆佳城鬱鬱以庇若藤其也交
遊誼篤骨肉情均茲將承奠嚌其無因敬就延几蘋
藻爲陳太君有知鑒茲微忱

祭喬年伯母文

賢哉伯母山悲水慈以嫺婦道以孝克持詎止爲家

之典則寔樹乎鄉之表儀爰相封伯節縮孳劬歷盡
閫廣不濕不緇誰能爲此我太君寔佐翊之封伯捐
館外侮內艱家值旁落拮据以支誰能爲此我太君
寔總承之挺生哲嗣敏幹英特且有且教身兼父師
聯登上第驟歷崇司政更藩臬與尚四馳誰能爲此
我太君寔裸成之綸褒誥至寵秩游馳殷盈思約處
貴不居誰能爲此我太君寔享矣之太君而存九族
恬愉太君而歿行道悽其矧余叟于於締姻私情深
骨肉誼切倚門悵祝肯之漸遠痛其逝之有期敬沕
清醴侑以炙雞爰就几筵於拜陳詞英英泉靈豈曰
無知

祭顧母文

猗與孺人産自名宗其婉伊何曰光祿公伉儷之間
有古人風不以婉孌而矜[illegible]於若於閨家惟力是勠
私而奉績公爲某役不問細微[illegible]從橫
于門側敞宅[illegible]旦夕何爲
惟高爲山[illegible]天禍虎頭
光祿奄棄太學尚幼[illegible]心懷同異

一女子乎潛移其勢爲三十而發七十而老寂寞閨處
花落不掃曉謝塵緣遂參大道旋未西歸忽拋煩惱
嗚呼一人之身辛酸畢受二十以往稱爲人婦三十
以來稱爲人母七十餘年强半孀守統鄉承頗宜有
後矣深山大澤龍蛇所止秀而文者孰非孫子何憾
於亡可以沒齒其等夙黍葭莩復添瓜葛驟失母師
我心如割奚以告虔一觴有末川愫不馳雲行欲遏
嗚呼哀哉

祭吳遊妹丈文

嗚呼貴遊邇爾奴邪嗚呼崇道其真奴邪[illegible]
筆研追隨花前月下相對酒卮詠分婉孌協於塤[illegible]
余幸憐儕君意可知既斷世網莫恤我私指君鎖鑰
余任所之雖先封公而我先慈亦恃君在家食是怡
自矢與君不敢差池余性不羈突梯滑稽浮沉銅墨
二十餘期一觴一咏遂與君遊既而歸田復尋舊遊
芳尋北海明月南樓以樂餘齒期訪丹丘胡君松栢
條衢先秋暮年所寄乃逝東流嗚呼哀哉君嘗爲丞
不負其官骯髒不偶一朝挂冠囊無長物花石一肩

載花携石于焉盤桓藤帽芒鞋将謂永年云胡一疾
遂橫重泉廿日之內執手留連弦望未更遊矣河山
嗚呼哀哉君宜不達君壽不修婚嫁雖畢嗣枝未抽
嗔乎不嗔淚下不收炙雞絮酒薦君几筵魂兮何之
來乎翩翩嗚呼哀哉

祭侯孟田文

公少負奇不爲後人牢落詩書衣裼懷玲[illegible]竟於弱
乃試厥于謝氏鳳毛翩翩鵲起豈惟燕翼貽及孫謀
彤衫懸醞藉風流爲人樸茂羲皇以前不啻[illegible]
不墮淵蛸作人如此可不富貴吾聞斯語其公之謂
冀公難老以備五更胡天不佐棟折榱崩追惟疇昔
衣祠事公爲雖幾絕良切因宗[illegible]世禮遂同風馬
比歲用佐後覘梧竿謂公無恙可結香山云胡奄忽
戢身一棺填閭足疾爲公惻然繼閉杖履不發少年
意氣[illegible]今劫灰已過何知修短竟有定數嗚呼哀哉
爰示[illegible]黃汁一寫哀腸脹欲爲枯

祭倪陶南文

於惟我公少負茂才墳典丘索公咸涉獵搏雅之名

不脛而走主盟吳中斯文祭酒有朋自遠戶屨相錯
如飲於河　了無藏縮數詆數前奚知後人金紫何
有氣薄秋旻柰天蒼蒼茫劉蕡用老蹉跌不前欵段馳
道公乃嘆曰何爲自苦後有興者豈必在我豐水有芑
以燕翼子栽筆木天爲名太史嗟嗟騄騎適駿有聲
耕耕第五何減其名嗚呼以公之才僅一逢掖貽於
公嗣爲國柱石以公之學止於道德貽於公嗣遂
爲立言以公之業僅及身後貽於公嗣遂爲不朽豈
於公也孰與嗣豐一皆之間何去何從憶公往日傳經

兒輩暨予余甥咸承三昧下帷既暇嘗間酒船歌喉
相角　其樂陶然十餘年來踪跡山河然尚閒公酒
肉境多胡刹那間忽爾蓋棺言若往事皆成悲端嗚
呼哀哉恭集薄祭可勝悵然公其有知幸勿我吐

祭錢抑菴文

哉生明後閏臘月辭是耶非耶朽任棲其公貌魁梧
才亦不羈報任驍勇半日是何哉輒前等有雄無雌
嘗坐几稱為人師質疑義皆瀟絲紗帷甲子之後
水擊天池鵬獨公亦若何數期試手烹鮮尹何予前

人方彈冠公已遁思柱門掃軌揮塵鼓棋酒人伴從
聽雨飛卮既無論典亦鮮留畜公都不問惟擁鵰聳
為人任真不設町畦每笑世人嗟呼嚅呪祿位雖癖
名壽不卑公且有子如熊如羆為國虎臣定傾持危
且比化者無負茲所謂至人非公而誰昔附驥
相與心期醪儼谷水不充遊隨那王猗彼討求壽芝
倘公在者尚未可知何意兩明遂隔泉史同籍蚤歲
已盡丘墟在茲惟公在㭗惟予公又今我我將安居
老病相侵扶服不前俾我犬子祓我且邈討往人到
涕泗告虔嗚呼哀哉

祭李慰亭文

悲乎公之逝也公達不展才年不配德非獨親知痛
絕直令歲星無色矣昔雲亭翁得公甞位發偷見公
岐嶷不類凡兒遂訢訢色喜謂吾之有神駒也迨出
就傅青燈夜雨凌雲屬草聲隆隆起既遊府雍麟經
握美多為巨公賞識有何落吳楓夢添江筆之比時
難公車數奏長鋏空歸而□城動錫楚璞含奇寶愈
甚而氣愈不靡因自呼曰慰亭李子蓋將矢志以無

墮雲亭翁之素期也未幾天祿果□神駒之望化嗇
泉扃方期彤陛甍聲踐承明著作之庭舉雲亭所未
竟者兀償于一鳴洮意旻穹不吊匆化延津既嗇其
遇而復靳其齡哉嗟乎賢愚者人脩短者數何羨客
彭何嫌殤子公事雲亭率由無違公子若季雍雍棠
棣人謂天倫羽翼家庭杞梓且又□嗟慈良愷易
接遇推誠必務底裏無間傾蓋依知莫不慕公之春
陽欣公之醇醲烈玉何忍且之奄忽淪謝祖武芳踪以
續以似衆宗□哉又可翹足而俟依不知公者惜其

祭[illegible]孝文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八日汝父遣汝季子旦趣祭告于亡兒思孝之靈曰汝今年五十有六吾年八十有五養生送死皆汝之事而汝竟一疾不起吾之生耶死耶汝茫然何所知耶但汝一女未嫁一子未婚家業凋零百孔成千滕下孤孫傍徨無措汝其知之否耶汝以六月[illegible]日[illegible]世忽踰一七女之未嫁男之未婚者辛苦[illegible]可瞑目泉下矣興言及此良可痛心汝其鑒之

祭尚太母尹孺人文

於惟孺人閨中英俊鍾婺之秀毓坤之順出者為龍門都名宗歸者為誰曰旭崖公惟旭崖公善承高堂亦有孺人風木不忘惟旭崖公能致崇祿亦有孺人友愛弗貳惟旭崖公能急士孫亦有孺人而仁義存惟旭崖公冠于一鄉亦有孺人其名益張若旭崖公不減能德若孺人者何減淑宅孺人有子文行芳菲是孰成之宜惟瑚机亦有階孫衍可空又孰成之宜惟先德宜食厚報流先例終一旦作嬰妖譟實發

[illegible]無有年例帶琢此倏疾遊仙嗚呼悲夫其懿聰婉婦休戚是同吁此弱息未聆音容乃酌行潦乃薦溪毛臨風一奠寫我鬱附

曹令人誄有敘

余昔乍官曹南曹讀曹乘至春秋倡呂媦安與　國例趙乃生王淑善事深嘆靈秀所鍾非必在士行雖女[illegible]亦有徵焉以今觀於曹令人不益信然哉曹令人者[illegible]南郭文學不顯稱字也無論孝敬大節足追德[illegible]而乃禮修則其守貞女無異已女雖程秘姬何

以過之黃岡文學前室也令人年二十三而舉子十九而短逝方所舉子始殤遊詠為文學實遵嗟乎此豈盛年女子所易能哉文學所為扼腕於世之姸婦也彼其感令人深矣文學走使數百里持所為曹淑宜傳來乞言亦欲百世之下知有令人也余故泚筆為誄以備史氏之采擇[illegible]

姜倩其振響王趙嗣芳[illegible]令人[illegible]願少嫺姆訓大義孔章事夫以別奉姑以[illegible]新水口厭糟糠黄女我女存不忘亡節儉自守孝慈相匡無所負

者人紀天綱嗟嗟丈夫此道已荒詎謂斯理亮自惟彦天弗爾慭中道凋傷雲歸巫峽月黯瀟湘人倩匪私盛美宜彰爰述懿行勒諸素常千秋萬禩彤管輝煌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三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四

五言古詩

送程孟孺　玉山程孟孺少好書畫長益工妙余聞其名久矣茲因北上寓於鄂渚余始得狎其爲人且縱觀鴻裁麗染儘可當古之作者挾此北遊余知其必有遇也書之以爲左券云

登太和山行

衡山吟

過黑龍江

題龍湫圖

憩仙人洞

華山行

贈華亭學訓

送趙寧守巡撫

題教子乘龍圖

余薄遊二十年泰華衡三山諸勝已皆經覽獨恒嵩二嶽未到遂爲廿年欠事開元陽山人有五嶽之遊不覺有槩於中因賦短歌以壯其行

華陽洞天歌贈姚華[illegible]湖別業

張太府[illegible]有方[illegible]

壽王後陽七十

贈薛江別駕

題松隱圖壽文[illegible]妹丈七袠

題貞靖周先生崇祀錄

題宋孝子傳

七言絕句

早朝侍班

吳江長橋

瓜步

大柳驛次明堂向侍御韻

題仙人對奕圖

淮河懷古

臨淮鋪

永城公館

睢陽

宿白沙鋪

汜水

三館堂

閿鄉縣閣亭

桃林坪

將至渭南憶姜齋允陽二侍御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四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五言古詩

送程孟孺　玉山程孟孺少好書[illegible]長益工妙余聞其名久矣茲因北上寓[illegible]淞余始得狎其爲人[illegible]栽[illegible]古之作者挾此北遊余知其必有遇也書之以爲左券云

矯矯清暉子邂逅及芳辰脩能出世表染翰良入神芬響振崇宇然諾動飛塵落筆具靈詭造化由陶鈞所至每驚座珎重踰璵璠請纓事京闕郢渚旋脂輪意氣自豪舉孤鋏瑩霜新朝辭雲夢澤夕問黃河津翺翔安所止整翮搏秋旻九衢麗風日傾蓋多華紳功名在咳吐未愁行路貧

大澤山吟

少好汗漫遊問奇東海角岧嶤大澤山幽深此棲託疊巘捲天維群松亘地絡風穴起颮飀寒泉噴飛瀑怪石虎豹蹲或作虬龍躍靈奇不可狀疑有神斧[illegible]捫蘿陟其巔心目舉恢廓俄驚仙侶來遙赴登眺約隔澗傳笙歌其聆鈞天樂遂將榮利心虛恬委秋壑徘徊復躑躅恍然異今昨何時乞閒身乘鸞任漂泊

荊河口阻風

驅車荊河口欲渡岳陽城相望衣帶水咫尺待平明朔風起昏黑浪觸沙飛鳴顛狂六晝夜津吏希將迎榜人縮如蝟仰天但呼晴驚濤揚宿[illegible]射寒檠喧聒不成寐永漏長淒清攬衣中宵作推蓬聽江聲

[illegible]祠錄有感

傑哉龍陽尉忠義今所希民瘼一憤激抗疏干天威手持登聞疏口叫閶闔扉但念流亡苦豈惜軀命微雖經[illegible]悟明主稍生[illegible]歲額減過半始頒終不違皇恩與士節千古同光輝春秋薦蘋藻英爽此永依遺跡炳簡策身沉名自飛頑尔賢達裔奕世延清暉

過魏塘李太史見亭出餞江干寄謝

楊節婦

雲英楊家女賦性貞且良作合固不偶弱歲許字唐
皇天忽降割鸞侶中道傷閨計誓欲殉孤鴈不再雙
寒饑闔大義委曲列中堂姑氏亦不諒激動貞烈腸
從容思就義抗節遂懸梁悲號動閭里褒檄盈膠庠
茂宰親吊臨飛章步旌揚豈意小聚落生此節義娘
一死重泰華萬古振綱常回視偷生輩雞鶩與鳳凰
衰躬不能往臥賦薤露章

勝泷老子

陳君慎許可每道沈子賢封股療親疾譽望始哀絲
里閈增景慕矢歌盈大篇乃知陳君評的的非浪傳
孝本百善長感通徹重玄在天降仙嫒在地湧醴泉
神貺且猶爾胡但延親年此道久淪喪滔滔成逝川
我今續斯咏慚愧青瑶鐫

題唐烈女碑

昔代封卓妻殉夫秉芳節高允作詩章千載著鴻烈
嗟哉唐氏女稟性自高潔弱齡嬪陳生操行勵氷雪
燕婉未及終良人忽夭折臂彼失群烏孤鳴更悲咽
不願生各天惟願死同穴毀容以全身沉憂日益結
淑婦甫有期從容遂裁決一生允俯心付之三尺纈
清風激萬代天壤盡昭揭市罷脊絕謌泫然悼淑哲
乃有丈夫者天命罕曉徹偷令軀體完忍借綱常缺
讀此貞婦編顏面汗慚熱雙玉掩重泉身隕名不滅
詩鐫金石文樹以千丈碣坐使行路人徘徊識評說

待報三春草迎歡五色芝疲榮正有日且獻紫霞巵

送熊成吾入賀

簇仗河庭外臨岐思不禁壯年同射策試吏各鳴琴
坎坷淹周道栖遲息漢陰論心推管鮑分首更商參
鷲鳳靡寧翼鷹鸇有便林百壺燕市酒三疊渭城吟
旅拜祈堯算群趨致舜琛人隨雙舄遠花發五茸深
翩翩甘方枘超騰媿直尋擲時留一劒淵已却兼金
老我仍丘壑多君借肺襟九霄分雁影四海斷鴻音
颯矣馮唐鬢悽其宋玉心濔誰憐落羽何處覓遺簪

白日同千里青雲隔萬岑漢朝推冠長澤國俟商霖

蘇孔隣憲副再燕岳陽樓

驂旆應秋早無令朔吹侵
飛閣跨層城重遊恣芳眺窗含夢澤雲座入湘山晴
幻景呈仙靈微風發天嗷昔參良夜遊今赴佳晨召
離席還促樽高歌復清嘯援翰理舊歡彈珠憶同調
但恐玉漏催不惜金巵釂願延宵燭光挹此清輝照

壽姜封君

仁里蓬瀛接高齋斗氣浮齒登同甲會業謝采真遊
龍吳勝冠冕朱顏恰杖鳩綵綸應有托軒冕自無求
卷幔開中適懸車象外幽寵章三命渥耆德五朝留
冉冉關門騎洋洋海嶠籌光舒堯殿日桃薦漢宮秋
華節逢山甫斑裳娛石榴仙漿鸚鵡杓天樂鳳凰樓
瑞靄帶珠箔祥風起玉鉤蹌樊聯綬珮介祝引芳洲
絳帳叨春杏青萍娩晚妝有心瞻岱色無計獻齊謳

姚文軒方伯二膺

一曲南飛鶴從風寄遠郵

錫典賦贈

皇仁褒顯蹟世美煥温綸業擅縉紳舊恩沾日月新
阿翁鍾間氣令子衍昌辰課奏天曹最榮頒
帝制頻翩翩三錫寵燁燁五花紋壽舉今稀遘聯
古絶塵承家羨申甫驚代覩祥麟不數雲中寶誰論
日下珍金門期聽履玉節旋調鼎鉤國心方壯酔覲
意更真延暉思報草慈幄正長春

恩卑海何

福曜臨吳甸仁風播朱旗燭鳩明自遠肺石枉能舒
德府常弛網刑清不廢書江城初視篆井雨即隨車

錫櫝狀单弱寬竝務岡倘竆黎欣撫瘵多士耤運茹
瑞應新川鳳旛懸子賁魚茂績隨椽筆　褒綸降玉
除行看泥閣捧日半牛墀

題寵貞玄稿卷附誥封翁諭祭

帝眷隆名世恩波逮所生絲綸古後寵遣奠愜深情
卹典丹書哀詞翰札成酒分仙掌瑞肴出大官烹奔
走衣冠集松楸雨露盈尖駢來就饗含咲向瑶京

題百鹿圖壽總督行守大中丞

玉質挺金精瑤龍昔擅名七星標漢代九州記胡生

玄白因年化兒孫接武行呦呦陪御燕濯濯表王靈
環角棲偏穩隨車性不驚呼朋眠紫陌將子覓青萍
壽鶴堪爲侶仙猿豈足評啣花歸上苑馴擾動皇情

七言絶句

望夷宫

涇原築望夷欲覘邉塵起詎知亡國胡生長祈年裏

署中舍水心夜話

燒燭論情夜銜盃憶故人獨憐燕市月千里轉相親

清風亭和陳參戎韻

洪峯懸飛瀑蹊林跨小橋來開一登眺絶勝立清朝

四月即事

荒徑雲常住閒窓日正遲夜來新雨過花發幾多枝

碧蘚沿堦老清陰遶舍栽不妨朱戸冷雙燕去還來
家家桐葉雨處處蓼花風何事悲揺落榮枯總化工
木脫村容瘦庭寒鳥跡稀豈須吹暖律春到自生輝

黔陽道中

朝度鷄翁山暮宿酉陽市敢憚車馬勞但愁歳月駛

端陽口占

家家懸艾虎院院列蒲觴對外啼飢者無緣請發棠

七言古詩

登太和山行

太和苞結迴靈異名峯環聳七十二泉潭岩澗事事閟天柱峻嶒玉虛位擬䂓携杖試躋攀朗風脩然助羽翰登岑[illegible]岵開隙徑五丁刻鑿非人刓有時緣蘿度絕壑有時捫壁凌飛湍飛湍散激澀旭潮丹丘白石[illegible]氣嶠山腰恢淡接眼迷四顧仙閣法宮[illegible]一懍一悸怖兒且喜歷紫霄六天開朗曉空遙混元廓落隔凡迹叢林遊鳥相喧囂

載循鐵鎖上絕磴十步百喘真岩巔頂巔羽衣出石罅手携扇管相迎逆且行且說古道場元君丹成此身化路傍酌我嵩林茶引入精城號精舍坐令沃盥具衣裳仍將追躡禮上方焚香九頓啓玄戶鑄銅爲殿金爲裝愀然心畏貌增肅靈威閃爍神彷徨周遭縱步眼境豁清都目睨下塊擬三公五老拱至尊俯瞰浮甍接飛閣飛閣浮甍倚壁推何異危巢托木末佛基傍勞古如盆行立踟躕判惜相道人前從下壇路下宮尚覘斜陽[illegible]古旋解袂清冷齋息机凝坐差咸悟夜瑩形安神亦安恍有真詮夢中遇黃庭內外理分明翩翩佾諦皆沉痾重樓聽嚴自坦途赤坂龍堆世爭赴陽鷩西飛皆復東古來榮瘁等朝露勉我長生久視方我欲從茲駕烟霧啼嗟天雞雲外啼兩聲三聲忽驚寤起牀披衣仰太清北斗橫天天月吐

衡山吟

衡山高高不可極一峰千里窮目力七十二峰蜿蜒分南嶽西岷辨支脈茶尖吐霧澤炎方分英毓秀佐王國南巡紫望峻重華炎代岳祀昭修儀飛峦絕巘

難狀名五峯擘律易標識雲密紫蓋千層宵石廩古年兆豐齒天柱有室窈以冥祝融直與清都通飄飄輕舉若有神騰陵峻屼跨險亥琪花龍樹遶道旁亦有荆榛斬未得半山仰睇開閣低星橋日覩恍可即登巔忽覺鴻洞開霓蓋雲旌杳難測乃知上界即清暉詎有丹梯任升陟翻思欲控白玉驪乘虛遊騁黃金勒不然駕鳳驂青鸞冷然兩肘生羽翼招手往古采藥僊仙若浮宁相假息遨遊八表舒幽紆沉瀣爲飲芝爲食手探天穴歸故迹削盡求蘿與惡棘聲福

信運無停留始信天衢本平直

過黑龍江（作武關驛）

黑龍江上西風惡吹着山柯青葉落武關驛度朝烟低瞑聽奔泉聲霍霍棧中諸水白且清一入松林雙目驚溢漲筱底紫金色蒼龍倒卧千山坑兜蘩特立江之下將作夜度捲金氣別有名盆名曰玉朝朝暮暮承飛湍飛湍傾路路彌窄青崖夾立幾千尺黑龍江盡地始平行人遥望鷄頭石

題龍湫圖

山環水遶孟博溪溪濱有龍龍亦奇雷收雨散天霽朗騰驤不掛豫且網飢餐五花渴飲泉晨遊北海宵南溟丈夫意氣固應爾那問飛潛天與淵

遊仙人洞

天開靈洞山之陴怪石滿眼泉更奇飛瓊滴翠千古意燃犀狂夠平生期洞中已無仙蹟在洞口但有樵人窺行探坐玩不能去陰風瑟瑟砭膚肌

華山行

華山之高高按天伱計豈直盈五千燃犀狂夠看不足瓊梁玉界相盤旋秦碑爲左臂二繡爲右肩南瞰乎太白北俯乎其泉嵩衡岱岳爭伯仲靈根遥與崑崙連穿岩歷塊幾千步鳴騶偪側行如縁層巒複嶂夾以立中有一線通雲烟落花啼鳥杳然靜惟聞山腰奔溜聲 䆫 閣古峽玄更玄靈斧劃出藏仙骿仙骿一動神鬼哀風號雨泣乾坤顛路入青柯轉寂原 俗 雜偏紆延手扳鐵鎖千百尺猿愁鳥駭心廻遮畿岩封發分日月恍然天鏡當空懸目斷黎溝徑胆落清冷淵芙蓉明星及玉女三峯兜立差後先

凌空峭壁難着履鑿龕種楸臨深淀一登一覽一躋蹋九節之杖安可縁初昇西峯揖鎮岳石馬却立玉女前祠前五盆大如臼洗頭殘水常涓涓南峯玉井深且圓井中時吐千葉蓮喬松玉粒長不老飡之羽化爲彭籛彭籛一去仙掌在巨靈劈破非偶然岩幽可避天子詔希夷手書留千年水簾飛瀑三千丈濺沫不洗徐凝篇白雲宮擁東峯側唐皇結構棲金仙王刀古洞亦奇絶洞中居者偓與佺烟蛮雪巘不可以名狀琪花瑤草紛芊芊雲臺畔玉柱巔瞻漢時拂

唐鶴芒鞋草履罕能到兀堆怪狀難窮研縹緲獨立
最高處錫與龍首皆一卷黃河萬里遶其足微茫濺
濺真蜿蜒璇空玉斗舉頭近擎天捧日誰能侵尋公
叶惻不得下衛叔駕鹿何翩翩藝蹟仙跡迥自別此
生兩腳輕棄捐谷龍頭黑龍潭畔學仙跡衛黛濵把
參靈升門可憐華山之高高接天

贈華亭學訓

先生載道東南遊手姿雀立顏春柔胸中八斗羅天
球詞源倒瀉三峽流首盤皐席風颼颼橫經講訴多

薪標抱衣立雪皆楊游斯文一變追前脩楩楠杞梓
時兼收五茸桃李爭芳稠蘇湖模範真寡儔鴻聲駿
香徹宸旒六館俊乂方勤搜一朝除目來星郵吾師
拜撤青衿愁王程迫促難扳留我今為爾發短謳河
橋三唱寄離憂

送撫寧宇巡撫

金戈玉勒揚天聲海氛消盡千山明野人未識總開
府但說年來好巡撫增兵添餉民弗知鸞鳳喜舞應
鶺悲願公此去早柄用萬方同獻賢臣頌

題教子乘龍圖

太乙神児來飛黃頂生獨角非尋常乘者獲壽三千
霜黃金為絡青絲繮麟兒雙髻紅錦裳攬鞍初藉人
扶將挾轡跨鞍習騰驤追風漸解馳康莊他時乘雲
遊帝旁龍媒騏子同翱翔下遍八極上霄房背與幽
并年少相頡頏

余嘗遊二十年叅華尚三山諸勝已皆經覽獨
恒嵩二嶽未到遂為廿年欠事開元陽山人
有五嶽之遊不覺有槩於中因賦短歌以壯

其行

山人不願遊天京踈豪復厭交冠纓少小去家棲爲
穴邈追真侶忘姓名摳衣委心稱弟子爾師嘗是浮
丘生師言骨相汝彭籛至道心授非言傳傳得黃庭
寥秘訣坐解先天與後天一朝忽起向平念辭師躡
鶴三山還三山足跡探尋遍游情汗漫方未倦又聞
五岳多靈奇琪花瑤草堪餐玩乘虎御風此一過屈
指三山未足多更有安期羨門聲紛紛把臂舞且歌
歌云人生不學道試觀陵谷今如何引向瑤田茹玉

芝諸仙逝進瑶池佢山人俄憶九載約歸來爲報蘇
師知爾師此別彼幾年相期同陟闕峯巔安得肅肅
雙羽翰從君行坐祛塵緣

華陽洞天歌贈姚華麓西湖別業

逃名智隱華陽子高髮脩脩佩蘭芷貂冠早掛東都
門鹿裘高臥機雲里九三幽勝看不足栖真別向吳
山曲吳山佳氣倚從鬱鐵冶崖前交鬱重巒矗千家
春樹湖湖開一泓天光漾瑞石嶙峋如砥柱紫洞森
沉陰欲雨錢阿餓頷相附依南控龍川北鳳舞樓臺

掩映崖之巔泉石膏肓不記年閒遊野鶴訪靈跡芸
節一瓢相周旋滿徑松濤使拊冷者梳南華消白永
清流洗耳碧淵深白玉岩前延落景時携短笻吊香
草蕭蕭四野酸風來先生上築真悠哉誅茅盤礎山
堂務世途鞅掌亦云棘咄咄雁机何所息睢盱不念
鱸魚肥床頭久冷柯亭笛猶不聞五陵荒草寒烟平
千秋弘景再爲名

張太府蝴蝶亭方作歌以記

亥其肆虐火東吳府快拯日成長湖種種百種化狀

嗟吳亟饑也籲呼
九重一顧流民圖立命伺民部郎徐州令秋馬夕首
途民飢民渴皆已宰上承德意下撫斯邑賁
公道尚方發帑拯焦枯因以乾沒恐於徒徬惟不恤
巡郊衢沐風露往來途傍躬視寒餓行廚一盂一
杓均沾濡官錢散盡心猶紆歸鞭月伴市存錢計口
計給先蘇孤惸窮危急尊何依月給壯賑由來無右
稱郎公知哲都又聞文正守名邦活人自此政來蘇
我侯林荒事豈殊山癖恭公爲操觚期公青史留良

模

壽王後陽七十

五茸文社七十翁丹山碧水羅心胸壯年射策步飛
熊翔翔中外聲施隆慈雲目斷江之東辭榮侍綵娛
春風朝爲老萊暮赤松鞠途幻境皆氷融稀齡綠鬢
烱雙瞳采真茹鯀貌還童何時問道廣成公驂霞[illegible]
鹿遊崆峒

贈臨江別駕

吳山高高衆所傾邑之名士朝之英臨江別駕揚芳

十二月紀行

早朝侍班

鳳樓鐘定鎖扉開豸繡分班侍玉堦三奏銀臺無闕事朝來章草不須裁

吳江長橋

澄江浩渺浸秋空千尺晴波鎖玉龍如畫石闌三百六至今人說兩垂虹橋故有亭名垂虹今廢

瓜州

瓜州土壤帶維揚綠酒西風滿市香不道六朝零落後繁華猶似舊隋唐

大柳驛次明堂向侍御韻

豪華飄謝似秋英異物猶存後代名柳在柳亡安足問玉驄無主月空明

題仙人對奕圖

蒼松白石滿晴山兩[illegible]顏莫是道人心未了機關猶在一枰間

睢河懷古

[illegible]功高[illegible]水水無波京東古道紅塵下猶有[illegible]

蘭蕙鋪

王路馳驅日未斜待炊郵吏報停車閒亭新築人稀香白白黃黃滿砌花

永城公館

蓮花池館冷淨無塵迷路入東京別有天一夜狂風吹未了滿庭殘露滿車前

睢陽

髯姿靡烈士腸天[illegible]睢陽假令救至先三日終古身名兩不妨

宿白沙鋪

圃田飛渡夕陽斜匹馬何妨駐白沙好水好山看欲遍故教遲客走天涯

汜水

逶迤周道隱山阿水落城頭長綠莎穴處野人常欲目半愁車馬半愁河

三鱣堂

曙烟初散郭西庄門掩楊公舊講堂魚骨已隨塵土

盡一庭松竹自蒼蒼

閿鄉縣閿亭

秦山山色接西秦秣馬閿亭更問津一望寒烟衰柳
地偏多來往弔關人

桃林坪

興至隨肩信步行間關五里出桃坪二峯隔斷千山
外惟有松聲雜水聲

將至渭南悵養奔兇問　一作御

使君持節出金鑾緇斧雙飛六月寒能有山間雲樹

隔五更殘夢繞長安

渭南懷古二首

渭城烟柳近玄西陵麓真能變谷溪赤水渡頭三里
早廿年前是華山垅

涇河西渡入咸陽漢代陵多接建章昭穆帝王無以
辨野蒿飄穴滿玄堂

馬嵬坡

狼藉花容掩翠翹虎丘野草自青青歸魂怕見霓裳
影飛入蒲城繞泰陵　玄宗陵在蒲城縣

御愛山

萬壑蒼翠樹自榮帝子何年駕六龍愛問愛山俱是
夢斷碑湊楚夕陽中　唐德宗幸梁州至此宋王素有吾王向拜山上見女生堂不愛山之何故云

松林驛

松林無復見松林日落閒亭走漢凝門外野烟飛欲
盡嘯然啼鳥滿山隅

周坪巷在鳳縣鼓久頹北僧人請題姑未日占付之

鳳州原即古周坪佛舍僧堂幾殆史祇仙久荒今後

合依然鐘鼓梵王城

滴水崖

磷磷石壁綴珠璣不斷清泉滴翠微天到峽中晴亦
雨綠苔蒼蘚半山肥

過七盤山　在寧羌州南嶺乃秦蜀之分路

崚嶒重過七盤山勒北秦南第一關高閣倚雲天欲
暝無人登此不愁顏

朝天嶺

山勢孤高衆嶺川前峯齊處風微前行人隔斷青松

外何日驂鳳凰九天

槐樹驛

鐵鎖千尋接上方共傳開闢自隋唐舉頭尺五黃金
闕無計凌風似鵰鶚

謁武公祠

入境已無淇水竹度關猶見武公祠斜陽古道催行
役何日重過爲一卮

車過關次陳年丈韻

重關曾說幾千年蔽日燕雲在眼前柳絲荒城刁斗

靜秋風車馬自翩翩

秋飲龍潭口占二絕

酸風初動拔初秋逐客何緣侍勝遊把酒不知身落
魄且將浮世寄滄洲

偶携仙侶坐江亭亭下風淒水色平曲罷酒闌天欲
暝宜人煙草自青青

爲江澤吳止菴諸公夜集滄州書用江澤韻

酒入豪腸不似多中庭浮白更商歌今朝喜得高軒
過應爲寒門掃雀羅

入臨淄偶占

拔策東西習浪遊馬蹄莎棘半營丘牛山四眺今非
昔但有清淄曉夜流

聞過雁有感

黃蘆白月滿瀟湘夜度無心憶稻粱秋老上林棲不
穩水雲千里自翱翔

移青自述

天恩遙謫任西東何幸移官在禁中非劣久慙新鎖
鑰願從青海問梁鴻

別開州僚友

一杯分袂草堂中君自西歸我自東莫道出門成遠
別碧流紅葉總隨風

別開州諸生

桃李盈盈滿路岐日融風細正宜看花客子緣何
淺恰到開時便別離

別開州士大夫

席上花前笑語和那堪千里奏驪歌澶淵古道頻回
望雲樹重重馬首多

開州青老數十輩之青問候詩以遣之

五馬郊遊事已陳何勞千里往來頻昔年彭澤思陶令今日蕭穎憶越人

行勞山口占

千年安枕鎮東陲猶自逢人說大勞堪咲半生湖海客馬蹄蹤跡鬢蕭蕭

衡山開霽

雲擁山腰失萬峰俄然開朗見晴林岳靈有意偏遣客憭吐清輝照赤心

憩兜率寺

乞得公餘學問禪水心雲性兩茫然何如習靜空齋裏絕勝當年兜率天

湘陰道中憶會城寮友

驛柳嬌垂折未堪客情離思滿湘南何時得奉簪纓會玉麈高揮理舊談

贈近泉

獨爾談天奪化工昔年曾此問窮通而今解組東歸日白首相看似夢中

贈雪泉上人

澄心說法萬緣空三竺一吟殘照五峰看盡江山無著相馬靖衣缽是宗風

題山茶

綠葉紅姿散曉霞精神着雪更堪誇玉堂仙種誰爲伴幷作春前第一花

題牡丹

折來猶帶露華新一朵芭菲萬斛春噴日濃香方入座倚風嬌態更宜人

題秋葵

向日丹心百不回爲黃新纈自天裁多君懶學趨炎態留待西風次第開

題木筆

二月東風拂紫苞參差彤管任輕搖先春為怕英容亂故着胭脂點素綃

題梅

歲晚孤芳莫厭遲肯和雪試春姿江南消息憑誰寄須探河橋第一枝

慰宋廣台喪子

稚子仙遊未足哀掌中明月返珠胎麟兒天上知無
數抱送還從釋氏來

贈柳庄

黄金萬縷透荊扉昔日柔柯盡十圍為報東君好封
植半村煙景世應稀

題雁洲圖

涼風華月滿滄洲棲穩江南荻荻秋野性尚餘霄漢
意閒心不掛網羅憂

贈振羽

丹山綵翮蒼刷齊九苞文日色迷萬里閩南期一
息肯隨斥鷃事平栖

登獨聳峯峯在五老峯之右壁立千仞遊者罕
登披荆捺二里方躋其下羽士邵敬菴言唐
末有毛提此峯際有爲井穴洞爲廣官軍不
能平縱火焚之至今尚存燼粒余訝且疑焉
今歲大數人焦出登攀搜石洞沙中果得竹
許尚維揀椎始信其言之不誣因口占識異

奇扎危峯接蒼冥洞天為廣有為栗千年猶燦
在信有明霞護帝居

別汀省元

山城邂逅事多商況後尚盃話昔知君北我南今別
人而近何地更何時

贈蒲鍊師

大倚蒼浪遊小松居朗修慕大遊人分得瀟湘

[illegible]

嵐寮

太素宮前第一崗孤峯兀立樹青蒼朝朝暮暮煙雲
起并作仙壇一瓣香

天門

平瑩絕壁倚雲開地軸迢遞二月來空洞天扉無鍵
閉煙霞深鎖三台

羅漢洞

師入巖足在中天盾洞飛憫狮祝延壇宅不堪供俗
眺且看石虎浸清泉

五老峰

吏吾鄉淛臬肯相忘

賀叚俊棧梧岡生日

幕府風清海霧收玉鶴群來紫霞流年年此日逢初
度一葉高岡報早秋

臨安邑中

臨安自是半平田煙樹連堤水滿川客路芳菲消不
盡馬頭隨處麥秋天

久雨傷稼忽讀許太卿一絕不覺惕然有感因
叩原韻和答

十日農天九日霽祈晴得雨五行亦千村萬姓鳴蛙
鼓愁絕寒燈坐小齋

雨過梅黃後二旬妨農傷稼兩相因當今誰是補天
手總有媧皇技莫伸

癸丑秋九日與元常同涉此園甲寅歲歸鄉復
值重陽佳節再拾舉松徑訪登臨半偏步屐
如何落而有作

去年登眺正茲辰叢竹疎梅兩徑分行坐笑談多勝
侶何須方外更芳真

禱雨有應喜極口占

恒暘爲虐軫民情屢禱精忠格上清霖雨應期雖得
似異時惟有東先生

又

繞覩禱帷禮法宮四郊甘澍灑枯叢憂民萬結腸方
解老稚歡呼拜舞同

偶成

八十七年駒隙過流光鏡裡成虛度含飴弄孫有餘
閒手把殘編[illegible]

淺紅牡丹

謝郝繁紅試淺紅嬙妍不與衆芳同催粧乞得春韓
力日日酡容對曉風

白牡丹

綽約娉亭玉滿枝懶將濃艷鬭芳時嬌姿映月誰能
見清馥凌風我自知

黃牡丹

淡白輕黃着淺霞靚粧嘗入富豪家爭知不是姚黃
品也作江南第一花

紫牡丹

綠葉紅苞色未闌一枝和露占春顏留䇿若見唐天子應入楊家百寶欄

送洪學傳擢尹宜平

丹鳳文章白鶴姿河陽桃李屬經師津亭一曲人千里越水吳山百繫思

黃石洞

石洞槍砑古木蹤雲烟吞吐護仙居河橋指點文成後誰見人間不見書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四終

王侍御類稿目録卷之十五

七言律詩

壬辰暮春苪竹閣仕丹盛問義兒邀往觀之口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五

太原王圻元翰父著

男思義校刻

七言律詩

欽賞大紅紵羅衣

金門曳履散朝同旗賞傳呼內史來雙穿細紋慚未
稱六宮珍襲媚明陪玉街尚奉宮中出金剪擬施稱
賞賜盛世衮衣明日月章縫無計補涓埃

大閱本古分校將士

御墨淋漓遣從臣西廳分閱慎評論偏師氣盛長楊
館萬馬聲低細柳屯簡練一朝增氣象張皇此日靖
風塵軍容整肅強人意何事車攻侈洛濱

文華殿侍班

朝罷

龍墀卓午天紫雲飛蓋向經筵官僚引避金屏後法
從分趨玉几前　帝子藏脩宜別殿儒臣啟沃在遺
編才微嫏合千官散共識　皇心丁輝詮

再侍經筵

賜酒作

師臣進講當天心酒飦親傳叫玉音席布左廡分上
下饌供光祿總壬林空階九頓聲仍寂片鉢三行醉
不妨終始禮成無缺失迴波誰作趙生吟

遊天馬山

萬樹綠橋正清秋征旆消磨經翔天馬乎深雲寂
寞緬林仙大水悠悠群僧似佛重遊客上翻猶存六
代丘欲問如來分半樹夕陽常開釣歸舟

姑蘇懷古

千尺高臺漫插空眼前無復見鄰烽錦帆繡纜迷春
渚白堊珠襦怨曉風百里平蕪新獵苑五更啼鳥舊
娃宮雄圖二八今何在海湧山頭夕照紅

舟過虎丘和晴原韻

青松欝欝寺峩峩舟傍斜陽奈爾何花鼓回船秋寂
寞玉題銀書摩崖遐閣絕翠陰風起想見空崖積
水多登眺恐縈懷古恨片帆飛渡且長歌

季子祠

城闕松柏綠參差路入延陵季子祠耿耿忠懸日
月悠悠清興滿華夷千家南浦分茅日獨蔡西風掛
劍時聖代嘉賢崇祀豆春秋應不愧陳辭

北固

北固山前北固樓仰摩雲漢俯滄洲碧霞散影媒天
曉白露飄空春鎖秋瞻色每從雲外啓潮聲時向日
邊浮凭欄試望揚州渡愁殺衝波一葉舟

宿儀真別院次黃侍御韻兼柬林工部

湖海襟期劍氣沖豈隨搖落怨[illegible]鼓鼙長

樂十載琴樽寄短蓬澤國蘋花方送白真州楓葉又
飄紅星霜容易催人老祇有丹心少壯同

渡揚子江

曙光催集問津人江北江南設自論遂櫓浮沉真泛
汎乘槎來去故頻頻煙波影裡千家市雪浪聲中一
劍身信有桃花清淺渡客帆何事戀風塵

中都紀勝

鳳凰池上鳳凰遊誰識當年王氣浮二祖陵前山鬼
遁三牛城下水靈愁重[illegible]玉帛諸侯會再聽秋風帝

丁[illegible]漢沛周岐何[illegible]

晚行歸德道中

遙望商丘近蔽丘白沙黃葉與征裘空傍野廟雙忠恨雪掩平蕪兩漢愁尋[illegible]馬嘶秋草徑倚窗人掩夕陽樓羊腸鴨背男兒路滄海何妨不繫舟

過杞縣偶值新尹至

匹馬逶迤杞國過偶停[illegible]閒民荷城中甲第連雲盛野外蒿萊棗日多扶杖[illegible]新令尹倚[illegible]人憶舊遊歌漢家循吏推劉矩[illegible]古吏于今跡未磨

中牟和院壁韻

雙足天涯此漫巡黃沙白草不成春雞聲斷續林烟迥鶴蓋連翩客馬頻秋到圃田隋柳颸臺空官渡鄰榆新孤城日落暮雲起愁絕寒燈半為民

偃師道中

渡頭黑石倚長堤落水西過邙偃師山徑高低迷後乘河流迴遶火前塵[illegible]掩長弘塚雀去惟餘子晉池地近洛陽終不惡千[illegible]離

洛陽懷古

廿年[illegible]夢憶周京斯喜天風送羽旌太室烟含南岳紫周宮[illegible]鎖北邙青故家池館春無賴別代歌鐘夜有聲月滿皐關從客度媿無雄筆賦西征

過函谷關

身經百險出平丘又上重關望獨遊[illegible]令尹昔年占紫氣異人何日渡青牛山臨谷口雙峯起水入弘農兩派流獨有寶符鍾間秀大朝文獻甲中州

長安懷古

華山高處眺關河千里金城竟若何秦苑龍深無鞏

路漢宮春落有樵歌西風黃葉堆凝碧夜月青莎動影娥惆悵幾朝歌舞地纍纍荒寢夕陽多

寶雞道中夜行

北山隱隱護陳倉（寶雞縣舊名今為驛）暗度寒郊客子忙遠樹高低村失影淡雲來去月分光析薪為火瞻磻石（太公釣）疊木成橋渡渭陽（渭橋在縣南人行尺許）曙色未分燈欲盡石雞（石雞山有石雞夜鳴）三唱曉扶桑

過藍關至東河驛

[illegible]朝度藍門關猶是終南萬里山峻坂風迴黃葉

上瀉月轉白鷗還蕉茶人去坪猶在瀑布泉高路更難山中有煎茶坪瀑布泉遥望東河停馬處平田一點莽蒼間

草涼道中即事

東河南下半平岡晴雪飛花點綠縈馬渡故鄉山驛穩客投新店酒家忙千岩風怒猿聲杳八月雲深草色涼惆悵唐皇登覽處高樓無沒幾星霜唐時有草涼樓玄宗巡北

張果老洞

千年雀去幾時歸洞口寒霞聞夕霏白石清泉終不老山中有不老泉唐元宋曆已都非蓬壺夜夜來青鳥鸞鶴年年鎖翠微果老曾居此山多有鸞鶴我欲從茲尋遁跡山題其爲遁跡山琪花瑶草自芳菲

過棧道次鍾古原韻

萬里秦山接蜀山馬蹄行慣不知難高低木閣浮雲上濃淡林扉落照間驛路哉詩聊寄興河亭把酒强支顏雷天晴度南飛雁一夜愁添兩鬢班

鳳縣紀勝

鳳城天接漢川悠自古秦南第一州御愛山前峰不斷嘉陵江上水常流長松紫栢仙人宅皎月晴花學士遊縣栢有皎月亭翫户常遊此告化下東望散關稱險絕石光壁立幾千秋

靈岩寺

紫栢山高接上台千年維刹又孤峯危閣虛明依青岫龍樹參差點翠苔淨土昔時經幾劫化城今日喜重開俄看結構連雲漢採藥還應去復來

九峰寺

太華嵯峨列九峰千年祇樹靜山容法筵雲霧春常任紺宇嵐深書亦封澗草菲菲眠白鹿岩松鬱鬱臥蒼龍憑知釋子傳燈苦夜半遥聞起梵鍾

紫栢山觀雪用雪字韻

形雲密布千峰鈌旋作飛花沾紫碣乍封山果老猿愁滿積空林孤鳥沒藍關晴阻逐臣鞭北海寒迷天漢節何處遥聞摧拉聲老龍倒壓松梢折

紫栢山臥病

馬擁紫關雪已深病中感慨自難禁世間誰復經三

折絕頂應須受一鉞荆榛幾逆風雨如貞心多碍[illegible]
寒使空門雲淨宜消業忽起人間不住心

下紫柘山宿安山驛

紫柘雲多盡欲修樓殿莊嚴下山門座間我欲成三
昧馬上誰能具六根啄粒鳥歸殘雪嶺荷檐人赴夕
陽村塵襟試向燈前拂猶帶禪味宿火溫

過寧羌會青橋驛

獨攜青劍走荒山何幸龍光得再攀驄馬偶隨仙仗
改繡衣猶帶御香還非才誤荷推三輔為假雄才鎮
百蠻蕉鹿夢回旋又夢慚余飄泊老朱顏

出棧道至沔縣

閣道三千不計程黑龍江盡馬蹄平春歸寂寂嘉魚
穴日落蕭蕭石馬城賦就三都山更重兵銷八陣地
還靈茲遊觸我煙霞興卅作明時老謫星

沔陽謁諸葛祠

古樹蒼蒼漢水滔分南何處武侯祠定軍山下風雲
陣石馬城邊鳥獸殞苦欲一麾還故蜀豈知三川老
金師千年不盡英雄恨落日荒煙自咏詩

經寧羌將入川

衆峯山頭雨後更逢晴日照斜淡花村背有僧廬
見梓谷今猶彩鳳棲草牧山綠新更重巖公橋與德
星齊江鄉風物行行異劍舊猶隨逐客同

入臨邛境

邛水之水滿邛川夕照谷黃娟遠天仙窟夢魂迷白
雀棲寒荒草沒朱絲衆所落落三疊外殘夢依依五
鳳前浩蕩皇恩何以答而今猶辦草憶先年

彭山道中夜行

驅車東上武陽城寶劍神燈相映明霧起江鄉迷象
耳風搖瀰水起龍腥旌旗引渡星河亂金鼓穿林虎
豹驚昏夜邛關慚浪迹孤城寒漏正三更

張斗陽招飲彭山官舍

西川西去更誰鄰馬首風光日日新古渡朝煙昏似
夜深岩寒草綠於春山深但可容狂子天盡何期有
故人萬里笑談緣不淺一樽瀟洒共芳辰

過雀山書院

采蘋無計酹青衣儒雅遺蹤在世間荒年我城寒寂

眺簷花開落動春情沙黄郭外迷天野酒綠樽前[illegible]
交生萬縣不殊棲閣換且將愁鬢[illegible]灑

楊峩偕王洪雅張榮縣揚犍爲諸君遊同王成
宇遊凌雲寺用胡[illegible]山韻

烟蘿雨鮮碧差差官舍高依天際遊我嶺浮雲空寄
眺果池荒草豈傳疑乘風飛落天邊下傍水懸崖鏡
裏垂綠酒青山人共我滿[illegible]醉賞托仙芝

李成都金尚招飲城西草堂

宮路風高白草寒草堂依寺瞰江干天涯勝跡隨緣

到客裏羈愁對景寬雲影乍開垂釣檻松聲長和浣
花湍朱甍畫棟笙歌地可是當年大雅壇

憩成都大慈寺

偶入珠林解珮環小庭深鎖老苔斑塵空幻國三千
界月缺層樓十二闌僧定不妨燈火市官閒如坐涅
槃關十年流轉江河夢又到寰中第一山

遊鶴鳴觀

紫府朱堂倚翠微半天鍾鼓出岩扉山屏四起隨雲
合水穀雙懸帶雨飛孤鄣野花終歲發九宮靈鶴幾
時歸眞人昔有朝天路我欲從茲問羽衣

次新津寄別王上舍諸作

却望邛州即并州河橋官柳再經秋寒雲隔嶺心千
折古木搖風淚兩流何處世間非白眼直歸林下是
丹丘看君刷羽青冥上海[illegible]訪舊遊

夷陵道中贈曹別駕[illegible]

蕭颯清風發戒途遠從[illegible]偕晨懷諫草趨東
掖夕捧除書下直廬汗血神駒終俯首朝陽鳴鳳有
誰如乾州自古風霜地好爲蒼生護起居

絳桃千葉

奇種初傳禁苑中不隨秦隱笑崑叢芳菲豈在含朝
露搖落何須恨晚風寶髻曉粧雲疊疊玉闌春鎖錦
重重相宜更有燈前賞遠勝凡桃淺淡紅

江南初夏

旅窗蕭瑟苧袍涼別院清和午漏長細雨欲催梅子
熟薰風初送楝花香不妨紅樹銷江路自有清陰占
野塘欹枕偶回鄉國夢吾廬新竹已成行

贈中府吳松川

金戈玉勒意安閒談笑風生虎帳邊萬里壯猷銅柱
外九朝遺澤未央前勳名自昔傳仍粵[illegible]蓋于今重
北燕將畧不須論世冑再看洪伐紀凌煙

永陵哀感

當年策士御金鑾分得天風共羽翰幾捧玉書馳萬
里忽驚龍馭失千官猶轉香煙含悽暖月落佳城玉
匣[illegible]悵望松楸淚如山幾廻黃土化為丹

香山紀勝

步入蒼崖野徑長石爐依舊不聞香千崖松栢新屏

障萬壑烟霞古道場曲磴陰陰猶積雪廻廊寂寂自
斜陽攀蹄直上藤蘿頂惟有流雲來去忙

殘月似新月

殘月纖纖倚漢津影斜光細似初旬蛾眉半掩憐今
夕粉面微匀憶向晨共指瑶盤圓又碎誰知氷鑑缺
如新自來出沒分天際同有餘輝映廣輪

壽瞿母王孺人

龍江佳瑞接蓬萊仙母乘鸞駐玉臺百歲鉛華雙白
髮高堂供奉一清齋黃花不逐春容老青鳥時將淑
氣來報[illegible]寸心知不負兒曹多抱濟時材

別顧日岩大叅

何處西風吹客旌澗泉山鳥半離聲乍回烟柳江東
夢俄憶鳧鷗海上盟白馬青袍以王孫石田茅屋故
園情斷腸杳杳三山外莫惜臨岐酒易傾

酌莫中江園亭

蒼樹青山掩碧蘿偶從仙吏訪玄關玉樓烟合千家
暝金谷林深八月寒適興不妨多變幻忘機野鳥自
安閒侍盃談語人間事便欲乘風跨紫鸞

題思耕圖

懸知丘壑有遺民羞向人間學問津習懶漸遺軒冕
貴忘機偏與鷺鷗親荒村細雨迷耕舍隔岸輕烟隱
釣綸乞得一官歸去也白雲深處共閒身

除夕宿建寧官舍元日立春有感

節物俄驚冬復春半生蹤跡半風塵懷人不斷三山
夢去國猶將萬里身柳眼慣窺青鬢客槭花思煩白
頭親從來意氣輕流放過處江山問故人

癸汀州符謝郡[illegible]公

不才知自負明時一劍還逃任所之劉海方來多逐
客江山行處是吾廬封章數上丹闕疾齊蛾金竟荷
聖慈朱紫統朝非不羨玉堂清人有神祇
送朱鎮山南還
秋江雲淨起微風驚見旌麾引上公一代持衡唐學
士十年委國漢司空斬教絲綸對終使　清朝
念禹功幕下郎官頭半白憐才今有誰同
閨閣中秋夜宴
良宵何幸侍群公皓月當庭劍氣浮座上鸚鵡浮玉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五　十六
露筵前聽辭動金風寒侵綠鬓霜威近光射朱堂鑑
影空漏下已傳三燭盡文聲猶送宇西東
送楊泰峰侍御調外
二月東風吹柳青故將新眼送芳旌江州却爲才名
重海曲當今去就輕驛路雲低山萬疊河橋日落酒
三行茲遊好對蒼生計坐看虛前召賈生
中秋夜集東閣作
青藜仙子集閒庭寂寂重堂爛五星海嶺雲開金鏡
湧井梧風定玉珠零闌渠滿引　光動鳳麟高張劒

氣發餘物豈知延首意數聲啾唧繞叢檀
蔣恭同白吉軒張玉吾奏清汀少想避亭口占月存求陳尉韻
南北飄蓬愧獨遊偶隨仙侶事尋幽凄凄煙雨紅蓮
靜曲曲池塘碧草稠身世十年天鏡裏詩懷多寄晚
湖頭眼前無限江東意一葉西風報早秋
過滁陽東謝僕卿王見峰
獨劒西風事遠行雲霄舊識眼終青咲談何處來仙
史祖席無縁侍上卿□□□□千古意曉鐘寒漏十
年情征人回首多惆悵併向金門聽履聲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五　十七
自曹之開謝郡縣諸公
客裏從遊教益深簡書催别意難禁天涯圖報多慚
急驛路繡裳秋氣侵栗劒一生慚盛世驪駒三奏負
知音非關古道多離恨轉眼浮雲隔遠岑
滋陽王大尹招飲賦謝
山公佳會勝高陽漏轉寒樓咲語長盤徹水晶來白
玉杯傳金縷發清商十年湖海看花□同醒醉歌製
錦堂酩酊不辭銀燭盡夜床風雨思□□劒
求謝朱見海

太傅當年出洞庭至今直節動公卿緑知閣下多因
叔肯使搏前老穉生盛世自來宜宰召少年何負洛
陽名異鄉同作風波客留取衲期握手傾

除夕偶占時尹曹縣

寄泊江湖老逐臣新年殘臘總風塵飛金走玉人間
世把劒挑燈客裏身朔雪五更斑鬢子南雲千里白
頭親九重天上春歸早庭有陽和到海濱

紫山甬東方石三徃長夜話用紫山韻

緑眉相見媿如新猶喜同堂燕咲頻殊玉滿懐三逸

士江湖千里一閒身臨觴舉白能遺世就燭看詩更
可人冠蓋風塵君莫訝海鷗村老意俱真

遊靈岩

飛錫開山不計年舊碑殘剩有唐鐫五峰縹緲今仙
宅萬刹參差右洞天肺病久宜甘露飲心閒能解辟
支詮何時踏鹿從雲路長嘯雲岩第一巔

庚辰夏渡楊子

曉魚吹浪起江風十渡津頭媿棹工紅日白雲千嶺
外碧沙青栁半帆中凌波自得滄洲意障海誰收砥
柱功穩泛却忘漂泊久短[illegible][illegible]才鈌仁[illegible][illegible]

王麗岡寅丈赴蘇州

秋風憐别鵠新涼匹馬蕭蕭去路長東國朱絃成獨
奏西堂芳草向誰芳丈夫意氣輕吳越壯士功名豈
定襄吾老不堪追驥步手南台北永相望

遊雲門

曉風消盡郭南山登覽偏宜夏日閒信足不妨緑石
棧與頭時欲叩天關清歌斷續行雲外飛蓋留連落
照間客興未闌煙欲暝野人忙趂馬蹄還

遊王氏山庄

紆廻山徑好追遊蒙密林居意轉幽心境淨來塵渾未
甲塵根消去即丹丘風揺翠篠鶯交語日漾清漪魚
亂浮别有小橋深靜處也宜春色也宜秋

哭第四兒 是兒生偶值公出今亡亦然時萬曆己卯秋八月二十二日也

兒病還能强自延忽看哀報淚潸然三旬絶粒終難
療一月離懐倍可憐敝履在庭人不見塗鴉滿案墨
猶鮮生亡兩值吾公出豈却當年父子縁

答葛元城用來韻

沅湘去幾千秋祠像依然爽氣浮終古未消秦國
恨少年空負漢庭憂歌殘些調魂何在誰能新書湯
欲流遷于放臣蹤跡興離懐并作楚天愁

蘇孔鄰憲副招飲岳陽樓

恍閣蜺棲儼摘星尋唐開蹟倚東流洞庭春漲侵天
碧熊耳秋嵐入幔青十里湖雲迷蝕嶼千年陵草帶
殘霞登臨剩有烟霞意留得君山訪巨靈

春日同駱瀨亭憲副遊赤壁次韻

嵯峨雲宇古江邊雙鳥飛騰羽騎連[illegible]迴波移白

日銀虹帶雨吐青煙沙沉赤鼻迷吳蹟兵遶烏林[illegible]
漢年磯石是非今莫問山川增勝在名賢

早發大龍驛次壁間韻

踏遍荒崖鬢已蓬乾坤滿眼一孤蹤翻憐滑黴多感
鳳寂寞深山少臥龍有分短藥消夜漏無緣長樂聽
晨鐘堪嗟世路今非昔棖棘藤花幾萬重

題石鼓書院

名山結搆自元和篆墨荒殘費揣摩孤興峻嶒真砥
柱興流迴合似盤渦扁屋空夜靜明螢火古洞春深鎖

蒋離祠鼓萬年聲寂寂定占天府久銷戈誌云石鼓鳴則有兵動

黔陽道中次中河橋館壁間韻

日別黔城宿霧收征軺寂寂路悠悠村苔行拆陂留鴻
爪然聽連錢絡馬頭萬壑松[illegible]泉飛白晝
求流千陽鴨背經行遍并作[illegible]

郎陽使士事畯和壁間毛中丞韻

世運還浮士習移郎山郎水復鍾奇藜光照耀朱堂
近斗焰迴旋碧漢低讀倦千編看燕舞坐殘更漏聽
烏啼辛勞難補才疏拙且假公餘和壁詩

洪山懐古

慈忍宗風不可攀元和開刱古名山祇園亡合埋新
徑寶相苔侵點舊斑七佛西還香積冷二龍南徙碧
湫閒宋唐遺事今休問襄郢依然指顧間

九日闘司招飲楚城南樓

雄樓高峙楚江東此日登臨處處同四面河山秋檻
外萬家燈火暮煙中歌喧錦席雲霄與饌入金盤水
陸空菊蕋黃芳未減賞心滿城風雨送西風

秋日憩長春觀衛憲副駱瀨亭黃內翰[illegible]閫帥馬

向葵見龍溪同遊張太史春晴李刑部[illegible]原

登晴川樓

千年古閣依晴川我遊風雨何茫然鯨波淵耳江作
蜃氣漫空山吐烟隔城斤調少仙節傍檻飛橋多
[illegible]把盃相看浦口暗漁歌鄉明水送天

送張二府兩考奏績

治郡住勞已六年楚江吳水盡廉泉襟期淵貯茸城
月節書今消渤海烟報政九重仍上考策勳千古冠
遺編閑民自幸沾恩久愁見微旌下日前

贈耿叔臺操院

翩然獨鶴下雲中百縣春迴斗柄東腰綰金魚頭上
黑手提玉斧氣如虹歸朝莫訝蘇公晚作客應憐季
子窮江海晏清千載事老農何幸被仁風

壽　隱君七十

貧孤佳節正清秋幾見稀齡未白頭天際老人明北
極家中高士冠南州封人共致千年祝萊子偏承五
福疇愧我哀殘何所贈林泉同作採真遊

西池華月賀林恭人與壽

清秋華月掛文楹壽母承恩自帝京何處玄霜傳玉
兎滿前仙體瀉金甖瑤臺近闕長春閣銀漢遙連不
夜城羨爾元卿與元配龐眉皤髮眼雙明

賀純齋許老先生推河南臬使

仗鉞今看萬里遊河陽飛盖接鵾球懸知紫閣名先
重莫訝青萍價晚收秋老蒹葭悲失侶春深[illegible]
相接他年捧袂知何地唱徹陽關意未酬

燕集次陸元[illegible]韻

翩然理楫復淡[illegible]玉樹[illegible]門親四座清商移永

日一庭涼雨為芳辰浮觥月下襟期放促膝燈前肺
語真廿載離腸洗欲盡衰殘何幸侍車塵

題玉蘭花

異卉芬芳薜荔居天然標格有誰如新枝綴雪隨風
軟老萼含瓊借日舒肯假濃姿供俗眼祇留清馥與
華裾堪[illegible]仙子平章後名筆名花兩不如

送友人洗懷莪

少年聲價動邊城不分窮經老隱生氣吐龍光騰寶
匣手揮鴻筆爛瓊英才尚自[illegible]情為藻賦就當時識

李程懷想蒙我他日非孝應功業待司衡

壽姚淞南七衮

吳淞南望隱侯家咫尺蓬壺門海涯遠砌祥煙蘭玉
秀中庭晴暖桂樨斜來真開卉三山川駐景時餐五
色霞更喜嘉平開壽日[illegible]樂[illegible]海[illegible]流霞

壽張紫陽

少年才望壓前[illegible]伏生與何瑳花同麗
景清燦雲雨[illegible]更[illegible]日照翻葉綵縭席風高送
履聲三世傳經誰得似鳳毛今已[illegible]溪流

[illegible]送韓員宗父冊入覲

漢闕雙鳧返使星廿霖飛灑遍滄溟庭空午夜傳嚴
宣座滿春風畫執經東海政成宜舜澤南山芝吐瑞
堯莫青城早蓋神仙史應有芳名上御屏

壽喬玄洲六十

道貌玄襟駐世姿縣弧門綵日遲遲五雲佳氣連瑶
島四座華風薦玉卮雀嶺笙歌移舊隱鯉庭桃李綻
新枝圖南未盡滄溟技白髮丹心總自知

壽戴芳洲八十

誰能八十鬓猶蒼況復英兒列雁行烟燄玉墀翔綵
袂斕邊朱綬薦霞觴廿年不倦燈前語百歲常懸府
後方更喜清和初度日寶弧庭院正舒長

題海甸春融圖贈詹太府

蘇得陽和到海邦術良不數漢龔黃恢弘宇度陵當
世爽朗才名冠四方五馬共扶青錦帳九街時獻紫
霞觴欲留春色常爲主須上　君王借寇章

題桃李合春圖贈詹太府

此日青陽布法宮滿城春色聞芳叢文芒筆彩千三

象手燕奎光燦五葺手奉尊罍傾北海眼看桃李映
東風大孤昨夜明南極魯國諸生作舞同

崇陰遺愛爲詹太府擢山東憲副作

甘棠南國喜春回忽報徵書擢外臺解郡總思何武
去匡時欲借寇恂來葺城桃李帆前出海甸風煙馬
上開當寧正懸舟楫望知君獨有濟川才

慈壽重榮壽詹太府尊堂作

駐顏何必羨仙家七十猶[illegible]木[illegible]姿光照瑶鳥
月彩衣舞映赤城霞堦前玉樹[illegible]日下丹書[illegible]

杜若哀鴻北門無以祝　匡卿歌咲顏紅

壽楮川陳太親家

羨君倘息近逍遙綠鬢蒼顏眼明瑞日瑶觴進玉
樹香風跳波泛金盤素臺蟠桃宮闕蒼花命酒待燈不
夜城晚凡衣衫無以祝江南同是客前

孟秋廿日徐太卿携酒同出遊仙盤德會遊小
雲山作

瀨江清淺駕旆橫我西遊花坐雲空杯影涵秋浮玉
露樽峰掀浪起金風仙壇階樹環三湖客務穿雲鎖

二龍此日招尋多勝侶醉歸譙漏已三通

題方朔獻桃圖壽朱望河

君家西望接滏河瀟灑襟期羨丈夫白髮稱齡真幻
世青囊仙侶是吾徒華堂日暖鳴雙鳳綺席春風鸞
百壺林下老人無所贈願陪朱履祝天弧

詩贈張海樵

早向龍門狎海游晚將蹤跡寄芸窗青藜繼筆心猶
壯碧眼黃冠齒未衰好景祇宜詩伺甲會幽栖應薄小
山招開中自得長生訣何事陵虛問紫霄

朱司理與江衣二大尹招飲賦謝

楝花香細雨初收各路相依總是遊雀蓋雲旌今從
吏楚山吳縣古雄州節娃春發千門曙渤澥風高萬
屋愁願爾早膺宣室召析衡猶引慰離愁

越中太招飲賦謝

越中年少盂公卿詎問滄江老伏生狂子白頭甘摧
東散人青眼更分明東山久繫朝紳望南國尤關
聖主情莫為秋風思命駕御屏知已雁才名

丹陽道中書懷

負笈投鞭已廿年馬頭風景故依然紅塵白髮重遊
客紫陌黃雲五月天舊館坐談知昨夢野花迎咲是
前緣時來謝卻河橋路滿地江河祇自憐

題句曲崇明寺玉帶樓

腰懸白璧價連城欲報名山意自輕拆漢浮舟宜重
鎮倚雲見閣稱芳名瑤光散綵諸天喜寶氣開函百
怪驚誰能大筆右梵書設有丁甲護留明

別古建石丁御史彭城陽二丈

碧樹青溪引使車主人相遇借菲筵水流逆島三山

勝還有河陽滿縣花分俸行憐傍逆旅聯步縣中游
浮槎從勅授輶情何限孤艇斜陽謾自嗟

謁玄天太素宮

百仞凌青紫氣冲斷霞飛出御爐煙仙宮隱暎高峯
上金碧參差夕照中丹鼎烟消存寶樹雲起擁
玄宮平空削出稱兵地不是天工即鬼工

送劉春泉北上

黃龍江上樹重重祖帳仙郎駐玉驄日下旌旛馬履
近江南應惜驟群空揚鞭正及梧桐月簪筆應追折

檻風去任倉皇情不盡河亭一曲酒千鍾

送龍楚畹西歸

少把青萍欲倚天韶光十載尚誰憐衙門此日來仙
馭詞苑當年憶大篇玉筆數行酬客況金風千里悬
歸船湘南故舊如相訊為道山翁雪滿顛

又

錦繡胸襟海鶴姿謝庭今喜接瓊枝自來落筆驚人
早誰許看花去馬遲雲漢扶搖真盛事風雲遭遇在
清時河橋相送無多語好賦丹泉奏玉墀

送臣松岩二府北上

使君飛舄返丹霄山斗聲名日益高佐郡但持三尺
法承恩龍伏五陵豪百年父老攀轅戀四履河山靜
斗刀此去清朝公論在東南翹首望旌旄

贈岡卿沸少東年丈

穎拈分携二十年隴雲吳月共茫天酬知肯惜千金
[illegible]報干廿投萬里鞭[illegible]外[illegible]披[illegible]別[illegible]重
開遊済時好展經綸手莫道[illegible]

壽吳毋管孺人六袠

二月柔風動錦堂翩翩春履薦霞觴華階舞袂翻雲
起喬柏貞姿引歲長共覩瑤瑩明紫霧無勞仙侶寄
玄霜年年此日逢初度壽母依然鬢未蒼

題竹溪

為喈人間水竹居滄江深處結茅廬忘机久狎松梢
雀長慶時停花下車愛月共翻來子秋起家應有鄴
侯書歲寒姿色烟霞趣萬種芳菲總不如

贈司訓樊選

十分華月照西川瑞繞東移色倍[illegible]從[illegible]青游

陸炫入手采動三騶袞中宮瓚尚書史海上閒情
門鷗綠鬢朱顏終不改百年贊英是春秋

壽唐封公七十

盛世何緣老伏生肯將爵命易耕纓名高庭士占天
象典入尚陽命酒兵不用大丹還綠鬢武留餘慶任
玄成緜綸有日來新寵訪道先須脩五更

贈宏衛所大尹

曲蹊宮丁九峯星郎年少淮秋客雲山登莅迷征
郎桃李翩翩壯客吝若神朱絃調別崔殿中肯瑣候

飛龍年來世誼多推許恐聽長安五夜鐘

送沈青浦入覲

峯泖環圍風月清翩翩仙吏急王程風披草色河陽
秀月吐珠光合浦明北望雙鳧標異采南還獨隺聽
希聲驪駒百和尊前別不盡登樓賦遠情

題湛露濃恩爲徐大尹封君作

海國天高玉露零垂條縱葉燦椿庭九重瓊液來仙
掌百里瑶華滿泰寧壽考總歸黃髮老史占應動少
微星朱堂客履叨陪日共祝齊成八百齡

詩寄姚工侍

昔年持節總干城奉詔回翔歲洊更冀北烟花頻入
夢江南風物幾關情雲霄舊雨多青眼草澤閒民苦
横征天爲國家新景運佇看黃髮秉鈞衡

贈周東華　余昔秣馬承天夙聞東華高士名
徒以校藝倉皇不復假於其廬乃今歸田十
歲今仲君以別駕蒞茸城始知東華仙逝歲
久撫今追昔不覺愴然有懷因賦此以傷之

春風春酒共追攀喜覩虹光映壽顏瑞靄輝輝騰紫

戶元精炯炯聚玄關詞壇早謝心猶赤花甲重逢鬢
未斑盛滿不居遺世慮高標應在古人間

又

西望新州即幷州懷人千里不勝愁昔年山斗聞三
楚今日松梧拚一丘東海老農慚世誼清時雙鳳喜
同遊空齋九轉神猶在挾此應棲十二樓

賀弘齋得孫

綵衣庭院喜優游忽報孫枝發早秋肯使謝宗誇鳳
翮直教貞假擅詞頭雲連月闕人[illegible]近日轉風軒玉

樹桑聳壑昂霄俄頃事老余還待豁雙眸

贈聶父母入計

雲護雙鳧入帝城五茸仙令久知名河亭祖帳八千
里畫鷁圖青水一泓撫瘵心勞恩浩蕩剸繁才大譽
蜚騰天朝報政應揄首獨聽朝陽彩鳳鳴

呈陸門齋三世榮封

天章華寵九重春誰似君家雨露頻暖紫傳緋依化
日擁丹抱赤報秋史滿朝遭際實符近八命淋漓翰
墨新皆此寵榮何以報世脩忠悃答昌辰

壽守耕翁

花甲纔週又一旬懸弧更喜值芳辰雙瞳射日原非
老猶子承顏不是貧笑傲頻隨江上月生涯常寄醼
頭春聊題三壽談玄句付與兒曹祝大椿

挽陸自齋年丈

烟雲慘淡五茸山鶴舞青冥竟不還自昔詞章輕海
內于今勲業重人間碑題有道真無媿賦就招魂莫
可攀洛社風流誰倡和幾回聞笛淚潸潸

七十九歲自述

歷度稀齡後九年谷城春色轉堪天解髮臥[illegible]新
髮呵手緒書怯傳宣從吏懷鉛今老矣相知稜側古
猶然庭柯又遇柔風動幾樹能忽凝紫烟

壽共孺人

鳳炎天開正一週況逢烟柳弄春柔瑤池捲幔紅雲
遶錦帨褰幃紫氣浮獨鶴翩躚來彩翮雙虹隱映渚
華流當庭琳樹稱觴後寶婺仍輝燦未收

春前立春日

條風將暖應芳辰轉眼江鄉序節新爽道樓臺浮淑

景滿城簫鼓擁嘉賓羞持綵勝嬴雙鬢喜薦青絲當
五辛何事郎君多浪跡年年迎送異鄉春

壽孺初毛公祖

錦苞威鳳下丹霄遂有聲名動市朝雅志但持三尺
法吐辭能伏五陵豪星懸南極聯弧矢月上東瀛並
斗杓歲歲小春初度日紫霞珠履奏雲韶

壽丘封君

吳山越水兩鍾英人傑居然表地靈搞孚傳經推世
業臨汀尸祝樹清聲不因軒冕滄鵬路遂亞經綸屬

[illegible]

壽蒲井愚文母

日下方推卓異才福星何幸照蒿萊稱觴幾欲求青鳥吸水無勞進綠醅風送冰絃聞鶴下雲移仙嶠見凫來老農未解華封祝惟望弧光映上台

壽高太母尹孺人七十

端月柔風動錦堂綵庭珠履蔫春觴蹁躚彩袂翻雲麗綽約仙姿引歲長正喜瑤池開綺席無勞玉女寄玄霜年年此日逢初度壽母依然鬢未蒼

贈徐處士七十

谷水城西隱士居江楓堤柳護遽廬清襟不染塵中鞅短徑時迴長者車軒冕崢嶸非俗願烟霞瀟洒有誰知小春庭院懸弧節文子文孫舞翠裾

遊峩眉

仙宮高並九霄青石磴依雲客履輕壇樹參差迷野眺齋花開落動春情沙黄郭外連天闊酒綠樽前對友生爲景不殊樓閣與几将愁[illegible]藏蓬瀛

送王浩吾父母

官亭相送發驪歌况復澄江正碧波傾蓋獨嗟知遇晚攀輿誰惜挽留多千村桑柘遺芳蔭滿眼雲山隔画舸勁節丹心終不改青蠅白璧竟如何

壽張龍陽七袠

玉宇金風拂慶筵碧瞳丹頰是稀年五花璀璨承綸綍四壁瀟疎守硯田正爾孫枝發丹穴猶然子夜課青緗長春何必尋方外洛社還推第一仙

吊劉若泉父母

御史循吏舊書名頗蓋交知愧老儒桃李滿城成獨

恨松筠千載自孤清黃金臺際聲方振白玉樓中赴已醒懷舊感恩俱不淺浦雲汀月盡悽情

壽李方城六袠

强年解組賦歸來三徑棲遲老石苔墨苑久推居士筆詞壇仍讓謫仙才嘉辰爽吐千齡瑞閏月觴携兩度開不獨綵衣呈玉色天弧分彩燭三台

題桃隝閣壽唐後坡

仙實仙葩手自携天然標格占華堦應知蓬島能增筭不獨商山可療飢色映紫霞陪玉液香依青鳥遞

瑤池他年有過長安市還傍侍宮第一枝

賀許純齋考績

夾轂清風獨鶴隨最書飛奏上彤帷政單霖雨從民望身湛氷壺結王知冕露山城聽瑞川波澄滄海慶明時自從蜀郡歌廉後當代循良更爲誰

賀李郡丞考績

天爲澤國起瘡痍妙簡循良共一時刺史欽冰總世味郡丞茹蘗畏人知喜瞻使節還珠浦愁見除書下玉墀河海晏清宜久借莫教童叟待褰帷

賀孫郡理考績

年少星郎早著鞭斗南司理属才賢詞雄兩漢方推轂治卓三吳始識年豈獨片言驚宿吏惟持三尺試廉泉只今臺省多虛席佇看飛騰到日邊

賀沈大尹考績

羨爾詞壇養望深清風百里試鳴琴山連九疊神仙宅花發千家雨露心合浦珠還騰夜色甘棠枝長盛春陰誰能兩邑推循牧四海爭須作傳霖

壽何效川七十

七十猶存烏几輕參差庭樹動瑤英居今臥遊[illegible]之性我亦歸依陽島盟共向衙門寺勝樂當隨仙侶學長生壺天碧海知何處一曲南飛頌太平

弔陳節婦祠

閩流奇節世多傳陳氏孤孀史挺然百代綱常終爾屬三旬飢餓有誰憐吞金擲玉驚千古表宅崇祠責九泉酒淚排空無限意椒冊從此續遺編

挽王留菴大尹

一夕凄風萬木號東郊無復見人豪中年百里棠陰茂澤國千秋劍氣韜喜有鳳毛傳世業誰將鵩鳥賦前朝平生清白今方信留得鄉評付紫毫

挽王留老

獨抱貞心太古風豈期浮世見鴻濛辭官雅合陶元亮範俗真同陳仲弓倏爾騎鯨飛漢斗翩然跨鳳起河東千秋風指香山社高簡何人更似公

題宗貞節[illegible]圖

仙翁上藥俗塵消得優游休卜東山獨倚飛鳴誰管擁閉雲來去自悠[illegible][illegible]子孫[illegible]供瑤草[illegible]底[illegible]孫並

□民□□遂名與未知□恩榮壽考自逍遙

壽陳封公

長生何必問仙槎誰似孫齡長未華文斗氣凌閬海
日德星輝映練川霞人南玉樹趨丹鳳闕下金華燦
五花此去豈須嗟晚暮榮恩取次問天家

送熊際華父母應召

翩翩鳧舄上楓宸到此儻期始見真簡淡交情如一
日孤高風節表群紳持籌已見經邦略借[illegible]何難許
同身短什未酬投卧意宗陔滿地自千春

謝許惺所和韻

手題紈扇寄衰翁徙筆凌雲藻思雄卿月幸分千里
共詩盟遥借一帆通銀臺霞綵占鳴鳳栢府霜威想
畫熊欲報瓊瑤慙蹇拙願從霄漢挹仁風

壽嚴隱溪

茸城南望隱侯家咫尺蓬壺路不遐迤戶祥煙翻彩
袂半庭春雨茁蘭芽來真閒玩三山月駐景時餐五
色霞正喜新秋初度日一巵聊為薦瑤華

贈隆陽祉長隆王夫人八袠與壽

小仁人□八十秋猶容益色耐盈時幾開舒錦堆池
畔寵荷綸命渭水頭繞膝庭前皆國秀滿堂朱鳥畫
仙流今朝實祭祥光照又見大弧紫氣浮

雪後郊行口占

雲霽江天未盡銷偶携長鋏御春軺纖雲淨捲數峰
出古木飢栖獨鳥嘵泰嶺有人迷故國梁園何日續
風騷村居小有閒衣苜蓿我亦攜擁午貂

壽馬近岩表兄六十

清商應律露華濃喜值天弧耀碧空鷗鷺忘機棲海

畔煙霞結侶咲家中方瞻萊綵翻雙袂更視孫枝發
異叢萱共一週今後始年年携酒慶華封

壽郁悟初

介壽筵開蔦碧流小春風景正和柔弧懸南斗祥光
現雲擁東濱紫氣浮石室丹房娛歲月謝庭玉樹慰
箕裘與翁同學商山隱仙筆年年進海籌

瓜州阻風

凌清[illegible]逆扶雪乘雲掩太空帆影怯閒揚子
渡[illegible]升沉已□十年事去任猶思一

葉功郄[illegible]世筌多類此設將澀速諭窮通

賀孫母八袠

錦堂一讌恭冠東吳令母于今啟壽圖首祝承懽翻錦袖香擔飛絲接蓬壺條風拂帨朱顏動寶婺寒帷紫氣[illegible]此日堂開綺燕百年長[illegible]綵

[illegible]林春萬竹園牡丹盛開義兒邀往觀之口古一律

何處名葩怯早春趾隨桃李鬭鮮新凌風高舉瓊枝軟浥露低垂玉瓣勻醉後從床延月影興來呼盞酹花神江村寂靜閑容淡喜有芳叢存錦茵

挽倪覺老

一夜秋風一夜吹老成凋謝可勝悲江山是處皆朋侶鉛槧隨緣費品題廿載遊從真莫逆一朝仙逝獨淒其白頭携手誰知己落月空梁淚滿頤

喜晴

積雨初收正淑辰容顏初破九農欣雲開滿目天容秀霧歛當庭物色新未見花心如咲日且舒郁眼欲窺人東風四座吹噓遍更有銀蟾照酒尊

送李侍御北上

河[illegible]千旌[illegible]三年試一鳴海右栽花方爛蛸頭落筆更瑽琤鮨軒行部寒群膽繡斧趨朝曆象英此去啟聖明虗席問東南凋弊肯忘情

送徐中翰還朝

少年持節向神京紫氣祥光擁使旌掛劍歸吳今季子捧書開蜀古長卿金鑾舊澤星河近玉樹新枝雨露[illegible]更代門宗世賞好輸忠悃答昇平

中秋無月

凄涼四海寂桐輔眼浮雲掩碧空是處樓臺瞻玉兎滿城歌管咽金風南樓此夜誰長嘯天柱何人上絕峰豈是素娥憎俗眼故將紈扇障偷容

送許太府

滿城桃李咲春叢却硯懸魚若節同五伯敢妨桑柘日九農安享桔槔風[illegible]禁伏街衢靜聡斷寬平犴狴空期月政成追往哲吟與頌遍江東

壽鶴溪林丈八袠

綠髮蒼顏白雀姿絲弘庭院晝遲遲蚕辭廬鞅樓三徑[illegible]遺編啟八蕊綺席稱觴多舊雨碧梧承露長

新枝爲君更製南飛曲留待期頤進壽卮

長洲胡令君母夫人七十

高堂紫氣接丹霄捧檄仙郎總鳳毛須擬千秋懸鮑
遠瘦逆與壽德星高瓊筵並進麻姑饌瑶島還傳曼
倩桃西母合稱觴從紫誥霞裾煒煒映宮袍

壽陸平泉翁詩并序

公年八十神采愈王壽考蓋未艾也自齋陸
公締九如圖以稱觴而雪居孫公又手寫仙
之一幅以再致無疆之祝故末聯及之

南極分輝射五茸膏弧懸處動秋容論交自愧趨陸
早解組誰令咲語同簪笏盈床留世澤烟霞滿眼羅
仙風九如不盡南飛祝更看芝英發桂叢

送熊父母入覲

六年撫字有誰同前漢童恢後魯恭百里烽烟清海
徼千官桃李咲春叢儘留循蹟光青史終見考名勤
景鐘宣室若咨南國事水衡錢穀過堯封
賢侯攬轡向楓宸萬姓長攀挽去輪擢日雄旌催客
路倚天長劍淨遊塵夏將白簡看三獻報　國丹衷

任一身病叟不堪攀西山擁旌持節望雲思

送弟同華

幾年別邑耕分符寒谷枯崖喜再蘇共指循良追漢
吏獨留注滅入吳觚青春百里山花縣絲爾雙飛識
彩鳧猶恐　九重徵異績取風難挽紫霞裾

壽周儀齋六十

春秋六十髮猶青手骨蕭然爲履輕心薄宦區棲鄭
谷閒隨花甲度堯蓂於今誰識高人里異日應占處
士星豈必蓬壺閒仙子百年兵訣在三庭

賀仰林尊舅七袠初度

南極大番五色紋稀齡初度慶方殷朱軒群赴瑶池
宴綺席遥連碧漢雲風入彩衣霞影動日臨仙袂露
華芬白頭相聚情何限百歲航觴更屬君

春城飛雪白皚皚時過應難作瑞猜于耜疲氓望知
煩寒威從此不須來

何絕武山亭社飲次王後陽韻　　王明時後陽

喜傍群仙賦海鷗軒亭徙倚轉深幽隔溪烟火連天
照午夜熒煌爛未收

和後陽春雪韻

飛瓊積玉總皚皚宜臘宜春漫自猜但願長安少貧
者六花踈密任天來

春日承教謹次韻奉酬　　王圻

往年春事少持平欲插繁華俗尚驚借問何曾回古
道直令返樸起循將志半勵稼惟三擊簫鼓無煩遍
一城從此人心同歲稔欣承佳酒為公傾

倪甫英

春日赴徐賓夫社飲洪洲老先生有賦見投次
韻謝

相逢額手賀昇平竹夜共知雷雨驚春事東郊迎服
氣寒威南陌斷歌聲花香月送侑酥酒雪色還明白
學城幸有老英詩社在一時風雅為誰傾

何三畏

辛亥除夕書懷

求劍依度八旬三[illegible]老去未消朱夢
怨[illegible]夢回猶負廟
廊慚[illegible]故業幾成嵇柏中[illegible]熱總不堪幸有香山
片歡沖且耽風月正清酣

王圻

奉和雅韻錄呈台覽幸賜郢正

古來推重達尊三公備三才幾未髮幾處河陽花尚
滿數封霜簡學何慙是翁雙鏁非空老如彼風波共
不堪幸侍香山一杯酒薰風草木且甘酣

倪甫英

疑承佳藻敬步前韻然郤但祇供大方家一咲耳

澤國奇觀雄九三[illegible]浮名何似林泉
好真樂應無俯仰慙洛社尖深歡正密清樽日日恭興
猶堪前來塵慮消餘甘高枕苦窓午夢酣

病添歲月忽過三憔悴朱顏只似參人節候增思涉
淚散來常抱瘦中慚流光荏苒真難挽生事蕭條總
不堪幾處笙歌開夜宴獨余對酒懶成酣

孫仔唐陳堯

春日晴霽有作錄呈覧正

百帝來朝布令新史逢人日劇教輪宮花試暖回三
衆綵仗扶風動八垠雪消滄海湘廐腋煙籠遠柳乍
宜作從五馬郊迎後須有陽和散海濱

王圻

人日逢春承洪翁識喜之咏李白雪難和且
春事擾擾奉酧不前愧矣俚言呈覧幸賜郢正

山中歲月不知新坎坎河干獨伐輪守拙未諳投世
局了了緣無意達天垠雪花飄臘多稱瑞人日凝和勝
去春從此江南安枕否雲霓早晚慰東濱

倪甫英

春日晴霽承洪翁王老先生有賦見投不揣次韻

亭館青旂氣候新莫訝光景似升輪雪飛殘臘呈天
瑞風暖陽和轉地垠華勝遺來人是日綵花剪就帖

宜春芳辰喜靄鮮雲賦萬片流霞映九濱

何三畏

壬子除夕守歲口占

凄風纖雨下紛披獨守寒燈鼓角遲四序光陰流水
盡一腔心事短檠知白頭爆竹驅殘臘碧眼緗書憶
壯時今夕來朝何足問椒花栢葉門春熙

王圻

奉和守歲伴咏

歲宴風清雲霧披紛紛爆竹漏聲遲明朝淑氣開新

景今夕殘更是舊知日月如流老難壯浮名若夢
多時酒杯棋局林泉事且向韶光樂世熙

王明時

和王學憲先生除夕詩

門掩清谿報漏遲寒風慄慄雨絲絲狂奴老去青樽
洽空谷春回白草知盤薦五辛仍送臘詩成一榻半
發時相將幸有耆英社何地看花不可期

陸應陽

癸丑除夕自嘆因呈社中諸友

小客有老非追隨朱紱後百年耆社共徜徉

晚輩倪甫英

春開南極見華星黃髮丹顏鶴上齡賦就新同輕鷹綵筆成揚隱鄉鴻賓朝籍不負千鍾被庭玉遠看萬葉由竹島南山稱國老曾歷綸扉負盛名

年家晚輩陸萬言

小濟命尚干長公斯文山斗世稱雄九天諫草權豪屈一道丹經桃李叢道隱河汾見威鳳恢遊洛社夜真如將黃髮推人瑞出猶還朝滄海東

又

東風庭樹孕春明梅柳含菲始向榮光動蓬弧來瑞靄祥開松高燁長庚山中日月大倪永海上烟霞繁社盛不羨香山有元爽在須瑶爲軼方平

社弟王明時

葉縣飛鳧令緱山控鶴儔鄰伏三萬軸柱史五千言高降丁正候時逢令節前梅花香雪豔玉樹鬭春妍舜奏升飛曲膺開北海筵同翁方矍鑠令子正騰騫社似香山日人同渭水年蒲輪倘徵召恐礙五龍眠

曾陪柱下列仙班綠髮蒼顏榮賦小山昨見歲星行地上始知方朔在人間千秋宇枝風霜老三徑春留日月閒旦晚後車勞夢卜儲籌莫問舞衣斑

馮大受

後學陸應陽

門老尚書人上岸鶴齊千禾動麈揚芭符行時皆大業杞梓成材國良高臥氣猶春夜落懸中宇亦浹風霜消鬢不數如熊略自有仙招獻上方

張以誠

大業崢嶸一壑開新函萬卷入名山門高七略諸家外道總三才有象間曾領文儒過楚澤忽收雲氣臥江關漢庭禮樂思轅固遺老原從柱下還

徐三重

春暖扶桑曙色披瑶堦芳樹鬱參差青枝日傍孤松起玄圃休論五桂奇露泡金莖流綺席雲和瑞靄映瓊卮君家況有槐陰在奕葉摩天氣陸離

張[illegible]

九峯蒼翠映瑶池高臥林中日月遲仙草拾來輝諫

役是赴嗟我王公來何以報按循前畝按畝從然沾
錢坊官公爲傾發豪絕伏稅呼嚎胥將雲從斯與霖
雨旋澍流移歸來日有五終行如不信以問道路由
蔚禾黍野饒積聚公門可教申約於鄉丞昭　大訓
示以周行煒忠有典長善有章風行四曲男且知方
戢厲學宫爰新厥序傑閣峩峩中祠文昌豈直爲觀
亦臣用穫德業是程鼓鐘以將與髦彙起賓興於王
遠近來觀人文彼光嚴若輔宿文不廢武孰廷於衛
投我之釜孰壘我師戍將於伍宿威稜稜尚視總斧

其在弱寡相慶莫侮我命不易生者召杜嗟公爲政
實師古人飢溺由己痌瘝在身於民然姸於國貞臣
國以常富民亦不貧公何人哉其殆爲神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巖巖茲石勿泐勿礎彝炳東土霈澤娟蹶
公其來綏鱗祀象勿　萬曆十七年冬十一月　賜
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撰儒林郎　大明會典
纂脩官同吳孫繼皋頓首拜撰

墓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洪洲王
公暨配　誥封宜人陳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乙卯之閏八月十有四日致仕陝西右叅議前
監察御史洪洲王公無疾卒年八十六矣而鄉之薦
紳諸生吏民環顧太息不勝公私之痛曰天乎何不
令公百歲乎而配陳宜人先公九年卒且既堊矣至
是冬十二月其孤思忠思義將奉公而合焉手其戚
大叅張公所爲公陳宜人狀苴杖匍匐以請曰昔我

先大夫之幸交吾師先太史先生而以不肖兄弟執
經從也前後凡十餘年通家之誼終身如一日也今
先大夫之堊敢徼惠吾子吾子其以吾師之餘寵光
先大夫而賜之言焉且不朽其又以先大夫之餘而
及先宜人亦焉且不朽不佞敢辭謝王臣公故先君
生平之石交不佞所束髮而侍丈人行也安敢辭按
狀圻公諱也　初名寅字公石其學使者爲改今名故
更字元翰洪　洲其號也其先蘇之嘉定人勝國時有
士御者避難　來上海遂爲上海人高祖璇曾祖欽祖

視世以本官號素封父怡朴公例封奉政大夫湖廣
按察司僉事母胡宜人以公貴也公生四歲輒善讀
書七歲受戴氏禮十歲負笈百里從郡如川先生學
十四舉秀才十六廩于庠其夙慧也讀書務根柢經
傳子史百家之言及性理綱目諸書經生學士白首
未嘗究者無所不淹貫以故試輒冠其伍邦君大夫
延爲子弟師尊禮甚至而公攻苦益力受徭邑中徙
步行四十往返必服搢三義以爲恒其篤學也嘉靖
甲子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釋褐而得清江俄調萬

安以治行高等徵爲侍御史視鹺長蘆未及往以憂
構相旨出僉閩臬復謫倅邛州稍遷進賢令丁馬宜
人艱歸再補曹縣已擢守開州未幾遷爲青州貳已
僉楚臬備武昌兵尋改督其學政再遷陝西少參政
致仕公宦跡也初令清江屬有度田之役單車行阡
陌間將一有所摘從車中扇指立得其爵盈里胥皇
恐莫敢隱尺寸至萬曆初下令大度田海内紛擾邑
獨以公所已度不復能增損第移文報成事而已其
民至今德之又旁邑侵其境中田爭久不決公至盡

歸以歸民民益用德故移萬安兩邑爭之境上若潛
懷縣及既去清江之民爲創生祠祀之又若呂荊州
也而其爲萬安因有殺人投屍江外訊不伏者投其
家血股一婦兒詰之則曰小人故屠者兒屠血耳公
罵兒庭中時時遍察之一日令牀下視其下左右
血迹久抱雨下宛然公引問之若屠安得血指
更兒股肌理投瓜其外抱之兒指足其間叩頭引服
衆轉喜大下其狡獪爲一婦人共一小獨于訊亦
不伏曰常有婦孺而能服伏者乎人皆以爲冤公獨

察其真盜也索其家不得又索之得一小銅權于鏊
下積土中則贓物也婦乃吐實故宿偷童子蓋以執
符闔邑皆其神又俗貪取都婦人往往借行汲爲東
門之會公下令禁之肅然頓革大司空朱公稱爲循
良第一比于西門豹之投巫故去而民祀之如清江
矣而其在曹平徭役均賦稅祀之役如萬安守開開
苦賦無度爲以二絡輸一絡之額公立條鞭法所藏
凡萬餘絡上有貧者則發之學宮推衙厨之需以佐
讀遂相繼起家爲大官蓋未去而民尸祝之去且數

[illegible]纂編古今考浙南志古[illegible]志海防志[illegible]
稿家乘明農稿凡七百卷富矣夫公江[illegible]依
註疏章句仍本經訓釋宗鄭賈且折衷諸儒多所發
明復攄五官所載有關邦土者衆爲冬官列考工記
于其後六典因缺此經始完又宋馬貴與通考續唐
杜氏通典而作也其所會萃故實迄宋嘉定而止公
又續之後名以道學節義氏族六書論法方外諸考
爲貴與補遺包羅遠于金元臚列詳于　昭代自皇
虞迄今人代遼邈徵文獻者得之書爲金鑑厥功偉

矣公博大疏通善計畫饒精力好推己急人若宗黨
姻連師友故舊人人藉公賑貺存慰擁右援引以資
厥生以濟厥務以延厥裔以妥厥魄者未易枚數此
固公之餘事而拮据贊襄于閫以內佐公行德者元
配陳宜人功也宜人少侍脈姑以孝順聞仰尊懿範
儉勤莊客即貴且老閱五十年如一日也入操家秉
出隨宦邸壺範肅然公始終無內顧憂女德女紅婦
順母儀宜人罔弗具云故恭陵宦[illegible]公宜人文也
既歿宜人喪之盡禮無嗣宜人以少子嗣之數躬撫

其孤復周其女弟之歸沈無子而貧者又推及沈氏
之外孫女而勸恤無倦也宜人好行德配公無忝矣
公始祖士儀公自嘉定徙上海遂占籍焉傳至孟全
公[illegible]爲公高祖生守忠公守忠生石泉公某當公
[illegible]以[illegible]名則公石泉生怡[illegible]公某娶于馬生
公[illegible]大夫贈太宜人公于[illegible]生
[illegible]乙卯卒[illegible]八十有六宜人生于壬辰卒于
丁未壽七十有四子二人長鳴魁思忠娶蔡氏次太
學生思義娶工部郎楊公女次思孝娶尚經歷張公

女夫婦俱先卒女二長適岳州通判聶公周詩次適
衛經歷李傳芳俱卒孫男七昌言娶選貢徐公女昌
明娶臨江通判張公孫女俱庠生思忠出昌命郎令
企賢書者娶署正顧公女昌紀庠生娶太學生吳公
女俱思義出昌胤太學生娶孝廉郁公女昌祚娶文
學包公女昌祖娶貢士劉公女俱思孝出孫女十二
一適張汝端子長子太學生一適庠生沈念祖一適
庠生沈憲祖適沈者俱卒一適建昌簿張再遷亦卒
一適高汝翼俱思忠出一適侯孔鶴一適唐陳彝俱

武守潘公天泉嘗延爲經師尊禮甚至石泉公家號
素封歲有里徭公以諸生往役去邑四十里還往必
拈三題且行且搆比到而文力成其攻苦如此偃
蹇諸生二十餘年甲子如以恩貢歸於鄉連第乙丑
進士釋褐清江令未幾而有度田之事公循行阡陌
間摘其一從與中屈指計之畢纖立見人咸謂公指
掌中有勾股法意髮不敢欺爲厯初復下度田之令
諸邑紛紛推清江士民猶謂已經王公度尺寸不能
增損一仍舊冊第移文報成事而已先是清江與鄰

邑有虞芮之爭歷年未决公以幅員計之卒歸侵田
民益用德以能理劇移公萬安兩邑之民相爭境上
清江之民曰此故吾父母也汝安得斂之萬安之民
曰今則吾父母也汝安得終有之業有　成命遮馬
首泣別相率創祠肖像祀公公在萬安有囚殺人投
尸垣外久訊不承血染一矮几公指几謂囚非若手
邪几血何爲哉囚詐小人故屠者此屠血所染耳公
度不能困以辭且繫囚於獄置几中庭㬥則熟察之
一日令隸役几則兩手血指宛然相抱公即呼囚訊

曰若雖屠然安得兩手指血及几腋若投尸垣外抱
是几藉足耳囚則叩首承嶶賈嘗被竊不背所獲盜
乃一婦人與孺子訊亦不承曰一婦人與三尺之童
能胠篋乎公心是之因令尉大索其家家徒四壁無
所得公令再索從嬰下積土中獲小銅椎嶶賈謂此吾
家物也因呼婦訊之立承蓋婦係宿偷而孺子則用
以探囊篋也倆爲郵君公之明察類如此其俗都役
婦人者中几有科案往往借行汲以爲東門之會
公日與交別爲之論何可令旅禁不踰時而俗改大

司空鎮山朱公指爲循良第一事比於西門豹之投
巫以治行高等徵爲雲南道監察御史生祠公如清
江公居臺屬　移臺御極嘗一監　大閱再侍　經
筵彈劾不避權倖其最著者如疏中官孟沖之不法
輩和之罪狀及論劾邊臣欺罔以持國法止行廠衛
密訪以全善類至于留致政之冢宰爭被斥之言官
及請復　召問午朝舊典尤爲時論所韙時內江相
公以揆臣掌院見公疏揚言於衆曰臺中有王御史
方成衙門其見重如此會江陵與內江交惡令人諷

公攻之公謂内江當世賢者攻之何必若不能殺人
媢人江陵用此恚公新鄭繼相素與華亭相公有郤
公以華亭爲鄉先達而新鄭又爲乙丑南宮座師上
書頌廣德意兼而悉新鄭陽浮慕之而心實恨公謂
公私其鄉人一概惻目公遂一日不能立朝矣時方
不喜言者長嚴政本按部而出公僉閩臬再用
特旨改各官以御史故秩謫判邛州公僉閩屬值
秩比者指使使數者速公與閩事時廣以外爲政公
所得知名士特多所轄汀州之連城縣有明村賊張

文欽陳文伯等聚衆數千焚劫鄉里先自嘉靖四十五
年集兵勦捕費踰萬而不獲一人因以招安羈縻之
養成賊勢愈搆害地方矣公至先招撫流移賑濟單
弱後乃多設方略分兵四襲一戰而殲其渠魁俘斬
百計既安集無算所生獲賊黨有千餘人法皆應誅
公念赤子無知偶淪叛側宜有以生全之下令軍中
各去一指旋解散之田間俾得再生爲良民而數
年之積寇始平凱奏功令宜優叙因新鄭不喜格
公功不錄久之僅有白金之賞特公正倅邛數月量

移[illegible]任丁太宜人艱服闋補曹在曹平徭役
均賦稅曹人至今蒙公利已擢守開州曹人思公生
祠公如萬安公之判開開賦素無度應輸一緡者常
輸二三緡開人苦之公爲條鞭法所減緡錢萬歡呼載
道未嘗開固已家尸而戶祝矣開士有貧而不給於
膏火者公養於學舍故事有家日署一豕輸錢六文
[illegible]百緡例以給守衙廚之費公悉推佐貧士
[illegible]起家大官人咸德之王公登才嘗鎮偏頭
不遠數千里道爲尸起居公於家其德公如此治開

甫一期即徙貳青州開人攀留不得爭之于兩臺又
不得則聚數百人直走京師闕于大冢宰前其爲首
數人引刀自剄曰奪我父母何用生爲從人亟救已
血殷堂皇冢宰王公國光駭而且羨何開州守感人
如此予有成命勢難改汝因勉慰之曰姑令福此青
州民旋當以監司臨備地於是衆歷無窮也開人始
解散去猶啼號不已仍生祠公如曹公貳青值守善
病當行守事民不知其守也守所居舍云有物公以
[illegible]公所積[illegible]五六百緡悉推以

不守上以佐公道里及燕何印倫令缺公又行令事
民不知非令也既解印未嘗不進焉首泣留巴邪公
復興山東闈所得知名士如劉誠錄成程義多出公
手讀者歎服推爲是科尺省第一　公文武兼資嘗註
武經七書兩院即令公教授良家子弟一時材官人
人知韜略侍青四年循良爲奕數騰薦刻選人屢以
公名上時江陵末鈞屢寢不報則猶以前儆後陶山
眞錄循吏以爲鼓侍御秀峯公撰造也他日見而亟
賞之錢謝不收掠人美實前御史今二青州王某筆

也江陵不覺心折又公之清風亮節所在翕然江陵
不能終異公論久之擢僉楚臬備兵武昌武昌一路
俱屬水鄉往往多盜藪公于撫勤餝枹鼓不聞亡何
改督學政當時江陵私厚桑梓大都以黨人官于其
鄉公獨以素相冰炭者連得之殊弗色喜且慮藁猶
相維意欲謝去顧念奉政公僅微一命所爲顯揚者
未至因勉就職後果再錫能章晉奉政之秩乃江陵
敗官楚者俱去官而公亦不免餘波之及矣蓋公之
歷籤于仕實由江陵宿憾茲者稍得遷轉原追予與

胡緒又凶之流抑知者咸爲公扼腕公則怡然嘗曰
吾生平無學大赫蹶適于江陵可以自信何慮人投
杼乎厥後海內亦無不知公冤者然公之爲督學眞
前此所未有也楚士工舉業文集佳好眞材反多不
售公一切禁止雖善居間者無所用其關說嘗考校
之日常役一切不用止令兩吏傳遞一庖人供爨稍
緩者洗滌以水上鮮闕覽自一經而外門不窺隻
字試之論策茫然不知措筆公謂此係　高皇功
令公翰先之以論試策者不諭年士皆含今茹古

雖茲有材公實啓之矣至今儲相玉堂及稱名給諫
名御史循良吏者彙征而起皆公所識拔士也乙酉
有分陝之命去引年甚遠即謝政不往時奉政公正
無恙公謂古人嘗恨忠孝不能兩全吾獨得侍太公
七箸抑又何憾居五年而爲庚寅乃奉政公八袠初
度賀客踵至賓筵無虛日亡何而丁奉政公艱先是
太宜人卒公以不獲視含殮爲恨至是喪之如禮不
以年爲解也公忠孝大節類如此視從父如父視從
兄弟如兄弟視從子如子族子思賢少無父母公撫

書者娶光祿寺署正顧正心女曰純庠生娶太學生
吳煒女俱思義出曰僙太學生娶故孝廉郁續綸女
曰祚娶文學包弘燾女曰祖娶貢生劉永祚女俱思
孝出孫女十二人一適太學生張汝端一適庠生沈
念祖一適庠生沈繼祖適沈者俱卒一適匯昌海張
重懿亦卒一適高汝翼亦思忠出一適侯孔鶴一適
唐陳[illegible]俱思茂出一適庠生李商霖一適太學生張
雲翼一適庠生高汝潔一適高汝昕一適蔡天植思
孝出曾孫男六人曰音出者爾叔爾容曰明出者爾

洛餘俱幼曾孫女一人亦幼公生平無他嗜好晨夕
惟抱一編以此終公身喜著述所輯有續文獻通考
二百八十九卷稗史彙編二百二十卷兩浙鹺志二
十四卷古今攷二十卷洗冤録十卷所註有周禮十
六卷武經十卷所著有青浦志八卷海防志八卷水
利考十六卷吳淞江議一卷三洲類稿十六卷明農
稿四卷明農稿與水利考未[illegible]梓行於世公學不
標知行而見解實踐即孔孟真傳文不尚鉤棘而渾
涵博大一班馬遺法心不[illegible]之而源泊淳靜妙於玄

[illegible]行有坎止流行[illegible]不
真心實行真品真才雖祿位不副設施未究而
名儒經國一代偉人也爾復非才不足以知公姑
[illegible]者以俟秉如椽者埽除之役
晚學表姪[illegible]何爾復謹次

王侍御類稿卷之十六終

統之立圖樂志忠後道則謀律史乘編三百卷
續文獻通考五百卷何愁博雅之張華律諳地方
則海防水利之巨政有編鹽務洗宽之利弊有議
及前治安之四賈傳如考訂字書則有字學指南闡
明詩律則有詩林尋卮寬心天人而三才圖會以
定挨統經傳而續定四書以戒思真紫兩千秋功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可驗千[illegible]說
[illegible]起廷
[illegible]卓

哉

昭代仁賢洞夾鄉邦師表允宜俎豆之列用誌山手
之瞻伏乞遠稽祀典近採鄉評准行崇祀以協輿
情以勵風化等情據經備行府學及原籍上海縣
查勘去後隨據本府儒學申稱統經行准本學訓
導馮上梅等又據廩增附生員李凌霄等從公查
得恭議王圻雲間宿儒海上鉅工早掇巍科抒濟
時之宏抱歷登仙署彰司寇之能聲雅操濯氷霜
而並潔清澤霈江海以同流立伏一鳴志不回於

推析朝陽孤鳴節愈砥於危疑東山恋謝傳其遊
雲龍風虎之盟洛社起溫公咸詞芹莪棫樸之化
以至居鄉恂恂[illegible]孝友風推於鄉閭仁讓
允孚於里黨一經教子數卷傳家琳瑯森列門多
席珍之遺文彩之輝庭有新膝之鳳月旦已定於
宦[illegible]崇禮[illegible]大典以勵世風各另
[illegible]天人勁節
[illegible]然往哲儀型接
[illegible]之秘文其

在茲實

昭代之鴻儒允千古之懿範宜祀賢祠以昭典等
因又據上海縣申稱遵經行據本官該管總催里
隣錢洪朱儒等勘結得本區故宦原任叅議致仕
王圻早掇巍科歷升膴仕矢心不改其塞猶然謙
約儒生蒞州邑仁澤旁流繫人思於永永秉天憲
直節不撓厲風節之棱棱知貢舉銜鑑無爽議臨
政有道不刑平閩寇賊山戎奇勛匡翊

王室逸初衣廣著述淵思闡繹聖經棄厭紛華夙敦

儉朴薄田不以宦遊而增置里役不以顯貴而委
入年踰耄耋崎高標儼威鳳祥麟身教鄉邦接休
光若和風朗月所以賓筵之請屢歷輶軒之詔殷
殷行完已見流芳德明故宜昌後四方輿頌允爲
鄉賢亟當從祀賢宮以慰士民之望等情前來該
本縣查該縣事同知黃　祭看得本官心源澄澈性
地照人擢上第而歷宰花封域中謳如冬日愛賢
拳而晉登節府
朝端滯於秋官龍鱗而弊絕風清督學而教行俗美

班班政蹟何啻列眉在在繫思未易屈指邦逝並
中著逃宦酉陽之穴遊身塵外執儀齊洛社之英
里役自等編氓田產不逮中戶年逾大耋望重賓
筵若本官者有學有守不激不隨在郡邑稱神君
在邦家爲司直在鄉黨爲祭酒在聖門稱醇儒允
宜祀之以冀名教等因各另備由回申到府據此
案查先奉
欽定督學教條內開鄉賢名宦有祀王鉅典也近日
濫陛申飭嚴核冒濫所司摠視爲末務漫不經心

非通顯有位先賢不得入祠若保勘失真請求有
跡師生首議者罷黜武子孫自行陳乞及紫巾請
別衙門希圖倖准者一體查革究治等因遵行在
卷今據前情該本府署印推官吳　祭看得故宦
祭議王所在筮醇修杼求質行得三光五嶽未分
之氣不求于雕讀八宗允立以求之書既精既博
著作[illegible]之歌執法前臺而
一時[illegible]文推上[illegible]之發聲
柳衣懸車[illegible]而著

書紫籠青緗雖及子夜不輟咿唔之業金題玉躞
可藏酉山以待後世之知且文不求工于詞章學
在欲施于經濟開吳淞之議固海防之條鑿鑿堪
稱嘉謨三才圖會編文獻通考之續種種有裨實
用壽踰八袠可方申公伏生之流望重三朝足繼
洛社香山之躅生而優禮于賓席執爵執斝之大
典敬崇殁而尸祝于澤宮魚魚雅雅之多士有式
月以公評久定絕無異同夜臺幽懿宜揚允非冒
濫者也緣係崇祀鄉賢事理未敢擅便擬合請詳

洪洲類藁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圻撰圻有東吳水利考已著錄是集凡詩一卷文三卷乃其提學湖廣時所自編其孫謨又爲重刻圻所著述如續文獻通考三才圖會稗史類編諸書皆篇帙浩繁動至一二百卷雖冗襍剽裂利鈍互陳其採輯編排用力亦云勤篤計其平日殆無時不考古研今其於詩文殆以餘事視之故寥寥如此存而不論可矣

寶善堂稿二卷

〔明〕朱慎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寶善堂稿二卷》提要

寶善堂稿敘

王國文學書記鏤

慶成王宗川所著詩二卷成余敘之王幼孤乃祖安穆王命之學學於鄭氏使就正於林下之老儒老儒固禁足公府每有諮質率因鄭轉授無不領畧者志好詩故課詩爲多王讀書有堂余題曰寶善取楚書惟善以爲寶也斯集詩稱寶善堂稿云王廓哲懿衷觸理神瑩和粹孚尹垂條結華雖玄詰有待自其肇機已可覽焉然事有關於諷勸則片言炳於册青義有取於化裁則一字重於金璧此邦君夾輔王室紹聖右文緝熙帝載首善敦族之事固與持鉛摘槧者殊矣王纂世十葉族屬千門雖麟趾之祥葦出

而鴟張之桀閒亦有之蓋禮衰於世祿之學性成於習染之汚然其明覺之心可感而興也自王好善群宗亦勉而爲善自王好學群宗亦勉而爲學自王琬琰其章群宗有不藻飾其德者乎夫茂苑長洲閑房清夜縱伐性之斧斤耽迷心之鴆毒孰愈廣廈之下細旃之上覃思道德恬順性命詠歌先王之風暢通

經之遠旨哉方衆形仰綺而依日月之光百川學海而望洋向若其興也勃矣是詩之有補者一也夫富貴與仁義背馳故富貴之府畧文儒仁義之士亦藐王侯假使河間王復出則兩忘之矣故觀於詩可以知王之志抽金匱玉櫃之篇探海上名山之旨爰稽典則弘廣著述於以潤色皇猷繇此其選是詩之有

補者二也群宗嚮道分理教敕誠以一諭十以十諭百以百諭千俾人人悅詩書而敦禮樂出垢滓而濯清風是詩之有補者三也天下之事有一舉而三善者春秋且必書之是故可紀也

萬曆三年季夏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左使

前三奉

敕命提督關浙學校陝西提刑按察使

孔天胤書

寶善堂稿卷之上目錄

寶善堂稿卷之上目録終

寶善堂稿卷之上

慶成王宗川著

穆宗皇帝冊立東宮頌

明明我 皇克弘厥德景命嗣君茂膺寶冊
聖神斯欽文武是式四海攸寧兆民以植於
戲前王實同乃勑奕世克承萬年保國

春服既成蔭芳樹之林步遊魚之沼

春服欣始成烟郊踏青足靜坐林樹芳游觀
魚沼緑把酒豁襟懷題詩謝塵俗日永布陰
深水暖生萍緑花氣襲衣巾風恬宜盥浴日
暮飄然歸濯歌武城曲

中元節作王京山會

王京山峻爽仙會啓中元石洞泉飛練松蘿
曲逕繁清香列珍品簷楹霧靄否寶間焚蘭
麝翠宇飈幢幡坤府分善惡諸聖咏靈言因
修大醮薦眞徒盡諳奔伏濟神功浩解脫魑
魅門

命將北伐

聖君剖符命天將出三軍鎧甲明氷雪旌旗
布霧雲草枯餘殺氣河挽淨妖氛虎帳雄兵

界龍沙斷虜群黃圖㶷輦固紫殿肅氤氳奏
凱鴻名勒燕然萬古勛

觀東書堂法帖細懷周獻

備覽諸名帖深欣筆法奇贊哉周獻主親將
琬琰移真跡傳悠久妙運世方師彪炳圖書
秘點染龍蛇儀文垂絳霄麗香生寶墨滴啓
我臨池興寧亡異代悲

競渡曲

競渡援屈平楚人傳爲俗佳節每追游畫舟
擬龍浴棹影漾空晴波聲韻虛谷撐標過岸

頭鼓浪連山足輕壓水天青遥浮雲樹綠泛
嶮遠忘疲撫景深入矚酌賞共歡娛漁歌相
斷續千載惜賢情因之吟短曲

詠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虞舜嗣堯風敦純居上世援琴揮五絃撫頌
南風粹薰兮解民愁時兮阜民利默運一心
仁四海咸平治

詠明道先生傍花隨柳過前川

化機呈物色明哲炳其先獨悟此中樂惟應
物外賢喜探天地趣更玩柳花前千樹拖絲
帶百葉鋪錦箋風和吹綠嫩日永映紅鮮老
去何能駐容殘那更妍因之穿小逕還爾過
前川祇恐時光惕如將學少年

詠寶善堂四槐

愛[illegible]形庭敞高槐四樹分亂枝擎翠蓋清爽
絕[illegible]氛冉冉籠空宇陰陰散綠芬綴黃忙舉
業[illegible]影弄斜曛葉密常棲鳥陰稠總滯雲暗
移[illegible]潤低拂篆烟氳寂壓堪消暑幽閑可
掞文[illegible]植吾居第能忘景物欣

月七日夜觀河漢

旻火西流正良宵景物佳鵲橋牛女會高燦
斗星華皎皎橫如練盈盈映月斜長空生玉
露逕漢巧雲遮坐久杳難測怡然興自賒寒
光真可掬素彩獨堪誇萬里纖塵絕澄波訝
有涯持盃情款暢誰復泛仙槎

看冬菊

天機妙化育萬物付時光欣此秋籬菊還呈
冬日芳凝將冰雪意散作玉蘭香爲君持雅
節清賞興逾長

憶仙人王子晉

太古求仙訣妙機難蠲絜西周子晉君遠慕
浮丘節道通志意高養浩心田潔緱山一夜
笙渺與世塵絕不言宮錦榮白雲自怡悅採
芝鶴往来燒藥爲光結西池宴玉漿東遊蓬
島穴天地共悠悠萬形何可說

采藍引

山下有紅藍佳人試薄粧曳袖出深閨星稀
覺曙光野曠風飄帶草深露濕裳采采妾辛
苦終朝不盈筐聿思我所期道遠心徬徨

詠飄飄學仙侶

名利無拘束山林自一家遠於塵世外蹤散
遯爲嘉文火燒真液春烟摘野茶石幢尋古
字瓦鉢飯胡蔴采藥穿松逕看雲坐水涯飄
然自怡悅何必泛仙槎

氷玉篇

世物多昏濁惟憐氷玉奇嚴威凝地潔溫潤
燦天姿光華映崑石精爽合瑤池琢磨應可
器藏積禦炎時清節宜爲擬俗中那與期

命宮人作綵杖迎春

處處皆懸綵迎新餞舊時喜將宮女暇仍命
杖文絲細剪穿花燕争持出繡帷晝堂聯錦
麗玉宇映華姿已悅春光勝深憐藻思奇弟
兄開宴樂淑景滿門楣

月下聽琵琶行

露清夜喜庭除倚秋月團團寒玉白忽聽何
處琵琶音凄凄咽咽如裂帛信手一曲多情
思劈撥紫檀猶珮擲高瞻皎潔獨當空河淡
星稀風韻索六幺重抹復重挑幾道飛泉零
大澤坐久不聞人語喧啜響猶疑在天碧

覩新叅戎訓練兵馬行

天將由来閫外崇文謨武畧稱才雄共看牙
境辭闕下獨携金印鎮汈中將軍到来胡虜
懾訓調號令嚴霜雪穿楊走馬奪金錢鳴鏑
雨箭寒星跌虎旅三千膂力麤氣燄一可敵
萬夫疊鼓層鉦撼山岳大劍長戈明日月看
君英姿勇且智臨戎凜然忠義忘行當迅掃
淨邊氛何忝燕然勒石識

秉燭行

冬来白晝流光疾開卷俄驚天又夕黃昏寂
靜絕煩塵漏轉悠然寸陰惜起向紅爐下煖

幃呼童秉燭掩蓬窗風透紗籠紅蠟燄月回
星燦錦清輝香浮四壁圖書靡顧我何思思
作賦誰云禁苑送金蓮且喜金蓮照吾第熒
熒煌煌影自長花結珠聯代曉光此時高宴
極瑤觴別有侯家大道傍

碧海青天樓春望

春来景麗陽和節閑上樓頭玩群籍俯看松
竹映書臺遥見雲霞明野宅窓横淑氣靄天
青檻接晴暉逼海碧榮敷芍藥抹胭紅香散
梨花綴粉白雙雙燕子轉雕欄兩兩鴛鴦眠

水石忽聞一派絃管聲正是豪家踏青跡起
郊細草没紅塵却把韶光坐相惜韶光匆匆
那可攀王壺沽酒臨芳席鶯歌蝶舞亂成行
各是性真同此適

清和曲用韻

四月清和柳絮飛紅稀綠暗送春暉春暉送
去朱明節幾樹梨花綴香雪林塘瀑布已清
絶更將紈扇消炎熱游情嬉處翠衫曳擊杯
笑把薔薇折况當戈偃驕胡滅共倒金樽夜
光裂

至日寶善堂講讀

今日天心復先開翰墨香設帷嚴董馬立雪
效游揚春氣浮東第文光藹善堂日新尚無
既庶可繹清芳

雪裏看梅花

雪向梅邊度梅從雪裏開化工應有辦藻思
若爲裁色與幽香映光移踈影来枝頭探春
信深喜占花魁

臘日宮中燕喜

臘表嘉平節懽同慶賞時彤闈陳寶饌朱綾

勸瓊巵圓柳金含纈盆梅玉破甤千春序當
至援景賦新詩

立春後一日雪

殘回催臘盡六出始飄蕭摛藻陽春美摛詩
白雪饒梨花寒浸夜柳絮白飛朝高卧袁生
興清風此日標

除夕

爆竹催殘臘深驚歲運周彤闈金爲侍文室
王巵酌枝上梅初纈堤邊柳未抽蘭膏須徹
夜懽笑五更籌

西園草色

西園一舒𨓻草逕路微青陽轉生新意雪消反舊靈鮮鮮明砌檻苒苒映池亭實善春衍景思將汗簡銘

觀池魚水烟相蕩欣然有作

携朋臨沼上相賞興偏長水映烟光碧烟迷水色蒼萍開金鯉躍風動緑萍香撫景焉能默銜杯賦短章

詠晉人蘭亭修禊之會

上巳蘭亭會嬉游曲水池崇山晴色映修竹翠陰移藉草情多曠流杯興益奇風流前代老陳迹在遺詩

佛日齋中宴坐

佛展清夏始宴坐小齋時靜逕無人到虛窓有竹移爲音流緑樹雲色影清池性定禪從受須知此道奇

新理西園

言修結茅地正是看花時分紅臨水砌移緑傍山池吟賞同人興栽培稱土宜更開三逕處松菊好談詩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初秋牛女會露冷碧桐凋星渚雲遮帳銀河鵲駕橋投機歡永夜散巧過空宵無奈傷離意蕭蕭暮雨饒

紫霞居對菊

霞居秋瑟瑟籬菊正開時香逐金風細容滋玉露奇披軒生逸興撫景酌芳巵三逕成吟趣淵明是我師

詠周子窓前草不除

卓哉濂溪子獨愛草芊芊雨濕侵堦茂風恬覆砌鮮妙觀成我相逸與樂天然千載陽春布窓前認古賢

積翠亭觀雨

雲靄翠亭近隨風新雨飄微聲侵葉細厚澤潤花嬌池皺魚浮藻欄圍藥秀苗坐來參化育光景最春饒

詠西沼石菖蒲

西園群芳麗菖蒲一種靈虬根盤石瘦劒葉出池青辛苦能無壽温平故有馨最奇生九節多服可延齡

詠霜

金颸吹爽氣玉露斂成霜厲響洪鐘應嚴威青女揚山寒千禿陸林落半狼當囧憶伯奇復援琴中自傷

燰閣觀書

小閣耽圖卷迴迴釋手遲挑燈猶映雪然火更垂帷寓目參微義潛心弃靡詞靜機玄夜好端委復重思

春城寒食

佳節一百五春城拜掃歸柳風吹澹蕩花雨點霏微市酒樓臺匝村炊烟火稀紅塵驚蛺蝶夾路紙錢飛

詠燰閣香

仙品傳來異呼童列寶焚輕烟浮畫棡細縷裊青雲緩悵潛冬日香床閱古墳喜分文翰侶蘭藻共相薰

寒潭秋月

霜潭秋月潔遥弄玉華晶影素移波白波清漾影明漁眠紅蓼映鷗宿碧沙澄一泒含虛意悠悠無限清

燰室黃梅始開

妙奪乾坤理靈葩一種奇春光敷翠萼燰意授金甤黃豔依書案清香漬酒卮遠殊桃杏色嬌態逞繁枝

春日登御書樓看天光雲影

書樓春日麗眺景一清心棟接扶光近窗含霱影深異香隨翰灑晴鳥隔花吟倚徙高天北懷恩意自欽

擬宋文帝于遊樂苑中三月三日曲水宴

景物臨三月遊觀暫駐騑羽觴隨水勸芝蓋逐人歸林韻流啼鳥花陰送落暉鸞輿修楔處春色上朱旂

贈冊使劉省齋少卿

天門承 帝命星使下神京聖典頒龍節恩光擁鳳旌才華擅海宇雨澤濟山城無計酬佳誨臨岐酒百傾

贈冊使王堯山大行

聲價著巖廊銜 恩使故鄉寶箋叨百慶金冊受千祥範世詩詞冠臨池翰墨香吾邦成

有賴台斗燦文光

題宗正東皐恭孝溫文冊

溫文修雅道恭孝稟天資養色親曾慰摛詞
世所奇隆家森玉樹奕德衍蕃枝部郡咸茲
頌聲名起後期

詠蟬鳴高樹間

何處蟬鳴早高林近水涯離亭生別恨征塞
起長嗟葉底傳秋信人間迫歲華小齋閑夕
照清響帶風斜

詠秋山起暮鐘

寂寂深秋夜蒲牢山寺聞隔林聲欲斷近洞
韻何分風急猿啼月霜清鴈叫雲老僧供佛
殿香燭上霄薰

除夕

鐘鼓催更肅杯盤守歲除光傾椒醑豔香度
臘梅舒裁句情誰已挑燈興自如忽聞雞唱
曉春氣靄亭虛

元旦和弟仲川韻

竹爆千門曉筵開百福繁三陽敷化育萬曆
紀新元神鬱圖桃板椒屠豔玉樽宮庭重慶

賀華袞襲 天恩

人日讌集雨雪諸叔與磻溪奕因悼十
叔一首

舊歲靈辰讌今春天上賓雪封門逕寂風動
紙窗頻列榻空君座獻碁慟我神不聞前笑
語秖有淚沾巾

擬物候驚新

運轉斗回寅俄驚物候新柳容青遍岸草色
綠鋪茵奏巧鶯啼景粧妍杏吐春襟懷何自
慰詩酒樂天真

魚燈

巧染遊魚妙春雷起蟄遲徒揚躍海勢未得
脫綃時蘭燄翻銀浪鱗光射玉巵上元饒勝
事彩出禹門奇

元旦後見迎春花盛開

迎春含嫩蘂香味擬梅花翠羽織成幹黃金
砌作葩不從桃李媚仍著歲時華笑看佳人
折高簪寶髻斜

寶善堂燈夕和西齋韻

春庭詩侶燕誰謂愧梁園爵士叨 天眷主

琼剖晉滌蓬開金炬燦星射錦毬繁燈火偏
增豔欣承綵筆授

和蘭軒韻

祥烟熏火樹丹蓂歛星樓絃管春風梟亭臺
夜月浮岡憐詩送酒不厭漏催籌從此山堂
下相攀來燭遊

和小泉韻

宮堂浮淑氣燈寛及時開寶鼎香騰篆銀花
色絢空霞觴傾栢酹鳳管徹雲隈更喜金蘭
交多揮彩筆來

和雲川韻

燈火元宵市亭臺淑景嘉和風晴布暖良月
夜生華遶烟明珠箔花毬襯玉紗蓬壺縱清
賞何必論仙家

西林清醼用韻二首

虔齋延道侶清醼啓林前祈福心披霧參神
鼎馥烟仙風冲養靜經韻妙談玄堪擬蓬萊
景何誇錦繡筵

方士開仙會西林建法壇雲旋下野鶴燭歛
際星壇香爇浮紫篆茶烹想鳳團高明咸頌

善應已得神歡

寶善堂燈夕用韻二首

華燈試上元夜飲春初泰蘭歛吐金紫瑶光
流錦帶熒煌弄水晶馥鬱浮香靄竟夕啓文
堂清輝仰咸賴

良宵風景好漏永興情長紅艷一亭采清輝
滿座芳香醪傾玉斝舞雪娟瑶堂旆繞星河
燦深憐蓬壁光

次陽谿春遊

春遊過紫陌桃李滿林花水抱村居曲山回

道路斜堤青繁野卉渚碧盛明霞行止原無
地携錢問酒家

次孔師三月三日燕集王龍岡洪西别
業二首

翠竹環亭盛青流遶逕斜鶯聲嬌轉柳蝶影
亂翻花席展芳塘靜杯浮淑景嘉詩豪修禊
事光彩燦雲霞

芳辰詩彥集禊會自今修逕碧因苔合花繁
助客游風回泉溜細烟匝柳拖柔更擬蘭亭
賞傳杯曲水流

詠鷄人報曉籌

漏轉鷄人覺東華報早朝一聲驚曉夢三唱
送寒宵月淡分彤闕星稀辨畫橋千官趨玉
珮垂拱奉唐堯

西園藍藏盆植

霜天理盆植冬日洞藏深爲畜靈根美因知
化育心芳梅暄暖發幽蕙避寒侵對此堪無
事題詩慰客襟

長至

管灰傳令至刺線驗天長地角陽尋轉枝頭

春漸芳柳堤舒凍色梅室寫寒香杯酒供玄
興欣然詠恩狂

冬夜有懷

我逸恒馳鶩君遊獨伴琴一方猶有斐千里
但無音月襯暉光冷風凄夜色深坐聞更漏
轉何以慰愁心

仙規觀之十二景

福地仙規古山人自養玄芝房封凍雪丹竈
覆祥烟軒敞青天近亭開白日眠所居惟寂
靜不假世狎贅

次孔師園居清夏二首

紅霏芳逕畫綠暗小亭餘雨細苔生滑風微
窗應虛繁聲憐夏鳥香氣襲春裾物理催時
迫韶光恐漸疎

文園開福地規掷匝重陰水泛新荷小苔迷
芳草深林亭圍野色臺沼杜塵侵散興真仙
樂何人識隱心

詠春水

溶溶泛遠涯浩浩春源水綠柳湛痕青紅桃
淹浪紫引渠分細沙漫岸生芳芷一派接江

流波光平萬里

詠夏雲

炎歛長空靜靈氛聚作雲晴嵐敷靉靆深潤
合氤氲觸石奇成彩隨風妙布雯坐看無盡
處清影蔽斜曛

詠秋月

金風吹碧空皎皎梧桐月素魄燦星河清輝
漾海渤共瞻冰鏡圓不與金鈎闕誰道廣寒
深曾被明皇謁

詠冬松

巖冬枯草木獨有冠時松積雪疑棲鶴盤桓
驚卧龍唐傳處士隱秦著大夫封梅竹期爲
友凌霄秀冷峰

天河

溶溶深接海耿耿界成河雲霽星清淺星聯
漾碧波蛩聲度虛壁桂影弄疎柯牛女年年
會迢遥恨轉多

巧雲

乞巧人間節化機天上雲金風迴遠岫銀漢
布奇雯淡影疏林靄高飛匝霧氛應時呈景
色舒卷妙難云

中秋夜賞月

凉[illegible][illegible]空澄蟾蜍三五圓樓臺懸素彩瓜酒
啓華筵遠近星芒爍高低樹影聯笙歌相賞
處醉擬洞天仙

詠紅裙妬殺石榴花

佳人麗粧飾裙妬石榴侵爲惜無香度仍嫌
有色深易欺枝上萼難識蘂中心誰欲獨成
媚堪憐雲鬢簪

暮春

風雨催時速韶光三月稀蘂殘回彩蝶柳暗
引金衣已遡流觴會仍修種藥園興深吟賞
處好景送斜暉

黃牡丹

木藥依欄畔輕盈幾朶黃金觴呈媚色寶篆
雜清香喜看姚家種因憐文圃芳裁詩酬異
品相對逸情狂

詠夏賞綠荷池

游情乘夏日載酒賞荷塘葉色依萍翠花容
漾水光雨迴擎宿露風過散奇香裁句憐生

態銜杯引興長

詠水晶簾

晝永瑶堂敞珠簾射日明玲瓏環棟宇錯落
匝簷楹白璧浮文彩銀鈎掛水晶風篩花影
亂塵俗遠華瑛

送輔導呂磻溪之京

一杯今日別良晤五年隆法紀從渠正文章
誨我蒙和風吹柳弱晴旭映溪融分手朱門
外歸盟四月中

詠春夜遊桃李園

春宵起遊興秉燭向林園爲惜朝光短猶奇夜景繁天桃弄皎月媚李侑芳樽漏永星河燦追陪絃管喧

詠漢武帝求仙

英明稱漢武信術恣求仙其柰江山重惟思島嶼玄丹砂金豈化方丈藥空傳換骨如堪悟長生那計年

詠梁武帝好佛

創業承齊統尊居一代雄寧輕天子位徒起梵王宮羅綺雕堂盛琉璃寶殿崇臺城竟無救佛應始知空

西園雨中

徙倚林塘下霏微烟雨中牽風番柳綠隔樹閃桃紅點急翻池浪聲清雜竹叢謾誇春色麗猷畝兆年豐

西園折牡丹

幾簇環亭盛花神麗紫黄牽枝憐國色侵袂襲天香金剪佳分徑瑶瓶美植堂悠然起清玩偏映碧霞觴

寶善堂稿卷之上終

寶善堂稿卷之下目錄

七言律六十三首

首春西園偶日見萬物皆有生意
三月三日於西園作曲水會
和宗正西皐夏日於孔師園館宴集韻
夏日西園夜宴大叅孫邽田一首
初秋雨霽
重九日承大叅孫邽田見招於北城新樓登眺
步西園見白雲籠碧樹綠沼鏡青天
敬和孔師春林即事
雨後西園漫興

積翠亭中秋夜坐
辛巳歲首迎春宫堂宴賀
春日登郡城樓犒工
次孔師開池種白蓮
五日射圃觀射因留宴守相賦詩
賀叅知紀公樹甫椒應
題東皐雪夜幸普圖用韻
唐玄宗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
人日寶善堂讌集預祝
祖妃令誕遇雪賦此

元夕寶善堂燈宴次文翁孔師韻
和七泉韻
和一山韻
和西皐韻
和西谷韻
二月望日春雪一首
次文翁孔師仲春郊行
次文翁孔師春晚山中獨酌
次七泉送蘭軒鄭鶴菴之解梁行香
上大宗正南川八十壽一首

宮中守歲
菊酒新醲蘭堂啓燕金昆王交文人學士咸集
胡人市馬
和文翁孔師舒懷陳洲亭中丞
和文翁孔師讀沔南社稿紓懷抑翁
和文翁孔師四月八日即事
詠岐王勑借九成宮避暑
受冊
五日開宴槐官爲文字飲

詠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凉
西園新搆碧瀣青天樓
禮宴群宗
西園避暑
紫霞居栽植
寶善堂讀昭明文選
四月八日立夏西園即事
承侯露泉鄭鶴巷具酌西園奉謝
喜栗仲川園芍藥盛開
五言排律二十五首

寶善堂元夕
喜日長覽卷有得
隆慶元年五月五日寶善堂即事
擬陳思王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
西園收藥草
暇日登御書樓看冊青草隸
上宗正西谷翁七十壽
詠武陵桃花源
九日採菊西園
壽大叅孫郡田

詠煖閣香
觀獵
讀陸士衡文賦
觀魚于芳塘之水
新理尚賢書院兼整點群書
中秋玩月
詠道人夜誦蘂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
恭頌
皇威遠震酋虜執叛請降
競渡曲

詠王母蟠桃春宴
詠西園新搆二亭列蒔花竹
孟冬展謁塋園
題王泉清修雅飾博書能琴冊一首
西園新搆廣軒爲讀書延賢之所
暮雨十韻贈大叅孫華山
七言排律一首
霜降授寒服
五言絶句一十六首
西園雨中

詠落葉
題斑竹扇二首
鬭草虫二首
咏胡笳
咏彩畫屏風二首
咏香煙二首
葭管韻
黃菊
紫菊
白菊

殘菊
七言絶句三十七首
詠宮中四槐
聽黃鸝鳴于佳樹之林
晨起看西池出水芙蓉
題杏花村酒樓
奉和孔師九日樂壽園書堂登眺韻八
首
咏宮中轆轤二首
暮春寶善堂即事四首

築城詞四首
詠白蓮花
喜園丁獻瓜豆二首
送守將防秋二首
咏菊花酒
咏西園柳色二首
雪中翠竹二首
秋聲
秋色
題燈圖四首

春山論舊
東坡秋興
柳陰午艇
梅雪敷春

寶善堂稿卷之十 終

寶善堂稿卷之下

慶　成　王　宗　川　著

立春後十日壽承山相公

霏微葭管動三陽縹緲文堂靄瑞光鸞鶴雲中將王笈芝蘭階下捧霞觴籌添東海千年秘筭若南山萬載長可是同聲應和德願教仁壽樂無央

御書樓春望

文樓高聳接星辰雪霽風和見早春天上瑞雲籠鳳闕城隅官柳接鴻津琴書瀟榻清烟

潤松竹臨窗翠靄新一對晴光披寶翰頓令心賞絕囂塵

杏花始開與文士宴集

文園芬芳杏發鮮喜同佳士樂花前風飄香氣襲衣袂日轉嬌容娟綺筵蕙館粉墻題白雪蘭宮書幌絢晴烟高枝已占春光早幾許群葩讓後妍

西園牡丹盛開

西園清賞殿春芳姚魏同欄鬪紫黄馥馥天香浮畫檻鮮鮮國色映瑚墻珊瑚盤湛晴光麗瑪瑙盤陳曉露涼只恐紅霏易銷落好邀文侶泛霞觴

題大叅宋承山贍遠樓卷

背郭江流締望雄樓開百尺倚晴空碧窗遥引吳峯近畫檻高臨越樹叢目斷白雲修隴外情深烏鳥夕陽中太行渺渺千年思除却使君誰與同

首夏餞王龍洲户部之京

東第朱明綺席清絃歌休奏別離聲長途不遂留君住薄酒相攀盡我情旌蓋迥浮山色

重琴書淺點柳花輕埀衣　聖主諮賢策亮采須期佐太平

桃花館端居詠懷

桃林深處建文房默坐惟聞花雨香興到不妨閑染翰朋来還可共流觴先賢道義身應佩歷世忠貞意肯忘寂静西園遠塵事綠陰芳草映魚梁

和承山相公扇韻

山堂開宴異香流仙客光臨地轉幽宮扇揮毫瞻有斐天才摛藻羨無儔衣冠真已萃文

席登眺還應暢御樓　聖主爲公懸相印佩
聲早晚鳳池頭

七月二十日上　王祖千秋宴

露凊天朗正新秋桂殿瑶宮喜氣流壽並南
山禪釆徙　恩承北闕瑞光浮蟠桃香列珊
瑚宴玉醴濃傾琥珀甌蘭桂森森歡膝下太
平仙樂擁崇樓

九日西樓登眺

文園九日敞西樓與客登臨興自幽檻外霞
光連遠岫簾前鴈影度高秋喜將綠醑酬佳
節笑把黃花插滿頭清賞期同陶令趣龍山
誰羨孟嘉游

仲春西園即事

二月西園景色熙薄游聊自欵心期蘭邊日
煖芽抽帶杏裏風恬花骨綠黃鳥清音鬧曉
院金魚閑影見春池林亭坐賞情何悅無限
紅香漬酒巵

上宗正西谷翁七十壽一首

鶯花三月弄韶妍儒雅看君信獨賢翰染銀
箋筆生彩詩題玉軸氣凌烟桂蘭膝繞斟瓊
醑棠棣情怡慶綺筵禮樂分明似河獻南山
頌德願多年

暮春送友人歸山

與君曾結盍簪盟何事春殘恰別情去岸栁
依行翎遠離亭花點客衣輕林深草屋稀人
事松古桐琴伴鶴聲一望天涯魂欲斷不堪
黃鳥隔烟鳴

首夏淸和紅藥熳爛因折置寶瓶貢佛

朱明晴景日初長紅藥雕欄爛熳芳倚檻淨
因擎曉露隔簾空影散淸香未臨華宴邀佳
客先折瑶瓶獻梵王不讓西施傾國色一枝
紅映紫霞觴

擬端午日賜扇

宮扇團圓月樣奇喜逢重五聖恩遺虛覽遠
企五明意尚羨遥同七寶姿掌握輕揚煩暑
滌襟懷慢拂爽風隨感特出用須堅信退含
珍藏可自持

雪裏觀松竹

霧冷雲寒四暗迷盈空六出舞來奇無邊積
素依松上不盡凝芬壓竹垂堅節著文生玉

屑老枝延秀綴瓊蕤同心向此期氷雪載詠瑶天王樹詩

臘日宮中燕會

喜遇周王大蜡辰列筵莘館及時新雕盤頌起椒花馥玉盌浮將栢葉醇東第欲融寒雪盡 祖宫偏覩壽星臻且催絃管酬令序轉眼三陽再賀春

首春西園寓目見萬物皆有生意

西園晴融春晝長光輝冉冉發青陽畦邊細草抽新緑亭下垂楊吐嫩黃彩檻花含千種色羅衣風襲百和香天機費隱何曾識靜裏惟憐滿目芳

三月三日於西園作曲水會

西園脩禊暮春時小宴仍將泛曲池碧草臨塘侵坐細朱綸汲井送杯遲鶯啼隔樹如求友花發當軒似引詩莫話蘭亭舊時事古今幽賞合同期

和宗正西皐夏日於孔師園館宴集韻

朱炎六月暑難禁詩侶招游避緑陰松竹逬臺依座密葵榴接砌映堂深一渠水引清凉潤五柳烟籠翠靄沉傍沼携罇無限興夕陽斜影下層林

夏日西園夜宴大參孫邦田一首

夏日林亭少俗塵罇開池沼娛仙賔蘭膏啖吐銀河爍緑醑香浮玉斝醇花樹葳蕤天澤潤旌旗縹緲使華新紫薇開府山河地喜見維藩德有鄰

初秋雨霽

新秋雨歇亂蟬鳴瑟瑟西風爽氣生山色四圍添積翠池光一抹映空明虹銷碧漢横晴嶺雲解斜陽映晚城望望玉樓殘暑退不勝羅幌桂華清

重九日承大參孫邦田見招於北城新樓登眺

城北樓高壯遠州上公重九見招游凭欄身接青雲近眺景杯傾緑醑浮戲馬臺邊鴻寓目登龍會裏菊明眸如何百雉雕甍夕更漏沉沉燭影流

步西園見白雲籠碧樹緑沼鏡青天

露洒西園八月秋天晴雲淡小塘幽深迷素

彩敷林叢倚接清輝鑑水悠漠漠數層佳色
麗沉沉一泒翠光浮靜觀此景神堪逸更欲
移家向海頭

敬和孔師春林郎事

園木芬芳翠靄深移雲避日匝重陰消閑每
就玄文室樂志多憑綠綺琴花酒應時留客
賞詩詞勉力効師吟清幽欲與名賢共豈道
桃源無處尋

雨後西園漫興

林翠山晴宿雨收閑來西圃漫追遊荷翻曉

露群珠散樹引涼風薄紵浮炎退千峯情自
爽景繁今日與偏幽斜陽更好池亭眺葵槿
爭妍豁兩眸

積翠亭中秋夜坐

中秋雲靜碧空晴坐向閑亭月正明琴積滿
堦槐蔭爽涼侵薄簟露澄清一天星斗文章
事萬井樓臺笑語聲且喜太平酬令節[illegible]
罇酒莫停傾

辛未歲首迎春宮堂宴賀

雲煖梅香物色[illegible]廣[illegible][illegible]宴樂春熙[illegible][illegible]

勝敷新景由奏嬌簧著泰時運輦　皇圖增
寶曆壽隆　萱祖慶金巵光榮處處三陽盛
爲謝東皇賦短詞

春日登郡城樓犒工

樓櫓春登北望高城工經始庶民勞且將牛
酒酬勤苦還使腥膻遠遁逃烽絕自今清野
戍勢雄從此障吾曹告成萬載誇賢守盛世
兵戈咏戢櫜

次孔師開池種白蓮

吾師高興祛塵俗自愛林園信有緣栽竹成

叢持雅節引泉爲沼種新蓮粉粧水面浮香
細金飾花心界色鮮靈品惟堪君子玩素容
不讓牡丹前

五日射圃觀射因留燕守相賦詩

俠客縱橫落射場況逢佳節好風光虵弓滿
展中天月雕羽平穿遠岸楊雲蔽晴空翻畫
幟蒲沉綠醑倒瑤觴喜攀賢守同觀德漫擬
游情賦短章

賀参知紀公禱雨輒應

氤氳宿靄暗空流正憑齊心熊禮修欲竝成

霖飛石燕山川沛澤驗泥牛廻枯盡洪欄花
麗發槁偏滋隴麥稠四野熙熙得豐樂動天
仁政起民謳

題東皐雪夜幸普圖用韻

英明世主固河山冐雪親賢庶務閒下問那
嫌天步屈傾尊不厭夜分還分明決策茅廬
裏猶似興師渭水間莫道微行䟦漏禁江南
江北兩心關

唐玄宗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

唐朝寶鏡祝齡昌因取昭明益聖光文武經

綸贍鳳闕衣冠黼黻燦鵷行團圓華祝山河
固皎縹嵩呼日月長獨有調元崇國相擬成
金鑑述前芳

人日寶善堂讌集預祝

祖妃令誕遇雪賦此

古言人日雲晴少瑞雪今逢壽宴開南極光
聯銀宇宙東風香裊玉樓臺堦前新草輕鋪
粉亭下疎枝巧綴梅　萱祖敷榮三百永滿
堂孫子獻瑶杯

元夕寶善堂燈宴次文翁孔師韻

淑景榮恩天上來喜逢元夕讌燈開鰲山巧
結蓬萊島龍燭高燒翡翠臺火樹枝繁星彩
合金蓮花發月華催歌清舞媚奇雲雪迎得
文光燦玉杯

和七泉韻

盛啓芳樽對綺筵方圓燈景巧妝全笙歌聲
徹雲霄廻星月光聯夜景妍幾簇氷輪懸繡
帶一堂寶炬綻金蓮仍承白雪陽春句醉裏
推敲下里篇

和一山韻

夜宴春盤爲客張月含星彩射重廊烟生火
樹花偏盛香藝蘭膏燄自長小妓樽前垂舞
袖清聲筵外繞歌梁卿亳共擬華燈賦莫厭
通宵接曙光

和西皐韻

新正良夜讌宮堂月轉簾櫳透碧光酒注金
樽浮栢葉臺燒銀燭瀉蘭香燈毬色艷流花
帶笙簫聲繁娟舞裳移席且逢知巳玩攀遊
何問漏更長

和西谷韻

迎賞燈宵不厭頻喜因時泰婣嘉賓酒傾玉
斝光浮灩綵結鰲山景著新萬點星樓呈皎
月兩行火樹媚陽春休誇歌管繁庭院須羨
吟哦樂意真

二月望日春雪一首

迷漫春雪舞西東二月餘寒蔽曉空幾徑草
芽埋作綠半枝桃蘂妬初紅啓懷佳釀傾瓊
斝助景踈篁積玉叢莫恨嚴威禁花柳喜酬
三白兆年豐

次文翁孔師仲春郊行

曉踏芳郊草正萋琴書尋樂與朋携白蘋夾
水長渠遶綠柳生烟遠岸迷雨霽翠含林木
秀杏繁紅映酒旗低醉來且向溪橋玩燕逐
飛花亂掠泥

次文翁孔師春晚山中獨酌

浮名薄利自成群獨酌山中共白雲陰晴茂
林依屋布光飛瀑水與泉分午窓挑夢村鶏
覺夜榻鐘聲野寺閑正是隱居閑習靜那關
塵世亂氤氳

次七泉送蘭軒鄭鶴巷之解梁行香

遥携翠劍南行日漢傑靈祠共禱攀神鑒齊
心增橋綠馬嘶芳草任週還花移碧潞光分
岸雨霽翠微色近山處處追陪留雅咏芳名
應注解梁聞

上大宗正南川八十壽一首

南極星躔瑩碧光君家八袠歲華昌縵山笙
奏長生曲青鳥書傳不老方庭下靈香冊桂
發堦前瑞色紫芝芳摛詞敬擬華封祝仙珮
蹡堂捧玉觴

宫中守歲

隨俗驅儺列繡衣好將椒酹守宫闈晨光易
轉因更短世事徒勞與歲違小榻燈輝侵古
籍虛亭星采絢重扉情殊坐久難成寐已有
陽春接曙暉

菊酒新醲蘭堂啓燕金昆玉友文人學
士咸集

秋菊和酧醲異香諸公燕集啓蘭堂詩詞雅
會游情暢棠棣攀留逸興狂光欝金尊蟻泛
綠色掛瓊斝鶴移黃醉來莫厭斜陽晚高照
鸞膏和短章

胡人市馬

决勝和胡罷擻飛沙堤市馬振天威持忠大
師運神畧歸義強胡伏　帝織釆帛萬鈔開
北貨驊騮千匹赴南歸只令戈偃三邊靜欣
覩光天萬國輝

和文翁孔師寄懷陳抑亭中丞

新盟浙水烟霞社舊德汾川化育春書札遥
通隨去鴈關山遠阻冀來賓玉堂麟閣聲名
壯麗藻奇葩詩思新更喜君家多逸興愧余
無路訪桃津

和文翁孔師讀湖南杜稿緬懷抑翁

社起湖南四海知陽春白雪羨天姿才高名
盛蘇韓並興雅詞雄李杜期惟喜金蘭擒麗
藻何言玉液養朋芝竹林並著賢聲遠今古
流芳際泰時

和文翁孔師四月八日即事

朱明佛節俗傳媾載酒携朋古北祠一曲清
溪環綠柳半村紅樹閃青旗鶯歌求友依晴
旭蝶板尋香趂嫩枝藉草簪花隨處樂重陰
深醉就踈籬

詠岐王刺借九成宮避暑

舟鳳銜書下禁闈九成高閣滌炎希簾移花
樹彤楹爛軒近雲烟彩棟輝氣爽侵衣風入
座光寒敷鑑水含靡塵氛不雜蓬萊地共仰
皇儲幸翠微

受冊

浩蕩恩波下九天瑞浮閶闔五雲鮮御爐香
接龍顏近星使泥封鳳彩傳縹緲旌旗堯日
擁鏗鏘韶頀舜音宣芳年叨受吾
皇制衮冕聯輝繼往先

五月開宴槐宮爲文字飲

端陽芳宴槐宮啓與客游情俗事稀翡翠陰
濃欣采合胭脂色潤羨紅肥蒲領綠醑香浮
箏竹弄清颸暑滌衣更以詩文拚笑飲半簾
雲影送斜暉

詠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羨無踪跡自南生與物驅塵不世情入檻頻
分花外影穿簾每遞竹間聲因憐盛暑金鋘
爍爲布微凉殿閣清應喜虞歌解民愠起予
幽興付絃鳴

西園新搆碧海青天樓

書樓新結槿園西眺景因憐百尺齊適與遥瞻碧海瀾游情近仰青天低軒侵花樹雕欄媚簾捲雲烟晝楝迷無限好懐從象外景行猶自羨階梯

禮宴群宗

三月韶光媚好辰宫堂展席娛宗賓笙歌共著瑶臺景詞翰相酬玉斝春花色侵簾紅舞袖蘭香依座緑堆茵同懐莫厭斜陽晚從此天倫叙懿親

西園避暑

火欝蒸雲拂漢平緑陰深處著閑情引渠泉細侵衣潤傍塢花香襲座清洒送碧筒因與洽席移湘簟愛凉生晚来臺畔閑敲局松竹蕭森鶴一聲

紫霞居栽植

紫霞居搆小幽形植物滋材壯地靈竹愛虛心臨活水藥憐佳種傍深亭芭蕉高展風翻緑楊柳低垂露裛青新喜臺池增媚麗一春題詠總堪銘

寶善堂讀昭明文選

靜坐文堂披漢選天然别有巧精華幾篇雄俤敷瓊藻一氣純和吐玉葩露若明珠呈碧海清同緑沼燦紅霞梁昭今古標名勝起我同襟與自賒

四月八日立夏西園即事

乘閑散步憇林塘風靜亭虛首夏長翠靄浮渠楊尚弱紅霏界榭藥初芳鶯聲巧轉臨修竹蝶影輕翻上短墻柢恐佳辰留不住御杯擬韻送斜陽

承侯露泉鄭鶴菴具酌西園奉謝

林園花柳麗清和且喜嘉賓惠宴過芳砌紅香浮木藥深亭緑蔭掩松蘿野庖恭薦新鮮饌小妓欣酬窈窕歌移席還嬉池閣玩傾罇不厭醉顏酡

喜弟仲川園芍藥盛開

艷壓群葩費剪裁天功著巧倚欄開珊瑚碎嵌胭脂采瑪瑙低翻翡翠隈喜勝佳人傾國色猶如仙子醉蓬莱從兹堪與花王並梟紅香注酒杯

寶善堂元夕

寶善時皆樂令當試上元祥光龍玉宇瑞彩
接雕垣馥郁椒盆撰氤氳麝冉噴月華臨綺
檻漢影落瑶罇佛火樓臺映天風絲管喧誰
遺此清宴垂拱布明恩

喜日長覽卷有得

小齋天氣煖深喜日長時覽卷求新得于心
復故知崇仁欣道大寶善悅文奇更惜看花
景平吟伐木詩香蘭抽石砌金鯉躍山池物
理游情得聖賢眞可師

隆慶元年五月五日寶善堂即事

元紀端陽節文華寶善堂日光晝史燦露氣
水雲香艾綠簪朱户蒲青泛玉觴氷團抱粉
白蜜粽褁金黃榴艷明虛牖葵榮映短墻襟
披消午熱扇引得新凉郁郁花室麗脩脩竹
苑光詩人惟共賞休賦蜀侯章

擬陳思王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高殿凌雲迥華筵特地幽顔爲昆弟翕還共
盡簪遊冉藪蘭香噴龕垂日影流殽來百芬
暢觴至紫霞浮掞藻題金閣摛章燦鳳樓巳
將四美具滿酒更同酬

西園收藥草

西園秋日爽散步出林堂竹茂侵碁案花飛
點畫簷壽齡延有妙藥餌信爲良石砌尋山
薊山池採石菖茱萸連菊秀菡萏帶擷香泠
露靈芝艷猋颸仙桂芳穿雲羅袖濕踏石芒
鞋凉不憚辛勤意知游不老鄉

暇日登御書樓看冊青草隸

樓環松竹翠閑眺賞春嘉滿壁懸圖燦盈箋
絢筆華江山濃點染飛動躍龍蛇久閱塵襟
滌恒觀爽氣賒風和顔色潤日煖墨痕佳適

意有清樂肯爲俗人誇

上宗正西谷翁七十壽

祿享天然貴情游翰墨場南山稱玉斝北海
頌瑶章寶善東平並遵文陳思行華辰三月
媚壽宴七旬張水陸陳珍味銀黃燦冉房雲
歌絃管細雪舞袖羅長金屋挪依翠彤欄花
吐香蟠桃新結實摘海爲君將

詠武陵桃花源

晉日爲漁者緣溪泛小舟紅桃然岸夾綠草

傍津浮過徑山林匝入村人物稠鬧知市朝
變惟問黍秦由鷄酒爭持樂鄉情尚款留歸
来成幻夢欲隱復何求

九日採菊西園

登高重九令採菊西園特插杖穿幽逕携畫
向小籬應憐持晚節更惜傲霜姿葉底含金
倩標頭綴王甤枝攀露盈袖英摘香浮巵醉
裏簪来艶陶潜是我師

壽大㕘孫邽田

天産眞良弼皇朝羨巨儒小春華誕届南極

瑞光敷威令强邪遁仁風黎庶蘇德純姬孔
孟質美並璉瑚壽沚瑶池籙籌添海屋符縉
紳摛麗藻仙侶獻瓊壺詞翰傳三絶聲名頌
兩都佇看册鳳詔元冑賛鴻謨

詠煖閣香

晝閣冬焚細沉沉煖更賒氤氳浮帳錦縹緲
覆床紗滿室如春晝騰煙似晚霞寒芬逼氷
雪清味徹梅花不用同圍火仍須自煑茶往
由雲客舎今喜落吾家

觀獵

曉出城南陌遥觀獵者遊寒風催馬足凍雪
映貂裘弓掛天山月旗翻瀚海秋犬驕驅兎
逐鷹猛動狐愁勒轡歸村口揚鞭出岸頭射
鵰人共羨長臂好封侯

讀陸士衡文賦

春齋乘暇自静覽陸公詞巧意天然麗妙裁
世所奇清新披月彩雄儁散雲儀宛若綺羅
艶渾如珠翠摛神將境俱映文與道爲期結
攬山河秀包含宇宙思鳳池瑶珮擲龍樹錦
霞維千載增遐想三才盡遠思耿自懐同趣

聊因拨此詩

觀魚于芳塘之水

性僻遠塵俗觀魚向小塘木陰消暑熱水氣
襲衣凉倚檻情方適披襟興已長穿萍分翠
緑戲藻露金黄浩浩呈清靄明明弄碧光風
吹文逐細花落水痕香

新理尚賢書院兼整點群書

帝祖垂封業瑶宫勅尚賢嗣傳經入世善繼
合千年灑掃袪塵遠粧修華景妍門墻增秀
麗殿宇煥新鮮簾捲金鈎帶香浮寶冑煙游

情求古籍逸興理群篇瑞日芸窓映祥雲輸
苑旋琴書滿亭列圖畫四廂聯花錦雕欄映
星河碧漢懸蕙蘭青逼座松竹碧森天學約
弘文羙宗盟誓石堅親賢而樂善明德以光
先

中秋玩月

雲歛長空靜中秋夜色鮮香生蘭桂細露湛
菊蕉妍玉鏡呈滄海金蟾耀碧天尊開新醸
熟筵薦羙珍金敞閣邀光入登樓集景延滿
庭移皎潔萬井共團圓簾箔晶輝燦星河素
影聯漏深情興好漫寫月明篇

詠道人夜誦蘂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

雲涅蓬島客夜諷動仙音神養三尸絶道滄
六氣深藥燒丹鼎醉鶴聽瑞煙侵月色敷經
案露華濯羽襟逍遥雲作侶清靜水爲心漏
轉乘仙杖飄飄那得尋

恭頌

皇威遠震酋虜執叛請降

明主承天運英風起壯猷仁綏黎庶悅威震
虜酋柔執叛豺狼順親降甲馬休秦城肅萬

里漢室保千秋好爵縻胡境元薰奏鳳樓偃
文勵皇宰重武錫康侯雨露均爽夏冰霜偃
戢矛太平新氣象四海動歌謳

競渡曲

蒲醴相酬日江湖競渡時畫舟仍擬俗綵幟
更爲嬉樹色千叢藹波光萬頃漪風廻凌駭
浪潮落見平涯遥映吳峰碧深嗟楚客悲喧
喧歌管雜撫景遠追隨

詠王母蟠桃春宴

王母開珍宴群仙積翠巔西池春日麗南極
壽星躔玉液醅初熟蟠桃實正堅銀黃燦冉
俎水陸薦新鮮丹養長生術圖傳不老篇今
逢萱祖誕敬擬祝齡延

詠西園新搆二亭列蒔花竹

小結雙亭雅蒔花列景新方畦分異種曲水
浥芳塵欲以游情適還同玩目陳丹葵傾午
日紅藥富陽春倚檻香招蝶侵簾色媚人琴
書恒作侶瀟灑樂天真

孟冬展謁塋園

冊封膺早歲虔告謁先靈曉輅離城郭霜風

勳拆鈴村煙迷野鑿澗水遶柴扃楓栢園陵
壯松蘿桐宇青精梩展誠孝卺酒灌芳馨歸
晩傳更肅華燈燦斗星

題玉泉清修雅飾慱書能琴冊一首

碎性耽圖帙高情重虞絃展愈因玩志鼓滕
瀉鳴泉雅飭超塵表清修與世贒芳蘭理幽
曲華藻掞奇篇芸圖裁花麗琴臺馴鶴玄書
香薰玉質聲價裕光聯

西園新搆廣軒為讀書延賢之所

編茅開地僻疊石建堂深嫩柳植爲堵新篁

編作林粉墻流棟彩羅幌覆堦陰消捲天光
入欄凭雲影侵延賓陳廣榻尊德布虛心燦
壁圖書潤揮毫翰墨沉身修因雅教志養獲
幽襟對景起游興撩情發短吟皆閑鶴印跡
樹匝鳥流音池遠引泉細花繁招蝶尋消閑
傾玉斝習靜撫瑤琴賞音親賢聖宗盟繼古
今

喜雨十韻贈大參孫華山

名著雄藩重德符丰雨特天功廻鳳望神化
應齋祈祀水泥牛驗翔風石燕知茂堦花藥

放秀隴麥苗滋樹采欣添翠嵐光喜濯緇棠
梨粧粉媚楊柳帶煙垂適野當畲沃橫汾絃
管隨杯盤賞阡陌鷄黍樂村陂物有發生惠
民無覆載私雍熙承盛世恭和太平詩

霜降授寒服

金風青女下寒門刀尺頻催欲斷魂妾守香
閨愁思迥夫征荒塞旅途奔幾宵月杵知誰
苦萬里衣裘可自溫遠授心情牽別恨邐關
鴈語度荒村曉凝素色踈林秃夜伴殘光小
燭昏何日歸來同笑語淚妝歡續掃愁根

西園雨中

日午園林雨池亭宴坐清但看花徑濕不聽
桔槔聲

詠落葉

一夕霜風急蹐柯散亂凋空山埋小逕曾赴
御溝漂

題斑竹扇二首

斑染湘妃淚爲紈自不群一揮炎暑退堪並
五明文
江湘生美竹裁扇更多文君子當披拂仁風

四海欣

聞草虫二首

秋老虫聲急西風送小窗閑中歌短韻喞喞
和新腔

寒蛩深夜語風弄響成雙端爲催刀尺凄凉
動綠窗

咏胡笳

哽咽梅花曲胡腔西地傳仍吹征士耳驚變
玉門邊

詠彩畫屏風二首

點染分天地江山飾翠文華堂開宴處合匝
淨塵氛

卅青遺妙筆錦繡更多文隔座浮華靄清光
可蔽君

詠香煙二首

爇罔騰成篆驅樞靄作雲畫堂清宴裊裊裊
蕩邪氛

恒焚清骨髮非霧亦非雲自是神仙品傳来
蕙帳薰

葭管詠

妙定陰陽理剪分天地宜佇看灰起後春上
五梅枝

黃菊

百草嚴霜瘁金英向晚開色奇臺畔菜香襲
掌中杯

紫菊

一種天生艷三秋露灌妍登臺公子賦相映
紫袍鮮

白菊

玉砌枝頭葉霜凝傅粉姿秋容呈素態雅淡

倚瑶巵

殘菊

翠葉依籬淡霜棲㴱露凉幽香猶發郁佳色
半郎當

詠宮中四槐

東第高槐四樹稠萬年枝老擀青虹日輪亭
午炎光熾葉葉生風滿院秋

聽黃鸝鳴于佳樹之林

高槐冉冉綠陰稠黃鳥枝頭巧語流賾起拋
書小亭步幾㳙清聽解閑愁

晨起看西池出水芙蓉
清曉乘凉步小池芙蓉出水自然奇花紅葉
綠無塵染香氣風浮襲我裾
題杏花村酒樓
花放前村杏滿枝酒樓高處颺青旗金羈公
子多遊興不厭斜陽去馬遲
奉和孔師九日樂壽園書臺登眺韻八
首
書臺高疊背山城九日登臨興自清喜我師
翁酬令節仍將詞翰寫鸞箋

秋圃書臺聳且平霜寒露冷水澄澄平霞飲
罷登高望籬下黃花聊我情
林頭木落復鵶棲雨過雲爲菊逕迷緩步重
登還遠眺爽風涼月任天倪
平霞書館接書臺遥見長空鴈影迴正是重
陽佳麗處新詩酬賞菊花開
暮秋雲外度雙鴻籬下黃花香散風不遇白
衣將酒至登臺緩步碧雲中
菊放重陽桂吐華携壺吟咏賽陶家風吹香
氣襲衣帶莫把萸囊佩碧紗

絳羅書臺謾寫詩門迎黃菊正開時莫言陶
老東籬醉采采烏紗插一枝
數仞高臺映碧虛參差桐竹接書廬師翁雅
興登臨後八韻新成先誨余
詠宮井轆轤二首
紫苑花繁臨碧井春深灌溉轆轤忙畦流一
道飛泉細向午清聲送耳長
春早雕欄花氣生常將宮井灌新榮東風一
夜淋漓雨不聽玉瓶金綆聲
暮春寶善堂即事四首

花落鶯啼柳絮飄小齋幽僻暮春饒閒將青
史游情興窓竹風吹影亂搖
九十春光今又迴閒中寶善小堂開盡簷一
陣東風雨洗落殘紅滿砌堆
不用尊高志樂賞春齋又接夏光鮮細看淺
綠深紅景仍作堯夫第一篇
深敞書堂寶善新綠陰鶯燕送殘春白駒荏
苒渾如是起興頻將書史親
築城詞四首
百雉增脩萬杵堅庶民同力意無遷高感自

與山河固况是天兵破虜年
汾城休道虜曾闖今日增高勢已威寄與當
朝大司馬應知障守輔王畿
汾鄰城圍十里賒萬民增築苦堪嗟天長不
悠揮炎汗禦侮原將固國家
版築炎天汗雨漓高加寸寸力難支落成多
謝賢能守永固蒼生國本奇

詠白蓮花

離泥出水放芳塘素質瑶葩似粉粧不讓西
施傾國色輕盈帶露吐清香

喜園丁獻瓜豆二首

雨滋秋圃豆瓜黃且喜園丁獻異香慢着庖
人烹致羨恭承先奉祖萱堂
開襄開筵宴上賓豆瓜老圃薦来新傾尊共
荷秋成早細切盈盤味自真

送守將防秋二首

大將分符別帝畿師征十萬振雄威忠貞一
掃胡塵絕麟閣名標四海輝
高秋馬壯羽旌揮八陣營屯播虎威沙塞即
看群虜遁太平端聽凱聲歸

詠菊花酒

新摘籬英釀美漿小槽細滴鬱金香可憐未
得陶公醉空對南山一倒觴

詠西園柳色二首

芸圃風恬午晝長依依林屋掩垂楊更看枝
上明春色一派青烟靄淡黃
乘閑西圃玩春芳細柳搖金吐嫩黃爲愛當
年栖靖節由今裊裊拂池塘

雪中翠竹二首

氷花巧剪撒瑶池亂舞盈堦綴竹枝傲冷因

憐君子操喜看亭下翠猗猗
瑞雪迷漫積小池當亭翠竹壓高枝猶如粉
飾青鸞尾堅節虛心待鳳儀

秋聲

碧梧枝上蟬鳴早衰草叢中蛩響初征婦驚
寒催剪尺啾啾咽咽送亭虛

秋色

玉露金風迫景歸園林一夕濯塵稀亭花砌
草收妍娟惟喜籬英帶晚暉

題燈圖四首

春山論舊

白水從遊素德馨功成物色訪潛形親賢不覺君王貴共榻仍教驗客星

東坡秋興

秋夜江風泛早凉游情詩侶駕孤航爲憐赤壁山頭月撫景追陪興致長

柳陰午艇

炎日當空午晝長奇峯含翠水呈光老漁倦釣欲歸棹濃柳陰中暫納凉

梅雪敷春

愛隱林泉脫世囂常將詩酒伴漁樵好看窓外梅開早一段清香帶雪飄

寶善堂稿卷之下終

寶善堂稿後序

惟風動物惟詩風人風之動物不疾而速詩之風人不言而信蓋文誥雖繁或難頌悟而諷詠之間有悠然自得者是故詩關世教則里巷歌謡猶爲有用若世教無關雖錦繡麗句終爲虛飾是故詩先國風風始關雎歷覩關雎以下諸篇皆文王之所以風也始于其家至于

其國近之岐豐遠之江漢渢渢乎不可尚已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以此化下下以此從上感應之理焉可誣也當是時如唐如魏皆有風之詩予嘗讀魏之伐檀有勤之德焉唐之蟋蟀有儉之德焉勤與儉天下之達德也惟我汾唐魏之交故爲堯舜禹郊圻加以密邇文王之化其後子

夏以孔子高第退老于西河之上明詩
之教觀其所爲詩序可知今
慶成王宗川承守世封于兹率由祖考
之烈寔篤勤儉之德三晉故稱勤儉然
承平日久世禄漸移或習于怠且奢荒
其業而浮于費者比比也
王超然遠覽矯頹風而反諸正内自宮
壼親之宗儀遠及鄉縣下及里居皆相
與返于伐檀蟋蟀之故噫此固詩之本

也惟王祖考
先安穆王及小溪世傳大雅王自廟宮
祀享問視之餘藩務之暇坐寳善堂中
端坐澄想誦法世訓翰墨間作積有歲
月遂成篇卷今所謂寳善堂稿一皆本
之性情非無因而強作關于倫理非無
因而虛作蓋有關雎麟趾之遺焉是可

以風矣此師道不明即青衿甫搦管摸
朱偃然高視其所受業者
王以帝室之胄乃能師事吾師文谷先
生聳枉駕就問于其廬恂恂若儒生而
文谷先生以昭代大儒又足以爲之師
一時相與之盛壯我見聞光我河山昔
文侯師子夏適在兹土式覽闕遺蹟尚
存乃今于王與先生再見焉意當時子

夏亦必以詩啟文侯而今王之所以師
先生者又不止于詩嗚呼宜其詩之高
過于俗也夫俗不知詩之因乎性情用
之倫理推敲于字句之工流連于月露
之狀雖音節擬唐踸籍追古其所作猶
爲強且虛焉方且高自標榜互相黨援
自稱曰詩人人亦稱之曰詩人影響公
卿漁獵縉紳泅游遨蔑戯立讒囮以此

爲詩吾不知其說也王之詩固有本焉讀者當探其所因而究其所用庶幾可以識風人之義非近世詩家者流矣會是稿就梓成編師文谷先生既敘于首訥得讀而附其語于末簡云

萬曆三年乙亥夏六月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保寧府事前戶部郎中奉

詔還里陽谿子趙訥孟敏甫頓首書

寶善堂稿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慶成王宗川撰不著其名考明史晉王棡第四子濟炫封慶成王其子孫襲封者無宗川之名集中孔天允序稱王纍世十葉趙訥跋亦云王祖考安穆王以世次推之宗川蓋即榮懿王慎鍾之號穆文熙詩話稱榮懿王以賢孝稱器質敦厚詩亦有體裁足相證也然明詩綜載有慎鍾夏日登萬佛樓次朱使君韻詩一首而此集中不載則又未詳其故矣

仲蔚先生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俞允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程善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俞仲蔚集二十四卷》提要

郡丞劉君諆盡梓其詩文来授[illegible]爲歙郡程于行者悉彙繼之而屬余敘夫余所揚隲俞先生雖後先殊大致謂詩五言古能趨建安以下追齊梁錯而不諄格七言歌辭翩〻自肆或深或淺不名一家獨近體爲小羸而絶句時自會心文主東京小語間入晉宋句不必雋而

肯在緯不必麗而質勝其於泉石
家諸本色毋亦布衣之赤幟乎哉
自余之語出而俞先生論稍々定獨
其於隱雖天下之人慕說之而未有
能名其格者夫上隱生而剗簪茹
勤攻苦自放於鹿麛之外樵父牧豎
能狎而不能敬賢達之士可意想而
不可跡々乃俞先生故搢紳子少亦嘗

事博士經數奇而後棄之篛力蓄
懶善頭風耕不能為鹿門德公傭
不能為臯橋伯鸞游不能為禽息
向子平而纍々焉寄一廛於十室之
邑居恒自謂吾不狥人亦不避人吾不
厭世亦不侮世吾不以名就名亦不以
匿名釣名如是而已夫俞先生以善
病故其足不能出百里外雖然蹤不

能游五岳不賢於游五侯乎哉且夫
隱至俞先生亦足矣何至必欲併跡
而滅之然後稱上隱或謂俞先生集
所酬贈多官路顯者此事獨余識之
蓋余以詩定俞先生交而所善吳興
徐子與來子與於游道廣天下負
是慕說俞先生爭欲得俞先生言
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所援納俞先

生少貧所食恒半菽至或併日炊然
一介無所取晚節聲轉重人或以誼
餉者亦不為飾辭然大不能至束帛
小或算器食而已昔許玄度臥永興
南幽穴而致四方諸侯之遺人或以箕
山人誚之顧謂筐篚苞苴輕於天下
之寶為解傳奇者亦毋用是而廣
其栖逸此何足軒輕俞先生哉蓋

俞先生去諸生即爲贊高士如干人以寓其微指而所採論獨不喜郭林宗以捨己而就天下之好布衣而侵司徒之秉ㄴ當要之俞先生雖采竟自晦於隱道庶幾能持衡者數因程氏請及之以俟傳文苑隱逸者折衷焉

俞仲蔚集序

吾所與布衣遊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楩謝盧故河北人任俠往来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辦治飯即且治糜耳終不能有所于謁凡仲蔚所為行桑樞甕牖

咀藜裋褐不猒死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辞特甚吴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椎竊不休餙嫫母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余曰而来前而為黄初之際乎哉蓋洋ㄴ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鞭者忻然矣仲蔚又稍猒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屛蒐獵一二計

以共埽除之後非素所倣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轂不能走闤闠而南北雖然海内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相驩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漫涵白首途遠豈其能遂重洛陽帋而以是數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

父人櫝壽夢之昫者齋而後出視客客曰嘻主豈敖余於無鼎哉默其竅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焉出鬻而賈者蠅集也過五父睨而弗視曰烏用是文闇習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難矣仲蔚投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更之為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

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古志而沉深潘陸之儔耶歟知其毋齊梁靡也七言古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為贊也銘也赤牘也七子所懼然而辟易也夫

嘉靖丙辰秋王世貞書

俞仲蔚先生遺像

俞仲蔚先生像贊

皜皜先生毓自華族厥毓伊何扶輿清淑手神粹㒈須麋朗郁譬彼岷岡璧甫辭璞高風穆如見者體肅云何七尺千古攸屬厥屬伊何縱以穎資俎為文章韻則聲詩碣曆隆始盡沃時私賈其餘工以逮臨池少而學成晚則名歸其名之歸集若膺追其言之行不踄自馳務務先生澹焉若無室宇蔽風蓬蒿不誅孺子可狎薄號足驅黜聰養餘動靜天俱如何一疾精靈永閟其貌猶生問言不對是耶非耶令我長喟病而登牀迴眸爛然何必三毛益爾頰妍千秋視之非真則仙 王世貞撰

仲蔚先生集目錄

感遇十首　感懷六首
讀貨殖傳七首　詠史七首
遊仙十首　擬古二首
黄鵠吟　秋蘭吟
桃源行　出塞
入塞　閒居二首
秋懷二首　秋懷一首
雜詩二首　夏日園居三首
園居　雜詠

甲子正月元日作
題程汝義西野林園　七日大雪作
感秋作　春晴行園
晩晴溪上　苦旱
晩晴　早涼池上作
幽居即事　閒情
雪中有懷貽文太史徵仲
新秋東郊遊矚　山中玩月
秋日江上　己未中秋月食作

養疾　初夏雨中三十韻
結客少年塲
王元美兄弟遊惠山次唐人韻三首以余
嘗至此山要與同賦遂有此作
登銅井最高頂望太湖
自京口渡揚子至瓜州還登金山矚眺
題黄鶴樓詩寄長興徐子與
秋日與周公瑕張師文兄弟登馬鞍山作
遊聖像寺作　玉女潭

登毗盧閣
楞伽山中訪敫秀才讀書處
贈荊溪老人　贈太雲英上人
送陸山人之上都謁汪中丞
送內兄梁石仲之任平陽將遊天台
送郡太守王公擢常鎮兵備副使
送海虞熊學諭歸將樂
送郡太守西蜀王公廷入覲分得辟彊園
送葉伯寅會試上都

送梁伯龍遊楚并寄周水部 有序
送顧子韶以部歸上都 二首
送張伯起兄弟遊南都
送陸水部子傳北上
送周天球應辟赴嘉定教授
送梁石仲遊金陵　送王明善
送丁道卿赴辟　贈穆礼部太公
劉光祿　董中丞
積雪疑寒　送王太僕

文休承臨趙子昂水村圖
吳郡太守永康徐公祠堂
答邑丞何侯遺碎蘭花一首
貽周秀山
贈南禪集雲寺性公　畫草虫
登馬鞍山次孟東野張丞吉韻
答王郎中元美三首
陳公儲畫龍水圖
少林僧徒一百二十人赴義討賊軍次海

上不屬諸道帥聞而壯之遂賦此作
贈龔溫州
送如顛上人南遊將謁龔太守
答周水部胤昌　陸光祿卜居
送曹巽學赴上都　飲周鳳來園亭
貽徐道潛　挽歌
贈劉生　贈陳山人
碩方伯西園宴集一首
送內兄朱參軍南仲　答王郎中元美

寄上劉尚書　題伏生授書圖
書李唐畫采薇圖後　貽元美
送許明府之蕭山
送周水部胤昌還上都
送吳山人志道往閩中謁汪中丞
贈休寧程汝玉　贈林上人
送汪禹乂還新安
太原太守於侯德政詩
河陽溫侍御平寇詩　有懷徐汝寧

卷之四

七言古詩

巻之五
五言律詩

瀟湘夜雨　烟寺晚鐘

漁村夕照　陳氏翫瓞山房

何太學伯謙山居　贈從弟肇甫

卜居　送顧太學之選部

抽思七首并序　送徐按察子與四首

薄帷鑑明月　長笛吐清氣

風生翠竹裹　采藥遊名山

俠客控絶影

初春病起有懐元美伯仲

早梅得天字　溪夜二首

雪後登山樓　宿南禪山房

卧疾　送王敬美二首

送周叅政子紙赴四川三首

送周秀才　送鄔駙馬

周渭陽生子　送王儀部敬美

寄武岡王　別徐太守子與

送從子伯良迎婚雲中　荅陽山顧頤

荅徐子與二首　玉蘭　周金華

送周使君赴金華二首　芳樹贈荊別駕

汪民部遊吴中諸山　靈栬

橄欖

龔秀才處乞榛栗栽　贈劉道士

山谿　九日遣興

賦得鷺鶿贈朱黃門　蘭

除夕　元日

送羽士　夏日懷吴德重

自潤州城南往虎踞山招隱寺訪戴顒故

宅行經黃鶴磨笄菊花諸山瞻眺一首

詠筆　詠墨

与子與登呂山一首　吴興道中

棲賢笋出湖州棲賢寺其色如玉甘脆特

異若微翫嗅之如蘭花云

西湖泛舟　風木

椅梧　贈秋山上人采藥

虎丘慈上人　徐文果九霞山亭

王比部敬鼎見訪遂還上都賦此奉贈二首

卷之七

五言排律

送歸剛甫之信都
送董侍御還上都二十韻代
贈梁石仲二十韻
送范太守擢雲南兵備副使四十韻
送王大參赴陝西三十韻
嘉靖辛酉夏旹雨三十韻
烹蟹次周太僕四十韻
聞海賊自嘉定至太倉南門焚掠殆盡數
日兵不得進復留屯上海諸道更不發

兵因賦此作二首
玉蘭花　詠芝草
鷓鴣　早梅
送大名孫侯還本郡別駕
周鎮平將軍旌孝詩十六韻
寄吳中書
奉陪大中丞西蜀張公宴王觀察元美西
園二首
端午日奉陪張中丞寅王觀察元美西園

送王觀察元美之武昌
詠仙女
送顧子韶觀察之嶺表
送葛運使之杭州

卷之八

五言絶句
柳塘　秋江
雪　松

竹　朝日
月出　水仙
龍磯　臨江館
仙臺　古閣
蘭蕙畹　松篁徑
麒麟山　鴻渚
茶陂　鴛渚
庭中橘樹　嵐霏
松筠徑　蘭蕙階

僊臺　鴻渚

楚嶠　戲傚純陽

擬古

送謝教授致仕歸襄陽二首

紫薇　桂

水芙蓉　淡竹

梔苍　雜詠一十八首

卷之九

七言絕句

塞上曲十首　宮詞六首

贈法貞上人　寒食

有感　無題

擣衣二首　泉

園居　送吳處士中孚

夏日園居　鶯

鷄　雁

雜詩八首

送休寧汪禹東之武林

牡丹　荷花

黃葵　雞冠

瑞香　山茶

芙蓉　玉樓春

葉伯寅中歲生子以王明佐所作玉蘭圖見示因大快寫髙松芝草并詩奉賀

題画　漁景

寒食得春字

奉酬徐使君子與以詩相邀撰汝寧志兼

遊嵩山四首

題画二首　春思九首

宮詞　有懷金陵

湘妃二首　清泉寺川上人

上人自歙而來盂中貯墨徧施檀越乃附

篆跡

川上人西還附訊王仲房

贈川上人　有懷元美兄弟二首

卷之十

序

仲蔚先生集卷之一

吳郡俞[illegible]著
徽郡程善定校

賦

離愍賦

恌朱夏之煩酲兮喜倚陽之已闌忽廪廪以侵急兮矜絺綌之夕单天廓廓以高曙兮勁颷激而涌湍素月汎濫而鑑體兮皓霜雪之溥溥宵耿耿其增永兮若重處乎深山穖膚憭憭以就

實兮慕矜計之早完夫何著意而不可化兮愁勇勇其何時殫惟貧士之失職兮諒當春而寡歡氣慓疾而内注兮反遙溢而在顏玉色腌腌以先暮兮四序替化而不還身懦懦而易傾兮糾此世之迍艱終軍建祚于童牙兮尚父善悞而始振通鼓鑄而鞠死兮非信辯而就棺人各受天地之正命兮寧改度而横干泯予情而抗夫廉貞兮超永踈而離羣羌孰察其所主正兮中自違于昊乾世情情皆皮相兮慨何世而無

賢眇長餓之無時兮何樂斯之自殘固萬變之
不可盖兮予將專壹志而不刋咨溺馮之媒禍
兮重爽惑之盬盬衆愈偣偣其日得兮曾不可
與晤言聞至人之無累兮委精靡而上摶精杳
杳邈不可彷彿兮循恐斯言之未然直狂狂其
無成兮方鶩駿而一貫厲孤響而誰讚兮輟雅
意于控歎抱奇行而譽作兮亦湏臾而成蹇好
同己而嫉異兮雖萬世其猶未遠馳跬步而九
折兮思展足之甚難塊形骸而獨處兮神相羊

而絶端盍反監夫黄心兮求古人之所安亂曰
陰陽設機不可計極兮九區蓁蓁又孰可跖兮
反志遥興乃永自得兮首陽崴崔曾莫之隘兮
叢薄外蔽其内通博兮去彼惛惛就昭晣兮高
邁無物永以爲服兮

九日賦

肇九旻之令節爾淒辰之始霜悴百卉于緑林
歛萬實于白藏于時律中無射日躔在房山椴
凝丹禽華吐黄感靈鍾于豐巔収帝籍于神倉
惟日月之並應數遘九而皆陽懿嘉名之宜久
故高會而薦觴或助術于彭祖或弭禍于長房
或羞實以效新或飡服以致康若乃駕言龍山
于茲飈館登戲馬之楚臺弋翔鴻于沙苑咸宴
凱而稱詩悉鉤奇而摘抉至如紫塞草白胡山
氣高雲物無擾上屬澄霄觚竿精堅弓勁鷹豪
狐兎鮮肥人馬並驕弦千緤之赤羽勒萬騎之
黑貂或翔畋于廣虛之野或校獵于莽蒼之郊
彌罔巒而掩格被川谷而横捎莫不致奇獲以

耀武聊割鮮而騁豪及夫蘭閨少婦揄閞疲客
結離思之幽遐念佳期之永隔睇來雁而潧欷
學裁鴛而掩泣寒聲壯兮悽心脾夜被空兮月
入室徒有地兮限南北欲授服兮無由得悺無
由兮思彌深鍼縷列跡兮抽余心心之抽兮魂
四溢魂四溢兮夢難集雖有刀尺兮忘疇昔或
有放臣去國感卒歲以測景志士思名薄迟商
而孤寡悇憛兮迯邅淹留兮蹇連緐陰積兮鬱
素川雲晉晉兮藪窮天恱踟躕而延佇眇去楚

而辭燕于是僕本畸人棲遲丘樊于焉逍遙聊以盤桓鶩四序之改節悲倏忽之徂年想前蹤之攸邈覽窮達之異源超遐迥以暢志訬衆憲而為言憂歡軋其相承兮心與蹟猶未泯世固智寡而艱多兮孰云踰其蓢秪之所先齊萬族乃無累兮求罔罭之冥筌庶憑化以無宏兮還吾反乎自然

玉屏山居賦

夫何嵬嶷歸巘而寡麗兮挺孤秀于平臯瑶玕

琪之熛炳以遺照兮聳㑺屏而建標面文嶺之峍屼兮帶二谿之淪坳（二谿文谿武谿）森翳薈之菁葱兮掩霞芬而上交託荆豫以曜質兮應斗極以示丞固缺紀于常篇兮六抗奇于近郊伊濬哲之攸止兮肆編蒃而搴茅葺芳槿于扶援兮羅穹崕于軒榱豈取路于華闈兮每汎聽于林巢陋區中之委曲兮獨延覽以逍遙山盤盂以錯峙兮象瀆淪之涌濤倏氣颯之𩐦鑽兮羌近夫乎岑嶽泉濛濛其飄灑兮鬱翠霧于曾霄鳥讙

鳴而嘷枝兮猿淒吟而擁條送流月于秋渚兮覿升陽于春翹乍容與而休精兮佇惠風以自陶順冲志于典墳兮滌煩想于喧囂漱乳竇之積液兮咀瓊芝以為膏循四序以為則兮混萬族而不恤固忘己而自適兮匪達人而后高匡（智貞觀中至廬山遇異人曰此陰山也不如王山遂詣王山果得道焉）别谷而遥興兮度（盧度隱居三顧山）偃蹇于巉樹應真（唐武德間僧道信飛錫結菴于潮山通天嶽）飛錫而泠泠兮瑶（晉永嘉中有王子瑶者脩煉于王山）滅景于寥廓芮涉無而反經兮固徇有者之

所嘲諒伊人之濬哲兮遵中和之所操求昔士之所迷兮咸永逝于重幽泯心跡而齊同兮遷自然之至要聊揆翰而宣詞兮庶揚蕤而靡彫

午山賦（并叙）

少宰蘄州馮公嘗行營先冢於安陽之山忽得奇穴石理膩潤有文成午究若刺畫卜者咸共驚嘆以為元禎公由是遂為起壟奠域奉先安靈以永休祚因名其山曰午山志元禎焉仍以自號雖造次有不忘墟墓之思以

敦終慕之孝纍者公而奉殊旨暂學南畿而其因緣章會課業采核濫以爲猥之材方之駿琦之駕兼厚善示斯禎教使爲賦竊惟公資忠履信抱義含仁至孝格天神闡靈既誠宜昭宣述作軼休前載時輙受命不量徯闇緣情遣言牽綴斯作其詞曰

繄二儀之初載兮混協氣而陶蒸紛融結而流峙兮撓五土而肇形川澔淛而灌注兮山逶迤而相經肆磅礴而革止兮亙八紘之輿寓既巨

麗之難紀兮孰遐怔而可稱惟荆巫之巋巀兮跨七澤之澇澇緣大江以袪勢兮應翼軫而儲精奄隆崇而峯峯兮又嵺廓而岑崟日与月其蔽虧兮鞠崆峒而干青雲道嫣墟之块圠兮峻紛錯而無垠安陽崛其獨出兮異造化之制作雲陰閉而陽開兮乃通靈而磓磥別重巒之結湊兮帶江夏之脩坰吐清風於巇突兮納歸雲於岭嶒甘泉灑液以潛浸兮琪樹翁薆而吐英觀豐蔚之所盛兮乃迤靡乎沃瀛歷衆山以周流兮尠兹山之與京於董祇之得一兮不貴德而藏珍邇哲人之玄覽兮指西東以行營亦載輿而載步兮惕夕降而朝升趣東阸以瞰穿寥兮仍取路乎崚嶒精誠檄而上究兮欽逆璧于皇穹諒無德而弗祐兮遂啓秘而示形簡良辰而爰度兮鑽介龜而覩禎刋叢林之腌腰兮鼎魏山之嶢峥石嶙峒以分劃兮粲支脉而起文文胎回而成午兮象衡陽之上征燀朱明之屆律兮阜萬物之滋榮端逢占之休讖兮若預合

于舍弘隘芙容之始燁兮佃休牛之帝椹泰連理而開祥兮柳谷崩而發朕彼閟誕而非徵兮奚表仙而蓄聖相厥凡之既美兮豈它山之爲品蘊沖和之全氣兮峻天標而奇挺搆大榭而系隧兮浚滿瀆而旁引嶟雙表之巖巇兮列行楸之軫軫玄堂粥粥其盡覘兮心京京而祗懍奉厥考以奠靈兮神洋洋而永存地德翕其上載兮天光發而下新鬱佳城之崔嶉兮羅兕封之塄垣伊孝思之摶摶兮昇饗像於丘墳言有

觸而必感兮時當媮而寡歡申嘉號以寄款兮悲欲報之無因精摇摇以增思兮思孝莫大乎顯親頓雲網而振跡兮遂羽儀於大庭炳繡衣之綷縩兮抱鳴玉之將將譬芬菲於屈草兮凛威嚴乎秋霜典乘驄以懾奸兮綱埋輪而挫强謇義形於二子兮超帝視而鷹揚帝命赫而載降兮握文樞於南邪洪陶化於多士兮攬道德之芬芳連麗詞於春藻兮析雄辨於毫芒咸礪金而琢玉兮隨從風而飄揚茂爵範而章程兮

馳長轡之煌煌陟司理而明慎兮務衷獨而若傷懲鰲辜之顚酷兮謂滛刑之不臧監淵石以自準兮侔皋陶之翊唐遭休明之優渥兮讚庶績於銓衡行貞固而清簡兮循名實而不爽允領袖而作哲兮昭遴賢而擧良不抑搡以渝化兮正規矩之員方何蕭艾之不捐兮何蘭蕙之不芳冠峨峨以矗矗兮儼玉貌之肅肅䟫丹柱之榮題兮比昔稱於往録儷黼衮而增華兮配台岳而齊躅邈純懿之全德兮揔九流而共輻

蟗顯親而揚名兮惟終慕之悠篤曰余小子之顓蒙兮獨煢煢而介立遵典謨之遺訓兮尚先聖之貞則彖恵渥之荐加兮退求己而無匹忖涉才之踰涯兮竊蒙霧而顔澤胡日月之遄邁兮荷欵眷之逾貺魂繽紛以正營兮㬎知人之厚德曄元符之絶世兮嗟孝道之無窮實天地之經義兮爲萬善之所宗聊挨翰而頌言兮媿斯言之未工顔景福之駢蕃兮貫千祀而彌崇

送朱氏女　并序

昔王文公介　文章節行著一世而又獲重睠於其主且時屬承平於情事宜復藹藹至送蔡氏女之作殊以雅麗之詞寓憂思之旨而朱子以其詞近於楚信乎情之所鍾疇復能已况余窮居奄遘世難而女以弱齡奔竄靡所則雖重蔺累牘又能攄𣎴悁結乎因其歸書𣎴與之

秋爲氣兮怨恨多木葉落兮水增波登高送遠兮音信疎盜賊縱横兮柰汝何我生不辰兮離

干戈生汝實多兮重枝疊柯辭家事人兮惟古
初念當復離兮涕滂沱
望極浦兮又遠出迴汀兮已連山澹澹兮欲沒
舟遙遙兮造天蘭芷馨兮有華菰蒲綠兮無烟
頫容与夫安流兮無有震愆曠若處此堂階兮
度陌越阡念邅往兮復来還魂渝怢而若有亡
兮豈他人之盡然遅汝歸兮冬首慰余心之未
平

来雁賦 并序

明府大梁王公以廉平恵愛為邑而尤以文
學緣飾之百姓乂寧彬彬有單父之理隆慶
二年冬十有一月公在廳事忽有翔雁降於
公庭依遲究頸留止不去公乃畀而畜之不
以籠檻益用柔馴咸謂公之理行不唯孚於
民而且曁於翔泳矣昔禰衡為黄射賦鸚鵡
章誕為曹公賦山雞然皆獲自林虞因以致
獻猶欲侈之於辭矧夫茲雁雝雝實有来儀
之徵由是士之及公門者並為賦以獻允文

衰蹇伏跡遵樞公尤禮之齋以古人之度用
睹弘美其可缺而無述乎敢輙畢其愚悰用
嗣斯作其辭曰

有寒門之逸禽稟壹性之純貞絶大漠以安集
介二巇之峥嶸卞識機而遠害性知時以通靈
故其族類雖繁飛翔有序唼食相名鳴號同趣
勁翮蹼足黄喙玄羽泛素壑而並游矯泰清而
軒翥伴茲禽之特殊何鸑雀之足比爰取象以
明義亦表德於嘉禮若乃蓐收戒節月壯霜凝

衰草共黄雲一色飄沙與燕塞俱平萬里蕭條
天高氣清乃違寒而就燠咸嘯侶而鳴羣度瀾
山之無極翩嘹嘹以南征望烟路而中憩遵杜
渚以自營忽蒼茫以頹落趍單父之静庭且其
容止柔馴徘徊延佇無籠檻以覊縻甘輯翼而
自弭豈閽霧之相失將疾風之乍驚懼鷙擊之
遄迫怯虞機之見攖抑毛羽之摧瘁竟偏特而
伶俜顧日暮而塗遠悵中心之有懲遂歸仁於
君子偶来儀之瑞徵於是飼以稻粱豐其肌體

諒俎味之至珎終周防以休處及夫洞庭水綠
吳苑芩蟹青春麗兮燕巳還望故鄉兮渺關山
嗟儔侶之偕逝獨棲遲而莫從遭此世之嶮巇
罹憯毒之切躬幸微軀之見托荷盛德之能容
輯風雲之遐想稈階墀之近踪庶承君之恵渥
長保巳而永終

蟋蟀賦并序

蟋蟀秋蟲也猛性嗜鬭志在必勝其鳴聲又
特悲壯庶幾感靈激神固蟲豸之可貴然余

覽國風月令及歷世才士所爲詩歌咸非專
賦郭崔之博物多識又絕無定名率皆相襲
而未盡其理因綴叙其所産化聊以備數焉

其辭曰

伊蟋蟀之微眇兮惟穐蟲之獨靈含春華之胎
質兮吸玉液之清泠性耿介以毅武兮卞畫節
以慓輕挺天姿而無因兮相歷覽其脩能不程
才以知類兮豈瓌異而見珎爾其爲類也則有
噬喻涔汝㕧嘯𩲸圻崩榛灌莽之原渟涔淺草

之區綠房紫莖之圃黃苔白蘋之陂堀堁灘燥
漆灕沮洳埃藹蕪邑夕勁朝晞潽潽濕濕底壍
腐餘芬焉是産爲蠅爲蛆列有複閣成臺離榭
幽堂玄蹝黑礀之室曲瓊椕塗之房蘭金藻玉
之宮璇題縹壁之廬清馨轉蕙之館晏溫流香
之渠爰有麗人紗妓姣女婑孉嫮態綵情妖豔
婿窈盬衍其中者忘日夜而寞迷熺綠烟爝朱
煇或乃淪精降魄含形儲軀詭色非純巳氣庶
遵由斯言之未足稱啇余固聑得而畧也至若

屛窾巃嵸丘蔡巒霧谷炭崖錡嶔崎峴壘霧壑崔
巇以峴崌嶙巇巻嶠峗嶬隈隩蹊絕徑蹤藪斷
來妝若乃豺豹貙狐魍魎魑魅狙獸犇格磔手其
側王虺巳虵毒蝎巨蠖欹尼陵卯乎其傍雄虺
猛鷙雕鷹俊鶻咆嗥亶翔乎其巔赤螳玄蜂射
蜮蠹蝎噬嚙剖𧉮乎其陽山魈木魅陰鬼厲神
熊羆馬魂兎焉鼯窟宅而跳陸藥漢有千年積
死之樹孤軍胃胔之阬蕭蕭古邈蕟蕟蕪城飛
雷之幹屹雲之楨橘奇撥奇巖巘崱崩豐巘巘

攢百靈壯瑰偉之所積卒成氣乎奇生其為狀也則有敦朕狀茁平膚銀液斷斮霜飽股弩絙戟翅鑠流金翼凝點漆頂渥丹砂項竪青鱗鬣牙髀灌以貓鰦臣頬碨磊而簡積馮馮亍駓駓觡絛兮鬇鬡何奇形而異模差可仿象而鼓鷙亦將有公子王孫偉竪權戚驃將豪商游俠燕飾三川五都之雄六郡三輔之客厭百戲之已疲歎黄金之無益聆烈音之碚礚羨節鄂之宕嶺命林穴以彌秋兮彈耀靈使西沉揮赫熛以

列炬兮戒富媪以見琛爾乃頳玄頯炘浮林闢衛衚蹴鱗移阽嶄巇刓岑崟飛聰硿濛沉明突冥巧網四匝役穴三門雲布星羅下無軼奔闌萁蹬兕梧臻畢獻所獲犒其最勤納以琦璜之窩飴以珠毯之縈沐以華清之潔睎以赫戲之晶攬翠荍之纚縰擒青蠅之縢腥信龔養之既和車應機而莫攖於是命儔集好駢駕連纓相與很覿夫戰鬬之變態廉度其勝負之殊形各施絲以代幟絇約結以定盟設誘唬聒用壯敵

情其始也則跛跛躍躍躙躙蹜蹜或峙若植鐵或蹶如陷石或嚙啗而彪休或趨捷以狼戾或深沉似保介或偃攘象赴勢或怦怦伺抽憑或桓桓包慷慨乍渾奔以相嚵儵急對而令躋擇肉而咧啾拉折扼吭而扳翻揪擬聲砰礚以先鳴騁後凱而彌厲或逐北而隨捉或受詘以淩邃固三接而三捷亦再角而再礪循性情之自然陋孫吳之韜秘然後衆變殫单伎飢怯負者愁觭豎勝者榮豆價傾西都射溢千鎰功以攄

武見貴名以將軍是榮豈獨衛鶴乘軒秦松受職此固媮樂之方信足以極一時之偉奇也若乃燕地飛霜楚水增瀾天崝嶸而短景風颼飀而薄寒木已盡而見放形枯槁而摧殘聲酷醲而不舒夜湧湧其未闌感唐風之覽化興楚客之永歎又有貿士失職獸婦棲山久客登樓愛子戍關畸人鞠而無偶壯士去而不還臨年被戮之孤垂老欲別之鰥忽傾耳以類思何愁戚之多頹心有懲而彌亂涕無從而獨潸冥哀音

之中人兮誰能破涕而為歡蓋亦聲音之至妙也豈若簫琴之比律於夔襄昆蚑之哄嚘蜿蜒兮爾我亂曰素節玉貞類介士兮雲翼振振發皓商兮馮化摛體靡有方兮竆陰弭割陽精降兮雖有奇心怡替奥兮俾協歌詩閟靈藏兮

菊賦

伊茲菊之貞麗挺庶類而擅奇含內美之醇精敷藻備之清儀翠葉掩以葳茂紫荃翕其褷䙰迎上春而觧作凌九陽而振蕤越流芳於秋坂

託纖根於幽崕糅五色而相宣鬱彪炳其陸離伊鳳于来毛嫗繡分苔迻錦匝烟區影亂菍河之燭光揺兎苑之芝𤯝使華林掩綷琪樹黝姿晃雕霞之鶩絶蔼繁星以紛菲剡夫奭葙凝陰涼颸送燠日短晷以向南雁違寒而度北露冷吳宮之草波增漢臯之曲人有懋而必盡物無微而不爾天泬寥兮彌高木蕭摵兮就剥彼脆榮於此時曾靡渝於茲菊匪負霜而淪操每㬱靈而適馥值女几而蕃滋出甘津於潘谷纂嘉名於流記閱上藥於丹籙若夫英頳考槃仙徒邁俗或飡英以充盧或擷蘂以佩服或咀實以引年或傳葩以代祝或咽液以療痾或沉醪以娟獨故其為性也可以從德而延期其為芳也可以揚娥而表淑粤有南國大台中朝元輔覽鳳圖以備文揔虎賁而勵武道無謝於佐殿日有臨於生甫玩玄月之改律又朱明之徂暑欣年志之樂康省勛庸之豐偉而乃闢華堂涉芳圃登上客名真侶烝蘭肴沃歡醑懿珍卉之能

靈叶令辰而煒煒莫不散賞以娛衷仰希曩哲之遺軌於是復有南園逸叟東海遐賓恭聆勝事緬想清塵慨服義之既闊慚酬德之無因遂命圖於縹緗聊稱歌而遣言歌曰

金商戾兮被勁楚月華白兮蟋蟀入戶清氣乘兮輕袿舉神恬愉兮美無度陽芳絢兮彌終古宜永御兮壽黃耇頤申頌兮承靈祜

黃薔薇賦　并序

周于舜得斯卉一莖植于園亭迄今七載矣

顧見而咨始驗其異意甚玩之遂作斯賦
有中國之嘉卉兮體天質之純清陋衆芳之穠豔兮昭粹色之奇英冕移根而永託兮遂挺栽乎前庭含内美以俟時兮越七禩而始榮解輕黄于綠苞兮乃夭矯乎朱明潤瓊膏于夕露兮漱金牙于朝陽綴兩絲之霏微兮澹浮霱而委傾送遥芬于柔飈兮歛綽態于弱莖枝裊長而施散兮葉鱗次而繁興乍纚縰以鈎帶兮忽飄遠其若鶩合厚陰于階墀兮흤翠景于軒櫺匹

芳雜而嘶烈兮比崇蘭而匪馨彼美人之採捋兮奚遠涉乎江濆顧斯種之獨珍兮宜象德而肖形豈絶處而遵晦兮關故記于幽經肆予情而流詠兮庶蘄顯夫脩名

諼草賦

惟玄靈之肇和播黄祇而亶植猗衆芳之薄遠咸效奇而獻質若夫葉秀萬年之柯枝聯千歲之實標建木于扶汜飄奇芬于桂域言有誕而匪經賞每遐而叵測豈如貞卉之紛菲依北堂之輿側蘊天地之純休體恬愉之粹德系嘉名兮永彰挺上春兮耀色挹脩莖兮綷若翠羽騰綠波舒叢葩兮灼若雕霞冕朝日引崇蘭而汎景轉芳蕙而凝碧香播北堂之風露湛仙人之液犀毘爲之聲滿殊祥爲之彩沒懿君子之好和興詩人之詠侍是歌章烟館中散雲室子建弘詞王郎麗筆咸擺辭而托思殊未究其旨的于是爰有汝南貴胄吴郡英賢仰脩陔之峻躅遂回心而致虔躊躇顧慕容與周旋顧斯卉

之罕匹著前聞而有甄處堂階以滋茂諒娩美于慈顔爾乃模紛儀于象外移瑞色于毫端不順時而屢變長閲歲而淩寒豈徒勤比興之義工藻繪之妍而已詞曰芬菲煌煌振郁虒乘嬉陽和悦流光邁種厥德信慈良齊徽太姒嬉祉昌宣胤發祥歷壽垂無疆

悼往賦

商横之歲少司馬王公靈柩經於𣁽盧公嘗有大勲勞於國家而卒以讒被禍余與公之

予亢美敬美友善知其事之委折遂往哭焉
昔賈誼赴長沙至沅湘因為文以弔屈原誠
有感於隮世今余忝公同郡託末契於其子
其能默乎遂擬悼往賦一篇弔之庶將證於
来哲云爾
粵惟商攝之歲兮月旅次乎玄辜陰風憯懍以
迴景兮嚴霜落而悴柯望歸艎之營營兮悲縞
素之纍纍乃獨往而敬弔兮重愁苦而哭之䰟
焉所麗而洄徂兮孰下招絡古而噭辭吁嗟乎

夫子之耿介兮包瓌行以自奇承洪族之嬋嫣
兮綦前脩而歷兹納弓旌之嘉招兮蹇直道以
佐時被繡衣之綷縩兮冠豸角之䰕䰕謂芳蘭
之峻茂兮謂蒼莱其必萎苟中情之信脩兮何
異道而使余以狐疑彼純粹之既遠兮謂皇途
之多違美政壅閼而不宣兮相昏椓而成私纏
屬剽彼以虞青兮遂屯逼此上都肆嚴殺而流
毒兮士女化而為俘聲虓闞而震惶兮又孰可
深謀而與从為獨迴禦以而立慬兮敢顧懷而

後時時料敵而厲難兮焱極桓桓整六師使長轂
雷奔兮挫鋒奮威更始黎烝兮誠安庴其阽危
日被君之褒渥兮芳菲菲其靡亢羨方虎之異
周兮奇李牧之鐵鉞強存營卒之作武兮天聲
發而外彰陟董兹而顯秩兮求古人之所亞爰
受命以南征兮建雍水之雄戰思與懷其並濟
兮震日出之東域民慕思之專專兮喜竊城之
載色心怛怛而不懼兮永置像以為貞則又申
命而整駕兮將以蕩夫盛秋終專寵而謂君之

可恃兮顛蹋忠而自思羌信直之不羣兮人之
心固不可與要顧若處此異域兮衆婁婁以相
䝔嗟又逢天之懟兮旋頭夜高餱糧乏絶兮營
壘蕭條何忠壯而數奇兮志抑抑而不自聊唯
夫人之好嫉兮豈惟喋閉而害賢直回回而內
訌兮蒙以不忠之大慭撼閶闔莫余應兮欲自
申而無由緣皇天固徧照下土兮蔽浮雲之朣
藹然霿曀而日厚兮卒顛隮而遘殆夫固知路
之險隘兮迷不知轍之當改川塗洶洶而壯闊

兮臨當濟而舸敗希積風而翩翔兮鎩羽又豈
足犄辟蔚羅而彌布兮縱橫弆之何益功深罪
淺兮覺不覺寤而省實十世之宥猶兮痛冤頸
之摧抑辰旋俠于讒心兮門户閉而自塞世滔
滔皆蒙貿兮重昏暮而靡燭胡不照覽而鏡微
兮淹棲遲夫叢棘神龍襲乎湫淵兮焉靈而而
尊食肜豹之匿其文章兮蒙霧露而自澤考往
事以權懸兮竊有得隱穽之所為葺蓬茨而考
室兮路幽藪之陰扉編菅茅以為牀兮綴敗絮

以為衣抗嶕嶢之曾巘兮遵絶澗之荒蹊青葛
彌路兮蟣蟻翾飛蛇虺糾結兮虎豹豎鬣忘年
歲之遒迫兮抱玄景而與居藜藿翟嗌猶弗充
兮嘆頗頷而長飢與世影如煩毒兮起塵冥以
自外邈三五之不同世兮悲夫人之恒否而已
泰吾固知其遠禍而永滅兮不顛為世之常態
又胡不偕靜默以自踈兮簡世局之覊鞿生天
地之廣而罔延兮哀時命之侫危善與惡之終
糾兮不同厥施又孰不各然其所然兮非其所

非雖既盡而弗寤兮亮無慕而弗歸亘終古而
一軌兮夫豈憂歡之足持竊抒情於洙哲兮貽
毀譽而證斯

會芳園賦 并序

中書舍人胡順尚書忠安公之孫也遺榮褱
中逸志世表度山相土肇置茲園探隱究奇
飭朴而逝雖事殊巘穴而道在棲盤爰延詞
英竝述歌詠伊予不敏輒撰斯章其詞曰

有逸世之公子仰通人之遠規追仲長之頤言

求應璩之所書靡希榮于魏闕協清曠于丘墟
爾乃發精誠于宵寐遂解組而巘棲君在京師嘗夢竹構
亭于家遂解組而歸構亭曰夢徽聚石為巘曰隱君控郊垌之傾阻究冏
阜之靈奇挾奐壇之緬邈剪榛莽之踈蕪或遠
襟而近帶或前背而後趨還自然之玅有爰結
搆而為娛延隱淪之高躅勒藻麗之英辭堂曰延逸
屏曰翠玉勒名賢題詠于上研陰陽之變化悟損益之所歸
寫曰悟易飴露鶴于潭皐狎晴鷗于水區分田飼鶴曰款鶴梁
矶氷中曰狎鶴隨虹梁于烟境遺天地之廣虛橋曰醉眠兼

有玉洞春暖瑤樹雲寒瀏瀏芬芬數翠竹檀欒蕉兮窗而蔭綠花覆塢而流丹或濯塵纓于清瀨或睇素娥于澄湍（有歲春洞留雲樹流香澗蕃谷兮綠窓萬花塢濯纓瀨影娥池）復有泉通古梵湛明月之虛朗芝秀苑園象宮闕之崔巍（泉曰古寶館曰瑞芝）瓊仙閣兮霞杪（閣名棲霞）（祀仙人張三丰象于上）峙層樓兮山隈既擾蘿兮側徑亦更假兮重階（有山外樓閣蘿徑更假階）咸托勝以標名註靈峰而起臺（峰成通會昌侯孫公至因名其亭曰會昌有峰並奇峻以宋米南宮拜石事因築臺峰側曰來拜臺）與皆殊製而異所囿饒樂之所必詠匪尤物以興累鑒幽情而自裁彼面城而近市亦理隔而情乖至如樵悴窮巖之曲棲遲荒翳之坳又篳簬而藍縷聊鑿坏而處巢殉褊兮以獨往徒危形而自彫顧茲園之信美惟餘朴之而逝豈侈觀而後情高滅跡事為殊世順所便以宴息撫鴻運而肆志或興歌而容與或悽往以悠裔每在物而必懼奚脩名之足恨諒姿娑以永年誠不知其所至竊權處乎末簡庶以緝夫幽記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

吳郡俞允文著
徽郡程善定校

四言古詩

贈王元美

顯允王子實維國楨爰逮嘉招旅蹟王庭緝熙帝載時隆德聲如何泰往人悔斯形日虜肆逆阻衆憑陵軼我邊鄙王室震驚惟公司馬篤其忠貞乃奮其奇以挫脩鯨公崇其勛則莫與京胡道斯嫉怨釁乃成舊勛莫紀以陷大刑誰云為善而不近名眷念之子祗攪余情衡風晨激淒露宵零孰是斯值泳此弱莖進則無補退則曷營悏悏紘綱雖疎曷嬰子之慎之毋或于行人之相知靡軀不傾式瞻在昔我之未能躊躇中夜弗遑是寧亦既契闊百罹是并山川阻脩發言莫應義淪志沮尚思良朋我思大化疇測其冥福為禍基禍為福萌管氏釋囚齊政以興范雎拉脇卒相於嬴億變相禪憂喜並根將予

何期示我好音好音伊何實慰我心安得與子
携手喬林慨其弗獲引領長吟

送鄒太守西蜀王公入覲

奐奐梁岷國自中葉乾象貽儲坤維揻拔芭絡
資裒鈞綿麗絕於赫惟公炳靈作哲嘉舉華世
羽儀朝列譽彼環琨雖秘猶徹明明我后乃眷
東鄙誕命於吳俾民是紀公既戾止是疆是理
鎮俗以約倡物思軌廉而不劌涅而無滓丕式
屬城實簡髦士吹萬如春飲汗如雨羣黎吭吭

豈曰餚饍道峻暉傷罔收民譽蠛蠓之懸衆美
自附藐余顓蒙荼承弘誘愛至求詳分隨契懋
察佯貴賢恩充四酎玉卮無當徒慚壺覯量違
時幹反質居常養痾丘園寄識古英委心所欽
秉志精芳維公三朝乃覲于京景爾攷圖介爾
珪璋遐我民瘼衮職是章曷不我留邁遄其行
翩遙幽緬天門高翔睇彼遵渚瞻遲歸艎顒允
惟公實惠我甿詠懷賛詞延佇泰康

雜言

滌滌穮宇極望蕩心興命同志越邁平林臨觴
高臺流睇重深邸鄲新姬美氣蘭音清芬隨風
當之難禁申酌無次卯坐遞侵玉體隨弛其樂
沉沉

離合體 崇居全真

嶫彼巢父嶪遐而倖磽确伊處堯弗能即屈之
以位出而遠匿岩鄗彌肖草萊終輯以水洗耳
口惟緘默尼哉枯槁凡馬若失悳茂無營心蹟
雙寐寔契為徒冝匪恒匹

贈郎孟堅

睠念之子生不逢辰形辱志沮遠竄孤征朝辭
茂苑暮徂廣陵仇壐實多不遑自營瞻彼究洛
曰惟帝京爰有君子國之幹楨予之昵之乃趙
其庭亦既覯止出其險陘亦既三年言旋舊垌
載馳載驅時靡有寧梁鴻變姓匡游匿名彥方
避地矯慎逃形身畀義高罔墜厥聲睠念之子
如何勿懲子之慎之慎尔攸行

仲蔚先生集卷之三

吳郡俞允文著
徽郡程善定校

五言古詩

感遇十首

昔聞柱下史超蹟日室嵎追隨五星精抱一握玄樞乘化閱衆甫出入窺有無寶書垂千齡光耀誕八區玉管貯丹藥青泥秘金壺飢渴至靈實于道若為拘苟非至人存誰為閔犀愚

其

朝飢固清真檀氣閟金室空色滋霧露松柏映虛帆若橋垂青芭翠帶桂鷗鵷貧居日沉靜披覽終九術卓茲臺佟子乃得至精實

崆峒有靈仙暑衍千歲期食之可長生棄捐豈所宜餘姿憯霜雪焉能久留茲婉孌驕榮子轍轢拖李蹊

北望北郭里松柏蔽川坻極目千里原駘蕩春雲滋困獸多窘步離禽多毀姿徜靡丘中賢慷慨內傷悲

西北地辟遠儇急兵馬富少年多永懷出入帶雙鞬俠客馳千騎城闉起烟霧萬里入黃雲落日悵多趣廣鷹忽騰虎[illegible]陋時見聚豈伊持重極轉使絲黯固懷我李將軍空山射㲋兔

高天何悠悠萬古何清清清清復何有誰為萬古情日月經其中寒暑盪其精氣盡物亦化焉能固鴻名仰觀太始初嘆息此羣生

古有林類者寂寞守靈宅青春擾荒穢寡居年已百千載稱其人豈不感至德悠悠清天中擾擾各有適

朝凌太清中遥顧望三梁飛魚不可餌超世發奇方飄飄丹城闕遊戲白玉房石渠滿青華碧藕越千常採服玄元氣養德奉神皇壽命安可極但恐彫三光

朝馳漳河間暮次勃碣陰結交非一所鞍馬忽相臨封客彌廣坐藏活復多門妖姬美清夜跕屣擬鳴琹俠室延月光英音激霜鐔中多寡游[illegible]涕下不可禁

灌園秋畝首日夕延遠飈秩秩品物繁欣欣共
榮凋揩揩漢陰老喀喀仲子操適已不在取乃
不見吾勞暇豫事多愜沉冥理忽超臨觀波池
靜彌悟星月高道真固如此曠然不可拾

感懷六首

涼氣凜中夜華月散清藹遥遥睇脩旻惕焉感
前誨智拙勸時紛力瘁矜已急涉樂無恒豫在
戚有餘慨遺念千載下身名豈相遠此已非吾
有歲月馬足賴

猗歟上世士養空究當年曠視遺耳目虛遊萬
物間高操無與儔誰為尚其賢是非還相蘊舉
世咸共然伊人久云亡斯名竟誰傳
伯僑與陵陽念彼誠有之脩齡彌萬代恍惚還
復來誰云非疇匹為是余所希一形會有盡胡
事空獨馳百年豈云遐安能與我期一逝俄景
滅緜悔將焉施
生命固有常于世鮮能由天道諒微昧禍福不
相譬運促無脩齡吾行將安休高行令世疎寵

耀逢孚尤何不永自持飄颻升九州横厲越飛
泉与彼列仙儔豈放榮華子跬步相譏求
燁燁三秀芝煌煌冐九莖慶雲耀靈和日月垂
光精韜景玉山阿含采麗曾城芬芳彌六合誰
能掇其英思從沉湘游曠世垂令名
絶壑萬餘仞重陰翳曾岑仰視玄雲披俯聆神
龍吟潛光不見已誰能證其音截竹為吹之與
之相合并恨無知音賞空有越世心

讀貨殖傳七首

皓皓空宇中草木無餘榮淒淒屢空顏寒氣坐
自盈念當老會至徒沒非所經古來言治生乃
有益世稱如何不深察終歲窮所營持此良自
愬清晨擁遥情
喧然古名都連亘彌八荒營營各異俗用奇取
富强壹志唯專誠馳逐萬死場高門羅鼎食驂
服若飛翔意氣還相矜流目自生光豈知丘中
士繿縷鬱蘭芳超遥遺榮利詎以身自傷
秦王滅六國六復誅雄才牟利殫錙銖遂起懷

淸臺數世擅丹穴一朝名譽開尊顯隆萬乘熙熙競相猜豈不在立德貞姜徒草萊

刁間任奴虜車騎何洋洋結交盡權貴趨冨傾侯王掘塚事至姦曲狀名亦章成業各有基彼獨處不滅苟能懷仁義胡為厰稽糠𥿡事良已久今日復何傷

程卓起遷虜鼓鑄稱善籌驕侈擬人君射獵恣盤游孔氏在南陽交通徧諸侯雍容名公子權利靡不收豪華傾當年營欲殊未休但恐委朝

露身名翳[illegible]

春鳩鳴原圃淸畎肅冷風渚蒲抽新節園杏滋舊叢及時事東作聊以希歲功四體亦已勤衣食恒弗充念此誠拙業秦陽遂稱雄人力苟可希庶幾殉薄躬

白日無光景臨照開八區五民驚市智千里立相踰汎濫萬貨情悅仰若可趣勤思彌日夜計此非良圖宣尼有遺言貨殖焉足模不如守窮巷偃蹇滿盤軀

詠史七首

廣野何軒軒節高計亦精一說拒彊楚再說下齊城曲周為漢相隆貴由哲兄奈何淮陰誦禍發身見烹時牀苟不會他人傷我情

伯陽適西關魯連蹈東海汎然寡歡愛萬物莫能采淸芬盈天壤巴當若相待馳念空至今頹色日衰改長恐年命促隨時韜光彩

梁王昔好士天下所慕馳鄒生乃繫獄悟主多悽詞宮女三千人一一妬蛾眉高才自媒賊斯

言良足悲

善賈能釣國千金委沙塵邯鄲獻名姬功立身亦尊福過不掩禍夷滅竟荒溪唯有懸金書乃獨留至今

煌煌褒衣子相然立端誠磬折趨利樞仇怨一朝生豈若上世士不為濡恐情慷慨無外交斥言成死生至行偉大義竟死還藏名

賈生二十餘亦籍頗所通少年遭勢路抗議漢諸公咄嗟令讒踬嘿嘿自傷沖白日迫頹景一

性豈再融冀頤熙令名身沒垂無窮
壯士不避死勢凌萬乘君婉娩屈庶公曾不有
其勳畀體存大計英聲被無垠哀哉食桃士斯
言安足聞

遊仙十首

獨玩縱闊步度世越九州東行按蓬萊西嬉欵
浮丘雲氣入無間虹蜺丹青流日月奄忽馳俯
仰成千秋直指帝者居樂哉清都遊通仙參差
來相与為匹儔要我絕冥外不可以久留

天地何長久人道一何迫超踰域中戀八表恣
所適輕舉登青雲倏忽行萬億乘蹻信絕徃安
用生羽翼九陽為我燭六炁為我食空同為我
廬太無為我宅與天長相保何懼歲月積
總轡金庭側改轍登閬風丹闕象三辰瓊踞青
天中中有太靈士精意與天通摩弄日月珠乘
飈汎瑤空羽蓋紛上屬烟駕靄溶溶嘯咏天曆
為紗說授韓衆一與君人遇年命不可窮
玄流吐飛瀨玉梁秀千尋五芝成宮闕纖樹為

黃金璇室清霞氣上道無外侵紫微與九華偃
息玉山岑瓊蘂麗神阜琳腴暢靈襟精影儼雙
粲高唱飛鸞音聆音眇難酬感我冥中心
秦世有盧敖尋仙昔未逢銳意造玄闕自謂莫
與同忽與若士遇冥真異姿容軒軒迎風僊靈
變不可蹤一與盧敖言聳身入雲中汗漫九垓
外遐怪頗莫從教心竊自鄙撫絕猶蛆蟲
驪昭八紘表振跡青崖巔服食事聖師通德妙
三元道真非一宗冥轍無拘纏齊生飧石腦佃

僊然烟間年光剪韭翁託體清泠淵抱一攝天
真委化致靈仙一躍太空顛道要不可言
遠游崑崙山崑崙一何高崑崙排霄起會見百
神朝肅肅上清駕真儀儼玄標五烟翼高蓋八
風扇飛軺香嬰紗玉嬪蘭音吐金簫備從各異
色揚靈上招摇我頤偕此侶謁帝同逍遙
吾愛王子喬不貴儲宮居吹笙作鳳鳴好道遠
從師仙人浮丘公接上嵩高崖學之三十年忽
欲還家辭相期緱山嶺七月七日時翩翩御雲

觀舞也頤慕之儲宮豈不貴難以百年期
冥眞有高踪一往不復還心期玅玄素曠然絶
囂煩采藥歷三山尋仙度九門受傳餐霞秘蘊
玅不得言含道存精微專氣固靈根金膏槃盧
質乘光上飛翻神峙太清杪悠悠可尋
眇眇赤松子飄飄隨風雨少女往追之泠然乃
雙舉籥史發精吹贏氏相容與哲遊登鳳臺一
朝遂糸翥神感非有待冥期玅眞侶蟬蛻遺垢
紛飈輪誰能泯徨徨世上士卓哉此二女

擬古二首

和璧天下寶傷哉獨淪誤秦趙何紛紜相如建
功祐呂尚老屠一朝曜天步傳說何為者神
感發宵寤苟其當遇時奚在殉馳驁如何蟄華
子悒巧從趹路蛾蚋赴蘭膏身死永不悟寥寥
宇宙內萬代可齊度安得附六翮逍遙排氛霧
俯仰窮四海豈肯戀細故

都邑聲利樞赫赫飛炎烜能鄙還相寵傾側不
及旋吹噓成薰灼玉石要俱捐迍遭操難固短
弱情易纆擬足無通途舉措懼厥愆飢寒迫窮
着盡室夷高瞑殉義寧顧身為生誠獨艱事往
眞偽顯清埃播來賢

黃鵠吟

黃鵠翔赤霄傲睨將焉如形大反為累舉翮觸
四隅鷦鷯又何微終歲守一區營營乃奚任咸
各肖其軀萬化相陶蒸種類亦殊安能遺形
骸逍遙以遊娛

秋蘭吟

穠蘭被峻谷獨產含英奇采采自芬芳舉世無
人知豈伊蕭菌雜曾不為此移與世既殊倫奈
何久懷悲終然謝先伐虛名竟何為

桃源行

昔有武陵人捕魚谿水湄谿暖桃花淺沿洄遂
忘疲所歷既已遠忽復值山崖初行路纔通豁
然就平夷雲屋儼千家桑竹蔭陂池隨山起阡
陌覽化測天時郎事多古法歡歌自相追驚問
所向從競引還其私云先避秦亂竄身踰險巇

始得此絕境與世遂長辭具諧興已理所聞皆
恍悲各復餚酒食數日方語離既出思故路念
言當復來安知峰巒轉奇蹤竟參差寥寥此中
人千載空自知

出塞

擊胡無生還此已非不知謂當棄一人所活十
萬餘中原有丈婦奮身靡敢私悠悠河陽橋生
死從此辭

入塞

落日射丘句照國西南門窮冬還鄉邑皲瘃須
肩駿下馬潛更衣駁犖箭鏃文妻孥晝下泣昔
酒叙涼溫勞苦但盡歡即恐亂日生

閒居二首

玄陰謝凋嚴青陽鬱緜縟依依野田淨靄靄遠
山複川禽無留響澤蘭有餘馥朝雨鬱蒸霞精
氣圍叢竹閒居窮物變廣隰竟春目恬然悵真
賁順道無營欲

亹亹運環周戚戚抱素心隨時感衆卉閒步及
陽林盛年足歡娛奄忽互頹侵豈無爵服玩固
窮竊所任逸情継高翔道勝徵在今

秋懷二首

商飆肅天宇激志驚序換嘒嘒寒蜩鳴向無蛾
蠓亂珍篁蔭淨涼薄雲鑑幽慢淒清戒露鶴唳
警催霜雁朗月霽高隅重昏詎能旦蘊結易云
久拙薄嬰世患秉此耿介懷無徒取妖玩

窮陰歲功徂摩生各歸成化蚓無遺躍浩浩玄
露零靜躁固殊智萬途還復并大道廣且夷誰

能揭其行適物自無可任意為令名彷彿至人
心翺翔恣太清人事多委曲安用常苦辛

秋懷一首

涼風金石動悲氣壯隆烈晶宇蕩臆濁輕脆兢
摧折松柏有殊性遂與衆卉别是時陽烏至叫
嘯霜中月力盡羽翼卑欲奮不得發何以表天
骨沉吟備未央

雜詩二首

霜無落秋鶻平澤游氣少鞭馬萬里原意輊千

金鳷弓𢷎霹靂鳴箭作餓鴟嗷虎毛春草短牛
乳馬酒爆山溪伏獸壯地拔天勢隋掾栗清㖃
㖃人徒㦹精紗土銼野大燒布坐嗢㖃倒羌氏
鳥獸散輜重絶古道桓桓英雄人𤢪𤢪昏長影

其二

冬至羣物晦衆颯互相尋雨露爲霜雪而乃見
真心豪鷹摶空翔寒日抱隴沉蕭蕭長天色盡
入西北陰烈士負奇骨多爲時所侵曾不悟銷
毁千載希知音

夏日園居三首

抱疾倏已久彌厭人跡諠中夏稍歇蒸聊復棲
林園宋鳥鳴始旦雨氣胃中田綠池散葭芙鮮
飈𨼆微涓游日盡華滋茲事已適然佳辰信爲
美偃仰有餘閑

夏木盛繁陰時鳥哢晨景兀傲青林中整與紛
務屏古人雖云遠其事若近慰心良在茲靜
言莫余領悠悠一世內余駕將焉整

步游循舊基宿昔改平常周垣已就窄流潦溢
中堂扶疎喬林樹况此復摧傷孟夏無脩陰棲
鳥失其方天運既遐漠何爲獨彷徨

園居

窮居寡儔匹園廬有餘清落葉覆荒池疎林映
高城野田刈穫盡霜畦蔬復登寒月無寥影中
夜露氣凝是時覺煩息沉思方入冥沉冥乃道
真一悟還自驚

雜詠

滅跡事冥棲悄脰送遠目原隰揭茸嶔峰靈秀

𧄍綠淙流受後谿急澗傾前瀆泉清彩虹見巘
高白雲宿遇物聊獨歡胡爲自結束澹乎壺舟
意寧辭鄭生谷

甲子正月元日作

余年五十忽又過二天運遞邁不勝慨然

與世相淡泊五十倏再益初陽靡妍景藹藹欣
始覩朽株行當新余衷不復昔殷憂損志慮胡
能自謝滌託慕向千載所媿道不克悠悠世上
士常恐非余匹逝將離俗宜屏居在蓬室鄭生

何爲者清芬播巖石

題程汝義西野林園

程君家山中循復歐翼喧西行始百步弥覺野性存雜草蕪階基列屋開林園複嶺相窈窕灌木自滋蕃疏石出清池記時溉花根徑紆初若絶谷轉悅及門昂此唯一區居然棲隱淪松烟寫緑字貝葉縢玄言助幽或鳴鳥感遠疑聞猿精氣成白雲皎潔蕩明軒事勝忽懷往千里難并奔聊用托兼翰遥情何由敦

七日大雪作

歲多寒陰中夜轉凄冽遥遥澄曙輝空庭舞雲氣滋地尚黒薄質易淪滅積久乃始成羅見奇望長林開芳耀羣鳥相啁哳緬懷表生廬徑深行蹟絶茲事猶餘賞當年誼非拙諒哉松柏操皇爲衆人設

感秋作

秋日氣候佳水木俱澄鮮長天開遠曙高樹吟哀蟬半嶺度落日雲收衆峰偏天時觸情端一形乃萬纒椿鵠難久恃况此塵中年悠悠感徼躬終與俱化遷

春晴行園

朝館絶衆紛延矚極嶔嶇娟娟遠色净杳杳人羣舒餘霧聚溟竹寒塘戲春魚柔荑始含景芳氣滿園廬聊將文墨間得遂冲想初息心謝時哲寧辭丘壑居

晚晴谿上

暑雨池上歇衍漾菰蒲清凉陰滿庭戶新雲依

樹生天風洽然來飄飄欣體輕始悟幽事愜彌令茲意平

苦旱

昊天旂洪曜六合騰朱氛屯雲蘊隆崇湯風肩焦塵乘春及徂暑炎亢彌十旬萬物涸濡潤光采鬱已陳翁翁星氣繁夕蟲恒及晨徒懷夸父渴焉念沮溺勤陰陽失精和此理將誰論抱歎中夜起託咎難爲因

晚晴

微雨洗炎熱廓然霽秋旻高雲輪囷來卷卷半
葉新映空寫素壁萬仞無纖塵澹澹安夕流鮮
飈度輕蘋秀月復半頫碧樹澄餘津陰處色尚
翳黏光猶逐人幽興在林杪遠近歸清真以言
獨往者玆意良已伸

早涼池上作

初日尚隱樹宿藹猶未踈夏雲曉來清黏涼看
聚魚不異摩天游究如鏡中虛澹澹竹陰遠稍
稍荷氣舒偶此恬遠度終念形跡拘如何上世

士素抱恒晏如

幽居即事

盛夏寡所適反與草木宜喬陰永日閒紅蕖平
岈披金房始含碧欣此雨露奇湛然絕塵氛清
氣升夕池于焉暢靈府寧知臐日馳

閒情

青春倏已謝韶此晝刺長雜草擬新翠幽花分
異香緝螺列遐珍奇石間殊方款檽文木几蒯
脩澄素光古研渟黛色弱翰意所將久幽白雲

氣流悅遲芬芳曾足覩世塵偃仰以樂康

雪中有懷貽文太史徵仲

玄冥啓殺節叢雪曀平蕪氣嚴汁液堅縈積彌
八區天地成純光浩蕩塵機除心目曠閒遠寄
身若空虛雖知凜冽侵忘得篁頤餘皎皎千載
士寥寂在高廬

新秋東郊遊矚

高齋散涼氣秋郊欣遐矚曠類赴遥波清雲響
跡木日入會田作荒蹊鉏鈎斷孤村生夕烟新

苔入鳴犢歸來無餘物山月亂簷牘

山中翫月

秋月多新光娟此含露潔炯然出長漢氣淒芳
埃絕離離曉葉翻擯幽不成結偶逰道林侶與
言多可悅背嶺陰亦闊遥疑雪山雪緋細向空
景意盡言復滅還思市朝內偪側尚羈紲

秋日江上

風緊涼意多氣腥歛膏澤洞庭瀞新瀨淮南到
秋色衆峰尚含翠獨樹自翻赤盡日無雲來江

水湛千尺

己未中秋月食作

仲秋天宇峻氣斂涼籟歇萬里澄浮埃金樞運圓月耿耿曙星沉淡淡長河没蜒脾含白水露皓霜華發緋細適曲房蘭膏坐揮忽誰言論薄食艟朧桂枝缺踟蹰掩餘照翳翳陰氛蔽秀質雖復滿卽事將何悦以兹顯見必曠若青塵闢佇立增永慕何時還可掇

養疾

懷痾淹時序晨夕眛寢興寶書委素篋朱霞晃跡標翠蘭日已抽綠葉滿階庭扶跡蔭涼滋久視青苔生神慮怯消散沉思杳冥冥賴兹金膏術庶以駐頹齡

初夏雨中三十韻

滇滇積氣潤潛潛浮景戢縺漣騁高翔蜿蜿起溪塹河魚跳復没礎龍蹲相泣仰窺天瓢傾俯聆地籟翕絲散棼誰治矢下勁何急映昏沃洩泓注瀡潛洽濼縱瀉直繩懸斜透横戈入陳根

煩灌溉冗葉忽菸芭增澆江湖寬高洗宇宙溽鳥號新膠解青蛇古鋒澀雲序草蕣蒸水衣膣滕絣壅渠時覡决頹垣日思葺魏敦虞人期漢羅陛郎立卜鐙雲臺伏撲神灘壇邑唶酒或闢已彌天遂稱胥南隴臥桔槔東菑聚薹笠蹂滑支撑怯濡濘芒刺集拔足值凋潘牽懷到舟檝屆鑊方屢伸凋鮒期再吸翁茸弱篠客鬱燠初熒熠沉竈無然灰漂麥有餘粒瓊糜諒難貯桂爐豈易拾貿頹添悽悽悖感滋悒悒邀歡邊幽

默放言課齋給軋軋吻宦抽惕惕戒輕褻晶熒走珠函虛無叩瑶笈領諫義和樂顧使屏翳縶冂容捷清夷山貌覿遙發開廓燉奇光倏忽爍俯隰庶幾頌多稔無俾昏墊及

結客少年場

春風大道傍車馬自飛揚白首借意氣馳逐少年場散金平臺下美酒多芬芳赤土磨劍卷陰餤如雪霜奇功何時建撫膺坐自傷

王元美兄弟遊惠山次唐人韻三首以余

嘗至此山雲与同賦詠有此作

氣腟嵐藹多連巒鬱青蒼幽壑應人語霽鍾開曉堂靜寂天無風升雲自回翔逶迤帶長薄舟舟近跡光空塘綠筍肥未摘含茶香泠然得新賞都令機事忘停艫陟雲嶠遭迴想幽人鑿石出古池乳竇滴滴新瑩盈烟霞色日夕青磷磷汲引恵羣有消此空中壓因之墪雲裳矞跕淩翯旻始知常世外迴曠無比鄰

谿路到山盡山行隨溪樾始及青蓮宮香與人世絕春燈畫烔烔綠焰猶未滅緬懷杉松夜烔際浮海月寒寥鳴鐘初萬籟沉不發冀同息心侶聊以謝歸轍

登銅井最高頂望太湖

五月辭人喧浮舟信沿洄連兩忽澄霽千崖洗毒皆逞登銅井巔矚望無氛埃川谿波浩浩雲卷天地閑飛流灑空中長飇游驚雷却顧西落日松聲暝猿泉於此若可憩撫景相徘徊

自京口渡揚子至瓜州還登金山瞻眺一首

歛轡京峴首榮景浮玉阿俯瞰維揚津遙瞻洞庭波洄洄帶長川漩渠起嵯峨炯開鴻濛秀雲吐嶙峋華瓊寶閟靈泉潭壑潛黿鼉仙臺象天捕旁眺洞九遐海氣蒸神光青焦薺駢羅賤風嬉水怪飛艦乘空過因得空中觀混萬齊一科顧盼丘垤內蕞穢棲塵涯短計昔自信近情良易多悔不早從山縱身躡清霞

題黃鶴樓詩寄長輿徐按察子與

昔聞茲樓峻飛甍麗城闉仙事久蕪絕江流空自紆旁矚俯漢沔周覽辨荊巫浩汗積氣中恍若淪虛無想像臨眺美唯應人境殊徐侯卓卞傑誑平多歎響於焉葺頹圮百拱矜扶疏欲暢萬古歡邀我以游娛逶迤路脩迴恨無雙飛凫矯首白雲外遙心落天隅

獵日與周公瑕張師文兄弟登馬鞍山作

凛秋欣良適尋山陟曾巔置酒展遐覽周壤敉

窮天列巘棲瞑色黷黷趣平田初月遞隱見清謐崕石娟光迴露始緊皓氣亙長烟俯視衆形泯昏夢猶術阡念當須叟還與彼相周旋始知上世士果得謝所牽持此感遂心庶以神理詮

遊聖像寺作

野寺始獨到新晴欣麥涼芳篠青叢叢竹陰覆房廊寒棕剪高翠過雨桐花香川梁通煥景林殿蹏夕陽耳目暫清暇都將塵垢忘何時來永棲放跡無何鄉

玉女潭

昔聞有神女于此駐精魄神女去已久誰辨烟霧蹤巋然兩崕谽下削瞰岩峇際頂松蘿高陰竇注寒液潛流澹若定萬古澄黛色奇氣入襟懷遂與人事隔飄飄塵中想乃假外見釋始知神人居不獨在幽賾

登毗盧閣

古閣秋氣清千里滅烟霧連山開雲秀額城斷行路殘僧戍荒齋寒烏落高樹中多故人情停

杯日空暮

楞伽山中訪殷秀才讀書處

昔游楞伽山山殿棲白雲平湖霽松頂波浪相氤氳竹陰晝更寂五月無炎氛殷君信英傳卓然離人羣讀書此中隱遂能奏奇文始知勝氣集他人安足云余時同游彥恒忌西日曛登艦泛迴川孤賞徒懸懃矧茲日蕪穢不能自鋤耘焉得復携手矯蹤遺世紛

贈荊谿老人一首

荊谿之山鈎綿連連西南馳越道不絕水有九谿東浸太湖臨谿之山又猥積重複晝夜與雲嵐浮沉巘壑倏自為變山亦臨谿水始盡失谿樹影落谿水中水皆黛色如画即所謂罨画谿者也谿上平處亦與絕散居數百家宜隱淪者之所居孫君頃為荊谿之游止谿上邂逅老人禮君甚厚老人有二子盡淳樸無世俗氣抑亦隱淪者之儔耶今累歲冠亂數郡震惶而荊谿獨僻處湖山之隈尚復

晏然信宜隱淪者之所居昔蘇子瞻常欲買田陽羨以爲嘉遯之所良有以哉孫君請余爲詩以貽老人遂喜而述之

荆谿山水溪路絶多不通主人荆谿老野性無塵容山田自耕作結廬並雙峰引泉常幾山入雲每千重茶氣嵐靄新酒香松乳濃子孫盡淳樸似違世上蹤孫君有逸興遂得諧心胷累日始得歸勝事欣自逢我欲偕此侶須言而莫從何時移家去相邀乘白龍

贈大雲英上人

開士道林秀敏妙通恵性精廬住平壤宄如山林静廻谿將百盤始得入幽徑龍鱗松龕古石塔蓮花並渺然滄浪天寐照有靈睽動搖參羣象重影森萬鏡自愛臨汎美日見心竈净道成向何年吾其學禪定

送陸山人之上都謁王中丞

志士懷悾惚容髮昔見侵敝裘日蕪穢抱劍中夜吟古劍無文章精氣惟寒陰慷慨攬長轡結託將遠尋張儀猶有舌范雎豈無心君家槖中裝嘗費千黃金得勢在倉卒昔賤今所欽王公命代豪長策制妖祲親承 聖主顧幕下無陸沉珠玉誠所希何懼山澤深諒蒙知音賞開此平生襟

送内兄梁石仲之任平陽將遊天台

昔時梁伯鸞避世燕避名如何天地間其名至今稱夫子實繼作超然千古情皓首一微官家事都不營玄談芳寮廓每爲人所驚盧敖方自

鄣章亥所未經况乃向天台鶴駕随炯升銀流累翠巘金霞標赤城落落松蓋高嫋嫋雲蘿輕淹留餌芝菜想與神人并天路儻相邀庶足慰平生

送鄭太守王公擢常鎮兵備副使

自昔漢西京歷載二百餘六臣最稱良並爲後代模文翁治蜀郡衆中功獨殊蜀人初陋僻在土惟外區翁能好文雅化爲鄒魯居公來艱難際盗賊縱横驅霧滾浩鴻流黔首脊爲魚公有

理亂息煦嫗春陽舒㓮復楙芳蘭吹璧使紛敷
顧此殘悴質違方日蹶蕪幸會侍光塵遠叨清
讌娛酌言浮芳醑廓若開昏愚何意重陰澤普
洽盈彫枯德心諒弘濟與古能同符永期仁化
濡忽焉戒征車高蹤邈難企纏綿情彌紆俯身
戀所欽致感非一途慷慨中夜起盡言豈在書
冀頋齊羣龍達厲升天衢

送海虞熊學諭歸將樂

疲薾無希世幽期藉巖穴委懷受天損永希古

人節舊睢六云蕪何獨覩時哲言經闡國華敷
教隆海澨唯然開大分遂廻長者轍清義遺浮
沉静對塵紛闕含情方在茲恒若飢與渴側聞
嘉遯賢抽簪謝羈紲狐頋良未展忽此娩將別
晤言復何期遥懐徒悄結

送鄭太守西蜀王公廷入覲分得辟疆園

辟疆古名園依石紛嘉木還同金谷賞朱輪蔭
綠竹寂寞已千載舊蹤緬遐矚長烟隱樓豹荒
塗駭奔鹿復此得幽尋賞發鑒前躅睠彼行春
侶遅茲高世躅

送葉伯寅會試上都

歲晏恒霜雪白日翳曾氛陰阜慘停寒凝耀矑
彌旬野無繁枝葉蕭條見行人馬肥緊驥齊壯
士俠氣新念子日行邁騫飛候陽春朝踏堅氷
川暮宿無昵親豈不懐苦辛厚顏良已伸傾耳
日近佇無為闢音塵

送梁伯龍遊楚并寄周水部一首并序

伯龍素有奇分千里之遊若在足下明日告

我汎鄂渚下漢沔訪懐襄于高唐弔屈宋于
澧浦以為異于古之左遷豈不快哉然楚人
多哀復此秋晏君其奈何歸必挾勝語以廣
我異聞坐我于崇蘭芳杜間也

浮舟入楚色浩蕩千里谿況值清秋時逸興不
可遏雲來巫峽長木裏洞庭澗故人渺何許引
領向天末

送顧子韶比部歸上都二首

南國日滔蕩川梁浩無津常恐地勢傾于何託

斯民水盛陰氣壯悠悠傷我神處身一何危擬
足不獲伸用懷我良友婉戀平生親誰知非儔
匹去我若飈塵
良友實慰心于今尠儔倫灑然靜恬漠門無翟
公賓時棨枉空廬雙情馥芳蓀晤言亾繾綣亮
此非虛親別促古所歎異獨在茲晨但願熙弘
業嘉譽隆日新

送張伯起兄弟游南都

黃駁必千里致用豈待飾神俊各異姿俱無風

塵色君家芳棣蕚美譽耀翕艴連翩冒文藻高
翔任風力藹藹都邑游冠蓋相追逈餘光灼往
路遠近企清朗伊余方悄勞款睇寄遐眺徘徊
汸芳訊無使居情抑

送陸水部子傳北上

玄冬固重陰雪色猶月色風吹長河静天寒夜
光黑困獸伏川梁壯士奮皇國文采浴沃若美
酒適千石送子萬里客日暮憂思積顧睇臨曾
阿連翩馳西北

送周天球應辟赴嘉定教授

和澤周四野萬物因時資春翹舒陽彩雕鵠翔
雲嬉我獨抱淪沒戢翼不得施周君盛才彥藻
思含英奇欣承柏臺寵汎誨遵海沂茂宰隆虛
己犀公仰令儀及此深情眄信宿次河湄久念
良已傾且復敦前期與君既綢繆不知心所違
願言體貞素流俗將見移

送王明善

王明善屢試不合嘗鬱鬱不樂遂以乙卯六

月北轅朔都以展所畜積且將復覲塞垣求
古興衰之所由余謂以彼其才而偃蹇若此
則雖君山放逐亭伯流離殊未足增其憤懣
也因寫于詞以述乖離之思云爾

威鳳集珍條積風限高翔匿鯤志江海尺澤焉
足量懿茲中林士敦文聊頡頏塊然寡徒偶舉
足蹈峻防伸眉竟何階念之鬱中腸抑我同心
歡非離越他鄉他鄉三千里道徠草木長白露
浩已盈但恐霑衣裳慷慨睇遐軌尺牘安能詳

送梁石仲遊金陵

凜秋多奇思清雲飈層颸高樹蔭浮涼蟋蟀鳴
前除撫壯聊竄端稚節念已移愠惀纂同趣仳
別忽在斯寶駿飲靈潮鑾駕弭郊岐南遊頓雙
闕北顧瞻太儀渦蒙賞心會玄冕生妍姿積久
亮愈宣郢握豈獨私頠言篤情素申章代五絲
行矣茂芳猷遠蒸潜山綦

送丁道卿赴辟

大火澄金氣皓魄吐芳枝宵蟲篤時吟札札恒

君悲使我不能寐俳徊以增思力田希逢年終
歲嚴苦飢羣恩塞衢路獨悟焉所施對觴成睽
索言出而志違壯盛失歡娛老去難遂追諒自
用身拙此復當語誰思念我友生風駕事驅馳
秋蘭委衆草芳蕤絕世奇此珎可比玉殊恐非
時姿遼遼涉千里中夜永念之千里豈云遼所
貴心相知異願將其英佩服揚芳蕤願言無終
極用各勉令規

贈稅禮部太公（太公魏人以子文熙貴封禮部郎中）

謇謇石給事雅志存大計昌言忤貂璫天刑劇
危癹千生交情盡莫敢廻相睇稅侯一曹郎挺
身艱難際扶創趣血肉節槃折羣勢藥餌隨所
止分金重周衛太公書郎親時來吐深契義聲
熏魃藉如天掃氛翳命子竟投紱共輸東皐稅
惟時東宮息方覃馳封例公心弥感激豁達曾
不泥脫屣詎辭徇求仁匪營利父子同風期似
若有根柢王君述公賢謂世莫能繼要余共張
引胡能復停綴盛德天所祐頌聲日追遞頤享

無疆休終南比年歲

劉光祿

澔㴾極楚望嵇天浹坤維豈惟壯險分實以鍾
英奇卉敖厲清羽屆平導瓌詞元袠暢神謨靡
公甘隱棲高軌各異轍斯人邈難追光祿千載
後乘風振芳蕤燦燦隆國華結綬升皇闈令德
既以劭庶績亦弘施長譽被京邑玄冕生妍姿
斲營非所纂鑒替在良時遠蹟要路津味道存
精微盛藻煥辭條撫化究心期安知置埃內靜

已還自怡猥余迫窮節蹇步局故蹊永懷欽賢
性愀惕中獨馳慨彼憔悴顏終然阻光儀援翰
忽蕪累情素何由披席同握蘭者聊以遺所思

董中丞

大廈搆殊材珎裘華豐腋濟川須巨艦搏風必
脩翮曠代成茂業光贊在鴻碩董公實 皇佐
河岳孕明德榮足清憲臺謇諤剸奇慝埋輪肅
吳甸凜凜氷霜質白簡書不渝朱絲繩自直放
崇巒珮班飛聲動 宸極揚旌弭江徼坐使雀

符息鷹蒸既已施蕪穢焉能植將偕伊衡輔遂
齊山甫跡卓犖邦國楨配古作良弼細惟蔡蘿
賤荒塗棲叢棘豈不企高蹤出處各有適流目
瞰沉鱗矯首睎翔翼踟躕懷顧慕抱影中自惕
年志倏已闌何由蕩幽默款誠眇不達想像空
佇立

積雪凝寒

大雪覆萬物天地始皓潔荒荒三光翳壯氣固
窮節山寒困斆窘野曠人跡滅獨有幽棲士抗
志在巖穴不知黃竹苦但覺丹爐熱孤鶴出奇
標無復自分別逸情與野性于此尤更絕却嘲
東郭生市中呈履缺

送王太僕

初陽屯和景曾輝開夕陰倏禽哢新條感我慕
類心伊人江南美翹跡冠人林觀書獵餘絢振
藻發奇音芳聲既氛氳妙理亦深湛寄賞雲霄
外清風澄素襟于焉翔上都判袂方在今良讌
戀遥夕蘭卮時共斟余方迫頹暮離思恨難任

綠樹鬱瓊藹白雲隔瑤岑音塵自茲遠幽徑誰
相尋徒令户庭内懷惆憶所欽

文休承臨趙子昂水村圖

連村荒藹中細邈迷行蹊葭汀出長浦柳岸澄
迴谿遥岑若浮空孤舟來向西此中事田作時
當及春犁彷彿若雲間咫尺無端倪還思避世
者於此宜溪樓

吳郡太守永康余公祠堂詩

文公化蜀郡名父莅九江遺烈播清謠顯顯岳

令章惟公茂俊德曠代齊紛芳朱軒耀黃扉奐風自遐揚武王昔南狩行行至吳疆公尤擅頤畫翠華竟回翔既施拯溺仁兼使國步康盛德著明祀貽則用無忘揭來有聞孫昭軌遵舊邦寬和洽民譽衆美咸昭光永言表遺愛抽毫頌甘棠

荅邑丞何侯遺碎蘭花一首

邑丞贛州何侯有孟蘭自其地移置廨舍扶疏如樹四五月開花甚花細瓣黃色名曰碎

蘭芬馥郁烈即一花置懷袖間能經日不歇余聞而異之錢伯昭輒以言侯侯欣然遣書致予而不惜其千里提携之煩侯固良吏而有奇懷者也予喜甚因牽率數韻奉謝兼簡伯昭

何侯古良吏好文兼好奇孟蘭得異種千里遠致之日對藍田廳溉使生榮滋片言遂相合欣然枉相遺田田綴綠葉葉葉無青枝叢芽漸抽心似與地氣宜云當四五月即是花開時一花自成芳十步無乏姿楚賦竟誰辨漢篇曾莫窺雖余未有覩中心良已怡還將紉雜佩從風泛輕帷常恐委微霜終歲自保持申命同懷友共結後年期

貽周夢山一首

炎月煩歊鬱畢樓喧短翮流目暢悄想綿墨侯已積芳茶鬱春華清言吐蘭澤屢蒙故人書廣閑娛晨夕沖漠余所希同心曠來覯淪落非世患放神以自適劉公日沈飲深衷豈外惜

贈集雲寺性公

吾師南宗秀禪慧森寶相棲心滅扳緣閑流納琛藏跏趺祇園內適照空王上靈芽餝霜雪精心剥熏蕩華鉢窺野鴿香臺伏狂象長廊松杉靜天宮鬱相望伊予滞迷方有靦投雲狀服倫世諦若纆縛魔心壯摽割資勝因恭承指疑謗更禮香姿天永接示超曠

画草蟲

沉沉夏溪陰玲瓏秀瑕石平荷圓溜滿弱藻含

風側暖蝶熏奇芬腈蛙泳清溢幽閒自得性廖
象于此得方知猜疑盡靜對皆玄默

登馬鞍山次孟東野張承吉韻

古寺畫陰寂綠蘿覆繩床天影下清露松音落
空香遠樹多暮色幽泉有深光持此積喧意來
訪逍遙場日出照元氣泱漭湖海吞濛濛松蘿
頂杳杳烟霧根獨鳥鳴絕壁霜鐘延遠村逶迤
青蓮宮白雲初出門

荅王郎中元美三首

良時遭明哲能令羣望傾矣世躡高位九牧咸
見稱喜拾及韶年駿足隨雲升方駕趣虞龍藉
藉揚偶聲言論汰流議詞賦鄙朝榮貽我以廖
詩燁若換天庭何況篤高義慷慨有遺情瑤瑫
久乃宣和氏徒營營倉卒良未展舊寶光彌呈
奠領在一時安知後世名
涼風忽然至奥籟中夜作仰視明河澍皓月吐
崖崿緋徊瞻虛景鴻雁翔寥廓念子若故歡良
晤欣有託寫心出誠素触贈非所惜要我以遊

居中更增睽索況復伸別詞遵堂鶩玄朔歡顏
未易畢長夜詎云博聚散成衰榮由來誰能度
茫茫大鈞化何從有厚薄子其卯尔績余歸騎
負廓
崇蘭生幽澗擁潔自摧藏玉樹竦千尋傾枝媚
朝陽萬物貴得性託体各有常奚必同根株然
後揚芬芳蔡藿非世珎何予反見臧大道無拘
留貴賤寧易方形骸苟可遺于心定誰將當今
千載上與子相翺翔

陳公儲画龍水圖

古來画龍者誰能得其真吳懷與僧繇下筆最
有神往往合變化超騰奮無垠噫嘻至神物瑰
異詎可親如何筆蹟間直與真龍均始知画師
廖不在界與鱗公儲心獨精此圖世所珎出沒
蕩雲海伕蟜隨屈伸反從意匠外倏使烟霧新
披圖六月寒洶洶勢欲振劉董胡誕妄終日纏
其身請君看此圖其性終難馴

少林僧徒一百二十人赴義討賊軍次海

上不屬諸道師聞而壯之遂賦此作

吾觀頭陀行髡髮窮山崕還収骨肉愛薰染熊羆牙奈何懷憤激踊叱騰洪波生犀全覆腦長牙左右又鷄子開寶月雄劍生蓮花據鞍大道傍四面咸咨嗟秋開九地法義盡五天魔寧隨霍嫖姚未遂李輕車功成不足多等世恒河沙由來俠烈肝可以棲楞伽

贈龔温州

龔侯有齊度耿介絕囂塵躋身清憲臺讜言實

敷陳及兹鎮甌脈理化在還淳政成日豐豫高情憩山雲興文爲春華曄曄皆抽新雋聲叢前胤遠韻隨風振伊昔家豫章共柘鵠千春竭來事薄游遵處濮陽津歲月邈已邁欲歸悵無因永言戀故都從倚不及申緬惟登樓作信美豈盈親顧言寄斯章聊用慰殷勤

送如顛上人南遊將謁龔太守

遠公住廬山持律稱最精至今千餘載能令衆心傾要非自矜潔廣照論重冥如顛信卞辨及茲方妙齡反欲長毛髮食肉布華纓南遊干諸侯合掌趣逢迎永違清涼區以與煩熾并豈伊示權化靜躁無殊形願予極抖擻無生未來情嗟余昧止泊方思啓真乘何由除僞寶飡徹契無生

答周水部胤昌

廓落無與歡忽忽日云至勁飈捎空林積雪在平地湯湯大雪集淒淒失羣媚曠野多嚴氣高原起豪鶩馳思日千里思我同懷士出處理既

睽契闊思彌熾貽詩六殊調臨組君黙剸善宜諒所敦違方能無蹭豈不貴潑識臨風有餘慨伊餘淪沒谷年志互摧悴感子惟良知精誠貫宵寐恨無凌霄翮終然莫余致徽音尚不嗣徘徊將焉遲

陸光祿卜居

卜居依人境默默中自操奇心絕近情披文竟清朝時無劉龔賞虛室恒寥寂逍遥有餘閒薄言遊近郊荒楚翳岑嶺槁葉擁寒條冉冉雲景

除天空氣澄高適已非外獎晤言寄清謠所尚
諒莫儔獨往何必拾

送曹巽學赴上都

威鳳昔来儀和樂光君臨何其久不至攬涕傷
顏倭仲秋鴻雁賓草木發哀音我友邁蚵都轄
駕越河陰日夕望京闕四蹄逝駸駸遭時在斯
須良遇值来今蔺珪辭垢土礜重千黄金愧我
蓬室賤同枝乃異尋伸眉謝知已援筆為長吟

飲周鳳来園亭

嘉辰愜同志邀我于中園塵慮欣暫遺清言忘
景淪高風落庭梘寒鳥池上喧逍遥脫色静凄
凄荒藹繁氣變寧自持歡来不重臻况迺逢世
難禍患恒在顏復此戀佳賞既歸意弥敦

貽徐道潛并序

自頃寇亂徐道潛避居秣陵徐氏園亭貽書
要余云其居出長于數里得方山山有洞名
金明相傳與華陽相通頗饒靈異可以棲隱
又謂余不能全身遠害如管幼安者余嘉其

言甚有高蹈之旨而恨不能從焉因賦此作
答之

伊昔逢世難念子實周旋息心追達生竄身復
棲山要我以偕隱藻蔚攄玅言金明與華陽玉
洞相鉤連中多金琅玕脈之可長年其烏有殊
響泠泠韻斷泉懷此信靈異席足之事潛盤恨無
管生操重稅遼東田與子當睽索瞻望邈雲烟

挽歌

生時貴玉體靡靡藉蘭芳姿容為肥澤雄志結

中腸一旦精氣盡筋骨反堅强飄颻吹我靈無
復御渠粮處我于高冢猛獸同穴藏土脉浮不
實膏液漬嚴霜豈在歲月多然後歎淪忘

贈劉生

蕭蕭古夷門嘗聞抱關隱于今幾千載能使風
義振劉生後来秀襟期忽相準結託釋榮吝高
談藉芳醞良為賞心客跡縱何由近

贈陳山人

吾聞潁陽高嘯歌放巖石逍遥蹤澹壼景斯名何

由得遺之彌宇宙識訕隨以積君獨訪五藥韓
康與比蹟荷揷人參香腰鐮茗蘇色枕中貯精
方發論辨經脉君真有玅理為余駐衰夕

顧方伯西園宴集一首

玄象忽改律萬物浸徂遷林廬捷清曠崇臺俯
芊眠窮遠睇曾巘近矚趨下田時菊尚餘絢肅
肅晨飈鮮哲人解其感遠託絕世章招要命同
志為歡究當年陳醴甞醲芬逸爵竟長筵綿綿
暢其真悟對皆欵然飲德良已極薄暮方言旋

季月媚初景登臚況迴川顧循慚菲質及茲荷
采甄何以酬嘉會含詞諒難宣

送內兄梁參軍南仲

吾兄實名胄結髮攻雕詞吐論有餘絢璀璨無
瑕疵每于叢人處獨見清廟姿才情無乏源僑
譽紛四馳計日收甲科赤霄共逶迤奈何人間
事蹉步生參差奇文隔衆目祕襍秋難窺拚抑
不獲伸天路成多岐補官落南徼經塗歷浮危
淪漂饒水宿羈棲多野炊貫穿白雲嶠劃削玄

猿杖入谷霧黯黷出樹花披披氣喧不潛蟄[illegible]
盡無流澌其民少文章反着鳥獸皮豈不在沃
產當時孟羈縻君多幕中才儻吏咸見稗好古
懷馬伏尋幽陟難祠薄官非左遷抱能久未施
又使職貢獻萬里爭嶮巇高馱千黄金逶迤走
京師支離日月荒佗佗觔骨羸天子不見省歸
來翳蓬茨孚謗消蕙苡輕裝謝朱提高懷滅城
府大觀齊偶奇向平身既輕充腸易為資恬然
忽真賞心蹟不復疑冥必玄圃遊神界方在茲

始知乾坤內靈藥非外規不知帝臺漿何如金
屈卮

荅王郎中元美

浩浩金氣肅稍覺喧繁收瞻彼寥廓間茫茫焉
所投茲實蕙上腰奔鯨駭洪流虬鮒無完士僵
尻翳榛芷亂離既云瘼日見戈矛稠微命諒如
絲旦夕鮮克謀疇能不傷沖向以攄百憂緬維
上世士高翔邈雲浮奇蹤秋莫窺一往不暫留
念此豈不偉舉目空夷猶鬢變良以早劬劇還

相譽惻惻含酸悽中情詎能抽顧言寄深識柔
章儻相訓

寄上劉尚書

璿玉經天步本自岳瀆弥烱然無氛雜七政咸
相循公實濟代賢豈不與之均卓犖大庭議翕
赫皐夔鄰復睹風雅作清機玅無困浮雲為許
巻嘆鄭靡繼僻白首卧松雪丹心映麒麟臣海
攊西川四面來蕪賓宛轉生人表向下看埃塵
澗唇龍氣奇崖口虎蹟新燁燁齋房芝三秀彌

冬春安知台國賞反在潁水濱真德既已殊匪
伊常情親于焉佇芬芳握蘭徒自勤

題伏生授書圖 并序

余按班固書始皇帝燔燒詩書六學缺然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獨有濟南伏生乃詔
掌故鼂錯往受之時生年已九十餘不能正
言至使其女傳言教錯令觀此圖皓首踞坐
者即生也懸書杖端侍側者其女也勤禮而
面坐者錯也斯善画者可謂能盡其態矣然
生壁中藏書已數十篇僅得二十九篇而齊
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而
歐陽永叔又言徐福入海時尚未焚書日本
至宋時猶有遺書百篇禁令不得傳至中國
嗟乎先王之大典放失殘缺事蹟委曲若此
而夷貊乃能獨存而不廢為之慨然遂題其
圖之首

始皇燔書後六學咸缺然獨有濟南生藏書三
十篇當其孝文世詔錯往受焉生老言亦訛至

令其女傳渾渾與噩噩吁嗟一何艱婉孌展新
圖若見千載前善画苟如此奚在丹青妍

書李唐画釆薇圖後

惟昔夷與齊畢命隆義聲長嘯孤嶺頭飛芳振
蘭蘅傾筐停瓊靄惘然薇蕨情冥游超玄跡卉
木有餘清李唐稱善画淡心寄廉貞豈惟粉墨
殊真使頑懦懲烱然弥圖上空林肅遺形灑華
佇遐軌千載希令名

貽元美

玄冬多枯林遼寞山澤居終風相回薄悠悠意
不舒衷病日相侵戰勝還復癯常恐形神沮贖
然歸空無用懷我良友翱翔于上都清義著來
今羣士所慕趨自我同攜手已復三載餘亂象
[illegible]已迫終恨不克俱悠悠良晨往念之增鬱紆
何以寫遥懷辭殫意未敷

送許明府之蕭山

芳辰展良覿瞻景麗晴皋綠荑結遠藹河柳散
榮條送予遵路衢遲徯睇征鑾肅肅戒晨旅理

棹泛流溯迂湍既紆餘連嶺復峪嶢雲烟信緬
邈蹟通心實遠豈必樹繁英足使令名勖俗化
由純紛政成在不佻何以慰寂蔑竦踊佇清謠

送周水部胤昌還上都 并序

蜀漢江陵之山多竹木之饒其民每歲剽伐
僕水潦出之赦江而下者以億萬計故行賈
徧郡國贏得多至什佰國家置關荆州榷之
周水部胤昌往蒞其事踰年甚有聲稱卒使
豪戚歛跡事竣還都道經于家適阻寇亂戒
車未發復得小展談讌念今寇亂益熾後期
難要因贈詩一篇送之

懿于賓鴻軒雋聲惟高揭翮來返南服虛舟信
超越折麻嗜湘纍九陽徒睎疑浩浩極楚望撫
化無厭歌河山自神營日月互興沒賁心亮已
遇外物誠可忽況乃遺沉浮淑貺仍所闕時屯
無夷執戒車未能發復得展談讌暫阻河陽別
猥余日衰病寧能謝羌伐蟲兹儻存故庶幾慰
寂蔑

送吳山人志道往閩中謁汪中丞

閩山插天起谺聲領猿長萬里度雲磴西岍廻
清光山胡啼綠烟春風熱蘭香五月荔枝熟丹
房苞玉漿人家嵐靄中碉盤薦檳榔此地昔稱
美化為荆棘場汪公擁貔虎揮戈掃天狼俗美
還舊觀英聲震遐方開幕納羣士世人比金臺
君行託大賢頌德揚芬芳況復入佳境所志無
不當還期香難尋延領聊相望誰憐張仲蔚蒿
蓬獨推藏

贈休寧程汝玉

程君性恬惔所至能緯居邑里多英賢撰次遂成書頗復賸奇石巃嵸列庭除石根九節蒲冬春自扶疏可翫復可食翠色新雨餘何能訪君家與此相躊躇

贈林上人

上人天機秀諸法了自別雖行黃塵中素心皎白月空林響秋籟淒寂忘言說聊因啓真乘求入無生滅

送汪禹乂還新安

良友千里至高誼超平常持我篋中賦一一為平章新詩又何佳可以奪蘭芳各言惜睽值訣晤傾曦陽八月尚炎蒸垢汗如泥滓披襟薄冲想竟日皆清涼始信蓬蒿棲意得自徜徉眷然倏言別斯叟仍異方同懷難久淹後期未渠央臨流撫烟景引領睇歸艎

太原太守於侯德政詩

太原古晉墟河山信隈隩險塞自天啟襟帶窮要服實唯地所固伯蹟相薰逐刼復連歲飢萬姓空杼軸雀符竊游侶商賈無停轂渤海方亂繩所期在良牧於侯人倫俊茲焉剖符竹仁聲翔前塗聰麗通遠聽亂繩日以理招徠及流族閭閻稀夜柝疇壟多春犢奚藉里瑞訓能以澆還樸民俗既安瀾倉囷有遺畜至哉中和化千載幸見復雖野感祥雉扶輪攀馴鹿愧乏資中木承風播餘馥

河陽温侍御平寇詩

層氣升高空昊嶠獨不開溟漲既泛濫妖鯢亦曝鰓時無幄中画樓船屢徘徊伊昔荷休命神略攄上才赫赫整精鋭揮戈役風雷素甲耀雲日列校奉成規鼓楫凌遠山維綃函荒垃虎賁屯七萃魚麗盡六奇天網諒宏已梟孽焉足綏生俘遠近遍皇道日清夷弭旆息徒旅飲至延偏裨昔往傷采薇今來樂時熙昌業倏以建雄名安可追揆予愧薄劣牽摯敷斯辭

有懷徐汝寧

汝寧為郡治行甚高而大度不閑於時竟為
柳歆嘗邀我以二室之遊亦遂中阻計旬日
可至吳門久遲不至悵然有作
君昔負奇氣高聲馳建安賦詩特先賞四海交
清懽汝寧與濟南李攀龍廣陵宗臣荆楚吳國倫吳郡王世貞初同官京師並為詩詞以佐吏事汝寧于時最先為刑部尚書顧公應祥所賞名重海内王嘗為余言之顧予雖
淪躋投分踰芳蘭開懷結綢繆直置瞻與肝
念屬千里要以相游盤皇徒寒暄問方當振摧
殘如何中睽阻倏忽興悲端知音諒已稀寶瑟

慚空彈日夕佇光景彷徨使我嘆
贛州康處士草亭
高居出事外孤亭朝藹中細草蔚佳色應亂隨
春風映階連古苔盡日青叢叢此中饒幽意沖
賞莫與同懸知蔣生徑獨有求羊蹤
王元美離薋園
芳園蔭通衢落落無停轂雖非巖穴奧細烏在
浚谷綠竹帶清川標雲秀珍木蕙畝藻神霧蘭
林泛鮮旭無風自芬芳蔑彼薋與菉達人有遐

度所尚惟淡穆稱心何必多即事遺飭朴良辰
欣時往聊以舒煩促引領日東騖何由託余足
阻雨夜宿盤門石橋西
我行值春暮遙山多綠苔濛濛日氣蒸亭午雲
不開夾河柳色暗白雨湖上來瞑投石橋宿疾
已忽如摧故人屢相期悵望空悠哉
蕣姬篇
美人綠窗裏啞啞含春風春風忽飄至但聞妍
笑工紗芬泛裾裾嬌靨開芙蓉年纔十五六未

與世人通可憐少年子珠勒桃花騘意看黃金
賤弟言心性同婉孌有餘情容得常相從相從
高樓夜度曲入雲中曲終應若為乍疑天上逢
詎知宵漏歇日昃象牀東
雜詩二首
暮序迫窮晏疾飈翳巘巒空林伏晦色散漫愁
雲寒層冰隨陰結氣動浮景單淒淒苦心厲飆
颯華志殘廣隰有屯霧洄澗無縈瀾常恐霏霏
集無以足朝飡既秉遺物情邈然竟誰干

初秋氣候佳懷新赴脩塗邅迴自俄頃衆鍇變
巘崿飛流灑青天穹窕映丹壑疎櫟既迷客韜
景乍焜爚境殊雲霧多心魂慄微弱細紋上世
士升嶠均遠託儻若果幽期豈意淪蹈鑠

說劍送周孺允

孺允有雄劍藏之二十年上鑄七星字文章皆
自然戚戚鱗甲青黯黯有奇烟日夜自拂拭行
行至幽燕累千旹未售於人聖人前一朝聲譽
開遂登黃金臺浮雲蔽之決龍光天際來物久

精氣多豈同塵與灰託意每不淺弟令世上猜
安知三千士服劍俱蒿萊

吳江普濟寺古柏

古柏觔骨奇磔裂半生死年多葉逾細疊瘤如
馬齒陰坳滋綠苔爆節流素髓胡為長偃蹇獨
抱匹堅美寧隨共銷落與物齊一軌

寄李攀龍二首

烈風飄中野惻惻將焉之世務多委曲龍性非
俗宜君子存遠鑒端操方獨持息心都邑游長
嘯歸東菑遺榮棄部議一往不復疑逍遙極懽
情散髮臨川坻達人貴止足斯義誠不虧引領
佇所欽安能与我偕

日夕思君子邁會何由期山澤阻且脩念隔難
克偕未見致款誠亮由心相知相知不相見悠
悠使我悲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古人雖云
遠詎令歡愛攜顛言結蘭芳卒歲永御之來章
倘不乏庶慰長渴飢

與王元美 并序

元美歸自京師即以家難復馳赴焉舟次城
隅予為負痾出祖於時天垂厚陰烈風隆寒
音旨哀憤心誠痛之因復累嘆長夜舊痾增
劇信分乖之致感年命之不固遂作詩三篇
用申篤好且念嘉會之無期耳

北風何烈烈日暮玄雲徂浮舟涉大江游子不
得停念當辛歡好奄忽禍患嬰臨流申別言言
哉洋自零判若參辰隔何時復來并願保金石
軀傾耳聆休聲

季冬嚴霜月去我之朔方萬里戀辰昏愊憶中
自傷寒氣侵襟袖河宿正縱橫徒有盈觴酒與
子不能將念茲雖云乖終當返舊疆
良時遇歡友嘉會難可常始出燁春華今來悴
嚴霜斯須臨路側離別在一觴古人可喻心豈
不惜蘭芳安得常嬿婉與子相隨翔

贈林居士

林公好奇書日夕自研披蕭然遺世慮六十仍
畢棲与語皆隱淪固窮不復疑此理邈難匹所

保諒非違事事如古人于今竟誰知素心苟如
此奚用空名為

寄題蘄州高別駕園林

昔公遊梁罷不喜乎壤居尋幽極遐情茲山信
縈紆疏峰别翳薈選勝開林閣松篁蔭後園蘭
蕙滋前除泯泯江漢流俯映皆空虛龍磯莓苔
古千年蟄寒淤却顧麒麟山蒼然嵐靄初

贈莫雲卿

莫子太不羈逢人即相知朗然徹丹素便要千
古期若無深沉思又為璀璨詞衆意所未决出
之了不疑投壺應桑林談笑傾一時飄飆滄洲
趣清輝凌紫霓交驩卿卿君斷杯共揚眉不愁
白日暮但賞知音稀顧我還素漠披文每淹移
開花落空庭獨有香風吹攬之不堪贈寘寞空
尔為

送葉伯寅遊永嘉

昔聞謝康樂高情屬霄漢符守焉足羈滅蹟類
幽竄風疏人倫外尋雲常昔晏所託良未淺賞

心寄繁翰曩哲既殊調今子亦同貫理棹及秋
晨逸志期汗漫沿洄巖子瀨奔峭赤亭峙樹隨
程飃溟峰與烟霞亂清江千仞澈寧假濯衣玩
觀奇諒心契旅遊豈情歎顧我懷閻室咫步曽
未半傾想遲歸舟舒情共欣讃

寄吴明卿

余本蓬室士疢疾況窮年落落衡門内日夕曳
寒烟雖無原生期曠若相周旋何子特見賞令
我顏色妍片言結心曲挾纊未為暄悠悠阻音

徽契闊何由宣悵非排風翮與予賓寞天

寄徐子與

惟昔常與子歡情覿芳荃終晏臨華池合坐忘景遲澄月揚素彩蒼蒼出中園清管應妍唱遺響徹雲天車子安足詩由來有自然娓非繁休伯奮藻析長牋念予含餘歡秋期復未還何獨成騑服遂令孤顏言還期暮春時慰我飢渴顏

送周芝孫北游

周郎有逸興染翰亦鮮儁結交名公子遠託千里遊揮袂辭親知登艫出芳洲行行越舊壃北望燕與幽末賢萬里會欝欝都邑稠走馬黃金臺知音儻可投顧余老巖石矯足雪夷猶

送徐按察炳明之湖廣

今日看花蓋春風喜去旌桃花漢江水楊柳武昌城詩得窮時趣人歸謗後名屯田成布錦推監作和羹木大無淹秩時來不用譽朝廷新氣象霄漢待君行

送王少參敬美之江州

王君弘美度覲書恣披搽牋麻每盈篇翰墨間揮霍籍籍收衆譽芳風播蘭若頗獻承明廬祇授出漳洛旋登太華巔亦復資遠託金繩引絕巘王梁亘幽壑磨胷捫懸崖側足履半崿路束逢胃刺天崤斷翔雀惟君嗜奇游貸身出廖廓又聞廬山秀巖岫及天鑿磅礴浸三江氣變莫可度其內多異蹟古仙所棲泊移舵方在茲歡情從中作延領睇高軌怡然去羈縛何當盛明世終以縻人爵

送王儀部敬美赴上都

蔚蔚雙瓊樹枝葉何葳蕤芳華參差發一一春風吹與子方晤言分昵由良知如何限官守驂駕促前綏行者日以疎居者將復離世路有殊軌日月無淹期立德豈藉貴盡意非在辭勗哉慎所履永用慰幽棲

秋日四首

秋日臨高城曠然氛霧收稜稜晴山出色淨寒塘流淒清菰荇稀羣影居下頭積痾無時豫是

日欣久留長恐行徑黑餘興猶未酬
窮居唯自知垂老坐幽石白髮不可鑷了無固
身榮海氣生早寒颸颸欄庭夕商歌乏偶響敢
謂天地窄獨有千古心躊躇桂枝白
雨氣久厭昔開晴喜至暝精明月更出空闊天
無星地濕發寒彩餘影澄逢汀竒懷忘深夜耳
静無所聽不知霜華落曙色青冥冥
新晴雲氣鮮月色高更潔幽庭宿涼雨照耀如
積雪思鳥但聞響遥影空中滅久静機思清瑩

與人羣别曰知雲崕内事事皆可悦

九日

閒居愛重九晨色晃初晴澹澹氛霧開草木含
光精岡巒厲嵁崿石瀨滋洌清極望藹垌牧禾
黍被脩塍高雲矯輕羽迅飈隕浮榮隨時覽物
化冉冉焉得停將老思延年淹留餌秋英豈不
昧服理聊以攄吾情

秋懷

季秋積氣盛大野乜隆陰萬物忽改色凄凄多
楚音摧藏失志義長嘯高山岑獨行無四儔浩
蕩愁余心實數苟如此且復俟來今

丁巳七月九日大風拔木偃稼一首

去歲地維裂遂欲關西北泰華忽播搖河流互
傾覆富媪哀自處萬姓遭顛仆及來怒狂飈偃
拔恣雄力眈眈象雷聲迴穴無停刻大塊苟噫
氣何由有戕賊班生書五行妖祥詎為極天心
疇能忖感悟恒在德吁嗟托人憂方此諒非惑
我欲緘此詞遺之於深識

漁父

昔有漁父者輕舟另乘風心恬濤瀾事澹蕩空
虚中夕依落月開晨汎初日逢釣竿揭日月蜿
蜒驚潛龍運思沉九淵所得豈在豐惜我行吟
客顏言而莫從鼓枻滄浪流聲與天壤終

秋夜

孟秋逢餘閏陽景奄西歸清雲蔭蓬茨皦月揚
素暉凉露承輕葉澹澹河宿稀中夜結遥念攬
衣起徘徊遵塗豈不疾顧瞻獨有違苦心將焉

寫抱影私自悲

登圌山

晨發候翔陽暮投乘夕曛龍茸入烟濯迷客鶩亦菁標峰天外奇發地茲江瀆峑岑類弄兕嶕嶫象鶩積深洞谽怍章華崿被綺文黑霧鬱海色丹霞隱日氣攀鴻升八齋宿巖毖千雲伏化賊靈族宣遊必仙羣數文絶往篇奇紀眛前聞幽期自茲協秉顧辭世紛無為榯杉櫝惻惻懷煩緼

贈虞山老人

迢迢虞仲山回環四十里其下澄湖陰半在山色裏湖陰與山色蕩漾蒼翠新時時白雲來往往如鎔銀可以洗心耳使我無埃塵君年六十餘久與湖山鄰目玩易厭歇茲意恐未申余有隱淪交扁舟去無因往篇有深意為君再三陳

贈竹洲館陸道士

竹館多涼氣白日自森閟疎響落鳴瓊稠陰委紫翠寶書時復開青鳥還能使聊欣山色舉超然有冥寄

送顧舜祥授四川壇課提舉之任二首

繁林雖翳薈擢幹眾乃形顧君茂前基奕奕隆儁聲酌言汰浮説立行表冲情殊方眷明德祗役出郊坰嶕嶢睇梁岷迢遰越荊衡叱馭馳九阪辣體入青冥心與日月懸迢隨烟霧并皇猷亮已著義峻身始輕豈悋遐怪極焉睹耳目驚遠績苟辭勞何以希令名

梁岷西南秀巉巖一何尊已極天地險鬱為五

岳根谷神須相荅鳥道雲孤翻三回巴江盡七盤勢彌屯始悟去人遠反喜城市喧地偏氣益奇四賢復高騫（四賢漢嚴遵司馬相如楊雄王褒梁鮑照有蜀四賢詩）均託盛明朝遺烈炳瑩璠矧茲割據跡輿裏互明昏其事雖已往當時劇崩奔倘協訪古情無聆他日言

送王元爾

閒居懷長戚寢瘵彌十旬與子猶比屋蓄念曾未申念隔長依依睠言及茲春往駕遄不留詵

慰邀無因悠悠越大河去我捉颸塵曠然增遐
素思德彌以新世務無期度歡道將何辰盡意
豈在言聊用叙懸懃

送句容周明府還南京大理評事

周侯蘊美度不隨俗浮沉翩翩摩天翼乃棲枳
棘林蹔已遂弘化衆知惠愛淚飛鳧憩華陽清
樸開道心鳴絃致精賞山水諧奇音行高不終
躓夷路徵在今顧言茂遠績芳風播謠吟

送梁伯龍游天台將往武夷

嘗觀興公賦冥搜恣遐躅天開赤城標曠然豁
心自瓊臺望朱闕相連入雲族松聲湧波濤遙
瞻但空濛石屏蘚苔滑[illegible][illegible]勢莫窮改轍復南
行名山當武夷碧嶂爭峭崿秀色明廻谿丹宮
仙人古郄紆武帝祠子有超世情興言懼鬢變
竦身事冥搜遺逸釋常戀余亦東徼尚每懷巖
壑奇守見昔未弘棲遲遂淹時何時拂衣去與
子諧幽期

仲蔚先生集卷之四

吳郡俞允文著

七言古詩

金陵篇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嘗聞謝朓爲此曲我
欲竟此令人愁憶昔秦皇恣驕侈千古爭雄鑿
淮水朱衣辛苦三千人不及蓬萊身已死當時
望氣復占牽六代興亡事可憐一旦雄圖若流
水五城蕪沒埋荒烟烟卷三月流鶯囀撲地香

林盡天苑結綺臨春空復情景陽鍾散臺城曉
傷心鉛粉共灰塵百斛流脂瀉水銀碧館金臺
歌舞地年年草色倍傷神詞臣舊住清谿側江
沈風流難再得謝家春草今何如令人却憶平
原宅孫楚城西酒樓客桓伊好吹柯亭笛山中
宰相松間風謝安自有東山奕長蔬隱士北山
中鶴書一赴蕙帷空只今惟有移文在清猿哀
起何時窮文采豪華不復存自是昏庸曆數屯
由來虎踞龍蟠地今日永乾有　聖人聖人神

武一朝徂定咼山河萬國奠全憑寶勢開天邑
鬱作金城遶帝京天邑帝京連帝里丹宮壁殿
天中起宮餘百數殿千重異色參差望成綺七
萃連營禁衛尊列侯甲第俯朱門虹旗錦簇齊
天仗玉道香𦌼碾繡輪徼道周廬廻地軸提封
百萬分侯服重譯遙通百蠻貢千品來朝九州
妝聲名文物盛陽春寶葬無為德澤新賡樂鈞
天貽景祚謳歌率土奉還淳端拱垂旒御區宇
共識承恩有真主旋聞厭代忽登遐咼湖一去

成千古千古登遐事已仙時時佳氣遶龍阡冠
蓋如雲奉陵邑長瞻法座仰堯天憶昔家君薄
游此余六童年纔一紀朝看導騎滿長安暮聞
擊柝傳三市長安三市植繁華戚里權門意氣
奢鐘鳴咼食金張館饌玉炊金許史家公子王
孫驕不足還向娼樓夜中宿琥珀杯深脫黹狨
芙蓉帳暖銷銀燭玉局彈棊不論錢花塲蹴鞠
鬪芳年鳳凰臺下千金騎瑪瑙山前七寶鞭俱
遨少城芳草徧笑比紅顏拾花片更憐月色滿

長干樓引簫聲從高宴秦淮五月天氣清楚俗
相傳弔屈平共泛龍舟乘浪轉競移蘭棹向潮
迎疊鼓華輈望標入夾水新妝相對出須臾層
氣結姿城髮髴蜃光照鮫室增奇特渺在茲辰
廻雪行雲詎可論驩娛未盡欲歸去更待明年
淮水濱春去秋來不相待富貴驩娛有遷改黃
金散盡顏色衰桑田屢變成滄海鄭莊門館日
飄零翟尉交情見死生蔡澤還傾應侯相魏其
不及武安榮以茲感歎傷懷抱梁父長吟對秋

草氣凌五岳三十春身披短褐非有道遠屋扶
疏仲蔚居貧病長辭友朋車袖裏曾無責金賦
枕中惟有煉丹書世道由來多倚伏天骨自然
甘寂寞何時移向鹿門山松逕烟扉任棲託

楊花落

春風吹人氣妍和楊花落水生綠波少年幾時
逐事淺白日易晚傷蹉跎袖中有書不肯上五
侯門前曾未過燕丹市裡堪擊筑酒酣樂極哀
情多哀情多可奈何昔日豪華勢莫敵朱樓綺

食揭清歌東方欲曙宴仍起薦地一一紫錦羅博山鑪中灰亦寒纍纍冢上生蓬科衰亦不可盡樂亦不可常蓬萊之山路渺茫此中定有長生方何人不死至今在我欲共看天地長君不見人生萬事劇流水莊周至此齊彭殤

桃源行

武陵溪深谿谷斜人家避秦多種花桃杏無數映春發片片還落秦人家地淺反無猿猴生但有雞犬連桑麻白雲飛來復飛去山裏人家幾

家住當時捕魚何處歸歸去還尋復何處始知人在淺山裏世人遙望空雲樹

胡笳曲

長風吹高海底月半落沱河色如雪胡笳寫出隴頭聲千聲萬聲吹不歇此時都尉兵初盡此夕單于陣方結沸地黃沙凍欲牢連天白草燒難熱玉筯啼還徧紅顏坐相訣楊柳曲中離別久梅花管裏音書絕胡笳本是從胡起曲曲緣雲咽流水飛入重城怨已淺聽臨遙塞愁應死

誰知沙畔捲寒蘆一曲能消膽氣麤更使胡雛雙淚落萬聲嘶月過飛狐

寶劍篇

吾聞龍泉太阿之寶劍此物往往鍾神英人間得名千百載國內惟有徵求無昆吾之賴炎山精銀花繡出霜雪明星氣朝朝鸊鵜紫龍光夜夜芙蓉生文章已焉清朝貴勳業還為猛將驚士雄五烈雖已矣報讐報恩心未已非但飄淪古獄邊亦曾提携楚城裏峥嵘磊落世兩見斷

蛟剸兕竊所恥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朝馳咸陽暮雲中此間未必皆成功但看古來功名士殺身濺血俱英雄嗟我神物會遇亦有以至今升騰變化為飛龍

巫山高

楚國古巫山上有陽雲臺傳有神女何時來楚王昔日多荒淫神女為之久徘徊徘徊易闌寢瑤衾亦已閑千年夢冷雲不起只今唯有空山夜月清猿哀

塞上曲

高城秋落黄雲飛胡人弓箭能射肥黑鷹突過百丈餘白馬萬匹皆新羈錦袍長袷綺繡襦玉帳貂狐掩漢衣日暮蒼茫岀百圍李廣已死關兵稀漢代誰當竊朔漠何人第一掛勛歸

銅雀妓

朝登銅雀臺暮望西陵樹西陵樹斷高烟平歌吹淒涼楪風雨雨後秋風吹月睛紅顏難持淚易傾武帝遺靈復安在向帳空餘千載情

虎丘行

吴王墓前雙石壁翠水沉沉斂花赤香揄氤氳遠綠烟玉潭閟謐浮青蓮生公說法闢金偈猶自繁華昔遊地今人繁華異昔時古人行樂今人悲古人今人不相識徒使流鶯淚霑臆

鬪雞篇

春風吹花百草香宮鶯睎轉銅龍光雒陽清明賜新火天子出入驪山傍驪山三月春茫茫平明初入鬪雞坊鬪雞隆隆翠塵滿錦向鱗鱗繡毛短徑膏氣溼紫蕨鞋紅雲臟血腥羅暖天子傳呼賜賈昌五侯七貴爭雄長武騎才官為惆悵青驄金距莫相當貴里繁華矜是日六軍小兒俱赫奕九衢雙闕夾飛龍萬戶千門動行色千門萬戶無生涯日日承恩不到家憶昔開元全盛日空令識者久咨嗟

春思曲

江南花時二三月少婦乘春逐芳節心性穩愜含清真吴影睛川自流悅青絲剌帶錦作裳寶

扇輕搖翡翠光芸房露冷春窓大蘭逕烟開矜膩香七彩明瑞九華佩紫穀文羅掩秋翠繡顇花叢千萬色玉腕奇姿發春媚含思緘情不相識步步遺芳去無跡迎簪轉黛飛參差纔過東城又南陌南陌東城春事渺離思杳杳花陰陰坐對流鶯啼歇處閒窺清鏡理瑤琴晨鵑淒清不可聞恨斷吴烟怨楚雲自是琴心挑不得還同孤月向黄昏

明月引

明月入我懷又照青樓上青樓十年音信蹤自憐憔悴芙蓉帳芙容帳冷夢難通珠簾的的照遥空漢宮思婦調砧切梁苑詞臣屬句工已看落葉驚秋早影落銀牀淨如掃溥溥玉露夜河殘幾處啼鵠怨將曉君不見關山萬里度應難萬里隨人去不還只今織得鴛鴦綺定寄關山第幾山

大風歌

隆慶三年閏六月大風五日海水沸溢海壖

之民被漂溺者殆以萬計作此紀之

胡天積氣盛鬱勃不得吐怒號長風倒海射飛雨扶桑摧若木傾似將吹隨五岳与地平日月不照耀萬竅以哀鳴天本無心當復何施或云厭炎虐焦灼流膏脂喝白帝驅祝融清涼八區欲使體寧而意充又胡不細察一齊人窮漂溺萬姓害稼穡寒暑變饑頃耶氣還攻𤍠獨抱疾常邑邑天地至廣如不容額得塞土囊劉其舌微令飄泠以倘通然後披冲襟上蘭宮頌說聖時高賦陳雌雄

絶纓曲

春風遲遲催早鶯啼花究轉音最輕坐中侠客語半醒猿魂豔魄蕩春情春情復何有度曲送春聲春聲易醉月未起華燭滅來心已死芙蓉紫袖多斷纓謂是楚王能好士

學仙

昔人學道常山中兄弟積習九十年勤求素書九七卷三人誦讀俱精堅青崖究究見白鹿一

試不過心茫然唐公雞犬盡輕舉茅家兄弟皆得仙由來至誠合天道霞門窮絶無扳緣世人仰望不可見唯餘壇館禮蒼烟

画山水歌

連山波浪隨嶇嶔朝朝出雲多作陰復有飛泉出雲上迷巒幂岫增重溪人家近住路還絶家家種田飯香雪果熟頻將猿狖争酒釃不緣賓容設漢陰抱甕如苛開處處蹤泉灌石田每歲桃花春水漲時看天際下漁舡

蘭草花

中園百草俱作花不及蘭花柰若何紫莖緑葉揺素波回風蕩日氣妍和開幃捲幕芬藹多繁絃急管送春歌結褵紉佩遺湘娥獨念孤芳与衆異往往零落委江沱

𡾞𡺸茶歌

陽崖陰林草性靈𡾞𡺸二月茶芽生紫茸連卷青未吐處處報春山鳥鳴高雲行空露華碧新雷已過衆登晴筠籠芳鮮採摘成錙口焙来誇

至精登源陽羨空有名自餘諸焙皆可輕豈知天產合幽窈最後始出人更驚得之不減玉與瓊開緘試新手自烹冽泉甘澄勝飴露緑烟旖旎啼春鶯小昴初看火候匀精氣漠漠紛蘭英素瓷吹香凈肌骨往往似与真意并高齋晝眠還獨醒靜待松月流孤清玉漈好飲不解飲陸羽毀茶空有經枉使千峰待逋客無復雲霞淚處行

姑蘇驛樓

高城如烟起長洲千山亂入青滿樓吴王歌舞猶未休美人如花笑吴鉤西風吹急寒烏落日暮黄雲人正愁

妾薄命

隆慶二年春有訛言詔採江南女子充奉掖庭一時民閒閭之惶怖若狂雖紳冕之族往往不待媒妁造次結褵莫能禁制遂使年齒失倫門素非偶薫蕕淪雜追悔無由竊以政教不失其御則國無妖訛婚姻不失其時則

民無怨曠厥所由来誠非一日因絲古詞攄妾薄命一篇以憫其生不逢時而亦不敢專有所刺也

江南初月上春時忽訛丹詔採蛾眉自是淮揚非舊匹由来河漢不言期喧喧簫鼓東西去寶馬香車塞路岐家家共灑長門泣處處俱嬙隔巷遅不用黄金連理盟須臾便結同心蘭寢脩寧藉禮花燭自成歡紛紛桃李競空取路傍觀紛紛桃李競繁華飛来飛去落誰家一生誤嫁

嗟何及秪是粧成惱曉鴉

繡枕歌

太康何氏女嫁同縣劉氏七年而夫死輙出嫁時所繡枕焚之其光中灼爍焰如蓮花比夜半遂自經死人皆以爲精誠所感余高其行爲詩歌以著其義烈云

劉家高行世所稱明心直與古烈并良人早殞腸斷絶一朝身死鴻毛輕自憐嫁時雙繡枕百絲纏綿情更甚須得終始當千齡願得千齡同

一情鴛央機中不成匹枕上之淚何時晞把持雙枕燒作灰婉婉蓮花焰裏開焰裡蓮花燒不滅蓮苍堪从明心潔皇天自是感精誠當時一哭梁山傾天長地遠恨難沒誰爲飛章上帝京

周方伯遺滇南小劔歌

我公歸來覲軒轅滇南萬里無停軒遺我小劔不盈尺魚皮貼鞘珠蹲蹲寶鍔照人如照水精光黯与元氣存凜然相顧出寒液雄心未死口不言始知蛟龍變化豈在大斯須勢与滄溟會頋得置之懐袖間益壽延年辟灾害安用耿耿倚天外

松雲歌贈邑明府大梁王公

吾聞嵩山之天門上有萬株之古松千年蒼苔積翠洗不落龍鱗夭矯搖青葱有時峰移岫轉晦暖勢莫分片片飛出蒼梧雲縈枝透葉斷復續山光而氣相氤氳松鬱鬱雲陰陰其材可以棟大厦其潤可以霈甘霖神君爲政本同調對此往往開雄心君不見王喬之舄虞子琴形骸

之外安可尋由來君子貴遠託未許常情知淺深

折楊柳送同别駕胤昌之武岡

江南折楊柳都逐上春來楊柳初發時衆花俱未開可憐芳菲色直自閶江梅依依夾官渡連連到章臺短條未堪折長條已染苔長條短條千萬條一一盡向春風嬌文盖翠織鴛鴦帶合吹象梶鳳凰簫芸道青絲勝馬尾縈烟卷雪紛紛起長條折盡短條長相别相思那可忘思君

一別渡湘水巫峽巫山幾千里巫山巫峽盡啼猿朝朝暮暮猿聲裏芳蘺已抽綠蘭翹又含紫賈誼仍懷吊屈平長沙非復淹才子君行定得幾年歸莫厭傷心楊柳枝與君為作楊柳曲曲中併是係相思

燕臺歌送張師周入京

昭王昔日思雄才一言便築黃金臺黃金可輕士可貴往往至今賢譽來何況 天子坐明堂宵衣旰食攬八荒榮光休氣徧巖谷志士豈合

空推藏君有雄才世罕比兩世一家拖青紫時人注意皆向君莫言別後無知己來軏南玉河北燕臺秋高磧雲黑料君此時才轉雄臺上黃金是君得

征馬嘶送歸有光

白楊花飛江水黑江頭行人頭盡白青山日出烟塵昏馬上誰為都門客都門豪客長安兒蒯蒯百斛柳千條戎裝玉駿邯鄲姬虎旗鏰猴紅鵶啼長安三月春未暮城中不見遊人歸遊人歸醉滿堤青草長征馬嘶

范公柏歌贈三晉王公

范公種柏講堂前種時不知今幾年年多崛強鱗甲折上株聳裂下株連一株倒生欲垂地此豈有意皆天然目爍心開脂髓良沉沉古色破新光氣奇已歷將軍坐節勁還凌御史霜世人見之皆愛惜不獨此樹傳芬芳更聞靈實尤堪餌餌得長生赤松子此日王喬飛舄來來從至此心非細自是丹青寫殊狀願追松子蓬山上

雲峯歌贈盧陵朱學諭

武華之峯稱最雄一峯獨秀當空中中含秀色不可盡白雲萬古長濛濛忽然雲去峯亦開峪峴積翠如莓苔平林曉日動高影半壁落月浮清埃廣文先生峯下居時看峯際雲飛來白首明經不得意薄游至此衆莫猜心開妙論蔑未有絳帷深坐陶羣才余亦沉淪無所得十年閉門仍屛跡援懷為贈雲峯歌為勒先生峯下石

小松歌贈朱山人

康河之精徂徠骨帶露凝烟纔數尺天與一氣
表貞幹蒼然已有千歲色嘗聞百抱龍鱗身青
牛伏龜最有神秀頂高盤宿鸞鳳蕭蕭獨出辭
鳳壓皇知異物同精氣此種應看不殊異朱君
年少如小松百抱已是松隣翁文采風流並稱
妙伎巧往往非人工我但聞之不相識題詩寄
君遙相憶

寄王憲使元美

王君才傑人共推秀眉白面玉不如鸞龍文章

世稀有二十謁　帝承明廬天開雲雨賜顏色
皆道君乘司馬車承恩久拜含香署起草還成
拂衣去揭來歷使無停輪錄囚八郡多民譽翔
君嚴君勢益尊致身早建非常勳黃龍戍頭破
殘賊鬱燕驕嘶泌水雲上林葡萄新結募頌功
屢著先零文君亦揚旌青海濆雕戈畫戟日紛
紛英風坐變番兒俗對酒投壺遙想君君今別
來歲月深感君於我情更親緘詞千里君咫尺
使我醉舞當青春春風浩蕩還相待吹我遙情
度青海青海何當一遇君拂君玉帳登君壘玉
帳軒軒錦作堆帳前解鞍歌落梅此時雁去燕
還來馬色拖谷相映開雁去燕來堪別恨花開
花落還相催相催還復催恨別鄉能別梅福尚
為南昌尉劉根未受韓衆訣何時見就玉山岑
翠釜丹鑪卧松雪

送顧爲祥計偕赴京師

江南二月陽春辛無朝無暮香風吹院裏梅花
皆布玉堤邊楊柳盡成絲滿堂送客催夜酒為

問幾人能抗手曉色偏將別思牽別君與君情
更厚君有天骨世所稀世人皮相那得知酩酊
時時見宏量文章往往奪人奇手註道經十萬
言興來欲倒金壺泥丹砂為金古來少縱使安
期亦應老自料青雲已有期濟時不合長枯槁
東辭蓬萊向金闕寂寂千門鏁秋月月中花氣
皆天香看君騎龍上天折

送太僕丞周于霄赴遼陽

漢家天子重開邊三十六苑相鉤連官奴養馬

三十萬往注蓄息盈街阡爾来日苦用不足胡騎憑陵恣馳逐都邑喧傳市駿馬萬里蕭條空杼軸君今考牧向遼陽到日懸知春草長廄涼棧溼須忠養佇令蕃息皆調良千羣倜儻筋骨强矯首一一思騰驤老將見之應嘆息壯心却復歆侯王羨君于此勳業奇不日承恩趍紫微稱詩待駕柏梁宴回指金鞭背落暉

送梁石仲計偕赴京師

漢家宣帝稱中興能將儒術重明經白首計偕

謁明主看君即是梁丘生綠尊三月送君行遠樹連天烟霧青處處落花啼百舌家家搖蕩春風情況復臨期無句壁此心不惜向君傾

送納言張公遊武當山

丈人浪跡不可羈云是漢時張子房口內已辭珪組事神中唯有烟霞香爾來年已七十五鬢髮未白筋力强昔遊廬山意不足今復南遊登武當武當之高拔地數千仞勢凌五岳掩八荒回巒沓嶂春茫茫羣仙嬉遊吹鳳凰燒金煉玉與世絕别使天路過奇光獨有丈人能獨往問以長生不死之藥方呼龍馭鶴紫霄上白日丹宮朝玉皇何時歸来為我起沉痾授以雲笈分霞觴

寄贈吴興范脩擬

長安三月尚飛雪層冰萬里生闌干胡雛弓强挽不開氊毺帳薄狐裘單范侯蹭蹬一朝萟壯心豈暇愁春寒文章有神亦有時此時射策人莫知一當 明主長高價聲馳四海無風吹朝

来謁主開九重瓊筵綺食羅雲空仗出金宮驕駿馬風光去處搖香驪衆驚秘訣疑可傳郢斤未必人皆通古来效顰徒自醜我今骯髒隨冥鴻張君遠来邀我歌自愧飛沉榮爾何詞畢意促不可盡篤茫却掩商山阿

長歌行送子與北上

子與書云今刑部尚書黄公名光昇初令長興甚有惠政子與為童子時立見識拔恩禮絕異公去後吏民見思為立祠五峰山中歲

久隱翳予與屬王元美爲祠記又欲得余書勒石以新公之德其不能辭遂往至山中由是益知黃公於予與有國士之遇今予與舉進士名能文章爲守汝寧則麟生于郊有中和樂職之應是公誠能知人不特治行然也夫子與之賢必當爲世所慕恍而妬者卒莫能容復以讒沮方當補官總轡言别余亦阻風湖口聊擬長歌行一篇以見鄙志

黃公昔彈單父琴長興萬姓思至今就中徐君特秀出提携拂拭恩最深每憶公祠在五峰年多隱翳難稱心願書新碑頌公德相邀共往蒼山岑書罷驚看颯風雨脫贈琢衮傾百金豐伭爛日生早霞連錢霧豹黃金花天成文章不彫飾粉圖五雲安足誇相如落魄好飲酒鵰鶚但作揚昌家知君結交有終始世情恥學東流水懷恩欲報無所惜今日君心復如此嘗爲汝寧大有聲麒麟出郊賀政成誰謂才多用翻拙青蠅一點憎連城鯤鯨失勢制螻蝗腹中五岳詎可平非來别酒情更真明朝欲度浮雲征高堂割戀聊捧檄此行豈是希榮名　聖朝雨露江海寬胡爲獨嗟行路難余亦辭君渡湖口咫尺欲進愁濤瀾行路難日已遠素書莫寄雙鯉魚北望長懷帶應緩

送楊别駕之大名（侯建寧人文敏公榮之後）

我聞楊侯大賢後點筆能使風塵開嘗爲天曹不稱意三年官冷隨蒿萊諸公見之皆歎息豈容久困非常才爾來聲名不可當一朝瑞氣眉間黃呂虔有刀不敢佩錢卿有譽不敢嘗春風三月漳河道此時相歡滿懷抱丈夫用世固有時富貴寧須致身早嗟我閉門多苦心皆道楊侯知我深前年過門不相值未知何地還披襟此去雲山杳千里南來不惜寄徽音

巨鼇歌送王子敬于欽兄弟會試北上

君之大父岳伯尊雄才脫略無比倫身當逆藩氣不奪世上猶未知公真天獨振耀公子孫君今兄弟才力均文章璀璨皆遇賞青雲廓落辭

埃塵明年射策蓬萊殿一朝齊名共争羨懸知明主賜衣歸復道承恩向春宴此時春草如青袍銀鞍玉駿聯金鑾千年巨鼇掣海水時来不為夷亭潮我今落魄如沉泥撏前烏啼人跡稀何當遠景灼寒素使我穽穽生光輝

贈歙方同林

嗟予爽颯如窮秋十年病首無時瘳吳綿裝輕不煖體紫貂蒙茸長裹頭方君爲詩有聲久千里命駕来相求幽棲往往與世絶門前有剌無

人收歡然反謂太古人相知海內心最親篋中舊草已蕪没一見便覺生陽春建安以来誰復知長松落落無妍姿嬌花穠葉世爭取一朝落盡如沉泥君有奇心與余合兩日從君掃塵榻啊朝別我更有情杯中綠蟻還自傾相期去訪黄山裏行采真茶石上烹

送蔣生歸鄱陽

春来雨雪寒惺惺鄱陽歸客郍可停離離鄂樹霧中黑苒苒江蘭烟際青天長道遠行人少此日暫兄詠春草草中緑蟻安可辭懸知醉後情傾倒

送劉山人歸由拳

永嘉鮑生稱善弈于今國手人莫敵近時又得顏與李三人往往同破的劉君五月来由拳言嘗遇鮑饒雙先青州兄弟好奇者鬪之樓上將窮年比訪青州初識君饒先七子星滿天初疑下手猶眼前忽驚傍擊復斜穿沉精九路盡奇伏泛視不動心確然陷之死地反得生乘危據

險不作聯腹中新勢日千變世上藝經空復傳憶昔嫖姚好方畧心輕古法如纏縛始知制勝在一時不用閒心枉揄度明年此日君何許懸想饒人嘯傳侶安得東山起謝安任君賭取山陰墅

郭將軍歌

漢家烽火東海傍奔鯨蹙浪吹天狼將軍受詔辭劔門拔劔起舞心飛揚三杯走馬一萬里來時不知道路長萬里横行決海雲連旗轉戰日

絲絲獨當一隊破堅陣斬得名王不顧勳賞養
生俘留部曲時賞金錢結心腹去年行間收奇
功果叶英謀不遺鏃功多冠軍名日高黃金衬
帶明珠袍。天子非常賜恩寵臨戎大拜羅旌
旄一星光彩動西落海上春來羆胥析身作長
城此地偏三軍解鞍但晏眠枕飛駿騎獵平田
田間草深綠如烟草淺沒麞射不得將軍射之
郤盈千帳中往往夜擊鼓銀瓶玉缸酒如乳重
延詞客更投壺月向參橫未開戶自是將軍動

若神天聲四震無風塵古來名將誰可比直作
麒麟第一人

贈蓋桐郁居士

先生高卧知止足背城而居面清澳梧陰滿地
六月涼晴苔一色連淺竹平疇繞舍就耕作隱
處依然自成俗秋場夜築新穀香獨進芳醪不
辭濁仍將玅識鑒人倫坐嘯烟扉走華轂嗟予
論誤無所預雄心已盡唯肌肉自知須賤日枯
槁令我形骸轉羈束

贈性公

性公老禪僧中傑目似青蓮心似鐵天花結髮
垂龐眉香氣隨風生頂穴心持貝葉日千遍手
拄猢猻藤百節庭前柏子菩提青階下澄谿無
惱熱經行處處藏烟霧住世無心路長絕我來
蘭若多年所自笑鳩留困于此吾師五指能四
分僧跋時時還入耳何年更乞甘露偈一灑清
涼潤肌髓

貽王元美

北風撼天夜半來黑雲如山勢欲摧含沙凍雨
捲飛雪空中黯黮梨花開劉伶龜手醉不得高
陽酒徒面死灰紅爐滿堂光焰短一日徒傾三
百杯長河此月無人行鄒生管裡吹作冰君家
得意正留客暖氣偏從東海蒸誰憶袁生擁扉
卧白頭敗絮相陵兢

送慈谿吳志道再往邵武謁吳使君

吳君有詩合風騷能歡邵武遺綈袍留之累月
意未已邀以再往酬春醪君今又向汝南去仍

能驅籍傾吾曹我昔嘗爲郎武賞時來訪我擕輕舠惜哉不遇枉空札至今寤寐思英豪春風拂拂還送君千崖萬壑清猿聞此中郎武有佳句解道初衣傲白雲

文内翰所藏趙魏公画馬歌

大宛西來七十城吾聞駿馬名河精一夜飛騰渥洼水四蹄踏鐵繞山行此馬神俊久稱絶初在衆中誰更別猛氣猶帶龍宮腥自是當時驚汗血胡雲如花翻入空數狀新從鳳苑中蹴踏

寒禁葱嶺雪肯隨凡馬鳴春風今之画圖二馬轉峭崪恍惚真龍此其匠矣官錦袍丹砂濃鬣韁掣電開金鞍拳毛颯颯勢欲動似向萬里収奇功丹青豈能得如此嗟我魏公絶代工一筆真能辨情性九方矜識天機同枉使黄金買枯骨圖上空憐逸態雄

王尚書古松障子歌 王公名以旂

陵山之松世不常誰能画此生華堂壯哉高蟠得地勢氣霧匝匝森開張根株龍嵸自太古敨盪六氣升朝陽上枝下枝霜雪殭千葉萬葉珠璣香泛月遥承九霄露偃蓋下拂三珠光有時變化合蒼烟紫鱗半蛻俄出淵横空攢雨陰未落慘淡渓黒来長天左拏右攫不相讓由来異物難爲狀但徐嵩華何足驚對此蕭然覺神王嘗聞伏生與偓佺自言采服乃得仙世上徒有棟梁用豈知此物能長年

金翅鳥食龍歌

西方有鳥未識名翅羽絶勝閻浮金日食四生

龍一食五百勢莫禁俄覩珍圖上画出茲鳥探燒天欲火乾沃焦龍王宮白骨高蛟鼉腥臊不充腹中有一龍拆額流瓊膏上蹋天戶驅風霆下推地軸走百靈龍兮龍兮悦惚變化徒彼饞未脱煩惱皆塵形始知禪那願力殊一縷可活千龍軀手足可斷復可續恐體何惜它人須不然天地雖廣大雄吞弱死隨苦海浩浩之劫終與塵灰俱

獅子搏虎歌

黑雲挿松崖壯氣長不開下有猛虎穴養子深
林獨往來罝罿棘徑苦竹長毒蛬遠谿吹野香
東海黄公厭無力北平將軍射不得前岡有獸
筋骨奇蒙茸斗尾黄金縷須臾拉虎如拉蝗咆
哮蹋地聲不起腥風射沙日色死鉤爪長牙貫
心髓當時自矜百獸雄朝食赤麐暮黄熊豐毫
五色爛霞彩一朝委骨空山中又聞魏武經白
狼道逢此獸勢莫當忽驚有物扼其顙遂殺此
獸橫車傍始知勇力會有屈折時焉能恃之久

不亡君不見秦興漢滅翻覆本無常千年萬年
哀國殤秋風碧燐天茫茫

龍水圖

有客示我蒼龍圖開圖黯黮如潑墨春雷十日
飛霹靂長身夭矯偃強極鱗甲寒腥角尾古千
年偃伏今始得出沒震蕩雲海翻珠光晶熒日
無色蜃游萬里不以力往往反覺天地逼嗟哉
異物亦復同變化恍惚汙泥中斯須雲雨遍九
域能使枯槁皆豐彫題詩與君思轉逸觀此不

獨最神筆

画竹歌贈彭明府

蕭蕭廿九莖竹一一抽琅玕亭亭曉拂暎天色滴
滴夜垂空露團寄葉低攢烱兩瞑長根曲走蛇
蚊蟠六月赤雲燒土乾火山熱坂焦飛輪時聞
哀響激金奏此中自有清風寒又如玄冬十二
月層冰嵯峨積飛雪千山木落顏色改白日匿
景行人絶此中含彩獨青青著比春榮競高節
古來愛此全堅貞伶倫吹之學鳳鳴遂偶雲和

奏天閽共協簫韶登九成塈侯塈侯還復同天
書此日徵夔龍應知高節不為昔寒易南威赫
處但覺淅淅流清風人謂丹青有殊智象外真
能更生意

周使君丹臺五松圖歌

五松拔地無附枝霜根紋石苔蘚皮龍鱗長身
夭矯疑變化半是千年雲霧之所為旁挿高崖
色如墨欲雨不雨無晴時中有神泉百道蒸陰
霏飄灑細葉含珠璣流脂潤液長芝草列仙之

人咸来選擇輭熟充朝飢金華太守南昌仙上通大道合自然時能却粒養真氣案頭唯有古苔篇古苔冥冥絶塵想偶閲弥圖足心賞三山自是協幽期名署丹臺未能往松風飄飄清我襟為君微吟寫君心遥訪芝田十萬戸吹笙駕鶴相追尋

孫少府蒲萄圖歌

嘗聞漢使来西極移植蒲萄上林側長條百丈蛟螭蟠密葉千重烟霧色青青滿架當朱陽纍瓊亂潰垂芬芳除煩解飲破甘液掩露更覺靈味長又聞釀酒氣至醇遠過宜城曲水春曾経武帝下神母此果豈比他方弥誰能画此意最深為君分作滿堂陰詎知可玩不可摘終歳徧諧静者心

與沈隱君揺馬鞍山石歌

沈君有石四十年色如積雪含秋烟連巒疊嶂不盈尺復有洞穴多旁穿嘗聞隨地忽摧折天骨至今皆可憐君能知我性尤僻不惜携来破

岑寂年淺往往苔蘚痕自汲流泉日衝激恍疑烟川雪砍消晶光射日驚波濤初意還君翻自惜摩挲再拜心為勞憶昔胡公与李白曾以白鷴换雙璧願君慇自學胡公莫學相如賊頭額

險竿行

東海女兒年十三花鬟婀娜氣若蘭百尺長竿竪平地掀身直上蓮花盤蓮花盤盤露繊足足半蹴踏青雲端倫纏寶鏡當中心竿頭突旋如飛鸞四肢無骨似無力東倒西傾看不得反腰掛影忽疑隨千人齊呼萬人和須臾騰上勢轉急使我愁看入還坐嘗聞陷陣劉將軍心膽頗死不顧生見之往往氣欲奪擲与金銀稱絶能始知大娘舞劒罷一時見之以為異試看今日險竿兒自是人間不常事

贈詹生龍淵

憶昔嘗游虞仲山山陰半日長松間松長纍深人絶跡惟有破龍之水流潺湲詹生歌聲若流水家住淵南無十里一杯一曲聲轉清朱陽遅

遲如有情曲終相顧不能起何日再聽還洗耳

送太倉宋學官遷國子助教

宋公有才不遇時屢試春官人罕知低頭受職東海上三年教成聲始馳尓來補官官獨冷有才不遇將何為吾聞天子方急賢况復四海多瘡痍此時用世在公等如公豈合長數奇春風吹雪寒凄凄征車彭彭往京師逢時不用九府辟一日騫騰知是誰

秋夜長

木葉微脫夜初長白苧蕭瑟体清康同巷相從樂未央思君豈遠終異疆明月無心直入房羣監金爵徒悲傷妾獨有此未敢嘗

送吳純甫會試之京師

吳地一尺冰長安一丈雪青氊帳薄狐裘单燕姬宿首琵琶折吳君磊落天下稀苦寒之聲安足悲青眼長鳴蹴寒月對此可以增光輝風塵蹭蹬亦何為寒盡雒陽春蘂時紛紜射策長楊殿裊娜金堤御柳絲紫清陸離金碧九羽林侍兒桃花馬桃花馬珊瑚鞭君但乘之朝玉京我騎白鹿昇青天

老將行

君不見黃河之水戰士血萬里胡霜白於雪巔崖怪谷常陰陰北風吹落天山月白從辭家賀闌走弃置中原忽已久戰馬吞聲風土惡未戰癱疽生左肘殺氣如雲衝北印死生半隨孫胡手燕姬對舞擁貂裘胡兒半醉歌莫愁歌聲別是胡人語老將聞之淚如雨埜火白骨[illegible]平營

力盡戎行未有名一戰空城死麾下樹勛幸免咸陽烹

送徐烒明觀察之武昌

昔日景王初在藩勢欲併兼方橫行君為荊州不茹吐身投熾焰鴻毛輕壯節難伸即易屈十年困躓逢時清天子聰睿過周成公卿戮力皆忠貞芳蘭擢拔無遺本看君此時致身穩赤心報主不顧私已緣武昌楊柳枝事平偽題名愈出豈如往歲多淹遲沅湘未必離憂地富貴大

抵非人為自余知君各不疑爾來已是滐相知
追隨杯酒意不盡千里長江勞夢思

郎官柏歌贈許給事

郎官種柏今幾春託根乃在玉山之白雲中心
十圍養精氣時流汁液通奇芬茖皮點點莓苔
色赤觔往往波濤文堅貞寧避雪與霜正直還
堪棟作梁地清郍得塵埃雜葉竅偏含日月光
泰山千株詎足數華林西樹不相當未央神鵲
時能遇中臺老麝自飄香別有離離實最良仙

人郤取長生方此日珎圖寫殊狀挂君青瑣之
高堂願比南山歌壽昌與地者久天齊長

送姚弘道北遊

春來無花雪作花落荅半落山人家朝扉不開
花滿地昨夜故人尺書至書中往往傷春心復
道離家北游事閑書感君仍送君長安貴人誰
寂親如君豈是憔悴者片言合意皆陽春昔日
杜甫歌莫哀能開抑塞磊落之奇才君聽我歌
亦如此會看一日辭蒿萊

楊花舞歌

武昌城頭啼早鴉章臺長條俱作花邯鄲小婦
少留家衘花拂曙藏香車官渡營前日欲斜春
風一夜繞天涯塞外征人衣帶緩青冢雖青草
猶短學得新聲調細管無事亂吹腸即斷梔花
紅顏安得常婉娩思孚酒濃莫辭滿

竹枝舞歌

巴丘雨多無絕時江蘭姜謝汀芷稀唯有檀欒
青竹枝含烟泣露無改移巴人能歌還制詞流

聲度曲令參差管清調急月將落風輕裏長卷
秋葯濬房曲廷隔阿閣嘶雲玉杯細斟酌人生
百年能得幾時樂願保貞心永照灼

幽蘭舞歌

春風吹罷鵾鷄悲沅湘草長無路垂垂瑠紉珮
傳路岐獨采芙容涉江湄幽蘭孤貞世難知雖
有芬芳當過時盛年流邁不淹遲朱唇含笑復
含悽孅孅素手弄朱絲一聲一聲故愛移何為
九山連綿名九疑令人咨嗟枉相期

夜猿啼

夜猿啼朝啼人不覺夜啼聲更悽悽悽明月夜度月落巴西月向巴西落山從楚塞分常時接山鬼幾處吊湘君聲斷羆還續近聽復遥聞近聽似含巫峽雨遥聞已入蒼梧雲蒼梧巫峽沓冥冥萬古　愁生此夜聲郍將棄婦出詎逮逐臣行夜猿啼夜啼聲更長切切冷冷驚落葉遥遥夜夜雜繁霜山悲能荅響聲多自斷腸君不見寿藤古木聲最多三聲霑裳柰若何何為離

家遠相過又不見激楚回風音更促若比猿啼非怨曲緘情凝思不忍聽自知無愁愁自足

王穀祥画五色牡丹歌為永加王大參題

百花開在牡丹前細碎飄零郍可憐獨有牡丹春盡發花開別是一般妍千房膩紫風吹坼萬朶嬌紅日炙鮮嫩白軽黄亦無數凝情轉態相縈牽石家蠟燭寧須火荀令香鑪不帶烟戲蝶雙雙求粉入游蜂隊隊抱香眠此花不信人間有古得春光早月天江北江南同此月傾城傾國被花顛吴綃窓下剪難好蜀錦江邊織未使一遇名工揮彩筆旋圖已向高堂懸濃調五色爛霞景富貴真堪助綺筵不在衛公宅畔迷彫佩不在西明寺裡媚青蓮海上桃花閑不落臺中柏樹老還堅試比年年圖上色聊將一曲奏神仙

贈戴郎

戴郎識曲音調精馬融長笛子晋笙含宮激羽抑隠軽好作龍吟兼鳳鳴繁音促節時代轉能

倚嬌歌成一聲閑舘曲房聲最清春江花月又多情香車狎近時回聽寶馬迴鞭不肯行若使揚朱唇按玉指管中蘭氣吹入耳不須曲終便欲死

晩山庭

黄鷹獨過山庭暮欲語不語顏色苦峭高青草叫乱蛙風急漁船暗燈火

讀管晏傳有感

憶昔管晏稱才雄奔走諸侯天下空兵強國富

衆莫敵匹夫能成震主功子長記事不及此已記知人與知己鮑丼之賢曰友生后父之賢起妻子知己知人良獨難此事豈在形骸間嗟余淪落無所遇白日焦紅忽頹暮已知此世無兩公自合齧舌埋蒿蓬

龍劒出匣歌

君不見匣中劒寳光射天天爲寒況當玄冬十二月海水百丈生闌干君今匣之走長安龍精感氣雷盤盤忽驚出匣人競看尚方之劒青斑斑無乃古遊存空觀豈若此劒新出匣　天子何不急用之坐使四海皆安瀾

天馬歌

漢之武王好武功西通雪嶺西萬里塵沙空時有天馬汗赤血上從前膊小孔中目掣電尾梢風涯注水底騰真龍單于小隊未曾識駑駘萬匹相雌雄豈知異物生異域一來入御驚天聰新開苜蓿苑同築葡萄宮皇帝坐明堂歌馬德巡五岳拊八極小臣再拜稱萬壽百姓安樂忘帝力

寒鴉吟

高堂羅幕摧雕栞九華帳中辟錦衾寒鴉蕭蕭落木陰不隨嬌鳥啼春花獨自含思怨慕深寒鴉吟愁人心

虎丘茶歌詶周仲子

君貽遺我虎丘茶不數仙掌丹丘茶婆娑百本祇園裏年年採摘供豪家家分銖兩貴金玉何幸緘封到茅屋不信能令羽翼生先試緗花浸新綠新綠吹香露芽早厭稱酒德稱茶道憐君亂踏虎丘雲使我胷中蕩憂抱

清明得出字前平後仄

少年意氣誰得當一生結客在平陽競逐風光行樂處千金醉宿邯鄲娼邯鄲花底迷朝日驕起相看意適褰更將留宿待來晨欲笑還啼歌舞出

送徐郎中子與還汀州太守

使君有逸翮脫畧辭風塵清冰玉壺映寒雪投

軀早致要路津一從受命彤庭裏揚眉轉盻白
日新深徑豈無郤陽客密網一解天地春興未
灑筆如有神雕文藻思稱絶倫論交未許當世
士何意遠顧蓬蒿人邀歡痛飲不作難傾蓋忽
復欣盈旬物情往往棄疵賤高義特與風期親
由來聰既非所惜憐我傾家無甔石皃翁濯錦
朱提銀筩中黄潤纖葛为窮愁郍得復有此使
我鶩起仍悲辛鷓鴣鳴時山葉淵乍逢還別腸
堪斷一辭仙署越江邊荔枝花紫南雲暖雲光

海色花氤氳使君之去乘朱輪千巇萬壑開大
府盡令草木含清真空庭究究見白鹿歲歲扶
輪尉風俗漢家循吏十八人郤掩高名待君足
君行幾時可得還目極萬里心茫然清光可望
不可挹門前流水空潺湲祇應別後書來少不
惜先傳臨海篇

送鄔駙馬獻壽還京師

將軍風骨無塵容十六尚主明光宮是時　天
子多隆眷殿頭騎出浮雲驄高門甲第連朱邸
寶蓋香車若流水時傳賜予出金銀鸞簫鳳管
天中起鳳管鸞簫散絲烟平陽歌舞歇劳年
天子重憐禁臠婿承恩日日去朝天此日恩華
真莫比領得捐軀報　天子扺鱗一諫世莫知
自言臣罪當誅死去國三年秋復春拂衣長嘯
謝時人告心往往申長句古意時時追隱淪幽
來每汎清江曲復得尋山徧春谷紛紛𥖧户百
重花穿穿雲房一蔟竹𥖧户雲房非世情丹砂
可學幾時成清都咫尺九天上又欲騎龍朝

帝京帝京迢迢三千里獨抱丹心未能已龍顏
會解自有時時來不得推真理衰榮反覆本無
端自是如天法令寬闡道彤庭初獻壽春風幾
日到長安

詶王敬文推官寄建谿秋蘭兼要游武夷
山

建谿之山多翠沙沙中積翠生蘭花人家遺山
得花種朝朝賣花衢曉鵶王君有才詞訟少訟
息時平散衙畢時披花譜記澆時庭前種蘭如

種草去月人來惠我書自副盂蘭花尚舒提携
走險二千里開書對花存起居君名籍籍滿羣
口我病虛煩歷時久花氣依人每欲瘳見君爲
人情更厚復道武夷天下殊青崖拔地無根株
九谿灣環洗崖脚恍疑天鏡開蓬壺仙事紛紛
遺曰於昨暫躋攀欲輕舉此時孤賞恨莫同邀
我相携入雲去遥嶺蘭定期歲寒欲往不得空
長歎秋清興遠隔天末日暇瓊枝思所歡

安樂謠贈南陽太守徐子言

使君握虎符赫赫專城居奉公守正法令至簡
吏民不侵漁化姦爲良銷歛爲鉏盜賊稀息囹
圄以空虛　農田盈原野苗踩頼寄百姓殷富
家有河渠書田畯至喜三年耕有九年之儲
吏廉食道旁鳥來攫肉不能驅斑叟不負戴豁
稚不掩雉市無豫價道委遺金咸知禮讓若愚
廉廉直繩當義不躊躇卒逢覲虞臯薦賢明
登用俊乂使君頒得輸力宣布德化歌之於康
衢　使君行野伏熊軾乘斑輪百姓安樂鳳凰

翔於郊神雀集其庭連理並植芝草叢生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今徐君世世有賢名

送梁伯龍游太山西登嵩少遂入秦中望
塞垣詩一首

梁生四十仍落魄往往壯心悪壯遊東行還訪
二千石愛看海市經萊州珠璣五色散文錦挂
席獨往窮冥搜自言四月上泰山雲霧穹窿青
冥閶金泥玉檢復安在七十二君空往還天門
浩蕩望不及中歎白日凋朱顏興來却感濟南

生一冠已挂鴻毛輕需登太華五千仞攀崖躋
磴隨烟升著書時誇建安作舉世未許人知名
去冬書來通我心惠盈一帋喜欲鶩爾到須開
蒋生徑倒屣出戶懽相迎相懽相憶復堪嗟西
辭嵩少採三花更向秦關窺紫塞咸陽萬里飛
胡沙悲笳亂動秦關月胡沙茫茫皎白雪剩龍
漢使鬢垂銀射鹿胡奴淚成血此間王公我所
親只今海內惟知音時參大府政多暇一見賦
使無歸心人生行樂自有期我爲長歌遠致之

老風鴻雁南来少莫懶鄉書慰所思

龍別駕黔中八景圖歌

三江浩浩波連山金龍嵯峨出雲間遥看落日
下蒼茫孤帆不動浮澄灣還聞三洞剖半壁攢
靈疊恠與世隔一朝神界救花坊自是游塵日
交積別有孤峰削不成天開秀色青崢嶸昭王
空營古氣升寒泉明青陂曉霧暗迷羃沉汀夜
月流光晶又聞藕苍香爛熳溢金塘騈枝並蔕
吐祥蓁能使寸莪揚芬芳始知黔中勝槩天下

無移来彩翠為珍圖龍侯况[illegible]蕭爽新詩往
往含隋珠只今惠政多美[illegible]清謡已結滄洲隅
行将上最列九府何必長吟悲故都

黄氏菉竹草堂歌

莊公少年拜夕郎日有封事能勤王後来受命
擁罷虎長荣大功在朔方又聞頌表衆益稱[illegible]
絲之繩玉壺氷天曹洗手[illegible]天子驚五[illegible]
清貧聲摩滓九流十萬巻欲貯一[illegible]
題菉竹系書目於今獨有空堂名公[illegible]

且良積風已至将翺翔家藏遺書日編輯好述
祖德新為堂唐時相國李贊皇華自記乎泉
庄奇花恠石備巖谷斥逐未久皆夷荒如公子
孫真善述昔志未遂今能償始知古来貽謀貴
樹德然後一世可至百世籍籍垂芬芳

歲晏逢二子行 二子徐使君子与王副使元美

憶昔少年好奇俠心輕豎儒鄙章句高歌寶劍
視白日青天低昂忽驚暮古人往往猶眼前結
友臨淄不能赴中遭病困無所逢幸逢二子肝

膽同時来顧我喜欲死壯心已落蓬蒿中誰知
二子多憔悴素標挿頭又何遽既来且復不須
史明朝别我東西去歲晏相看淚欲謚飲以定
州劃花瓷頤子痛飲勿復遲

送周孺允計偕赴上都

君家嚴君不顧身能以直諫批龍鱗無人為脱
北門厄閶闔萬里窮悲辛大名難摧偉豎死一
朝獻納承明裏天聰忽悟廻恩榮皆道山東謝
安起 公名廣武宗時為御史奏劾錢寧被謫閩道脱走寧誅累遷至南刑部侍郎向

来事往五十年看君壯心亦復然讀書萬卷意循步往往落筆人爭傳時詔運淵嵒未達高歌躋蹬涼風前聞道石渠開實書羣才絡繹無閑居此時蔡公薦文禮䮲驪何必終壇車與君抗手動秋色空懷逸興城東廬

徐汝寧被播後經吳門周公瑕王元美兄弟載酒邀泛石湖分韻得客字

使君有才不可當青萍出匣生寒芒文章未為當世用代作繞指蛟龍藏西辭汝水二千里五

月道路空荒涼一朝遂為吳門客往往論心重金石爭歡置酒浮大舟遙泛明湖入空碧空碧沉沉夏葉多雲房洞戶聊相過舉杯慷慨邀落日伸眉恥作夷門歌虛舟但養揚州鶴袖裏時驚出新作從茲一別五湖西何日尋烟弄丹壑

南山虎皮歌詶曹昭服

曹生工文格不卑結客好俠仍好奇高秋獨夜露肝膽贈我南山真虎皮山深氣偏鬱奇色萋萋短毛皆勁直爀如松花落粉生片雲又如松

心裂作純漆文斑斕疑向霧中出林光日氣相亂氤長尾欃拖霜瓜稀稜稜尚有百步威却思向日深山裏鬼哭時聞穴中起野麋竹兎盡無聲正晝橫行入村市自是雄心不復猜身陷獵圍難再開留得空皮長高價氍毹淺纖慚毯毸卷置高齋時感生累日拂拭生豪情黃昏燭照勢欲動黑夜河翻看每驚更憐垂老興未已長嘯還歌猛虎行

屈初画古松

古松巃嵸多異色獨立空山人莫識皴皮蠹皆莓苔痕屈鐵攢柯半成墨千葉齊生九粒奇落花滿地香風吹含烟不動拂雲日長疑黑處藏妖魑誰知画者意更別移向高堂景尤絶豈若摧沒空山時相與蔦藤老霜雪

憫匏尊 并序

吳少君越人也性好名山亦時遣意翰墨往来多寄跡佛寺中嘗取匏精佳者日摩洿之遂瑩澤色如蒸栗乃上通一竅腹傍作味以

涙紫細竹寸許爲之其一傍以天台藤千
年蟠結者作把手名曰匏尊清古純朴可以
歃金罍玉尊之貴率提携自隨遇盜致毀賦
此惘之

吳君匏尊天所成狀如鴟夷臍下卒紫琳一寸
味生腹蒼藤背上蟠蛟精摩渾萬徧變本質色
尊蒸栗別有情千里提携將幾年含光射日輕
且堅中藏雲漿可一斗自誇飲之能淂儒昨来
憔悴雀符開此尊已毀心茫然此尊雖毀此道
存一身去住唯空門今日相逢且傾倒賴有鴟
冠葛屨隨君老

送柴都事虞叔之越中

我聞越水遠碧山千巖萬壑流潺湲皎如明河
落天半空濛灑出浮雲間浮雲捲盡碧山月使
人對此無厭歇山中月色長向君薄領紛紛自
可輕綠尊取醉肯辭劇碎務何足羈豪情自憐
淪落無知音送君一去愁吾心遥望名山不可
到冥搜却賦夢遊吟

梅花舞歌

璇閨繡幕鈎曲瓊中庭紫梅無葉生長條匼匝
先着花花花當窗自分明芬菲麝烟流日精吳
刀楚製安足營美人至此久沉吟不顧博山鑪
中蘇合香不顧頭上金爵玳瑁之寶簪願得一
枝寫春心含商變徵翻入清吹音清夜歡娛極
當今

万壺圖歌壽太倉守孫侯太夫人

青冥無塵玉作天珠樹萬丈羅紫煙銀濤高翻
洗日月方壺負嶠雙鈎連緱山之鶴不知老朝
飲瑤池暮瑛田羽毛如霜六月寒逍遥童翔駕
群仙龍魚凌風弄海水空中笑傲飄飄然安期
羡門不可問靈砂飛丹知幾年芙蓉爲衣顏色
鮮時騎白鹿戲雲間青童佃嬉玉女舞雙雙徵
吟大曆篇西辭倏忽崑崙巔東遊滄海意渺綿
禨祥雜沓相周旋嵰州甜雪羅綺筵堂中今有
太夫人氷霜不數南岳賢髪白更黑玉齒堅蘭
蓀滿地開金萱願得仙人齊獻壽後天而老還童顔

贈楊将軍

将軍八尺才且雄樓舡獨出雲海東紅雲如山駕白日波濤浩蕩開鴻濛鴻濛雲海巒夷居雕悍恣虐稽天誅徵兵羽檄徧羌落連年失律勞訐謨是時将軍能奮勇誓身百戰天爲動頻聞獻捷功最多

天子憑軒賜新寵寵加諸将恩最饒玉帶麒麟繁錦袍連營十萬盡高枕威聲不復浮腥羶夫人堂上開慈宴共喜黄星照呉甸承顔委曲眞嬰兒指點中厨出珍膳初傳冬笋味絶殊復有氷鱗玉雪飛凉風滿坐會賔客願将萬壽傳朱暉可憐慶門忠與孝母享高年子年少他時作頌有楊雄壯侯千古還同調

仲蔚先生集卷之五

吳郡俞允文著

五言律詩

塞下

獵獵[?]動寒城匈奴騎盡精陣深闌月壯雕落塞雲清玉帳蒲萄㲉[?]金鞍赤驃生從来李都尉白首纓[?]胡纓

聞南征

萬里樓船出将軍上國才鑾雲摽海徒蛋霧鱗[?]山開日月旌旆滿風塵羽騎廻何時班定遠一爲去蘭臺

閒居二首

出樹[?]初鶯滑春朝拂曙過學書無體變清翰引文多鑿戶開松木穿雲長薜蘿端居思内養披寫對山阿

天寒千橘秀晴雪映深房翠幕垂黄實丹苞含素香池清飛月彩谷静度雲長繕性通迷誤臺無道可將

朱氏園林二首

高士精廬敞開軒並碧岑雲移峰勢動日過水
光沉幽梵林中遠清機物外深自憐非暮齒已
有尚禽心

誰謂草堂靜春来百舌鳴花間留石砌樹杪出
山城竹色含烟淺梧陰帶月輕自餘無俗事一
徑日經行

周氏園亭

[illegible]紺琳宮側芳園麗景迴焚香青靄聚洗鹿白

雲開楯榻靈均付亭堪內史寸更憐花徑裛月
色夜深来

贈常熟張居士

地僻因山郭叢巒帶栗林花藏香塢遍雲覆石
堂深迢遞連高棟逶迤出遠岑端居自怡悅嘲
哳聽新禽

舟次疊画谿

疊画舟行好何如向若耶亂山臨岍盡夾樹轉
谿斜水色三湘綠林香四月花任公此垂釣深

曲有人家

艷曲

院閑春雲黑薔薇露氣滋病閑香究轉笑並玉
參差翠結鴛央帶紅垂鸚鵡絲清盈珎簟月少
有外人知

夜過周夢山宅月下留酌登板橋作

脉引延跡酌良游暢夕情薄雲分樹隱清月駕
潮生路迴星橋出山連雉堞平步迴寒漏永華
露湛虛明

哭集雲寺明性上人

空門晝日掩苔磵自餘春砍究無生理因觀不
任身別來方換臘化往竟踰旬杳杳棲禪處經
臺生梵塵

獨往招提暮松青月殿遥妙香真際滅幽梵定
中消出世辭煩惱分身示寂寥歸依竟何地沾
灑及論交

贈孫守祉

迢遞高樓處街階衆壑連白雲松路暗碧樹石

潭圃野暾疑無地山廻覺有天因君垂惠好重想薜蘿烟

閒居

野溜谽谺急新陰樕樹深芳叢薰細藹幽鳥度輕音彛寞延三益逍遥戰五禽不知高卧者于此竟何心

獨坐

獨坐高齋裡悠然向夕曛天空山勢出樹斷水光分遠色看成霜輕陰隨度雲谷中人世隔麋

鹿自為羣

章皇帝畫馬圖詩

太乙䭾靈馭天臨睿藻開應圖呈異体戀主見殊才既足依金埒垂梢想玉臺春風綠楊道疑向濯龍廻

周征西將軍祠

命代生英武遺靈尚肅然陰崖空虎穴春水藏蛟涎翠木籠祠宇青烟起墓田臨危殉忠義千禩國人傳

邊城秋思

秦城萬里外曠望極蕭辰傍虜金微月連胡玉塞塵年深天使老戰苦國殤新漢恥何時雪長驅瀚海濱

入玉陽山

百里度連岡逍遥越玉房谽谺帶松色步步吹蘭香古道入雲遠新泉疏脉長此地若廢賞徒令煙樹蒼

芸山人倣許籠禽見寄賦詩趣之

巢居全野性靈笈每能誠漱玉泉初引燒丹竈已開四隣惟種竹一逕自生苔何日籠禽至羣呼就掌來

蜂

春晴逢穀雨汎濫繞林皇逐醉縈輕袂纏卷獵異香叢棲懸玉宇壘構隱金房靈化知何術神功寄藥王

秋日感懷

慘澹關雲白凄涼雁鶩悲江湖多盜賊天地日

瘡痍王者雖無戰將軍在出奇萬方徵鎧甲詎
敢論安危

出塞二首

萬里皋蘭北天長磧路微黑貂融雪冷白雁織
霜飛臘盡氷仍合春深柳尚稀少年多胆氣猶
向夢中歸

天子重開邊將軍出酒泉候烽連曉月突騎起
寒烟玉塞初平虜金人遂祭天戎王多拜爵揚
武大荒偏

張通政式餉新茶賦此奉謝

忽枉銀臺使欣承碧澗餘春雷一雨後晴焙午
烟初色帶青霞卷香浮綠翅舒絕勝三百斤昂
鑢自吹噓

寇亂憶朱氏長女

離亂今無象徵兵更寂寥孤城圍轉急四野寇
仍驕白皙辭家早青春失路遙愁心日夜結雪
涕哽流湖

夜望城上燈同諸公作

嚴城喧暗柝高炬萬枝懸連影含星動遙光合
燧然照花開劍鍔伴月度弓弦詎以金隍固翻
愁不夜天

春日雪中

春雪仍殘臘重襟恊欲輕亂花消酒態細蕊雜
寒聲色潤貂烟暝光含隴月晴千門應共掩真
意竟何成

答周鳳起林園獨居一首

昔聞北山隱今憐南磵阿花蒸丹氣遠樹雜碧

雲多企水猿相接窺巖鹿兢過此中有奇徑延
想共春蘿

蛺蝶圖

曉日藹依微雙雙高下飛值花拳翠鬣拂網冒
紅衣入夢應俱化披圖每不歸無論心與跡兩
得共天機

一日

旦拂扶桑野宵沉細柳津九光飛瑞珥五色煥
祥輪乍動羣陰伏俄升萬象新神功信殊妙仰

德在陽春

月

露凈氛埃息天空月色多重輪披玉彩九道溢
金波上客追飛蓋清池戲影娥還欣滅華燭中
夜命稱歌

星

萬類胎靈象參差稅上玄授時均次舍列宿紀
山川照月光初歛披雲色更鮮頵言舒景耀歌
舞樂堯天

雲

勢不崇朝合逶迤觸望生從龍開鳥陣扶日紀
官名遠色含烟起高陰度隴平帝鄉如可至仙
馭杳難并

風

倏忽生蘋末飄飖上楚臺千林無定影萬竅自
生哀愠解虞庭化威加漢帝示頵施明庶惠九
有詠康哉

霧

漢帝朝元日殷王報德年瑞圖方出洛寶璽復
歸燕汎日金沙湧紫空素幰褰不因三五術玄
豹已深詮

雪

稅滿申謌日梁王命賦辰瑶山千嶂曉玉樹萬
條春入夜聲偏密凝寒色漸純共欣盈尺瑞詎
想卧扉人

珠

名標金闕舊瀛海鳳啣新協氣通靈景藏川類
隱真一枝輝寶月三色麗瑶辰共識神胎異堪
為掌上珎

玉

体乾含粹美精氣靄氤氲六器名斯重連城價
六珍祥虹初比德瑞雪已流津未即璠璵釣甘
為抱璞人

閒居

暄暖扶衰疾香厨雪飯餘水田沿道服山葉蓋
精廬霜冷縣組衆天清過雁蹤洗心脩静理長

此棲游居

南禪寺晚眺

天晴諸望迴萬嶺氣横分野日團荒戍寒城落暮雲樓臺夾樹起鐘磬隔川聞獨此追奇趣飄然適不羣

題雜画送龔温州

萬頃山陰雪千巖杳不分夜深浮剡棹寒重入谿雲辦色還同月分光欲送君湘江與巫峽春水自沄沄

贈高煉師

采藥北巖下尋師鶴徑賒金芝新比鳳玉棗舊如瓜紫氣真人宅青牛道士家蹔來逢六博歸路滿烟霞

古樹發烟華澄潭蓄翠霞秋杯浮菊蕋春簽煉參花幽石横階淨孤峰限日斜長生定有訣早晚學丹砂

送童子鳴歸太末分韻得銷夏灣

有客歎睽違三年始一歸壯心燕市晚鄉路越江微賦就無人購歌殘聽者稀何時太湖曲同往却炎暉

贈方士

羨子多奇術何人不賞音青囊長秘寶丹竈欲成金彷彿分三漏逍遥戲五禽松喬如可挹天路日相尋

贈蔡學官令子

十月霜花落天高鴻雁羣清川帶遠調古木麗晴曛别路侵星出離舟指日分頻年過庭訓何

日更相聞

贈郭將軍

受詔許專征將軍即横行吴都新罷警漢將舊聞營組練江雲淨旌門海月明功多連拜爵重譯震天聲

隆慶改元詔免天下田租之半尋復停罷而吏治益促百姓觖望時值熇蒸有感一首

旱棲連雨後緑葉更蒙籠閱歷三朝始衷違萬

姓中新恩還易涸古道竟難逢此日誰憐短矣蒸苦蘊隆

九龍山居

百里梁谿曲峪嶢想薜蘿時無膏水至人少聽松過風使迴朱轂龍丘隱翠阿世人遙望處只有白雲多

送周燕生應試南都

金氣落踈桐秦淮八月中大才無不可灑筆竟稱雄壯海摶初翼南圖騁積風桂枝青梟梟天路自相通

王氏湖上園林

渺渺川光合冥冥海色來月中移桂棹天外接霞杯孤嶼浮青靄深林淨綠埃自應人跡絶一徑為誰開

送嚴汝和赴烏程

君向苕谿去沿洄浦漵連水聲長帶雨山色遠成烟斷岸舟為市條桑葉拄錢一官兼吏隱清譽美藍田

送徐按察炌明之汀贛

兵符外鎮崇九府共推功改劉唯高選同時不數公行營青嶂裏校獵白雲中細想紆長策封書日幾通

高義馳聲久何煩到日通酋豪唯折簡部曲會彂弓約法因民俗陳詩繼國風此中多暇豫躋步躡崆峒

殷無美掩關詩

寂寂謝時人長關不計貧異書探道要曲几見天真翠戶日光薄青蘿雲氣新誰知寞廓意自與尉羅親

苦熱

長夏苦焦埃高窓四面開林踈不成蔭池淺獨生苔日出收殘雨雲稀散薄雷熇蒸良未歇何處好風來

送陳鄭州脈竟之上都

脈竟朝丹陛春風拂去旌須仍揚子宅名重漢公卿別思盈初柳離樽雜早鶯懸知候明詔惆

悵隔山城

將去舊宅玉蘭花開有感一首

花藥經秋長春風二月催十年欣始茂三尺想初栽似欲留人賞偏於去日開久看應濺淚不忍更徘徊

哭大司冦顧公四首

箕尾升新曜公槐落故墉兩都留德業四海絕交歡白日埋瓊樹青天下玉棺里春應罷相行哭慘哀湍

歸老中臺舊端居外物疏青霞窗裡散紅藥檻前許勾股開靈芙從橫入聖書蔡邕遺籍在千古恨長餘

尚想白雲隈餘春滿綠苔連峰烟際失遠水日邊來石路扶笻上山樓置醴開故庭今寂寞啼鳥自生哀

淒涼思展舊若水故依然國是瞻遺老時危屈大賢市中無第宅僻處有山田何日朝恩下重開京兆阡

送王觀察元美之晉陽

六月火雲驚看君向北轅　朝廷思治理湖海失沉淪才大時難棄名高衆孟尊公卿政虛左何日候歸軒

窮巷寡來過連陰長薜蘿又聞新命促其奈故人何生長清時少飄零白髮多未能隨痛飲郞免一狂歌

水入黃河險山當白馬寒壯心多感激行路豈盤桓不必三年久能令萬姓安北門應寢鑰胡月醉中看

桂楫泛河中

錦纜沿隄直青龍出浦斜誰聞歌欸乃將及泛桃花楫轉迎逶浪帆開帶雜霞黃河一千里逗渚復衝沙

名都一何綺

宮樹直參天宮鶯花裏妍金鞭緹騎出玉軸寶車連鳷鵲浮雲氣鴛央吐麝烟春風騁春日天子幸甘泉

為我彈鳴琹

清琴獨夜秋琴清心復幽細吟依葉響虛泛入雲流高掾無人識空山有月愁知音儻不遇自可抱箜篌

羽觴飛上苑

芳春動高宴禁苑百花初低盖俱停鶴文軒半刺魚對觴催引滿促席傾錙餘猶惜紅壓暮蘭膏貯別車

謁帝承明廬

華闕麗高清春晴紫綬輕不須趨別殿直以謁承明朝擅藹章美人推校理精此中堪近侍早晚獨無纓

處處春雲生

何處不春雲飄飄升復沉隔烟輕柳色翳日亂花陰重疊生遥岈參差出近岑含滋復何似似有別離心

往往孤山映

初日照芙容雌嶢似隱空狐高白雲外出沒翠烟中松磴行將失蓮峰望忽通躋攀此分手愴遠意何窮

巖穴無結構

野性協幽棲巖間桂作扉暗林青蘚出曲几白雲飛石墨書翻古風琴響入微無無挂蘿薜寂葉自成幃

寄周胤昌

遥想湖南勝多君吏隱名數峰新雨後一面白雲生山筍藏書古藤杯凍飲清更聞詩律細千

里倍含情

朔氣催砧切寒聲雜雁初天高三楚外木落九江虛浩蕩風烟迥蕭條歲月踈故人多白髮莫自嬾鄉書

吴興道中二首

安流自兹適獨往意何窮曉樹踈晴霧春湖瀉遠空宿帆青嶂裏啼鳥白雲中杳杳前谿路沿洄更幾重

風景鄰吴壤山川[illegible]越疆星橋浮漢出波路接

雲長野店燒俎栗谿船市女弃蠶飢催小婦陌上自提筐

留別徐子與二首

離憂不可盡東望促鳴櫓興盡杯中歎情看醉後長亂山蒼霧起臨水白花香雨度菰城外消魂暮雨涼

偉長今傲吏清論往時同寶劍堪孤倚金尊可放空鑑帷惟海月解帶有松風別後如相訪還期首夏中

一顧山人元慶大石山居

白髮無王事門當大石山雲霞棲棟梁歌賦向人間谷口聽禽至松根拾菌還客留唯茗椀日覺古心閒

送王大參明輔赴陝西

鏡吹轉江城恩深此日情定知分陝重稍覺去吳輕萬里征塗遠三年治行成從來多古意不欲近浮名

送梁之隆之崇府

千古河陽地賢王宴賞閒八公傳道要七發授天才曲觀追飛蓋平臺挹上杯此行當盛夏方反獻辰來

送徐副使炳明赴鄖陽景王新封使遣藩故地炳明時守荊州抗法被謫調補南陽今遷湖廣副使備守鄖陽賦此送之

舟楫從茲遠天隅向綠洲城當郢子國路遠漢江流藤挂獮猴小雲參麇樹稠羨君高詠日蘭杜摠宜秋

畫熊頻出守問俗楚人憐壯節艱虞地高名放逐年揚旌旋舊浦伐鼓沸遙川此去多才略春蒐雲夢田

辛酉秋日苦雨

愁病復愁霖艱難老更侵重湖四望出萬井一時沉水勢連雲上陰寒次骨溪孤城日浮寄白髮自森森

一 贈醫士

東海孤城畔何時離隱居閒窓馴野雀斸地灕嘉蔬樹古唯藤葉囊輕只藥書焚香了長日身

外復何如

爆竹得無字

爆竹千門曉仙蓂一葉敷翠烟飈早電珠火散寒蕪壯氣能消禝雄音欲振枯更憐閑抑塞餘響入壺無

春帖得平字

萬國開新慶宜春勝裡呈黃金懸瑞藻白玉麗神京曉拂霓旌動宵通燎火明年年獻嘉頌長仰泰階平

臥疾

經旬嬰肺疾秋色閉門深高樹疎晴靄空庭落古陰時危嗟食玉義重感投金今日高歌者應知恭內心

和顧禹祥

許邁忽乘興春風送綠舟綠楊看棹轉千里越鄉遊水闊江南路風高冀北秋碧雲應屢合芳訊遲頻脩

答徐道潛惠舊端石圓硯

端州一片石遺贈寵兼金珠眼埋寒照丹規隱厚陰水殘苔繡古膠退墨花沒為問臨池者如何獨苦心

玉蘭花

木末標孤穎靈芭散九華映空遙汎雪翳日細通霞色淨黃金屋香飄碧玉家不妨零落盡綠蒂已新芽

閒居戲效回文體

斜逕一林虛綠苔侵古渠花飛接鬪鳥藻亂礙

遊魚霞彩籠烟薄露華凝日初沙晴愜緩步窮自幽居

詠草

何處多芳草青青滿地生芊眠松下軟敷蔚雨中榮三月江南思涼風塞北情還看千里色蕪沒暮烟平

元日日食有感

燧律沉槐火輕飈動琯灰鬢華看轉逼柏葉詠頻開薄蝕三朝晦徵輸萬國泉漢廷疎賈誼不

敢論時究

鏡

寶鏡秦宮鑄江心五日胎麗人嬌影出野魅怪
形來月魄匣中吐菱花背上開千年殘蝕處丹
綠繡莓苔

九日讀陶彭澤詩有感二首

屢辭公府辟獨進野人杯秋菊忽盈把春醪還
自開藍輿兒子舁詩草故人栽素抱苟如此時
人詎可回

嘗懷盃公飲惟是恥壺罍止酒真非止無懷信
有懷安貧感陳厄乞食愧韓才茲事已云遠如
何使我哀

春岈望江

二月江潭上淹留杜若情天長雲意遠水湯石
痕平翠壁含虛動丹霞映日成漸看來暮色寘
口月初生

獨往一首

獨往無人境千崖落照時雲寒疑帶雪山暝欲

含滋亂石流荒澗枯林泉細枝平生足幽思未
必厭淒其

送周應使赴西川

萬里蠶叢國青冥劍道開人烟通百濮山勢斷
離堆古棧歌雲險清猿叩壑哀惟應舊父老重
喜使車來

贈張師周讀書鄧尉山居

鄧尉名山隱飄然絕世紛巖飛洞庭月岫出蒼
梧雲晴澗流苔色幽叢落桂芬還知讀書處別
有稚珪文

贈周道士

羽客何年住叢霄紫氣多九丹飛瑞昴五色聚
神蛾鶴往烟中出鸞笙月下過何時寫經去遺
我山陰鵞

贈劉將軍

漢將留屯日羌營禁衛分玉花千里駿寶劍七
星文衛霍功全幸孫吳識暗聞藍田高卧久看
取策奇勳

丹陽孫氏園亭

迢遞高樓處衢階衆壑連白雲松路窅碧樹石潭圓野瞰疑無地山迴覺有天因君垂惠好重想薜蘿烟

夜

夜長愁寐少坐久語音稀連雁無聲度羈禽接影歸露光團樹密風氣入空微不覺明河淺澄澄散月輝

虱

空遺小言賦復使大人誇犢鼻生涯穩鵝裾隱路睽映膚含石墨化卵出丹砂莫自甘肥澤終然罹灰手

蚊

利嘴朔填腹潨潨沸若雷每於明處隱惟是暗中來逼枕吟成曲捎燈伴落煤不知亭毒意生尒竟何才

筆

紫潤霜毫熟森森建緑沉石蘭循合類玉來作抽心茂績因文遠還情接翰深何當還入夢希尒振奇音

送梁伯龍

楚水不可涉應憐宋玉才三秋征雁少九日片帆開地入荊門盡天浮郢樹來知君有奇藻今日訪陽臺

秋海棠

搖落清秋日空庭異蘂栽細香醒處得豔色夢中開翠葉蕤苔染頳莖紫茁栽不應芳杜若偏

動楚人哀

贈春上人

釋子彌天侶神清藻思通彈琴三疊後飛錫萬山中慧眼蓮花寂禪心貝葉空誓将探秘寶于以息微躬

題画寄龔使君秉德七首

寒落蒼山外靈嵐映夕曛寺陰餘野雪谿冷滞殘雲故國何年別清猿到處聞賈生多涕淚留賦吊湘君

二月潯陽路桃花春水生呈橋平欲沒霞閣晚通明遠樹看難辨昏峰削不成片帆天鏡裏自有便風行

渺渺春帆遠離離杜若生雲歸三楚盡日下九江平樹古留寒色風多雜雨聲故人日千里徙倚倍含情

極目巴陵道哀猿不可聽來帆疑入浦去鳥欲連汀積氣沉山黑浮光盪樹青蕭條蘭芷意千里一揚舲

迢遞兮晴望江皐宿雨空人家山色裡雲樹水光中泉以澆花得橋因劚筍通襄陽有耆舊莫使避乘驄

水國東南永何時列渚宮共言臨沅美還與昔人同天遠蘼蕪綠春深雁鶩空悠悠迷處所津吏夕陽中

霏霏江潭上差池雪後看巴驛關塞迴猶帶隴雲寒侶浴依晴渚群鷗起夕灘莫輕千里別漸覺係書難

清真觀訪李明府不遇

竹里過仙館真遊想玉臺近人青靄散映澗白雲來暗草含苔長晴花冒雨開高蹤眇難值松徑屢遲迴

閒居

野宅圍青草江田灌白波雲陰秋漸薄月色夜仍多水綠藏魚虎霜紅卷薜蘿病身疎懶極於此數來過

登焦山

孤岫碧巑岏盤陀積水痕遠風聞海鶴殘日起江黿鼉刹周文字（楊相國以古鼎留寺中徑可二尺許有銘二百餘字蓋周時書也）碑書漢隱淪（山中有漢焦先碑及陶弘景瘞鶴銘）迢迢翠虬駕長此秋精魂

月下見負薪者

伐木空山裏蕭條夜色沉拔雲迷斷壑乘月上層岑薜荔龍鱗古蒹苔虎跡深誰知負薪者偏有得幽尋

詠劍

昆吾有靈劍煆煉自良工夜氣連珠斗朝光拂
彩虹折衝千里外决敵萬人中凜凜芙蓉鍔相
看意獨雄

威鳳棲梧桐

威鳳來丹穴凌霄待積風詎能依枳棘本自集
梧桐彩溢神符外聲諧帝樂中將須聖明化此
日下翳宮

詠刀

提質軒黃代周防籍體安金環規月巧寶鍔帶

霜寒陰鋏開瑚戟盃光動玉鞍應知百煉後一
割未為難

詠馬

渥注龍種多萬里倏來過向日開金埒迎風散
玉珂驕嘶依弱柳細蹀下晴莎一御鳴鑾去香
風近綺羅

董子元移居次韻

逢君嗟亂後往往欲逃名投足應無地移家整
薄城寒池營水畜葺館聽山鶯杳杳東皐上遙
憐棲隱情
高士無稀世長深薜荔居名杯柔落酒芳捲酉
陽書末路初欣邁清光每翳如何能數來庄谷
口候柴車

靈隱寺

寶殿北山隈何年錦石開雲光明画棟竹色淨
香臺幽磴緣空度清泉透澗來願因超累劫戀
賞復裴徊

入呼猿洞作

春遊尋洞壑窈窕入仙宮石出丹青古天開戶

牖通日光懸露細花氣與烟濛會是留真訣何
時擬再逢

行經岳鄂王墓

匀踐湖西路高墳究在茲一家同授命孤績竟
何施胡馬驅馳日中原涕淚時天心與人事千
古為傷悲

早登寶林山寺望湖中作

探幽躋崢域候曉躡空林天入蘿藤小雲連嶂

崿溪水光浮檻寂山色下湖陰杳杳靈巖外旁
知出世心

送秦君敷明府之德化

鳴絃將萬室一半是山家不種河陽樹惟栽九
畹花竹雞飛食蝗松鼠下吹沙因知循吏政清
静不諠譁
不擇閩荒遠之官豈爲貧青雲無曲路白髮有
慈親百里看花得三年見雉馴政成應不久歸
覲復何辰

問舍不得有感一首

裹蹤歎轉蓬日短值途窮兄弟凋殘後風塵感
慨中書從孤憤著歌向五噫工誰起幽人宅都
超自不同

寄徐少參子與

萬里承新命天南盡百蠻路開秦漢古書遠歲
時還草綠丹砂穴花紅石黛山何時接杯酒相
與慰衰顏
分野南荒外星辰各異躔天分長暖日地出倒
流泉雨洗金沙淨嵐蒸寶氣鮮圖經堪檢點別
是一山川
天心私遠徼異產屬夷人象齒充方貢雞蹤入
饌珍煉碁燒雜寶鑄觚錯花銀此地多饒富唯
君肯自貧
聚落互參差文章鳥獸皮絕崖人到少雜種事
多奇衣服纏通幅蜻蜓美過飴如何遺惠化能
使置生祠
秩高家更遠山水萬重過未覺音塵闊仍緣惠

貺多貴文難索價噬沫自成波獨歎支離者嘶
思奈尔何

送王比部改北部之上都

南部三年冷名高任晚推此行丹地客未改白
雲司獨以文無害能令衆不欺漢廷仍歟酷一
爲掃繁詞
計日促嚴程辭家赴國門挂帆秋色遠疊鼓夜
聲繁關樹飢烏集津亭小吏喧送君多意氣抗
手復何言

賦得涿令行春反

循良古所稱涿令舊知名飛舄聲方擁彈琴化自成朱輪行縣日白鹿擾車迎遺愛今如此誰言邑宰輕

程惟元秀才

三十未逢辰聰明獨邁倫隸書鍾太尉楷法衛夫人父子為知己風塵肯失身生看騰踔意清夜轉相親

贈玄妙觀朱煉師

真籙奉芳盈金壇植朱艸生窓中青鳥度洞裏白雞鳴每候丹爐熟時疑鶴駕迎翠房還自隱遙聽玉琴聲

題文待詔畫

遙情物外真野色望中新雲重常含雨苔深不受塵亂山青巘巘荒澗碧粼粼此地淹留處松根道舊人

瀟湘夜雨

瀟湘逐臣地多有別離情竹掩朝烟色江含暮雨聲漁船依樹暝山鬼嘯巖清帝子遊何處千秋怨屈平

烟寺晚鐘

窣窣古龍宮莓苔盡日封潭空溪萬仞猿嘯入千重趁月開青嶂歸雲挂碧松孤僧尚行乞頻聽夕陽鐘

漁村夕照

古樹留殘照孤村起夕烟水花寒網落漁火亂星懸市酒難成醉江鱸不用錢生涯波浪裏來

往白雲邊

陳氏紫薇山房

秋庭有嘉樹遲久自開花容葉攢青鵲叢枝簇紫霞離披含雨重荏苒就風斜何必星華省芬芳隱士家

何太學伯謙山居

曲徑有幽趣我來多所歡雲陰當戶起山色撲簾看散帙因風亂閒花任鳥殘更餘栽藥地且得數弓寬

贈從弟肇甫
吾弟真靜者甘貧與世疏老妻朝炊爨童子晝
攤書短樹巢馴雀豐苔繞敝廬偶來親坐久頓
覺此心虛
卜居
一畝居非易移家苦自勤畫龍宮外月抵鵲巘
頭雲喜至酬新景愁來檢舊文始知棲泊處短
髮已紛紛

送顧太學之選部
清祿句形境春風上路吹大末行組日高選渴
賢時綠柳烟絲條青驪躞蹀奇離亭須盡醉酒
釀玉蟠螭
抽思
秋氣淒肅能使興盡余既老而多故傷如之
何因擬抽思七首以紹古之七哀兼復貽諸
相知云耳
惻惻起秋烟看雲日暮天葉危應易隕灰死未
曾然兄弟此生盡悲涼是日偏鏡中饒苦色何
敢映時賢
涼露下空庭荒苔濕自青勁風如有警永夜不
堪醒假息依鸞鷟愁心伴鶺鴒鬢邊應更白浮
淚幾時停
爽氣肅青冥寒花落故庭不禁時冉冉難鑷鬢
星星多病非緣鵩浮生輙類萍深恩叨茂宰猶
足駐頹齡洛下王公用事時爲邑令每有慰藉之言
獨坐傷心日、衰遲已怯行瞑來青靄重雨過白
雲輕缺月三更上長天一雁鳴寂寞人世隔空

記往年情
毒熱踰三伏昏昏似峽中共言今歲別無復往
年同草木經時槁乾坤大小融蕭條荊樹色流
恨竟何窮
兄弟凋傷久纏巖歲不虛吾衰常自怯汝疾竟
難除一死三秋暮相違二月餘蕭然環堵宅未
可卜安居
今日又明日抽思寄昔言新愁催舊疾殘血灑
秋原易盡桑榆景難酬骨肉恩所嗟衰朽質獨

有未銷魂

送徐按察子與

高宴日相催逢君萬里來歡餘結離思歌罷促
殘杯別路月初上孤城夜半開獨憐相送出攜
手復徘徊

文章老更成海内属詞英意到須文好才當大
受能高手搖海色疊鼓震天聲已蘊風雲略功
名且莫輕

萬壑泉聲滿千山榕葉稠白雲藏驛路赤岍引

鳴騶計日之官暇聽猿忘客愁借詩處處好不
比仲宣樓

此日閣中去休嗟行路頻鶯啼溪樹曉花發亂
山春公望朝端舊軍容海上新和門應罷警荒
憬自來賓

薄帷鑑明月

古月無改色夜夜吐新光薄帷似不隔流影照
空牀徘徊千里思泛濫九枝傍未眠還欲起翻
自怨宵長

長笛吐清氣

長笛似龍吟還因截竹成聲從空處激氣逐管
中清嚬戍梅初落關山月自明胡笳不愁思至
此倍含情

風生翠竹裏

脩竹夾梁池檀欒起夕颸青蘋看苒苒翠葉自
離離噰喈舒龍管參差雜鳳吹君同萬籟息誰
復辨雄雌

采藥遊名山

靈藥閟丹經應非乎壤生華山逢赤斧銅嶺搖
黃精乳竇無塵跡瑤淵不世情懸知攝生容五
岳徧曾行

俠客控絕影

俠客控絕影意氣自相并白玉對雕勒黃金錯
繡纓朝馳萬里塞暮入九重城循嬿力未盡聞
道看奇兵

初春病起有懷元美伯仲

老至艱虞極春來歎轉衰自違顏色久不覺歲

時移百里遠莫到寸心空復馳凄涼滄海西只
有四愁詩

早梅得天字

紫梅斂初萼但䕺上春前照日薰瓊蕊迎風散
玉烟忽將橫吹寫嬌約淺粧妍別有芬芳處羌
園雪裏天

溪夜二首

溪夜叢孤棹望望何嵯峨清光亂離席涼氣生
微波落月照危渡遙星沒曙河悠悠梧桐語況

乃楚陽歌

秋蘭夕含芳清輝振素裳愁思正彌彌焉知秋
夜長鳴虫倦時息明月流中央參差牛女星回
首上高堂

雪後登山樓

白玉仙樓古長空一望迷光搖萬戶動日出衆
峰危鳥落雲隱曉城連峡樹低子猷多逸興千
載獨相思

宿南禪山房

僧定兀無語孤星野寺空竹虛時見月木落不
聞風爽氣侵初夜危樓宿霧中那堪不得意蕭
瑟坐晨鐘

卧疾

卧疾高隱下荒村楓葉稀夜空人語近雨際月
光微宿溜疎林木寒星帶石磯躊躇多古意癖
莫數螢飛

送王敬美

青年粉署郎早晚謁明光馬動新行色雞含入

奏香握蘭宜揖讓起草泛芬芳莫使朝儀缺應
須理舊章

巉石老蹉跎軒車荷數過懸知題漢柱未敢激
商歌鵰鶚樊籠遠飛騰意度多人皆稱二妙歡
喜復如何

送周參政子純赴四川

聞君候明發萬里向西州遠近風烟雜羌蠻部
落稠亂雲橫塞起疊嶂與天浮自古羈離地今
知德業優

蜀道誰云易經途亘五千陰崕長抱雪陽谷盡
含烟峽束湍流險嵐蒸氣候偏惟應多沃野汶
下有芋田
蜀國西[illegible]寓千載餘沉冥開卦宅寂莫草
玄居作賦[illegible]街書下赤車賓中有男子講
德更何如
送周秀才
章氏饒經術高才又得君文章堪擅美鵬鶚自
為羣月樹澄遥色天苍落早芬桑縹方自此應

不羨終軍
送鄒駙馬
鳳館聯姻舊龍樓御極新樸忠甘自引直節會
時伸斂佩趨朝日驅馳報主身它年青竹簡高
譽逼麒麟
周渭陽生子
此日充閭慶看君奕葉新漢公稱賀客周室喜
生申昴宿天中瑞隋珠掌上珍何人親抱送又
見石麒麟

送王儀部敬美
古來文苑傳衷意向君傾三載除龐服群公起
大名牆東停折簡江上望飛旌楊柳垂垂碧翻
令別恨輕
寄武岡王
迢迢千里使重下九江春事勝還多阻情高亦
易淪小山終愛客叢桂喜留人何日揚舲去進
陪置醴辰
余訪徐太守子與長興既留四日子與復

送我五湖之西宿蔎莢中賦詩申別余念
輕別之不如壯盛時也為之惆然
一訪南州彥迴舟傍緑堤暫逢今又別相送復
含悽踈樹籠烟密濃雲帶雨低不知何處所落
日五湖西
送從子伯良迎婚雲中
婉戀吾家璧翩翩有勝風抱琴游塞上射雁向
雲中闕月窺金鏡邊花度玉驄應知孟德耀早
晩伯鸞同

答陽山顧頎

旅泊淹晨暮衰痾愧友生寒雲城上疊荒月棹
中行老緘知何用雄心自不平蒼茫暗中別耿
耿見深情

徐使君子與臥病比得轉佳以詩見示奉

答二首

楚客多愁思春來花更紅心心慕同侶字字見
深衷佳句懷痾屬幽期遣信通相望憔滿月千
里與君同

大雅能遺世遥興狎隱淪明時懷𢿜早愚谷著
書頻歇處唯叢桂交情只故人紫蘭開更落吾
道未緇磷

玉蘭

澆時多自記絶勝往年芳美玉今奇彩甘氏出
異香腥來如有月凋去可無囊郁連朝雨愁
看翠葉長

同金華東林精舍

南城欣獨往北嶺見高稜五馬開初地三車

上乘丹魚浮翠藻碧樹引蒼藤已戀東林僻淹
留惜未能

送周使君赴金華

露冕看君貴吾衰已二毛別離如昨日歲月甚
驚濤路繞吴江闊山臨越郡高聖朝須還文西
望使心勞

每讀龔黄傳夫君唯此心輶軒重往日父老戀
恩深詩絶翻玄草庭空落翠陰良哉二千石漢
主賜黄金

芳樹贈棻別駕

曾聞萬年樹復有萬年芳向日融朝景含烟秀
晚霜叢生翡翠色圓實火珠光藹藹迎祥處懸
知世德長

汪民部遊吴中諸山

萬頃澄湖上三秋水氣中遠天迷葭菼落日下
蒹葭使節憐方邁雖尊恨莫同懸知聲藉藉久
已在諸公

靈梔

仙人拄龍杖白日下高清丹昴青童出靈桃玉
女孳胎禽迎袖舞神鹿選芝行卅日西池宴過
傅壽母觥

橄欖

迨遞傳丹徼霏微染翠嵐頫梅兮半澀崕蜜送
餘甘色借雕盤瑩香侵玉署含祗應凡口絶聊
復破朝酣

龔秀才處乞榛樹栽

萬里還陽樹移根檻外生叢花粘架欵繁實綴

珠輕熟避玄猿喫枯疑赤燒成婆娑憐遠意頒
乞一枝榮

贈劉道士

上宮開寶籙長日肅清樾鳳菸披雲細龍柯映
月稀暗崖滋乳滑陰礙養芝肥為問緱山鶴應
無七日歸

山鮎

獨有山林興移舟曲澈春石淙紫壑緊陂樹轉
條新遠水疑無浪虛嵐詎有塵沿洄碧巘裡理

揖候通津

九日遣興

淅淅風全落霏霏雨向稠草荒叢菊短花積古
堂幽陰薄青牛樹寒新紫塞衰自憐淹病久物
色故難留

賦得鷺鷥贈朱黄門

獨立清池藥高標迥若迎廣庭留雪淨清漢拂
雲晴每伴鵷鸞起時將燕雀驚追追被埧路來
往巵天行

蘭

吳葉含春藹參差媚曉光清芬泛入室幽操裡
閒房尚想三閭珮遥憐九畹芳翻嫌蹄峻嶺高
價重琳瑯

除夕

除歲孤城脫閑門落照低天心而暖律地氣迴
寒黠病骨添衰塞深更足鼓鞞春陵有遺詠應
向使君題

元日

棲遲違歡歲蕪梗故人稀告露龕燈濕寒雲翳
景微過時身獨老與物意多違況乃干戈際方
春已抱飢

送羽士

青谿千仞絶一逕入烟霞書渴金壺汁丹飛玉
洞砂雲房通月彩乳竇滴烟華幾日茅龍去言
尋松子家

夏日懷吴德重

高館臨芳甸清峰濕野烟閑書思伏枕長日亂

鳴蟬水靜沉魚見籬疎蠍竹寧無因見中散披
谿一醒然

自潤州城南往虎跑山招隱寺訪戴顒故
宅行經黄鶴磨笄菊花諸山瞻眺一首

穹窿閟靈宇畳嶂肅天宗萬壑窮逼千巖疏
氣濃紗香來洞口飛𣪊入雲中杳杳翠山裊空
尋烟霧蹤

詠筆

象牙騰麗飾龍角騁雕鐫方士遼東貢將軍塞
北捎含毫凝彩液弱骨散芳烟何日文園念書
成羽獵篇

詠墨

我有錦囊墨松烟擣麝芬浮光含彩霧吐氣結
晴雲豈若金壺汁空書柱史文須仍鑿甲喻天
上策奇勲

与子與登吕山一首

憐君相送出停棹登吕山（吕蒙正嘗屯軍此山）携尊復開
酌把袂恐言還一鳥響丹壑千崕澄綠灣聊因

綬歸趣蘿薜共躋攀

吴興道中

吴興古僻郡多有隱淪風路遠千峰出谿將一
棹通沿洄三百里雞犬水雲中自傍漁舟宿何
人復欵扉

棲賢笋出湖州棲賢寺其色如玉甘脆特
異箬微紫嗅之如蘭花云

去買苕谿市棲賢玉版芽奇芬新過雨嫩箬半
含沙乍逞屠龍伎空遺集鳳嗟偶來聊抗吻如

破紫蘭花

西湖泛舟

西湖連嶂曲空翠滴澄陂萬古歡娛地三春桃
柳時金尊波上酌画鷁鏡中移日落長堤晚爽
猶未忍辭

風木

寐寐茵帷遠依依軟孝思白華空雅什碧蓼振
高詞重以皐魚感還同季路悲蕭蕭古原上獨
樹起涼飈

梧桐 二

梧桐生北海華實自披離奇韻來金奏輕陰蔚
碧珪遠停公子駕高昇鳳凰枝詎使鸞凰宰
待歲時移

贈秋山上人采藥

杳杳大雄路寒山霜日暉連林黃葉去絕巘白
雲歸靈藥探時采奇方閱世稀儻蒙慈濟力羸
疾頓能肥

虎丘慈上人

闍士深名理能談玉柄禪清齋雲氣入幽梵谷
神傳灌頂留殘雪安心究竟天欲知年臘數萬
事已蕭然

徐文果九霞山亭

複巘氣長白雲來無斷時野花幽色好枯樹古
形奇機息鳥忘去行高人不知讀書唯遣日生
事只茅茨

王比部冕爵見訪遂還上都賦此奉贈

卜居辭近市小巷接魚梁自掩蒙蘢室唯薰草

樹香翠霞縈棐几丹籙委藜牀無事紓高駕應
憐蔣徑荒

二月上河洲仍從小隱游情深多委曲寸大豈
淹留和緩書初輟淮陽疾已瘳春風送征棹翻
向白雲秋

喜得徐少參子與滇中書二首

白首昆明使經途出夜郎外區天設險絕域地
為荒萬里書頻到諸公意獨長天隅憐橐擲時
屈昧行藏

楚鎮雄南岳斑瞵見古碑麓山文劍戟岳麓寺碑李邕書根并峋嶁屈蛟螭峋嶁衡山南麓別峰禹刻石其上唐何致于模刻下方歲月消沉久烟霞事跡奇使君能搨寄跋涉百蠻來予與在楚時搨此二碑令自滇中寄來

贈張鍊師

嵩陽曾舊隱此日補仙官鷄犬分丹藥芙蓉製法冠三山消息近五岳往來殘冉冉青毛節鏘鏘禮玉壇

蓮花朵田叟

百年住蓮花十里城市違種田紅稻熟趂水白魚肥落日湖上大浮村烟際微世人皆不及老酒莫停揮

附六言律一首

朝爽樓即事

西山半嶺朝爽南郭出人晝眠啼鳥尚含宿雨浮雲時帶輕烟閑戶青苔滿榻着書白首多年寂寞何曾問字悲涼直似棲禪

仲蔚先生集卷之六

俞允文著

七言律詩

送顧子韶副使遊武林

君到長堤興自豪只應今日作遊遨寺浮湖色蕙松色雲接南高與北高桂子月中堪進酒梅花祠畔可停舟懸知八月枚乘筆為寫錢塘白馬濤

王太史宅碧牡丹次王元美一首

當時魏紫與姚黃家家爭看牡丹芳其如冷焰含虛碧別有奇姿吐異香不比珠林開處種全滕金谷醉時妝托根況在青雲裏三月韶光此日長

漂母墓

西望淮陰淮水濱荒墳寂寞漢碑平王孫未遇封侯日漂母能深國士情一飯斃將捫腹飽千年猶使壯心驚恩多只在艱難際此後投金事亦輕

愛妾换馬

粧成豔質繡香車换得名駒賸渥洼不惜雙蛾怨紅粉翻憐一騎入黃沙青絲緩控先過市翠被纔薰已別家空有桃花好顏色為將顏色比桃花

奉答輔國將軍豫章朱用晦次韻一首

頻年還次少過從千里驚看一雁通南郭繁雲還易合西園明月更難同虛名已擲風塵外長向時成感慨中最是梁王能好客肯來分餉鹿

皮公

賦得龍石贈休寧程子行

誰知翠壁有龍埋一夕風雷忽自開天上飛騰初脫骨洞中痕跡已辭胎猶疑水氣含雲動直恐珠光挾電來異物自于人意合懸知君有出羣才

有懷金陵舊遊作

千古金陵勢尚雄九門佳氣曉葱葱長堤碧樹王城外落日金鳬紫禁中鍾嶺雲溪時見鹿北

湖波靜有飛鴻六朝舊事今何似應有秦淮月色同

送馮山人遊廬山

聞向廬山訪三隱令人却憶此山阿香鑪雲氣時時滿瀑布泉聲處處多李白長謠從此發謝公佳句復如何清暉信是能娛客直渡潯陽九派波

冬夜同王副使元美進士敬美許給事伯雲宴陸尉原林亭送徐使君子與分得花

字

寒城嚴鼓夜頻撾此夜偏驚歲月加雁足銅盤燒絳蠟兔丸泥火卯丹砂人間共醉千年酒天上時芳六出花寂寂坐深追舊賞思君一倍惜年華

春寒有懷

一春寒雨歎蹉跎花落空林長薜蘿緑逕不鋤行客少蒼池自養雜魚多高齋獨喜雲霞入老病虛擔歲月過心事茫然何所有賦詩秪許寄

羊何謝靈運登臨海嶠詩与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羊何東海何長瑜太山羊璿之

除夕陸光祿文遺新曆烏薪作此奉謝

高卧無心歲月遷門前綠水地仍偏烟霞室靜長生白薜荔帷深自草玄重荷烏薪膧永夜薰將鳳曆報韶年疎慵每媿追陪久數枉緘書意獨憐

聞張尚書軍至蘇州

漢家十葉中興主經濟艱難屬上才萬里鯨鯢傾日城一時貔虎下雲臺行營盡日朱旗繞吹角清秋玉帳開看取功成多拜爵大封京觀海東来

毛女

千年肌骨透奇香剝棗食花葉作裳漢代羽毛何日長秦宮珠翠幾時妝白雲有路金梯接青草無人玉洞荒欲去暫留烟霧裏亂峰迷處半斜陽

安石榴擬應制

五雲香駕碾春雷紫禁朱榴浥露開萬里遠辭秦塞出一枝新逐漢臣来已看接翠啼嬌鳥別有連珠照早梅聞道南来能釀酒大官先進萬年杯

早梅擬應制

漢主重開上林苑江梅爭獻萬方来詎誇巴檞連冬發自有林花映雪開曲裏纔聞驚早落妝前初拂鬪新裁懸知鮮結連珠實長使和羹屬上台

江南感事和朱察卿二首

詔書天上下將軍萬里徵兵羽檄聞龍劒連星銷苦霧桂旗斜日卷高雲帳中夜起乎戎曲海上朝傳喻蜀文佇鳳京多奏凱重看佳氣遶氤氳

占募經年到海涯甘心赴國豈辭家一身屢破重圍出百戰長酣暮景斜棲上神駒嘶紫燕腰間雄劒蛻青蛇借問軍中誰第一木蘭肝膽盡胡沙

寄陝西王大參明輔一首幷送玉環一枝

萬里遥心寄玉環使君於此濟時艱滐裏已覺行藏古大雅能令案牘閒胡塞風高如劔戟秦關月滿似刀鎤此中豈是淹留處借問何時可復還

王百穀半偈菴新成一首

聞君高隱戶長扃百囀流鶯懶去聽天際浮雲終變滅松根軟草乏沉冥無心自結蓮花偈有髮能翻貝葉經還憶去年燕市裏春風日日不曾醒

落日浮舟過虎山橋望洞庭諸山

向晚乘舟過虎谿山山落日洞庭西五湖新水垂烟釣萬頃平疇帶雨犁天外白鷗波上下雲中綠嶂樹高低自知疎懶多違俗便欲携家就隱棲

潘侍御巡按嶺表有甘露降于庭樹同諸公之作

豸冠白筆簡書飛節使橫行出禁闈已見霜威凌草木忽驚天酒下霏微光分曉閣明珠珮色借晴林引繡衣此日仙盤調玉上懸知明主賜恩輝

送部奈將赴惠潮

六載平戎有大勛樓船橫海拜將軍帳中高枕雄三略天上徵書下五雲金虎按行榮去節銀鞍送別悵離羣春風萬里潮陽路唯有蓬心可贈君

送廣西計教諭遷國子博士

三年鱣館重諸生此日雙龍闕下行莫以一經淹散秩還推五鹿著高名烟拖柳葉離亭晚水長桃花去棹輕自歎相如多老病春風不解別離情

元日次王允美韻

經旬雨雪送春晴啼鳥閒關枕上驚病骨逐年添傴蹇壯心垂老尚崢嶸避人自躬庭前樹佳句還傳海上城試問何時移桂楫為澆壘塊待參橫

紅牡丹得雲字

洛浦年光春已分名花妖豔摠難摹仙人盡道丹砂熟游女遥將綵珮薰日射樓臺千葉起風吹香霧半空聞還疑小度巫山峽散作朝朝暮暮雲

送王元美敬美赴　闕上書

十年懷疏淚長枯兄弟伶俜滯海隅此度别離俱慷慨不知天地有崎嶇孤忠久抱千秋恨元惡方嬰兩觀誅正是　聖明新雨露恩波應已浹玄壚

寄李于鱗

海内于今有大名自耕黄綺隱茅衡論詩未必推公幹作賦還應過長卿萬里白雲知我癖十年青眼望君情故人此去多傾倒況復相違愧此生

貽許明府乞畫眉

當窗緑樹曉沉沉山鳥懷春美好音乍聽去來疑結伴忽驚宛轉似羣吟河陽花底棲偏穩京兆絃中韻最深借問政成多暇日何時籠寄到雲林

顧懋儉白雁

朱雁曾聞漢武朝今看素彩出奇標衡陽水綠雪仍在吳苑楓紅冰未銷暗度關山天外曉孤飛池沼月中遥此時混色應難辨還伴青雲上赤霄

白鷺

曾伴烏衣度海雲獨憐孤潔語鸂鶒晴飄白雪光難辨暝掠青蘋色自分金屋歸時多曙影玉筐攜處每鷥羣梨花深樹偏留宿故逐飛花耿夕曛

題葉伯寅安石榴圖

萬里移根出大荒千株曾表上林芳新栽翠的攢朱蘂嫩簇金牙結紫房湛液疑含仙掌露流甘不讓帝臺漿誰言多子來時晚絶勝春花怯早霜

李于鱗訪王元美兄弟夜經崐山不遂披覩寄詩存慰次韻奉荅

老病經年半白頭時時天際望仙舟不圖往返
俱乘夜自歎蕭條拋是秋在位王陽應念禹窮
居王粲已知劉更期後會嗟何地日把緘書比
舊遊

送談太常詣闕上疏乞營先中丞墓田

旋聞那禮又經春千里追遙謁紫宸一疏淒涼
悲嗣子兩朝匡濟失名臣梅花嶺外勳庸盛馬
鬣封前歲月新明主已今存舊德郎山應見起
高墳

憶昔承恩擁大兵壯懷長策在澄清南摧濁海
鯨鯢靜北掃妖氛組練明寵極易猜奸自起功
高難掩頌還成欣逢此日沾新渥一雪當年報
主情

早朝

百囀春鶯繞鳳臺曈曨宮漏曉光催天迴玉輦
龍鱗動日射金莖露掌開青瑣侍臣承詔出朱
衣中貴引香來懸知此日多延納誰薦楊雄作
賦才

贈周煉師

仙館寥寥無世情時時空外聽吹笙三山定有
仙人至九轉能無大藥成階下紫芝雲氣養巢
中青鳥羽毛生人間信有無塵境好接盧敖戲
太清

樓居自述

日昔頭風不著冠簷前惟恐鳥聲闌山徑野寺
浮青出樹在隣家借綠看架上斷碑秦石刻几
間承水漢銅槃徵君養疾無多事臨寫佳書贈
所歡

立秋日同陳庫部徐文學王比部宴集王
使君池亭觀荷比部首為長句二首見示
使君復貽示相和之什仍促和詞遂次韻
二首

使君亭榭倚雲霄並命追涼集後園松逕烟縣
承細草荷池蕭爽助芳尊已辭炙手金魚貴偏
喜清言玉麈繁此日歡游多著作謝家才藻愧
諸昆

紛披平岍影玲瓏落晚臨秋斂彩虹色湛仙人花上露香飄少女葉間風千房細劈抽青蕙一幹高擎引翠筒別有笙歌來隔浦却扶衰蹇傍諸公

楊將軍牡丹圖

雒陽三月盛繁華無數姚花與魏花繡幄千重迷作霧金蘭幾處簇成霞平章宅裏看還少蜀國圖中見每賒此品已應稱第一但將描寫到君家

訓南昌余按察德甫次韻

千里江山指顧中同時何岢不相同新詩把玩還終日短札慇懃託便風自分微才於世屈獨憐直道豈天窮滄洲此路無塵到信是冥冥別有鴻

送王鴻臚

君王端綏會昌朝共說中興此日遭閶闔不時開曉仗蓬萊何處擁晴旌風傳玉漏靈氣遠雲捧金莖露掌高總領羣班霄漢上恩榮何必問

官曹

送顧大參赴任貴州兼督湖廣四川三省糧儲

位旆翩翩節使雄百壺追餞帳臨風西承睿旨驅馳遠（公自廣西按察副使轉貴州）三省分司部落中東鎮長沙當楚塞北通蜀道抵蠶叢知君惠政能安俗早晚聲名達聖聰

訓王中丞元美兼要寫登武當之作

柏府豸開楚蜀偏中丞西去絕烽烟已知坐鎮

多雄畧復睹登高出大篇載記條條分委曲丹青一一畫山川還須楷法成三絕先損荊州五色牋

雙鳳周文學庭前玉蘭次韻一首

春靜簾櫳淡灑香素姿堪映美人妝含風似覺晴還好浥露仍疑夜有光不比秋蘭怨濃浦会勝玉葉媚唐昌偶來整喜逢開日却少移花醉舞場

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吴郡俞允文著

五言排律

擬元日侍宴應制

青陽開寶曆和澤肇初正六氣依辰至三光照物千旌揺天仗暖燎徹鳳樓晴柏葉傳仙樂椒花獻玉衡一經撰道要重席寵朝英黼黻千官擁魚龍百戲呈睿情熙浩蕩皇豫屬休明日月竞奠合簫韶舜樂成八荒齊蹈舞萬壽協靈禎願以微臣陋長瞻聖主榮

擬人日侍宴應制

帝出時乘震天臨届早陽禁鶯調露囀堤柳拂烟長淑氣通平樂榮光繞建章言陪七日賞預捧萬年觴巧勝傳宮綵妝梅入御香清歌雲外逸妙舞鏡中翔玉膳和神鼎金壺溢帝漿已欣承睿渥轉使愧才良有道人俱暢無爲物自康小臣徒雀躍何以荅汪洋

擬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

睿賞惟稽古鑾輿展上陽金吾初放夜寶炬儀周行萬戶星分彩千門月讓光合聲催疊鼓代舞按霓裳火樹開晴焰天花雜露芳重闉通曙啓游騎接雲長春發遲行漏寒回薄禁霜笙歌平路滿香霧半空翔恵洽君臣泰人和國步康方知同鎬飲化被自無疆

擬五日望拾採應制

蕤辰望拾採旁候尚清淳綵艾迎幽客香茗引麗人蘭湯百種氣菖酒四重醇赤邸懸心小朱砂點臂勻約絲投楚鬼潔服祀陳神八字丹書秘千年命縷新鏡奩開寶月画鷁掠龍津共喜天中節游娛續上春

擬冬至應制

子月周王正陽文漢律元三光回短晷萬寓浹湛恩灰管飛緹室珠星映綺門鶯時開笏色應節吐蘭根日氣迎雲淺泉心動谷溫葭鷹望雉下綠眠候風騫犀辟方占瑞因知道化尊

從軍行

虜騎初傳冦將軍別置營犢肱求陷陣燕頷請
專征氷壯蛟紋闘霜乾雉尾睛抨弦攢月的鏤
劔寫山精制敵隨形勢全軍出死生怪雲衝障
落吉氣挖鞍行淫黑防流毒山紅偵伏兵雁毛
梳雪短虎躋湯沙平漠月循能辨胡星不可名
相看無一語醉拔骨都城

奉贈楚王

上國頻開革高標仰若神籍茅分寶玉連萼賚
金銀梁苑嬉游盛河間著作新邠牧思振藻申

白引為賓水泮岷山雪花含郢樹春興優多暇
日禮洽編芳展脤食廻丹景淹留想翠塵何時
小山路千里奉芳茵

張明府秋日登寶山望海同諸公之作

秉秋凌海嶠稅駕眇雲裳想象三山客憑瞻百
谷王浮天壯險介載地表靈長沃日搖千色飛
霞變九光龍宮連島嶼鯷壑限偏荒水府魚鱗
合瓊田草樹香文沙聚雲錦瑕石被銀黄落鴈
迷烟斷鷩帆破浪翔川源窮析木波路浹扶桑
善下功難並神輸德詎量波臣思無已四顧轉
微茫

八月十八日觀濤作

秋濤凌太白萬里奮溟池決勝難爲體參神每
應期縱橫騰駭駟駱驛起翔螭臨水悲寬相沉
沙憫孝姬回飈衝浪急淪量出波遲紆鬱鸞簫
引淹留桂擢嬉煩襟堪澡練高宴喜追隨細想
枚乘作徒慚黄絹詞

送温侍御還京師

柏府推公雅乘驄見直臝丹心輸上署白筆著
高名使節臨吳甸征車指　帝城勢傾山岳動
風肅海波清柱鐵雄周史埋輪壓漢京三台應
倒席萬里可橫行屈草莽芳盛豪鷹搏擊能定
知旋奏入四海佇昇平

貽王郎中元美二首

族貴分龍節才華壓粉闈詔從三署轉時擬二
星歸已著寬平法能消旱暵咸青雲隨望迥白
雪和詞稀暫憩匡時駐還探善者幾曉陰停鶴

盖秋色引鵷衣羨爾承恩入含香近紫薇
雅望推王粲英詞重陸機遭逢仍戮力出入荷
恩輝雲署新啣迥星臺舊缺稀中朝隆揖讓下
里失芳菲祖席連吳苑離旌指帝畿銀塘清藹
散琪樹早涼歸計日承明對知君有弼違

贈任别駕遷太倉兵備副使

循吏臨戎日將軍授鉞朝勝歸千里外敵取萬
人號玉劔秋魂冷金鐎夜壁遥建牙亭野色吹
角動陰飈調笳方疑虎枰弦合隊鵰平吳杜元

凱破虜霍驃姚當告天心應巡寒士氣饒佇看
氣祲息還珥漢廷貂

送葛理卿比部奉使減江右刑獄 一

帝綱祛三面天慈降五年星占方選使華省獨
推賢詔遣平反往權歸用法專蒼鷹慚搏擊白
筆奉周旋山月鳴騶引江雲倚蓋懸齋臺涼吹
襲燕地曉霜翻槁木長思潤寒灰欲起炯惟良
應代出殊渥不時宣多病文園老窮居執戟偏
看君旋奏日高譽逼台躔

送李别駕賀 聖誕赴上都

才以匡時出時當展驥初義高頻解榻名重即
題輿碩画延尊俎深仁浹里閭落花公宇靜啼
鳥俗塵踈按縣何辭劇開懷每見虛呂虔仍許
與管輅且吹噓祖旆三江外長途百舍餘去思
惟酌水遺愛必攀車上最無淹秩新恩會立除
還同歌萬壽長拱北辰居

贈詹處士從柳將軍破山獠一首

匡時趨幕府投筆事推鋒仗鉞驅三略分符出
五戎來從萬里外轉戰百蠻中月滿軍容肅霜

清劔氣雄鯨鯢朝盡靜獠毋夜烱空獠細山名獠人居所
才傑慷琳檄英豪劇孟風雲臺鬱高議天闕佇
勳庸此日應旋凱重標漢柱功

奉贈瑞昌王

白茅資右戚朱邸列英藩兵葉神明胄真圖太
乙緒星躔分翼軫天險控荊門盤石周屏固維
城漢輔尊紗書傾北海高宴洽西園香氣分花
出霞光襍樹翻五車承棟起七閣與雲屯入楚

心万切遊梁道即存無因叨賸引接醴侍芳尊

送張明府赴京師

夫子當朝彥高文早見推徒勞綰銅墨況復値艱危拙宦安時論冲懷取路遲賈生多偃蹇亭伯總流離野雉空吴甸仙鳧向朔垂衰年慚遇賞指日嘆睽携有地皆遽轍何人不去思山濤留藻鏡未必久瑕疵

贈鄔駙馬還京師

公本應世出　帝室降天姻茅土分封厚山河

異姓親恩渥長次骨詞直每批鱗共歎沉淪久遥知拔擢新近臣今第一簪笏侍丹宸

送顧符卿奉使冊封晋王還朝

上卿銜命日祖席動羣公世德滋霖雨（君先少傅文康公在京師時有霖雨堂）時人仰舊風奉詞傳寶冊分錫擬彤弓魯衛翰屏固河山帶礪同路從三晋遶恩向二藩通九族應知睦封章奏紫宮

送王別駕遷工部員外郎

佐理頻輸榮仁風徧海陬閭閻三郡遶凋瘵一時瘝按縣何辭劇蹤奸必去尤清心能用簡至治欲還休列辟推聾遂中朝仰鄧攸忽承新命迴方此用賢秋是日争遮轍由来惜去輈關河當建節驛路引鳴騶合沓雲初起參差樹復稠離旌不可望含思竟何抽

秋日園居二首

平生多所乏寂絶反為宜起看遠雲度坐隨浮景移園同漢陰老竹等渭陽師湘滴獨醒日清漳抱疾時秋来揔搖落無感亦成悲

寞寞秋氣寂園柳望中稀容色随年換天心感物微夢淡形役苦觀靜俗塵違是日非知命何年乃息機古来持此者空老北山薇

題周氏園亭

華館遺塵境巖庭隠跡深奇峰夏雲起古樹曉烟沉曙景通虛幌春叢轉候禽高蹤資僻遠勝地狎招尋小徑飛梁接交窓暗竹侵焚香汎蘭氣藉月下梧陰文几浮鴛錦蹤簾障碧潯遥情屬芳杜清賞隔華簪載筆慚詞客何由振雅音

葉伯寅新亭

古樹芳園匝幽亭梵宇傍穿池潛引竇開徑屢鋤荒赤鯉依濃藻丹蠹纂巨房竹疎雲色淨風細鳥聲長意愜嬉遲往淹留到夕陽

同曹進士遊虎丘山

近郭騫孤嶂迴巒隱化城空壇行易響盤石削難成崕坼文林合雲消洞塔晴碧池沉龜彩銀海發金精語法天花落鳴鐘夜梵清連林看竹至幽葉見茶生曲檻憑丹壑遥岑疎翠屏松門

華月吐菭逕古烟平致有西山爽能深入谷情曰君繼幽賛往往欲逃名

王明佐游天池山次韻一首

鷲嶺鬱攡森邅迴遶碧林捬中援秘記（老子枕中記華山在吳西界可以度難山頂有方池又名天池池中生千葉蓮花相傳服之羽化）方外契幽襟荒楚祭天色悲松學梵音絕巘無過鹿芳樹有來禽夏葉千花碎春池八水深繡幡搖佛影石壁定禪心惠氣憑初地空香散濁陰無因證三疊揮手弄瑤琹

孔子廟杏壇

緇林遺至化文杏繞壇開嫩葉宜遲景新花間早梅近烟初結霧積雨半含苞香逐聞歌散陰隨聽講來逢時應有數得地不因培長此尊儒教懸知出衆材

夾綃屏風

趙夢金陵人多伎巧能以刻俢刺成花竹禽鳥之狀隨輕濃暈色鎔臈塗染用吳興輕綃雙緙夾之稍令映日則光明瑩徹芬菲翔舞恍在輕烟之中與真者莫辨王元美兄弟爲賦詩讚歎遂有此作

高館宜珍賞綃屏拂翠烟映空雙鳥度照影百花然羃歷金鑪氣依微玉戶天疎光澄宿霧豔色駐韶年隱見連珠綴玲瓏間綺錢嫩枝鎔蠟淺密毳點刀偏雲母虫鏤薄蛟氷鬼刻妍中郎慚繕理作賦使人傳

吳山人病瘵

春山路不極更爾夢中賒忽就丹砂邑迴看玉

洞花悟淡同化蝶痊撥失沉蛇含喜瘵龍犹俄

聞赴趙嘉時回問真訣幾度拂烟霞

贈常熟顧太醫

別有仙人宅烟霞紫翠房八齋分帝藥六局和

神方玉釜長生乳金爐不死香山中兼種杏世

上比長桑訪道聊騎竹行天即化羊千齡白雲

上還戲綵衣芳

送顧副使子韶赴辰沅

千里分符出三年治理成紗聲方上簡長荣遂

差營大府高牙建翹車撰司征霜寒巫峽遠木

落楚江清劍客還趨幕書生或請纓定知能扼

虎相以挫奔鯨訪古應憐賈哀時即吊平林芳

多蕙氣谷響是猿聲巒峒長虛警和門欲寢兵

歸耕無雜種慕德有遺傜暇豫宜延眺懷柔在

結誠何時報 天子殊績奏承明

送粟別駕遷陝西副使

佐郡求民瘼掄才擢國楨人歸合浦化時有賴

川許久著甘棠美新加太府名恩餘仙史渥詔

遣睿詞榮欲識輶鈴秋先推禮樂英山川通漢

壁關路遠秦京詞翰長楊賦軍麾細柳營徒遺

循吏往官重簡兵行膏雨隨車至鮮雲擁旆迎

佇聞銷劍鍔黑水灌春耕

送歸開甫之信都

開甫以經術理長興屬余寫卓茂傳揭之廳

壁其治多準古道而不合於今之人故訕者

森若交戟三年稍得判馬政於信都殆所謂

榮駛驥而服塩車也賦此言別兼以申其屈

云

百里長城縣山廻萬壑紆陽坡眠㲉觫陰洞產

於菟紫笋披雲摘青蘭帶草鋤土風饒險劾案

牘少歡愉卓茂存心古鍾離與衆殊名高翱忤

俗道大不因愚此日騰文戟何人悔失珠九方

沉藻鏡萬匹混駒騟自是龍爲友無煩舄化鳧

同工求八駿非爾欲誰須

送董侍御還上都二十韻 代

自古安瀾久王風每易澆頻年遭戰伐萬姓日

蕭條即有侵漁蠹時緣漏網饒沒身投巨室詭
籍避常徭國稅嗟何補城狐勢轉驕天心思剪
惡　聖主獨當朝簡命初無匹公才已是超左
雄簪筆疎公雅使車麪霜簡題青棗氷心貫赤
霄豺狼當路屏山岳一時搖烈烈持繩色稜稜
指直標竒驄千里駛豪隼九秋遥道峻威懷適
人和法令調瑕疵期盡洗姦宄會俱銷事業堪
遺範謳吟滿去軺省躬同涸轍濡沫過流潮楊
惲終淪躓虞翻竟竄寘高騫慚鸑鷟易是戀鵾

鵷訓德壷冥報論心敢後凋自傷衰老質輾轉
奏長謠

贈梁石仲二十韻

炳蔚東南美絲綸五十年同時多有閣高足久
延賓學術梁丘賀才華王仲宣考詞恒怫悅授
翰每聯翩秋悵玄中趣真承法外傳興來翻七
澤思逸動三川華組嬉遊盛諸生揖讓先羲輪
然諾穩心向友朋偏劇論宜樽俎清謳敵管絃
花繁金谷妓雪凈剡谿船遥賸移歌席邀歡御

舞筵風期良有裕灑落竟忘筌有志唯須達無
營任自然長驅看老驥驤首向秋天顧我非儔
匹于今獨棄捐塵形資物累孤仗復誰憐永協
丘中賞多慚海内賢乾坤乘浩蕩日月共推遷
夙忝招要德能將契分全額言叨奉引聊欲偶
羣仙

送范太守擢雲南兵備副使四十韻

佐時惟俊傑應運出忠賢效動天人畧名將齊
漢騫初臨白雲署旋拜紫泥箋分命司南服征

麾自朔燕舉時稱伯起列郡議任延地是延陵
舊風仍太伯還山河侔武德星紀分郊鄽俗仰
清淳理人逢訟獄平頻川威鳳下合浦去珠還
名父恩彌重文翁政益虔　聖情方恤遠廟筭
在論邊重以韜鈐寄恭憑節制宣一身思恐後
萬里氣無前旌旆連平陸驂騑達巨川共遮庲
覇轍莫挽鄧攸船稍出三吳地將窮百越天裂
繻津吏送飛檄島夷傳觸霧聯鑾入梯雲絕磴
懸路刊龍額道徼入象耕田通歲經寒少殊方

得氣偏潤芳千品雜春色四時全卉服逢花穩
山饒奉罽氈酋渠烏爨種部落白蠻壖舞按很
歌陋書諳細字便臨戎惟此日開國自何年漢
將曾誅粵秦兵久畧滇懷攜恒在德戡亂必韜
鈐公望朝端迥英謀閫外專共期元輔功思睹
衮旒旒仰德看前輩如公少並肩恢儒頻解榻
招隱尚餘蒿涸轍知無援窮途每見憐登龍值
元禮相馬得方歎竊希吹噓力俄增羽翼鮮趨
來甘病廢髭欲謝連翩遠屋從蒿沒長肌任攘

掌浮沉真委運寵辱已忘緣曳尾莊生道灰心
釋氏禪平生感知己今日惚空談獨有勞歌意
蒼茫向暝烟

送王大參赴陝西三十韻 公太原陽曲人名道行為郡守時年二十有九

公初為吳郡太守德化穠弘有渤海淮陽之
理遷湖廣按察副使充常鎮二郡兵備尋兼
管蘇淞開府太倉公簡練精嚴吏士祗肅和
門寢析夷徼恬熙踰年以功擢拜陝西布政
司參政摂日北棘徽音浸遠允文謀業奬掖
功倍馳戀翔復多病無能隨送輩均耶吏謹
作排律詩三十韻用申去後之思云

古晉標雄鎮扶輿鬱帝京山川呈氣色日月動
光精天與珪璋彥神資禮樂英雲霄寧易致鵰
鶚自橫行渤海聲逾迥淮陽政屢成漢庭方厚
歛何武不為名自昔諸侯貴于今一水清周陆
防卒史淳理洪懷綢邪叟甘扶送龍丘額輟耕
素心唯偃蹇公望實崢嶸重以朝端議仍加閫

外縈雖雖翰上榮隱隱作長城夜壁閒朱戟秋
庭駐綵旌令寬能罷警寇弭欲銷兵新命俄雲
墜高車指日征離筵當夏首飛旆入秦并地古
多前跡天寒有戰聲三條開廣路方軌列高閎
宮瓦仍餘賞池臺已就平塞雲凝棟肅關月鑑
帷明懸想謀謨暇尤宜聽聽情大才無不適孤
憤竟誰鳴困頓憐馮諼裏痾甚長卿經寒思墐
戶蘊火閉門衡豈計療無日徒知愧此生叨逢
頻倒屣過與或遺簪學淺慚窺豹知深美食萍

暖風抽宿枿膏雨發新荊酬德將何拙懷賢每
若酲長謠著心曲臨水復正營

嘉靖辛酉夏苦雨三十韻

靈雨多神變無時敢自寧上天高慘慘積氣下
冥冥急瀉俄懸瀑狂傾甚建瓴陽精疑避道水
性忽騰形挨漢鷩遊電憑虛激壯雷迅二龍嬉鄭
洧一足舞齋庭浸灌踰三板沉餘過九齡桔槔
相汨沒楗竹半伶俜衾枕潺湲入階墀蚌蛤腥
遠遊妨跬步平吟任飛舲萬頃荒涼白千村點

綴青荷匝填罅漏摘杖引泓渟漠漠浮汀鷺飄
飄亂鵁螢厭心傍田作活計守津綱水府遭重
圻虹梁掩七星腐楨同泛梗崩岸雜流萍白馬
虛沉驥菑鷹畏濕翎繁雲時自起漲水未全停
瀯瀨淪孤魄昏陰決四溟但粗循灩楚卜禁每
懲蓮楠瘠爭謀食懷飢競饌刑躒財應有法歸
羅皇無經疫癘延比屋推埋偪近坰泥塗難振
拔耳目失精靈流俗知皆困長貧厭獨醒扣門
言已拙非雪户仍扃失志淹遲暮衰時歎鶺鴒

亡兄偕甫書上水利及林荒書今太守太原王公甚嘉之誰人備禹續何日
損堯鉶頃刻思乾土悽惶望濁涇此生那免哭
殘淚欲飄零

熬蟹次周太僕四十韻

窮冥成都宅淒涼漳水濱祇應堪委陋況乃值
蕭辰霜重疎紅果風輕織翠蘋人情相窘詘世
路隔通津疲駟知皆騁潛虯敢自信閉籠差擇
雉涸轍類波臣歲月凋吾志泥塗悴此身如何
懷國寶亦復邁時屯恬惔安浮議淹留即課昀

傳嶸調鵁叟渭渚釣璜人落落鮮結組依依狎
隱淪長蓊俄爾出高價響然臻險韻驚孤球請
心聽百燕郭章稽累日卧疾動彌旬未盡細頻
折天寒骨每峋稍披疑有託細和怯無隣韓浣
丹青逼周官籑篆陳旁行看總總郭索笑繽繽
已歷何曾蹺咻矜宿氏輪形容難得體物色諒
虛親聊取持杯樂寧妨用意仁萬錢徒自侈一
味詎為貧酷嗜甘成癖訛烹悔失真雙螯能用
武拾穗必輸神自昔嘗遺貢于今或算緡豈惟

欺海錯曾是重鸞珍酒氣元相入橙香繪簡均
芙蓉開白雪琥珀泛青春足款淮南客堪留鄭
驛賓但言供酩酊直欲離風塵謀國猶思越瘡
痍尚隱秦無論陶侃鬢曷數季鷹蓴豈老憂還
薄中郎醆未醇貯醴丹炯炯在藻碧粼粼腥沫
駢珠碎寒蒲綴甲匀會須填巨壑將以奉高茵
頋哂雕蟲劣何酬大雅淳遺言多鹵莽抽思日
酸辛子建才難盡陳琳氣欲泯未能燎華硯空
愧挨麒麟

聞海賊自嘉定至太倉南門焚掠殆盡數
日兵不得進復留屯上海諸道更不發兵
因賦此作

戍烟樓上合宵柝雨中聞雜虜頻侵境元戎久
駐軍猖狂還結陣殺掠動成羣陌里連秦史千
家哭楚雲水容含苦霧城氣落妖氛浩蕩風塵
迥倉皇骨肉分時危寧有託天幸豈無勳何日清
寰海膺功啓　大君
鳥姓誅求苦羣凶索戰豪歃斜捎快鷺蹻捷遊
輕篠釘竹纏飛鏃吹刀落斷毛伏奇依灘莽出
沒混波濤募勇黄金賤徵兵赤羽勞経途稀逆
旅孤戍絶單騶麟鬪靈烏蝕星占太白高（正月元日日食四月十五日太白晝見是歲嘉靖三十二年也）艱虞嗟未已投筆
媿龍韜

玉蘭花

名園徵賸賞異卉絶幽経泠豔辭酬節清華出
杳冥三珠閑秀色九畹動芳馨細棘叢心紫輕
苞合蒂青江妃瑶珮失漢女翠揆停棲月通殘

露含烟耿曙星分花飄新樹懸影度空庭詎使
湘纍擷離憂賦獨醒

詠芝草

仙人十萬戶不食紫霞腴並種芝如草兼令夜
有光玉梁初孕秀金烏已翱翔奇象成宮闕靈
真吐鳳凰與君發玄要天壽可齊將

鸜鵒

靈鳥名鸜鵒崎嶇自絶垠嬉游寧妄集羅網乍
相親惠性雖難辨奇標信可珍丹砂嘶更好嵐

翠拂還新永佃蘭房豔俄飄綺袖塵閶闔長裊
匹言語每依人摧翮籠中老驚心海外春故鄉
徒有恨芳樹已無自荏苒羈孤侶凄凉放逐臣
更憐禰處士感激賦娛賓

早梅

蕪沒衆芳後孤花照雪初香從風處遠影向月
中凍蕊留鷩吹落高樓學剪餘聊裁廣平賦不
著屈原書幽潔竟誰賞端居恒晏如

送太倉孫侯還本郡別駕

海上頻經亂秋清見廢墟九年無積粟萬姓總
為魚循吏應時出賢侯是日除刑輕虛案牘政
簡息侵漁野有新通洫園無自種蔬勸銷鉏鎛
地畢歌羽毛書化洽烹鮮美恩加展驥初陳蕃
還拜職周景卽題輿別路喧追餞離杯想据
去思方心劇與古定何如

周鎮平將軍旌孝詩十六韻

天啓皇衢闢神資帝緒新應期標秀格睟日表
殊珍禮樂河間重文章子建淳句華堪以潔絲

服鵲娛親大孝為名久羣公入奏頻虛懷常痛
讓盛德自無鄰聖渥霑濡遠寵章日月均九天
矜錫類四海會歸仁宿昔叨弘禮淹留愧沃醇
山雲開綺閣松月照華茵濟濟清儀茂依依晏
語眞閶闔垂晚節浩蕩隔通津急景嗟難駐鷩
波感易淪投瓊竟何報挂劍已無因嗣業看鴻
胤緘書到逐臣願陪良史筆貽則在千春

寄吳中書

窮巷遯偏肥無心息漢機梧桐聊借蔭薜荔待

成帷茗氣時來爵雲陰近濕衣露滋花並吐日
落鳥分歸賦就無時賣書成換着稀唯君能好
我言別自依依

奉陪大中丞西蜀張公宴王觀察元美西
園二首

上客耀金章飛旗並海壖輕紆塵外軫聊肅座
中秋樓榭炯霄外歌鐘水竹傍鬬花鋪錦席映
月選瓊瑤峰奪蓮華秀徑繡貝葉香蕭然足眞
賞灑筆頌時康

佐代推英傑山川間氣開吳都千騎出蜀國四
賢來訪德尊耆舊搜奇編草萊韜鈐輕趙牧詞
賦押鄒枚思逸天標外風疎谷口廻獨慚坏遁
者偃蹇謬追陪

端午日奉陪張中丞宴王觀察元美西園

名園依淨域賸賞集佳辰丹粟浮杯細青菰解
縷新珎圖披曲几古意謝時人乙押難馴性仍
憐易病身孔障徒草檄二豎自爲鄰未得娛終
宴空懷別後塵

送王觀察元美之武昌

宇宙登新主公卿仗老臣此時方側席寧復滯
斯人果得超賢佐堪投報主身有司勤勸駕何
日動征輪庭鵲迎人喜園花映綬新時來非用
意才大若通神逸氣謫凡格虛懷見本真文章
皆通古政事每依仁藉矣聲華盛悠然德業臻
安危眞足倚泉石且虛親稍挂陳蕃榻聊停鄭
驛賓共知安在趙自覺啓期貧會面優稀闊居
情易苦辛青冥看劲翅涸轍歎窮鱗忌刺天心
慘艱虞晚節屯蒼茫何所向回首傷松筠

詠仙女

天外何雲御仙驂出異妝烟中飛翠輦霧裡度
金莖靈寶流瓊液神泉化玉漿行廚玄鹿脯分
餉紫芝粱王母來羣玉方平過括蒼千年知蟠
任玄跡自難忘

送顧子韶觀察之嶺表

萬里牂牁地千秋銅柱荒明王初御宇至理切
殊方重以鵷鴻彥遥宣爾約章德流椎髻種威

霂卉衣鄉義壯關河近時平氛戟藏大川消毒
霧攢樹失炎光氣候花相續巘巒路獨長峒禽
輸翡翠市粉出桄榔野淨篔簹綠洲香橘柚黃
南中今已樂杭手一稱觴

送葛運使之杭州

鞽教洩方隅昆明豈外區一心能許國萬里即
投軀不覺三年別連分五郡符風猷從此著跋
跋未爲劬復得監鹽策還看衍國儲莫將嬿宦
拙寸大任時須

仲蔚先生集卷之八

吳郡俞允文著

五言絶句

柳塘

高柳映春渠浮烟引輕素杳杳人聲遠落日下荒渡

龜江

雙松出崕巔浮陰映清沚待渡竟何人日暮成徙倚

雪

晴開數峰雪愁陰尚平野寞寞天壤閒誰為掩扉者

松

結根大壑陰蒼然出塵表經年抱霜雪偃蹇日月老

竹

曲池自清渼瀟灑落空翠竟夕不聞人居然有靈對

朝日

朝日映川素積霧山影黑鸕鷀飛鏡中芙容照谿北

月出

月出霧露滋溟濛如朝靄僧鐘隔空香時復近寒瀨

水仙

縏芙簇寒瓊勁葉剪深翠獨夜秋風來奇芬襲予玩

龍磯

神龍潛溪淵徃徃不見已夭矯日在眼寧無陵陽子

臨江館

瀰瀰清江流廻環幾千里時看遠雲渡日夕成徙倚

仙臺

高臺何嵯峨朝朝出雲烟仙人去已久遺蹟空茫然

古閣

飛閣何峥嶸迥出丹霞上禹蹟竟何如臨流獨惆悵

蘭蕙畹

幽然讀書處階前多楚芳春雨時開花芳氣長滿堂

松篁徑

蕭蕭脩竹枝落落長松陰地偏無氛雜惟有幽人心

麒麟山

門前麒麟山蒼然挿天表時有白雲來下拂翠木杪

鴻渚

淼淼江上洲落日映空曲遥看遠鴻度下伴漁舟宿

茶焙

西山三月時籠焙千萬家家家起茶烟山山冐青霞

鴛鴦

鴛央不獨宿雙棲鬬蘭叢詎知幽閨內綉被含香風

庭中橘樹

庭中有嘉樹毎毎耀黄金一朝霜華落復作丹砂林

嵐霏

嵐霏不成霧地静人乍開銀雲拖翠巘玉溜出清灣

松筠徑

高松蔭綠苔檀欒映脩篠清風颯然至色與烟霞亂

蘭蕙階

春雨蘭蕙滋芬芳滿前軒采之紉雜珮不在湘與沅

仙臺

縹緲古仙子遺跡徧荒臺含烟復含雨室有桃花開

鴻渚
木落秋雲高月寒洲渚空時見清淺流唯有歸
飛鴻
楚嶠
淼淼江漢流日夜浮楚嶠連天遠岍樹雲水相
照耀
戲傚純陽
獨隺下江秋荷花白於雪天風吹蘭皐波光蕩
明月

浮雲捲碧落長嘯蒹清冷萬里芙蓉洲明河亂
秋影
擬古
迢迢明河漢青天淨如掃薄暮竟何言流螢度
襄草
送謝教授致仕歸襄陽
落日溫歸帆春風漢陽渡久作江南人忘却襄
陽路
欲上卧龍山長懷入荊楚久不到衡陽已作吴
人語
紫薇
千蘂復萬蘂初疑安石榴分房出韶艷循翫及
清秋
桂
葉葉黃金花時向月中落聊將雜佩贈詎此芳
杜若
水芙蓉
八月清光上穠芳照水中汙泥曾不染難雜[illegible]

芙蓉
淡竹
似竹還非竹綠堤被淺涯天然生異色石黛點
青花
桃花
宿雨初收隱清陽乍吐晞口脂猶自濕欲語恐
人知
雜詠
六月堪獨往欲使暑氣消陰陰竹林下灑華寄

清謠
遥觀山中雲吐呑無已時人家住山下不知知
不知
松古枝亦少一枝一枝劣棲鶴無低昂乃可見
本性
松老變奇色餘青枝復青一拂緑綺絃彌覺風
泠泠
山迴橋復出水斷路還通扁舟竟何取垂竿釣
谿中

平湖葭菼中濯足仍曬網䌫知賣魚還沽酣志
意廣
春鳩平田上静寂無鳴聲不知天時意思雨復
思晴
陰陰叢竹根長如清露時積氣不能散生蘭復
生芝
山深晴亦陰況復積雪時閑窓茅簷下似不勝
淒其
古樹無一葉寒鴉夜夜棲劣棲長欲凝驚起復
高飛
蕭蕭五柳樹盡日無人行時逢獨往者惟有醉
先生
谿光含樹淺雨氣冒山濃四野暝色來歸人何
處覓
山暝雨來急橋低水漲初谿頭有漁父下網待
鱸魚
落落長松下青青不計年携琹且未拂三峽聽
流泉

寂寂谿山曲蕭蕭樹木踈白袍垂釣者志豈在
求魚
野竹不擇地參差生石根斜枝與亂葉青翠自
飛翻
叢叢緑葉裡積雪不凝寒欲知妖豔色富向月
中看
苕華若丹砂苍實同一時奚獨松與柏不為歲
寒移

仲蔚先生集卷之九

吴郡俞允文著

七言絶句

塞上曲十首

雲黄沙白是胡天生不逢時恨在邊老將從来多困絶嫖姚高冢像祈連

蔥關雪净月蕭蕭大將功成玉帳高天馬不愁西極遠上林新種紫蒲萄

風高塞虜入龍堆大羽琱弓象月開一片黄雲

秋磧裏遥看精騎射雕来

萬壑哀鴈北来稀究馬初調塞草腓無數金笳吹満月單于分隊獵霜歸

大漠荒秋日暮天黄河西北望成烟毳胡轉戦無時歇漢將旌旗日夜懸

征人墓古沒胡中飛單彙北一戰收關上長愁雲不斷何年重向玉關東

將軍赴利能渓入直度月氏斬折蘭破虜功多日親貴降胡十萬到長安

金鞍玉勒控龍媒泮水芙蓉對日開兵氣盡成烟霧起夜渓新破右賢来

張騫窮使到河源廣利留屯望玉門不惜連年誅大宛當時汗血勝烏孫

度幕横行千里餘環營盡用武剛車日暮風昏沙磧起連翩分翼遶單于

宮詞六首

海日初通內苑花分林香氣撲紅霞層層七寶雕闌裏猶有輕烟向外遮

曉烟籠樹露垂窠不是凝粧態更多半咽香風含笑語叢叢春色醉湘娥

太液池頭雨半収綵雲樓閣禁中秋傳將漢女能分巧細縷斜穿透玉鉤

雪晴鵷鷺尚漸漸天子金輿出每遅新粉未乾朝鞍早坐熏龍腦熨紅泥

一承恩澤入蓬萊別賜輕綃稱體裁剪得辟邪新兩子廷房宮女闘看来

鳳城門外踏歌聲院院燒燈綵毦晴宣與內家

分夜直每從花裡聽交更

贈法貞上人

高僧不出住花宮百衲袈裟手自縫遙想千巘
秋色裏六時放梵下虛空

寒食

小閣啼鶯春漠漠青霞欲曙柳娟娟梨花細雨
嘗新酒寒食家家起暮烟

有感

漢武求仙事最迂自然山澤盡清臞蓬萊不信

無人到紫殿清齋學步虛

無題

青衿白臂紫綃裳翡翠斜分十二行最愛隔花
人不見玉盆閒自浴鴛鴦

擣衣二首

月樹朦朧夜色微清砧不斷曉雅啼十年少婦
閨中力誰寄遼陽萬里衣

重闈月色早涼分夜夜砧聲遂塞雲淚盡天南
與天北胡笳同是月中聞

泉

能將映地復飛空冷色遙清石上松千載已無
人洗耳祕應流入亂山中

園居

蕭蕭無伴獨為家靜裏經春任物華綠樹千章
啼百舌香風吹盡紫藤花

送吳處士

春來愁雨復愁寒此夕憐君各盡懽明日舟行
三十里城中山色隔城看

夏日園居

經年香氣發雲霞長日清齋煉玉華一徑已從
烟草綠滿林肥雨橘初花

鶯

暖日青垂弱柳絲蓬萊天仗出花遲皇州二月
春如海百轉空聞陌上枝

雞

月落空營曙疊低寒風獵獵大荒西驚魂助斷
江南夢惱殺重城未曉啼

雁

江上芙蓉錦作堆蘆花如雪一時開可憐月下差參影萬里相呼入塞來

雜詩八首

高天無雲紅葉晴長松倒映萬壑清地徧盡日無人到獨往谿頭待月生

菰蒲水溪菱角肥朝朝採菱多暮歸歸時一片春洲綠寂寂洲長人語稀

稀微遠樹抹春烟水上清峰落日邊風急晚來

歸客少渡頭長泊下江舡

蒼山高頂出雲晴瀑水杉松帶雨聲谿路入烟猿鳥亂不知何處有人行

遠樹高低不斷林半山落日半山陰白雲杳杳向空盡一入松谿霧已深

千山暮雪晴乎沙長空片片飛梨花渡頭無人雪更厚扁舟不到戴逵家

草樹陰陰谿閣清獨開一逕蔣生行千年積石唯蒼翠何處流泉激玉鳴

五月谿涼草閣深遠山重疊畫陰陰柳條拂岸綠如雨無數菰蒲長碧潯

送休寧汪禹東之武林

閩舡已得青霞秘此去尋山不到家試問長生如可學為從勾漏覔丹砂

牡丹

花時傾國亦傾城不在貧家冷地生別出一枝閒淡色更於何處惹多情

荷花

荷花蕩漾晚風涼半面嬌紅水上粧零落溪皐游女伴只今猶得裛衣香

黃葵

中庭秋色晚芳遲帶露嬌黃一兩枝朝日影中含冷焰悄無人處欲開時

雞冠

頭垂赤玉碎丹砂別是秋容一種花若比鬭雞冠上色千金不到賈昌家

瑞香

綠樹婆娑出不長繙枝葉裡吐芬芳空階清露
日未上揀得一枝分曉粧

山茶

山茶多種山人家此地寒多少着花聞道南中
饒暖處千花萬蕊簇丹砂

芙蓉

秋來江上水連空蕩漾輕舟不耐風我欲涉江
若箇伴為頭憔悴採芙蓉

玉樓春

嫩白輕紅染露華層層香瓣簇金茸美人偷比
粧前色不是西湖寺裡花

葉伯寅中歲生子以王朋伎所作蘭玉圖
見示因大快寫為松芝草并詩奉賀

佃倈真骨老龍精葉葉長含雨露榮香髓千年
龍甲蟄變成芝草着根生

題画

古樹幽篁滿綠苔遠山一半夕陽開眼前有景
無人會恨不披雲此地來

漁景

漠漠秋江烟雨空一竿垂釣水雲中魚錢入手
從渠醉不繫虛舟趁晚風

寒食得春字

荒原無路少行人一片黃茅野火新獨有棠梨
孤塚上年年寒食哭殘春

奉酬徐使君子與以詩相邀摠汝寧志兼
遊嵩山四首

病裏頻驚歲月除紛紛暮雪暗空廬千朋忽得

梁園信邀我西遊強著書

十年痛首卧紫荊自嘆疎慵送此生誰謂江淹
才未盡白頭猶窺着書名

與君一別覈千秋終日思君汝水頭淡媿遠勞
分祿至詎須連謁五諸侯

落花啼鳥共裏頹欲乞長生煉九還抖擻為辭
須里去與君騎鹿到嵩山

題画

天開萬疊翠芙蓉石上流泉韻晚鐘坐久不知

空翠落丹霞裳上寫烟容
山翠濛濛隔市喧巘高惟有白雲也知君隱處
無多事落日平原見遠村

春思

庭前風掃落花多日日春風怨綺羅百舌亂啼
聽不得機中小婦欲停梭
江上孤亭落日間白雲緲緲水潺潺芙蓉折得
無人寄遙寄愁心萬疊山
綠楊影裏日光遲枝上黃鸝欲囀時暑逐使君

歌舞處自拍新句寫烏絲
沉沉深院別為家盡日鴛鴦漾綠紗獨自有情
人不見沿階開徧蜀葵花
曈曨曉日照芙蓉半出屏間意轉濃聽得琴心
無一事春風幾日到臨邛
落落長松仙事深梅花如雪滿空林壺中自有
成丹火局上應無賭勝心
羣山萬壑樹叢迴一雨初收滿綠苔草閣盡長
無事坐黏頭野鹿近人來
綠烟縹緲樹朦朧一道飛泉挂碧峰直到黏頭
通曲檻靜看容與夕陽中
寂寂山中意若何山中惟有白雲多雲多采藥
無人伴野鹿相隨過澗河

宮詞

春宮二月每當家逐日閒階望翠華行過海棠
開盡處一叢晴雪暗梨花

有懷金陵

禁樹經霜一半紅蓬萊宮闕在虛空長千月色

長如畫十里笙歌香藹中

湘妃

不共當年漢女游羅衣翠薄不勝秋蕭蕭野竹
湘潭上獨自含悽雲水頭

清泉寺川上人

冷冷金策破黃塵萬里還投乞食身若海西頭
應有岸不知何處渡迷津
上人自歙而來盂中貯墨徧施檀越乃閒

募疏

水晶盂裏碧松煤白鷺翻將黑鷺來自是蓬萊
生火宅海中珠藏一時開

川上人西還附訓王仲房

龍山飛雪滿蓬廬多病年來懶寄書一片閑雲
行脚底爲余直到輞川居

贈川上人

閑雲𦐄𦐄鎖龍宮萬頃春湖洗碧空惟有白猿
聽講後向人長嘯月明中

有懷元美兄弟

春花落盡又芙蕖不得瑯琊錦字書目極天涯
心更折朝來白髮不堪梳
薊門秋色使人哀萬里浮雲暗不開幽興只應
愁裏盡南臺猶喜鴈書來

晏坐

空林六月每朝飢偏喜涼風肴夜吹晏坐不知
新月上爲看茉莉欲開時

画白鷹

蕭蕭氣敵萬人軍画作奇毛白錦文綠樹叢中
凝積雪黃沙壟上度孤雲

題画

深院曈曨掩曙霞暖風吹軟繡捆紗停針細語
無人聽閑徧階前夜合花

宿鸎脰湖

天遶𡼏灩碧山流萬頃平湖画玉鈎今夜愁心
落何處烟空一葉坐扁舟

雜咏

何用逃形與避名靜來溪得古人情谷口不聞

丹詔辟山腰長見白雲橫

聽歌

殷勤低唱䠀鬆鬟一片春心不耐閒老去只應
尋樂事整將白髮惱朱顏

題白頭鳥

朱闌斜轉晝沉沉新葉初齊復綠陰救罷鏡前
還自照忽驚花底白頭吟

題文待詔玄墓四遊小幅

春光著處使人迷柳暗花繁雲水低一路沿洄

光福寺太湖還在石橋西
山尖欲出沉青靄松頂長含雨氣新茅閣半開
安穩坐恰好景待幽人
山重重處樹重重一道飛泉掛碧松松徑寂寞
堪獨往白雲不起起孤峰
千年荒殿滿青苔盡日無風湖水開更是空林
春色晚誰人為掃落花來
雜詠
疊嶂連巒溪復溪青嵐白霧晝陰陰空亭寂寞

疎林下足有幽人會此心
九月涼風百草腓閶闔兒女盡啼飢如何野稌
垂檠實養得長須兔子肥
谿水幽迴隱路長鮮雲芳草自生香春來釀酒
千朝醉午餉長炊百日黃
秋江晚照圖
澹澹澄江杜若秋青山半斷白雲洒細看遠樹
通殘照已見長天挂玉鉤
白鸚鵡

藂藂戴勝染鶯黃別產奇毛似雪霜深養雕房
解人語鏡前對得着衣香
謝金圖南餉二泉天池茶
獨往陽冰聽松處自汲山中陸羽泉一棹梁谿
能餉我蓬萬今日起茶烟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序

送王郎中元美還京師序

去年秋王元美以刑部員外郎奉　詔棄決廬揚鳳淮四郡之獄平寛慎恤號無寃民俄還本部郎中七月之吉將還京師乃損書及詩曰是行也不可以無言予惟元美以先大司馬為之祖令中丞為之父中丞公方秉節鉞之任分

天子之憂具是文武芟夷荒夷誠開　天心感愴曰域元美即以寧覲溫靖有儀一時父子忠孝光於南諸侯元美妙齡登膺儁譽清劭而天與盛才蓄不盡蘊往往包徐孕劉出其所未嘗有雖工言之士當之者若睹睢漁而驟失其采游邯鄲而歸增甚醜如余之偃蹇淪棄尚奚足云而元美乃獨遺去聲耀剪剔視聽與之窮詰極難追用陳古之道施之於言以為快然余自念偃蹇淪棄于世久矣若復欲推而引之于通逵之中斷不已過乎況元美纂累世之洪業承國家之寵數宜竭心公朝以熙贊休烈然後雍容暇豫奏璆璜之響煙鸞龍之文協之雅頌與仲山吉甫之倫俯仰于天子之庭垂之昂彝竹帛令千萬世無忘其美不當與偃蹇淪棄之士商搉雕蟲也於其行姑以是謝之

送趙廣夫遊武夷序

自越而南行千里始入閩閩之山水最勝閩最勝而初得者莫如建安之武夷武夷者蓋山谿

有仙人武夷君莅處漢武帝時用方士言祠武夷君其山故云山奧絕崖壁刻削全石無土下枕回谿谿有九曲湍流折逆行二日所始盡谿路至是山益深負勢爭高其邃恠極無蹊徑可下上人適閩與自閩而來者無不言武夷之勝故有未至而慕之慕之而力不能至既至而弗能窮好遊者咸以為恨趙廣夫邃於學而以恬刻自高又遠託慕於武夷而王參軍君美賢而好奇遂要廣夫以畢武夷之遊廣夫喜屬余叙

其事余謂廉夫于武夷嘗未至而慕之矣今慕之而力復能至矣其至也必能振抜纎累揭其天標以釋余所謂向者之恨以窮其勝余甚喜手其為言也雖然昔吴均謂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其山水往往使人窺谷忘返閩之山水最勝莫如武夷又不知使人何如耳且武夷君後世多隱淪異人余又懼廉夫之果有合乎而未知其返也叙以送之

送顧舜祥授四川鹽課提舉赴治所詩序

蜀山岭岭巉束大江道徑四塞鑿山而通又聞扶阻財容人行行皆仰側與霞關起其下也若從雲墜而不知其所來反視故所繇徑則阬連谷迷如復無徑閣道離屬緣深迫高復有不測之谿鬱鬱浮浮目不可竟極過者往往為愴楚蓋古蠶叢魚鳧之國當井絡之次天地之外區也顧舜祥方授四川鹽課提舉均輸成都嘉定等七郡三州之鹽將行或有稱蜀道難者余以為不然舜祥端飭而雅孚信而不薄與人敬而臨

事忠自能夷險一致而其先相國文康公以弘度偉望為今天子所倚重者越有年載其子孫必不肯歛轡還車以息若事且王逸少言登汶嶺峨眉為不朽盛事而每馳心焉何則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若舜祥既受命茲土而又獲此偉觀能無情乎是行也於舜祥乎何有舜祥數欲余言余因賦此作為舜祥申別若夫衛牢盆謹衡石均輸以贍國用而流味於四方使民知利之所利而不知有

害遙為嘉祥以熙聲天朝取介位紹前烈者則在舜祥而已余不得而替焉

送狄博士之國子序

昔漢室之盛文帝尊鄉儒學乃因秦舊官置五經博士于時言詩則有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言尚書則有伏生言禮則有高堂生言易則有田生言春秋則有胡母生董仲舒而後世傳業者侵盛公卿大夫士吏亦斌斌多學之士其或致書逹主位列九卿咸極其道而司馬遷獨著

之列傳以為儒林故博士之職于今日慎其選上祭訓胄之重非通洽高行者不得由是任焉今狄君端厚醞雅簡質冲夷研討六籍屏居守志泊然不屈于世務以易中鄉試補青田學官能出其所有教授子弟灌溉滲漉者五六年而青田今知有狄氏之學名聲大著遷南京國子博士君於斯任也可謂克讐其文矣余友國子生徐道潛是古而邃于學明先生之道而無所牴牾今為狄君門人方與天下之士就灌溉滲

漉之下君又當出其所有發明論於金馬石渠之署使天下師心曲學融結陶鑄咸歸之大同不亦盛歟于是教化之行縣内及外可以覃及重譯天下又孰不知有狄氏之學乎非若一邑一州之區區鑽仰而已若徒分行課日使生徒趦趄進退於廟廡之間而無所可否則何以率勵多士以風四方乎今道潛屬余為序以道君之行久矣因書此以并質于君而欲進之于儒林也

送周君蒙良醫之任序

汝南周君蒙讀書屬文四十年試於有司卒不克讐其志以為士固因時而建功之路不一不肯碌碌復俛首諸生間而以先世嘗受奇方入掌上藥遂去充良醫而游襄王之府以發其所蓄積朱孔甫文學厚於君蒙相與謀同游之士若干人屬余為序以道其行而惜其志之不遂也余故為之序曰古者裂土封建諸王為天子之藩屏故置吏自師傅下逮僚屬莫不慎擇其

人而漢時諸王多賢尤尊嚮文雅天下博聞強識之士亦莫不趣而歸之其時則有若申公穆生入楚賈誼傅長沙鄒陽枚叔游梁董仲舒之在膠西大山小山及蘇飛左吳八公之徒之容淮南凡此數子足稱一時之選而諸王皆敬禮之而其國係以輕重名聲無窮焜燿王室今襄為名藩而聞王之賢不後於漢之諸王如君蒙之文雅其嚴君又以方伯之重碩德偉望有教誡之素其往也必克讐其志而發其所蓄積王

亦必自忘其帝緒之貴而接道之有禮如數子者之在諸王時也非直以藥石針刺炙療而已而莫志之不遂也且枚叔嘗以楚太子有疾設七發之文以發之言太子之疾可無藥石針刺炙療之而宜以博聞强識之士論說要言妙道使之變度易意而其疾自去斯其言可謂醫之至良者也若蒙從事於斯則聲名之焜燿有日得無亟其行乎是為序

侍御史八閩陳公德政圖頌序

御史之職冠法冠衣繡衣在殿陛之上則簪筆以奏不法巡行風俗則糾姦別蠹以肅清違湯積威所向靡不豫震古之所謂御史之職如是而已今八閩陳公以御史奉使巡行鎮常蘇淞四郡獨以為不然以四郡久罹兵戎旱潦頻仍加之此時之歛民之凋瘵寄命漏刻不宜束以恒憲公至之日乃遂決去准繩開張維新之化以文德之晦昧也則弘誘以樂育之武功之急棄也則簡稽以振厲之黎氓之阻飢也則賑贍以衆食之夭札之溢至也則醫藥以療治之戎士之冗食也則按伍以汰除之骼胔之棄野也則櫝以掩瘞之囹圄之煩苛也則緩罰以宥釋之恩澤之不普也則竭忠以劉跡之公之忠悃憂勤履道而弗悖煦嫗仁篤秉德而能沖至於吏之貪墨有戕於民者則又不廢恒憲下孚物聽上格天心由是靈潮翔涌乎雜舟雨雪不愆乎常候甘霖降於林樾醴泉出於川谷禎符之應穫穰而臻方之公雅避驄之謠文紀埋輪

之奏蔑如也豈非古之所謂大賢歟公既按部一年當復奏 天子天子嘉公之賢復詔蝺公拊循誠此方之至幸也茲以十月之吉言歸上都士民不勝感德悵慕之私某偎屬諸生謀蒙撰按於公是行其於感悵實倍恒品輒敢倩上圖公之德禎而系之以頌以為使歸之獻將俾婉美往哲岳之未今尤以見 聖主之得賢臣政平而頌興也

送歸甫趙長興序

古之人其傳於後世者以為非今之人所可及皆過論也熙甫明經行古之道其為文以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為法其為人恬惔敦實淡湛簡素口雖不能議明有造次之才然文敏而辯其述敘事理治亂成敗若日星之照焯白黑不相混也熙甫雖生於今之世豈可謂不及於古之人耶且熙甫非古之道不行非古之詞不法天下翹首歆其風聲而乃數不讐於春官之試佳歲始舉進士第次又下不得居承明近

侍之列鋪揚謨誥之詞而出為長興吏使之煩促於薄書諍訟之間此殆古人之不遇時者也人謂熙甫必邑邑不懌而熙甫乃絶無芥蔕以為能自專使百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聲名施於後世者唯郡守與長吏也吾安用邑邑為哉是知熙甫之賢誠不異於余所云也余與長興徐子與善子與仁厚篤雅亦不欲為今世赫赫之名而又能知熙甫喜熙甫之莅其地也數以書來言其民俗之所宜他日倡熙甫之化使百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名聲施於世者必子與也是長吏與民之賢其道相濟而化實相參非不遇時者矣又今刑部尚書晉江黃公嘗為長興百姓蒙其德立祠五峰山中子與屬王青州元美撰為遺愛之文余則丹書刻石熙甫之往也其可傳於後世者當不後於黃公余將操筆以俟而以告子與

送大中丞觀所周公赴江右治所序

三十有三年春惟蠢狡夷弗諶弗柔褒其凶頑寇

我東鄙肆掠境內江南數郡之間靡沸而不可解列枝緣戍屠潰者相望徵兵四出淡汰騷然煩費矣由是　天子為之旰食公卿大夫勞於校筴時雖日勤致討而阻衆紀威未即殄殪公時以御史日膺誕命巡行大江之南監其軍事以董不虔夙夜罔懈乃弛乃張建忠弼之謀奮鷹揚之烈申飭明誓以速天伐且兵旱相乘俘羸狼顧千里之內化為寇墟輒便劉奏大飢上啓　天衷散其廩積以賑羣枵是時民安寇遏

底有茂勛郝勞未幾荐有暫學之命敦懿博夫之度弘碩淵粹之學進式多士聿觀厥成迄茲十有一載然仍罹大水昆雷未夷百姓流離寄命漏刻而晉斷精專仍任公鎮撫兼之節制以還舊邦以綏眾志公尤殫竭謨猷潛機達變不矜不伐示德示威內輯瘡罷外摧狂醜治於寢闢罷警而常以居安慮危榮規伏能克嚴備豫屬者冦果以歲久弛備復遘風駕舶沿海內伺而不知我備既素臨戰之日曾不挫刃而俘斬

略盡所謂隻輪無返者未之過也士女恬嬉行旅驩通以為公真柄是文武之道施功德於民非一事一日而已咸相与肖公之像而祠之使無忘於世世古之方叔禦侮詩人歌之允國藩伐揚雄頌之而足師摸之重是公蓋度越二子矣今　天子增公之秩移撫江右將擬日以行咸復相語曰昔公之來若渴得漿若寒得衣今公之去是吾之飢且寒而失漿與衣也如之何其弟思余方荷公展顧之隆而公之道又得民之深若此其能默默乎遂敘不腆之詞以為公西行之獻若其道大化光必當入贊皇猷比跡皐夔魏魏中興之績工言者將復秉筆以效於常之書不敢贅也

濱州別駕金公五子字序

濱州公子共年四十始有子王太史繩武為文賀之曰昔商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欲為更取室而孔子使之齊母爲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濱州年過四

十復生四子人亦咸嗟異之以為濱州之克邁種德而太史有以發其祥也時太史名其子曰允成後濱州自名其四子　曰允殖允文允武允揚而命其婿蘄州別駕顧舜祥問字於余余辱濱州之知重以別駕之請不敢辭竊惟古者名以制義字以尊名亦所以釋名也曰允成者生而信能成其宗紹其世德且復協於商瞿之徵實天啓其胤而俾之蕃昌也宜字之曰胤甫曰允殖者殖者滋殖也物之滋殖於土必有茂

美之華行之滋殖於躬必有茂美之舉宜字之曰茂甫曰允文者經天緯地以成其道則謂之文文不惟能責其身亦足以昭其憲於世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宜字之曰憲甫曰允武者夫武固不可黷而戡亂定國則非武不克詩云於武之服以定王國宜字之曰定甫曰允揚者書曰明明揚側陋揚儞舉也君子負卓異之才雖居側陋之中當必為顯者之所儞舉終不以側陋而或遺也室字之曰儞甫夫字固所以尊

名而釋名之義然德不成者則曷由以昌其亂行不殖者則曷由以茂其譽文不責者則曷由以昭其憲武不克者則曷由以定其國才不卓者則曷由以副其儞是字非徒釋夫名而尊之也而亦有規道焉今濱州五子咸穎惠駢秀而專於學遊儁造入國子彬彬有聲是必能弘樹世業者也余遂以是字之復釋其義以規其成以符命名之意而書其說為序云

送邑博厚菴許君遷國子博士之任序

邑博厚菴許君類表人也類表去京師萬餘里累不弟于春官之試直以跋涉回遠遂屈教茲邑君之志以為邑博職在清簡日與羣弟子聚而習焉將復益邃其學而弘其詞必有合於春官之試而後已也居甫三年君實能以師道自任而弟子咸澡身浴德以就其模範而不敢惰其師之教由是君之譽寖以聞於諸公間而至有博士之拜時或以為君之志竟不獲伸才之大者果不獲盡其用也余獨以為不然昔司馬

遷讀功令及廣厲學官之路而至於興歎今博士在太學恭訓胄之尊發跡釋疑俾濟濟多士卒底於學以為邦家之楨所謂太平之原其在茲乎且方今國家急於用賢其于世也惟賢之是任而未嘗限其資三山溫公其資固不異於君也屬以御史為吳郡守再遷而為中丞受天子之寵命董節制之師以臨塞垣於國家有干城之重天下亦皆知有溫中丞是誠以賢而不以資也然其事豈遠哉今君有瓌偉博大之

姿通敏練達之識而又佐之以經術之醇雅其施於政也必能推引其績自著美譽以賛揚中興之化如溫公者如是而君之志豈果不獲伸而其才果不盡用於世哉余旣知君之賢重聞君之拜是職也然後知諸公未嘗以資限君將欲大展其才以爲君發跡之始地君行必當酬諸公之所以望君者而不冥自少也余不敏輙敘其言以道君之行而因以爲規云

賀太學君魏濬甫五十序

魏恭簡公以其道自振於濂洛之後號爲大儒而光祿典簿公爲恭簡從弟愷悌仁厚克恢世業雖躬處末僚薰然以長者之譽溢於士大夫之口若古詩句之與伯華兄弟之美豈不相娓乎今光祿之仲子太學君濬甫溫醇易直和粹夷雅交於世也未嘗有詭異之行讀書爲文尤能探討與賾刻厲不怠而卒不克譽其志乃檢誨厥子並以才儁登造士之選心通而藝專識朗而志端知者莫不詫異之而又歷聘名士與之遊居以勤鐵礪之事父子彬彬勿其家法爲魏氏良子弟信乎盛德之積有不誕昌其後者歟余以是知濬甫矣濬甫與余友善家邑西郭外信義里屬兇亂徙城中時從往來其仲子大用每以文字過余尤數今濬甫年五十而大用與兄大經請余言爲其大人壽余生與濬甫同歲後濬甫五月而余跼蹐衡茨衷痾荐至有子蓬疑歷幽惙惙不知久生之歡濬甫承世德之舊綏賢子之奉而又能沖退養眞飡服丹餌雜

蒔珍卉逍遙園廬神完而氣適以永保性命之期余視濬甫有若遊於方之外者辱其請不暇自憂大爲之喜而有慕焉濬甫豈誠樂乎遂敘其意以復二子以賀濬甫

送董山人歸將樂序

徐使君子与爲汀州時始識董君於將樂君善画往歲因延君長興君嘗爲余圖狀圖成傳以示人人皆諠然相指笑以爲酷似余余固不能自識其似與否至觀君所爲與人圖狀無不酷

似亦不必盡余之熟識凡一與余邂逅接顔者
皆能使余卒然識之而知其為某也余尤自媿
生且七十九年初不自識其狀一旦乃由君識
之而歎君之善画也且不特其狀之能似往往
於其咲語動止無不寓之點染毫末之微君真
能出於形骸之外而得其神矣夫神不可見是
亦以神遇之也時余輙綴言贈君以優孟學孫
叔敖事以發君之神士大夫聞余言者以為必
有實徵莫不爭相薦援謁君圖狀而饋遺君君

遂久留吳越閒而名益著今以其地多警毋氏
春秋高即决然欲歸而別余山中衆推挽之不
能得於是某等復請余言以伸睽離之思余既
愴君之不能留而又嘉君有孝至之行非直挟
其技津津自喜浮沉而專取資於世者也乃復
因諸君之請綴言以道其行

送蘄州守滁州石侯入覲序

天子四十有一年春正月元日惟大朝會羣牧
畢至考其行事殿最黜陟之以敦勸沮由是蘄
州守石侯將奏最　天子其僚友吳郡顧君舜
祥與古歙李君元峰方佐侯之理事必受成於
侯乃集以侯之弘風長譽辟猶雕鶚之厲天區
舟檝之汎溟海而其最于法當陟懼其去而無
所模範也舜祥乃遺書千里屬余為文發其所
以顧慕於侯者且曰嘗出余所為文示侯侯即
喜其有合於古顧非余之言亦無以有合於侯
私竊媿且幸焉而不敢以辭余惟吏治之近乎
民而能興利除害還澆使淳者惟郡二千石與

州邑長吏而已故漢宣之世特重其選稱為中
興今聞侯有夷雅端粹之德而持已廉公臨事
敏察决訟不為苛細巧刼之法而獄無寃聲歳
賦有期租無宿負屬景王之藩道經于蘄供張
之費數以萬計所至郷縣罷於奔命而侯調度
有經每事豫集吏民皆安舒不知有紛張促迫
之煩侯亦蕭然洗手奉職而罕嘗自矜其能侯
真賢哉矧侯博學嗜古尤以經術緣飾吏治俾
民獲其利化醇而俗茂即中興之良吏無以加

也其徃也必得上最以膺顯擢固不當久留於
蕲然蕲之民將復有上書留侯者使得賜金增
秩久於其治而侯之来又可指期以俟舜祥姑
無有邑邑於懷者敢輒書其所聞為送侯序以
復舜祥而謝其所以遇知於侯者

送浮梁吴先生之任海寧序

凡士之舉於鄉會試禮部登乙科及下第者選
授學官三年法得再試唯選轉它職則否國家
將以博采天下之賢而亦以賢者之不必盡遇

於一時也浮梁吴先生之不遇於時也為學官
於茲者二年矣側聞先生之於學也旁采博綜
研幾極原目未嘗輟觀於書先生之於為文也
含精漱腴擷藻擢穎煌煌乎參衆妙而獨得且
貌恭而氣柔言確而行敦不飾矯以技異不取
同而委隨學者尊之齋其進趣方將崇弘濟乎
人倫行當賈勇乎甲科奮巨鱗而縱淈漲張勁
翮而乘積風辭尺鷃於蓬翟謝涸鮒於潢汙誠
以先生之賢殆始不遇而終遇矣屬者監試類
表甫竣事而遷先生為寧海令而又平限於法
之所不得為以譽先生之志余由是益歎賢者
之不盡遇於時其遇者又未必盡如先生之賢
也且寧海海壖下邑島夷出入郊坰之際師旅
之所蹂躪百姓駢跡而錯處其間如是者而乃
以先生居之是猶驅驥騄而服鹽車也雖然賢
如先生其於民也必能興利去害以覃安瀾之
化弭境外之侵垂功德於遐迩曷足為先生少
哉余弟允濟承先生之德教乃徵士大夫之工

言為詩歌以道先生之行余素叨先生之知尤
知先生之道光大始嘗以為先生惜終又以為
先生喜遂書其略以引其端云

送朱憲副赴閩臬序

言山川之勝者必西至蜀南至閩至粵始極焉
然皆去中州數千里而獨閩為近閩雖左控滄
海右連百越而水陸道里之險阻于蜀粵惟得
其十之一二焉故凡仕宦而至于閩者稱為美
仕孟春之吉憲副朱君受命選部將南轅閩中

相與之士賤餞盛集且美手詞余既序君父子之知而媿無以貺遠輙敢申之以言而且以見君之是行也蓋不特為美仕而已惟君以文雅貴仕世其家自唐以来千餘載而于今尤為最著元兄太宰公有學望為朝廷重臣端鎮雅俗子弟生而承蟬奕簪纓之舊不知有黼績粱肉之榮感恂恂有萬石君家法太宰之尊府侍御公君之伯父也亦嘗按節閩中德刑之政浹於来茲而君又以馴謹自固之道克實敦茂出其

齋畫贊是寔府以為賓僚之良必能克紹休烈以永永稱賢者豈特美仕乎云哉若夫山川之勝雖不欲昌志乎盤游當自得於豐暇閒逸之餘以發其歡愉溫麗之什他日有道余以閩之事所謂知吏事而能文者在君而已若曰不然吾不信也

贈大雲菴雲上人序

釋氏自如来初未嘗與中國通而迦葉摩騰及竺法蘭始以其經来至于洛下迄今已二千餘年其斥而闢之者不可以數計然而王公大人以至秀行高德之士往往猶依慕而尊禮之者何也余以為釋氏之所以異于我者固無足論至其為道真能絕嗜欲出死生了性藏仁冥真隨順而與世之矜榮誇權競險闘進經營毫髮之徒辟循重昏之與朗照若釋氏吾庸盡斥而闢之耶此其所以同于我而能使天下依慕而尊禮之者非妄也余性多妄執而與時僂違獨于釋氏乃喜與之游蓋將嘉其所以同于我也

若雲上人者服道於本郡之大雲菴大雲為集雲寺之別院廣陵南國之故趾寶曇法師之遺塔在焉地挾偏奧景育幽奇古栝交清深池環映信禪剎之名區也余與集雲性公為方外交涂一十載去来往復必經行焉且上人嘗師事性公智涼慧辨兼闇藥方法趣玄超旁舍風雅有若斯人雖未必盡通其道殆所謂釋氏之秀也夫既以其地之勝而復有其人故余尤喜与之游焉郡之諸寺都綱缺員久難其任而上人

乃權示應身屈領是職于是文學之士與上人游者咸以為上人之為是也必能慎攝律儀堅持教戒依勿圓倫應形殊對演一音之教闡六道之遺者矣豈徒然而已耶而吾凡與上人游者於言不可廢且以余能知上人與其道之非妄遂屬余為之言以寵其事

水東日記序

水東日記若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其書專於記事覈古綜今關諸軍國號為通博

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淞水之東名為水東日記云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英帝北狩六師陷土木九月郕王即位屬益屯通都城公時屢奏封章皆當世急政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兼管屯田獨石馬營等處事務公方有功於邊以父憂去職英帝復辟起公衰中令無遂服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至則從征蠻府梧州兩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通鹽利令商賈得出境市鬻憲帝即位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州公至益開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餘匹繕治屯堡七百餘所上嘉公忠勤且録兩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卒賜謚曰文莊公精明経術練達制度廉恭孝友兼體數罹當版蕩艱危之秋而尤能奮忠言嘉謨以匡翼其主自初官通歷三十餘載更事三世凡國家大議無不關決於公眷遇甚篤然位不滿德年不逮老而諸公咸有不盡用之

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雜客惟購書萬卷曰耽玩以自娛殆廢寢食故其宅所著述於諸公為多公之玄孫公燦文雅醞藉能遵其祖德因出斯藉屬余題叙其首遂謹述公之豐功偉德被于當時而足以儀範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若閎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徐相公少湖榮壽詩序

皇帝三十有二年相國少湖公壽届五袠其月某日粤惟誕降之辰某官謹合郡邑搢紳之良

某等相次為詩歌以致遐祝以某厚公之知命為序引不獲有辭起而言曰華封之祝聞于記傳眉壽之什列于詩篇展義陳詩有來攸尚今少湖公人倫龜玉朝佇龍鸞粹朗清夷宏通恢裕休聲播物俊德在躬久擄啓沃之謨上協都俞之美出入華殿師長翰林年甫艾期任隆梶位天之所賴帝是用休維岳巉巉昔表降神之慶維公赫赫日臨生甫之期丹英金舒振朶蓂于春回緑泉初渊媚淋景于芳原欣萬象之榮

光來九皐之秀色闡含紫氣星潤黃明闢華堂以布筵汎霞漿而極宴承雨露之殊渥睹鴛鷺之充庭遏紗響於行雲招長繩以繫日亾既醉止于胥樂兮况乃臺跡黃金挹高風于千載京居句玉龔膝槩于三山態經鳥伸不尚延齡之術巘棲谷隱未為探道之精蓋將爕陰陽以若時賛化育而成務于彼黔黎之衆共躋仁壽之區斯誠屬聖主之欽明所以遂良臣之樂事迨惟廊廟遽數瓊玖之詞遠及江湖迭奏寘簧之唱畫案中之盛典致天下之傾心無謝古人有如今日某等既厚公知又重其請敢以先馬拱璧之义操斤郢匠之門用約餘言編之右簡丶

平黎詩序

黎故蠻別種也去京師萬里在南海中其地多高山巉峒逕道阻阨危害不可羈縻而致其最獷悍者惟羅活不與他等羅活東抵榔温西棲岐猿南襟榔根北枕鷓鴣廣延可三千餘里而瓊丹崖萬四州外環其壇十居其四且以絶遠

兵不能至往往剽殺將吏悪㬥罪稔逋逆天誅者四十有餘載今天子即位之二十年秋乃詔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珣師師討平之仍命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蔡公經節制中權參戎將軍程鑒等為偏裨大發兩廣募兵十餘萬人分道並進粵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兵畢至羅活諸峒大破黎賊斬首數千級餘皆走隨阮谷間死者以萬數至明年春三月十七日而師還是役也後軍都府司教唐子中以秋術從征

安南事平復辟在柳公幕府祭定討荣而四會覃騰竟者時亦以拳猛義烈散其所聚數千金與子中募壯士出死力破賊與子中皆坐上功而騰竟舟覆竟溺死海中未幾而柳公又薨于是子中騰竟之功遂不復録故子中情激痛騰竟以國事死終無以自明乃上書　天子刀筆之吏又抑歆而不揚至今十五年矣士大夫聞子中者莫不為詩歌嘉歎之而子中要余叙其本末子中伯父與余善知子中從軍功多遂為叙其本末且令後世知圖難忘死著功殊域有子中與騰竟也

平夷倡和詩序

明興垂二百年天下厭于承平守衛寢弛民罕習兵今年春閩海巨賊南連犀夷剽畧得氣遂分其衆浮海東行進攻太倉上海所過燒燔積死彌野百姓奔竄無所歸命聞賊能鼓刀如飛多以鋭兵要擊取勝于時鷃冠袂服之徒皆喋閉蹴縮莫肯出關時惟郡別駕任侯素以儒雅自飭一旦援桴誓衆奮其忠勇以為賊勢甚鋭即不能困後誠難服遂提所部士卒數與賊遇且馳且鬬日夜嘗數十合然士卒散弱每至阽厄而賊亦稍稍遁去侯時身被三創益慷慨未嘗少沮以為兵不勤習無以立懂乃專勤習士卒與共辛苦所受犒勞輙分賜之且以祭死事之士侯性不習水險親擊櫂大海中以壯其氣戰罷引軍還壁侯獨單騎馳射為士卒後嘗有生俘抵囑隷足侯怒立抉肉啗之以此士多感激樂為之死故侯是役曾不幾時而散弱盡為勝兵萬夫熊熊齊其心膂以謀則順以戰則克賊衆挫衂力盡東鄙而又能焚賊寶王以肅威稜分功戎臣以辭上賞此其行事過人誠不世出也且侯嘗移莅崐山所居茹蔬飲水無異韋布片言剖斷洞若神明廉疑少恩而侯實恵愛是以侯每遞俘道經茲土士民往往感泣喜侯来歸願復留侯居守内地以至兒童稚齒皆知有任侯之賢人又言侯前嘗領縣其民皆刻石

頌德今侯於斯其功烈又如此漢之循吏莫如黄霸而不可使之將兵名將莫如李廣而不可使之涖民而侯則兼之侯誠不世出也以侯之賢行其議於朝廷之上必能揚武除暴俾獷夷泥首遷情示天下中興巍巍之業而濡恩澤于無窮惜其兵微用卑日令與殘兇角逐技驅萬死之地縱侯忠勇不世其于盛天子用賢之意豈不謬哉昔公孫昆邪循能以屢泣請武帝方今有氣力者不少卒未有以侯名聞於上者何

哉比太學生牀秩京兆尹公季子也端謹好義能以侯所為軍中詩傳誦士大夫間聞者無不欣忭起立以為雅歌之遺遂相勉次韻為詩生因合為大冊仍屬某聯綴其事以申願慕之意竊念其疵賤不宜以枯槁之辭蕪穢鴻烈誠以旂常竹帛之書庶必符於今日而亦以醜鷗兇袪朋之徒齷齪竊祿位以自得而不知愧者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君以為此五種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所得禊帖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王大臣者於時詢摹特為逼真即勒寘禁中以故人罕傳搨石晉時為契丹携徃流落定武慶曆中韓忠獻公埼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李遂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守定武以石代輸匣寘藏于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沓至乃刻別本應之子紹彭又模之它石劖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而定武

蓋有三本矣且古刻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二種尤延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伯以肥者為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劖損紛紛似無可據褚遂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休寧金君偶索書其後姑述其始末云

居庸詩序

居庸詩者給事顧公之所作也公名存仁字子奇嘉靖間舉進士為餘姚令以治行擢拜科

給事中到官不握齱同世之毀譽言事多持
朝廷大體世之所不敢言者而公始言之公剴
直忠勤無所顧忌不言綜不已也故卒以言事
讁居庸而此詩乃居庸時所作恐歲久散失曰
命其校勘裒集之仍題叙其首竊惟古之爲詩
也本以言志也故觀列國之風可以知其政治
之興衰觀一人之什可以知其性情之邪正非
務爲靡麗取飾當覩而已公之是作也因事附
詞因詞寓旨大抵詞暢而旨遠雖竄身羇離之

俗環兎之區而未嘗有嫉憤怨誹之詞觀公之
詞可以知公平生之大節處艱危顛沛之中能
不失其情性之正斯謚不謬於古矣其不敏輒
述其大略而爲之序

荆谿唱和詩序

震澤之西有荆谿焉谿之上有連山從横絶頂
與壑積岨負勢愈深愈峻蛟蛇龍魚虎豹麏麚
竹樹蘭蓀宗生族聚而神魂怪魄淑氣靈精雲
蒸嵐飛蓄洩雷雨萬狀不可名究恒杳若世外
往往隱人秀士咸喜託跡而遊其間既遊而出
猶褰産不釋其勝於心必爲詩歌以發之余嘗
至谿上留旬日惟得詩三篇卒不能竟其勝而
還比上海顧舍人從義字汝和爲谿上之遊亦
復旬日所與唱和詩乃至百餘篇且其緣事附
情鉤奇抉豔多出意外之語以相取高而未嘗
見其乏思余讀之津津乎獨神馳乎是遊而媿
其才之拙也于時與汝和同遊屬而和者凡七
人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人姚昭字汝晦董宜陽

字子元馮遷字子喬朱察卿字邦憲姚遂字以
良姚遇字以奇皆同縣人汝和方詣京師以書
附子喬邦憲屬余爲序而以未獲接顏爲恨余
既嘉歎汝和之才茂而又猥加意於余不敢以
辭不敏遂爲題其首而名之曰荆谿唱和詩云

題梁伯龍遊越中詩後序

余嘗以爲遊亦有二道焉而皆寓乎勝其于道
茍茫然也則雖登太山履日觀未嘗不若適乎
壞而行堀堁閭罕對其脛之一毛也果何勝耶

而山之勝固鬱然也是勝嘗在山矣雖然余好為名山之遊久矣而卒不獲一至焉吾嘗夢而遊焉真若凌千仞之嶠而逐乎雲嵐之表時固未嘗有山也而勝果在山乎是山與我乎果孰勝耶且吾未始遇乎山而徒以夢得其勝是挾吾之空勝以赴乎實也若必待與山遇而勝始出焉是又以目勝也則不若吾夢之猶有神之說者存也伯龍嘗有是勝而卒遇乎山以發之而又有藻蔚之什是能合其勝者伯龍真能遊

矣夫既與山合勝而即未能與之忘焉是猶有勝心也勝既合矣而又若向者之遊焉而未始茫然也則坐進乎道矣

贈王按察伯和序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一塗天子仍有徵名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辟或從事能高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經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不遇之歎方今 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止甲科而徵名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往往至於齒危髮秀偃蹇摧折蓬茨堀堁之下罕寄一命以攄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嶄通將無弗為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之資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詞以希世業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爭雄六館之士而卒亦未有合焉會屬者 詔下太學生有能以貲贍國即無論年資輒為破格受職咸以為士之不遇於此而遇誠不世之典

也伯和乃屈已應詔得按察知事其姻梁太學汝掄將往賀焉而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莫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貲為郎孝友莫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士之久困而乍逢其時不當復泥於一塗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遇矣王大理允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紆組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也伯和服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

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外端在於此伯掄執余詞以往其誰曰不然已而曰然遂為叙而書之

華陽館集序

夫文麗昭天地之象辯名物之數闡皇王之道通神明之幽而敷為著述比興之作章施制度遵宣民風積于中和化成天下而文之時義大矣然亦係於運之盛衰氣之淳漓才之偏專各因所長不能兼美苟能兼之而使之彪炳光耀

于世稱為偉人者厥惟大中丞江右晹山公乎嘉靖中公舉進士授寧吳縣以廉平理劇政以慈惠撫悍黎以察敏剔姦蠹名蹟颺扇旁邑歸高三年拜監察御史秉憲不阿讜言所奏關決大體是以天下服其節鄂還南京通政司參議喉舌之任公有餘而既而出司文教士得師模顓蒙闢通鄙吝湔灑漸漸興行咸就中庸恢儒之風播于聲聽累陟太僕大理少卿明慎端審務在衆躅國無冤人有皐呂之理尋轉御史中丞保釐東土糾督諸部不為吐茹振其紀綱以肅違慢比者夷寇潰入海壖復肆劫掠數年以來荊棘之野未盡妥息重罹寇震靡所歸命公忠憤惻中建牙海上簡稽偏師程才量力出其驍銳口授成筭海艘飛令電閃霆擊揭竿而殲之曾不淹移乎無遺醜腥沫澄晏萬里安瀾畎畝恬嬉以奠常業而公猶不敢自伐益固險備救寧其民　天子特嘉公勤勞寵賚增秩仍留舊任用光治久化成之偉烈於時和門寢閑政

府優暇愈益研求經術游思文藝以極著述比興之旨故凡平時感物叙事講德匡時登覽餞勞為詩歌賦頌答問條教之文若干篇編次共若干卷別為華陽館集蓋託名於嘗所游居之所見雅志焉而授簡其属序自其與弟其為諸生時謬辱公之遇覯濯其泥塵於稠人之中加之拂拭使改視爲幸皆叨弟接跡朝倫庶幾竭心公家以毋為公羞故受恩最深承命之日雖復逡巡辭不獲已竊惟公秉純懿之器蘊弘達

之才包渕邃之學遭中興之盛立政立功罔不以文飾之藻身華國而所謂典謨雅頌鴻醲渾噩嶽世作則者公皆根緒索源得其歸趣不若幽人畸士呻吟衆怨以發其噎鬱無聊之思於烟雲草莽之間俯時泯沒而已而公之是集也豈不偉哉至於公之宅時近侍顯尊柄用文武與三事弼亮黼黻皇猷敷大宥褒纍昂之詞又非今日所得而濫述也

青蘿館詩序

嘉靖間余友徐子與以進士初官刑曹即有能詩聲故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山西按察使吳郡王世貞于時同官遂相砥礪聲益藉藉起矣處士臨淄謝榛故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為吏部主事荆楚吳國倫為給事中故刑部主事嶺南梁有譽皆集京師屬附之各竭所長以出儁語故刑部尚書吳興顧公應祥甚有重望善鑒人倫以為數子者並足馳騁古人當世不能儔也數子者亦復知余子與後自刑曹按徹

吳中特枉車騎歡循平生禮出度外子與殺敵而氣和神逸而機清言辯而意舒愛博而仁至能令人出脐腑而不自疑予謂子與於人將無不歡然交通也然耿介之操未嘗隨時詘毀之聲得於異己尋出守汀州復補汝寧守左遷長蘆轉湖廣按察僉事今為雲南參議由是溯大江汎洞庭浮漢沔出夜郎太華點蒼之奇峻昆明洱海之邏僻殊無隕葉冬有縣花絕地窮天之勝恒落於荒憬幽渺之區此惟懷才羇離之士能專而有之子與曰是遂得備僻寓其勝於詩以泄其憤懣難平之思而往往每出於常言之外新都汪惟一師事子與嘗繕緝子與所為詩自初官以迄于今刪取若干首勒為六卷名青蘿館詩梓之而屬余為序惟子與知予知子與者亦莫過於余乃為之序曰夫道麗事而見事因時而行事不行則鬱於志志不達則昌於言言之昌者為文文之約者為詩詩固文之蘊也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非

卓犖之才不足以瞻其體非玄解之會不足以
究其末而予與之為詩清雄冥暢穠潤秀逸達
有所託迺有所懷興文成篇意無乏緒故知事
適其變而言出於常理會於玄而才究其美昔
詞英諸公若梁之任昉丘遲沈約吳均陳之沈
炯唐之沈千運孟郊錢起丞遷起吳興而予與
乃生於千載之後誠能馳騁其間斯亦豪矣郎
數子者又昌以加諸因論次為序而題其首予
與名中行吳興人

贈郎武太守江右古華賴公滿秩留任序

漢史稱宣帝能重守令之選且令久任以盡其
才而百姓皆相安其治故其時多循良之吏號
為中興今 天子明睿濬哲沖年嗣位三事獬
亮日圖至理以臻中興之隆而守令非選賢莫
居由是江右賴公始以其官出守郎武夫郎武
地周七閩有連山複澗之阻民俗狃獷而又經
兇害瘡痍之後勢尤難為惟公之賢而為郎武
也以端毅通亮之資包淵懿滂博之學關廉卒

簡直之度加之以聰麗練達文才唯古酌今首
程保約之規不使其民之淪於俗濟寬於猛繼
立條鞭之令必使夫刑之協於中其折獄也應
物以誠罔設鉤距而群情自歸其摘伏也臨事
致果不施巧劫而大猾自屏春行於野則朱轓
暢轂悠悠廢正以省不足之耕而農以勸月試
諸生則青衿玄弁濟濟相趨以展有餘之學而
士以興以至剔吏胥相沿之奸損共張無經之
費剗剔賦歛均一徭征繕葺關梁更治道路周

巫擁駱羨雖極災凡事之有利於民者莫不舉
而行之有害於民者莫不吹而去之孔哉懼惕
之風反其狃獷之習扇以煦嫗之惠泯其愁苦
之心行之三年郎以大治惡無不癉善靡不彰
境絕寇民廪有餘積財用肅給札瘥消弭古之
所謂循良者何以加諸昔家君嘗守茲郡庶幾
克勤厥職從民所安時丁兇艱而屬縣泰寧光
澤未有城守悉為經畫以固險備牧寧其民然
去郡已十有餘載莫就紀錄而公獨追討舊績

創建三祠至方之國僑名父康人屬已永示民則此又公之與人爲善之大公俾士大夫之事業不湮沒於後世殆非循吏姁姁者之所及也公今滿秩復還治所其郡民知某州事陳君謨與吏民咸喜公之留得久被公之化而欲公之鴻名長譽昭灼邈迩不遠千里請言于余余兩獲覩公之光儀載獲聞公之美政非常而結於人者如此其容以不敏辭敢輒綴言比之謠頌以復其請以慰悅其吏民愛戴之忱抑恐治冬

化成遷轉非次即攀轅卧轍之叟尚何能滯公於一方邪穹碑岌祠表遺愛者自可計日將復垂筆以俟

薄蹏書序

夫假言以通心莫尚乎尺牘所以申獻酬便往復也而或稀闊數年曠隔千里懇懃綢繆之旨皆撮敘百言於盈尺之牘欲使之見事識情以次言面之歡誠文辭之不可忽者是故其體質其辭簡質貴敷而暢簡貴要而精太質則鄙大簡則疎除其繁複以出殊采尺牘之旨也陳遵造次口占百封古今美之亦意足而止豈在於冗長哉至有鴻才巨筆而於尺牘多忽而不備君卑於書記之任斯爲劣矣吳興凌玄旻文學奇分天出雄志邁倫研百家之言摛瓌麗之藻而於尺牘尤極翩翩積久成帙命之曰薄蹏書按漢書應劭注赫蹏薄小紙也今稱薄蹏蓋互言之即尺牘之義也玄旻方剞劂之而以書屬余序引其端友人王百穀復言序玄旻書者已

十數餘家而以不得余言爲少余言豈誠足爲玄旻輕重哉不能辭遂書以歸之

汪禹乂暨元配程夫人六十偕壽序

新安汪君禹乂嘗見余所爲文若詩于其同邑程于行氏以爲有合於古不類於今之人去年春遂垂扁舟訪余敝廬又以余不爲浮言諂行以要於時留一月始別去其後連得君書殷勤綢繆忽若晤對遂不知與君有千里之睽遠歡踰平生焉竊惟君性姿聰辯博綜經緯旁搜子

史百家之言為文刻意司馬子長比興之作尤翩翩殆無乏思比為諸生時即起長譽及隸名太學而司成秦公若陳公范公咸推重之不以時之齟齬軒輊君君亦自以為然一時鉅公如司馬汪伯玉中丞方定之方伯江民璞山人陳達父王仲房与為石交益弘通人之致袪世之近情放跡于黄山白岳間萬曆改元 詔徵賢良長吏以君應詔敦辟不就視之蔑如也君真賢哉而獨不遺余之疵謭而過為奬餙是君何

與人之厚一至此也且程夫人為少保襄毅公之後出自名族夙標懿範為婦能去攸遂有蘋蘩之美為母能均異出有鳲鳩之仁中外推賢允堪女憲而招亂懋孝神情醞藉藻思清越流聲士林克闡義訓今君與夫人偕壽六十數當一周將舉觴稱度金子志淇君之館甥以余叨君之知特謁余為引祝之詞夫以君之賢九應南都之試不登夫薦書抱成藝而無所施於世夫人之替德而不因以顯魯於彼者必豐於此

其躋享遐考永綏厥養天實有以祚之也祝之宜也其何能辭輒復綴其言歸之金子用申無彊之祝而書之為序

吳郡俞允文著

記

遊馬鞍山記

崐古婁縣縣之山馬鞍艮次形勝旣麗不類土俗歛驕奢華歲向春鄉里通衢之人闔戶以往士豪强梁𩬃以相勝窮獨貧賤賴以為日當其時人有羸者矮者癡者瘠者跛者殰者口噣者癄痔者聾者耳偏枯者眇者瞎者矇瞍者手黄

者皴類者鬅如施朱者肥豕腹者韋條長者鼻皰剤不雕鼻纖者口耳缺者廣額突脊項禿鬜鬈者首縮而足摇唇掀而齒豁者面五色具千恠萬象或數疾而同一人或數人而同一疾如是之人老幼男女蝟集蟻擁或羣而嬉或列而行或扶距走鞋或張拳搴韝或喜相弄逐或怒相持擊或提罌挈盂絡盛壺餐或邂逅交遊扳連而往或握手道舊或倚樹歌咏或乘興而至興盡而歸或興盡而歸援之而止或以事牽道

經而遊或以遊至事牽而返或戲謔人貌或滑稽射遠或恃勇乘危或反接特行或喘或溺或嘯或笑或坐或臥或俯而僂或揖而讓如是之人不可殫狀山行郊游巷集道隘當其時人有鮮好衣服張蓋擁衛瞋目咳唾擬于王公役童雋妓曜色增態挽袂憑肩迎風掩笑千聲百氣美影驕豔枹鼓捉金鳴絲擊筑羣呼聚飲列炬而還如是者士豪强梁也翠鬋金璫朱衣華裳拂擊日睛五色並煇足若蓮瓣輕盈點石剌蔦

鈎蘿丹碧支裊數步之內香澤噀人左右侍女前呼後應人莫敢仰坐口評論如是者皆士豪强梁家也夾道驩呼笑罵騰踊卒然之間目不及張遺簪墮珥破襟絶襦婦女鬟髮彷徨孤立日落神沮垂首歛色如是者男女交錯也其侶聞之莫不蒙面疾行自謂至此死有餘恨乃今屏跡然猶有不畏者牽引乘攜左顧右盼妄詡故道迷復環視肢體瞨腰胥若束芻髻禿缺解塗澤衣服故舊不相掩覆解衣市物且唱且行

如是者鄉里貧賤也牲酒羅列揖跽拜立佀恨無地先後卜祝吉者欣然凶者復續灌酒謝神馬者圜立禱頌唱至盆盂高下一人廻旋莫可指画如是者歲旹廟祭也牛牽馬驅鬆齓行隊恃力扛石從事野燒競走益薪超烈越焰爭以為能如是者牧豎也數十百人攢一短褐閉目捋鬚搖首讋舌語言若狂不喫一字解衣散錢者為王公婦佛諸天者為馬牛愚頑無知憑依若神如是者浮屠也曲席結舍圖形繪象衆人禨

夫極口稱道其狀與浮屠菁者皆星士望氣人也無賴男子駢肩纍足衆口交唱一旹之内山崩谷沸反走卻避豁然成路如是者毬擊也白眼婸罵足蹩不前偃卧隨道者游人醉也黄衣掲縚尼僧道士也幅巾厥襖武藝術人也屠酤酒肆星紛豆貯衆軒弛檐植然梗道百色之人莫不投業以為盛事人聲鳥禽相和烟日風火交發繽繽紛紛文文章章具一旹觀豈不偉哉俞子往觀而嘆曰韓子云脉病而肥者死今之天下疲罷殘疾煢煢孤苦破衣救饑盎無斗粟日暮無食談笑自若數千百人罕有出此皆沿習成俗猶敵驕奢華是亦脉病而肥者也何豪貴豐願作一大官以囊橐計而視以為樂悲夫

泠然亭記

汝南周君年既植嘉卉珍木於園中中為樓館亭池使相映帶而亭西之隙又種竹數百个其竹脩然林林宗生蔚蔡竦直特揭天表其節落落踈浄如含新霜如新解籜其影擢欒隨池水

中顛倒上下與它影相涉重重如畫雪封其枝月激其根自樓中望之又渝若翠羽沉霧攢青控白汎濫不止余以為園之勝皆鍾于是竹而君年以為時當大火炎雲高屯黄神嘯吟於裂雩黑蜧龍匿于重淵辟猶大鑪烘灼靡屆不爍垢汗沐體悒悒不怡而遂之竹所偃息其下仰視高葉森若編芙霪霏雲布蹠于厚陰欲日光不得而獨有風泠然從之不覺體便意適煩紆為之解朝酲為之析而游于清凉之區也是竹

于盛夏有知益焉因復為亭居之名之曰泠然云其亭方不盈丈而欄檻周施可列坐五六人屬余為記將刻石而臨之壁間若年好讀書為文有奇思今稍出其奇于一事之微遂能忘地之隘移天之時而不羨夫淇園之廣山陰之奥也其事之美不可以不記

九龍山居記

出無錫北門行五六里有山曰惠山其形有蜿蜒起伏之勢故又謂之九龍云山亦不甚峭拔

而其下長松茂林蓊蔚蔥蒨若積黛遠望疑不可入山腹吐乳泉不見其流而石池涓涓日數百人汲之不竭尤甘洌能使茶味良即陸羽茶經所謂第二泉者也尤炏野為山居其麓乃得據山之奇勢取居之中為堂五楹而堂之左為崇閣其後為精舍居之隙復為亭榭而又申之以竹木浮之以陂池經緯合折繚轉相屬或高敞而舒或奥窈而幽可以臨覩可以游棲入其室則翠巘白雲殊秀清溢時陋几席閒眞足以娛目暢心盼然與造化者爭鶩於埃壒之表而不知其居是室也昔謝靈運述山居之美麗而事過於煩仲長統徒有願言而卒無以副之今炏野實有其勝而無過煩之累斯居之善者也且炏野先世宗禮部尚書文簡公者名重當代自稱遂初先生嘗為堂讀書山中已遠不可考炏野追景世德悼前之遺乃復署其所居堂曰遂初茲不特專事乎游觀而已炏野闓達有雄志嗜古博學方復潛精於此以知詣其極而

致其大用於世此亦豈炏野久居之地耶炏野書來請志於石故志之

西野書屋記

休寧有連山連山之中拔起而溪秀者曰岐岐之西有瓆琅二川之水折而合流回汊口其地風氣鬱茂清淑程于行氏家焉稍去其家之西地益勝而野延馳連山則峻巘峭辟攢青接翠出於天標又如高濤怪雲奔湊蹙沓靡有斷絕昔于行之先子汝義喜茲地之勝遂滌蓊翳剗

磽确決沮洳使就夷曠為屋數十楹以藏九流之書命之曰西野書屋其前清池漣漪瀅瑩玉潔池之外匝以平疇果園其後古松千章其傍脩竹萬个昏旦與遠山一色氣候變狀雖善畫者莫能悉其變也不遠舊廬別出新賞人跡罕雜囂塵不來而汝義時讀書偃息其中間嘗為詩歌以攄遐思散沉滯求亦義之所歸余雖未識汝義汝義其賢者歟汝義沒後二十年子行懼屋久傾陁時為飭而新之而乞余為記以述

先德必使傳遠若子行亦豈不謂之賢乎余聞程氏自唐都使澐當黃巢之亂集衆拒守始徙家汊上迨今三十餘世子孫益蕃衍而多賢今觀于行父子其不信然哉遂為之記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傳

何公傳

公名正緒字克承姓何氏其先閩人宋時從會昌白埠家焉公仁厚樸直喜立名節公殁季弟正約甫十歲伯兄正纓有遺孤亦尚髫髫公憐之力為撫育友愛備至比壯任事乃悉出其遺産及所嘗自致貲財殆以萬計各令自裁取不

私一錢親舊有急輒復相為假貸年五十時虜數犯境公輸粟餉邊詔特嘉之賜以冠服能退讓以彰義聲公家世稱右姓然夙遭閔凶公身自持其家日夜籌策益拓其産起富而恂恂脩飭不欲隨世俗競為侈靡邑令高其行召以鄉飲亦固辭不赴會昌介閩粵東鄙積阻多盜賊往往負毒弩竄伏林頫間公嘗被掠盜驚謂曰吾聞此公素長者釋之其累行積德雖至暴能感服如此生平雅嗜泉壑邑中有蕭帝巖最勝

因自號少巖以寄其志又曰東南海中有三神山其上有碧巖故云年七十四終公孺人同邑小田劉氏邑南行八十里曰湘鄉有九田之屬川谷平衍居多巨族而小田劉氏為著以故孺人婉嫕端慎宗族並仰其儀範子三人泮湯渭渭明經以學官弟子貢為國子生授岷山丞康敏有幹略稱能吏焉贊曰何公負義助官分財昆弟奮氣立行不徼名聲而其子渭為丞岷山吏民敬愛好揚其父之名卒使士大夫數千里

外無不知公所謂避名而名我隨豈不賢哉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斯之謂矣

周公傳

公名夢山字思仁更字維岳姓周氏蘇州崑山人也為人質厚內敏不肯矯飾異衆強記博覽經緯百家之書為文浩汗横發罕切切繩墨而自能致美初父震為御史鯁直忤權貴出為浙江按察僉事公時年最少同官子弟多長與偕試語獨絕出不類咸共嗟嘆以為不及後以諸生院試籍籍有聲名次應餼廩公意丈夫俯手取一第此不足為也輒以讓貧者同縣吳公中英高流也慷慨弘辯薰動一時於廣衆中必引公以為重年近五十同學生才望遠出公下率至貴仕而公尚濩落恥守敝冠履與青衿躑躅黌校間有子三人曰之程之稼之穆之程之稼已補諸生而公遂棄去放志區外賦詩自適時過親舊飲酒必數斗酩醉乃去唯奮髯大笑而不使酒然不善治產晚歲家貧屏居馬鞍山陽

日晚誦浮屠老子言以為西歸津梁益與世泊如也公性尤篤友愛父沒仲弟不勝繁徭公代為之撫幼弟妹如己子從姪後封少孤公為檢誨備悉後舉進士官至金華太守終不自言其德以此世皆稱為長者隆慶元年卒時年六十有二

俞子曰余與公善餘四十年公恬惔不附世榮曰嘿嘿手自讐校其書數百千卷以至沒齒良亦勤矣而卒不得少著見於時諺曰力田不如

逢年此士之所以不遇於世豈盡人力也哉於
夫

南唐臨淄侯歙石虗中傳

石虗中者歙人也為人端厚堅密其先周時太公望與九人者佐武王定天下而石氏甚有功太公因為詞戒之曰石墨相著而墨邪心讒言無得汙白遂著之金匱之書以藏焉周末有與中山毛氏者贊孔子作春秋春秋成而毛氏去唯石氏孔子歿後猶留居廟中世由是咸推石氏而石氏族亦蕃衍其在端歙者最有聲歙又為最值上無好文者浸遠跡當世唐開元中歙

屬縣有獵者逐兔至長城里遇石氏於巉穴間甚器異之歸以告令而世復知有石氏其後南唐據有江淮歙郡太守始以虗中薦虗中為文有符彩好著綠縠单衣然在山澤久於國家制度罕合乃使其客李少微與之礱磨焉虗中為硜然變色客曰吾聞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君殆若此者乎虗中既至京師上聞之喜曰重客至矣名見秘殿虗中伸眉詣前直披腹心隨所任使意津々有以自得

也尋拜即墨大夫而絳人陳玄中山毛穎會稽褚知白三人者皆已用事廬中與三人者未嘗去上左右而後主尤留意文學寵至特至號為四絕天下亦謂之四友無何三人者相繼物故子孫以父祖積勞復見名用廬中老臣與後進雜處每嬰拂逆蒙洪怒心顛蹶之一日上書倩客為撰草其略曰臣本伏產巉巖甘守鈍樸其地當連山蜿蜒狀象龍尾因號稱龍尾石氏而道險僻絕鮮與世通不圖卒遇林虞轉徧州部

謬得躡金門上玉堂承清燕荷陛下之殊渥遴令發藻濡翰以吐胷中之奇臣時誠離剖裂不敢以尸素自急今臣已老敝又苦消渴疾膚剝角摧形色悴沮恐旦暮填溝壑不知尾礫混體乎初臣與玄穎知白同忝供奉而臣實為劣今三人者忽並淪謝而臣獨碌碌自以為有磐石之固老不知退塵毀之來嗟何及矣誠得還歸本土長保骸骨臣不勝至願書上上笑曰廬中生平無一言昔石言於晉石果能言邪愈益重廬中詔遣中消給尚方金壺漿可療疾者并賜休沐封臨淄侯唐巳後去民間十餘年莫知所在宋興多有言廬中者子孫咸至融顯矣贊曰漢石奮父子皆以端厚不言躬行見重其主廬中含玄養潤而臨事察察無脂韋之態豈其苗裔耶司馬遷以石氏為篤行君子廬中近之矣

吳郡俞允文著

墓誌銘

亡友周于舜墓誌銘

于舜諱鳳來姓周氏吳郡崐山人也曾祖諱璩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諱紹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父諱倫以進士授新安令擢監察御史累遷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進階資政大夫贈太子少保謚康僖公有四子鳳

鳴大理丞鳳儀太學生鳳起太僕丞于舜公最少子也公尤愛之嘉靖初公以都御史嘗巡撫江南歸鄉里太守郊迎州縣吏相推排擁車騎出入威采甚盛是時太理丞並有名跕父子顯尊而都莫與爲比而于舜頗斂分持童孩已如成人雖生而有紈績粱肉之饒樂非其好也爲太學生即不喜撫翫諸生間乃獨依林搆堂櫺軒回環以文木爲壁甚精日燕處其中以閑絕人事罕嘗至其家好釋氏書因取釋氏所謂夢幻泡影露電爲六觀者名其堂自稱六觀居士悉出其藏數千金購天下奇書圖畫及古彝鼎璜玦之屬合珍怪衆物居之以款其精英又雜奇香令芬氣蔽越炎翕篁竹開翳翳如輕雲出山黑日夜不歇游其堂紛雜盡屏卧然長懷有出人之想故同郡楊公循吉有當世重名時年八十餘矣奇謫寡合獨嘆其高雅爲綴記其事人士往往翹企思與之游焉能爲五言詩善楷法多放依趙孟頫通古今名物辨證剖剔有卓

識諸稱洽浹者莫之能析也然醇謹自視常慊慊飲酒至醉能爲莊語人或犯之亦終不以屬意尤惇行孝悌遇宗黨雖疏而有恩年三十有三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以疾卒娶徐氏先卒繼娶吳江趙氏皆無子側室强氏生子男一曰汝蕃女一皆幼太僕以濟南監鹽官應乎獲還比歸遂卜以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塟于舜于縣東南車塘錦里原先塋以徐氏祔焉先期以其孤來請銘曰吾弟臨殁時嘗有託於

子也非子無以俾其有聞嗚呼夫子舜以貴游名公子能自出於常習之外以恬佚爲高而又汲汲于躬行之實可謂士林之逸秀者矣卒以夭折而使其賢盡于是誠爲同志者之所痛悼不獲辭乃甄述其休美爲之銘曰夫既涵涵紛不可從兮幼志渺離若天所啓兮剟榮以爲華所貴在己兮深閟外拒抗跡自處兮懷瑜握蘭蘊內美兮行之專專不逮是恥兮俾耆老者稱賢疇不可喜兮賢不受年奇頑未止兮吁其太

息悲又何以兮身殞聲噩巽永邁于先軌兮

亡女壙塼誌銘

亡女者予之首女也年五歲而夭生即嗜病遺予之窮多故故自喜賢於生男摭爲詩篇以戴云女既病益慧語班班壜出非平時所引視說家人私以怪女不敢顯言然病數變日殊乃氣滿水浮膏衍鉄盆以嘉靖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後其生二日死遂以其冬十有一月痤先廷尉府君墓封外東北三十五步剌辭於玄塼辭曰

吁嗟令女含和嬿柔瓊枝翠華秘玩蔵幽奄忽而然飛遁焉求轉尻中野棄而不收關節不任枯腊伊優令辟爲坑蓮顆爲丘有桀松柏液錮膏流寧披重雲靡蠱郭周千歲不食變化爲芻哀哉怨怨沉憂

明故鄉貢士梁府君孺人秋氏墓誌銘

孺人諱其姓秋氏考存耕翁諱澈妣虞氏兵部侍郎諱祥之孫封兵部郎中諱震之女存耕翁素饒資財而外家又貴孺人爲翁最少女愛之

擇壻必名族乃可乃得梁府君府君諱九萬其先元時有諱元德者知崐山州事因藉籍爲崐山人逮今二百餘歲仕官不絕而泉州別駕朝列公諱紈實生府君府君高明行直方與人不輕合爲文簡質而豐於理甚有聲稱工部侍郎李公充嗣治水吳中聘府君教授其子親往謁其門傳瑞芸奕時人莫之比也然卒不遇時以貢士詣選部客死臨淄道中孺人年十六歸府君敏惠端嚴能盡婦道事尊嫜孝謹處娣姒間

委曲合禮府君媵婢七人而孺人遇之無嫉妬
之嫌悉平均有恩如母子用是中外推為女憲
孺人舉二子不育諸媵婢皆無子府君死以仲
兄高唐别駕諱鳴鶴次子介為後介為平陽訓
導死平陽生女子五人其三人嫁學弟子朱景
太學生張廷傳縣學弟子張道隆皆夭死其
一人嫁太學生嚴汝賢又早寡令為某妻者且
多病而貧不能以養其母孺人泣曰天乎吾命
之不良乃至是耶遂斥斷葷食日夜哀禮事佛

能出世之慎惱而願生西方叅众苟非哀窮戚
之極則無以興妄思嗚呼哀哉嘉靖四十一年
五月十五日竟鬱鬱得疾死享年七十有六子
介娶周氏孫懋充以孺人既死之四年卜四十
四年二月十七日合祔于　　之原府君之兆
而請銘於墓石其雖不能文竊惟孺人之賢宜
偕顯融豊其胤嗣萃膺繁祉以光紹其宗而天
之報施咸鉄焉是非追憫孺人之潜德若夫悲
哀窮戚之思與死之月日則何以傳後世而安

神心輒為之銘曰嗚呼孺人懿德是將誕生令
族配合孔良之胡不淑卒逢其殃莫寄其悲願
生西方彼昭昭乎而茀蒼蒼冐懵厥靈不俾予
臧歡幾何其憂獨長咨后媪子傒來世之慶

張母鈕孺人墓誌銘

孺人通進張公諱家之側室也姓鈕氏其先世
淮陰人嘗客遊吴遂為吴人父諱某母許氏初
通進公元配王宜人三十餘無子而祁州府君
惟生通進一人甚憂繼嗣遂擇娶孺人孺人歸

張氏年甫十五又四年遂生子恫慕為公之長
子時祁州府君以為張氏有後矣公妣徐太宜
人与王宜人皆厚愛之府君高才不羈未五十
到官輒自免歸公亦大度鮮可生産而孺人年
少惠敏實能贊理中饋稱賢其太人後公為刑
部時恫慕方齔稺而孺人獨留于家延師教子
嘗夜不寢守其子讀書比公歸恫慕已壯大能
屬文孺人蓋有力焉且公去位後好遊名山歲
卒數月不歸歸輒賓客踵至其門公有子四人

恒慕與其弟三人更洪養公人比之陸賈公年且老齒危動有飯非溫淳熟軟不能食孺人為治具極其精腴以為公歡公每過必留止踰期而更孺人平居布衣躬自紡績每當戶風寒竟日不解恒慕為張屏風坐側乃反不喜曰惡用此費為也其纖嗇即敝罌敝瓿不忍棄之處羣娣閒始終無嫌閒雖僮奴揉之皆有恩某年月日卒年五十有九子一人即恒慕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字圩之舊墓而乞銘于余余惟孺人為

婦為母皆有儀法其子又退讓而能文能發其母氏之潛德其於公家有累世之厚遂為之銘曰

婉婉孺人淑慎齋止克合于張肇公胤嗣奉公之終後公而死載祔于公惟千萬祀

沈孝叔權厝誌

孝炑諱象賢姓沈氏其先山東人也元末世擾亂徙蘇州之太倉後復徙崐山今為崐山人曾祖諱祥累官至四川右參議祖諱時以進士爲泰和令父諱倫太學生母項氏孝炑生一歲而喪母十三而喪父獨繼祖母夫人馬氏在孝炑既幼不能家家日已貧稍長乃砥行讀書益自振拔師事其從兄世炑受左氏春秋頗能綜其終始為文詞婉約有度試補為邑諸生邑令王公廷盧公宁得其文咸加器異而孝炑亦自念取科不難也然每試輒不應指意卒卒不樂歎曰吾少無父母即無以自振拔寧復與里中子逐逐耶遂與同華浸遠往本嗜酒至是亦斥絕不食閉門歲餘以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竟憤懣病死年三十五妻王氏封禮部郎中時暘之女三子守愚守謙守　守愚聘俞氏即余之兄子也守謙為後其從兄同炑聘陸氏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權厝溢瀆浦問字圩先塋從兄文炑與其孤守愚以銘乞予嗚呼孝炑以醇懿敦默之資而遇人甚謹雖羣聚嘲謔竟日而孝炑獨含胡不聞發一語與孝炑遊者莫不愛敬之及聞訃莫不痛悼之而獨以銘屬余余其可辭也予嘗以為士不能有所發明功名于當

廸則務存乎其言故身死而行事不得與之變
然非積累有成學與得所因附亦何能自致于
遠也每覽書傳所載其事若此類者多矣而未
必皆若吾孝炑之賢也今孝炑既困阨且夭又
不幸而不得其人以傳則吾之知孝炑者自吾
而止矣嗚呼吾誠悲孝炑之無稱焉以自慰也
銘曰世適適壽頑齡子禅槫夭歐生衆孟晉轥
紛縈子獨欝意不盈毫邁悶含渊清罔攸憑殞
鴻名經日月廻西傾篤綮祉𧙟後成

故處士程汝義妻汪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汪氏休寧汊川人也父處士諱尚誼母
查氏孺人為處士次女適同里程汝義生子男
二長曰善定初娶商山吳氏淨之女繼娶大宅
陳氏鈿之女次曰善夫未娶而夭孫男一曰赵
家娶五城黄氏漳之女孫女一孺人端敏柔淑
克閑四教而又詳於女紅夙標令問始即為婦
而姑金安人已即世恨不及養乃并力冲饋晨
昏必求腆味以奉其舅氏備孝敬之道舅繼室
汪氏持家急諸婦頗嚴事之不敢近獨孺人愈
暱事之甚謹舅其悔悟後汪氏果自斷悔以孺
人為賢孺人睦娣姒亦靡不盡其誠愛由是一
室嘻嘻如居父母家時也舅嘗以舊廬湫隘欲
旁拓之而儆役喧繁一時亡與治辦孺人以介
婦輙身先井臼給食而事卒以倚辦舅既家居
令其子行賈取什一之息汝義行賈歸必悉致
其息於家不以毫毛自私篋中蕭然如未嘗賈
孺人益為纖嗇脫簪珥佐之終亦不私一錢人

咸謂汝義之行義多孺人助成之也亡何而汝
義客死嘉定孺人聞之每至痛絶以死自誓時
二子尚在髫亂親舊相為勸沮孺人乃為損哀
抑志日夜晝瘁營克其家長養訓成其子家浸
殷郁踰於汝義時而又能周亟恤孤推賢中外
之黨于時二子更行賈而善夫仍客死善定吳
氏婦又死孺人哀慟邑邑成噎幾十六年善定
徧求巫醫不能療陳氏婦乃為禱神封股肉作
糜粥以進孺人食而甘之疾亦良愈已乃命善

定曰汝生產積著俱在崐山豈可患委它人其往視之既而善定至崐山患危疾孺人疾亦亟動竟不起是歲為萬曆四年丙子八月廿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善定卜以萬曆己卯年二月初四日塟孺人于古塘山之陽而以汪君禹乂狀來乞銘余惟善定生平痛父之早世今又以疾淹異縣恨不獲親母氏之含歛無以致哀其親謂非墓銘則貞淑之操無以昭著於後且謂非余無以悉具其事余既嘉孺人之賢而善定

孝之篤又如此其曷能辭輙為之銘其墓石銘曰　於惟孺人天茂淑姿爰丁鞠凶矢志不移為婦而貞為母而慈中外肅穆允式其儀宜享萬年奄然以歸哀哀孝嗣罔致其悲徯後之知刻此銘辭

吳孺人權厝誌

孺人諱金玉姓吳氏休寧商山人父諱淨妣程氏孺人自㓜性姿端敏初舅氏程公汝義為其子于行擇配委禽焉既而汝義客游嘉定值島賊刦掠困圍中得疾死逆旅孺人時尚髫亂聞之輙中夜飲泣悲傷竟患鼽窒不能有廖比歸程氏亡何而姑又痛其少子夭折病膈噎加甚孺人日侍側扶携進湯藥為寬言慰解嘗念言觀音大士能捄拔諸苦時為虔禱求代兩膝至皆繭起無惰容積數年而姑疾良愈人咸以為孺人孝誠所感以至至中饋睦外姻致勤盡敬並有儀法然生男多不育唯生一子遂為于行買妾而身竟以隨產死是歲隆慶三年八月廿

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一子男二一起家娶五城黃氏潓之女女三許璜源吳昇潮五城黃惟兆其一尚㓜于行以孺人卒之後三年春　日權厝于鳳林之原將更卜良壤以葬持其狀乞志夫女子事尊嫜而能隆孝敬之實待妾媵而不蓄嫌嫉之私雖古女史所誠無以有加而孺人之賢於是為至乃不克永其年悲夫聊為志其大者于石辭曰　行之淑兮而命不淑天之常廢德兮不常者為酷獨罹此酷而長冥兮何九

陽之不燭聆聆者唯銘辞兮予以志夫陵谷

亡兄階甫埋石志

君諱允升字階甫踈達有才臨事能隨口辦折年四十為諸生家貧不得意益負氣不肯屈人乃求事可以見功業取名聲於時者以為吳非有南金象齒寶玉丹砂之饒而獨籍於田農田農之務莫急於水利然水利不修歲遭旱潦百姓荐饑常賦不登

朝廷時有霄旰之憂故因刻亶畢謂諸子水利

書條其可施於今者上御史呂公洵呂公大憐檄州縣齋粮令得浮遊五湖間相水利害之詳由仍令與海虞鄧公等撰水利圖考頗以工費浩煩宰相又厭言災荒卒不果行後數年海壖盜起乃復言謹斥堠及練兵錢穀之法數十事太守王公道行與語合延為上客因留館郡東南佛寺中時步入府議事稍不合輒為危言撼之諸生時有在坐上者皆為屏息而王公益加禮厚居歲月嘗苦瘵病甚王公為訪疾寺中復遺以金欵欵不能去比歸數日竟不起是歲嘉靖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四王公行縣親拜其喪為文祭之言士徒以無用之文希取世資至於臨事則錯愕不知所出焉若吾子通明權略研窮當世之務論事成敗得失即衍稷下諸生何以加焉而竟浥浥困於繩墨以死豈非命耶痛哉生平所著復有時政十議燕湖志蟂磯山志若干卷並傳於世初孺人顧氏福建漳州照磨鼎之女子男一人大猷武

科舉人娶周氏女三人繼孺人周氏女一人孫男二人温舒仲舒女二人大猷卜以隆慶元年九月十九日葬君於夾潮塘先廷尉府君之墓俞氏之族不著顯府君又登世而君與弟允文允濟皆少誓以翼相覆掩庶幾終自振拔未白首而復相失誠有罔極之痛不能文故特叙其行事與死之月日而志諸石

亡弟季通墓誌

季通余弟也名允濟一字楫甫先廷尉府君早

迣余兄弟三人季通最少鮮師友之訓性頴敏獨好書籍架上嘗疊數千卷尤喜莊周韓非司馬遷淮南八公之書纂其玄言而誦習之以爲文然率與時齟齬年至五十每歎無所見於世思欲托事以立名節在諸生中有屈者輙往直之語人曰即死後世亦知吾能以義自累其生者也爲人　負幹局能燕他人之事所有先人敝廬傾陁不蔽風雨遂劬力經營二十年一旦翕起新之以易常觀榱棟連列軒櫺通明可晏

坐焚香而游娛其中余因名之曰清晏之室而季通於此終不敢少自休暇以爲生則營之死則休之天之道也知者咸謂其才見用宜大有益於世而竟不得用故居常多邑邑恨其時之不逢也隆慶二年七月二十日病下痢純血死享年五十有二妻周氏大理寺寺丞鳳鳴之女南京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康僖倫之孫自幼奇警明慧知書大略雖族貴隆赫而爲婦恭慎侍先妣黄夫人疾甚謹娣姒同居能先意通懽息

無驕盈之習絶嫌間之言毋顧宜人寡居專務諮決其女計事成敗識大體類非女子所能嘉靖四十年六月三十日先七年卒享年四十有二子男一伯良娶陳氏行都司經歷陳簡之女女五壻朱世節縣學生縣學生秉儁之子王紈府學生温州府推官一誠之子王恊貞南京刑部主事執禮之子支如雷縣學生三錫之子顧震嘉太學生咸康之子伯良卜以隆慶三年十月十五日奉季通之喪葬於夾潮塘有字圩之

先塋以周氏祔焉嗚呼俞氏門緒不昌久矣季通忽先予而死其婦賢亦既夭折死伯良孤煢孱弱甫有室而諸女皆髫鬌纔斬適人余又哀夕淪漂骨而遂索生民之艱殆極於此既葬之三月丘墓草生時日滋遠伯良將懼名字湮滅悽愴興懷請余叙其行事刻石而埋諸冢側以示永久是爲誌

吴郡俞允文著

墓表

故處士朱君墓表

公諱佑字思順姓朱氏崐山人年六十有九嘉靖十八年九月一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縣東北夫字圩中樂涇東原先人之墓域左然其墓位以族葬冢壘壘不能容故別為墓以葬君葬後數年其孫熙洽謀立石表於墓而以狀來請

書君之出与其德曰曾祖諱某祖諱永父諱凱君沉粹而敏學家頗多藏書籍然遇火君獨聚其遺書藉讀之至老不廢通戴氏記諸書尤精朱子小學以其言為師楷教授子弟平生好賙人之急而室恒如懸罄與人必擇而後交不刺肖責人人有爭訟者每待君而解用是里中以長者聞而君絕不求聞於人晚歲惟喜種菊花開時輙名儔侶飲花下意徜徉甚自得也君娶吴氏賢有儀法而以營劬勤治其家年六十有

三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先君卒權厝裏側逮君葬以二十一年月日始遷祔焉生子男四人惟新　女一人孫男　人女　人曾孫男　人女　人夫朱氏其先世自曾祖而下皆有隱行以至君之賢宜顯幽而不揭今熙洽於諸孫最長穎然負才秀明經能為偉文辭耶韓將日昌其家又豈非積德之所著歟因系其文曰朱氏五世善積盈息惠恫悃德惟君君之嬉娛保和淳蓄幽其光肅祉芬延垂子孫以家

成蔗莪致勤獲豐啟源由敝衍窆新塋松柏鬱茂爛滋榮刺文表之永攸寧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吳郡俞允文著

碑

嘉定重建啓聖公祠碑

天子即位之九年考禮秩祀乃以孔子至于今數千載為天下通祀而子孫膺世享之封易代奉之有褒無替而炑梁紇尊為聖父而神位獨與七十子之徒輩列于廡㢘禮逆祀莫此為甚乃詔天下自太學暨州邑並建祠為專主禮祀

隆其爵為上公曰啓聖公復配以顏無繇曾蒧孔鯉孟孫氏及宋程晌朱松蔡元定七人用推聖孝以敦教本傳之罔極嘉定吳東都之邑初嘗奉　詔建祠然僻居學宮東隅門西向側出處所逼窄無以展禮飭事邑侯萬君思謙至官克勤大節亟用靡寧諮詢稽度爰擇吉禋協位定制欽鼠宅徒齋事命日惟夏四月三日而成廟既改作大壯厥初昭祀孔嚴俎庭出畝于是訓導施昊教諭陳文鉉邰太學生潘士英唐欽堯陸琦唐尹等來告願刻銘以紀侯之勤惟孝之大者莫若以天下養以天下養宜莫若舜而止于其身孔子生而父死長而疑其父墓處及母死塟于五父之衢而始獲誨于陬人輓父之母孔子養不及親至於今數千載卒能顯其親于後世為天下通祀此其孝信有踰于舜者惟天子崇孝敦本而其禮加隆于古昔能探孔子之志惟侯硏溯道基又能闡弘德意勤於大節俾士民知教化之所由且是役也即事有漸得

政之經誠不宜專使魯侯泮宮之事著美前載也乃作銘曰　於昭孔公天粹醇德玄丘制命應期五百誕育至寶含此聖極麃世承緒享祀則忒天子永思百神咸秩汰逆明順率禮作則光聖元孝不顯在昔肆詔邦畿爰暨州邑惟此廟貌厥初孔窄萬侯其勤實殫厥誠卜遷于休是經是營維臺巘巘維棟愔愔乃作石門合于大㡳新廟既作是告是遷崇報孔嘉神樂其歆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振振萬侯受天之慶鼏石

刻詞以永令名

吳江縣脩城碑銘 代

吳江古松陵地為吳越要衝昔吳越王錢鏐偏據一方始城吳江以嚴保障其後張士誠復拓為之逮 國朝奄有四海久屬承平城曰日就傾圮往時海賊劉通施天泰等接踵入寇民遑遑莫能自保正德癸酉吳江蕭侯九成仍行營度址益拓為之而民獲恃以無恐然平時吏至不三四年輒易去時亦幸以無警轉相因循不復

繕葺故自正德癸酉至今四十餘年而城之傾圮者亦已殆半比歲倭奴肆害來取路吳江危偪特甚德安楊侯適涖茲邑戮力拒守又出顕畫大破賊於賺墩之野賊自是不敢窺境侯允以賊勢未決非城無以自衛遂白監司聚貲贏糧協衆命日鳩工就功始事於某年月日即以其月日而城成千雉翼翼樓櫓翬翬百廢具興大壯厥初於是邑之士大夫相與歡慰請紀其事於予曰昔蕭侯之役王文恪公鏊為紀其事民至今知有蕭侯今楊侯丁離亂凋瘵之秋而克以賢勞自著貽我以安以有完郛侯誠有大利惠於我也盍紀之俾我後世知有楊侯不亦善乎余惟古之才賢能與民捍患興利者往往其遺蹟與其所載記未嘗廢也是以莒人持陋不脩卒取困敗而春秋於中城武牢成周之役必謹書焉以垂法後世況楊侯有惠利於民若此而可缺於紀述乎且方今 朝廷急於用賢之時如侯之賢而未獲顕用屈宰一邑施小利

惠於民吾固知其不能久縶茲土也茲特書侯之事以告來者俾知侯之心而不以怠廢則民之蒙利奚止一世而已而諸君之請於是為宜弟余之言不足嗣王公之後而張侯之賢也侯名某字某復為之銘曰 維吳之壇爰有松陵襟江控湖百川所經南綰楚越北走幽并粵昔錢王是經是營以捍外侮於焉是城我明之興實偃甲兵吏狎政玩日陀日傾蠢爾荒夷熾我郊坰楊侯之來是艾是懲誕奮厥旅以剿脩鯨

惟千萬年惟侯之慶敢告執政有此刻銘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六

吳郡俞允文著

行狀

先妣夫人黃氏行狀

先妣夫人姓黃氏世家崐山曾祖諱厶祖諱厶父諱厶母陶氏夫人家世受農父稍倔起行義因散其所聚千金養豪鷹謀獵田間又喜乘騎有直氣生夫人夫人兄弟五人最長生而通敏不類初先廷尉府君失初夫人方氏聞夫人乃

婚焉夫人年十八歸府君府君時為諸生先大父視子嚴急子革植立庭中令體不得搖家人以文字通口語雖媪婢强必令喉囀不得輒鞭擊之語一發無留行乃可時夫人故年少然善於候伺於所喜即有合能空資賄以赴家之急故大父數稱譽之以為新婦賢然時姊妹嘰噍滿室夫人與之居數十年皆結援有恩及少姑未嫁夫人為裝遣甚設如己女夫人為繼室於他族能兼禮之如己族故允文有兩外家而子

弟咸憚敬夫人無毫髮可間指為私語先是府君官於閩越閩及還廷尉府凡四為理官無深文者亦以夫人為之内也嘉靖初府君喪於南京夫人新寡而邑多繁徭耗其家太夫人陸氏昏夜抱持兒啼泣夫人事太夫人唯謹嘗私語兒太夫人春秋高兒無以事膝大人心夫人居必疏裳祭必臨哭如始喪未嘗以他游謁輿舁姻舍日訓督其男以檢書傳令與邑中名士交通躬勤饎爨以饟賓客且日給其家百數十人

然夫人以沉度實無一錢意闊達如未嘗貧也夫人為人惟和口無留言奩無留帑齎物以賑貧族依義以篤疏姻在幼敦婉嫕之儀既嫁肅移賢之美故夫人歸府君者三十有一年而中外欣欣無變詞矣夫人生子三人允升允文允濟皆學官弟子允升娶太學生顧昂女允文娶故太學生梁九萬女允濟娶大理寺寺丞周鳳鳴女孫男一人伯靈女四人皆幼夫人以先君卒之明年傷憂憤成疾後數年疾動疾病二年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内寢嗚呼痛哉惟先君之强年年四十有一而卒以及夭禍夫人後先君之沒十有二年年五十而又奄忽以罹鰥疾嗚呼天其纍摧折之有如是哉嗚呼痛哉不肖孤允升等卜以嘉靖十八年十有二月七日奉夫人之柩祔於奚潮塘先君之塋嗚呼不肖孤生無以寧夫人之居歿無以為夫人融顯罪戾叢於厥躬猶復含血被肉不能即死茲乃輟哭輯叙夫人世系行事敢請辭于大人先

生刻置丘竁俾榮著其聲於遠遠則不惟孤之幸蓋先人之大幸也

吳郡俞允文著

頌

文德頌 并序 代

嘉靖三十六年春天子命侍御史河南尚公巡行南方公行部必先即學宮拜孔子廟見諸生及試其所有以敦沮勸先是學宮與孔子之廟皆毀壞不治唯蘇州暨常熟華亭丹陽丹徒金壇為甚公惕焉弗寧深唯孔子至聖而當世不

能用退而考三皇五帝羣聖人之行事與其書而刪述之盡經緯參贊之能垂貞明之法式於後世至漢主好文始立廟祀孔子選孔子子孫置百石卒吏一人守廟典主禮器大宰大祝令皆一人侍祠而非通祀後世寖以為隘乃遂自大學以逮郡縣皆得立廟學宮通祀孔子以為萬世師令諸生誦習講說其中春秋祠饗知法式之所由始雖三皇五帝之隆比茲為褊今學與孔子廟皆毀壞不治則何以示崇褒興教基公由是亟命有司斥其羨財傭工改為飾舊益新命日而成翳陰闢陽暐昧昭晰物睹壯麗之容人知道德之尊而諸生莫不憤悱麕集各竭精銳而興于學思不斁孔子之法式夫公天茂粹質純懿博達綜覽羣書詠備九德撫柔元元淵滌瑕穢所向豫震而尤克先本政以弘化屬賢風動四方昔僖公脩泮宮之德文翁有儒化之美魯人歌之漢史記之矧公斯役之大而民曾不知有費務力役之煩是公之于文德可

謂有加于古矣能無頌乎乃為之頌曰

明明天子誕命股肱股肱伊何厥惟尚公尚公其勤巡此南方朱衣繡裳有秉惟驄炳炳其猷靡事不綜欽懿弘聖與天比崇萬世作程通祀學宮惟此郡邑遭時屯蒙頹壞不治莫顯其榮亟用詢謀詢謀僉同不日而新以報聖功自門徂階自庭徂堂周圖新模刊落舊章離樓叢倚翚形焜煌仡行生敬顧盼難詳奐奐新宮惟公是營既壯既麗長世之經百周具備嚴祀孔殷

登降有儀萬舞充庭增耀峻德敭暢威靈茭茭
其馨有師之尊耆老嘆嗟耳目發明華華生徒
不戒以興以居以處率我攸行公斯勤斯敷化
若神登進俊彥擢拔淹淪啓闇以貽草濁以清
狂狷厲聖靡德不振令聞令望載觀厥成昔在
濟濟周文以寧品物咸若泰階底平俗厚風淳
鮮不在能惟公之威允篤斯城恢我教基光我
文德唯公之功疇是能匹顯顯惟公受天之福
既多受福永享千祿

武功頌并序代

東夷倭奴肆逆毒流宇內出入數郡之間其郛
外之聚並海壖與大江最近者尤為賊衝路得
禍最先雖王旅致討而猶鈎齊黨與阻衆紀威
稽留天誅未即底定以勤宵旰之憂徵師餽糧
天下騷然蓋由吏士承平守備不完故也侍御
史河南尚公被命兼監統軍事公內建忠弼之
謨外恢干城之略踰年而義聲與穢威俱峻闓
廓隳落邊境清夷乃以其聚並海壖與大江最
近者宜並為城以阨賊衝而令役于有司于是
遂度其所宜城者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
嘉定之吳淞江陰之陽舍鎮江之金河為五城
而居之而又申令羣司明其伍候戒其兵甲險
其走集慎其官守以備豫不虞乂寧黎蒸焉夫
莒城惡持陋不備不決辰而楚克其三都君子
譏其不備楚囊瓦城郢而不能衛君子譏其無
益是故居安而圖其患患至而圖其備備設而
慎其守文王之城朔方以禦四夷也而以南仲

宣王之城東方以屏諸侯也而以仲山甫詩人
誦之後世則之以其能完守備故也昔五城之
民渇禍最先蹈地號天寄命無所今其父子夫
婦皆獲熙熙處其室廬而狎其田野若渇得漿
若寒得衣內外靖安流亡歸附豈非守備之完
使然哉事大而恩重通悅而遠肅是公之于武
功可謂有加于古矣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溟海之壖大江之隅壺落林聚環水而居因田
而耕因澤而漁目化鋤鎛耳絕戈殳天下安瀾

況潜樂胥民之泮奐實弘我亂婁婁東夷逞其
雕悍嘯呼煽熾入我郊畛白骨交野凶播禍延
惴惴姬姜號天以竄將無專謀兵不宿莫營戍
相潰羣妖周環惟此鞠訩日生月亂英英尚公
惟良惟聰既文且武齊邁羣龍克簡帝心朝議
[illegible][illegible]式是明命是經是營監我六師以董不讋
六師逢逢靡不率從遂成其衝謨此大功連連
海堧沺沺大江臨臨新城蟊賊是屏休我黎蒸
靡有震驚忘此號竄笑語歡迎是田是獻里門

寢扃匽公之謨曷賴以寧既寧以息解不斯墜
商侍盃門而國以敗梁溝公宮而民是潰惟善
之大善在守備公實事事既嫗既呴保我封疆
以篤伊祐我儀其人南仲山甫物有繁植人無
扎瘥嗟我庶類如熙春波我公之功猶彼山河
不竭不磨億禩靡加

保障江南頌并序

嘉靖三十有三年春蠢茲倭夷弗諟肆雪中夏
大江以南麋沸雲亂婁婁狡眾狂趨渾奔攻燔
城邑剽殺將吏百姓流亡歸命無所列校緣戍
屠潰失守者難以比數往往告敗上京殆靡寧
歲皇帝為之旰食晏寢推命上將畀之提鉞乃
大舉楚蜀之驕悍齊秦之技擊羌戎之豪酋暨
閩粵之檝師隱隱輷輷厚集堅重之陳十有餘
萬期於殄滅乃已餽餉傾於州郡天下騷然夫
驅天下之全力摧兕折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
稱喻然而師乏謀律損費傷威亡士無功淹移
歲月時惟侍御史汝南周公膺英喆之上資茂

卓邁之純德謇諤著節貞亮熙朝達變知機肅
祇誕命監我四郡保障江南示德示威有張有
弛申飭明誓勒部按隊簡稽精堅采拔淪滯賞
無費留罰不踰制撥籌六奇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謨臣武將袨服褧衣之士莫不怫悁蠢騃爭
鶩推鋒而乃陸格矛盾海蓋艨衝雷厲風驅天
旋電激建祀姑震鳴鼉藐觀乎高岡流慮乎絕
垠橫厲舭㵶肆險奔欲敵未及發刃已先加鋋
鏑所從不期俱殪撲終生俘聯括腐馘棄所獲

蹂滛夷竄彈巢焚星流慧掃反旆回幹以恬以
嬉㓙頑旣夷宿憤旣攄而公尤以亂離斯瘼饑
饉荐臻閭閻有杼軸之憂城邑無藩籬之固乃
紀顏剴奏蠲免田租底力辭豐損滋示儉不矜
不伐雖休弗休帝用酬庸寵以殊典進式多士
載觀厥成炳文武其並隆兼威德而兩懋保障
之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昔漢趙充國之伐先
零竇憲之擊匈奴皆以寸技權威希亂圖功窮
城極邊黷武於不爭之地而揚雄班固之儔猶

著之銘頌至今稱之不絶矧公義在庇民忠惟
效主游神禮樂之場夷㓙財賦之壞俾決力於
一戰之助致元功於累捷之餘苟非被之歌頌
則後世將何所稱法哉其幽介末寸學慚庸陋
雖不足以軼芬先藻揚闡殊烈然不勝悾款敢
述保障之義作頌一篇亦庶萬分之一也頌曰
芒芒圓象渾渾方儀降祚有明拓統開基肇建
皇極墋黷以釐俊民用章九有以綏 其一
周所不臣漢所未征驟山驟水輦贐航琛狼歌

烏譚玉潤金聲十聖相禪重輝纍明 其二
旣輝旣明崇極斯圯蠢玆狡夷紀威干紀猛勢
熵熾趍譚駱駿揮鋒成霜飛矢成雨 其三
火烈燎原炘瀾浮烱載陰載陽上擷玄顏愜愜
士女扶服號天野有委骸塡坑塞原 其四
師無專策兵交卒潰捻兎資糧挫鈍衂銳我旣
縣素彼秉其樊覆師敗績毒流宇內 其五
環我華域化為敵壚分我黎蒸化為敵俘敵強
援闊城危氣孤我之不克日月其徂 其六

帝赫斯怒誕命帝臣選徒十萬是討是震顯允
惟公允武允文監我六師帝曰汝能 其七
料敵合變恢我鴻算九地匪幽重玄彌熌濟威
能寬處仁則斷臨危引義克期剪亂 其八
我師無方有紀有綱袀服齊志渴鬭從攘懦夫
克奮弱子鷹揚我矛我盾靡用不臧 其九
左屠右勦至於海隅維綃揭檣連艦接艫烏鶩
龍挐涸薄空虛曷悟所歷惟敵之摹 其十
于海于陸胥我王旅海扶脩鯨陸斮𤠔猰彼鯨

既竅我噉我哺舉無失策謀無遺蹐　其十一
惟彼辛昏匕精怖魂進不及降退不及奔仇頭
髡鬅獰眼瞋瞵悔前之爲誰乞予恩　其十二
曰昔狡夷弗聽弗馴邀矢太祖斤而弗宥曷不
斯懲冥頑是嬰恣命不圖以冐天刑　其十三
我之既克遂旋我師我憤既攄告功以時練愜
闓懌織悳清夷我有元功匪公孰爲　其十四
公有讜言錫我田祖我有饑饉公來其蘇夙夜
罔懈勞謙曰躋拯溺捄顛曾是以娛　其十五

我盾我矛封我蘭錡休我師人藝我禾黍更造
夫婦肇有父子化罔不漸澤靡不傷　其十六
山甫補闕方炳禦侮顯允我公曠世同矩既擷
其根又細厥緒明睿在躬靡德不舉　其十七
洋洋惠風洸洸令猷運合道行益慎厥脩寵命
紹至對揚天休文明內止武烈外虎　其十八
湛恩弘濃元功郅隆作冠百辟克始克終天心
愉愉薦成于宗旁暢協氣以及昆蟲　其十九
千祥萃萃萬福穰穰于何不臻惟公是享孰克

明賢而不斯仰垂輝後世增曜疇曩　其二十

邑侯宋公榮名頌　并序

邑侯宋公蒞政之三年民稱乂安治理著效下
孚物聽上簡　帝衷寵命荐臨方膺顯擢七月
之吉奉召北轅公德在人感被自邁里歌巷詠
譍至蟻屯以往況今事絕稱喻於是邑之耆老
某等纂切攀轅不期咸萃乃相率咨度思述功
德以播遐祀粵惟在昔茍有遺愛罔不劖堅勒
崇褒獎潤色況今親當其事而有缺於揄揚者

手輒作頌一篇詞乏優游文慚炳蔚其詞曰
於鑠休代天啓洪聖克睿克哲龍德中正光臨
九圍萬景懸鏡乃眷黎蒸登彼髦儁　其一
煒煒我公時惟鳳舉英朗外昭沖夷內美式允
帝求畀于百里于吳之墟我公戾止　其二
乃振華纓乃綰銅墨屈己弘化示民以則激揚
清流闢灑芳澤上法烹鮮下規束濕　其三
義俊咸積機遊智刃巧封不設奸渠自寢宿訟
靡留疑詞惟允教以德宣情以理準　其四

經畝匡役決壅流清徵斂以朞蔗菜以勸我稼曷蓄我賦曷登衆癯時躅百廢具興 其五

展采有赫敷施其德夙夜罔懈既究既實積粟千箱鳴弦萬室曾是往勞茂此殊績 其六

惟時啓會入覲紫庭對揚王休最于百城帝曰汝賢詔于阿衡肆于寵命俾升于京 其七

星言遄駕于彼翔塗慶雲翼軌祥風播旟我公于邁載馳載驅矯矯羣龍奮于天衢 其八

煌煌搢紳言鋪甚藻皤皤鄉耋扶奉遺老非仁

曷親非賢曷寶民有常懷非公曷表 其九

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尚想前良于傳有之昔聞其聲今親其來申頌斯章以永令規 其十

耆英頌 并序

耆英頌者爲通政張公作也公以初進士授濟寧州守其後復補開亳二州所至以惠愛著稱於民又能以顯書謫除巨盜剜石紀功德焉累遷至刑部郎中通政司參議不能降志權貴於廟災遂引咎自劾而實非故劾也家居十有餘載罕事產業乃南尋武夷匡廬之勝北暨瑯琊之山泊回數千餘里靡不窮覽無論吳越真可謂抗跡區外者矣至若孝友之行克篤於家長厚之風足被於俗蕭散流咏沉愛延納包含衆品開廓常倫年屆耋期神志彌固羣公虛位尚師老成安車之招將賁丘壑矧復濟濟哲胤拜慶有儀燕喜婆娑榮映南國揆之洛下諸公雖世殊地異謂之耆英信無慚德某不敏敢作頌曰

浩浩南國篤生哲人才高拔世道茂經綸

迺翼天階以隆德聲冠冕海內羽儀朝廷遐迹希風結轍成羣顒顒君子矯跡爭門秉節不阿違患絜身飄然遠引以振叢塵寄情巘嶓順志典墳逍遙而遊越載弥旬谷迷夏草巘感春雲僉曰達隱有異沉淪從容自娛抱璞含醇羣公讓德欲屈蒲輪尚以非時度俗懷珍揮金當年靡計後昆登享壽考松喬與均氣邁壺叟心虛谷神載歌而華其樂欣欣敢稱作頌嘉慶日新

吳郡太守太原王公宣風頌

吳郡壤土千里其歲賦及財貨輸于衰師者數百有餘萬天下財賦之彊也比承寇亂之後師旅繁興飢饉荐至百姓彫敝奸宄滋蔓吏皆因循守職不可禁制　天子以為憂患欲乂安之郡守非親選置不得任由是大原王公自知鄧州及同知鳳翔嘉績丕著克厭上心即擢守茲郡公廉敏寬平勞謙篤厚外敷簡大內蘊精明事非古不敢於政政非經不加於民剸決留獄糾剔潛蠹懾習強禦懷保惸弱恢崇峻茂拔擢

幽隱勤穡務農飭備要塞踈苛煩之繇除慘酷之令濡汪濊之澤敦純懿之風開太平之基宣中和之化到官踰年郡中乂安遐迩懷慕有加厥初同知金華事周君胤昌為公同年進士今又為公屬縣民蒙公之化因命其綴文以顯至德其亦辱在編戶行能庸劣學術無以自異於眾濫獲承公之顏色荷度外之殊禮退而幸慰恥于距躍矧敢自匿其薄伎竊聞太守吏民之本[illegible]漢宣帝時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言

與行及治理效者加璽書勉厲增秩賜金以寵用之故良吏盛於其世稱為中興而益州刺史王襄時以政治和平百官樂職欲宣風化於衆庶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而歌之當世以為盛事今公親膺重選以理亂繩真能宣風化於茲土昂漢之良吏何以加諸仍俾如公者數人列治一時以寵其用於天下則中興可幾矣寧無綴述以美之誠以美生德而述形容者莫過於頌輒謹作宣風頌一篇庶列之

謳謠歌之衢道示刑宇內使襄善不得專休譽於曩籍也頌曰

於赫有明惟時誕興受祚自天以奉天刑戡定庶彙以有黎烝荒懆來同四方底平其一

既同既平休我師人干戈戢輯俎豆斯陳在安忘危詭言盈耳稱國玩政逸靡豐不臻其二

遐矣東吳彼禹是侮惟是華國是師是處空我杼軸瘠我黍稷瘼此羣黎歸命靡所其三

帝求明德綏此羣黎申命百司疇克舉之曾是

夙夜匪懈斯勤斯愈曰惟公實克以綏 其四

帝曰嘉哉与尔剖符自彼鳳翔來此東吳顒顒惟公承命以趣爰拯其危甚疾甚驅 其五

公來惟何朱輪華轂玄熊載軾六轡沃沃靳綏若若清風載穆對揚天休靡德不育 其六

猗公之德亹亹翼翼靡不柔嘉靡不為則剪我枳棘逼我蝥賊古訓是獲不愆不忒 其七

威儀孔赫德音不斁是甸是宣罔或於逸肆成髦士好此幽側豈曰小惕教鋪俗易 其八

爰昔惟良休有烈芳有集威鳳有美甘棠有覺惟公式是用光如絲如緡其出彌章 其九

湛恩洄洄如彼流泉帝斯萬年公受祿實駢既多受祿子孫綿綿壽考日躋永享南山 其十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吳郡俞允文著

贊

高士贊 并序

古之士有高世之名者非矯也而其行誠高而志精堅與涸濁不苟有所合視一世莫可以安其生者故遂冥處江海之上巖谷之中以逸樂其道而世亦初莫之尊禮焉及其與世寖遠行益高志益精堅而求其類是者彌寡世乃方以

其賢為不可及思必致之與之共理於旌幣蒲輪之使交望尊禮日隆而斯人愈不至矣易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又曰肥遯無不利其是謂乎苟性之所定而能不枉其志遺害以全其道者亦可謂識去就之分矣故自周衰以逮於漢晉擇其幾是道者為之敘贊其事凡三十六人廉乎俛仰之間或可循其跡之所至焉若夫身須世難雖能外其生以起名節而亦不能無累余未敢列之此篇

榮啓期 周五人

榮公者何九十行歌鹿裘帶索委蛇同波行遇尼父泰山之阿一言適道三樂自多居常待終豈識其亡

林類

魏有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而裘行歌拾穗齊同死生縲絏奚悔窮哉若人孰喻其意賜也室闚宣尼爰契

原憲

原憲窮閻桑樞蓬戶佳坐彈琴蕭然獨處友賜軒車過謝其所榮豈其心貧病是剖一聞其言終身慚悔

列禦寇

禦寇隱鄭貧有飢色子陽饋粟而又弗食妻為拊心笑對以意全身遠害泠然遺跡著書八篇垂世作則

莊周

莊生者何蒙人名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學無所不窺其要本歸於老氏著書寓言以詆訾孔子之徒類皆空語洸洋自恣楚威王聞其賢以厚幣迎之許以相位笑謂楚使者引犧犧牛寧游戲汙瀆之中以快其志猗歟先生遂不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

四皓 東園公 甪里先生 綺里季 夏黃公 秦二人

四皓者何河內軹人並時齊志脩道潔身退入藍田以避狂秦作歌紫芝共入地肺秦滅漢興徵之不至遯矣遐哉垂耀百世

顏斶

顏斶貴士論剸齊宣言邁三五英風邈然清淨自娛車服都捐歸真反樸形神以全

摯峻 西漢三人

摯峻伯陵清節自治與司馬遷並襟齊契獨隱岍山脩德避世遷既尊貴乃勸之仕報書而言屏絕名利卒隱於岍岍人立祠世奉祀之號曰居士歐孫回恂博貫邁倫學者宗之亦慕先人遂隱南山徵召不聞騰聲三輔矣世載芬

嚴君平

蜀嚴君平性尚沉冥賣卜成都百錢自營閉簾授道著書頣情見得不苟幽操彌貞李彊靡謳揚雄數稱九十餘終嗚呼先生

鄭樸

谷口子真脩道靜默世服其高耕於巖石名振京師禮聘不荅揚雄法言盛稱其德刻之靈陶祠于馮翊

韓順 凍漢十八人

韓順子良天水成紀經行高清徵名不起王莽之末遂隱南山隗囂禮聘執操彌堅託蔭韜光山棲泰然不有傾潔曷考終焉

申屠蟠

申屠蟠者陳留外黃九歲喪父哀毀居喪家貧為傭見奇林宗蔡邕汲重辭讓靡遑隱居精學經緯兼明見湯獨歎絶跡梁碭屢徵不至咸勸之仕笑而不應終全高志卒老於家年七十四

向長

向長子平河內朝歌隱居不仕結尚和好通老易家貧無備受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固辭讀易致歎乃悟損益建武之中嫁娶既畢勅斷家事肆志自適北海禽慶雅好既同俱游五岳不知所終

龐公

龐公者何南郡襄陽居峴之南未嘗入城夫妻相敬有如賓朋刺史劉表欲屈不能乃就候之因而釋耕遂攜妻子鹿門是登采藥不反噫嘻

先生

矯慎

矯慎仲彦扶風茂陵少學黃老遯世隱名仰慕松喬導引長生汝南吳蒼甚重之遺書觀志不答馬關年七十餘竟不肯娶自言死期及期而訃後見敦煌或云神仙同郡馬瑤亦隱于汧兔罝為事所居化遷百姓號稱馬牧先生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縣人博學無常家恬靜速

世塵太守不能屈天子不得臣豈飲洗耳水隱
純不辱身友人頌其德號玄德先生年九十有
九以壽終中平

高鳳

高鳳南陽人少時爲諸生家本業農畝誦讀何
專精潦水已流麥持竿猶誦經教授西唐山其
後遂有名義解鄰里鬪懷感爲投兵年老志益
勤名聲日昭闔連召恐不逸遠託絶世紛推財
與兄子隱身漁釣羣以此終於家懷哉若伊人

戴良

戴良叔鸞汝南慎陽祖遵任俠稱豪于鄉自少
誕節母喜驢鳴乃學爲之以娛其情母卒居
喪飲酒食肉任真過禮哀至乃哭才高尚奇論
多駭俗屢辟不就逃入山中優哉游哉卒以壽
終五女並賢嫁不爲豐能遵其訓皆有隱風

嚴子陵

嚴光子陵本會稽人與光武同學少有高名光
武即位變姓隱身帝思其賢聘以玄纁三及而
至舍於北軍授書君房言多激昂得書奏之帝
笑其狂帝幸其所欲助爲理謂士有志偃臥不
起帝復引入道舊致情因共偃臥上感客星太
史奏之帝曰做終不能屈耕於富春建武十七
帝復特徵年八十終猗歟先生

王霸

孺仲清節絶交避新徵拜建武稱名不臣閻陽
毀之託跡隱淪妻亦美志共隱終身

郭泰

太原林宗家世貧賤恥役辭母就學伯彦博覽
兼通乃游京縣膺尹河南一見欣賛洞徹天人
委辭祿宦指鑒雅俗遜違世患潛隱勤誨懷賢
屢歎翔超絶軌冥跡爲絆四十二終一何其短
無愧銘詞千春彌煥

梁鴻

伯鸞幼遭亂卷席埜若翁家貧尚節介博覽無
不通學畢乃牧豕牧豕上林中鄉里慕其賢欲
女不得從彼美孟德雅三十猶未逢一言遂契

合共入霸陵中彈琹詠詩書耕織聊自充慕古
頌高士五噫忤肅宗易姓稱運期適吳依伯通
伯通方舍之閑門潛著書既疾告主人慎勿令
喪歸塟子贏博間延陵余所希伯通爲求葬冢
近吳要離要離古烈士舉世難與比嗟嗟梁伯
鸞清可節以偕

周燮

周燮彥祖生而醜狀母欲棄之父異其相謂能
興宗遂留以養始在髫髻而知禮讓既長益克

專精禮易非聖之書斥而不習不脩賀問隱居
罔測下有陂田肆勤自給非所耕漁則不以食
宗族鄉黨罕得而覩安帝延光以幣聘之遣使
送敬終以疾辭稷武嘉遁豈曰滑泥

黃憲

黃憲叔度年十四時潁川荀淑諫然異之與語
移日稱曰吾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一見罔然
若失其高陳蕃周舉至於林宗靡不嘆服汎濫
表閎初舉孝廉公府復徵不就而終四十八齡

號曰徵君嗚呼先生

徐穉

豫章徐穉家貧力穡恭儉義讓人服其德太守
陳蕃厚禮遇爲特設一榻去則復懸屢辟徵辟
而赴喪祭炙雞束芻不告而去苟非林宗孰喻
其意

焦先

焦先者何舉世莫知惟甄受禪獨居河湄卧不
設席袒不著衣以身親土垢汗如泥食或數日

迮不由歌後爲野火燒燬其廬露寢積雪袒卧
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宛如卒以壽終年百歲餘

侯瑾

敦煌侯瑾字曰子瑜少而孤貧宗人是依性既
篤學傭作爲資暮還其家爇柴讀書以禮自牧
獨處罔戲州郡屢辟並以疾辭作論矯世譏刺
當時後入山中覃思著文西河之人敬而不名
稱爲侯君猗歟先生

姜肱

伯淮名族孝友天至博兼經緯爰來多士屢辟
名命高尚其事帝命圖形託疾韜被益固本志
遠浮海滋七十餘終熹平之世

董京

咸華越俗被髮行吟幽棲洛社纖跡蹈塵殘絮
自覆反郤佳餘答詩孫楚後遂隱身遺音寢處
乃見玄真

宋纖

敦煌宋纖遠操沉默隱居酒泉門衆受業不與

世交不應州辟揚宣頌像馬岌銘壁矯矯神龍
道炳身匿著書萬言年老彌篤廢後張祚禮聘
敦逼遂陳本志不食而卒年八十餘謚曰玄虛

孫登

汲郡公和窟居無族偏草夏裳被髮冬覆義易
耽精彈琹獨奏援古晧然莫知年數遵晦遺逸
當海靡詣遠峰朗嘯阮不能叩妙鑒嵇生幽憤
乃搆漢奐神徵潛真内秀遺書蘇門玄蹤莫窺

陶淡

陶淡處靜性好仙術謂可祈年妙齡絶粒不事
婚娶不營家室長於卜筮專精義易結廬湘山
養鹿雪色親故候之移澗自匿後避州舉埋山
之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淵明

有晉徵士曰陶淵明潯陽柴桑避世隱飛當宋
之隆以潛是名少有高趣博學能文文取旨達
反得其真讀書大畧會意便欣環堵蕭然絺綌
冬陳簞瓢屢罄慕古詠貧撫琹無絃漉酒有巾

著傳自號五柳先生性既嗜酒酒至自傾招飲
輒醉曾不吝情刺史王宏欲屈不能命龐通之
齎酒以迎先是延之適以道經次於潯陽日造
淵明留錢二萬以助昏冥廬山惠遠持律最精
強要入社攢眉而行樂天委分不顧世名初辟
州府三命辭榮後為彭澤恥於自營即日棄官
賦辭以明元嘉四年復以詔徵終於困窮六十
三齡謚曰靖節嗚呼先生

循吏贊 并序

余既作高士贊竊以為士雖負高世之行而藏名隱跡混幽編戶若使吏治促峻必至惕賢役德亦安能肆志徜徉縱體蕭散自逸於巖石之下哉由是曲肱飲水而不能不勞心於御世斯其殆矣漢史稱循吏能令百姓乂安無歎息愁苦之心況高世之士而有失志於時者乎且文翁任延尤恢儒崇賢章章於循吏之中以終高士之操是知高士者非循吏無以自逸也故又作循吏贊

文翁 西漢

蜀地辟陋初若蠻夷文翁為守數誘進之乃選小吏受業京師數歲蜀生成就還歸又起學官招徠子弟為除繇吏以次補吏吏民榮之大化蜀地巴蜀文雅比於齊魯誰則為之實由翁始蜀人至今不絕祠祀

王成

王成者何當宣帝時為膠東相流民自歸治有異效宣帝褒之其用未及其名則垂

王霸

王霸次公淮陽夏人以豪役使遂徙安陵入錢補官能以廉稱雖習文法持法最平俗尚嚴酷寬和自名後以賢良擢守潁川宣帝嘉之寵數異焉司察陰伏衆驚神明治為第一京兆是徵再遷潁守治行益精鳳凰數集賜爵與金尋遷丞相封侯建成風采則劣長於治民漢興以來莫之與京

召信臣

名公信臣九江壽春明經高第起守零陵遂遷南陽務在富民躬耕勸農舍離鄉亭開通溝瀆復起水門廣溉田畝歲歲加增仍為均水刻石防爭昏喪禁奢游敖抵刑盜息訟止其化大行吏民親愛任父是稱荆州刺史具上其能再遷河南增秩賜金治當第一少府是徵奏省冗費數千萬緡元始四年以老卒官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蜀以文翁九江信臣歲時奉祀貽則千春

朱邑

朱邑仲卿廬江舒人少為嗇夫桐鄉有恩後舉賢良為司農丞北海太守治有高名入為司農身居列卿禄共族黨家無餘贏是時張敞貽書自明邑感敞言多薦時英終於神爵天子悼驚下詔稱揚嘉其潔清賜金邑子以奉嘗蒸初有遺愛桐鄉之民遂葬桐鄉立祠起墳顯々令德其在斯人

龔遂

龔遂少卿山陽平陽素有大節亦以明經官至

昌邑有聲後王嗣位日以驕溢尋亦見廢殊死群辟遂得減死以諫之力當宣帝時渤海盜起遂已七十歲舉能治形貌短小不副帝意帝始心輕終說其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唯須緩之然後可行既至渤海郡以兵迎遂皆遣還遺書見情謂持鉏鉤悉為良民唯是盜賊乃始持兵由是郡中翕然而平乃復賑貸勸民樹蓄斥去末技賣刀買犢吏民富實止息訟獄在郡數年帝復遣徵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欲以褒顯拜為水衡唯以水衡專典上林共帳宮館宗廟取牲帝甚重之官職尤親卒以官壽沒有遺榮

衛颯

河內衛颯家貧隨師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跡遷守桂陽交州接境俗無禮則颯修庠序設婚姻禮刑俗移易民居遠郡吏發乘船名曰傳役颯乃鑿山通道置郵役省勞息視事十年居官如家郡內清一光武徵還欲為少府會颯被疾敕須後詔載病詣闕自陳困篤

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居家以卒南陽茨充代為桂陽教民種殖養蠶織屨亦善其政民得利益

任延

任延長孫南陽宛人學於太學十二明經號為聖童以此顯名更始元年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以驚及到靜泊先祠延陵聘請高士董子嚴陵吳龍丘萇隱居高操四輔三公連辟不到修書致藥相望於道萇願備錄尋亦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時賢士爭往署職建武之初

上書王庭願乞骸骨光武詔徵九真太守賜馬雜繒九真射獵不知牛耕延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駱越之民不知禮則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以年齒相配禮聘其後生子始知種姓尤多感德名子爲任交守錫光化聲侔延領南華風始二守焉

王景

詣邯王景廣闚衆書薦能理水詔修汴渠應對敏給乃賜圖書滎陽以東商度地勢鑿山截澗

令相泗注明年渠成帝親循行三遷景秩以是知名後守廬江再修蕪廢墾闢倍多銘石刻誓又訓蠶織爲作法制文傳廬江竟卒于位

秦彭

秦彭伯平扶風茂陵爲山陽守以禮措刑崇儒敦教制定六親農月度畝差品有程所立條式詔並班行轉守潁川嘉瑞相仍肅宗再幸恩寵甚榮卒于章平九有賢名

王渙

王渙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力數通剽輕晚而改節讀律明經爲郡功曹薦賢選能舉除溫令境內夷清兗州刺史風威大行徵拜侍御從駕南巡還令洛陽平正居身發擿姦伏稱歎爲神元興元年早䘮奄昏百姓追思立祠報恩羊羔素絲後代顯聞

許荊

陽羨許荊少爲郡吏兄既早沒子世爲嗣報讐殺人怨者攻世荊聞出門迎怨者跪願身代殺

怨家委去扶荊稱賢荊名益著太守王競孝廉是舉遷守桂陽爲設喪紀婚姻制度咸使知禮兄弟爭財荊自歸咎遂各感悔引罪求受唯荊在事十有二年父老稱歌以病上言徵拜建議竟卒於官桂陽立廟有風愛焉

孟嘗

孟嘗伯周會稽上虞三世爲吏授命臨危嘗爲戶曹操行自持上虞寡婦至孝養姑年老壽終以鴆見誣婦竟冤死莫察其辜嘗爭不行泣謝

去歸郡中連旱禱請皆違後守殷丹訪問其故
嘗具婦冤引昔孝婦感天致旱時雨不澍丹刑
訟者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殷康榮舉徐令
遷守合浦海出珠寶商販通市先時守宰採求
無紀珠遂漸徙界於交趾至嘗到官革易前敝
去珠復還百姓安又被徵當還吏民舉轅既不
得進乃載民船遁處山澤身自耕田鄰縣慕德
就家百餘當桓帝時楊喬上書前後七表不容
區區嘗竟不用終於舊廬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州郡並徵叔遼
未仕遂絕不應太尉朱寵太傅桓焉為辟叔遼
察矩孝廉稍遷雍令在縣四年能以禮讓民用
化遷太尉胡廣再舉其賢為尚書令凡得四遷
矩性亮直不附貴勢出相常山由失梁冀冀後
少悟乃補從事累遷太尉號為良輔坐免災異
尋以徵起時所辟召名儒宿德不通州郡順諫
以默多見省用後以日食遂乞骸骨竟以壽卒

劉寵

劉寵祖榮東萊牟平少受父業察舉明經除東
平令仁惠得民七遷其官為守會稽前政煩苛
寵獨簡除犬不夜吠吏不侵漁徵為將作百姓
見思五六老叟皓髮厖眉出自若耶百錢自齎
寵為人選一錢受之累轉司空頻遷太尉而免
歸郡並以災異在官廉素家無餘貲以老病終
後世稱之

仇覽

仇覽季智陳留考城自少淳默里不知名縣召
補吏選長蒲亭勸人生業科令嚴明賑恤孤寡
稍後剽輕化導母子慈孝變成縣令王涣政尚
嚴猛聞覽德化勉卒累行遣入太學同郡符融
心獨奇覽以告林宗謁覽留宿下牀致恭覽既
學畢州郡並請皆以疾辭不就其聘雖在宴居
必以禮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謍喜怒不形人莫
能測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童恢 恢作种

童恢漢宗世瑯琊人少為郡吏執法廉平太尉
楊賜聞而辟之及賜被劾掾屬悉歸恢獨詣闕
爭賜抗詞賜既得理掾屬復來恢即不顧杖策
而辭尋辟公府除令　賞善勸農流民徙居
呪除虎害吏人歌之青州舉異遷守丹陽時嬰
暴疾未至而已弟翊漢文素有高名宰府先辟
陽喑不行及恢被命乃始就徵除長須昌異政
日彰生為立祠民不能忘聞舉將喪棄官言旋
不復應辟卒於家焉

第五訪

第五訪者京兆長陵少而孤貧身自傭耕以養
兄嫂暇則學文察宰新都政平化行三年鄰縣歸戶倍增遷守張掖開倉賑民一郡全活吏民豐殷頌帝嘉之界無盜役升遷護羌威信並申邊境見服竟卒官云

呂純陽贊

遐哉至人納氣鴻濛含道兼俗秀景玄冲塵纓
多變異世猶逢翔嬉洞庭行天以風時引長笛
龍吟大空颯颯神化超然絕綜導樂延紀滯感馮窮圖祀垓埴歆企雲中

魯仲連贊并序

天偉奇淑儻非常之人必非世所易有然必令
能令已重斷絕躡塵之中飛薄日月之表而非
如珠璣象齒翠羽犀布琉璃文甲生蠻夷窟澤
閭丈夫賤實所得而挾玩之也是故糞敗而不
為蓄寡居而不為徒居前而令人輕居後而令
人軒辟猶猛虎藏之深山之中搏物而食之夫
誰能制其短長哉於是作魯仲連先生贊

而戎信信靡國不震載圍邯鄲亦陷長平矯矯
先生是肆是愠責辟新垣復然魏軍東蹈海

解患圍城誓梁紹晉萬國是禎約矢射書田單
有勳偉哉玉貌猗歟先生

齊王田橫贊

余覽史記田橫與漢三事至尸鄉未嘗不哀其
壯意氣危危然真若挾匕首當胸而人易死也
又怪橫五百人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著而莫
為志其一人姓字何哉

赫赫齊王肇開土疆雷震徹寰龍變鷹揚爰率
秦楚僭崇以已肆紹慶旅時惟弟橫殲戰麼麾

來走於梁惟漢截楚梁惟漢輔漢祚既登肆析
斯舉惟彼齊王爰度伊始是用卒斬義形烈士
桓桓漢祖亦霄其淥

漢壽亭侯關公贊

惟公忠勇邁世孔棘赳赳虎烈披草騰跡協秉
贊主夙夜電擊洞開堅陣竦身剌敵效曹歸劉
不忘舊德同極天網昂分漢室鴻運雖傾光靈
允赫歷世欽祀罔不昭格神之休矣佑我邦國

孫臏

壽榮之行亦以其時徨徨刑徒卒為國師更駟
顯畫損竈曜奇齊是以強魏是以危秋哉壽榮
譽滅名垂

金先生閒居圖贊 并序

先生嘗為烏程丞以非時解歸養恬丘園閉絶
人事暇日乃命工繪寫閒居之圖以自娛焉予
聞玉韞則山輝珠藏則川媚骨相既彰矣侯深
鑒乃為贊曰
猗歟先生嶽峙川渟托豪素以圖形儼珪組之

在目體般般以安肆容裔裔而恬漠舒玉趾于
芳皐攬瓊鵠于秀木熙熙乎瑩清真藻玄樸暢
幽情于遠抱解塵絲乎近俗于是以延遐齡綏
景福諒帝力之無施豈天刑之能束實仰止乎
伊人殆云希古之高躅

陸翁閒居圖贊 并序

陸翁名　字　避世隱名秉心獨善穿池並
巖築室依林嘉樹列圃芳疇西舍含太樸而無
擾循四序以為徽若翁可謂抗迹區中逸情雲

外者矣猶子希皐索予贊翁之美夫以盛德之
形容而偶缺于紀述甚未可也輒系之以詞其
詞曰
芒芒大塊貞風浸薄粤若斯翁不彫不斵就閒
曠而無為假丹青而有作忻眉宇之觀止仰襟
期之遠託若夫穹宇靜謐周除夷廓倚梧掩霞
喬松蔭崿選擇玄圃之芝廻舞緱山之鶴心有
親于魚鳥身不煩乎耕鑿用天道以取資從時
宜以為樂得性陋乎千乘養真擅乎一壑永綏

景命之期不拘當世之縛嘉乎哉吾雖未接手斯翁允已謂其高邈

貞孝讚 并序

休寧程汝義慷慨士也蚤世而殞妻汪孺人抑哀失志日夜煢煢教誨兩子善寔善夫以紹家聲操行高潔有合典經未數歲而善夫又夭孺人哀慟病噎善寔身往泰山禱授年壽而孺人疾果有瘳比善寔忽患危疾孺人憂勞疾復轉劇巫醫靡驗善寔繼室陳氏年始二十惶悸不

知所為乃詣嘗所供養觀世音菩薩像泣數精懇願救姑疾既而潛封股肉作湯以進孺人稍為強飲疾尋有瘳而善寔亦就痊損里閭聞之咸共驚異以為孺人能堅苦節之貞陳氏能發慧根之孝貞母孝婦至性天篤是足格天而天祚之福也善寔仲父汝玉亦以家門事行惧使湮泯遠乞讚詞以標女憲余觀程氏世德之盛流布四方綿遠百世衆餘萬指代起寸指而閨闈之內處變能亨又有出於常行之外昭卓如此豈所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者非邪且善寔始以顧孝抗義而來故余得周知之竊用嘉歎為之讚曰

穆穆貞孝實稟于天匪投于艱曷克以宣維天祚德宜康宜休宜膺景福曷艱是投引機喻訓勞耳見情進乳延年舐目還明嗟彼古列墨轍同塗于千萬禩與之合符維貞維孝格于天慈天人交格家無癘疵允茲德徽庶其有赫令問令望維內之則

金沆甫像贊

嗟彼髦士恂恂厥容不　不佻以文自攻意語驚出理贍辭豐將翱將翔宜顯而融如何不淑以殞厥躬丹青寫真罡子圖中徽音往矣終古焉窮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九

吴郡俞允文著

銘

座右銘并序

余平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四十荒怠無成惧然泯泯竊自痛艾思所以檢身之方偶讀崔子玉座右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行之其後陳伯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大抵不及子玉庶亦略盡矣而終非吾所自得因深

省其闕續為座右銘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己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諱言臨冨慎勿希居而厭其貧勿皆委諸命已則不能勤勿徇飄飄名反使喪其真固窮要之死弱𢹂焉足數嗜慾敗節義專貨則滅親浮言久之乃賊多事生埃塵伏謀促天紀荒憲耗精魂學善難為基織悪易成根善悪由一域共路險盈門幸慎戒之我永永令名存

四銘并序

余既為座右銘又嘗以古有欹罷挈壺玄鑑靈鐘四器並有深理足為鑑戒故復為之銘以補座右之未備云

欹罷

爰有欹罷其音鏗鏗不可以擊其體欹欹不可以楅基𡍼壷舟胎乎淵撲覆中斯正懷盈必覆顛顛君子尚象作則展彼天道有爰有食矧如之人悖之能吉保沖致和勞謙受益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挈壺

爰有挈壺竊神畫制撰景司刻遞分昏旦參紀律曆物以榮衰時由代革一往一來微若呼噏日居月諸綿載萬億在古聖哲疾焉是惜孔亟朝聞周戒夕惕來短去多難渴易失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玄鑑

爰有玄鑑麻象規規含此明德延光納照物無枉匿唯日與大反觀則忒人之能觀好惡是辟

豈若茲鑑昭我真則妍媸互形哀榮畢集彼雖無知鮮不自飾鑑道若斯何有迷惑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靈鐘

爰有靈鐘豐山之崩天委異質應霜而鳴無假考擊惟以虛受亦以虛出清蹤萬籟洪暢八極其來有感其去無迹既似俟時又類守默豈若庸音與衆齊律至我希聲養聦恒寂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龍尾石研銘

懿茲天琛出自幽穴含負太玄丁此毀缺沐之清源華星晝列粲粲敷文千歲不滅

井銘并序

徐使君子與爲藏書高齋其中庭深廣不踰百尺去庭之半累石爲山山之隙穿土爲井井泉清溢於茗飲最良凡盥漱沉滌咸于是乎取之子與以爲是井於吾齋爲有功宜刻銘以示永久銘曰

惟井之功利物實滋當暵而溢深綆不施清氣朝升蹠寒夏凄神龍來蟠合耀重暉貽刻後世使君所開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

誄

吳郡俞允文著

東海徐公誄

徐公諱　字　長興人也負義任俠而拳勇好擊刺之術少孤養舅氏家舅氏有仇不能報公日夜袖鐵椎椎殺仇仇懼為謝過乃釋之家貧身自力作甚苦至與兄弟分財多所推讓以故人大義之晚末喜觀書大畧彈琴咏歌以自

娛其志又治山園蔘二畝鹿嬉游其中益斥絕人事人亦少有知其盛壯時事者此其志真足賢哉公之子中行曩者以比部郎中以折減刑獄至吳郡乃身往車騎欵言相屬為余道之如是公時年八十安和逸豫誕綏寵命余因賦詩為壽以為比部使歸之獻今甫三年忽承委代遂令高義莫嗣遠識悼心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惟徐之先偃寔誕興肇自栢翳合姓于嬴肅肅郯邾來歸其仁惟仁与義周當之昏于彼姑蔑以走彭城曰禹曰章葉散條分天降之祚多有聞孫爰在于公矯志貞厲依操俠烈游心材技所尚棄同匪曰詭異厥初不悼丁此家瘁鞠之育之實惟舅氏公之戴之之死靡貳惟舅之仇我則云懟亥椎晉鄙離扑秦帝人有之心千載一致滔耀蓬室底力自肆義發睦親辭豐安匱謞謞芳風遯迹攸彼惟此道性於何不淑曾是恬曠以就煩促逍遙琴書樹藝桑竹眷言東皐延想林圃候煦鋤新迎秋刈熟業謝兼求理循

止足蔘飼雙麏馴跡嚴麓緜山御鶴鄰下牽擯人禽殊倫冥化偕漠皤皤鄉耋比德焉忽惟昔哲謂平刑惟明天子命我于吳之疆惠茂幽圄如熙春陽輿馬翹翹德音洋洋賁我衡閭東帛是將疇是拔俗以濟謙光惟時聞公既壽而康文璽璽賀言乃崇其慶彼居之子亦既堂堂鮮伴白華以莫不臧庶幾百年景福是享胡嬰寢疾遽爾淪喪嗚呼哀哉惟余与公曾未遘集欽賢懷仁有邁疇昔煢煢孤嗣增欷累悒踰日踰

月于咭莫及嗚呼哀哉天地斡運萬代相報勞
生異塗趨死同域人世代門膠舌糾纏其間脩
短孰云能執嗟乎徐公于兹永畢露泣新條風
飄舊陌豈謂常然而不是戚嗚呼哀哉

明故刑部尚書顧公誄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七日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卒嗚呼哀哉仁賢殞逝萬世同途而國失師模
民匕瞻恃寧不有遺愛遺直之嗟滋遠滋深之
感惟古誄德可以叙哀乃爲之誄曰

昔自句吴聿來長興爰及三世公斯挺生厥母
夢麟龍首膺身應符啓運乃徵於神弱冠升朝
詒使輶軒帝紀是纂聲聞九天遂佐於讞惟刑
之理惟允惟明以息奸宄惟是屬邑役冠震驚
匹馬馳說授首歸誠僉曰公功禁衛是徵衛尉
憑寵驕恣横行公閑以法莫撓直繩出僉嶺表
以董属羌師徒赳赳大旆煌煌于汀于漳凶醜
劻勷雷震温火實侵于疆時惟新建雄武光光
公實賛之王略是張郴桂熇雷千里相望我振
我旅神于鏘鏘方險既夷稜威彌壯進陟憲副
分隷南昌逆藩始輯招徠叛匕夙夜在公智贍
謀長讒口掇拾抑厭靡亢璠玉致美雖蔽益彰
累擢方伯齋變知方邊夷滇荒苛慝易作乃遷
中丞以拊孱弱議寛龔嗣甄録勳庸亹宣文教
昭洗頟蒙省遣輶車賑給羇窮咸俾萬里歡歸
舊垌化洽時雍四方攸同奄擢内憂承訃亟奔
宥于新典投閒杜門十有五載公望復振帝曰
汝往再拊滇民救亂不棘事後歸仁越轉司冦

用削深文克蔺睿聰爲國憲程直道見譴猜心
害能改官南部引年見情寵命雖渥時點青蠅
還延三載終以辭榮言旋言歸税駕丘林昌祚
弗延八十三齡倏韜休範永替芳塵嗚呼哀哉
細惟純德氣茂才良學綜百氏藝窮九章恥一
不知殫思無方縱心温讓體物弘詳潛德不居
隱善則揚恪從王事乆緝典常不忮不矜于何
不臧惟帝穆穆思存厚終于以醊醊丘墓起封
玄冥司節日月既窮誕啓今辰龜筮龍從翼翼

靈輀長遵壽宮嗚呼哀哉猥余薄劣叨承宴私
燔膏宵憩命韻稱詩時加獎飾有邁等夷誾書
置醴扶策相携躋躡丹磴田遲翠微雲心泉響
林杪帆移神均遠託景晏忘疲循念疇曩有惄
良知豈忘會葚攀挽素綏徒然負痾望慕增欷
如何一往莫睹光儀嗚呼哀哉

故學士華公誄 并序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學
士奉直大夫華公寢疾卒于里第春秋七十有

八嗚呼哀哉公邃學懿範卓冠人倫長譽弘風
白著海宇持懸謬賞彌積歲年未覩光儀遽淪
晏景季子水部克纂先志仍遣訃言知音永乖
有感偏識夫悽愴之旨以誄爲先遂用誄之以
累至德是知徐君墓樹終偃芙蓉之枝太尉壚
咻不歇桂栤之氣其詞曰
邈矣遐冑宋之公族蟬聯條分允惟戩穀晉有
孝子至性天篤天降之祚以衍嗣續爰居毗陵
族弥熾興越有千祀公斯挺生純諒闓敏夷粹
淵靈含稟茂德弘劭髫齡摛藻秀拔入羣
敦行孝弟研幾典墳麗辭合趣達意成文豐才
厚蓄廣記洽聞學優時至升朝入仕翶翔翰林
起騰逸軌紛綸弘經深湛析理靡賾不索無微
不啓芳風颾颸讜口鏘鏘志隆位屈欲往違方
迴跡民部出晉淮糧託疾求免隱括韜光既塞
而通乃佐芸戎有此顯畫寵命是崇並名儒碩
入侍彤宮雜難疑義以闡道宗公秉撝謙辭還
舊秩亦既纂訓光昭懿實竭心亮采以贊王室

遂還侍讀金幣載錫既建東宮詔諭殊俗屏斥
臚賄傾夷震肅會置宮僚尋擬經局青蠅一織
終能黜玉公復翻然乞覲歸還旁闢園治娛侍
承顏親反不怡旋起朝班養隆雖敬順志爲安
閱試兩京甄拔湮淪濟濟豪彥多躋顯尊帝曰
汝賢將傳儲君人之醜正卒以訕聞清濁異源
進退惟時公之攸好匪爵能縻允慈矯節易容
知幾棄圖獨善懷我東皋乃葺家宇迺振初衣
高謝纓紱益究辭樓剪剔蕪音以散清機機要

之紗呂盡於辭抗義尚行周亟振窮親疏加恩靡間初終結友惟賢能闢心胸風期之昵萬里逶迤亦既家居城府罕至言念城守狡寇橫恣首輸私錢堅其險備衆始奮作卒免陷潰且議時艱田野是經蠲徭科訟害去利興鄉邑感德置祠兄情居家入仕為世作程中歲好道端居保神精粹為徒滌滌纖氛頹齡可制還童反真如何不吊殲此喆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位不滿德自古云然疇能不惻良璧掩耀秀木委質

行路增欷曾是為戚余以末學貧病荒沈罔或交類課筆通心條承哀訃悔余素襟遠焉往矣莫報知音嗚呼哀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祭文

祭內兄梁貞仲文

某月某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貞仲二兄之靈曰兄有閎懷洞無町畦衆或嘲哂兄能不疑兄有長才發為歌詩停嶶是恥滿紙須臾延廣納新家鮮留儲人之有絲得兄而治

以兄之幹無適不宜晚竟蹇躓計偕京師遭時多急顛沛莫支旅食風塵玉色就衰授教平陽負嶮而居宵悖峒峒畫驚島夷祿既酸寒百指相隨日纏痰疾窘苦囚羈曾不幾時函問倏來念昔與兄重此睽攜並兄所若終當轉佳胡遽以此去我長年兄嘗自視世罕與期謂我于詞不以剽為於稠衆中獨垂厭施我實庸鄙早落塗泥欲拔我貧處我幽棲兄今已矣斯言曷追兄之云亡奄忽經時歸骸阻亂復次河湄千里

游魂飄蕩焉依嗚呼終褰天竟何如曰兄之妹
于我而歸惟是先公與時抵巇亦既客死痛心
末涯斯固何祥兄復嗣之人之哭死尚有等夷
今我于兄實倍含悽死生道隔永絕音儀焚我
哀言庶或有知嗚呼哀哉尚　享

祭朱侍郎文

嗚呼公有雄才早歲奮跡筮官行人遂遷左掖
謇謇頜頜糾奸屏慝稜威所向靡不讋息紫庭
之內公譽有赫耳還南京為京兆丞衆嚮信信

白壁青繩一斥不復解體家林公忠其動懷寶
非欽江湖魏闕子牟之心惟公之忠實簡上情
國爵屢加寵賚頻仍咸期大用以贊台衡胡命
不融沉痾遂嬰天子悼我賜命優臻遣祭致哀
營窆起墳輝映玄堂時以為榮公雖徂逝遺芬
不泯翊啟哲胤克樹休聲有如公者雖死猶生
言念其叨奉末姻預聞卜葬將迎嘉辰一旦萬
古痛何可云敬陳蕤奠以訣幽明尚　享

祭周虞材文

嗚呼虞材而至然耶子之聰明人不能加以為
黼黻非身之華與今之為又焉足誇乃獨謂古
心之所眷古人不存其罷完佳商敦周彝飭置
甚家往往異觀翠綠丹砂一室之內子之所安
雜圖與畫散暑徂寒子之耆之忘事與餐衆嗜
以目或不能堅子有真嗜膠心染肝從取其直
千金不難子之于書劣歐與顏神入精出寸楮
千言選擇毫穎循意所便自以伯英所未能先
又嗜隱處膚游罕覿匪覿而逞如遭屈抑意所

不堪奚啻有七子之所為人實迂之有不謂迂
笑以為奇唯世所少乃始倩疑凡今之人匪勢
則利猛獸鷙鳥所不能屆殖其田廬極心所詣
及其久也禍亦隨至此子之迂吾以為賢子之
死矣亦既三年復有如子吾奚憾焉興嗟于人
人始云然嗚呼如子乃此乎止夫人之生肇自
孩稚從壯而老形老神沮既老以沮以逮沒齒
一何從容彼我意充世之是非殘於胷中白髮
隨顛皆成老翁如此而死滌復奚從今子妙齡

意領未已相視幾時奄迫溘汜假予有知豈復還期萬世之別決於一詞重泉九幽寧復余知酹予哭予惟以送悲

祭文內翰文

邈矣季子清風肅然誰其紹之先生之賢獨視千古篤行自專研綜典籍含胦以鮮裴為文章相如馬遷乃與時迕亦復迍邅雖以薦聞非心所便臨組乍緤旋憩丘園隱跡矯時秉操弥堅閉心靜居心耽其玄籀篆邈隸草藁楷法至於

善画隨意所宜上自王公下逮窮閻争識宮墻肩摩踵駢往往四裔碑版摹鐫於惟先生立德立言遐迩景附循海納川登享壽考九十三年子孫彬彬禧祉實繇資始守終德茂山陶今所追悼位與德愆邦失休範士失師傳胡不憖遺歸神下泉其忝姻末夙奉光顏心欷目泫瞻望靈筵巾奠告哀以展薄處尚 饗

祭張通進文

翳洪族之嬋嫣爰初謀乎燕公勖清芬於累葉揚厥聲之渢渢惟先生之啓運毓奇秀於鴻濛蘊內美之信脩當登歲而奮庸遂牽絲以出牧歷三州之大邦攄奇畫以弭寇亦恢儒而尚農憫人民之流亡若痌瘝之在躬司爽鳩而慎恤侔清譽於岱嵩忽累疏而披悃陳孝道於無窮既予告而歸養愛彌敦而敬隆伊厥考之眉壽信高朗而令終乃搆廬於墓田精誠徹而上通巢玄燕於帷幕簡素心於帝衷被不次之殊渥登大僚而顯融肆出納於羣言循虞廷之命龍

亮弼忠以奉職思日贊乎天聰丁九廟之離灾遷引咎以自蒙賦歸來以咲嗷展五岳之幽踪遺秀句于巖頂走赤牘於廬中駕靡停於熾暑席長桂乎隆冬協風期於未覿即傾蓋而交濃胡沖懷之無忤必虛舟之有容故意雖絕于囂煩而名每薦於羣公猥殊遇於閩浙幸先生之過從開罔竭之情瀾露難挫之詞鋒刲綢繆于師旅表嘉頌乎徽功嬰悼亡之慘毒又枉吊于杙宗感深仁之遠浹喜光儀之屢逢延嘉話而

非一飲湖上之青峰謂仙齡其必邁与邀遑乎比崇當綴詞以相祝匪空言而致工慨江郎之奄逝而速先生以自同方訝信之雙踈乍遑疑而內訌竟承訃於莫救軫余心之不充聞哲胤之皆賢偉堂基之日隆且大暮之同寐奚憂歡之互攻然終古而永隔固弱情之所鍾聊寄言而遣奠迺灑泣於便風倘遺靈之未遠冀有鑒于哀悰尚　饗

哀張處士文 并序

處士張君者名冲字應和自少俶儻不肯學世儒循章句趑趄取困厄乃挾其貲行賈都邑間交驩諸豪傑取名聲久之輒復厭遠遊歸鄉里益治產業周貧卹匱振人之厄尤進文先生長者購古圖書鼎敦雜罷物珍恠與共欣賞然亦徃徃製為方服抗跡巘石用自卓絶於衆以故州閭多稱之年六十而卒初余未嘗接顔於君幸托末契於君之子鳳翼獻翼而知君之行義出佰流若此又能使其子並以文學知名當世

纂言而播德日余既莫覩其清塵兮尋響像於疇昔慨齊世而多違兮羣義風之未格爰興文以敬兮弔庶流譽於斯域

劾漢楊孫羸葬文 并序

王比部元美嘗為楊王孫贊嘉王孫生能厚自奉養及死而羸葬以矯世之厚葬者為高且嘲余之不知王孫余謂王孫之自厚其生既乖神聖菲薄飲食之儉又無至人延年却粒之術至於死而矯世皆非道之極也因戲為文劾之以示

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菲飲菲食爰在至人延年却粒王孫之奉甘膿自賊死而羸葬矯世爰棘以囊盛尸入地七尺又脫其囊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能禹亡形亡聲爰化不得死而為鬼鬼既為歸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死而矯世豈道之極堯之葬也可謂簡易胡况言之而不是式嗟嗟王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其訴以告冢人以正邪慝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恠必其不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恠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下而又不以為恠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下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恠而亦不知其為恠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夫惟無恠是以恠夫惟恠是以無恠是怪之名也以天下無怪而有無怪者非無怪也以天下盡怪而無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恠滅矣且天下之怪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恠而不以為怪之始未必不謂其怪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之則駭且笑以為怪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語者半又三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駭且笑以為怪而不知昔以為恠者今不以為恠今之恠乃昔之不怪者乎此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有聞乎後世也是皇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為恠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下必以管蔡為怪夫天下之所以恠夫四凶管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恠也以其不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恠則後世之不

聞有四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四凶也盡管蔡也以天下盡四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四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不以胡人為恠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恠後世不以四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恠也泯矣是以天下之恠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漢印說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昉漢之私印王球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曄又集七十餘印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吳郡吾丘子行工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楨頗為博古秦漢魏晉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緐戾不可辨識至此古法盡矣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歙人吳考姊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玉象娑羅葉變分舍利於金壇寶化于是西崙瓶水由之東注三千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併養模神貝闢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頗鹿苑以何殊仰鷲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此都之妙域也曰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之掌霞含吉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迴抜喧濁以斯妙域永籍閑安尒其刼代延長風烟頓撼松撩沓脆皆成白蟺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之相粤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象教以為絶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慧其焉託載瞻堂宇篤志纂脩誓發一言弘薰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剎敢擅當年孔内史之薙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勝果用培廣大之福田薦貸如陵無煩入海投跡彌壤有類為山佇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齋運遊智刃于栴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牛泥讓潔雁塔慚輝庶十方法衆之祁祁終茲了義兼一郡高賢之齊濟早勒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竊就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曰用其名以為字若漢簡相如司馬相如也蔚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蔚音暢為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為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比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有容隱謂與今工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芻蕘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殆無以過臣竊念倭本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雖雕悍狡猾冒死徼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淮齊之師發荊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屬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顒顒處窮城之中朝不及夕而寇輒殺掠坰野俘掊子女金帛攻城殺將未有去志新寇復來黨與日衆已有寧息之時而統帥參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上遺 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救仍遣文華況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陛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含血被肉

氓氓轉死溝壑所謂尸未腐而名滅臣有靦顏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出於計數不違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況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敝必多故曰師之所處荊棘生之況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涓塵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屢遣諭告[illegible]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為名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飭練戰士一如 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飢勞絕其

便道毋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强為萬全必勝之策信威遠夷則自然懾慴不敢犯境況深入耶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亡者千衆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海險絕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崐山自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然

至力屈兇威狐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乏人捄援故也是以寇發輒轉殺掠如入無人之地非待召募 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竊計東南州縣宜稍益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足相捄援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内地效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今兩軍既接兵不及旋目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緩敵挫銳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終為它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或為它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身已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册庶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材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兵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衂相次已近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敕所在募兵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材技異常如兵法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將吏尤須驗試詳委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悮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諸水道及操舟善鬬者多漳州泉州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谿有海滄月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埒下灣有西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舡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任割梅嶺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住割
桐山照依海滄安邊館事例其月潛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安海都鄙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又守保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宄悖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發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號勝兵其于離絶父母羇孤歲月怨曠
騷動不異恒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使害甚難節
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平遣
歸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卒應擬合于近賊州
縣明諭官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材
技杰俊者使之訓練如嘉靖長鎗鈎刀標牌之
器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三軍三軍服
習其氣必銳亦未必弱于客兵又不若客兵屢
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錄奏聞
臣本不渫然今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岷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
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
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
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
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岷山
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横取路罕辯涯涘百姓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乘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惟松江洩水爲徑後世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楊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裹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湮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内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爲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脩苟非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

來則壞岸低田與水渺瀰此築圩裹岸之法尤爲最要范公仲淹云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徧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撩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脩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今淺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壩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循相踵追徵以至田事無以圖用官乏務溫不行是使地無可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莫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户部尚書夏公元吉奉勅開浚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重加濬治水害暫息蹟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爲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矣

之忠釐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爲規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吴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校

書啓

上王侍郎啓

伏念曠違所御二紀於茲瞻企清光飢渴莫喻前同縣生頋咸和王重禹皆傳諭深仁特賜存憶屬者敬純還時尤具委曲恩施不報罔知所裁恭惟明公碩望著於朝端清風播於宇内入秉邦憲出總淮漕式分主憂允荅民望天下豪偉彊力之士日用翹首希冀片言不可卒獲某困躓沉幽爲日滋久而舍氣劣弱受性庸疎徒抱慚惶虚擲歲月行隳業弛有負夙心豈謂明公横加德念辟從雲墮但覺䰟揺是以仰德之餘寤寐難觧兼多痾瘵寄命無期雲泥自乖音旨弥隔輒因敬純衔恩再往謹力疾牽綴五言古詩六十韻目之曰訓德意顯乎詞詞難盡意輕冐威重伏希汗流謹啓

謝大中丞銅梁張公啓

其性俠才畢年侵病迫不能遠跡流俗養真恬惔有乖古人高蹈之度每以為愆大人含弘猥體逮下既以恩浹蓬戶仍加標署美名即使鄙塵之中謬獲烟霞之奬榮踰羔雁愧溢丘園辭讓未遑莫能自處謹因縣吏奉書通心感至增欷良切紆結不宣

上張中丞所著詩啓

伏以中丞負高世之才統方隅之任精明勵治

聲實知長摛藻挟天深仁被物揚沉發滯卓古超今省忖虛庸日尋病疹剏乏丘園之美猥加羔雁之儀枉遲追慚係心靡所冀圖報稱實亦何階謹擬五言排律詩三首少當頌述又別寫雜體詩四十五首以備機彈儻定以一言當永為模範且塵困朽質誠愈於刷清源而蔭玄景也冒干威重弥切兢惶謹啓

答王元美書

以者得奉手札兼貽所刺鄙文及惠貺前後重疊雖時荷受非心所安竊自念生平多疾才復謭拙謬於時趣往往同里友生即有累歲不獲接面者以此世益疎之辟如鳥獸之性與人彼此皆少味耳故與世寖遠復貧賤積漸使然而非喜為此也至於文詞朴野之極反復類古僕豈能遂託於古哉頃蒙所為集序於僕既不嵗鄙而稱引與所期待大浮本實雖私心冀於足下幸致非譽而遠抱慚惶豈有既耶但足下之文卓絕邁古知者咸謂類司馬子長今之人無

有焉是余之文將由足下不朽矣然亦寧無累足下知人之哲哉以此每不自安今足下才猷偉茂加富盛之年擢轉大僚統兵方隅遠樹旂常之勳使余巖石之老飽聞而心醉之雖遠為慰所恨未緣即奉光塵消此慚惶耳聊賦七言古詩一篇以申翹企之情殊不足以勝足下之識彈也一咲

答陽曲王布政明輔

允文褎病日至切省癈陋短才無足取重當世

獨明公相違數年遼隔數千里況一時勢分之懸絶而推誠下逮弥久益篤即以筆札之微庸拙不能近古而遠辱嘉命損貺頻仍每用慚惕不遑致感其亦不敢自感以為已長惟明公清簡直方通明端雅專靜内厚而欲去時之傈佗諛佞之習姑與福質跡樸忤俗之倫為方外之交以整遺而不必其盡賢不然則允文之謀眷明公固非一世之知也且復張引廣為推之於人必不欲止於一已之知已也與善而不求備

為德而必要終明公之大賢何謝古人某何幸而遭大賢之謀睠如此恨不能攙鐙千里函挹光儀以展至欵信還聊附狀申候仰冀台慈俯賜矜亮言何能悉

與王建寧敬文書

蕭侍中子雲書梁武帝謂與二王比跡其名特冠當世而張懷瓘書斷又云隷書飛白入妙小篆行草章草入能梁武於書鑒覈甚精不為無見其書世亦罕傳今福州府學有子雲章草書出師頌是元時虎都魯沙仲威摸刻可榻之

荅王元美

陶貞白傳緣疾動未便得書嘗示河南袁冊題詞甚覈宋公直以歲日祭駁謂非褚文是好博文過也此文諸書所載不同意其文佳喜為人書信意更定致多訛耳蕭子雲出師頌元虎都魯沙仲威摹刻福州學中嘗屬王敬文往榻竟不能得今聞索請出師頌墨跡尚在文氏疑為蕭書須取刻本校之所鑒唐文皇及第進士咸

多肉少骨文皇論書唯主筋骨當不自悖其言也蔡米蘇黄諸帖輒為鹵莽題記懷素千文即潦意求之固自險抜而乖處甚多且其怯顛狂枕藉糟麴潦倒公卿之前書果止此即大人舍弘胡能斷須與之游處昔任華贈懷素詩謂其假張禮部得名是有憑藉故能傾動一時或其書不必皆佳或其少作得名之書必不止此豈其書專主峻抜定有不合更不復論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中丞書

恭惟明公不遺壞室之疵賤名見舟船接覯踰涯實傾羣聽復承垂眷欲因元美園亭拍侍清宴某不敢依違遇陋輙便追隨奉陪末座於時益復脫略引以古人之禮雖長孫能癈龍丘之癖次公不棄許丞之聾無以過也不圖頸風竊發蹙頞攢眉偃蹇衆中有坊明公之威重竟遂辭避深村老生疾根頑固遇明公而不知自解即孔璋之檄將復奚爲抑書公之多釁而不能

不錯愕於檄詞明公之慈煦祥和使疾勢舒緩而難渙事固殊塗耳豈冀明公留軫重遣輸教副以腆贈禮隆仁至拜受慚惶仰企光儀踼蹬無地謹具蕪狀仍附縣吾申復特希台慈俯賜鑒宥某無任敬悚感輯之至不宣

上郡太守范公書

昨奉手書詞兼友生繕寫所爲詩賦皆鄙拙闒于大道竊以爲持此以往雖竭情披壼當益自折臧不足以自通也不圖深仁遠浹傾注踰涯撝分奚堪實出非望當時髦俊之士欽仰風旨希蔭光儀莫不聚目攢耳改視易聽以爲明公之于允文殆古之所謂知己也夫所謂知己者言其本無聲援獨能擢舉衆人之中施恩不報之地乃爲至耳今允文誠以爲孔厌不復然矣鍛翮不再奮矣而明公愍其荒沉不可變化反覆敦諭曲加奬賦必欲使不枉其性以盡其材良嗚呼明公之于允文固如此哉且明公道峻義方志廉行潔躬高明以持已不委順以隨人

衆名實于衆口定褒貶於一言其于人良不易矣而允文立談之間獨遇知于明公也如此是允文雖未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不問其賢不賢而皆歎其知遇之不易也今允文亦不敢廣自張引嘗聞馬有能千里者其齕枯飲濁坌集原野遊不出乎壇域歸必羈乎皁棧久與凡馬同也及夫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頬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胷脇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而徵表風生矣然而循以形容觔骨也伯樂九方歎則忘其毛物牝牡覽其天機而已是其于馬至精也雖未遇夫王良造父之御不盡取其千里之行而天下固果信其爲千里之馬矣是知馬雖不遇王良造父而遇伯樂九方歎則雖不能千里而有千里之名允文之遇知于明公雖不必賢于人人固取信于明公而有胃賢之實斯不已幸乎失事或可以幸于一時而不能持于延久今允文一辱高鑒遂將以爲終身

之幸是故幸莫大焉然允文分已委棄草野兼復疢疾彌牆其後徑無緣拜謁大府以丞挹宏論謦陳微悃玆承寵命荐臨而旌旆又當遠控南服雲霄日迥酬德無門循念始終戰慄無地謹撰五言排律詩四十韻庶幾榜人勞歌之遺伏惟不棄涓塵終賜甄録豈勝至願

与王元美書

某頓首白元美郎中足下得去歲七月廿八日書兼蒙惠詩省足下念存至厚也聞甚苦瘧寒尋已復動殊馳情耳内史吳君足下未接清塵乃遠見延納即欲使推重于時之人而此公何以失鑒于僕若此豈足下必有浮實之譽念之眞若負浤刺于背足下可爲僕謝之頃自寇亂旱暵荐加天地焦涸白骨蔓野萬姓惶惶靡有懷生之歡而僕從枯槁偃蹇其閒雖欲冀善餘齒其可得乎若 朝廷于此復無曠蕩之恩則弱㨶之子終不能甘溺溝瀆雖有漢水方城其無土崩魚爛哉恭惟 嚴君勛實日茂寵睠彌

篤足下又以英才奉職自著美譽少吐一言必能紓濟艱厄不朽之烈矣在南征北伐乎萬賤之直不如一貴之曲况貴且直乎願足下留意焉不悉

荅吳國倫書

某頓首白頃王參軍還忽辱賜書且怍且愕不知所喻又云嘗枉舟船竟無緣瞻候光景至今聞之益以欽嘆僕本弱才而頗有志于古之道閒嘗爲文亦不欲飾募詞以布近觀往往拙樸

過之雖同志者稀所欣賞然枯槁于窮閻久矣元美反以為然乃稍一抽揚之私自以為過量不意復謀知於足下且足下体德含弘寸情卓举遠規屈景之清則而又身居顯重之地吐音抗論便足經世而乃猥辱于蓬荻之微定交千里之外若數接顏懇懇最故者從風義所昵有遺形骸如僕弱才又豈宜荷昔李充說士甘于食肉由斯而言豈誠過足下哉而足下又以僕方之禎卿禎卿婉約有度晉宋而下咸可伯仲

若元美信斯人之儔也而僕邁時或過之其他另有牽率終未稱為成章以僕方之非其實矣僕今瘦守窮城又遭歲惡夙夜焦灼蹩心靡所而于筆札實有未遑足下又懸索之不以為陋雖欲申其極思已見乏源奈何聊往雜詩數首以復來諭而足下亦不必盡求之於詞也惟當抱義閑卧以報足下之相知而已足下惟矜察之瞻望既遐弥勤企想

答陸光祿書

非素謀眷猥示以所著文籍私幸左右將以褒崇而實非淺鄙者所易稱言且允文處才非時身自廢痼永期沒齒而日月既悠信道未篤每若履巖崔之絕崖臨廣野之無垠而狹中弱操傾盼周馳不覺汪洋忽以自失因仰希古人立言之旨庶幾援武往躅而才與願違日得日喪又無異越人之學遠射参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耳以此媿恨靡以自裁而左右乃謂其粗有知識至今以所著文就加校戢承命反側日夕

研求冀獲賾隱以資起予竊惟左右抱道含德遺榮杜門玄覽六經大聖之要典發其精英以標人文之準積有歲年今如郊祀議旁綜傳引章明天地之體以北郊配南郊非古以正大禮刑法志本反傳忠蹇傳以省刑為本持法為平忠賢有匪躬之節真足以昭直贛而挫頑佞歌詩取恬淡宴寐為高往往出於無心而其趣已至至於書序銘誌之作尤有慕雅篤厚之誠大抵因文寄心託理定制非如近世循膚剽剝盡

於詞而已夫天地發春萬物迴遽有不得不然者豈宜淺襲者呫呫搖舌妄於稱言哉古之子雲在後世之相知耳今李緒瑣瑣誠奚足云謹少効鄙人之私造次求益辭拙意簡不備宣陳伏惟矜其愚而加察焉允文頓首再拜

上鄒學教授向先生書

比者獲仰覿光貌兼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掖私心荷遽不知所云恭承先生于為世出行履謙沖道継苞含志極通濟辭紛濃而守高棲淡泊以抒神於從臣翫陶夔虞品於照飛文出華之士誅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謀閭意某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匚蘊求所謂瞻仰重輿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猶放於款外含慽而勤畢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學于孔子段干木以大駔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纍也而學于墨翟索盧參之狡也而學于禽滑離四子者戮辱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

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含慽勤畢外違盛教之益內包拙惑之差豈直闢闔晻暖排摧禮俗之謂乎綜量致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是以私曲煩緼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自通則雖有控款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陳寫以自解達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禹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功其居也淵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蹶高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翺翔翾闠之上而名滿四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勳業鏤昂彛光輝灼兩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光盤桓壞室不搖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為清不矯抗以為危不冒詬以逞願而志乎德行不嗜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溺于委巷善止于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於分之宜洶然無所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

其精宅於載籍貽誨於來世羣蹤既遠而曠然獨峙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軌今某性能碩乏體質備拘身無特達之節行無推擇之奇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巇捷於是二者而咸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弥年耽精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慊奇分未窮旨的徒懷伎癢終媿前英縱或志慮開授遺詞過人臧口識彈卓爲精正亦欣然便以爲得然而知其一之得而未睹其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

士因時裸入而衣出者爲不能變裸人之俗錦衣而吹竽者墨翟不能違荊王之所欲吹籟雖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竽之得也與衆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趣者雖勞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衆之嫌況復疢疾弥年精氣羸弱而欲與汗血之士賈勇相排蹙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耋耄昏塞嗜然爲遺種之老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且其受命非厚小兒戴六歲兩目失明隨聲辯人動止無攙援足向路恒畏避柱更步坐迷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不能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逐用竊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豈敢言非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拾纖於塵形哉其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候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齎志於泯泯以無聞是誠宜遇而不遇也計莫有悖于此者故既爲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一帙以畢所愚

儻存覽觀而甄裁之則是烏語通伯翳而綜聲牛鳴逢葛盧而辯音荊山之璆不離斷趾即有以繇滋輝而發長譽踰輪山午之駿一遇寒風贊君之徒即有以見徵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不幸甚幸甚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惶悚之至不宣

荅歸有光書

某頓首熙甫足下承示所叙爲張烈婦事文妙理直能詳極其鴻烈義行讀之驚悅無已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靈芝醴泉豈有涯擇哉及覽所
爲諸友生書又歎足下美志風義振於流俗而
悲俗世之日靡也嗟乎今夫稱至德懿行於人
雖使愚者聞之必慕而悅之而知其爲賢也語
淫涸汙濁於人雖使不肖者聞之必憤而疾之
而知其爲惡也今親見其人之賢至于殺身而
疑之親見其人之惡至於殺人而不能憤與疾
爲自今以往天下之爲善爲惡者又將何所止
極耶則是陳縞黙於瞽奏英韶於聾者豈若歎

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冤其利害如今日哉然
而女有不易之行而士固有一定之論四海之
內八殥之外與千百世之後其人豈盡終於聾
瞽歎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冤如今日而已耶
語曰鍾山之玉炊以爐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
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精誠之至同乎天符古
之瑰瑋豪傑抗行之子所以憑心積望顑頷懷
恨懷氣於當年而能不與世劘滅者必有待於
千百世之後千百世之後其人與我不相解達

也而獨能大揚摧之豈世真有遇不遇耶故天
下之事始疑而終決者其決也必足以布信于
天下始晦而終彰者其彰也必足以挟麗於千
春今足下之義能使塵女之冤一旦如剖重淵
揭日月以銷東南數百里之旱豈不韙與如必
欲僕有所掇述以貽此方之人用以爲榮恐薄
德徒勤翰墨不足以灰作者之軌爲衆所信傳
示來世也茲具小札聊布所懷以附往信

與李于麟書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坏乃辱王青州元美數見
相存許爲知己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
足下之賢有耿介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璉
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足下
五子詩音義清妙吟誦于口耽玩於心非復常
言所比念不獲即與足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爲
歎恨頃又聞足下遠見獨慮翩然高舉盛年息
心解廓世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儔真
可謂風疎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即勇

容漭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長同世而生字康康若風期所親亦奚在于數面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篇以當面覿臨書不勝縷縷

與吳給事明可書

前嘗兩奉書雖不得問懸知雅意垂篤也子與太守按部過辱枉貴衡闌閒誦足下所貽新詩清佰遠調泠然奏響入耳愜心足想逸情不可言了接後又聞此詩已附周水部處尋往索之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追躅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于此而條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邁絕俗之思蓋與世既遠不從踧躇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惜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子與入閩云必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覼縷無期不勝企戀

答王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四浹旬矣中得足下兩書兼蒙厚貺畨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覺灑然頓欲消此痾昔耳僕前時奉書亦緣火氣熛發頭岑岑冒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醞籍高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其能傾倒人至此豈其性然耶邂逅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年而長譽日至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闊達有大國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大夫之遺躅誠鄙人所引領第自拘迫真若置鞫

域中不能一蹴而起復何緣高視闊步跌跌取路千里耶特想足下寸心同馳飄飄比之懸旌耳明善春時已決計北游僕直須寄心假彼一吐也人生最喬老無百年之期僕亦非不念此若更後後非心所便轉復不喜意足下亦不以此相短故偵僕委曲使者臨當發遲還書餘痾尚未歡痊不能悉天氣向寒願自愛乃慰遠懷

答吳明卿書

志道來具審動理佳豫治行應明為世矜範且

復貽以𢼸詩謬加推許灑然清響都盡常言又
特損資相餉紆意隆遠而不遺刻心何已雖
僕與足下限闊平生而遥情相攝適枉面昵東
方之言誠非虚設於千古也但未審何時獲奉
良談以慰傾渴元美當亦未竭情塵必不以維
掖之賤加於二千石也想爲大嘆山川伊阻是
用痛脰書不具宣

與吴明卿

去月雖附書往信而瞻晤眇復無期可爲歎恨

所命詩序深媿淺劣不能曲討微言章闡大雅
然尋玩既久粗能會心用述彷彿略荅來旨辟
猶豢禍璆琳罷類殊别益復重傷其致耳昔宣
尼不假蓋於子夏是不諱其所短也足下於僕
將無謬乎王節推周慎好古元美實其宗門今
接比貴郡其信往復用爲書郵當無金玉其音
以副飢渴喜復何言

與李于鱗

去冬元美還稱足下衡寒出四百里外相唁真
凜凜有古人之壯節且損荅妙詩特以相況所
謂渥洼之駒龍門之桐大非倫匹矣三復來吴
良以媿懐未知何緣追逐高蹤臨希不覺神爲
之馳也

又

昨見遊華山長句甚佳又聞有華山記當是奇
文幸不惜惠示令共欣賞也聞足下下山時從
叢棘中出衣襦盡爲罥刺又迷失道退之以來
惟王安道與足下三人而已安道名履元末時

人精醫藥方嘗遊此山頗爲詩已覆數千言至
今猶傳寫之又善畫自爲圖四十幅用馬遠夏
珪墨法今臨本亦殊絶也暇時當臨一二帋奉
觀以見古今人之不相遠耳

荅汪中丞

伏惟足下碩學偉才既已的著中朝而旁宣義
風開廓大分又能遠追中散千里之遊足使聞
者稱美甚善元美兄弟方殫爲足下治具以究
平原十日之歡不謂旦夕乃遽揚舲而西而僕

亦竟不得少覲光儀每以為恨頃元美還謬辱手翰款然翕其虛襟既弘奬拔時雖榜人乘流迅邁俾高踶咫尺有飛沉之異然情寄委萬絕遇始圖殆非常言可擬知便還京口當整停憩而衰疾淹遲不果輒行以副此懷聊擬古詩一篇用見傾企特冀省納以備譏彈不宣

與周大參乞除名書

承諭本縣猥以賤名應 詔退自循省不覺汗流竊念朝廷初綱亟於圖治雖於淪蹟廣為甄

求以其人居必有絕俗邁倫之行出必有贊皇弘化之略乃久同藏珎委而勿用時所歎譽咸謂迷邦是宜特為昭宣以荅天旨如允文性姿庸陋藝術凡蕪名厠編戶之微身嬰沉痼之疾杜門屏跡積有歲年庭長仲蔚之蒿座穿幼安之榻誠以息心沒齒靡敢外干矧今濟濟時賢充溢閭閻而獨無情允文言之則有奬其實用之則無補於時如斯之人實濫清舉尤於神明之宰寧不有損知人之指獲譴眾多不容於口伏惟君子相知有素曲為轉達便使除名則河東白家無復貽哂今日事出至衷必冀垂省不宣

荅徐子與

去歲承手翰卒卒奉復竟失候太夫人行朔深用悚惕比辱遣書兼致賻賵念足下誠有切至之懷愧荷殆無以喻元美云如足下古意於濁世見之尤足為慰可謂知足下矣聞足下治汝寧能使時和穀熟剔去宿蠹吏民敬信遂大喜為搜循吏贊奉貽欲足下益以崇篤斯義方之

古人也且又以汝寧名郡多古賢豪之蹟尚缺記載輒欲相要采輯遺事將以傳之通都副在名山此則循吏之規規所未遑也至如其何以堪此惟足下寸弘學贍雖當吏事之煩必有餘力以雋制作之任而遠以濫推是使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也況復歆以嵩少之游豈不大快於私懷特足下為恩之博而忘其力之綿薄也必候暮春氣暄寒疾瘥損或當為足下千里之行并展契闊信還謹布微悃諸惟順時調攝為

慰不宣

又

前在吳門奉覿顔色得拜子相之喪匆匆奉別雨中發舟不勝悵恨比者秋冬又苦舊疾無緣遣信以解契濶比得公瑕處去月書知足下又往拜子相於金陵蘭若中僕亦欲爲誄詞以答子相之知至今尚不得一字而王司馬函問荐及忽若陰刃深入不覺至痛之切也比聞司馬臨刑時不俟覆請元美兄弟欲上書辯究係步

傳囑指相解事後五日已出都城計當留泊臨淄解凍時可南下耳相知數子禍變略盡推之人理當復何言比元美兄弟並有書稱此隨馳上所須扁書并門帖予方疾發財得書去人又不欲停未能卒寫當亦在舊歲附往也不悉

又

承使者再至禮隆物重深自省忖過於所當且又盛稱彼山川之奇欲致同賞竊自謂生平鬱鬱有踰沉泥今爲贓發於公是雖抱疾弥年必

欲决力并奔以赴公之謀知亦須令千載聞之以爲快耳不意吾徒數公動輒困躓此誠天窮非特人事然也王室多違賢人失志即雲羅天經所挂竟何物邪良以歎恨首夏計抵吳門必須一信當奉詣暫遣積意至顔至頑所眠隨欲附復恐有遺誤容俟別上使還謹勒狀布悃諸惟順時弥調爲慰

謝王太守

頃承台慈曲降尊眖下逮蓬茨雖復懸磬之室

榮光所决頓使忘貧困語府庭展其悾款以答所天不圖江海鴻沵弥增深廣慇其垢穢轉與湔滌並賜燕閒浮觴接侍略去威重良誨繁加時惟許丞正頗重聽而次公仁篤附特亮音甚迫闌夕罔知厭怠仍遣夜直引照明燈不知何能叨此況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照明燈不知何能叨此況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退信宿冀復詣謝緣俠舸搖蕩凉而滋浥舊疾載嬰便丞歸還仰惟事尊罪涉踈簡眇然翹

首靡以自寧隨命詠賦圖冊諸詩已竭庸思屬韻成篇然蕪類百端多自懵恐不敢輙獻竊恐稽久負譴至深謹遣狀奉白委曲想大雅含弘必蒙刋定德教所及喜復何量伏希不勝屛營悚感之至

荅王元美

方春暄燠體力漸平忽奉臈月書具審佳勝幷蒙惠藥物慰荷無量去歲春時屛以枸杞藺蔔潞紬爲信以殊方異產即便分餉親舊与足下

相違五霜前後得十四書情之周渥固無踰足下然足下於此似有故人之累媿可言耶且又以僕與足下雖音問時時相聞獨未得接杯酒爲歡今足下於青州吏民絕有名跡必得大拜時或來南一握手耳昨聞吳明可竟尒罷去吳楚違遠已無有覯會之期盧次楩初聞自淞江來郡中時友生嘗於扇上出僕詩次楩遂題其後以見篤好竟未得一面也徐子與方持父喪士之不遇良可歎恨千鱗高蹈獨遊斯人實難其儔也僕雖未與之接邇心竊慕之且承來諭因擬古詩二篇以通欵曲尚俟刋定足下可獎視之寄去也所諭尊府司馬公親遏强虜以當盛秋而復抑戢齮齕夫人之醜正害能非一世也應德功名日損所謂遵養時晦乃若是耶命寫洛神賦書殊不佳大不便於公面也隨附信往諸惟自愛强立脩名不具

謝徐子與

頃承誨命力殫薄伎且咀吮衆腴弥使茂實不

鮮方内含私慚而還書累複溢於奬譽又蒙貺醫林方書黃精弥墨絨履且奇方秘於鴻寶靈藥表於銅山信振衰延年飡餌養體之所須也而絨履過於純緜非止飾足温燠抑以緻理若夫嫩焗紺黝疑華蘂采即以仲將自詡有不能加蘂書開函益用祇悚本圖會埜山園冀申言侍無狀舊疾未便畫除年齒漸衰適值陰景遂不能遠離戶庭重有慨戀必蒙原察適臨書不勝邑邑

荅張推官

恭承嘉命臨貺蓬樞非望所圖慚幸交至輙遂忘其陋劣拿綴成詞岀鄙百端點穢圖冊殊不足以知通人之遠致是以累日不獻其爲媿悚何可復言且仰承明公高懷雅度所至興文緣物附情動無乏思回環誦玩彌見其佳卽欲詣謝階墀緣賤恙不便舟舩謹令家弟齎狀奉伸微悃伏惟俯賜鑒宥不任感惕敬謹之至

與王元美

僕窮居寡儔晝日瞻聽既以自娛至宵寤益復嬈嬈神魂鬱塞惟得足下一書輙欣喜尋玩累日亦以嘉足下之高義歎知我者之真能慰心也去月聞尊公司馬忽罹横變闔門驚悅不知足下何自爲懷又聞足下義烈天誠卽欲詣闕通尺牘追緹縈之從蹋恐今足下之事非一女子所比昔文帝以一女子之言聽贖其父之死歲中因除肉刑之法蓋漢之至仁主也古人之陳述曷可安追尊公功多而援薄疵淺而猜深其紛當未能卽解也且伐巨木者不先去其柯條本雖僵仆遺之者必蒙傾壓之患何則木之巨者其柯條必盤蔽翳必廣雖有斧斤懸於空虛其勢未易相加也是以柯條未去誠不能盡絶其本恐今足下之家將復有謀其柯條者願足下深思之以茂遠猷會面無期北望不勝邑邑

荅沈堯俞

所貺羅浮石硯比夜歸裝函視之光彩彫瑩如

丹霞白雲爛然滿目稍拂烟黛漪若玄霧乍披林嶺遞出足令展奇思也昔張訪令南海得浮羅石笥遂自充歸今僕不踰戶庭忽蒙足下致此喜可言耶將賛稱爲羅浮君與之游旋於竹素之間見足下雅懷耳先遣狀奉白方秋燬灼未緣過足下高齋謝也

與周維辰

嘗所奉書卒卒臨啟因事違之不復致思而遂辱見留昔曹君苗見陸士衡文輙云欲燒筆硯

今自視其醜寧不內愧於心乎聊復别寫數篇相易更視它日不知當復勝此也

答程千行

承雅意以文字相推一有纖疑便從訂正念足下聰明良以為快乃辱不遺遠致佳惠山窓撥茗時復出之荷不可言已卜鄔氏北宅今移家矣弄孫之兆尚爾寂然且朱婿一旦夭折事事相關悽悶莫可自解垂老罹此柰何柰何鳳洲伯仲文贊并所寄書刻附上詩序比來緣無時

餘暇遂至遲滯杪秋定畢此逋不負也信還附謝諸俟面不盡

又

承埀念佳惠時及感荷無已且專意小兒遲子至欲禱神孟省情至但自有數為之柰何所委序文當俟暇時具草不負詩稿須以臨行時改正本寄來再校鳳洲仲冬時可轉其乃郎初場已中二場以失表下第殊貼出孟決料才也見當致厚意令毋舅歸便草草布謝小物將遠款亮之

又

遠遠忽忽四霜歲月遒迫胤嗣蕭條此雖有數時使悵然辱厚情懸念遂煩王趾往禱靈岳兼蒙損貲遠致符籙若果岳能降神使小兒永藉沖蔭即有熊羆之祥豈惟終身之感而已湯餅之歡必佇相過耳珎墨甘餌益損佳惠悚息悚息知婚嫁方殷未期面晤輙勒伏奉謝不悉

又

去歲匆匆附慰此後不得一問比審體中復為瘡瘍所窘憂中仍爾加厄非情所堪柰何當慎加調攝以吞賢母存時　可耳道遠無能展私聊寄香帛見欵計不以薄為嫌也前所托物俱致元美兄弟時有謝帖敬美歲時令道謝意所往物乞撿入之汪羅山兄弟曾往唁不期春夏過晤果不徐觀察約抄春假晤亦并為申委曲矣諸俟後信不備

又

比數承遺惠匆匆不得附書有言輙附語令姊致之想能亮也墓文已刻石搨碑人在王太理所至便搨寄傳文來月亦可畢業徐方伯王少叅二公哀詞恐不久亦當寄來諸委曲當已達龍禽甚馴擾可愛但其聲弱似於穴中稍怯耳遠物固自珍之未審何日得共聆之鮮㵎懷也羅山得數面不見聞與致意舊歲汪仲淹至道君意欲乞墓表想其司馬公亦已知之俟少暇為致書亦未晚方有小恙草草具狀不能悉

又

久不聞問極為懸想且知令孫失於周慎良用於邑僕幸德庇近得一孫亦兩月衰頹之年聊足自慰賢郎壯少當更蕃衍不必過慮損沖懷也誌文承諭改定馬生遠竄難覓遂倩唐家勒石似勝舊刻未審以為何如徐方伯竟尒奄徂其輓詞已不可得惟王憲副久不寄來當促之耳信便草草附布㵎悰不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吴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跋

題翁氏宗譜

翁文欽嘗乞余為宗譜序而文欽自少客游不復見大宗之譜自其先學士下至都馬六世皆不詳其諱字官爵行實比文欽歿後數年而其兄德輝持譜欲余增書之余識德輝兄弟既久

德輝歸已餘二十年老矣文欽又歿德輝再至余感其兄弟之友愛而皆知重其本也乃復為綴記其後按學士公諱詵字子平號青山唐僖宗時以進士拜學士後以親老歸養于家惇行孝弟時都官員外郎李頻言公德于朝詔徵不就上甚嘉之所著有青山集都尉公諱炳字光遠光啓二年擒黄巢有功封都尉京兆公諱應㢸字朝佑宋淳祐中登進士授徽州績谿令歷官御史京兆尹翰林學士脩玉牒轉工部侍郎

贈善慶靈公賜罽絲綢帛盛誥勅祠加以銀錦仍令太常寺立像命配本府烏龍廟㕘軍公諱省字日新宋寶祐四年登進士授饒州貴池令遷本府同知歷湖州司理㕘軍郡馬公諱鵬字萬里爲郡馬夫自學士至郡馬凡六世今考應獅父諱登以子貴贈正惠昭德公立像下梅菴而此譜失載不知何也余并爲增書之俾合大宗之譜而輝之後世亦皆有所考也

題職貢獅子圖後

此職貢獅子圖也唐閻立本實爲之宋宣和中嘗秘之内府按唐史貞觀九年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太宗珍其遠來詔虞世南作賦編之東觀而張九齡等咸爲之贊立本時以圖畫見知其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烟閣功臣圖與春苑池異鳥圖當時以爲絶妙余意此圖必與世南九齡等賦贊一時爲之偶未著耳今觀其所圖獅猛悍狀雄詭俊特真能向視犀象狻猊熊羆有非它獸可以至其歛尾弭耳柔馴服御與羣胡並馳又若有依仁率舞之態揆之賦贊所稱往往而合是以知其出於一時無疑也夫太宗弱冠而起義兵定天下未三十而即帝位智慮勍猷威懾黠夷自謂其功頗有加于三代撥亂之主此特令臣工侈其事以矜遠人然方諸旅獒之訓豈無慚德乎此亦有以見貞觀之治而君臣之相與者如斯而已

題沈周雞雛圖後

昔五代梅行思善畫雞世遂號爲梅家雞而周

此圖所畫雞雛能各極生態假令在當時亦豈後於行思哉此圖出於王府博家而魏子購得之珍於金玉携以相示余以雞特常畜一點染於毫端便使人嗜玩之不已其神妙真有出於形似之外者因留几閒數日題其後而歸之而知尤物之能移人也

題麻姑仙壇刻

顔魯公麻姑山仙壇記有大楷碑在宋時已經火不存今此小楷或云非魯公書然觀其楷法

精嚴勁拔非魯公不能豈以公平生無它細書耶意此書執筆甚堅故能委曲盡勢學者須以此為法也近此碑後有西裂文亦湧漶不鮮此獨完好當是前代搨本

題松雪書

余嗜松雪書不減於野而此書爛漫信筆兼多奇語精佳且雜卉小幅尤得象外之趣可稱三絕真能使人意移而增嗜也於埜比未書甚佳知其多出於此當為跋觀以俟

題大參永嘉王公所藏趙子昂書大洞經後

允文嘗以大洞經乃晉宋時人摭拾參同契黃庭內外景諸經為之托之降神織以取信然其文清旨飄飄真若有出於埃壒之表故每喜誦之時拟游仙十章用以寄志大參永嘉王公遣示趙承旨所書此經命使題識竊謂承旨書於內外典為最多而此書似特慇懃豈亦美其文耶承旨初學二王晚入北海而此書無北海法疑其為中年筆也瓊笈金書實稱秘籍受命兢悚仍加數慕圖以局俠罔覿幽深獨慶恩萬題以為幸耳

題海天落照圖

唐李將軍父子画世不多有王大理元美遺示仇實夫所為湯氏摹昭道海天落照圖特為奇絕若其晴蛟蒸雲不能彌天而怯氣瞟黃悲變初色海島瀲灩村樹晶熒参差縷分如出幻景措意著色尤非平時落照可以今摹本若此不

知昭道之蹟又當何如耶昭道本已入內府經煨燼矣則此本宜為人間所寶輒綴書其後云

題趙伯駒画陶靖節歸去來辭圖趙承旨書詞真蹟

昔人謂趙伯駒画人物精神清潤觀此圖雖無款署知當為伯駒筆也況其詞又承旨晚年之書最為精絕元美大理得之張幼于既自題其後復俾余鑒定知其愛翫之無已也

題文待詔玄墓四游圖

玄墓者昔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山中初泰玄為人仁恕德感鳥獸塟日有羣燕數千啣土冢上時人異之遂以郁名命其山其山巉巒廻複翠竹蒼松蓊蔚嵐霧面挹太湖又遠離城市有奥絶之勝余嘗至光福云有山徑可數里抵玄墓時雨氣昏甚不果往遂出席山至銅阬而還今觀文太史所為與陸儀部画四游小幅益知其勝非它山可比悔當時之不能往也為題四絶遂紀其勝云

題褚摹蘭亭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恵家褚遂良黄絹上臨本其一劉泾収唐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所題手筆審定真跡以為褚法之妙薛魏歐虞所不能及殆即黄絹本也大理以十三百千購得之仍詳訂其始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歎聊補其未備云

題元人臨聖教序

唐太宗貞觀中購求羲之真書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勘定真偽殆盡民間所有故此序懐仁集羲之行書刻石悉其襃集之富大小相類若出一時之書葡珠良玉無俟旁求卒能致美時褚河南亦有臨本今此書結搆圓熟鮮失矩度誠可云功深力到者長興姚孔道出以相示因識之

書王青州元美白蓮圖社後

遠公初從佛䭾跋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與弟

恵持高僧慧永朝賢隱士一百二十三人鑿山為銘誓生净土劉遺民為之著文此特稱十八賢者益擇其最賢者入社耳然考其時同誓有闕公則者殁後友人於東京白馬寺為公則追忌是夕林殿皆作金色闃空中有聲曰我闕公則也向所祈往生極樂寶國今已果矣故来相報佛氏以靈悟為最上乘就其衆中如公則最為靈悟支道林虞孝敬並有賛文而十八賢乃不稱公則何也王青州元美以蓮社圖屬書宋

李元中所為圖記輒附記以闕其疑

題王右軍草書要領

草書要領晉右將軍王羲之家藏本其法有旁截類聚奇字怪字真同草異真異草同疑似變化加字易字五集唐天寶十一年虞世南歐陽詢姚思廉薛元敬蔡允恭張旭臨寫補缺張彖郭子儀薛収顔真卿填楷李白贊楷廣德三年懷素重補迨宋紹興中又令蔡卞臨補米友仁補楷摹刻祕閣今觀其書多醜惡此又後世傳刻失真至此也嘉靖四十有五年六月廿七日觀

明處士俞仲蔚先生行狀

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四日崑有隱君子俞仲蔚卒其子伯安即以次月廿九日壬申定於祖塋之胎位以君之不遇也將求志於名世者以爲不朽之謀謂余素辱愛於君命爲之狀嗚呼予何敢以不文辭按君姓俞氏初名允執更名允文仲蔚其字也世爲崑山人曾祖山祖高皆隱德不仕父璋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嘉興府推官繼丁内外艱復除湖州泉州二郡所至以平恕稱擢南京大理寺評事鬱鬱不得志以疾卒於官時君年甫十二與兄允升弟允濟奉母黃夫人輿櫬還家君孝性天至哀感行路見者爲之酸鼻評事公故廉吏家徒四壁立而君祖妣陸孺人猶在堂君兄弟以藐然孤童上侍兩大人外持門戶内外肅然人謂俞氏有子矣君稍長即游心文藝然雅不好舉子業惟喜讀古文辭及臨摹法書作爲歌詩極力摸擬古人動以晉魏爲法大曆以下弗論也間出驚人語即爲人

傳誦嘗戲作馬鞍山賦人爭稱之年十七奉黃
夫人命以易學出試郡別駕李公漸由郎署左
遷頗以才自負見君之作以神龍天馬目之君
柳儀部之稱毛頴傳者尋薦於督學侍御章公
衮補郡庠弟子員時有建白以春秋禮記二經
傳習者少令督學使者擇高才生改授之君乃
讀春秋然時業俳偶割裂之習君素厭苦之數
欲褫衣冠焚書册浮游塵壒之外黃夫人力禁
之乃止邑中有吳中英先生高才博學善奬掖

後進布郭有道之風見君集有黃鸞飛過山庭
暮欲語不語顔色苦之句大加稱賞遂忘年而
友之奇文疑義相與辨析往往至於達曙同里
張通参后川先生喜吟咏廣交游雅與君善嘗
偕謁文太史衡山出趙松雪馬圖令君題賦丈
丞加許重張公結社湖南社中有尚書南坦劉
公箬溪顧公皆海內搢紳冠冕一見君即重其
器度及席上賦詩又獨屈其坐人皆推以為上
客由是諸公互為延譽人間漸知有仲蔚矣嘉

靖丁未督學使者豫章胡公植按吳君決意求
去郡守豐城范公慶惜其才極口薦之於胡仍
力留君就試然胡竟不知君君亦不求知也遂
隸歸益閉户讀書肆力古學或模擬古書刻畫
則玩禽魚花卉以自娛所養益純所造益遠就
之者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醪也今廷尉鳳洲
王公雋才早貴其學無所不闚俯視一世獨折
節友君時有同志五人者皆官於朝以文章氣
節相砥礪世稱為六子以擬建安諸賢一時聞

君名皆爭願與之交方伯長興徐公中行往來
吳門必迂駕就君懇懇不忍去於是君名日起
知君者不獨在東南一隅矣使者行部及守土
諸公與達官貴人之道出者往往禮君之廬寄
以布素之意而君愈以謙虛恬靖自牧終歲不
一至公庭有不可已者僅於舟中一報謝而已
楚藩以備書聘郡侯以備志聘皆以疾辭不就
晚節詞翰益臻妙境乞詩索書者肩摩踵接君
一一應之不以貴賤貧富有間每揮毫搆思率

以昏夜能於燭下蠅頭細書了無錯誤往往夜分乃罷然以此耗神損血遘一疾不起矣君貌古而神情清澈望之者知非庸人與人由由然無忤至於義有不可則毅然莫能干予嘗謂其和不狥人直不絕物周水部胤昌良以為然君性孝友痛廷評公早世事祖母及母夫人能養其志送終咸合於禮兄弟皆早世君撫其遺孤無異己出所以衛翼扶植之者甚至其篤於倫誼又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士豈不欲得賢者而用之顧今所用士率以科目重而應試者一失有司之程度即往往棄去不惜雖有長才異能無以自效於世若仲蔚者以彼其才而竟淪落草莽豈非以科目失之邪然使君取科名紆朱紫快意於一時則其詞章筆札必不能詣其至必傳於後如今也以此易彼其孰為得失耶君所著詩若干文若干並藏於家其生以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十七日距其卒享年六十有七配梁氏子男一人即伯安娶周氏女四人長適庠生朱燈承次適徐世昌周化成顧紹皐孫男一　孫女一字王宣鼎婦周婿朱皆先君卒君少而孤長而窮有男而瞽有女而寡有孫而幼皆人所非堪者而君居之晏如君子莫不多君之善於處窮而又以慨夫造物者之爽於福善之理此太史公所以致疑于天道也章志朴陋無文而辱君愛雖有素輒摭其行事之畧以備采擇伏惟名世君子矜而志之庶使仲蔚託不朽云

賜進士亞中大夫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陞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疏
請致仕友人武陵顧章志撰

明故處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銘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内無停哭也廬以外無停往也邑内外無停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縛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泣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幸志家習先生宜為狀予家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后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世崑山人婁業儒而其父評事公璋始顕重由

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散署邑邑不得志病卒是時先生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能工奉祖母陸與母黃養巫事兄允升而撫弟允濟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頗好為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為馬鞍山賦援剔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為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

詮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為甲乙社云然先生用語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滅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宴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絣縩浣而毀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日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麦飯少蔬菓佐之若粱肉矣先生蓋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

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定然昭明所遴次暁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隷駿駿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草出入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蔑如矣先生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賦類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絺綌稍及冬加以貂冒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項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報謁其冢後執益高名益重神交者

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
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弟
習先生者謂先生處和寡它嗜顧嗜奇不食酒
顧耐食甘間於島渚間洵一拳石市甘果釉而
爲之六粄獲鼓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
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
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吴幕
遷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部
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郡君移書欲得先
生文以爲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
守李君以志吴聘焉鴈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稱
嵇政王君翀累以三吴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
而已嵩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侯達右
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輙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
色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
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復賻之至識奉而
祀於學宮先生生以正德癸酉六月十七日卒
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即梁孺人太學生

九萬女子一伯安以瞽癈然有志行娶周氏女
四婿爲邑諸生朱懋承徐世昌周化成顧紹阜
懋承早卒孫一尚多孫女一許字王寔鼎所著
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吉曰始予與左司馬
汪伯玉過燕中伯玉驟謂曰嘻爲布衣冠哉而
余亦有慮也伯玉憮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
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嗟乎士爲束髮不能通
一藝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也即其
著者操觚翰摛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
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爲業也實者九之
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憊矣名者九之實者一
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蓬户褐衣蔬食不厭以託
於著述也夫豈爲剽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
不衷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
冠也予與之與仲蔚適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
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
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
爲儕儷吊詭者哉故宜銘

銘曰葬而卜得縣吉曰遯之貢是爲霧豹文明以止於戲其文苑而逸民者邪玄晏靖節其人者邪

嘉議大夫南京太理寺卿友人王世貞撰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崑山有隱君子曰俞先生仲蔚而安俞先生隱者曰碩人梁俞先生紛而善病交於世懋兄弟最深也世懋每過先生一室中壁圖史羅奇石香草語鳥籠映其間脩然忘貧也已稍徙而樓居則益辦而內闃不聞人聲閒具而飭客酹觴則無弗潔也無弗旨也乃知碩人有以佐先生隱矣碩人後先生二載卒而子伯安扶服叩余泣且請曰孤之先君子之已子之兄實銘之母歿而不敢重以請也則維是吾子之交將也敢以吾母之銘請世懋瞿然避席曰子之先君子今之老萊黔婁也而母老萊黔婁之婦也奈何令天下之美必吾兄弟筆也伯安則益涕而纍曰子毋重辭辭之是棄其孤旨而忘先君子之交也世懋乃謝唯唯而伯安始言狀曰維梁氏吾崑山之著姓也世以文學顯至九範公而再於鄉也實生吾母七歲而許字先君子十九歲而始歸也葢吾母歸而吾父太理公已致吾母

以弗逮事為恨則益莊事王母黃也大理公歿而家益落吾母拮据中夕以佐先君子匚匱食貧而甘於學也先君子為諸生文大有敵轍棄之去力為古文辭吾母不謂非也先君子足不踰閾而晚節名益重屨滿戶外郡邑大夫禮重踰搢紳卒不降志以歿則吾母之為助多也又曰凡吾母之孝敬慈懿甚備女德不出外不可更僕道也其約而能裕隱而能安吾子慈之獨數失子五乳得不肖孤而三歲病肓百計活之

以僅有俞氏如綫之寄則終其身所為慼也先君子歿而見孤之有子子生四年而不祿吾母所為重慼也溯吾母之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之九年七月十九日子女婿娶具先君子誌中初誌孫孫女各一今為女孫二也世懋之聞於伯安者如此稍次而為之言曰賢哉梁也非夫人孰與而康俞先生以偕隱也碩人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伯安即肓而甚才不為無子世比于老萊黙婁之婦是足銘也其

辭曰夾潮而墟隱士藏兮不祿不爵道文明兮不賤不關澤彌長兮碩人祔之永有慶兮伯鸞之冢偕孟光兮馬鞍崔嵬水湯湯兮

前進士陝西提學按察司副使瑯琊王世懋撰

俞先生集後語

俞仲蔚先生以詞賦起嘉隆間海內學士人人慕説仲蔚矣噫嘻仲蔚生有季布之敵瑯琊公為之曹丘沒有夷齊之名瑯琊公為之仲尼仲蔚集行矣為漢為魏晋為唐名家可手而鏡也厥嗣則又以後語相

屬文柱奚言哉盖畢之詘仲蔚者三迨其家常辟主寠矣乃言若是斐亹也不可謂不富身無寸綬之騠阸矣監司守令軒車造門不可謂不達一子痼於疾廢矣稚兒存於家澤於行誼直指使者觀風而表其閭不可謂後之人不賢彼信我詘彼晦我昭古之君子皆然何獨憾于令文柱於俞氏矣世為通好而仲蔚則父友不敢不謂相習欽書所見以補序誌之遺如此 吳郡張文柱

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歙郡程于行氏為捐槖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扢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以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為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

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于諸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人之業蠭起漂涌然大氐出於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往往十

[illegible]侍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藜裋褐不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故飢寒憔悴頫首而從干謁其於詞特椎剽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致以成其游道而其著者僅亦馮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鯖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

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夸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廼俞先生跡不能一壓之外游不能千里之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生聊一應之意泊如也豈與夫儇巧機辯趨時混俗遊大人以成名

者同乎哉貺俞先生碩以是得巔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覬時好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于不朽之域縣而讀其集泓渟奥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叔論聖俞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禄秩以贍

其妻子方諸永叔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于詞者也其褎然為當世布衣之傑後何疑哉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

貺能亟圖其覯不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末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而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就先生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申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

焉

萬曆癸未夏六月丙辰武陵顧紹芳序

刻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余自丁年志慕古昔足跡所至訪謁鴻生其行誼之高蓋未有俞先生者乃息游崑山以禽烏納交焉先生一見驩若平生久之遂成莫逆先生甘貧學古託疾離俗高卧一樓不競於世吟詠自適積有篇章余取其稿屬友人汪禹乂欲選而刻之既見王先生元美已為選刻此念遂已萬曆庚辰先生病且死憾未與余永訣訃至余哭于予家復走哭于墓歎以善壞還其空子景平以先生命不欲改也已而郡丞劉公欲全梓其詩文遍去任弗克余曰此先生之靈俾余得償夙心乃收其全稿歸校梓于西野書屋集凡廿四卷王先生復序于首其行狀志銘傳表咸附集後先生人品之高詩文之粹則載在諸公文中余何敢贅第述其生平之與余交者如此

萬曆壬午春友人程善定書

黃鉞刻

俞仲蔚集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俞允文撰允文初名允執仲蔚其字也崑山人嘉靖中諸生年四十即棄去舉子業一意爲詩明史文苑傳附載王穉登傳中允文與王世貞善故與盧柟李先芳吳維岳區大任世貞目爲廣五子然允文論詩乃深不滿李攀龍特才地差弱終不能與之抗衡耳大抵廣五子中柟最挺出大任次之先芳維岳及允文又其次也